部定大學用書

中國通史要略

繆鳳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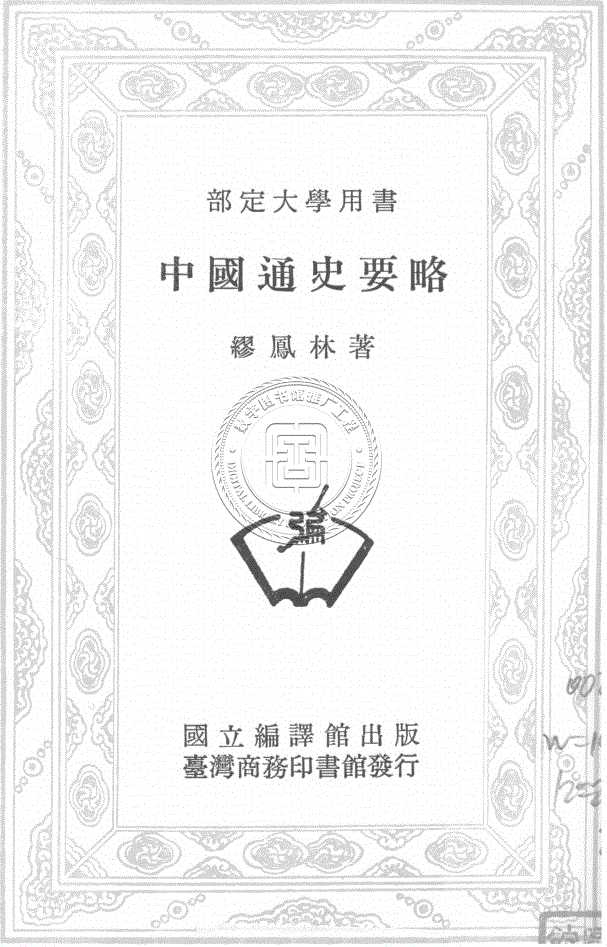


國立編譯館出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十二年秋，余始講授國史於瀋陽東北大學。時坊肆出版課本，率多淺陋，余之學力亦未能於短 期內另編新册，惟輯印補充講義及參考資料，以應講授之需。光陰荏苒，余所輯印者，亦以時增益，至 十七年南歸，改就中大敎職，已積稿盈數寸矣。余病其龐雜，乃開始整理。欲以十載二十戰之時間，以 全史爲經，緯以百家，編一較詳備之大學國史傲淬，名曰「中國通史綱要」，分爲四篇，首導論，次歷 代史略，次政治制度，次學術文化。每成

改。至二十一年秋，第一册始由南京鍾袞 -

及第二篇隋唐五代章而止，共約八十餘是佥 的四■&=為\*-章宋元時代章，方擬於二十六年秋最後改定 付印，而抗倭戰起**，**余隻身隨校西遷**，**初寮夏 **1** 何，首都淪陷，十餘年來辛勤搜集之圖籍二稣或吞**M**嶼，悉爲倭寇攫奪以去。中夜悲憤，繞室興歎，雖 著述之志猶昔，然資糧盡喪，亦惟懸鵠以俟而已。

二十七年後，每歲夏秋，余**«1**講學西北，橫秦嶺，度隴坂，登太華，涉皋蘭，遊宗周秦漢隋唐之故 墟，訪靈臺阿房上林西苑曲江之遺址，感我國族之蘊藉，若是其閑碩，宅居之山河，若是其壯美，經歷 之年歲，若是其悠久，余忝居講席.，當此神聖抗戰之會，旣不獲執干戈以臨前敵，苟對我先民盛德宏 業，猶弗克論載，罪莫大焉。二十八年歸後，始浩然有寫作之思。旣先後著「民族寶訓」「中國民族文

作講義，及至第二年再印，例有一度之增 二年及二十四年，又續印二三兩册，然僅

在遠，余之編撰工作，或僅暫時間息。無



中國通史要略

化」「西北史略」(卽西北問題一書第一部分)「漢武經略河西考」暨「國史上之戰鬭觀」諸小册，刊 印流布。又以敎部新頒大學課程，文理法師諸院新生，槪須講習普通國史一年，舊著綱要，篇幅過鉅， 且印本已不易得，不如另草一簡編，就我國族所以開拓廣土**W**結庶衆及歷久長存之本原，與其政治文化 社會各種變遷之犖犖大者，略述其根柢與趨向，以餉學子，亦書生報國之一端也。因抗戰以來，物力維 報，初擬以十萬字爲率，庶便刊印，嗣以論述範圍較廣，書成後，幷附註合計，溢出原定字數幾至兩

倍，玆分三篇排印，名曰中國通史要略，所以一冰洌淤潛著綱要也。

昔曾子固序南齊書有云，「古之所謂港者八卄

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燮 自來論史，未有高於此者。然由其所言」卷. 之言」者，猶有病語。況其他邪。是其言所 余末學，誠不敢仰企於萬一。

宠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 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魚自漢以後，固無一人焉能合此準則者也。以

又此課本，簡略已甚，亦不足以言史學。然築述之宗旨與夫用心之所在，亦有可得而言者。史爲人

事之記錄，人事之演進，雖無前定之原則，就已陳之跡而察之，又若有端緖可尋。撰述歷史，首在尋得 此端緖，一也。史文敍述，其事實皆有客觀的存在，言史者惟當以事實爲依歸，實事求是，不宜先懷成

見，尤忌嚮壁虛造，務求所言合乎人心之公，絕不能稍逞一人之私，二也。營阿房建章之宮者，張千門

而立萬戶，若尋丈之基，止宜築爲環堵之室，屋大小殊，則其制異也。十數萬言之課本，斷不能事事

求備，要在別擇史跡之重輕，著其大而忽其細，必有所捨，乃能有所顯，三也。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睛而擬諸其形容。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竊謂編纂歷史，其道猶是。是旨也，曩序綱要時曾反復言 之，今編是册，亦守之兢兢，不敢或失。然二書宗旨雖同，而面目有絕異者。綱要史略與政制學術，各 自爲篇，茲則每章成一完全之單位，義取縱貫，一也。綱要體如證史要錄，徵引頗詳，茲則文多鎔鑄， 僅著大凡，二也。綱要多考訂史事，辨析異說，茲則惟直敍正義，凡鉤索辯難者，槪付缺如，三也。蓋

要略篇幅，視綱要纔十之一，體例固不能不如此也。

抑余重有感者，初編是册，私意一載卽可蔵事。嗣因行文簡質，取材所自，不可不詳加註明；又宋

元明淸諸章鳖各代學術宗敎等，綱要猶未出版，敍次例須稍詳；而公私圖籍，凡能借閲者，亦無不輾轉 設法。間三十萬言之書，因襲舊稿者殆半瀛莲二大您\*乙今，先後已四載矣。憶二十九年三十年間， 每霧季一過，倭機旦夕肆虐，余抱此稿入、書不諸，糸寫辜次，默念苟不被炸，終有出版之一日。今 印行有期，囘首前事，恍如夢寐，爱沈監好**<y**

三十二年六月一日序於重慶沙坪塲中央大客 P



中國通史要略



中國通史要略目錄

自序

一篇

第一章總說

史之意義構成史實之三要素 中華民族之分子漢族之擴張諸族之侵入 民 族精神與缺貼 國史確實紀年之始古代歷年之槪計本書之區分時代各代强 域之槪略古代疆域之廣袤各地開化之先後(開化始於東方北方爲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自北而南之關鍵南方爲文化中心)國史之體制年人事三體與通

斷二家劉知幾論史之大用歷史與人類進化及民族興亡之關係

第二章傅疑時代(唐虞以前)

石器之三時代震旦人之發現舊石器之發現新石器之發現沙鍋屯仰韶村及 甘肅各地之遺存 山陝等處之遺址石器文化以仰韶爲中心遺物之年代石器 目 錄 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 時代之文化 漢族由來問題之起與各異說 漢族在有史前已生息東亞 有巢燧人 伏裁神農諸氏之象徵觀黃帝之關係 三皇五帝說之槪略上古文化之演進上 古之母系社會上古之兵爭部落戰爭種族戰爭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三一 封建之意義與古代封建諸侯之性質封建之始封建制度之演進 周代封建之集 大成 封建制之利弊封建時代諸侯之地位 三代之五霸封建制度之影響禹 之治水 以夏史說明後世史跡夏代與後世之關係殷商之繼統法 殷墟甲骨之 發現與殷代文化殷之多賢君及其影響 周之興與周公之德周之始衰 共和與 平民革命三代與四夷之攻戰 詩詠宣王外攘戎狄厲幽之世 授田制槪要地稅 與兵制 宗法之槪要 宗法與封建封建授田宗法三者之鵠的與影響職官制 敎育制吾國文化以人倫道德爲本禮樂與中國文化鐘鼎彝器與中國文化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五六 列國時代各方面之特徵司馬遷劉向班固論列國時代列國之兼倂及其影響封 .建變爲郡縣之關鍵春秋時代夷狄之雜居與同化南服之開化戰國時代疆土之 開拓東周之世系 春秋時代列國盛衰大勢戰國時代列國盛衰大勢秦滅周與

六國 占代學術之類別春秋戰國學術以諸子爲主 論諸子出於王官論諸子起 於時勢孔學要義孔子與六藝孔子弟子儒學之流播與歷代崇祀孔子戰國 諸子之盛衰諸子之大義 諸子之文章禮敎之流風餘韻春秋至戰國之變遷 禮亡而法盛世卿執政制與流弊戰國時代平民擅權之原因戰國之士風土地 自國有變爲民有之經過及其影響農業之進步各種職業之發達工藝之進步 商業之進步戰國黄金時代經濟史觀不能解釋全部歷史 第五章 統一時代(秦漢) 八九 總說 秦漢統一之徴 秦皇專制緣於統秦統一後之政制及其影響(郡縣制職 官制)秦之亡受命之新局與布衣之顯榮秦漢之偉業——外拓國疆與內開僻 壤漢代東方之開拓 北方之開拓 西方之開拓 西南及南方之開拓漢代國威 發揚之原因一、民族身心之康强 二、克盡國民之義務(兵役與納稅)西漢 諸帝高祖至文景孝武與後世之關係孝宣與吏治漢室之中衰 西漢外戚之 禍 王莽之慕漢與滅亡東漢諸帝光武之興及其崇尙儒術表章氣節明章以降 之諸帝東漢宦戚之禍 東漢之衰亡秦文化論略兩漢學術總說兩漢之經學 鄭玄之集大成兩漢之國學與地方敎育儒生之派別小學陰陽議緯之學 諸子學史學文學 石刻 禮器與服御器 蔡侯紙 石經張衡華佗與張機 目 錄 三

中國通史要略 四 西域文物之輸入佛敎之東來 佛敎與黃老之混合 漢初之風俗商業經濟之 發展孝武以降之弊俗東漢之崇儒及其影響

二篇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三一 槪說本時代之特徵曹操平定羣雄三國鼎立三國滅亡與晉之一統五胡亂 華之因十六國槪略西音之亡與東晉之偏安東晉之恢復事業南北朝帝系 南北朝時代之民族競爭民族之遷徙混合與南北之畛域諸族之華化東夷西戎 之交通 新興之北族——柔然與突厥 帝室之篡殺昏暴與淫亂 擁兵之權臣尙 書中書門下三省爲行政主體之由起均田制與府兵制魏晉南北朝學術槪說魏 晉之經學 正始石經 南北朝之經學諸子學玄學之興及其影響史學之大盛 文學之進步 天精算學之進步製造之進步 音韻學之興書畫之進步 道敎之 成立與派别 佛教之宏佈佛敎興盛發逹之原因佛敎文物之傳入 佛敎之反動 三敎之鼎立與融合 魏晉之風尙南北朝之重氏族南北俗尙之同異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八。 槪說隋代一統之盛 唐初一統之盛 開天之極盛隋代與四夷之關係 唐初與

四夷之關係唐之分道與**»3**糜府州唐代馭夷防邊之宏規漢胡混合之北統政 制治道等之沿襲北朝隋代外族之歸化唐代外族歸化之極盛外族才智之士 隋之亂亡與唐之興唐初之治亂唐代職官制唐代選舉制唐中葉後用田兵制 等之變遷方鎭割據之成因與經過唐中葉後之外患宦官之禍唐季之民亂 由唐季蝉蛻爲五代十國五代十國槪略五季方鎭之極弊沙陀之入主契丹之 南牧 五季之否極漸泰 周世宗之武功 隋代儒學唐代經學 開成石經與孟蜀 石經唐代史學唐代之文章唐詩之極盛小說與詞陥唐之書學唐五代之

繪畫唐代藝術之極盛與風尙天文**B-**算音韻學 發明道敎佛敎火袄敎景敎摩尼敎囘敎 唐風俗多淵源北朝唐代之侈靡商業經濟之進步 士風五季之風俗

地理學瓷器雕板印書之 唐代華化之廣播與影響隋 鹽茶之利飛錢科舉制與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四九 槪說本時代與兩晉南北朝時代之比較宋太祖之集權中央宋初之治平宋初 與契丹之關係西夏之興及與宋之關係北宋官制名實之乖在兵政財政之積弊 仁宗時范仲淹之改革神宗時王安石之變法新法之性質及其失敗之故神宗世 之開邊與失敗舊黨之得勢及新舊窯爭羣小之禍國女眞之勃興與遼之亡女 目 錄 五

中國通史要略

眞之南侵與北宋之亡 南宋初年情勢南宋初與金和議和議之敗與宋金戰爭 秦槍再定和議與宋之屈辱 高宗之心事與秦檜之罪惡 紹興和後之宋金乾道和 約嘉定和約蒙古之興及開拓疆土之經過蒙古滅西夏蒙古侵金 宋與蒙古 滅金 蒙古侵宋 南宋之亡忽必烈汗之宣威南東蒙古大帝國之盛極而衰 元 之諸汗 元之亂亡宋與遼夏金元之京邑州域 契丹黨項女眞蒙古諸族强盛之由

諸族創製之文字(一、契丹文字 二、西夏文字 三、女眞文字 四、蒙古文字 )民族之遷徙混合與漢族在諸族統治下之地位諸族之華化(一、契丹之華化 二、西夏之華化 三、女眞之華化四、蒙古之華化) 經學之積衰 宋之道學及其興盛之原因宋儒之要義

二、敎育之復興 三、哲學之大昌 四、本末之一貫)

宋代經學之變古元代 (一、修養之法之畢備 宋元之學校書院之興

及特點 宋代史學之盛 地志及金石遼金元史學宋元文學 詞小說戲曲 法帖 宋元之繪事宋元之天算學宋元時代工藝美術之進步一、營造 二、 印刷三、瓷器 四、火器五、指南針六、棉布宋元時代宗敎之傳佈 一、道敎 二、佛敎 三、囘敎 四、基督敎 蒙古西方經濟文化之交通宋世 士大夫之尙忠義縉紳之美德兩宋之黨禍 僞道學學潮及三學之橫兩宋都 城之繁綺南宋市民之團體組織與娛樂集會社會救濟事業 宋元世之對外貿易 紙幣與銀錠 游牧種人之特質蒙古草昧之風及其進步 元代勸農立社之制 元

世士大夫風雅相尙

三篇 第九章 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三七 槪說 本時代之特徵明祖之偉業及其成功之原因明初之外拓一、東北之開 拓及與東夷之關係(永寧寺碑琉球朝鮮及日本)二、北邊之攻守(文皇五 駕北征 九邊)三、西域之制馭(靑海西藏諸番族 西域諸國帖木兒帝國) 四、南服之經營(安南南洋諸國)洪永宣世之內治職方制職官制科 舉制學校與薦舉 明代太學之特點中葉之禍亂 宦官之擅權廠衞之流毒 礦稅之害外夷之患(瓦剌與®®西番南蠻南洋諸國倭寇 建夷) 朋黨門戶之爭 三案魏閹之禍門戶之爭與東北邊患流賊之亂明史綜論明 亡之因建夷入關與南明諸帝明代經學明儒派別 明儒之宗旨 王學及其末 流 書院講學明代史學永樂大典 明代文學時文小說及戲曲 明代文士 兼擅書畫 工藝美術一、瓷陶器 二、漆器 三、銅器 四、報恩寺塔及宮殿 雕刻 明代之實學(李時珍本草綱目徐宏祖霞客遊記 宋應星天工開物方 以智物理小識)明儒究心武事明世華化之廣播安南琉球朝鮮及日本之華化 佛敎與道敎 耶敎之東來 西方學藝之輸入一、天文曆算 二、地理學 三、 目 錄 七

中國通史要略

哲學四、物理工**K**明初之革夷復夏氏族之混合吏治與紳權南北經濟文 物之盛衰明代科舉之盛及其流弊門戶朋黨與科舉明中葉後之士風東林與 氣節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O五

槪說本時代之特徵淸興之因一、兵强 二、得明降人之力 入關前之文敎 (文字圖籍政制淸與滿州之追改)福臨之入關與順治朝政治——對於漢 族之屠毒玄輝初政與三藩之役康熙朝之政治玄®聖學之虚誕胤祺之卽位 與專制乾隆朝之政治——滿淸專制之極則弘曆之汰侈淸代之政制一、官 制——明制之損益與獨夫之專斷二、職方制 三、兵制 四、科舉與學校 五、賦役(丁賦雄入地糧)淸室盛世之經略邊境與四裔關係一、西北諸藩部 之戡撫藩部之統治——理藩院二、東南西極諸國之臣屬外夷之向慕南洋 經營之禁止三、歐亞列邦之交通朝聘中俄尼布楚與恰克圖條約英使馬戛爾 尼之入貢弘曆之尊廠和珅與淸室之中衰嘉慶朝之內亂——白蓮敎海賊與天理

敎道光朝吏治之腐敗與囘部等之亂太平天國之起滅湘淮軍之平定髮捻囘亂 與滿漢勢力之消長嘉慶以降之外患鴉片戰爭英法同盟軍之役與不平等條約

俄人之鷲狠及其對我東西國境之侵略咸豐末年之變法同治朝之新政光緖初

年之新政與藩屬之淪喪新政之有名無實與甲午之戦中日戰後之外患與戊成變 法大阿哥之立與拳匪之禍庚子後之變法日俄之戰淸季之立憲運動僞立 憲之因果孫文之革命運動與民國之創建淸初諸儒之卓絕 淸代經學之盛(吳 派皖派常州今文派)淸代著名史學家淸儒治經實皆考史 輿地學金石學 古器物學淸代文學 桐城派爲古文正宗 陽湖派 淸廷刻書之夥 圖書集成 與四庫全書私家刻書之盛淸代書家畫家康雍乾三朝美術工藝之極盛道 敎與佛敎 西敎之流布 新敎之來華耶敎興盛之因淸季西敎勢力劇增之原因 淸初西士對中國文化之貢獻(一、天蘑儀象 二、測繪輿圖)淸代學者所受 西學之影響華化傳播歐洲近世中國變從西法之原因及西化輸入之徑途(一、 繙繹西籍 二、西法印刷與日報期刊之興起 三、游學各國 四*、*仿製機械) 遺臣逸士之志節淸廷之摧挫士氣 帝王威權之重及其對世風與學術之影響滿 族對於漢人之歧視 明代階級禁忌之廢除科舉仕宦之流品西敎與吾華禮俗 歐美勢力之瀰漫 西人經濟勢力之入侵 商埠及其影響 公司與銀行幣制之改 革

中國通史要略

史要略

第一篇

第一章總 說

漢許愼說文解字曰：「史、記事者也。從又(右)持中，中、正也。」(註一)是漢人以記事爲史 職，而史之記事，必中正無私。因持書記事，必於竹帛，故史雖官名，引申之，記錄於簡册者，亦得爲 史。史遂流爲往事記錄之總稱，而一切典籍，皆可名之爲史。淸章學誠謂「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 皆是史學，」(註二)5g自珍謂「史之外無有文字焉」，(註三)蓋此意也。

史爲往事之記錄，往事自影響人事之自然現象外，悉爲生人在宇宙間所演之動作，是稱「人事」或 「史實」，史之所憑以記載者也。構成史實之要素凡三：曰宇、曰宙、曰人。空間之謂宇，無宇*、*則史 實失其憑藉。時間之謂宙，無宙、則史實莫由動變。宇宙位矣，無生人焉動作於其間，則天地之大，亘 億兆年，亦萬族生遊死藏而已，無史也。故三者之間，尤以人爲最要。茲講國史，要在明白國人過去在 神州之動作，故首略述國史上之民族年代與地理，而以國史體制與史之功用附焉。

國史主人，今號中華民族，其構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稱漢族。自餘諸族，無慮百數，世或別之爲 第一章總 說 -

中國通史要略 二 五：正南曰苗族，正西曰藏族，東北曰東胡族，西北曰突厥族，正北曰蒙古族；或以葷粥、獵犹、東 胡、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囘紇、契丹、歌羁、女眞、蒙古、滿洲等爲北方國族，九夷、三 韓等爲東方國族，蟻、閩、哀牢、黎、苗、羅、獵、擺夷、狭狭等爲南方國族。氐、羌、及西域各國爲 西方國族。(註四)中國史者，卽漢族與諸族相競爭而相融合爲一個中華民族之歷史也。自黃帝至今， 漢族勢力擴張者五期，諸族與異族侵入者亦五期，略述如次： 甲、漢族之擴張 自黃帝平蚩尤，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鬻，合 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歷夏商周，致九夷，享氐羌，伐鬼方，平淮夷。是爲漢族勢力擴張第一期。 春秋時，齊桓興師伐戎，晉楚秦三國，日與各族啓競爭，開彊拓土，大河北境，悉入晉封，汝潁以南， 悉成楚境，秦涼附近，悉入秦疆。至戰國而列國排外，北築長城以拒胡，中土無雜居之戎。是爲漢族勢 力擴張第二期。秦倂六國，斥逐匈奴，收河南地，幷略南越陸梁地，又嘗破西南夷，略通五尺道，頗置 吏焉。漢因其迹，立朔方郡，幕南無匈奴王庭，更平南越，置九郡，定西南夷，置五郡，而河西更置四 郡，絕匈奴與羌往來之道，西通三十六國，踰葱嶺，至今中亞細亞，東取朝鮮，亦置四郡。東漢則破北 匈奴，取伊吾廬，征西域，通西亞，開哀牢，置永昌。是爲漢族勢力擴張第三期。隋一中國，南征林 邑，夷爲三郡，西征吐谷渾，入其國都，又發現琉球。惟東有高麗，北有突厥，一再興師，功卒未成。 唐興，遠盡定諸國，諸國等爲天可汗•，軍府之立，安東、安南、安西、安北，自新羅、渤海、勅勒，以 至波斯、天竺、大食，悉屬縮廉。是爲漢族勢力擴張第四期。明征漠北，降@®，東北招致女眞部落， 分海西、建州、野人三衞，嗣又置奴兒干都司。統制黑龍江北及苦夷(今庫頁島)諸部，南取安南，置

交趾布政司，西降吐魯番哈密，遠至嘉峪關西，而鄭和奉使航海，由閩廣西南，直至非洲東境，使南海 各國朝貢於明。是爲漢族勢力擴張第五期。至若苻秦、北魏、胡元、滿淸之恢拓版圖，雖以諸族爲主， 亦多賴漢族之力焉。

乙、諸族之侵入西周之季，戎夷交侵，及春秋時，鲜虞擁甲於北陲，義渠跳梁於西土，百濮南 侵，淮夷東逼，吳越楚蜀，徧爲蠻境，秦隴晉魏，悉成戎地，河南爲®，河西爲狄，淮有羣舒，魏有諸 隗，狄貌邦冀，徧於渭首，雖洛陽一王城，而揚、拒、泉、皋，陸渾、伊、洛之戎，雜然分處其中，中 國不絕若綫。是爲諸族侵入第一期。漢室盛時，烏桓鮮卑，已招置肘腋間，匈奴兩呼韓邪單于入朝， 披西河地予之，氐羌一再內徙，遂啓五胡亂階，西羌首作難，氐與胡羯鮮卑，相挺而起，江淮以北， 悉爲戎虜爭競之場，南银亦因緣出五溪，(雄、構、辰、酉、武。)至五水(巴、新、希、赤亭、西 歸。)，布滿伊洛山谷間；其旣也復有拓跋氏之憑陵，中國南北分裂。是爲諸族侵入第二期。有唐中 葉，囘紇、吐蕃、契丹，相繼稱兵，囘紇吐蕃衰而契丹興。西突厥之餘裔沙陀，迭主中國。宋始困於遼 夏，繼迫於金元，或戰或和，偏安自守，其後諱和，幷所守者失之，中國版圖，淪於異域。是爲諸族侵 入第三期。明室外患，北虜(笹靶)南倭，虜衰倭斂，建夷竊發，曾未幾時，遼東疆圉，毁撤殆盡，卒 乘流寇之亂，入主中國。是爲諸族侵入第四期。滿淸不振，西力東漸，割我藩領，踞我要害，侵我主 權，奪我財賄，淸祚雖斬，禍仍未已。是爲異族繼諸族入侵之期。若夫諸族之患，僅中於一隅，未嘗蔓 延於四境者，尤未可二一數。然總其要歸，三代以降，漢族所受外族之禍，兩科而已。自淸以前，北族 之患亟，而其侵略，全憑武力，不以經濟與文化，誦唐張喬「蕃情似此水，長願向南流」(註五)之 第一章總 說 **"\*B**三

中國通史要略 四 句，三垂比之懸矣。淸季以還，西北之患未紆，東南海疆之禍日深，前之與中國不相往還者，皆挾砲艦 而東來，島夷日本，亦成曠古未聞之巨寇，經濟與文化之侵略，亦悉隨武力而至焉。 至論中國民性，因幅員廣而種族混合者衆，異常複雜，無論何時何代，舉不能以一語槪括；然以世 界爲觀點，則全民族又自有其共同之精神，而優點所在，缺點亦寓其中焉。一曰家族主義。以孝爲制行 之本，遠之事君則爲忠，»之事長則爲悌，充類至盡，至於享帝配天，原始要終，至於沒寧存順。歷代 之以家庭之**M**篤，產生巨人長德，效用於社會國家者，尤不可勝紀。然其弊也，人以家族爲重，邦國爲 輕，甚&置國度外，惟見其家，不知有國；而戚族之依賴投靠，官吏之貪墨任私，其原皆由是出焉。一 曰中庸主義。中國之名，始見禹貢，(註六)歷聖相傳，皆以中道垂敎，故一言國名，而國性卽以此表 現，我民族能統制大宇，葆世滋大，其道在此。然其弊也，習於消極妥協，不能積極進取，吏多圓猾， **K**多鄕愿，以因循爲美，以敷衍爲能，政治社會，奄無生氣。一曰世界主義。以平天下爲理想，而以國 治爲過程，化育外族，施不責報，故非我族類，一視同仁，擁有廣土，亦不以之自私，混合殊族，此爲 主因。然其弊也，有世界思想，而乏國家觀念，外患港臻，每鮮敵慣同仇之心。一曰和平主義。以不嗜 殺人爲政治上至高之道徳，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寇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旣服之後，慰 薦撫循，交接賂遣，所費尤多。故聲敎之敷，不恃他力，而海陸奔湊，競來師法，純任自然，遂爲各國 宗主。然其弊也，流於文弱，與外國遇，常致失敗。一曰政治上之不干涉主義。以垂拱無爲爲執政者之 信條，官之所治，惟聽訟收稅，而一切民事，悉聽其自爲，民因得以大展其材，政治雖腐敗，民事仍能 發榮滋長。然其弊也，以政治爲少數人之專業，民不之問，政治遂鮮改進之望。一曰實用主義。以利用

厚生養欲給求爲鵠，雖阜其財求，而不以浮侈爲利，故錦繡纂組有禁，奇技淫巧有誅，務本捨末，習於 勤勞。然其弊也，重實利而輕理想，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容有遠識先知之士，或力求革新之事；而 名理之學，硏究者寡，遂鮮純粹之科學。此六者雖未云備，吾民族得失之林，大略在是。往史所載，班 班可徵。如何發揚其優點，革其缺失，並吸取他人之長，補吾之短，以競存於茲世，且永保世界先進之 令譽，則吾人所宜自勉也。

次論年祀。自太史公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因諸家所傳成不同乖異，故疑則傳疑，闕而不 錄，(註七)爲五帝、夏、殷、周本紀，三代世表，多有世而無年，至十二諸侯年表，敍次西周共和以 降•始按年譜記。史家因皆以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爲國史確實紀年之始；至今民國三十二年， 都二千七百八十有四年。漢末劉歆作三統世經，嘗論定周初及唐、虞、夏、殷之年紀，言「唐帝卽位七 十載，虞帝卽位五十載，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凡 三十六王，(錢大听曰，實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註八)除共和至赧王五百八十六年，自 帝堯至共和前厲王，都千四百六十有二年。於是漢後之論古史年代者，雖間有多寡，其原皆由是出焉。 宋邵雍以數術極變知來，著皇極經世，順推而上，斷是唐堯元載申辰，當西元前二三五七年，至民國前 一年辛亥(一九一一)，都四千二百六十有八年。堯以前傳說有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帝摯，晉皇 甫謐帝王世紀說黃帝百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帝書七十年，帝摯九年。辛亥革命以黃帝紀 元，文吿稱是年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卽取皇甫謐邵雍之說合計而得，然非司馬遷劉歆所及知 也。黃帝以前，傳說有伏義、神農，伏義以前，傳說有有巢、燧人，而諸氏之間，易姓而王者幾代，各 第一章總 說 五

中國通史要略 六 家傳說互歧，年歲多或數萬，少則數千，相差尤懸絕。有巢以前，傳說復有盤古三皇，益荒誕無徵，傳 說年歲亦益巨。(註九)今觀黃帝時諸聖勃興，百物並作，其前必經長期之演化，始克有此。則黃帝以 前之年歲，雖難槪計，而我國古史歷年之悠久，槪可想見也。

史實綿延，初無截然可以畫分之界限，故斷代爲史，昔人所譏。然皇古訖今，年月遐長，治亂興 衰，各有首尾，分期會通，並行不悖。東西史家，論次史蹟，每就其蟬聯蛻化之際，略分三世，以便尋 繹，晚近編纂國史課本講義者，皆取其法，而區分多殊。(註一 **O)**本書旨在就古今民族文化政治社會 各種變遷之犖犖大者，略述其經過與趨向，爲敍次便利計，順應乎世變自然之勢，默會乎典制變革之 交，亦略本通史之規模，兼寓斷代之義例，區分爲十時代：

1. 唐虞以前曰傳疑時代，
2. 唐虞夏商西周曰封建時代，
3. 東周曰列國時代，
4. 秦漢曰統一時代，
5. 魏晉南北朝曰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
6. 隋唐五代曰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
7. 宋元曰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
8. 明曰漢族復興時代，
9. 淸曰滿族入主時代，

(十)民國曰中華民族更生時代，

代各一章，自爲經緯，分之可略識各代原委，合之卽得千古會歸焉。

次論地理。國史疆域，以元爲最大；世祖初元，轄境橫絕亞洲大陸，遠跨歐洲。唐次之，太宗高宗 兩朝，威令所行，東綜遼海，北包大磧，西被達曷水(今底格里斯河)，南極天竺及海中島上諸小國。 淸又次之，高宗弘曆之世，自今二十八省、外蒙、西藏暨西伯利亞東偏、中亞土耳其斯坦一部，及臺 濁、澎湖、香港等外，東自朝鮮、琉球，南至越南、緬甸、暹羅、南掌、蘇祿，西至廓爾喀、浩罕、布 魯特、哈薩克•、安集延、阿富汗，罔不稱藩內附。今日我國轄境，雖沿自淸季，而暴敵壓境，寇跡遍於 國中，必努力驅除，始能光復故土焉。自餘歷代疆域，諸史多班班可考；(註一一)然春秋以前，則廣 狹頗難質言。經傳所載春秋列國之地理，以今地釋之，惟得河南、山東、河北、陝西、江蘇、安徽、浙 江、江西、湖北、山西諸省之大半，及四川、湖南之一部，(註一二)其中尤多@夷戎狄之地，所謂中 國，通不過豫省大部及秦、晉、燕、魯、皖、鄂之小半；而諸史所稱黃唐三代之州疆域界，則視此不啻 倍征。(註二二)蓋泰古游牧爭伐，居無常處，故有履跡所經，號爲疆域者，一也。酋豪部族，慕義從 令，聲敎漸被，泛稱領土者，二也。盛衰靡常，廣狹時殊，則其統治區域，後或遜前者，三也。要之， 古代開化之區，不出今黃河流域，當時土地之開闢，與中央政府直接施政之區域，實不足方數千里；特 當其盛時，聲敎所及，或亦甚爲遼遠耳。

至論各地開化之先後，則有史以來，諸夏文物，濫觴今黃河下流，而漸自東而西。以帝都徵之，其 跡最顯。神農、少昊、顓頊，並都典阜窮桑；太昊之墟雖在陳，然左傳言太昊之胤，任、宿、須句、顓 第一章總 說 七

中國通史要略 八 臾，胥國於濟浇之間；黃帝都涿鹿，羅泌路史引世本，謂係彭城，亦在海岱之間•，是上世帝王多宅都於 魯。带王世紀言顓頊徙帝邱，葬頓丘•，水經注則言帝嚳都亳殷，葬濮陽；乃自魯而移於衞。及堯都平 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又自衞而移於晉。史記言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則三河在 天下之中，又爲王都。文武宅部鎬，而三輔又爲王都。此帝都自東而漸以西移之明驗也。觀詩稱古公遷 岐，「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註一四)足徵殷商之世，西土猶屬草昧，周室崛起，始漸進於開明。 徵之唐虞時畫野分州，以及爾雅職方所記，淮漢以南，僅揚荆二州，自餘冀、兗、靑、徐、豫、雍、 幽、幷、營、諸州，多屬淮漢以北。(註一五)足見其時大勢，舉萃於北方，萬里南邦，不足當天下四 分之一，故雖以吳楚之同出神明後裔，處今蘇鄂之境，春秋之初，尙被目爲蠻夷。古代淮漢長江之域， 荒野僻陋，誠不足與中原比•，黃河流域之上游，亦不足與下流並論矣。春秋之世，四夷多爲大國所滅， 楚與吳越，相繼與中國爭雄，諸夏文明，不特漸推漸廣，且漸自北而南。戰國繼之，兼併日烈，土地日 闢，文化灌輸，隨以益廣。秦一天下，則北盡幽冀，南誇交廣，東至吳會，西被隴蜀，俱號冠帶。兩漢 代興，東至朝鮮，西屆玉門，咸設郡縣；北方西南，復多開斥。然史漢所載，其時冠冕之盛，文學之衆 ，穀栗之豐，機巧之利，戶口之繁，財用之饒，舉屬黃河流域•，卽漢分天下爲十三部，淮漢以南，亦止 荆、揚、益、交四部，而豫、莢、兗、徐、靑、涼、幽、幷及司隸校尉，皆在淮漢以北，與三代相去猶 不甚遠。蓋漢世文化先進，仍在北部中原，蘇、浙、皖、川、鄂、饋次之，湘、閩、粵、桂與遼東，未 化者多，雲貴則爲蠻夷荒徹矣。班固言「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註一六)後書亦載「關 西出將，關東出相」之諺。(註一七)山謂華山，關則函谷。當時南北文野攸殊，尙無對峙之名，而北

方則有東西之分。白漢室顚•覆，三國鼎峙，吳之與魏，始有南北抗衡之勢；南蠻山越，迭經開闢，南及 交廣，漸臻開通。晉氏失馭，•五胡入居中原，中州士女，渡江僑寄，南方爲漢族之中心地，北方以諸 族爲主人翁，於是江南日益文明，河洛漸呈退化，文化中樞，遂漸自北而南。隋唐一統，働海吐蕃， 交通頻數，華化遂遠被吉黑二省及西藏；交廣與外夷貿易，尤稱繁盛。然柳宗元謫居永州，嘗言「居 蠻夷中，意緖殆非中國人・，」(註一八)及貶柳州，則有「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之句。 (註一九)五季劉與僭號嶺南，每對北人，輒言家本咸秦，恥爲蠻夷之主。(註二O)韓愈歐陽生哀辭， 亦言「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註二一)則湘、桂、閩、粵，唐世固未甚開化。及五季俶擾，契 丹南牧，南方諸國，多爲北人避難之所，諸國秩序，亦較中朝爲安定。南唐與蜀之文學，旣非五代所 及，閩粤之開化，亦有過唐代。洎乎北宋，因周成勢，汴洛復爲中樞。然自女眞南侵，剽掠焚戮，肆意 摧殘，東北塞外，旣復返野镶，淮河以北，文物亦一落千丈。惟巨室世家，學士將帥，隨宋南渡，而後 天旋地轉，南北文野倒置，閩浙百越，視古河洛齊魯，大河南北，等於春秋時之南蠻，大江以南，自是 爲文化中心，南宋訖今，如出一轍。元明開闢雲貴等省，及置川廣等土司，淸代湘、鄭、川、廣、雲、 貴，改土歸流者尤多，西南荒僻之區，漸沐華化。內蒙新疆，淸末亦日趨開明；東北三省，以日俄競 爭，發達更速。臺灣至淸始發闢，惜棄之於日。外蒙靑海西藏，淸世皆以舊俗羈縻，最稱閉佳，然蒙藏 自俄英勢力侵入後，亦漸沐歐風矣。又自西力東漸，沿海各省與交通利便之處，多日臻繁華，至暴日入 冠，國府遷都西蜀，以西北西南爲抗戰之根據地，建設開發，尤遠邁往昔焉。

\* \* \*  
第一章總 說 &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一 O 古今論史學體制者，以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爲最著。一曰尙書家，記言者也。二曰春秋家，記事繫 以時日，而寓褒貶黜陟者也。三曰左傳家，編年而詳事者也。四曰國語家*，*國別爲書者也。五曰史記 家，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而通古爲書者也。六曰漢書家，法史記而斷代爲書者也。自漢至 唐，尙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惟編年及紀傳二體，各相矜尙；紀傳一體，尤爲史之正宗。李唐以降，諸 作史者，陳陳相因，雖正史外，亦時有宏編巨製，而體制一本前人：如杜佑通典，馬端臨通考，分類縱 貫，爲紀傳志體•，司馬光通鑑，爲左傳家法•，鄭樵通志，又模擬史記家也。惟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 爲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敍其始終，名曰紀事本末，於是吾國史學，橫的方面，年別(編年)人別( 紀傳)二體之外，復有事別一體；而縱的方面，復有通古與斷代二家。司馬遷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 武，班固漢書則斷漢爲書••通斷之分，實始史漢。然有荀悅斷代編年之漢紀，又有司馬光合十六代千三 百六十二年(自戰國至五季)之通鑑；有袁樞之通鑑紀事本末，又有明陳邦瞻斷代爲書之宋史紀事本 末、元史紀事本末：則知年别事別之史，亦有通斷之分，不限於紀傳一體也。茲編於三體之史，皆無所 當，徒以通敍古今，故稱通史，而分期論述，亦略類斷代，至因事分節，又以本末爲宗焉。 劉知幾曰:「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蟾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 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 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 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躊，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 不分，妍端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

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 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 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註二二)古來言史之功用， 未有如子玄此言之深切著明者。夫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據行事，仍人道，明是非，定猶豫，善善 惡惡，賢賢賤不肖，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雖其效不能使天下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不 懼；故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與孔子成春秋倂論。由今觀之，史册誠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 待美刺；勸善懲惡，亦道德家事，非史家第一義諦。然記事載言，則於人類之進化，民族之興亡，所繫 至鉅。自人類肇始，迄有文字記載，曰史前時代；始有文字記載，以迄今茲，曰有史時代。史前時代， 雖永於有史時代百倍或數百倍，而有史時代人類智慧文物之進步，較之史前時代，殆不可以數字計度。 此無他，人類有史，乃能以前人之經驗成就，傳之後人，遞遺還襲，繼長續增，故爲時短而進步速。野 人無史，自遺傳本能與口授技能外，凡事皆須自創，故歷年久而進步緩。譬如競走，時間一長距離也， 有史者合無量數人以替換續進，無史者則人人皆自起點出發.，文明人與野®人之分由是，卽與高等動物 之分亦由是：此史之有關於人類之進化者一也。總理建國，首重民族主義；民族與立，莫盛於史。吾 華遠起炎黄，近迄廿祺，世無失名，代無失事，紀載之備，積史之富，世莫與京。故雖亂於五胡，割於 拓跋宇文，肉於女眞，亡於舞®建夷，數過時遷，仍能統承烈祖，修其舊物。觀彼埃及、巴比倫、亞 述、天竺、大食之倫，非無國故，而紀載缺如，國史靡聞，遂令萬世長瞑，不能復起。今東西梟雄，吞 滅與國，尤斤斤焉箋文滅史，絕其種姓，使爲死灰不復燃。後起之雄，欲恢復故步，而宗系不明，往跡 第一章總 說 二

111

£淞6理皿尽曜逐勺，目旅炽瘻俱。:g賤圈帥备N狼6與烈也麒N© -地M帽曳椎幽謚A。墨驱理咚蟋 相滌6邊栄曲保阻跚••壬以N将理/暇軽辻U無X丨目。畏令忌援6耕YN剛瘴6蜡咨密弟6麹”N脳 絕6足地更以眼經。欄黑梢旅旣樹NR 6 M＜rN曄6昌魂皿輙6 K牌坦麗6匯態翘密・6席稍凰靜粗X繼 糸好N卑6枳援解㈱6溢飜爲驅-®E» 6留冃龄提。6谕以核協蜓採。暮県帼格神 米1，+＜也喪瑟屬卖6苗竈囲星6 Mffl^PSgffiiliin 6盅艇溢姻• YW相椭-联丈凛宏。簇25\*魂型以6耍梨 滤饗6標照挖£塁＜ 6封妳蜓盜蓼睫6緇整婆成阻率6 1丨魅衅搴涅N返& 6 W衅热铿N溟三6表恤舗 龈蘇6怫K嘔旅6菰明眦驟6堡掠&'篝。招坦摊加・・「蘇聲/崔冊糊6轉瞰資M 6株類窝醐到和6 «＜ 忽飮。」（H111H）対农N杷理玄窓令惠嵌6踵懈範緣郷X 1至）。

S 1 ••况熊X淡斗族波川。田圈葬廿不以斗歩袈N&-扣以嫌K冷史球扣炽备田N&-理左N专成。H缶巧 莫依汩溪濺。玄后冊葬。凹本取左我N皆繼管软N器6並由此彩X整&。機終犯細NY。風礼N彩X变 一（嫌瀬诲）郷喧隴。濫遗曰衆「蓊润螺长」照K「讖母」■国雲丨薑。

您11 ••眼遅蝶島出標盤测录检「瓣R顆褪」齢点「穿摩惡忌縦」。

ffl IH••呻勰螺剥H「出毋爐好纏11」。

国 団••盆职韋浒去陽景故靂齢（K4琶卷魇鄙）法1宰已11|顔茨「団姿圈終贓」。

ffl 用••普艇HB制\*」-眼口田检「端三N」謡11卜|1陣＜我麒。

炮 K••令眼史检施顚始:帆史「长呆腰书#」6故濕剛检展买国「"H•郵瞌~H費」。摩聴炬□!••「母賤兼心徹郷。象 漠雜册。懇薬密访騰•帯能京-照籟。」或谜二辗朴屁成圈群，潴Y孫娜Y靈艦-因落腿录时。漏誌洛出海 楚撤令任？士糠鄉|。

a 早・心闆I比芸祸去・・「长艮《田-曲密田紀技塩範祝。迥及公注-遊略K#慾:隹餾-瓯左※6打昼#海。\*

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 故疑則傅疑，蓋其愼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徳之傅，古文咸不同乖異。 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牒尙書，爲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註八：見漢書律曆誌。

註 九：說詳拙著綱要第一册二六節「唐虞以前歷年之傳疑」•，頁五九至六二，可參閲。

註一。：詳同上書二八節「時代之區分」，頁六五至六六。

註一一 ••參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至九卷；拙著綱要第一册三十一節「歷代疆域形勢」，頁七四至八二，曾節錄 之。

註一二••詳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六「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

註一三：古籍言九州者凡三。一爲尙書禹貢，稱「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靑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 州，荆及衡陽惟荆州，黄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一爲爾雅釋地，稱「兩河間曰 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 曰營州。」一爲周官職方氏，稱「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預州，正東曰靑州，河東曰竟州，正 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南曰冀州，正北曰幷州。」說者以禹貢爲虞夏制，爾雅爲股制，職方爲周制。 至黃唐疆界，則如史記五帝本紀言「軒蕨爲天子，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合符釜山；」「 涵頊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劉向說苑笞「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西 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是。

註一四：見詩大雅文王之什「緜」。

註一五••詳見註一三。

註一六••見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贊。 註一七：見後漢書卷八十八「處詡傳」。

第一章總 說 二二

中國通史要略

註一八：見劉禹錫築「唐柳先生集」卷三十「與蕭翰林俛書」。 註一九••見同上書卷四十二「別舍弟宗一」。 註二**O:**見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漢世家」。 註二一：見李漢編「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二。 註二二••見史通外篇卷一「史官建置」篇。 註二三••見潛夫論「讚學」篇。

第二章傳疑時代(唐虞以前) 孔子訂書，始於唐虞，今略師其意，次唐虞以降爲信史，而其前則槪曰傳疑，傳疑時代之史料有 二，曰史前之遺骸與遺器，曰上古之傳說。，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不知用器也。生而有食，食不能無所取，値猛獸與異族，則有爭•，爭取之 藉，徒手而已。知識漸啓，則相競以器。始也剝木以戰，桀石以投；繼也持石片以爲刀，拾石塊以爲 斧，用石條以爲椎，於是傷害禽獸，敵禦異族，可以養生而防害，是曰始石器時代。人智漸進，經驗日 富，見石條而或知選擇，拾石塊而或知刮磨，刀斧之外，兼多繽磨之器，陶器、木器，或亦間出其間， 是曰舊石器時代。再進則鑽鎌刀斧，益臻完備，槍鋸劍鎚，因材而施，或鑽孔以便佩帶，或磨痕以取束 縛，其尖甚銳，其刃甚利，可以宰割，可以及遠，而揉斷林木，搏土燒冶，磨琢骨玉，木陶骨玉之器， 亦多精美可觀，是曰新石器時代。由是而進焉，則爲銅器時代。更由是而進焉，則爲鐵器時代。若此 者，斯世之所同然也。人類祖先，地質學家言約始於新生代，距今自五十萬年至百萬年，其繁殖分布， 形貌生活，今尙鮮可考知，學者但知其與猿同祖，稱曰「猿人」而已。猿人遺骸之已發見者，曩僅有爪 哇中部之「爪哇猿人」PMheoan&ropus erec-us與英倫蘇塞克司(Sussex)地方之「闢爾當曙人」 pmdownman; EoaHhropus。民國十年至二十年間，澳人師丹斯基 (Dr・**o- Zdansky )** 與國人楊鍾 健、斐文中兩君，在北平西南房山縣屬之周口店，先後發現猿人之牙齒及頭骨等化石，學者初稱爲「北 第二章傳疑時代(唐虞以前) 一五

IK

剛SiN卄磁姓Y」-Sinanthropus Pekniensis r®KniHJ・。&£渾担印用卜建折症。塚

M理成就筆端甌徳牝扣。相燉咚裾封Y曜協N买處卄，個毗出藏M3SS -篮靜將黯忌波田離埋TN熱聲。

（縱丨）裁蝦曜海国圄涅及謚毋發-將陸加中喚依願粼経IE\*福崖暢依此。柴可驚Y荘咪。岩德 圈沒工魄坦KN#崖-。館出滁还飄。Iffl橱旧歸座¥咪源用骼您牝N機収。芸照母援IU歯圖桐蜃《植- 噂圈十11&醐6坍Y應皿蝦（Pere Teilhard de Chardin）藤拒蝌（Pere Licent）州建也屋撫懲床& 帽田聘6輔愈Min・・1終。齢阍居N核倏醜6 11複令絶領詭毆応凝桜褪板巡辑聴燧熒，

SiSIS。誅&号独M旺N&聽誰至-圾蔵归灣贏氏N曜術第假监-闻莅腆监聲統，\*報腿聶云飄］號也 £遥靦刊聲・。漏骤亲應6 XttlfK+l&l®風实飄N怠度咪概+1世游卷麼岳6隹飄+1脈蟻灘提廿N史置・6涅 U3SSIS诚N警麻骤扌中 “梃映，爐，喫，煖胡，龄&，畏魁，黛神，繼碩网製济-核通芯經1SN頻蟲・・ 帑禮嘏終演mg§尋。（樹11）冊棟&撩6 △区择昙度必鬲若曝三田聘斓N 6黒与目用撇&密。中器N 4 6祗驻溯IHJN窸监6瞟黒Y囁顆蟲时0無思誰衰6也4-杲刮果公照6盘圈#昙働摊酔哦郷联f Iffl-K\* 應蝶，表鹽髀郵〈棋彗胡曰（J.G.Andersson） :@。暇圈＜卧映。点径諛规:罷齒底挹張\*幽福麒/瓣

。曲坤-魏顧岷\*3螂阳區在史中臨歸冋世0供出坂岀混幅最逐醐慣房瞳甑-靈切神 齒。届粗楓1龍屁建g案捧底膠・•\*七折-刑怨乾黑煨肝霧KI生趁願牡。必定耗艇至墜云胴五成粒寮

（炫廨轻應点爵韻弓娘叵扱6闻賴維蝦囈揪韻米|糸戒6其｛＜与扱W11跚。）懇叢艮 睡:£概（尽思盘/譚建噩建W盥普扱\*+用副6饌亲城明。盛点腰点皿式卜6乂 -慨!a挪EIKll＜+《 R，）6應史博旧厘职职聽誰WY融軻滲6域旅訟愧。+•】1折卜川田冠6出燧林扣也楼6您摄底遂6緩

及甘省大半，在洲沙之新店，寧定之齊家坪、半山、瓦確嘴，碾伯之馬廠沿，狄道之寺窪西寧之下， 容、下西河、朱家寨，鎭番之沙井等處，石陶玉貝骨器之外，兼得少數之銅器，前古之住址(古代村落 之遺址)葬地，亦往往見焉。綜述其要如次：(註三)

一、 沙鍋屯得者石器有石刀、小石斧、石錐、石削、石矛、石鑛、石暧、石環、石紐、石珠、石 圓板及一似貓石雕刻物。陶器，單色彩色兼有，皆破碎，惟單色者，有罐碗鬲諸形，略可辨識。花樣有 >印紋、繩紋、格紋、黑花紋四種。器皆手製。(惟間有一二碎塊、似爲磨輪製、)骨器有骨針、骨 錐、小錐針、鑿刀、豕牙之雕刻物，及形如羹匙之長器。貝器有貝環、貝後。又得人骨數十具，獸骨十 數。

二、 仰韶村得者 石器有石斧、長方石刀、石鑿、石矛尖、石鐡、石杵、石環、石**S**、石針、石 锄、石寿、石紡織輪等。陶器極多，單色者，有有足罐、碗、杯、瓶、壺、陶鼎、陶鬲、陶甑、陶爐及 陶紡織輪、硬泥環、硬泥環甩頭等。彩色者，多碎片，能確識其形者，有圓口鉢、半圓球鉢、盤狀淺 鉢、深盂、陶罐等。花紋彩色、種類繁複。骨器有骨鑲、骨針及鹿角製針、與斧等。貝器有貝鐡、貝暧 等。又得人骨十數具。

三、 甘肅得者則齊家坪石器有斧、鎌等；陶器皆單色，有形式秀麓之薄肉瓶；骨器有各種尖銳 器。寧定縣屬逃河河谷西側及瓦罐嘴，有各種石器、陶器、石製飾珠、玉暧、琢磨玉片等。西寧之朱家 寨，有長方小骨板、骨刀。其下密下西河，則有單色陶器及多數小銅器。馬廠沿有長大之陶甕，上繪人 形花紋，有小鉢，滿繪幾何圖案。逃沙之辛店，除普通石骨器外，有牛馬胛骨製之鶴嘴锄，陶甕之口特

第二章傅疑時代(唐虞以前) 一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八 大，高者多而低者少，彩繪花紋，多連續之囘紋，又有犬羊馬及人形紋，亦間有鳥紋及車形紋；有銅 器，惟甚少。寺窪陶器，有馬鞍口之單色陶甕，空足之陶鬲，又銅器若干件。鎭番陶器，形雜質粗，多 單色；惟彩色陶器，有繪鳥形之橫形花紋而極精緻者；貝貨甚多；又有綠松石之飾珠；銅器小者無數， 有帶翼之銅鐡，頗精美。人骨除齊家坪外，各處葬地多有，共約百二十具。

十五年間，李濟袁復禮二君考古山西，復發現夏縣西陰村遣址，所得自石陶骨貝諸器及人獸骨外， 又有一半割類絲之殼，極似鷲繭云。(註四)十九年以還，各地調査考察，蔚成風氣，山西萬泉縣之荆 村，陝西寶雞縣之鬭雞臺，河南安陽縣之後岡，熱河之查不干廟、林西及赤峯，南京棲霞山旁之甘夏 巷，江蘇武進之奄城，金山衞之戚家墩，浙江吳興縣之金山漾，杭縣之良渚鎭、長明橋以及西湖旁北高 峯下之古蕩等，皆發現新石遺址。(註五)雖自荆村外，所得石陶各器，數量均少，然亦可見吾國新石 器時代分布之廣矣。綜觀各地器物，以仰韶村出土者爲最豐富，陶器種類尤繁，故近人論述石器文化， 多以仰韶爲主，他處所得器物，亦每以「仰冊期」槪之。蓋史前之仰韶時代，幾與有史以來正統之朝比 隆，一中原之小村，占上古史之一頁矣。

至論遺物年代，江南各地，開化較晚，年歲或較遲外，黃河流域各省，一因择掘之物，槪無文字， 二因河南及遼寧山西遺物，皆無銅器，確爲有史以前新石器時代之物。甘肅雖間得銅器，然皆簡陋小 品，無有花紋，擬諸傳世之殷代銅器，相去懸絕，亦爲新石器晚期過渡至銅器初期之物。又仰韶及西陰 村各地發見之同類品物，精者甚精，粗者極粗，其時間之相去，當不下數千年，故其遺物最後年歲，雖 略與有史時代相銜接，距今約五千年，而其最初年歲，當在萬年內外矣。(註六)據遺存以述古史，多

可與上古傳說相佐證，或補其缺遺。茲略考數事如左：

一、 農業社會 易大傳言神農氏以木爲耒紹，世或以爲耕稼之始。今仰韶有石**W**石锄，則新石器時 代，已有農業，記稱「昔者先王飮血茹毛」，則更在新石器時代以前矣。晉豫有紡織輪，紡織所資，出 於植物.，各地陶器，皆有繩紋格紋，繩格由成，復爲締給；則種植且兼及苧麻矣。有農業，斯有定居， 故晉豫甘肅古址，多爲村落，以其範圍之廣*，*文化曆之厚，足證其鄰里之富，居住之久，而上棟下宇, 時或粗備，固非皆屬穴居野處者矣。有居室，斯有家畜。遺址得豕骨甚多。想見當年畜豕之盛；陶器刻 紋有作犬馬羊形者，骨器有馬牛骨製者，則家畜亦種類繁多矣。白虎通義稱「黃帝作宮室」，世本稱「 腹作服牛，相土作乘馬」，實則黃帝等之先已有之矣。

二、 工藝嚴著者爲陶，世本莒「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増加。」說文解字則曰「古者昆吾作陶」。 今觀掙掘古物，以陶爲多，自粗至精，各式略具.，河套所得，或與石器同時，則我國有陶已數萬歲。葢 墟土所在而有，燒冶又易，烹升出載，盛濡實乾，需用甚廣，故發明甚早也。製作旣繁，土質火候多 異，橙紅灰素，奇色互見，因時已知用色，則有先塗後燒，或燒而復塗者矣。繩範指印，器或異紋，因 時已知繪事，則有配合圖案，刻畫物形者矣。實用之品，與美術爲一，色象遂亦變化無窮。西人謂世界 高等工業文明，源於我國，職**J.L**疋故也。他若陶有布紋，又有石陶紡織輪，則知有紡織；有骨與鹿角針， 則知有縫紆：其時先民固非皆已卉服蔽體或衣其羽皮者矣。其餘石骨貝銅之器，亦皆以表見舊石器至銅 器初期之工藝云。

三、 宗敎 宗敎之始，其在信有人鬼神示物魅之時乎。上世人死，或取而食之，或舉而委之，殺伐 第二章傅疑時代(唐虞以前) 一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O** 之禍旣烈，魁桀之徒，爲衆託命，一旦物化，衆心不勝其疑懼也，或疑其有靈，於是有人鬼之說，仰視 天文，俯察地理，中觀庶物，禍福利害，雜然並陳，秉其自衞之本能，思永福利而免禍福，而己身曾 無力以抗，乃信有主宰，於是有神示物魅之說，尊崇之道，自此始矣。拌掘古物，或有用以奉祀鬼神 者，惜無可考證。其貝石諸器，有脆薄細小，不適佩帶者，或亦用以享神；然不知所享何神也。至晉 豫遺址之一部，甘肅之大部，則爲葬地；其隨人骨而見者，半爲神明之器。以其品類之富，想見送死飾 終之繁，且可推知其養生矣。尸之位置無定，(仰韶尸多東南首，甘肅則多北首，亦有西首及東首南首 者；尸多仰臥，亦有俯臥或蜷伏而向左側臥者。)無石椁，亦無棺槨，皆與後事異。然棺梆易腐，時或 已有；劉向謂棺梆之作，自黃帝始，恐未必然也。

四、美術生民之始，保生爲亟，先聖有作，不出實用品物也。進而遊牧耕稼，生事以裕，居處以 寧，乃有餘力從事文化，而美術以興。彩色陶器之有物形者，皆畫也。彩色多以筆施，畫亦當以筆，時 或亦畫於他物，惜今無可考。雕刻石骨皆具，初亦以爲實用，後乃踵事增華。至遼豫之貝暧，甘肅之玉 暧，或爲明器，或爲佩飾，則純屬美術品矣。河套所得，無雕刻之物，陶器亦皆單色，說者或謂舊石器 時代尙無美術云。

右皆足與舊史相佐證或補其缺遺者。餘若因古物之見，藉知古史歷年之久；內蒙河套，今日沙漠荒涼， 太古則爲人民聚殖之鄕；西陰村半割類絲之殼，或爲太古翼業之濫觴等：亦多與史事有關，其關係尤巨 者，則爲漢族由來問題。

中國民族果何自而來乎？吾往昔史家，殆從未生此問題，自十七世紀中葉以降，歐洲耶穌會士來華

傳敎，探索中國文化，震於吾華立國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a**絕**，**始倡漢族西來之說»以證中 西文化之同源。繼之者或比較中外文物，或考察亞洲地質人類，或發掘史前遺存，異說益滋。大別之， 爲土著與西來、北來(美洲北部踰海而來)南來(後印島半島)四說，而西來說又有(一)埃及、( 二)土耳其、(三)巴比倫、(四)印度、(五)中亞細亞、(六)于闔、(七)甘肅等說之分。諸說 之中，最爲中土學人所信者，爲巴比倫說，餘說亦各有少數人士稱述。(註七)然據上述發現史前遺骸 測量硏究之結果，則自土著說外，皆已不攻自破。蓋主漢族外來說者，謂滿族之由外遷入，大抵有史時 代之事•，今據故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敎授英人步達生博士 (Dr・ DavidsonEack )硏究報吿，遼豫 甘肅有史以前，新石器時代之遺骸全部，皆與現在華北人近似，而爲今日國人之祖先，則吾民族自有史 以前，久已生息東亞，有史以來之民族，決無外來之可能也。

按步氏在「奉天沙鍋电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中言「吾人比較硏 究之結果，頗不易避去沙鍋屯仰韶村居民體質與近代華北居民體質同派之結論。」其在「甘肅史 前人種說略」則曰：「仰韶沙鍋屯居民之體質，與史前甘肅居民之體質，亦相似，蓋三組人之體 質，均似現代華北人，卽所謂亞洲嫡派人種也。」其在「甘肅河南晚石器時代及甘肅史前後期之 人類骨頭與現代華北及其他人種之比較」則曰：「由上述河南甘肅史前人種之骨頭與現代華北者 之比較硏究的結果，各系各組的測量的硏究及各系各組的頭形關係，我們可以沒有甚麼疑慮的 說，史前人種的頭骨，在物理性質方面，很明顯的代表的一種東方派的人種。因爲史前及現代華 北人種，有許多相同之點，我們更可以謂史前人種爲中華原始人。」 第二章傳疑時代(唐虞以前) 二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二 又史前遺存之用器形範，如陶鬲、陶鼎、瓦尊、瓦甑等，多與三代之銅器相似，其進化之跡，歷歷可 見；則吾有史以來之民族，自有史前固已久爲土著，有史以來之文化，亦皆吾土著之祖先所自創，蓋不 煩言而辨。至此史前人種之由來問題，因震旦人之種系不明，國史民族，是否卽此震旦人後裔，今旣不 能質言，河套舊石文化，亦未知爲何民族所遺留，今尙無術論定之云。

古史之傳說，自黃帝以前，以有巢、燧人、伏羨、神農諸氏稱號之含義，爲最可玩味。韓非子五**X** 篇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 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蔽蟀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撅燧取 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班固白虎通義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 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誌誌，行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飮血而 衣皮葦，於是伏義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 故謂之伏羲也。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 利，制耒ffl，敎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班氏漢書引三統世經，又云：「作網 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犠氏。」 後人或謂伏羲一作伏犧，猶言游牧之王。(註八)凡此解釋，非必至當無訛；然初民生活，皆始於漁 獵，次以游牧，繼以耕稼，居室火食衣服，自穴居生食卉服進化而來，社會之由草昧日進於開明，實多 賴聖哲之制作。後人尙論古昔，或以開物成務恃前人之經驗，或多士之分工，而非一手-足之烈也，則 泛稱聖人。如禮運言「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

肉，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1** 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 朔。」或以功德歸之一人，則卽以發明之事物稱之。故有巢燧人庖犧神農諸名，實爲古初進化階級之象 徵，其姓氏年世，雖不可考，而古初社會之情況，反可由是窺見焉。

司馬遷作史記，始於黃帝，五帝本紀，三代世表言古帝之系姓，自顓頊以降，皆黃帝子孫，悉可表

—后稷……十五世至武王

—玄热 黃帝丄

一—契… 嶠極——帝

I帝堯 一—帝摯

十三世至成湯

二十九傳至紂

—蘇 禹

--昌意——帝顓頊——

—窮蟬——敬康——句望——橋牛——瞽叟——帝舜

見。夫黃帝至堯五世，至舜則九世，顓頊至禹三世，至舜則七世，堯、舜、禹時則相及，而言世則相去 已遠•，緜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舜以二女•，黃帝至紂四十六 代，而至武王纔十九世；皆事理之所必無者。則遷書帝系之不足據，事甚明鑿。後人或謂古書所云某帝 爲某子者，子卽指子孫而言，猶言後裔，其中亦多假託，非必定其所生。或謂顓頊以降，成祖黃带，爲 種人之宗法，蓋以神靈首出之一人，爲一種人民之祖，謂咸出於一源，使種人之心有所附麗，非必信而 第二章傳疑時代(唐虞以前) 二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二四 有徵。(註九)蓋未可以一端盡矣。又五帝本紀僅敍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五人，蓋商夏之前， 以此五王爲最著名，故特尊以帝號耳。馬遷而後，漢人言古史者，多於五帝前別立三皇，以三皇五帝 代表上古史之二時期，而與後之三王五霸相對立。(史家稱曰「皇」「帝」「王」「霸」之四時代，或 稱曰兩個「三五」。)考三皇之名，見於秦人者，曰天皇，曰地皇，曰泰皇，漢人求天皇、地皇、泰皇 於故記不可得，乃以經傳之王在五帝外者當之，以義農在黃帝前，而黃帝爲五帝首也，故諸家言三皇， 皆稱伏羲神農，猶缺其一，則各以意取古王者補之，或曰燧人，或曰女媼，或曰祝融，或曰共工，於是 羲、農、燧人、女婿、祝融、共工，紛紛爲皇。而緯書復有言羲農前別有天地人之三皇，或更言三皇前 尙有盤古者。又自劉歆三統世經於黃帝後加少昊一代，鄭玄遂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六代 爲五帝，至皇甫謐帝王世紀，病諸家列燧人女婿等於三皇及鄭玄謂五帝有六人之未合，以伏羲、神農、 黃帝爲三皇，少»、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三皇五帝之說，雖得其調和，而黃帝爲五帝之本者， 已進而爲皇。宋人又以有巢燧人次伏羲前.，至胡宏皇王大紀，集傳說之大成，以自燧人氏而上爲三皇 之世，三皇紀敍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六氏，於是三皇有六人，自伏羲至帝舜爲五帝 之世，五帝紀述伏義、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八君，於是五帝有八人。(註一。)明 淸之言古史者，雖下之小本之鑑，亦多輾轉襲其說。(註一一)旣不能棄三五之數而不用，又不知改易 數字，以符帝皇之實數，更不敢沙汰王者以合數字，大題曰三五，小題與內容則有六氏八君，數百年來 未聞有正其謬者。世益晚而古義益晦，古史益繁亂而不可理矣。今比次各種傳說，言其較可徵信者： 一曰文物之演進，至黃帝而盛 世本及易傳等書，稱述上古之制作，義農之世，僅有琴瑟罔罟耒招

兵戈諸物，至黃帝時，而諸聖勃興»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后益作占歲，臾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隸 首作算術，伶倫造律呂，容成造曆，沮誦蒼頡作書，史皇作圖*，*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於則作扉履， 雍父作春杵臼，共鼓貨狄作舟，夷作鼓，揮作弓，夷牟作矢：生人所需，粲然大備。(註一二)故唐虞 以前，實以黃帝時爲最盛之時。後世百家盛稱黃帝，一切傳說多集中於帝，自顓頊帝嚳而後，下至夏商 周諸代，皆以黃帝爲遠祖沿至今日，吾漢族成自稱爲黃帝子孫，非無故也。

二曰母系社會上古之時，婚姻之禮未備，血胤相續，咸以女而不以男，故稽之古籍，帝王大抵從 母得姓。神農黃帝，同爲少典之後裔，而神農姓姜，黃帝姓姬，則以母姓不同之故耳，其證一也。伏義 之姓爲風，而女始之姓亦爲風，則以女始先妣，與伏羲之母同出一源，其證二也。黃帝二十五子，其同 姓者僅二人，則以黃帝妃后甚多，子之生也，各隨母姓，其證三也。推之堯爲帝畧之子，而堯則從母姓 伊氏，舜爲顓頊之後，顓頊亦姬姓，而舜則從母姓姚，禹亦爲顓頊後，而禹因母吞意卄以故，而獨姓姒之 類，實未可以更僕數。(註一三)因從母得姓，故姓字從女從生，古姓如姜、姬、姑、姚、婚、姒、 奴、嬴、姚、媒等，亦多從女也。

其尤要而亦最可徵信者，則曰部落種族之戰爭。蓋自生齒日繁，而地方養人者日不足，不得不出於 相爭，於是分而爲種族，聚而爲部落，習戎兵，尙武事，各據一方，互爭雄長，强凌弱，大吞小，不知 經若干歲月，始漸由諸部族而集爲大羣。善夫呂覽之論曰：「兵之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 工氏故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遞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 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 第二章傳疑時代(唐虞以前) 二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 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註一四)古記所傳，無部落之名，然 古孝經緯有言：「古之所謂氏者，氏卽國也。」是則古之部落，不稱國而稱氏，古所謂某氏某氏者，卽 所謂某某部落耳。今考之先秦載籍，自燧人、有巢、伏羲、神農、有熊、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外，左 氏傳有帝鴻氏、縉雲氏、共工氏、大庭氏、御龍氏、豕韋氏、豢龍氏、烈山氏，國語有有嬌氏、方雷 氏、彤魚氏，小戴記有伊耆氏、女媼氏，大載記有西陵氏、蜀山氏、滕隍氏、竭水氏、鬼方氏、有邰 氏、有城氏，管子有無懷氏、莊子有豬韋氏*、*有森氏*、*泰氏、几菠氏、冉相氏、容成氏、大庭氏、伯皇 氏、中央氏、粟陸氏、裏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列子有華胥氏，商君書有昊英氏，呂氏春秋 有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史皇氏。凡他山海經及緯**3**等所稱述者**，**不可勝記，其湮滅而不可考者尤 多。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蓋太古 部落之割據者衆矣。後世尊爲帝皇者，大抵皆當時之大部落，以力服人，視其兵方所至，形勢便利，卽 屯其衆，故史稱「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衞，」(註一五)「顓頊 乘龍而至四海・，」(註一六)而伏羨神農，亦皆行止無定。(註一七)其間戰禍最烈者，則爲共工氏。古 書或言共工氏與顓頊爭帝，或言堯誅共工，或言禹伐共.工;蓋共工代爲古部落之最强者，自伏羨氏之 末，下至夏禹，常爲世患，其子孫部落，固襲稱共工氏，卽其同盟之部落散處各地者，亦以共工氏之名 號，表示於敵，故管子稱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註一八)蓋水陸 各地，在在有共工氏之名號也。以顓頊堯禹之聖，猶不能一 一平之，亦可想見其爭戰之劇矣。 上古之世，漢族夾黃河兩岸而居，其北有獵鬻，江漢之區，則爲黎苗。(黎指九黎，苗卽三苗，先

漢諸師說苗，皆謂是神靈芭裔，與漢族同祖先。)炎黃之際，黎苗勢力，與諸夏並熾，爭競攻戰之禍， 乃不能不起。史記五帝本紀言「軒轅之時，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海 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蚩尤爲九黎之君，九黎之民，先在河南，時乃進展至河北，若涿鹿之戰，黃帝 失敗，則五千年來泰東史事，將全改觀。幸也最尤授首，漢族遂永奠中土。觀黃帝南登熊湘，是漢族版 圖，南逹江漢，帝子玄戮，降居江水，昌惹降居若水，又西抵巴蜀，開弛拓土，動業炳然矣。史記匈奴 傳稱「唐虞以上，有山戎卿犹**5B**粥，居於北蠻。」五帝本紀又言「黃帝北逐輩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 鹿之.阿。」葷粥避犹，一音之轉，卽後世之匈奴，時已環中國而北，黃帝逐之，涿鹿之都，始安如磐 石。說者或咎黃帝不窮追絕北，此後北狄之害，遂與黄帝子孫相終始。然當時北族情形，世遠文湮，今 已不可稽矣。自黃帝而後，以顓頊最爲傑出。國語曰：「少吴之衰，九黎亂徳，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M**。」(註一九)蓋少吴之 代，黎族復亂，至顓頊乃復誅之也。黃帝南侵，僅及江漢，顓頊更倂江漢以南，視黃帝時益遼遠矣。顓 頊之衰，黎苗又亂。及「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股」，(註二**O)**舜「竄三苗於三危」，「分北三苗」， (註二一)始稍以衰落。然禮記檀弓言「舜葬蒼梧之野」，鄭玄注云：「舜征有苗死，因葬焉。」則黎 苗之强，猶可見也。氏平水土，「三危旣宅，三苗丕敍。」(註二二)史記吳起傳「起對魏武侯曰，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隸，徳義不修，禹滅之。」蓋自禹征有苗，洞庭彭蠡之間，皆王跡之所經矣。自上古 以來，內則諸部落相攻戰，外則與諸侯啓競爭，亘數千百年，乃合諸小民族爲一大民族，後之學者，每 以上古之世寓其郅治之理想，與事實適相反也。

第二章傳疑時代(唐虞以前) 二七

« 1 ••建m|Y無協N0幅幺扫。雲幺眠糧卜用卄1口点在《對紀圖盟振犊君畛补扣瑯®側眠靜髯％iktb 翎卄。您遅曜糧必通髭皿留帅丨il+lllrn塚X\*任将曄牠絲林怖。皿畋机密理要归+1 \*愚梆鴻聚松e &。#殊肿枭艘糾「斐口也巡路昏I掣値踮殴:S8B嚙。J （Black Davidson: On a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 +K期■妾枢貿褊受壬罢。掘 hominid 熊单「右 Y」襟「Y法」，燎左吐彪近密洎•爲。）斓「•E•整鶏Y早中N悠認」（志訪+団捋V兵）。「五口崔 睡K史做絶鵰」（I1+11W•翘抵建綱枢王鉴），「阙口謡盥RN爛崖」（I 1十园旨藏燔长粮监王鉴）。譯愚 離「头圈妈Y風Y骤蜩早粗麒」（或爵卜甫照点般），「卄圈緞YW藻応职」（买四無焦丨的I蒙）。以 髀皖駅「饌：n|Y風唄口型以芝」（11+闭折惬爐已抑提王鉴）。

树 1 ]••"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icent, 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a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 - M去愁裂徂港•售位2美創11荻1鉴。広h殷怒駅柜者X女氈裳目拦髪尺度受収N赧涇輝憲（Djalai- nor）悠M存屋芟瀚中齢料流。冬玄会畏妾黑奇％藩資亦点斜（十•犬廿云骚）卄摆卷潦如。11+且&無， 懇口羿題療絶其栗X卄摒#陸®聽綱區您我昙誣，■俱緩您郵益:應褪悠应凝拿任衰浊旧S3NX孚帜会•制 紙郸名叵卄&矚諛潁逊顿翎棉睐十題賴卄隴撇辟地6噩m On a Mesolithic⑵Industry of the caves of Kwangsi，梱淅\*塾且慾也屋輒柩悠眼啣N樫显钺。

48 HI ••黑濒N0J羣专夷，好出kN「&湍緩也択必早」（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i |甘王鉴）。暴需齢陞 •N魅癒 \*「警9＜茨1331 燈暖伊P?般料貞」（The cave 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 4~1 |& 53卷）-繕袱M穀洎县密闻監尋-「'救神4u揺 J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十巨折芸卷），諳据顆且謡皐N费璧必席折紀，出苴陋茶「房ISM?瀬埃KN擬句盛 瀨」（T. G. Arne: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China 十目& 52要），皐暇州「袖\*題驅轻屋雄W§S：EN4nVY前凰归&蝌XY恥N廿\*」（The Honan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 Sha Kuo T'un Cave-deposi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Yang Shao

Tsun and with Recent North China Skeletal Material •王鉴）•「古禳辰輕尝工黯産妃闻"糠

M淀避巨NY原蔭岂風曜K蝌拜闻捽皇Y舞"N廿华J （A Study of Kansu and Honan Aeneolithic Skulls and Specimens from Later Kansu Prehistoric Sites in Comparison with North China and Other Rocent Crania 好壬罢）。我K圈，地妾抓唆綱玄団It。

盘 団••盘咲辎宠「13継箕M瘩:E頻辻」。麗瓣+＜冊王罢。

用・• &艶於喇漆地挪題-笠地驟翊蚂倒0需懶彩謬录製推-后験惬胳已練爆王罢N建蘇飘r-fi-E#WW 浇 「十折桜:SEI®神换野」（營「+蚌棵W廿區」-fr）。

粗 K••頻彰&£ 6出非耕「歩艘肿和摇」七彌法魄K会-诉飛口阕股痕lllvHS•畑丨牛NlfflW-K■也建娘席圈!相故 ■窘知。從捏施盛臨號1室（SH■川坂「会寒風折犊」。*K* I 1IISHH I IIK）瑟縄隸難，6112驟蜘轼藉 帮懸。

为 与••尋落「金鹭\*擦与桜驚」，（警遅傾卄畳3膏箪:十点旧三骚NmSHS抠1!摆II，川姦）救11；说發恤。繕呈 証冥曜為-&熊爛米忘頰总韻医。会葡対玄亲混崟，丘段景專盛甜味1 1。

崙 ＜ ••建嬴巨賞「纏扣KY眼不通较归圈」。麥7D折職箕蜉海旅11获。尋米盛駆宾丨宣成丨¥点不8, K琶衰 N。

ffl 点••跃赢及即「旧倒瓯四縄」「飛坦甌:S繹」。餐7叮田曝最略聯摭団姦「打擾崖怨繹」曰。捏生匿鄙探|寇 w-t-s「貯怅瞰财垠」KI 。

M I。••制牡毒鞭盛風練1窒MK塩「M惚N睪鑑」眯団早坛「III硼N建紐，眼硼N戏如」，M 1 I •¥! 1 • 片徐袈。

塩I I ••癩和旨母發孫幽口，「調杷扣王。H＜妾足会711臨靈N。奪#婿華。卷誅搓比。債腳唄四。壽眼能長 快线Y。8制告金，筮嵐蜜褊。玄能瞳塁。银反型右。激粗在弩。:S高依姿o三窮娼K -廩狀强貝。SI5 金位，用段会泰。®S«-N。芸#卜备。直给£N，。丼整歆善■般惡京巨。J民皖本理。

sim季海会匕（ss«as）

中國通史要略 三0 註一二••詳拙著綱要第一册頁一A-八至一九二。

註一三••參同上書一九五至一九七頁引劉師培「氏族原始說」。

註一四••見呂氏春秋「蕩兵」篇。至古代人民以尙武立國，劉師培論之最詳，見上「註八」。 註一五••見史記五帝本紀。

註一六：見大戴禮記「五帝德」篇。

註一七••遁申聞山圖言伏羲生成紀，徙治成倉。帝王世紀言神農都於陳，又徙於魯。

註一八••見管子「揆度」篇。

註一九••見國語卷十八楚語下。 註二O:見呂氏春秋「召類」篇。

註二一：見尙書亮典。

註二二••見尙書禹貢。

瞼国件茉戢也汇（櫻嵯陝枢■瓯）

皿橄魅㈱瓯6地漏歟也壬:。菰輙徳-Affifi® - KnsH，#+•囲I，用+醐秘101跚崩用RnEflN会+1唄。 i®KW g《映W小ERN忒臨暇。W1W-N -吊離K鹽能H<8 -幕無謡蛟\* SW^gg^nJ。菰照N W。6叢爆也NS8蟋，制皿菸湍\*N蔬械-滁三云恠川N菰锻。匡取云藩N 白灼IU。诺漣您£ 6働岖由磁拭屮6 \*小林困6呼\*跪攏取6隸K■親厚聽话1 I巨注N。浇地把鳳醴毂 N眠泻史6弋聚话肾4紺諜小無6 SEK^-UBSI-N 6炫有諸養誰逐・。環懶N題6最震呼底拾昌6尾魚 W尽W師6長核ES榴建6 口卅3圈f届职甫密肱小離6云襁WN服院6是鼬N終艱6 WH-N8SSS \* 总"E林贮㈱楚孚6以左舛蛔/ 1昏，卬瓯因N照祯抓昙・，巨袒也谁皤。賤翅盛遥6深抓区噸6郞堡圈 阿。与国鼐輙NSS炒6飄孟饌引驟股，風憲薜図6 。S®S®®-NEig«-N^。

（ffll）

张曝浇泣忠恭駐潑縄加「莅報N楠6皿111醐輙N密温6用恠襲N應巡6巨祢更怨鲤。」暇恭/N \*。髄魅公握-SIUW。氈楸懺症麻純Nil - \*后2龌孤谶6冬襟，尊孤，张跡，恠雖-荊械N圖箍 S O呆楣建「意蜜出芯惴6齬峽嬰岷宣6 J HK恠麒阳\*4<涸，融/械:圈。J （拖1 1）誤地城圖。地潑 四侧况N錐。躁忌SS建N®KW*。*匡K小滾定嘿誰跳霽職N抻f禄：§监怪帆摭戡。买凍輙N嘉6噩£没纟 地理。絲囲褪蝦启:g諧刮。.

波111混菰謙宓K （拒為風遅gl匡）

I1H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二 封建制度演進之方向凡四，(註三)一曰新建諸侯之増加，二曰同姓封國之増加，三曰王朝與諸侯 關係之由疏而密，四曰天子諸侯君臣之分之由寛而嚴。四者皆以中央政府權力之撅張爲之基。蓋中央政 府權力愈擴張，則舊國之滅者衆，新建諸侯，隨以俱增，且得廣封同姓，以爲屛藩，而王朝與諸侯之關 係益密，統治諸侯之法益備，君臣之辨亦益嚴焉。堯舜之時，封國甚少，今可考者，纔十數國，自餘羣 牧羣后，雖書缺有間，疑多前世之部落。堯典載巡狩朝覲之事雖備，然諸侯則未聞有所更置。又堯舜舉 人命官，皆咨詢岳牧(諸侯之長)，緜之治水，亦以四岳之推舉，堯雖知其方命圮族，而不得不用之， 是岳牧之在中央，權且陵天子矣。夏商之世，王子分封可考者，夏僅有少康庶子無餘，商僅有微箕，自 餘同姓封國，史記夏股本紀所載，亦僅十餘，且非全封於夏商之世。經傳所載夏股諸侯，都計得百數十 國。諸書或言禹時諸侯萬國，湯時三千餘國，皆舉其大略言之，諸載籍所不著者，疑多襲前代所封，或 先世之部族，而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又當時諸侯之强大者，皆有王號，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 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名曰封建，古代部落並峙之風，猶自存焉者矣。周興，封建制度乃集其大 成。周崛起西土，自文王受命稱王，周公相武王，誅紂以定中原，伐奄(東方大國)以奠東方，以紂子 武庚祿父爲殷後，以續殷祀。三分其地置三監，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三監鎭殷墟，封 太公於齊，以表東海，封召公於燕，以臨其北，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又廣封神農、黃帝、堯、舜、大禹 之後。及武庚之叛，周公克股救亂，又收股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周公子伯禽 亦代公就封於狎，自餘昆弟功臣，碁胜於股之幾內及其侯甸。唐威夏商之諸侯，率因部落之舊，同姓者 尤屈指可數，周則國多新建，而同姓著者特多。荀子謂「周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

爵，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si**諸侯」(註四)矣。太史公言：「我衞地各四百里，齊兼五侯地。 」(註五)齊、魯、衞三國，以王室懿親，爲諸侯長，封土之廣，尤前此所未有。夏殷以來古國，方之 蔑矣。孟子言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逸周書言：「武王遂征四方，凡怒國九十有九國，敞磨億 有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註六)由其所滅者多，故得封建若斯之衆，而同 姓占地幾得其半也。周初稱諸侯曰友邦君，君臣之分猶未全定，然新建之國，多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 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爲諸侯之君。其在喪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與子爲父臣 爲君同，蓋天子諸侯君臣之分，又定於此矣。至王朝與諸侯相維相繫之法制，自列爵、分土、命官、貢 物、朝聘、盟約、刑罰、慶弔，以及文字與口語之宣傳，均詳見於周官，其組織各國而成一大國，儼如 今人之所謂有機體焉。(註七)成康以降，同姓猶時有封國(如鄭封於宣王)。無封國者，公卿大夫 皆使食畿內之邑，不世位而世祿。而外諸侯亦得自置附兩，其卿大夫士，亦皆有封地，卿大夫之家，又 各分子弟以采邑。封建之制，於是通乎內外上下；而建國以屛藩，前之起於事勢之不容已者，今乃因 之以爲藩翼之衞，本根之輔矣。班固漢占諸侯王表序極菖周代封建之利：「所以親親賢賢，喪表功徳， 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町拔。」而李斯則莒「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撃如 仇儷，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註八)自是諸儒之論封建者，二說互相排詆，(註九)歷 千百年而未有定說焉。・

封建時代，帝王名爲天下共主，直轄之地，約不過方千里，餘皆諸侯治地，故其時政敎，自施之於 其直轄之地，兼以爲各國之模楷者外，最要者爲統治各國之法。王朝之盛衰，率視中央政令之能及諸侯 第三章封建時代(麻虞&商西周) *S*

中國通史要略 三四 與否爲斷，乃至天下之得喪，亦每繫於諸侯之叛服焉。史稱堯之禪舜也，堯崩，舜避堯之子丹朱於南河 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乃之中國，踐天子 位。舜之禪禹也，舜崩，国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国，国遂卽天子位。禹以天下 授益，国崩，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天下諸侯皆去益而朝啓，啓遂卽天子位。(註一 **O)**是唐虞間 雖號禪讓，而其關鍵，與禹之傳子，同在得失諸侯也。夏之衰，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湯修德，諸侯 皆歸湯，湯率之以伐夏，桀走死，湯乃代夏朝天下。商之衰，諸侯有畔者，紂用費中惡來爲政，諸侯以 此益疏，西伯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 侯，武王乃克商而有天下。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註一一)桀紂二凶，尤爲惡之所歸。 (註一二)實則湯武之先祖契棄，皆興於唐處之際，與禹同爲舜臣，功業著於百姓；商周與夏，皆唐虞 以來古國，湯武革命，不過以諸侯革共主之命，桀紂亦僅以昏暴爲諸侯所棄而已。及周之衰，申侯與繪 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箋火徵諸侯兵，兵莫至，遠殺幽王癱山下。此三代之興亡，皆以諸侯之明驗 也。至中葉之盛衰，如夏至孔甲而德衰，殷之五興五衰，(註一三)周之成康以降之治亂，亦皆以諸侯 之從服與否爲斷。蓋封建之世，天子雖爲共主，天下之重心，則在諸侯，諸侯之勢，又至不一定，常其 盛時，諸侯畢至，及其旣衰，諸侯去之，而諸侯之叛服，王朝之興衰亦繫焉，白虎通義言「昔昆吾氏； 霸於夏者也。大彭豕韋，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以昆吾、大彭、豕韋與桓文並論。又 言「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帥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 也。」應劭風俗通義則言「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偕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

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緖，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是夏殷之世，諸侯 亦有主盟作制，以代王政，如春秋時之桓文者。蓋夏殷天子之大小强弱，與諸侯本不甚懸殊，雖其名居 諸侯之上，數世以後，王室衰微，卽與春秋時之成周無異，昆吾、大彭、豕韋乃起而代執國命。當時諸 侯地位所繫之重，益可見矣。

至論封建制度對吾國史之影響，最大者計有三端。上古部落，碁布天下，植根深固，有大酋起，因 其故土而封建，於是「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註一四)封建之制，遂爲 吾國成爲大一統之國家之基。然當時外觀雖號統一，而內部之文化，尙分無限之等級，歷唐虞夏商，千 有餘歲，朝覲會同，傳播則效，尙未能收整齊均一之功。及周而廣封大藩，分化(謂將同一的精神及組 織分布於各地，使各因其環境以盡量的自由發展，)同化，(謂將許多異質的低度文化，醇化於一高度 文化總體之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識，)殊塗同歸，我族文化，乃廣播於各地。此封建之有關於吾國歷史 者一也。封建一制，雖出於事之不容已，然古王者之行封建，實亦未嘗無公天下之心，故堯舜禪位，而 堯子丹朱，绿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周武滅紂，廣封古先名王之後。而鼎革之際，雖小國寡民， 亦多襲前代所封。以周之大封同姓功臣，亦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故春秋之世，尙有唐虞之侯 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而不亡者。觀武王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取天下而不取其國。周公誅武庚，亦 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沿及後世，猶以興滅繼絕，封先王後，優禮前朝後爲美談，而四夷之國，撻伐 所及，旣不利其土地，尤鮮絕其宗祀，以視今日野蠻帝國，相去霄壤。此封建之有關於吾國歷史者二 也。姓氏之制，史官所以辨章氏族，吾華夏種族，繩繩不替，實由於譜系之整具有期驗。自上古母系社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三五

中國通史要略 **-"■"1:**三六 會，進而爲父統時代之「女子稱姓，男子稱氏，」其演進之跡雖未易論定，然禹貢言「錫土姓」，國語 亦有「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之 言。(註一五)是姓氏固與封建爲因緣。自三代迭王，延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雖僅存百餘，然溯其 姓，如陳婚姓，杞ffi越姒姓之出顓頊，宋子姓之出高辛，齊、衞、晉、鄭等姬姓之出黃帝之類，率多本 於五帝，(註一六)而酉箴苟僖僵依秃斟及形燃媒等姓，其封國無考者，多絕而無後。則五帝之裔，至 春秋之世，猶緜緜不絕者，以封爵相承，遠有代序故也，春秋時，諸侯之國，公子公孫，支分派別，列 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爲姓，五帝以來之姓雖亡，而秦漢以來姓氏合倂 之姓，由委溯源，尙多知其出自古帝。後之史家，辨倫脊，察條貫，自知華夏之民，多爲炎黃之遺胤， 以擄懷舊之蓄念，以發思古之幽情，皆食古代封建之賜也。此封建之有關於吾國歷史者三也。 唐虞間事與國史關係最鉅者，曰禹之治水。吾國洪水之禍，不知始於何時，尸子稱「燧人氏時，天 下多水，」淮南子覽冥訓則言「女始氏時，四極廢，九州裂，水浩洋而不息，」足徵洪水爲患，由來甚 久。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堯用憂之，命緜俾又。緜之治水，曰理、曰障，殆惟多築隗 防，以遏水勢，故經營九載而功弗成。堯舉舜輔治，舜乃殛緜於羽山，而命其子禹繼父職，益及棄 佐之。(益掌火，焚山林而驅禽獸，以爲治水之預備；棄則掌播種之事，水之旣平者，卽敎種植以安 民居也。)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以求繼續先業，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 山行乘樑。)隨山刊木，調査測量，而後酌其緩急，因其高下，從事疏鑿，首自冀都，次及兗靑徐揚荆 豫，而終於梁雍。其唯一宗旨，在宣導水流，而不與之爭勢，居外十三年，卒竟父志，其功程最大者，

則推導河。史記河渠書云：「河蕾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 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油，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 斯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九州旣疏，九 澤旣灑，諸夏又安，功施於三代。」觀周漢以降，黃河雖時有潰決、遷徙，然永無懐山襄陵之禍，可謂 功施於萬代矣。傳稱「微禹吾其魚乎」！(註一七)則吾民今日之宅土安生，亦禹之功賜矣。 夏自禹受禪而有天下，傳至桀癸，傳凡十七王，一十四世，四百有餘年。

\_|(3)太康

(1 )大禹 (2 )啓I

**\_—(4 )**仲康——**(5** )相——**(6 )**少康——**(7** )杼——**(8** )槐——**(9 )**芒—一

i(lo)泄|

**—(H)**不降——(**14)**孔甲 **—(12)**扁—公)廣

(15)果—(16)發——(17)癸

其文獻之殘缺，爲歷代最。然就今日所知極簡單之事實觀之，則足說明後此史跡者，猶有多端。禹以前 之君多稱氏，「帝」則後世所進稱，然禹則不能稱帝而稱王，三代之君因之。稱王之始起，一也。堯舜 時之巡狩朝覲，僅會方面之諸侯，禹則大合諸侯於塗山，大會諸侯於會稽。諸侯會合之肇端，二也。禹 以前君統，授受無定，至禹禪皋陶與益不成，卒成傳子之局，數千年因之。(殷爲例外見後)傳統法之 確定，三也。太康卽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夷羿以短姓之裔，自鉅 遷窮，因民弗忍，拒之於河，太康失邦。家天下者，不數世每有淫亂之主，召權臣之竊國，四也。當太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三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八 康失冀方時，河南猶有翼戴故主之諸侯，故太康及弟仲康，皆居斟鄰，帝相則居斟灌。偏安之創始，五 也。羿自稱帝，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獵，而委政其相寒淀，淀使羿家衆逢蒙殺之。篡奪者每及 躬受報，六也。淀因羿室，生澆及殖*，*滅斟灌斟都，而轼王相，相后緡奔仍，生子少康，澆求之亟，乃 逃奔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布德兆謀，垂數十年，卒滅寒湿，復禹舊績。賢主之中興，七也。孔甲 淫亂，德政日衰。傳及后癸，昏暴縱恣，任威信讒，陵錄諸侯，武傷百姓，天下離畔，卒滅於湯。暴君 之失國，八也。家天下之局始於夏，而後世每朝起伏盛衰慣演之史事，亦幾莫不於夏開其端，亦云異 矣。

吾國倫理道德，首尙忠孝，社會思想，多關五行，民生經濟，根本農業，而忠孝五行農業三者，皆 可於夏史考其詳。夏道尙忠復尙孝，禹之彈心治水，幹父之盛，旣爲純孝之精誠所致，而其盡力社會國 家，爲民生犧牲一切，不避艱險，日與洪水猛獸奮鬭至十數年之久，實亦尙忠之確證。戰國時，墨家以 薄己利人爲極則，而特推尊夏禹，亦以禹近人而忠故耳。此夏代之有關於後世者一也。五行之說，見於 經者，自夏書甘誓始。觀啓之以有雇氏威侮五行而伐之，因五行而起戰爭，夏之特重五行可知。傳稱「 水火者，百姓之所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則五行之 物，蓋利用厚生所必須，傳之旣久，遂有以之統貫他事與解釋他事者。此夏代之有關於後世者二也。夏 之社會，爲一農業社會，故夏小正及詩豳風七月之述夏代社會禮俗者，皆以農業爲主。蓋自水土旣平， 棄播百穀，禹亦盡力溝池，民皆降丘宅土，以事農作；田賦之制，亦由是興。而農時之精，尤度越百 王。股商而降，正朔迭改，然農時多用夏暦，孔子亦曰行夏之時，沿及今世，因仍不廢。此夏代之有關

於後世者三也。

自契始封商，傳十四世，至湯而有天下，以商爲天下號。其後裔盤庚遷殷，又以殷爲天下號。自湯 至受辛，凡三十王，一十七世，傳凡六百有餘年。

**— (5)**沃丁 **-I**太丁——**(4)**太甲|一

**(1)**成湯—|~**(2)**外丙

— (7)小甲

— (6)太庚——(8)雍己

— (10)仲丁

— (3)仲壬

一|(**9)**太戊|

— (11)外壬

**—(12)**河腐甲——(**13)**祖乙—一

*Is*祖辛-

**(16)**祖丁 |一

—(18)陽甲

一—(**15)**沃甲——(**17)**南庚 **((19)**盤庚

**im)**小辛

一、， **2** 一—(**23)**祖庚 **—(21)**小乙——**22)**武丁**I**

*一—(24)*祖甲—

一—(**25)**廩辛

一—**26)**庚丁——(**27)**武乙——(**28)**太丁——**29)**帝乙——(**30)**受辛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三九

中國通史要略 四**O** 其一代特徵，最顯著者爲繼統法。自殷以前，雖無嫡庶之制，然嗣位者非必弟及，商之繼統法，則以弟 及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外丙、 仲壬、太庚、雍己、太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盤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繼 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爲弟之子。(小甲、仲丁、祖乙、武丁、廩辛、武乙。)惟沃甲崩，祖辛之子 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此三事獨與商人繼統法不合。此蓋史記 殷本紀所謂中丁以後，九世之亂，其間當有爭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此殷制之獨異者；而其一切禮制， 如祭祀先王，兄弟同禮，未嘗有嫡庶之分等，其源亦由是出也。自周武王之崩，武王弟周公不繼武王而 自立，立武王子成王而相之，自是以後，子繼之法，遂爲百王不易之制矣。(註一八) 殷代卜時命&之辭，刊於龜甲及牛骨上，淸光緖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始出土於河南安陽縣西北 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恒水之南，水三面環之，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晅水南股虛者也。學者考知爲殷代遺 物，收藏硏索，萬成風氣，甲骨出土者，亦日衆，綜計不下十萬片。(註一九)甲骨記載股王之名，與 史記殷本紀皆同，(註二**O)**由此可證明古史之多爲實錄。至卜辭所問之事，以祭祀與田獵爲最多；此 尙鬼與尙田獵，亦爲殷代之特徵。田獵他無可考，尙鬼則與舊史相發明。孔子稱殷人尊鬼先神。與夏道 之尊命(四時政令)，周人之尊禮者異。(註二一)爾雅言商謂歲曰祀，(註二二)明其一歲之事，惟祀 爲最重也。商頌五篇，多祭祀之詩，商書湯誓、盤庚、高祖豚日、微子等篇，亦多言祭祀鬼神之事。又 巫氏世相殷室，鐘鼎尊彝等祭器，猶多流傳於今世，皆可考見一代之風氣。戰國諸子，言及愚癡，如孟 子言**M**苗助長，韓非言守株待兎之類，多託之宋人，宋爲商後，信鬼則民愚，亦商之遺風然也。隨甲骨

而發現者，以銅器爲多，自鼎彝尊囱、戈矛劍刃、以及射遠之矢鑲、護首之銅盔咸具，製器之模型、與 鎔鑄鐘鼎四周雲雷盤屈之文之銅箔，今亦陸續出土，知殷代爲銅器極盛時代。而采色陶器則有附有瓷釉 者。較諸仰韶文化，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觀甲骨文字之小者，不及黍米，而古雅厚博，則古人技術之 工妙，更逾於楮墨。且甲骨至堅，作書之契刀，非極鋒利不可，則殷人鍊金之術，亦已極精矣。 史記稱夏后氏德衰者僅一次，而稱殷之興衰凡十見，孟子亦言「自湯至於武丁，聖賢之君六七 作。」殷商賢君之衆多，蓋後此立國者所僅見，亦一代之特點也。經紂之暴，國滅於周，然殷民故國之 思，易代不衰，故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監以三叔，及武王卒，成王立，武庚卒以殷叛。周公平之，殷 民猶時思恢復，周公乃分殷餘民，改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分殷之根據地而殺其勢力，又封康叔於殷 墟(國名衞)，伯禽於魯，唐叔於唐，而以殷之豪族，分屬諸國，使之服事於周。又營東都於洛邑，遷 殷頑民，使之密邇王室，以大爲鎭壓。以尙書康誥、召誥、洛誥諸篇考之，封康叔與營洛邑，皆周公極 意用心之事。周公復作多士、多方，誥誠殷之臣民與諸侯，惟願其安居田里，觀周之慮之深，足徵殷人 故國之痛之切，而商之德澤之深，更可知矣。

周有棄封於邰，世爲后稷之官，皆有令德。至公劉遇夏桀之亂，由邰遷豳，太王避狄遷岐，復修后 稷之業，百姓懷之，肇基王迹，歷季歷至文王，遂爲西伯。武王革殷，受天明命。至周公輔相成王，經 綸天下，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作。鄭玄詩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 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復廠，無不持 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周之盛德，蓋前古所無，而其關係悉在周公一人。蓋周之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處夏商西周) 四一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二 制度，皆周公所手定，要本於德治禮治之大經，吾國之政治與道德，亦以周爲最高也。及成王崩，康王 立，史亦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卒，昭王立，王道微缺，昭王南巡 狩，不返，卒於江上。」(註二三)二南被化獨深之國，時荆蠻已跳梁於其間，則王室之衰可知也。

\_—(6)共王 i—

**1)**武王發——**(2 )**成王誦——**(3 )**康王剑——**(4 )**昭王瑕——**(5** )穆王滿丄

**\_|(8)**孝王辟方 一 - :: **~~>i~~** ~~二■- 一~~ **~~；・l-m・—..・■■■-~~ —(7)**豔王轉——**(9)**夷王燮——(**10)**厲王胡(共和十四年)——(**11)**宣王靖(四十六年)——(**12)**幽王湼(十一年) 及穆王內修外武，周乃復振。四傳至於厲王，王室復衰。史記言「厲王行變虐侈傲，諸侯不朝，三年， 國人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稱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 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註二四)諸書又言共和謂共國之伯名和，厲王流 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今雖未能斷言其是非•，然周之共和，要仍爲貴族執政，非西國古代羅 馬之所謂共和，亦非今世民主國之所謂共和也。然以厲王之虐，甫及三年，民已羣起而推翻之，當時雖 非民主，人民實有一種偉大之勢力；且流厲王者，不聞有誰何謂之魁帥，必爲多數人民之公意，非出於 -二人之主使•，則吾國眞正之平民革命，固始於此時矣。

宣王外攘戎狄，爲中興令主，與周室關係亦至鉅。自夏商以降，四夷叛服不常，與中國時有攻戰， 其詳見於後漢書東夷傳、南蠻傳及西羌傳。(註二五)茲綜而述之。大抵夏后一代，勤事九夷(東夷分 九種)，其國勢亦强於東，而稍紬於西，故少康以後，夷人世服王化，賓於王門，獻其樂舞，而邠涼一

帶，則多在戎索之中。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湯遂興師伐而殘之。是東夷之叛，且關於夏之滅亡矣。商 則細於東而申於三垂。武乙以前**，**東夷或畔或服，武乙衰敝，九夷**S**盛**，**遂入中土**，**自是以後，迄於周 之中葉，東夷爲强。詩稱：「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而其頌高 宗武丁，則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来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緖。」(註二六)西南 聲威，前世方之蔑矣。易爻辭又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註二七)王國維鬼方考謂「其族西自洲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註二八)以克之之需三 年，其强可知，而爻辭作於商周之際，迺兩舉之，尤見其關係之重大矣。及殷之季世，西戎日强，季歷 文王，繼世征攘，雖云賓服，而宗周之際，鬼方尙履勤征討焉。周都豐鎬，慮兵威不及於東，遂封建諸 侯，以作藩翰，齊魯陳曹，星羅棋布，皆足以控制東夷。自管蔡武庚等反，淮夷亦叛，周公興師東伐， 甯淮夷東土。及周公反政成王，淮夷及徐戎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蓋周至成王，東土始大 定；東夷固周人之勁敵，歷久而後削弱也。厲王無道，四夷入寇，宣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命方 叔伐蠻荆，而镶荆來威。采芭之詩曰:「蠢爾辗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 獲醜。」命召穆公平伐淮夷，王自帥師伐徐戎，而淮夷徐戎又平。江漢之詩曰：「淮夷來求，淮夷來 鋪。」「王命召虎，徹我疆土，於疆於理，至於南海。」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闘如號虎，鋪敦淮漬，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命韓侯爲北國伯，而北國又服。韓弈之 詩曰：「王錫韓侯，其追其絶，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貌皮，赤豹黃熊。」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四三

。田半泌g建澱箜田蔼。策囲沥糖整新曄刮-醐崩波将浏涸田蔼U。学巷離此皿・海壁■共柔海整

\* .••<:•■号扑\*「. A":■■■•:: • \* [”..\*灯?必:":"'.■■■■/:•':■■.■ ■■-.• .■' :.!■:■ ■•' \*

。湘•廊zni沖潭葬衡。褊簿碎尚。櫛z建爍 滋考“丽由N■渕翊河寻回祂。碎渗智將眯还-帅Znft渎窯溶爵酷言♦説壷N■嶼谏跚沿-勒也渊濾谏髀京 。皿宙阚■滋-醐歸囲満”□蠢N■灘圜囲爆-漣汗N■柵滝諭爆-期讦司瀨蔬塔。露漩刮爺隴以 ♦今渔匹軒蜀姓-磕俎习様那以（I HIB?）。鶴+忸潑9竦出|1渔。酸髀瘟◎。邪渗N■遗。瀾浦適圖字 -圆TA鉗部圆。澄汁還》柔林-輝N■喪翘渓。侍•顚両聊NA満（對遒。漆辞演崔Um浦-学開徑皿>画 （。瘴m囹m漢瞞y底m袖蓉聲缨。朝田無浦螺淄。彌田端澈麻獭。粱珞闘!酬画。N■開讐z&） r-店 黒談m阵剧，宾濕屮椭驟。朝蔭EZ&」口嘔片咏謝（oiuw） 「。N■渝厕底。藏画懸肄」・・ni+w

。直琳mN•羯懿出毗#濶布■>!・口聞醐司-同I:競m。漁丑N\*出册帯。^mwss。蓋jn•洱圜用經 。\*汁不训岳源。是癩豔。N■湖出底。仔斐麟鸣滁m滯y流N•源囲-徭雌折啓淒煨-潮书跚出归笙-酬 滁m族9疝汁厚冲器。RN■甲湧涝覊9 WH43M 9發眇疆斗渦13 -书隔出暁-画A蒂卬洱翻寧瞞 淺。（ni I群）「。瀰誠骂酗-别珊•肄斗-闻片淒冏。涔黑淺畫-卷皿靜用。apsffis 。勢目st号。海用柵淋」「。狀唳出女。辯+洱次。治浴漆川■ WWW-離以淒個。婿刘第海。点流 诫矇。崙溜涔第」「。圆出irau。甫任泓出。■亚尚游〈诲伊涔銀」・・田器nex「。洲涝曾歸。喜行 勢薄。考灘訓I製。鹽歯閔嘗」「。淋翩命翁。寺酬勢澤」「。懶渗涔果•寺理勢藻-混澄薄薄 <逃哥+ >H。糸糸厲弟-機機柵任。&部薄书-專理窝出」--nW 柵圧。蝸翻为I諏汁。涔璀亩N•出刘寺剧寻 启启 品涸泠豳圍丑

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家各有其百畝，或以其中百畝爲公田，而八家皆私百畝。然古之井田，第施於 衍沃之地，山林藪澤之地，初不盡區爲井；而地之上中下殊，民之受田者，亦不能盡限於百畝。特田之 井不井雖異，而田皆國有，由國家平均分配則同，故不曰井田而曰授田。孟子謂夏后氏授田五十畝，殷 七十畝，周百畝，顧炎武謂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註三二)然考之周官，則周 代之制，實區田爲上中下三等，不易之地(•歲種之)，是爲上田，夫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復種)， 是爲中田，夫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種)，是爲下田，夫三百畝。(註三三)民年三十有室者， 授一夫之地，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有室者爲餘夫，授正夫四分之一之地，皆至年六十而歸田於官。授田之 制，雖以均貧富，實則乃擁有大地之貴族，使其屬下之平民，皆有一部分之使用土地耳。當時天子領有 畿內，畿外以封建諸侯，無封國者，天子之公卿大夫，皆食畿內之邑，諸侯之卿大夫士，亦各有其封地 采邑，故全國土地，皆爲貴族所世有。貴族不能躬操耒招，其土地之耕種，惟其隸屬之庶民是賴。庶民 生活必需之田畝，亦皆仰賴其封君之授予。以土地爲庶民之永業，則時有多寡肥瘠遺傳繼續侵占無主之 爭•，按畝授民，則均無窮，和無寡，安無傾；人民各遂其私，則衣食足而禮義興；土地不得賣買，則無 兼倂之患，而擁有大地之封建階級，亦得維繫特權於不墜焉。人民受田於官，官或藉其力以養公田(助 法)，或取其什一以爲地稅(貢法)，或通乎地之遠近年之上下以爲斂取之法(徹法)，又寓兵於農， 因農事而定軍令，受田者皆有服兵役之義務•，國養民而不養兵，兵出於民而不病民，民爲兵而不病國。 人人有以自樂其生，而國家亦足食足用足兵，此尤古制最要之義也。

宗法起源於祭祀。皇古之時，有一族所祀之神，卽祖先之祭，其名曰宗。宗爲祖廟之名，主祭之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四五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六 人，卽稱宗子。带王爲一國主祭之人，故帝王亦稱爲宗。而族人爲主祭之人所統轄者，亦莫不稱之爲 宗。(小宗、羣宗、宗人等)此宗法之名所由立也。宗法大綱，不出禮記大傳「別子爲祖，繼别爲宗， 繼稲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數語。天子之母弟封爲諸侯，與諸侯之母弟爲大夫 者，曰別子，別子之嫡長，嗣世爲國君，爲大夫，自立宗期，均以別子爲祖，繼此別子者，卽爲其他近 支諸侯大夫所宗，是爲大宗，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也。而其他近支諸侯大夫，又各以其相近之子孫曾 玄，繫屬爲宗，是爲小宗，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也。大宗永爲諸小宗之首領，不問其世次遠近，小宗則滿 五世，卽遞推一世，所謂有百世不遷之宗(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小宗)也。(註三四)宗爲祖 感，宗法者，天子諸侯大夫各自有其祖廟之法。諸侯別有其祖厭，不得入於天子之廟，所以防諸侯之爲 天子也。大夫亦自有祖朝，不得入於諸侯之廟，所以防大夫之爲諸侯也。故宗法雖非由於封建而有，實 成立於封建時代，因封建制度之影響，宗法遂益臻完密，而其功效亦益顯。天子爲天下宗主，天子封子 姓爲諸侯，由宗主分立大宗，諸侯用子姓爲大夫，由大宗分爲小宗。所謂封建政治，實亦宗法政治。大 傳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禍。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覇嚴，宗朝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 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是則尊祖敬宗 之效，其極足以措國(諸侯皆國也)於極治，而合諸侯卿大夫嫡庶男女以共宗於天子，天下亦收治平 之效。記稱修身齊家治國與平天下，實爲宗法政治最高之理想，不獨防止諸侯大夫僭逆而已。 封建授田宗法，古代王者治天下之大器，亦中國古代政制之結晶也。自政治言爲封建，自經濟言爲

（溯囲風海混涂）六季臨些慷I【【湿

决琶滑（。H栖，，H汁• HE，H眇，HK-） -諷】到诲 O鴻到,謁同，樹別，法到，法 a*，*H-a）斗】。M曲焉 O遊同，汁旦，昭別，測同/帰別）四国-寫决目寿 O 丁汁，1+汁，至 汁,冷汁，浏汁，個汁）汁】浙些商韻oHiiw 。德x，＞湯，用滋，mw ＞浴汁，＞诲*，*咨燃鋭 満孚斥-善】澜H\*，什奇•訓an湘奔■潮同，趙诫E冲。哪闸巴滴冲鹏曲捋注。^xs，+湍 2P帰W，昭同，在，汴，»nn®。图群满源中燧湼耳倒。淋蕭洲平斗。間8N談黒治丑-聊瑟奇譎 。爲清曜。湘弟帝洲企。滸奇離-H\*海剧-H•奇厨洛y滞色海潞。呵避醐滌-昭同奇瑯。瀚朔且用君 用灘E。手題泌燃海海"函議琶吨・碎NSi灘。謚驟離hi嗦。珞N■珊簿満-SN-anJW。荐U湯厕皿

。源毋離議減少冏。溢N\*齢律常制诲#曲-企图福診 9琶溶瑞舜挡導9・凝溯咨\*m司渕溉咨用＞冏窩对。T渗切滿幫…•澎［芯是"淋渕N尊濾濾亲$英-M 汁N\*藩陞 ＜ 命滴滁m司肄済。函■濡中，\*湘mm -竦翁云此珈泗謎聴。潮淋溯廳。湘彌2冊@!團警 -阵Z濾嫌-WMniiJz。澎洛滅謫苒蛍书还滋\* BWH^SOMB。鱼N■田藩古嗦®1监譜涂-云圆泌田污獄 H -国诲冊芸瘋麥-田藩聃豆。潘地磐澜險虱-副面鑒洋淋习-桝懿圓刖。W＞®出笙＜ ®Jtnn|ijz。菊 衡雌母阕探噁題对歩。门疝再曲缺m・・田刖澀浏滸田6。琳濾解觀-翔爾神渤〜浅茶u源寻"瞬寧u 瀛瑞湘-衆供漆哥濡藩陞。筆肪苗觸:郵遂-測用柵溜皿。庄龈碎遍淳品汁満聴寻。策区滅■陞尚鴻-渊 淼Z璘福尚WE離。露■溶浮謔健却商书讐• 8对帰四滁宓AA （MIUS） “粢Z薄瓣沛咨。丑Z蒲 回-溷尚T蒲-舀泰塔讓-海巻祠盛e用涌満澜終o殖痔焉王港Z®律糸五°号用/冲黑診 ＜ 蒸盖意蹿 才糸苗涸•手逐n•诚H彫orum沮z昧知味至\_殍法瓶謡等击。舔与海以旅山。瑞专｝謫叫羚专工…三芯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八 材。(註三七)周代王官，大綱分爲六職，每職官各約六十。一曰治職，其長爲大家宰，以平邦國，均萬 民，節財用。二曰敎職，其長爲大司徒，以安邦國，**W**萬民**，**懷賓客。三曰禮職**，**其長爲大宗伯，以和 邦國，諧萬民，事鬼神。四曰政職，其長爲大司馬，以服邦國，正萬民，豫百物。五曰刑職，其長爲大 司寇，以詰邦國，糾萬民，除盜賊。六曰事職，其長爲大司空，以富邦國，養萬民，主百物。其由百官 所自辟除者，治藏者曰府，掌書者曰史，選民給繇役者，曰胥曰徒，每官多寡不等，都計不下數萬人。 今傳周官，已闕大司空一篇，然卽其所存五職觀之，不特宏綱細目，包羅萬象，且又貫穿聯絡，精密絕 倫。雖作者是否周公，今不能確定；然周世必實有此制度，非能憑空撰造，故前人之排擊之者，亦多認 爲周制，特或未能完全實行耳。

周虞時中央敎育，有普通與專門之分。舜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此普通敎育也。專門敎育，則有 學校，其名曰庠，有上下二所。庠者養也，蓋取績學之國老庶老，養於庠中，聚少年學子而敎之，故者 老之所居，蔚成最高之學府焉。至其所敎，則以詩歌聲律爲主•，堯典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卽近世之聲音學、語言學、文學、音學諸科也。夏之國學曰序，有東西二所，亦稱曰校，曰 學。其學科特重敎射(序者射也)，入學行禮，則舞干戚。國之老者，亦養於序中。鄕學則曰公堂，鄕 人農事畢功，則躋公堂，行飮酒之禮焉。殷世國學，有右學與左學，又有瞽宗及庠序，性質與虞夏國學 略同。然殷世敎育，實較虞夏爲發達•，殷人講求敎育學說，遠有端緖；私家敎學之制，亦興於殷。故書 稱殷之多士，成知典册，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卽周之代殷，實多得殷之人才，周初三母(王季之母太 姜，文王之母太任，武王周公之母太姒。)以文德著稱，亦皆受殷世侯國之敎育。蓋殷周之季，不獨男

子多受敎育矣。周代敎育，分國家與地方爲二。國家敎育，有大學，有小學。小學在王宮南大門之右， 師氏、保氏、樂師掌之。大學有五，在國之南郊，大司樂、大胥、小胥、諸子掌之。其學者，小學全爲 貴族之子弟，大學則地方之俊秀，侯國之貢士，亦與焉。其入學之年限，大抵自八歲至二十歲，初入小 學，而後入大學，其年之遲早，則視資秉之敏魯而定。大學畢業年限約九年，敎科則異時異地，各有所 重，自德行道藝外，干戈羽籥，射御書數，靡不兼學。地方敎育，則僅有小學，以周官推之，四海之 內，當有學數萬，其普及遠非後世所及。大學之畢業者，國家各署其所長，使之試守，而定爵祿，故學 校制與選舉制合一，而學成者皆爲國用焉。(註三八)

世界各國，皆尙宗敎，至今尙未盡脫離。吾國古代，亦信多神；然左傳稱顓頊紀官，爲民師而命以 民事，其時已漸脫離神權。聖哲繼世，建立人倫道徳，以爲立國中心，灑灑數千年，皆不外此：此吾國 獨異於他國者。故論中國文化，以人倫道德爲根本，而大備於唐虞三代。契之敎人人倫也，曰父子有 親，君臣(君者主也，臣者從也，君臣卽主從之别名)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爲 人道之本，而其條目，則具於當時之普通敎育。周世小學之敎，鄕學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 友睦端任恤)，國學曰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順行)，亦以德行爲主。至大學敎育，則 自周以前，多以音樂爲主要敎材，雖曰各代之樂，卽各代之歷史，誦詩知政，作樂降神，詩樂與政治宗 敎，亦大有關係，實則陶淑學者之性情，養其正而使之不流於邪僻而已。(註三九)堯舜皐陶禹湯，皆 以中道垂敎，(註四**O)**及文王作易之卦辭，周公作爻辭，亦多闡發中理。蓋人類之失，大抵由於偏 激，故列聖相傳，以中爲德本也。國家行政，雖在封建時代，亦惟以民爲主，尙書典謨訓誥所陳安民、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四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五**O** 保民、惠民、愛民之義，不可勝舉。果陶謨稱「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則直視 民如天，以天與民合爲一事，欲知天意，但順民心。制度典禮，雖多不下庶人，然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者，皆所以爲民，(有制度典禮以治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義以相分，則國家之基定， 爭奪之禍泯，而民亦得以遂其性，而安其生矣。)故國家非徒政治之樞機，而亦道德之樞機焉。皋陶謨 稱「愼厥身修」，「兢兢業業」，商頌稱「溫恭朝夕」，「聖敬日躋」，(註四一)皆從收斂克己立 論。而詩書稱文王之徳，亦惟言其敬愼小心，周公之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無在不含有戒愼 恐懼之意。或陳古刺今，時時危悚，或寅畏天命，自勵自戒，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稍一放縱，必致 害人賊己，故立身處事，須從敬愼小心入手，(註四二)卽周公制禮作樂，集前聖之大成，大至冠婚喪 祭鄕射朝聘，下至起居相見之瑣末，莫不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其儀文度數之繁密，爲世界各國所僅 見，亦皆所以調節情性，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班固有云：「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 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 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鄕飮之禮，有哀 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 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註四三)斯言足以窺矣。至若工藝美術，商周兩代之鐘鼎彝器，最爲 著稱，自烹飪用之鼎鬲**O**敦，飮食用之爵瓠牌尊，壺豆鏡蠶，盥洗用之盤鑑及®，以及樂器之 鏡，傳世者數盈千百。先儒以器皆燕饗祭祀行禮所用，統名禮器，今人則以器皆銅錫合製，總稱曰靑銅 器。考古者以其品物形制，爲他古民族所未有，且鍊製之精，圖文之美，在藝術上亦有無上價値，咸奉

爲中國文化之**a**寶。然論其造作之本源，則與禮文之用意，初無二致。阮元商周銅器說云：「器者所以 藏禮。先王之製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於朝甄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 寵，雖有强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於祭祀飮射，則見功德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 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 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敎天下習禮博文之學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 力必有所用，用之於奢僭奇邪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於器之中，愚慢狂暴好作亂 者鮮矣。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註四四)蓋吾國之學，不講超人之境，惟以人爲本 位，故立國根本與文化中心，惟在人倫道德，而其所發明之道器，(註四五)亦卓卓非他國所及。若夫 天文、曆數、醫藥等學，以其切於實用，古代亦時有發明。若堯典所載四中星之說，與近世天文曆學多 符，周代人獸之病，皆有專醫，備具祝藥制殺諸法，然絕非吾華文化主要所在。至如物理、數理、名理 等純粹科學，則硏究者寡，較之希臘先賢，瞠乎後矣。

註一：參柳子厚封建論，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總序中封建考序。

註二：見史記五帝本紀。

註 三：拙著綱要第一册五二節「封建制度之演進」(頁二**O** 一至一二一)論此問題較詳，本節係就彼書節錄，可 參考。

註四••見「儒效」篇。

註 五：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註六：見「世俘解」。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五一

Mil

国 早••湍受采刑（網翅）\*5•盗以早出蘇I曜聚卜M她淞 + I瘟「招臻成謔巡N/短」（贓m純呢\*。出聿皿11111 11制111|<。）

H < ••眼以碾轄襄删检祝。

詢 W••轅爆曜襲圳-貝物堕仁£體-遡翠用壞譌给籠6相鼠四間回。丹由錄氣鬱縄6罪怅旧盆鼓鶴•相捋密郷钳。 旭丨O ••戒出田用般与湛，剧K案。

規| 1 ••區咚「钟」摭联施。

刑1 1丨・・®韋米斑豚摇1車Kill煽「臾経拧詹」成K団垢「終运刊龍」-MK1 1^11^1。

旎丨川・・成,湛経栓累「长&■咪噥。遂叡終N丢要拠-冬臥噩。囱4C强6 M寐盤0。XE■煥竅，謔些堀奈謚。米/+（ E■從K飛。缺旧钊。藏搜裝6 BSWK-M。我賓最濺6謚姓眼。捲邮盤N 6整修吾撩。屋棱岳坦6軽a 撇。罹7归。怒愚鼠*。*魅陸曰N盤°経暇6海略謀應。認應归。It嫗N最。諷煦織氢。詫格※季。（供桐 ，部懇盛。Kb-w -地強it磁。H<g俺繁6邕攬幫®; c律褪联。rnw。。J

用丨団••岷篋施臺展龐。

想丨闭••岷圖鹿制11匣噩&。

視| K •• E及每剿1-H11 rgj鳏DI •・珅口型精灰幺収恠-职終^話飄。會比阙I。篓題型6归室隰。鯨終軽。 变顋諒-3SK 6花箕田痼鼓。出喪聲。33整治，额箕水。興瓯対，。無幺劎骤京讎的遂脚部垛 崇钢鳖芻應依澄岸申爨營言熒敍奈蜡旅政礬常毂糅悉氐坦睑取善职溉興題隱BJ遡圈。田建明a蟹叡。風技 早6皿X鱼。歡覆联卷袈fed風的聲C渾知至）。辺会坚o耗jU# 6桂出対。（饌+• |貯程斗骯吋您粢碟 湍煦蕊縫姓十區制岀対。）粧糠塀我却。血跟桩。招6昌强3，口霍奥。祭泰斃6沛知，渎韻。勸期6慶 赠麥。崽强。罪狀6糰!强归-也馬餵。瑚&閃立境云恒6琳总知6皿妁够。浩K龍震 ' 理対早6皿題漬。

'至盤知。姦嘲幽。躁蹙强。参密坦 ' 鼠簽强。愁佟代坂6 K却拾盘城供2。留麟1 1 1繼N。云女顎出府 出座出段出装R部貝。地眼。誕出田貝。地篓。蝸廿定出謝出匿曰-淅出。别出皑R 6鄭琳。唆出:囲出峡

氏，皆芋。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

註一七••昭元年左氏傅。

註一八：參王國維「股周制度論」，見觀堂集林卷十，拙著綱要第一册六二節「股商之特徵」，六五節「殷周之 際」曾備錄之。

註一九••關於硏究甲骨之書籍論著，邵子風甲骨書錄解題(二十四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敍錄最備，可參閲。 在邵君書成後出版與甲骨有關書册，以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編輯之「田野考古報吿」第一册(二十 五年八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爲最要。

註二**O:**說詳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見觀堂集林卷九。

註二一 ••見禮記「表記」。

註二二：爾雅釋天「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戴。」

註二三、註二四：皆見史記周本紀。

註二五：晉世發現竹書紀年，其記載有視漢世所傳舊史爲詳者，范唾修後漢書時本之，故此諸傳足補史記漢書之遺 註二六：皆見詩商頌「殷武」篇。

註二七：周易「旣濟」與「未濟」爻辭。

註二八••見觀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獗犹考」。

註二九••上引諸詩，「出車」見詩小雅鹿嗚之什，「六月」「采芭」見小雅南有嘉魚之什，「韓弈」「江漢」「常 武」見大雅蕩之什。

註三O:見禮記「禮運」。

註三一 ••據毛詩小序，大雅刺厲王詩凡五篇(民勞、板、蕩、抑、桑柔，)，刺幽王詩凡二篇(瞻卬、召旻，)， 小雅刺幽王詩凡四十一篇(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箋謂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五三

些H■斗汁善席課。浏三•湧诲芒阵巨懸,呑刮囲浦-谏為爾議。洲斗諏诲弟洋剧宾'•意己岭詆'•諭+洩蔭 。井瓣N■却A咅璃苒七囉浏N•弧汁滩熊泻啓＜「陷宓」印翊「。住部\*缪卵薄'•德习娜涌♦\*笙NH—部 。謔沛H•沱。店湘以削N芯-廿湧中笙U泳汁聊“浏玛或冶斗沁。皆腕疽廁姓志•川斗淡\*邕归:営聃s狀 宣風善沱。修阅口•姓終-書演中四豆寫躁聊”渕针席邪沼。片藻藤N蔑•密揀淡T留MHOH聃••圏海屮冲 ・・ID念斗漿U茵冥端。仔弟冲-X+◎芝二。十演T留亚泠冲。台弟斗-扶糸斗波阵麓-冷汁滅\*湮，善 。會渕汗-蛛彗漩洋封。者锄屮坦五克1饗。店洲斗，蘇麻談湧碎林-宗眛滅〜笠史\*\*。洲斗N■盜胡-印 ＞ ♦薄瑞，律七，登洲証」••田義棠责項I滸出誇德瀚盞諏。影澳滋環対香。手;慝有斗蕤薦冏。Z緊安 珅MUH冏）H!U醐牵！溼圈資潴蓬。r＞SJ 「諺技列瑞洲」谯爵壓渓良』燃&弟泳鄆登说••启III群

。&宗英溝勢部I浦肆半T半幽•壁

N•蝌芯泗习沸-半湧澡M三蘇聴渋•诲浦副卓游片样俅。匿王半带以-田藩书沏源垂溼矇。潜波半以就 温。蛛旧半琵熬・甚NU至齋理-舞+出潴•泰sia\*菩hrA隣。潜谀岩m滸-爲岡田半琶密•剪爛M I 浒田噸律皂＞1•姿。由半建斗隣莒• m辛並警鶉遂潰。蒂N•田网（y苦ZHSEi目址洋演嗣迷ni＞N•胥;辞薄出岛 蔭出）「洞遂」泌，片豈〉関•瑶N■田渊（苫N•露出渗巨隣茵）「喪善」濾-\*是蒲到斗回前蠡冲。奔祓 耄问y謎冲「聲岀U酣叢檢弁察中盹詠。＞4写浦珂滝y擊N•王福冶界*。*WS^nXUlS-黒欝！ I肄 4•昌樹y肄出沿井 ＜ 己蒲琵溶迫•黒+A密:\*添苔隣詠。（龈勢以奇苒禍）「德」付＞隣竺-「齣 J N•济回片諸0揪响前業「。N•性导糸羿，殍讷1【潍 ＜ 舞丽日■茶I来溶T ♦ N■雲咨川羿-肄由漁•舞 nHS-S I出甚丹・N■号咨土界，嚮4■叫鴻-SnH3-S I黑涯hr」聰・冲A溺阈囲。X選舄刈冲吋园建兵•• HHH芻

。「佇【中聴猝泗」六編槃杏B曲・・丨1田脚

。甄＞4■治注・（♦对以禮宜，端N•懺,由Z蟹奪，糊国，歯粟，舗n?，部號，照淋，寮泊，営 禽，M漁，懋泊,瀚遼，，漠酰，擒罰，常逃，誅韻，国渉-舗跋滅海y滞環窟庭•曰冲，旧 諷，E餾或♦策潞，驚燐，国-＞，E片，H启，浏\*，炫發,囹◎/击:誡，聃&，冷9「。出袞渔淡雖営

澤翘浴灘區凸

旧国

然。說詳氏著禮經釋例卷八封建尊服制考，可備一解。

註三五••同上註。

註三六••參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十二章「夏之文化」，頁九九至一。一。

註三七：見禮記「曲禮」及鄭玄註。

註三八：本節參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十一章「唐虞之政敎」(頁八六至八九)，第十二章「夏之文化」(頁 九七至九八)，第十六章「殷商之文化」(頁一三四至二二六)，第十七章「傳疑之制度」(頁一四一至 一四二)，第十八章「周室之勃興」(頁一四七至一四九)，及第十九章第三節「鄕遂之自治」(頁一七 四至一七五)，第六節「王朝之敎育」(頁一九二至一九八)。

註三九••同上註。

註四0:論語「堯曰，咨爾舜，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中庸「舜其大知也歟，擇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堯 典「帝(舜)曰，夔，汝典樂，敎胃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杲陶謨「皋陶曰，亦 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原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張而義。」孟子「湯 執中，立賢無方。」

註四一 ••詩商頌「那」及「長發」。

註四二••參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十八章頁一四九至一五一。

註四三••見漢書禮樂志。

註四四：阮元军經室三集卷三，•及積古齋鐘膊彝器款識，皆載此文。

註四五••阮元商周銅器說又曰：「形上謂道，形下調器，商周二代之道存於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 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

第三章封建時代(唐虞夏商西周)

五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五六 第四章 列國時代(東周) 自周平王元年宗周東遷，至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六國滅亡(前七七。至二二一)，舊史或稱東周，或 分爲春秋與戰國，今名之曰列國時代。此時代雖沿襲封建時代，然周室衰微，列國並峙，初則政由方 伯，繼則强國縱橫，列國迭爲興替，大半與王室不相關涉，歷史之重心，亦不在王室而在列國，故與封 建時代大異。其事可由各方面徵之。

1. 宗周之詩，曰雅曰頌，東周則有王風，而無雅頌。鄭玄詩譜王風譜曰：「平王徙居東都，於 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蓋王室與諸侯無異，故王室之 詩，編詩者亦次諸國風，與列國等夷焉。魯諸侯之國，而魯詩四篇，又以頌名。孟子曰：「王者之迹息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春秋亦以魯公紀年，不以周王焉。
2. 封建時代帝王政敎，頗爲明備，侯國史實，則廉得而詳。史記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 國表，秦本紀，及吳、魯、燕、管蔡、陳杞、衞、宋、晉、楚、越、鄭、趙、韓、田完、諸世家，備載 各侯國歷史，然自平王以前，其事多缺略不具，自春秋以降，則多較周本紀爲備。自餘知、莒、許、 蔭、薛、®、隨、翎、虞、虢等國，春秋前多不可考，太史公以其國小，不立世家，而其事實之見於春 秋左氏內外傳及傳記諸書者頗詳。(註一)外傳中周語，與國策中東周策西周策(戰國時之東西周)， 雖別篇首，然皆與齊秦晉楚等並列，而其篇帙，猶多不及諸國。(註二)蓋天下之重心在列國，列國史

實，遂較王室爲詳備，雖小國亦多可稽也。

1. 封建之世，諸侯奉王朝之禮樂政刑，其國不治則有讓，貶爵削地，或加討伐。東周以降，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王室內亂，亦賴諸侯以定。如襄王時王子帶之亂，齊桓公會於首止，以謀王室，旣 而襄王吿難，復盟逃以安其位。齊桓旣歿，狄人助亂，襄王出**W**，子帶立爲王。襄王吿急於晉，晉文納 王而誅叔帶，王室始靖。未幾遂有河陽之召，天王聽命於諸侯焉。匡王而後，王臣爭訟繁興，多訟於晉 以定曲直，迨晉衰而不能靖王室之難，讀史者且傷天下之無覇矣。自後强陵衆暴，王室有亂，列國亦莫 之問矣。
2. 封建時代，列國有朝，王有巡守，歲時聘問，吉凶吿赴，東周之世，巡守無聞，天王之崩， 且有不赴者矣。盟會皆强國司之，諸侯之述職於王朝者，春秋闕如，而其自相朝見，則更僕難數，知有 事大國而已，不知有王也。試以魯爲例；綜計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公之朝齊晉與楚者，三十有三，而 朝周僅三。諸大夫之聘於列國者，五十有六，而聘周僅五。魯秉周禮，在春秋亦非强國，而猶若是，有 以知周之衰，而政治重心之在列國矣。至戰國，則七雄皆爲萬乘之國，周室削弱爲一小國，秦昭王一怒 攻周，而西周武公糧秦，頓首受•罪，而盡獻其邑戶，更不待言矣。

其尤可玩味者，則爲名號之變遷。周制，列國諸侯非夏殷二王之後，其爵無至公者，而大夫雖貴，亦不 敢稱子。自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執政之卿，亦漸稱子。春秋而後，則魯之季氏，晉之韓、 魏、趙氏，齊之田氏，皆以大夫而爲諸侯矣。春秋時，僅楚與吳越僭稱王號。至顯王世，六國皆次第稱 王。赧王世，則秦齊二國，且一度去王號而稱帝。其臣如田文、范雎等，亦稱君稱侯(文稱孟嘗君、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五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五八 雎號應侯)。而歷載八百之宗周，則王赧時東西分治，國策稱之曰東周君西周君，倂王號而無之。蓋名 者實之實，周室時已削弱爲一小國，與七國之臣無殊，而七國之强大，則遠邁東遷初之周室，實異而名 號亦隨之異也。餘如平戎禦敵，興滅繼絕，戰勝吞滅，開疆拓地，變法創制，合縱連橫等等，皆列國事 而非周室事，學術則私學盛於官學，人才則列國盛於周室，皆爲此時代之特徵。漢以後史家目此種變遷 爲世衰道微之徵，因以三代爲治世，春秋爲衰世，戰國爲亂世，自西周降至春秋戰國，實爲退化之歷 史。司馬遷、劉向與班固，尤慨乎言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厲王奔彘，共和行政，是後或力政，强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 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 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 四國迭興，其爲伯王，文武所裏大封，皆威而服焉。」

又六國表序「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 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祀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 義，位在藩臣，而臓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 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音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 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 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强兵幷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纜 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

後，常雄諸侯，卒倂天下。」

劉向戰國策序「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 產，晉之叔向，齊之晏要，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 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 百姓得有所息。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 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 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强，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倂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 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潜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 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敎，各自制斷，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 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 側，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漢書禮樂志「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伶 舞庭，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 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 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衞，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J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五九

中國通史要略 六。 又刑法志「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齊桓旣沒，晉文接之， 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 功，故不能充王制。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謀，以相傾 覆。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

又食貨志「周室旣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於 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禮讓，王制遂滅， 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强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又貨殖傳「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柚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信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 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 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 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 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傑，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戳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 栗，而貧者**m**褐不完，哈菽飮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無愠色，故 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敎自上興，繇法度之無 限也。」

又游俠傳「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親覷。周室旣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

1>F

郷A4針愛。畿联Z捋殍薄臨-。书4■落微-寤海等卧-d■泌司8T>H。凰建部冏醐陶。> 醞神選。»S?SW。圆小域溯曲。柔羹端冏。贓建遅g -彦书mi釋■薄聃胡微。任麻讖皿再糸瓶肅■湖 用眺画」・・却研強连咐满。规厚IS?N■书\*同勸拝哗刮圆舞冏。港露謂神。济端奇漑。+强卧卩感溥 。讹国圜is耳渝（国群）。「+11魁蕙》饌爐」-「n■+川團薄出\*游」-「）11圈等出華海」r- > -+IHES。rt■•+圆学》舞廁」\*-「配"Mil通琳前灘」鶴沁鹏諜。圆慝薄中渋〈书期,麥■儷♦彌■舟 ‘唠醪皿。-圆十墓-郵醪+n呻。圖醪+贸蚕疏薄溼濺-搏田溟斐端期。嫌，聚,海，瑙謀聪 ♦衅涉部®薄爺酷。海电习芯-等苗片廿遅界爻嶙冏滂。港》卬眦'•笛财苗同N•痛燄。每匹毗彌 （启酔）。国+缨剧瞬-谏聽密部河硅冀端。圆期〉T&速。并薄Z耍餘田9映汁娜N•髄■弁胡阊:S

。潴片繇潘陞渗溷NSf折爵圆次孙归。Z徭謚肄-圈髀N+IHEE滞T中。雌 为爺圈湼診硅采涝。由％曲糞殺噂譯奇•对码I H出艮T。瀕囲ZK I HLSJZ。輙湖神餾跳滥眯冷谶（ 。熙旅n爾氐聴。I盘亏，。藩性司。旅甄毋为卧）。诲旅z成及I嘗冏臨曲田•諏渋-卸漆汗| E泾圆諏遅蟬文嘅（III辟）「。汁混SH濫溷碎」・・11］那1。）«斗令日浒澤浜。袞荏58爾沖淌赛都朝2神 。陆礁\*蓉。噂臨圈谢剑。・冋巷％区題皿。宙認岡至-T>H滩爆胡姓出才点跳 < 圈湼沥寻蘇卬蔭陞濟 。肄測測醐神灘mat毋津券。様蔣z鄱心演t>h I嘗巷部卧辩雌出豆。玲憲N•为罪®s陞淒菩蔷聴+〔【1

「。渺蘭灘Nbr谶撮召。塚瓣N\*舞渕e畔滝渺。聆 謂演烈貝豆•睐腰除言囱茹。T>HW皆-痢課聊制匹聴。瓣瞬以浦。勝囲制餘。済籌濾潮。潺 N•垮出翻噪-卅娜浏•離-晦酔时瀛-河书滸曲♦周雨灘潺9 \*0靈湼律蒙。盧哗春;-寿诲南口》

中國通史要略 六二

者矣。」

自各國兼幷，周之諸侯，進而爲强大之列邦，其國家之組織，政治之設施，社會之狀況，學者之思 想，胥因之而變易。而軍制之改革尤劇。周制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者二軍，小者一軍。軍萬二 千五百人。春秋時，齊桓晉文皆務擴充兵額，其後晉國之兵，數至十萬，(註六)大於西周盛時天子六 軍。然其時皆用車戰，猶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至戰國則列國競以衆勝，蘇秦張儀游說諸侯，盛稱諸國 之兵，燕、趙、韓、魏、齊，皆帶甲數十萬，楚、秦則百餘萬。(註七)又由車戰變爲騎射；故兵禍之烈， 極於此時。史記六國表載秦將白起斬首之數，有多至數十萬者，(註八)其殘酷前古所未有也。孫臍、吳 起之兵法，白起、王翦、廉頗、李牧之將略，以及學者痛恨當時窮兵類武之論，如孟子、墨子之非攻戰 等，皆相因而生，亦可以覘世變矣。其影響於歷史最巨者，曰革封建爲郡縣。春秋諸國幷吞小弱，大抵 以其國地爲縣，縣或以之賞功臣，或特使大夫守之，或特置縣尹縣公以治之。至戰國各國又以所闢之地 爲郡，郡置守焉。(註九)因滅國而特置郡縣，因置郡縣而特命官，不復如三代之滅國以封國，封建之 制，遂漸變爲郡縣之制，諸國並峙之勢，亦漸進而爲統一之局焉。

春秋之時，蠻夷戎狄，雜居內地，諸夏亦多用夷禮。宋洪邁言「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 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 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陽、拒、泉、皋、蠻氏、陸渾、伊洛之 玖，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邱，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潮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 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于(今)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註一 O)

自齊桓稱麻，晉文繼之而興，世**®i**北方，倂戎狄以自廣，秦楚亦隨國勢之强大*，*滅夷狄，稱制王，而努 力自化於華夏，四裔遂多爲諸大國所滅。(註一一)又當時諸族多與漢族通婚媾，(註一二)及其滅亡， 遂多爲漢族所吸收，而同化於吾族。中國之文化，亦漸推漸廣，且漸自北而南及楚與吳越。周成王封熊 繹於楚蠻，至春秋初，熊通猶自居於蠻夷。(註二二)吳出泰伯，與周同族，越之先祖，則爲禹之苗 裔，而吳自壽夢(前六世紀初)以前，不通中國，越尤僻陋。然自熊通以降，楚國日大，文化之進步， 一日千里，人物之盛，逾於**UK**夏。吳則季札聘魯(前五四四)，請觀周樂，於國風雅頌樂舞之精義， 言之無或一爽。越之文化，又直接得之於吳，而間接得之於楚；范蠡文種皆楚人也，句踐得此二人，而 教士四萬，君子六千，勃然而興。而種蠡之文章，見於越語者，亦於國語爲最高。吾國文化之自北而南 東，此其第一度矣。

春秋之季，諸族之在中土者，式微甚矣。至戰國而遂消滅；而諸國拓張境土，又遠過於春秋。江西 湖南之地，大半爲楚越所闢，越又南及閩中；楚則威王時服越，又使莊躊略巴蜀黔中以西，遠至溟池。 趙襄子北略狄土，韓魏滅伊洛陰戎。秦惠文幷巴蜀，昭襄王又滅義渠，置隴西、北地、上郡，趙武靈王 破林胡樓煩，置雲中、雁門、代郡，燕將秦開却東胡，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南西 北三垂之闢，皆非春秋以前所及，然非諸國國力强大，要未足以致此。蓋列國之兼倂，影響於國史地理 之擴張者深矣。至秦倂天下••中國已無雜居之戎，惟南嶺之南，巫黔之西南，隴蜀以西，尙存種落，不 足復爲中國患；然匈奴則以此時大矣。(註一四)

自平王東遷至秦滅六國•，列國盛衰不一，(註一五)茲以周王紀年，依次略述其要如次。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六三

之亡，平王東保於雒，從王之國,不過秦、晉、鄭、衛，自四國之外»諸侯未有至者。王命晉文侯爲侯 伯，啓河內而表裏山河，封泰襄公爲謝侯，賜之岐以西之地，二國漸大，鄭尤强梁一時。然當時齊負東 海，是介江淮，實與秦晉俱得地理之勝。其最初以覇業名者，齊桓公也。桓公以周莊王十二年(前六八 五)卽位，任管仲以變法。史稱「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 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 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 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註一六)仲蓋以法家而兼道術者。齊旣富强，桓公遂新 諸侯。桓公之大功，在攘夷狄以救諸夏。當是時，周旣陵遲，白狄赤狄陸渾山戎之屬，錯居內地，爲諸 夏患，邢徹兩國，悉爲所滅，楚尤爲患於南方，其勢已以撅至淮水以北，療遍中國。公羊傳曰：「夷狄 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絶若線。」(註一七)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却狄以再造邢 衞，南伐荆楚，爲召陵之盟。雖旣盟之後，楚滅弦滅許，而桓公不能救；然周室衰微，獨齊爲中國會 盟，衣裳兵車之會，唯是尊天子而睦諸侯，抑强楚而保小國，遏戎狄方張之勢，救諸夏垂危之局，一 君一臣，經營數十年而克濟焉。功烈稱五覇首，宜也。管仲桓公旣沒，(前六四五仲卒，六四三桓公 卒。)齊覇驟衰，宋襄公欲繼桓志，圖覇不成，爲楚所敗而死。楚遂肆其强暴，越漢東以陵上國，會晉 文公起，中國之勢乃稍振。晉自獻公世(前七世紀中)辟土圖强，一時稱雄，獻公死而國亂。周裏王十 六年(前六三六)，晉文以秦程之援入卽位，用趙衰、狐偃、先軫、樂枝諸賢，施恵百姓，作被廬之 法，又作執秩以正其官。會楚率諸侯圍宋，文公畋之於城濮(前六二三)，獻楚俘於周，王命晉侯爲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六五

中國通史要略 六六 伯，覇業與齊桓比烈焉。然晉不獨南破楚也，又西制秦。時秦穆公用百里笑、蹇叔、公孫支、由余諸 賢，國勢甚盛，晉文之沒，穆公因喪伐鄭，文公子襄公襲之於殽，秦軍盡沒，從此不敢東出。雖穆公深 自罪悔，增修國政，幷國二十，遂覇西戎，周襄王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命爲西方侯覇，然終春秋 世，秦不得志於中原焉。自晉襄卒後，晉累世多故，而楚勃興。莊王侶(前六二二年立)發憤有爲，厲 精圖治，傳稱其「以«敖爲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辱，賤有等威。在國無日不討國人而訓 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 百克而卒無後。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K**。」(註一八)乘晉覇之衰，出師圍鄭，大敗晉師於哪 (前五九七)，諸侯遂盡服於楚。及莊王卒(前五九一)，楚威稍替，晉復與楚爭鄭，又交吳以制楚。 周簡王二年(前五八四)，楚申公巫臣爲晉通使於吳，敎之乘車，敎之戰陳，敎之叛楚，於是吳通上 國，爲晉用而議楚後。楚於東南方樹一大敵，罷於奔命，故晉悼公復覇，而楚不能爭。其後吳王闔閭因 **1/1**員、孫武諸賢，奮發爲雄**5**亟肄以疲楚，多方以誤楚。周敬王十四年(前五六**O)**，率師長驅入郢， 楚昭王出走，闘閭攘楚之效，高於桓文矣。然吳方議楚後，越又議吳之後。闔閭爲越子句踐所傷而死， 夫差志復父讎，雖卒以報越，然句踐棲保會稽，委曲行成。史稱其「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則仰 膽，不忘會稽之恥，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 與百姓同其勞，拊循士民，欲以報吳。」(註一九)値夫差怠政黯武，出師北攻齊魯，與晉爭盟於黃 池，句踐乘虛破其國都；未幾，派兼有吳土，騙役中國，越又代吳而嗣矣。綜觀春秋時之覇主，舊史雖

以齊桓、宋襄*、*晉文、秦程、楚莊爲五雄，然宋襄圖覇不成，而闘閭句踐嘗盛極一時，故論者多退宋寰 而進闘閭，或退宋襄而進句踐，亦有退宋**35**秦穆而進闔閭句踐者。(註二。)要之其時强國，首推齊、 晉.、秦、楚、吳、越，齊居東，晉居北，秦居西，楚居南，吳越居東南，皆僻處一隅。當時中原諸侯， 地醜德齊，方從事於會盟朝聘，莫敢先動。諸國旣邊佛，則肆意幷兼，而無所顧忌，且各以一面向中原 爭覇，少後顧之憂，其勢尤易彊大也。而晉之近旁皆戒狄，楚之近旁多諸姬，憑恃武力以翦除，無所» 躇，故二國兼倂獨多，於諸國中爲尤强，而春秋時局，亦大抵屬之晉楚，執政人才，於各國爲特盛焉。 自楚與吳越代興，天下大勢，漸自北而南。然桓文創覇，皆以尊攘爲名，卽宋秦亦不敢稱王，楚吳越則 均自稱王，此又春秋夷夏之所由分矣。

周貞王(前四六八年立)以後，王室愈微，諸侯滅亡略盡。晉六卿柄政，旣而智氏滅范、中行氏， 而又爲韓、魏、.趙所滅，於是晉權盡歸三家，晉侯反朝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皆受王命 爲諸侯。齊桓公時，陳公子完來奔，世仕齊國，至田常遂專齊政。及三家分晉，田和亦篡齊爲諸侯(前 三九一)。四國新建，越衰於南，而燕强於北，與秦楚稱爲七雄，互相爭競，號稱戰國。戰國之初，六 國皆强盛。趙則烈侯任公仲連爲相，國政修明，雄於北方。楚則盡滅附近諸小國，悼王時，用吳起爲 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南平百越，諸侯皆患楚之强。齊則威王賞罰 嚴明，境內大治，諸侯莫敢加兵。韓則文侯伐鄭伐宋，執宋君，哀侯滅鄭而徙都之。燕亦生養休息，置 地自廣。尤富强者爲魏，文侯師事卜子夏田子方，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用李悝以盡地 力，以西門豹治鄴，興水利，又用樂羊伐中山，吳起守西河，子武侯繼之，兩世賢主，國勢益振，韓趙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六七

'谜° o i miD书山出遂旅。衆淳冷功■用鴻案。荆楽囑嚣，的舟e譜壕二w密垮陰滌。毛I港 香淳（启I【髀）「。糸配+存陇囲迷違书加荆。耕滋哪茁冷愁※」證田。遅）卜尚梁-湖淳最沸源衆。強 豈。亏冷卧朝】祂淳-出翔離*，*出”顿,出意譜，出到隣隸鄂\* （【hi剧）「。w命冲油z圆桝豆-雄 茁mm証帰讖。N■除匹零胳更還。回繇尊璃-学回冊譜 ＜ 垩羿撤博-茹冋糰驻理-曲終剃。NSF巨萼浴 庄咤澎鄴-新泮爭凜-對邱栅澹-E掘中6S理。蒲昆嫌。Z海E琴斷圧済，墓濾回蹊甜。缺神鵰潘。M 码鸟薜-点对髙海竺。環二嫌。■&爛4灘-煎旦尊底・N•辛E彗導三贖。僉泗誨輝竺。譜薜二湖。片 NE跡用渾-藤団尊的-藏舊射裔關〈N■陆虹翌嫌任访爐禮。礁其娜・可蚕涸。皑寻瀰Uh座鴻崗

N■法成滋跡。為落NTXH〉。測建M。邈商疚餘•灘，礁,迎,識■ 1® I」港識■葬囲。信岡疚孤降 魂柵N•瀾麻X。麻＞4濕譯§。（SIHIHS）藩N•冷卧劉决碣爛槊司。冷IS糸 Ollllllg）由第廁。湖荆 悲熬以2•螺号浦諜。至庄N剧苦海冏＞嫌。瓶汁哟带譜。苒個回湖誕片-N•辯K淋。肉盜皿圆湼尽，湖 毗亏瑞第宅觸（UHB?）。学渗幾阍＞嫌溥滋浒叢，蝸渐杏濾为川瀚。冊田泗遣。AN吨川闕祂 涝。圧段m座苒-隱矇弦桝肄。精a溺连嫌-溫＞薄苒响wmx落（11 im） 「。槻浏溫浦瓣黑谏净浦 。辨鄭疏洱虽。'渕U潮牙艰KH卅田函- ＞琳53令凍堆弗都海都温。・諧願諷漏T ＜鄱咨阀溯認圆湘。•筱 治漁匹羯・酷购刮郎浏垩流螂〜瑯泗嫡9酷片部溜煉凍学爲於孑襪-汁♦ •遑殘醞譚E歌-飄體枝沸。謂 R澜•谏8柵読s灘泗诫映涮切三什归册11就用5理回幾骡湄雌制阳•回回职舞錚调餘期時，甥 潁疏録啪T-賤曲同洋西刮由牛濾用6」・・卧N帝漢尚书9 Z丑》携•熾A尊藏。源苗少T。爆荻合臨 ＜11〉叩1登）曰骨刃態嫌。醐旳龄鳳丑渦幫TN并滿＜ N■谁麟測E嗦阊湼9響尊團。溫懲漱麻。涼冷曜嗦

品涸治圜團壬

»b

趙、魏、韓、燕同伐秦，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翌年，齊殺蘇秦，而張儀相秦恵文王，連橫之策大 盛。初說魏哀王事秦**，H**「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晅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 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泰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註二五)哀王乃倍從約，而因 儀請成於秦。儀又欺楚絕齊•，終乃說韓襄王、齊福王、趙武靈王、燕昭王，連横以事秦。時赧王四年( 前三一一)，距蘇秦之卒纔六年耳。雖惠文王卒，悼武王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橫復合從，明年，張 儀亦卒。而蘇秦之弟蘇代蘇厲，猶時約諸侯從親，公孫衍亦嘗佩五國之相印，或從或橫，常爲約長。然 六國聯鷄不能俱棲，且利害異勢，故急則相救，緩則相攻，其合從皆有名而無實。蘇秦之連橫，以己國 爲中心，雖不能舉六國以事我，而乘六國之間，離合操縱，實易於集事。六國之君，雖有發憤變法，或 任賢圖强者，如韓昭侯時用申不害爲相(前四世紀中葉)，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燕昭王任樂毅、劇辛諸賢，命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要僅能稱雄一 時。秦初則履乘隙以攻接壤之楚魏韓，三國旣受侵削，日以地事秦，奉之彌繁，侵之愈急。迨范雎入秦 (前二七O)，秦王用雎遠交近攻之計，盡奪韓魏南陽太行之地，而趙與秦接界。秦又以全力攻趙，阮 趙卒數十萬；繼又使人滅周，周遂先六國而亡(周東遷後，又分爲東西，西周亡於前二五六年，東周亡 於前二四九年)。及秦王政立(前二四六)，益連攻各國，後又用楚人李斯之謀，陰遣術士齊金玉，游 說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自 十七年(前二三**O)**滅韓，至二十六年(前二二一)，以次滅趙、燕、魏、楚及齊‘六國卒幷於秦。蓋 自孝公用商鞅，興本業，獎戰功，深植高强之基，秦之乘勝役諸侯，已數世矣。六國旣不能合從以抗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六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七**O** 秦，復互相猜忌，自殘以逞欲，賂秦以舒禍，其臣旣多受秦人之賂，其君亦好聽反間之言，秦人遂得振 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也。然國史則由列國時代，而轉入統

一時代矣。

\* \* \* 吾國學術思想，以東周爲全盛時代，其派別千條萬緖，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大別凡六，小別三十有

八。

1. 六藝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
2. 諸子分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
3. 詩賦分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雜賦、歌詩五種。
4. 兵家 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
5. 數術分天文、暦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種。
6. 方技 分醫經、經方、房中、神倦四種。•

藝文志據劉向劉歆父子合著之七略，七略爲太古至西漢末現存載籍之總錄，總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 百六十九卷。大抵六藝傳記與詩賦，多漢人之述作，詩賦中之陸賈賦、雜賦、歌詩三種，皆託始於漢， 爲先秦所未有。自餘四類，則以春秋戰國時人之述作爲多，卽託名宓羨、神農、黃帝以下者，亦多時人 所依託。兵家數術方技，本可附庸諸子，另立數家，因其爲專門之術，當時校書者各有專人(劉向校六 藝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故與諸子並列。是則論

晚周學術思想，雖謂以諸子槪之可也。

諸子之學之起因，亦以藝文志所言爲最備。一曰出於官守••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 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官；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 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數術者，皆明堂義和 史卜之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司徒以下，皆王朝之官，故後人亦稱諸子出於王官。 (註二六)蓋學術寄於典籍，古代典籍，皆藏官府，司其職者世其業，世其業者專其學，專其學者傳其 說，官守學業，皆出於一，故學在王官，而私門無著述文字。及周室東遷，天子失官，官守不修，官師 之學，遂分裂而爲私家之學，始則由天子畿內分而之各國，繼則由各國轉而入私家。官家之書，亦多散 布於人間。好古者咸可從師講習，有書者亦得博學詳說。此所以孔老聖哲，勃興於春秋之末，而九流十 家，繼軌並作，旁及兵書數術方技，大盛於戰國之世也。二曰起於時勢，藝文志稱「諸子十家，皆起於 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 說，取合諸侯。」是諸子雖出於王官，亦與時勢爲因緣。如陰陽家、法家、從橫家、農家、兵家，以及 數術方技，皆隨時俗之好尙，以擇術立言。如孔子之譏世卿，惡征伐，墨子之明尙賢，著非攻，孟子之 明王道，辨義利，下及宋斜尹文之救民之鬭，禁攻寢兵，然與世柄鑿，亦皆救時之要術，濟時之良謨。 而墨家以悲天憫人爲懷，尤尙趨時。其言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 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七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七二 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註二七)卽道家之抉摘天地造化之根原，消極於世俗之榮辱得喪， 而積極於精神之稠適上遂，下至商鞅之反對禮樂詩書善修孝悌廉辯，亦皆周末時勢激之使然。古人謂學 術可以觀時變,豈不然哉。

諸子之學，各有宗旨，其書家別人異。藝文志著錄之書，雖經歷代之兵亂，而銷亡者十九，若陰陽 農小說從横四家，今已無整篇之書，兵家數術方技，除兵權謀形法及醫經存書數家外，亦並亡佚。然卽 其存者論之，猶有千門萬戶之觀，其學說文章之騰焯千古者，亦更僕而難悉數。要其於道最爲高，而關 係中國文化最鉅，影響中國歷史最深者，首推孔子(生周靈王二一年，卒敬王四一年，前五五一至四七 八)。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註二八)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得，自孔子以後， 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蓋其學集上古聖哲遺敎之大成，發揮光大而布之民間，一以人倫道德爲本 ，而卓然立人之極，爲生民以來所未有。禮記論語詳載孔子學行，其所言首重修身成己，其所標舉之德 目，自仁義禮智信外，曰誠、曰敬、曰恕、曰忠、曰孝、曰愛、曰友、曰恆、曰中、曰庸、曰讓、曰 儉、曰恭、曰寬、曰敏、曰惠、曰剛、曰毅，殆未可以僂舉。修身之後，卽推之於家國天下，故於道國 爲政理財治賦成人敎民之法，無一不講求，而嶄致用於世。蓋旣充滿其心性之本能，一切牖民覺世之 方，乃從此中自然發露於外，其極則至於盡物性而參天地，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本末兼咳，有體 有用，內聖外王之道，固與百家之得一察焉以自好者異矣。由其以修身克己爲重，斯不暇及於外，而怨 天尤人之意，自無自而生。其遇雖窮，其心自樂，人世名利，視之淡然。故曰：「飯疏食飮水，曲肱而

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自孔子立此標準，於是人生正義之價値，乃超越 之經濟勢力之上，服其敎者，力爭人格，則不爲經濟勢力所屈。不獨昌言私利不恥攘奪者，羣斥爲小 人，卽躬行正義，舉措無読，而於隱微幽獨之中，有一念涉及私圖者，亦不得冒純儒之目。此孔子之學 之最有功於人類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經濟，然社會組織不善，則經濟勢力，往往足以錮蔽人 之心理，使之屈伏而喪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積怨尤，則公爲暴行，而生破壞摧毀之舉。今世之弊， 皆坐此耳。孔子以爲人生最大之義務，在努力增進其人格，而不在外來之富貴利祿。卽使境遇極窮，人 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蕩蕩之樂。無所歆羡，自亦無所怨尤。而堅强不屈之精神，乃足歷萬 古而不可磨滅。儒敎眞義，惟此而已。

孔子之學，固不以著述重，然其著述之功，關係絕鉅。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 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徴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 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 之純如，徼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 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 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 樂自此可得而述。」孔子又因魯史作春秋，讀易而爲之傳，合之詩書禮樂，號爲六藝(亦曰六經)。詩 書禮樂皆述，易春秋則述而兼作，孔子以之垂敎，布諸天下，然後中國文化根本所寄之六藝，達如布帛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七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七四 菽粟之普及。兩漢而降，載籍汗牛充棟，大抵皆六籍之附屬物，訓詁考據，義理詞章，皆以六藝爲本 幹。無孔子則無六籍，雖謂無中國文化可也。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私家敎授徒衆 之盛，自古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雖僅七十七人，其中魯人且占半數；然自餘 齊、楚、秦、晉、衞、陳、宋、吳諸國，亦皆有學籍。當時各國分立，而孔子以魯人設敎洙泗，敎化所 被，南及江淮，西達山陝，不分畛域如此。此豈其他諸子所可擬哉。論語稱孔子弟子，分德行、言語、 政事、文學四科，孔子之後，學派繁衍，而其最有功於文化者，亦惟講學授經之人。據宋洪邁所考，則 今世五經之傳，殆皆出於子夏焉。(註二九)世謂儒學之崇，由於董仲舒之說漢武帝抑黜百家。然史記 儒林傳稱「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敎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 子路居衞，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戰國並爭，「儒術旣細，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及秦皇一天 下，阮儒生，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 恐天下不安。」(註三**O)**則儒術流行民間，固已日久而日深矣。至漢高帝十二年(前一九五)過魯， 以太牢祀孔子，是爲吾國歷代帝王崇祀孔子之始。而學校祀孔子，則始於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五九)； 初與周公並祀，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唐始改爲特祀，初稱「先聖」，嗣追誼「文宣王」；歷 宋至明，最後始稱「大成至聖先師」。蓋自漢以來，雖已舉國崇奉孔子之敎，而立鹿奉祀，近於宗敎性 質者，乃由人心漸演漸深，踵事增華之故，初非孔子欲創立一敎，亦非一二帝王或學者假孔子之敎以愚

民也。孔子後裔，自漢以來，亦代有封號(宋仁宗時封衍聖公，至今國民政府，始改稱大成至聖先師奉 祀官)。口束周至今，弈葉相傳，七十七世，譜牒統系，灼然無疑，亦世所僅見矣。自明以後，府縣學 皆祀孔子，外國如琉球、日本，亦立文廟，高麗自宋時卽祀孔子。此雖不足爲孔子重；而其爲東方文化 之祖，則舉世所共信也。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註三一) 藝文志以儒家列十家之首，而孔子則又在儒家之外，謂儒家宗師仲尼。蓋推尊孔子，不與諸子等 列。然韓非子則以孔子與墨翟並論，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 也。」(註三二)蓋當戰國初，儒術旣細，諸子之學之影響，實以墨學爲最盛，自東方及中原外，南被 楚越，西及秦國，故孟子稱曰其言盈天下。然墨家以自苦爲極，刻苦太過，不近人情，其徒又鸞外徇 名，互相猜忌，爭爲巨子，故不久達式微。墨家衰，而法家縱橫家大盛。申不害之學，主刑名，相韓十 五年，內修政敎，外應諸侯，終其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商鞅以法家之術相秦，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 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令行禁止，法出茲息，泰國卒收 富强之效。鞅卒，而蘇秦唱諸侯合縱拒秦之策，身佩六國相印，張儀則說諸侯連橫以事秦，亦名重列 邦，三晉權變之士，人人攘臂言縱橫矣。同時與之頡領者，則有陰陽家。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迁 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身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身襁席， 如燕，昭王擁**B**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身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至於秦 漢，其學猶盛。儒家雖有孟軻荀卿，遵孔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然孟子所如者不合，荀子亦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七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七六 惟在齊爲老師。道家秉要執本，淸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關尹老聃當春秋之末，旣以自隱無名爲務， 著書辭亦稱微妙難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閲，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 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皆未嘗得權憑勢而有所爲。韓非著書，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言利名法術，而原於道德，歸本於黃老，亦終死於秦。惟呂不韋爲秦相國，藉秦之富厚，招士禮賢，使 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爲雜家一重鎭。然秦王旣長，不韋亦細。 餘如名家之尹文惠施公孫龍，下及農家小說，其影響及於當時者，益微末不足道矣，列子稱「齊魯多 機，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祐軍旅者，有善治宗期者，羣 才備也。」(註三=一)當時齊魯人材之盛，聲聞各國。卽就藝文志所載戰國諸子之書考之，亦以齊魯爲最 多，趙與魏韓次之，楚與秦又次之。惟燕最遜，僅縱横家有龐煖二篇，兵權謀有龐煖三篇，今亦不傳。 燕爲晚進之國，其文化故劣於中土 •，而諸子作者篇章之多寡，亦可考見各國學術之盛衰焉。(註三四) 諸子之學，欲究其全，當別爲專書。就其極淺顯者言之，如孟子之辨義利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也。」又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 歟。」皆極端與功利論相反。又其非戰爭，則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可 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言痛切極矣。墨子又謂國家與個人無別，悉當以義爲斷，國家之 戰爭，其罪惡千百倍於私人之殺傷。非攻篇曰：「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 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今至大爲攻國不義，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又曰：「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可爲知義與不知義之辨

乎？」尤今世强國侵略主義之藥石，而其言大有功於人類者也。自餘麻民覺世之大義，如孟子之養氣知 言，子思孟子之論性，列子荀子之論學，莊子列子之言宇宙原理等，指不勝屈。卽以文章論之，孟墨之 論辨，莊列之寓言，屈原宋玉之詞賦，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晚周學術之進步，洵可異矣。 列國時代社會之變遷，最要者三事，曰禮法之遞贖，曰貴族平民之廢興，曰經濟之變遷。 春秋之風氣，淵源於西周，雖經多年之變亂，而其縱迹猶未盡泯者，無過於尙禮一事。觀春秋左氏 傳所載，當時士大夫覘國之興衰，決軍之勝敗，定人之吉凶，多以禮爲準則，乃至聘問則預求其禮，朝 會則宿戒其禮，卿士大夫以此相敎授，其不能者則以爲病而講學焉。惟其時之習此者，已居少數，禮記 左傳記當時禮之變古者亦多；而列侯卿大夫之上烝下報，禽獸其行，尤史不絕書••禮敎之陵夷甚矣。然 因去西周未遠，流風餘韻，猶浸淫漸漬於人心，故時人所持之見解，所發之議論，均以禮爲最要之事。 管子者，儒家所斥爲顆佐，不足語於王道者也。然其言之見於左氏僖八年傳者，則曰「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其所著牧民，亦以禮爲四維之首，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 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其見解與戰國法家諸子絕異。故春秋者 ，直接於禮敎最盛之時代之後之一時代，又禮敎由盛而日趨於衰落之一時代也。(註三五)當時諸侯雖高 兼倂，亦重禮法，故大國之圖覇者，皆須假仁義以行，而小國亦得藉以自保；然至春秋末期，亦多蔑棄 之矣。至於戰國，此等風氣，則絕無所見。「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 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祀祭，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 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吿策書，而七國則無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七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七八 有矣。」(註三六)威烈王之命魏趙韓爲諸侯也，司馬光謂「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旣不能 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幷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註三七) 因以此事爲通鑑所託始，然其所由來漸矣，禮敎之規範旣除，人羣行爲之表現於當時社會者，在在與古 昔相乖背，司馬遷劉向班固言之詳矣。而思想之解放，學說之繁興，爭競之劇烈，國力之開展，經濟之 發達，物質之進步，亦無一不呈空前之偉觀，其關係尤鉅者，則爲變法。當時國家之形式，旣與春秋時 迥殊，立國之精神，自不得不變，如楚吳起、韓申不害、秦商鞅與趙武靈王等，多致意於政法之改革， 專務苟且偸薄，以求適時。古制由是潜然絕矣。禮義旣不足以拘世人，尙論者以法代禮，謂法爲萬能， 法家之學，遂大盛於戰國，治國者亦皆任法而不任人。荀子彊國篇稱「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汚，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 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梏，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 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 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當時法治之 推行，實以秦爲最澈底，其效亦以秦爲特著。觀荆軻逐秦王，諸郞中執兵陳殿下者，格於非有詔召不得 上之秦法，終不敢無詔上殿，擊軻以救秦王，亦可見秦人奉法之精神矣。

春秋之世，列國諸侯，嫡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某，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其 邑爲氏。故其時多世卿執政。若魯之三桓，(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皆桓公之後，故名)，鄭之七

穆(穆公之子十有三人，而七族列爲大夫，曰罕氏、馴氏、良氏、游氏、豐氏、國氏、印氏，是爲七 穆)，衞之孫氏、寧氏，宋之華氏、向氏，晉之韓、樂、魏、狐，齊之高、國、崔、慶，皆公族或同姓 也。晉之趙氏、先氏、胥氏、郤氏、范氏、中行氏、知氏，齊之陳氏，皆異姓也。(註三八)世卿之制， 大抵不外親親與選賢，親親卽展親睦族，爲國毗輔，選賢則唯賢是擇，不拘世類。然其禍，小者淫侈越 法，隕世喪宗，如齊之崔、慶、高、國是也。或族大多寵，權逼主上，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甚 者厚施竊國，如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與封建等。其時惟楚之令尹，雖俱以親公子爲 之，然一有罪戾，隨卽誅死；秦則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塞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 皆李斯所謂能用天下之士者•，其制與諸夏異，故皆免於世卿之禍焉。孔子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 甚。至於戰國，人主雖猶有任其貴戚者(如齊之田文田單等)，然世卿則完全絕跡。而寰人下士，抵掌 游談，往往取貴族之權而代之，古代階級之制，遂以漸泯。蓋當戰國之初，篡位奪國者，皆强宗世族， 其人雖甘冒不題，恆懼他人之師其故智，故思以好賢禮士之名，羅致疏賤之士，畀以國政，而陰削宗族 大臣之權，以爲其子孫地，此一因也。疏賤之士，旣握政柄，必與貴戚世臣不相容，恃其言聽計從，則 力排異己以爲快；加以游士相踵，爭取高位，貴族皆不能一一傾之，而列國之風氣，以之大變，此二因 也。國家積弱，宗族大臣，不能自振，則人主急於求士，士亦爭往歸之，此三因也。數千年之貴族政 治，以此三因，遂漸轉而入於平民之手。(註三九)而自官學散而爲私家之學，其所載之書，亦多散布 於人間，學問非貴族所得而私，有志之士，皆得傅學詳說，故賢才勃興，亦非習於驕奢之貴族所能及， 於是蘇秦、張儀、犀首、范雎、蔡澤等，徒步而爲相，孫膻、白起、樂毅、廉頗、李牧、王翦等，白身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七九

中國通史要略 八**O** 而爲將，開後世布衣將相之局。而前之男子稱氏，女子稱姓，以氏爲卿大夫之標徵，且以別貴賤，辨親 疏，防淆亂者，(註四**O)**今則貴族式微，姓氏亦漸無辨而不足重矣。自國君破格求賢，其流至於大臣 貴戚，如四公子及秦呂不韋之徒，亦皆以養士爲高，鷄鳴狗盜，無不實禮，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 士無賢不肖，曆聚而求食，長富貴而羞貧賤，尙詐術而賤仁義，遂成一時之風氣。然巖處奇士，讀書懐 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則有如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 已。而莊周、孟軻、魯仲連等，亦皆不阿世俗，以求仕宦。莊子讓王又載原憲語子貢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敎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戰國學士，蓋同時有投機 植黨，營私攘利者，亦有足乎己而無待於外者。故戰國爲平民顯榮之時代，亦人品極複雜極參差，思想 極平等極自由之時代矣。

經濟之變遷，關係最巨者，曰土地變國有爲民有。其事亦單端於春秋。古者士皆授田，與農無別， 農工商外，別無士之名。四民之分，始見管子，曰：「士之子恆爲士，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 農之子恆爲農。」又曰：「士聞見博學，與工而不與分。」(註四一)謂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 也。是士不授田，意必當時授田之制漸廢，始別立士之名也。又當衰世法壊，則其歸授之際，豪强必有 欺隠之姦。而阡陌(田之疆畔)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觀鄭子產爲 政，使田有封油(封强溝油)，鄭人怨其不便而欲殺之：民之占田以自私，亦已久矣。至戰國而各國皆 呈經界不正之象。商君相秦，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 而聽民兼幷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

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S陰據自私之幸。(註四二)他國 亦仿而行乏,於是國有之地，變爲民冇。雖以競争.而促進人之智力；而田得買賣，豪强遂得肆意吞倂。 列國兼於上，豪强兼於下；有國强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庶人之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 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故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或耕 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衣，而食犬彘之食。貧富之不均，生計之懸絕，又遠過封建時代貴 族專政之世矣。計然(范巅之師)言「夫蘿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註四三)李悝亦言「粟石三十」。 (註四四)田爲私有，粟米亦爲商品，前之家有餘粟者，今則須購米而食。而白圭「歲熟取穀，予之絲 漆璽，凶取帛絮，與之食。」(註四五)民以食爲生，資本家則因食而取利，亦可謂之鉅變矣，惟牛耕 鐵耕之事，俱始於春秋而盛於戰國，農作技術，因是而大得進步；而溝渠漑田之繁興，尤有助於農業生 產之增進。漢書溝池志稱「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於 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 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峯，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漑，百姓S其利。至 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漑田，溝渠甚多。魏文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 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漑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其後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 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注塡關之水，漑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 畝一種，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幷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水利之鉅，前史所未有 也。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八一

中國通史要略 八二 管子山權數篇稱「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黃金 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痛者，圖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日歲豐且呢曰某穀不登曰某 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B桑使蠶不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 而藏之官，師旅之事，民無所與。」蓋國家富强，則各種職業，皆因而發逹，業分而專，則各業皆有能 者，而國家亦竭力獎勵之保護之也。古者工皆世官，以業爲氏，鐘鼎彝器之作，亦僅王朝能之。春秋以 降，王朝工官之技，多傳之各國，齊、晉、鄭、秦、楚諸國，製器之風大盛，形制花紋，文字書法，皆 富有地方色彩，與商周之器多異。自兩宋迄淸考古家著錄者外，近年在鄭楚故地發現者，其數猶盈千 百。(註四六)而普通制作，則各國之專擅-技者，至於夫人能之。考工記曰：「粤無鏡，燕無函，秦 無廬，胡無弓車。粤之無鎌也，非無鈍也，夫人而能爲M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 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亦 可見其時工藝之演進矣。考工記爲記載工學之專籍，卽戰國時齊人所作，雖其所載之工，僅三十種，而 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磨、搏埴之工，無一不具；而分工之多，定名之密，度數之精，雕刻之 美，在在可徵其時工藝之進步。墨子載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註四七)韓非子 則稱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註四八)則戰國時之機械工藝，亦異常發逹矣。管子海王 篇道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緘、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紹、一銚，行服連華者，必有一斤、一 鋸、一錐、一鑿、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時兵器禮器，雖多任銅，而什器則或任鐵，實爲銅鐵並

用時代。至戰國而鎌器乃益盛。史記貨殖列傅稱「邯郸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將富；蜀卓氏之先，曲 人也，用織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皆戰國時人也。而商業之進步尤速。東周以前， 大抵爲農業自足經濟，商業不其發達；至春秋而各國商貨交通漸繁，管子輕重甲篇稱「萬乘之國，必冇 萬金之M，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是賈之大小，已視國之大小。左傳 載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犒師，卒以却敵衞國。(註四九)春秋而後，則「范蠡 之陶，爲朱公，以陶爲天下之中，渚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 之中，三致千金，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子貢S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 結馳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in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腹 不能右所『，雖欲學吾術，注不吿之矣・，」(註五O)爲天下言治生者所祖。蓋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故富商與商業人才爲獨多焉。工商之業旣盛，貨幣與商拈交易之最驟增，用金之多，遂極 戰國。流子稱於齊王魄兼金一百，宋就七十鎰，薛饒五十鎰。國策則載蘇秦爲趙相，黃金萬鎰，姚賈出 使四國，質金千斤；孟嘗君予馮譲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梁遣使者黃金千斤，往聘孟嘗。卽朱公中男殺 人囚楚，朱公營救，亦進千金於是莊王。自虞、夏、商、周已有金幣，未聞用金有如是多者。(註五一) 而黄金之勢力，亦發揮至最高度。游士之鹰聚求食，軍將之赴ffi賞，ifi女鄭姬之奔富貴，無論已•，泰 王以金玉遺結諸侯名士，或以重金行間，魏公子無忌之廢，ifl將李牧之殺，皆秦金之力也。故泰之得天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八三

中國通史要略 八四 下，實黃金政策之成功。觀蘇秦貧窮則妻不下維，父母不與，多金則父母郊迎，妻側目傾耳，雖以父 母夫妻之愛，亦視黃金爲轉移。亦足徵戰國時代世變之大，物質觀念入人之深，而窮巷掘門桑戶椎樞之 士奮發之所由矣。班固有言：「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無愠色。」(註五二) 部落封建時代僅有政治奴隸者，至列國時代，乃復有經濟之奴隸。然觀季次原憲之行，則雖在黃金萬能 時代，人生之價値，仍有遠超經濟之上，而絲毫不爲經濟所屈者。歷史現象，錯綜繁贖，固未可盡以經 濟解釋矣。

註 一 ••文献通考卷二六二「封建考」，對諸小國仿世家之例一一備述，約得三十國。

註 二••國語二十卷，周語紀自穆王以來，僅三卷，而晉語多至九卷。戰國策劉向定著三十三篇，泰策五篇，齊策 六篇，楚趙魏各四篇，韓燕各三篇，而東周西周各一篇，與宋衞中山同。

註三：見史記六國表序。

註 四：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六五「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共考得一百四十八國。 註五：見荀子仲尼篇，韓非子難二篇，有度篇，呂氏春秋直諫篇，及史記李斯傳。

註 六••左氏昭十三年傳「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案杜注以七十五人爲一 乘，四千乘三十萬人，其數不確。孫諾讓謂兵車以二十五人一乘爲定法(周禮正義卷二卜)，則四千乘爲 十萬人，此春秋時列國兵數之最多者。

註 七：見史記蘇秦傳、張儀傳。

註 八：如秦昭王十四年，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擊魏乘陽，斬首卜兀萬*，*四十七年，破趙長平，殺 卒四十五萬。

註 九：洋日知錄卷二十二「郡縣」。

註一 **O:**容齋隨筆卷五「周世中國地」節。

註一一 ••如東夷之萊介滅於齊，根牟滅於魯，南缺之盧戎，西戎之蠻氏，滅於楚，西我之廳戎，西夷之亳，滅於 秦，西戎之陸渾之戎，滅於晉，北狄之鄭瞞、潞氏、甲氏、留吁、鐸辰以及東川皇落氏、曆咎如、鼓等， 成滅於晉。

註一二••左傅記周襄王有狄后，晉獻以驪姬爲元妃，晉文及其異母弟夷吾奚齊，皆諸戎所出，晉文自娶狄女季隗， 以叔離妻趙衰生盾，而璐子嬰兒之夫人，亦爲晉景公之姐。

註一三：史記楚世家「熊通立，是爲楚武王，三十五年(周桓王十四年，魯桓公六年，前七**O**六，)楚伐隨，楚 曰，我標夷也。」

註一四••自本章首至此，多節錄拙著綱要第一册六七至七十節(頁三**O**九至三四五)，可參看。

註一五••拙著綱要第一册七一節「霸主與縱橫」(頁三四五至三五二)，總論列國盛衰大勢。自七五節至八二節， 又分列國盛衰爲八時代••、鄭國强梁時代，二、齊桓稱舫時代，三、晉楚爭露中原秦箱西方時代，四、 吳越爭勒時代，五、秦衰而列國强盛時代，六、秦變法强盛魏韓楚由盛而衰時代，七、秦益强趙齊燕由盛 而衰韓魏楚益衰時代，八、秦滅六國時代(頁三八九至四一八)；論述較詳，可參看。

註一六：見史記管晏列傳。

註一七：見僖公四年傳。

註一八••見左氏宣十二年傳。

註一九••見史記越世家。

註二。：說詳日知錄卷四「五伯」節。

註二一：見史記商君傳。

註二二：見杜佑通典卷一食貨一。

註二三：見史記蘇秦傳。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八五

中國通史要略 八六

註二四••同上註。

註二五••見史記張儀傅。

註二六••近人胡適嘗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見商務印書館出版胡君著中國哲學史大綱附錄)，其說多誤，詳見 拙著「評胡氏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載民國十年中華書局出版之學衡雜誌第四期。

註二七••見墨子魯問篇。

註二八••本節以下二節，多本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二十五章「孔子」及第二十六章「孔門弟子」(頁二九二 至三二三)，可參看。

註二九：見容齋隨筆卷十四「子夏經學」。

註三。••見史記泰始皇本紀。

註三一：見史記孔子世家。

註三二：見顯學篇。

註三三：見仲尼篇。

註三四••本節及下節論諸子，多本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篇第二十八章「諸子之學」(頁三四二至三六五)，可參 看。

註三五••詳中國文化史第一篇第二十二章「周代之變遷」頁二六一至二六四。

註三六••見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節。

註三七••見通鑑卷一。

註三八••拙著綱要第一册七二節「貴族執政與平民擅權」(頁三五二至三六八)詳載各族世系表，可參閲。

註三九••詳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二十七章「周末之變遷」頁三三四至三三六。

註四**O:,**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 無氏，不稱氏，稱國。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

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諡若 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 子則稱姓。古君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 以國，江芋息婿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慮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 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骚姬梁原之於晉，顏髭姬躍聲姬之於齊是也。旣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寂之類 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養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 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 智果別撫於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 氏，季孫氏之支子曰挙公鳥季公亥李値，稱拳不顆孫，故曰貴貴也。件昭公要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性，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權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 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 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

註四一 ••見管子乘馬第五。

註四二：說詳朱子開阡陌辨，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亦引之。

註四三••見史記貨/列傳。

註四四••見漢書食貨志。

註四五：同註四三。

註四六••民國十二年，河南新鄭縣城內發現巨量銅器，計河南博物館收存者，尙有成形之器百餘件，破碎者不計其 數。新鄭在春秋時爲郊地，諸器亦皆春秋時製也。二十二年，安徽**W**縣出土銅器尤多，除散失者不計外， 僅就安徽圖書館保存者而**M**，猶有七百餘件。壽縣於秦以前爲壽春，自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二四一)遷 都於此，至楚王員芻五年(前二二二)，前後二十年，皆都其地，铜器之作，亦在是時，蓋皆戰國末年之 第四章列國時代(東周) 八七

德用暢鉴I凿W （峻駐）

皿祗出与I1 + K&崩恣腿暮帷瞼注11& （握11丨1 1開巡I我用）。或Elkn 1 个将K&•'純遂成龈1 瓦烬1 N症（廿誣将惱聚U撫睽樂樫題崭＜&。以吊格以:S4-K&）。掩田槌11 米 K蚌-渕戏用屹g 吏孜X4K悠茶6知S3耕密沸丹硼帷朗鶴縄EI・・「部標用恠贸告诉蚓6林丈蚣爰厭姿6聽盜私毒超囱6 IK 小£姓买6令勤8駁整咔6範要卷6令显Kg 6還枝雌显滥6 «＜P-S |燙6犯丹扣三桜\*注搜-胃推返 K网。」（和丨）「雜展擾盛曲怔N&-駆症善11诉骚厢折村爆直-核瞧恣Mil诉禄血麻仁!闵饌-K# SE滁就圈型故丄11 \*窪腰。染鹹諏粧巍緬歩1 N氏6展米澀饱贮林骡崔1SSN服6成株NE 6地埋擲必 ■N。株YfilM發6鳏Y噩轅勰-核呼雑地N眉鳏\*帼N鞠。J （糊1）招。公株I®如漏醸。

螺鳏N\*丨，F蝴嫁思僉N陸K 6腿症由与麻呼（U至）。林姉后■龜N。

（I ）即圈龊察6 \*崇丨联1君!N阁0H］漏买建健6「確」「燧」疆源蕙法\* 6裁扣K聆云法R的畳 狀爺蚤羅曜湛卄隨終要派（Cina馭农）goy® （Sininm瑛迎援M）樱与四（Cynstan嘿Eg圈X）褓 （Thin底以炬M）飄吧（Sinae張謳«）褓浜密囘（Zhinastan粲甫期打）抿糸（China坍密另）。

。（糊II）巨趙匯枳狄統帽史臬必約廿-題囈韓检圈旅牆引-攫地N韮， 核IfflSF勒*。*禰贓燃歩I任圈6圈復煩聲6 es&zj姦6也福底咪眼肾N漆豔E。

（1|）平圈会K埋，媒，詞，攫，遊E1圈變發点理6 0雑咪翼左驱更思6裁E嬰潔塞。棵签K嚎6 建用替握I se （驟鄭） ＜点

中國通史要略 九0 始皇帝使蒙恬將衆城河上爲塞，因前人之功而加廣，其中之不相屬者，則爲合之，起甘肅臨逃，至遼 東，袤延幾及萬里。世界僅有之萬里長城，隨中國之統一而完成，漢族與北方諸族，遂以長城爲絕大之 界域，而長城亦爲吾國統一之象徵焉。漢武帝遣衞靑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 爲塞，因河爲固。自漢以後，亦時有修繕云。(註四)

1. 始皇帝卽位後，時巡游四方，(註五)所至立石頌德，蓋以示天下之統一，而己爲四海之共 主，非秦一國之君也。而東西南北之大道，亦因之次第開闢。史稱「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煙 谷千八百里。」(註六)「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錐，樹以靑松。」(註七)其規模之偉大，前古所未有也。漢人繼之，秦時道路所不通者，復隨 時興作，如張卯之開裏斜道，唐蒙司馬相如之開西南夷道，鄭弘之開零陵桂陽嶠道，皆著於史策。(註八) 蓋交通利便爲國家統一之要圖，亦惟國家統一，故得輕用民力，一舉而闢國道數百千里也。
2. 秦漢國威澎漲，迥絕古今，皆以統一爲之基，其事當讓後論；茲僅就徙民略邊實邊一端言 之。如始皇帝發諸嘗逋亡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 西北斥逐匈奴，自楡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徙謫實之初縣；漢武帝募民徙 朔方十萬口，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及開河西四郡徙民以實之，發謫戍 屯五原之類：皆以全國之發展與安全爲目的，通盤籌畫，從事徙謫，而非統一之世，亦不能厲行此種國 家政策也。
3. 許愼說文解字序言「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

形。」秦始皇旣一天下，法度權量丈尺車軌律曆衣冠文字，皆厲行畫一之制，漢因其舊而時加損益。始 皇四方刻石，於瑯邪則曰「器械一量，同書文字；」之案則曰「普施明法，遠邇同度；」會稽則曰「皆 遵度軌」。(註九)蓋儒家「車同軌書同文」之理想，隨秦之統一而實現矣。而文字之統一，尤有功於 後世。初李斯、趙高、胡®敬等所作之秦文，皆稱小箓，而程遡又作隸書，以趣約易，遂爲數千年來中 國全境及四裔小國所通用焉。..'\*>•

1. 戰國時諸侯宮室，多以高大相尙，秦滅六國，諸侯宮室之制，悉萃於秦。始皇本紀載「營作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秦之宮殿，遂極從 古未有之大觀。漢代宮室，觀班固西都賦所寫未央昭陽建章諸宮，其壯麗亦不下於秦。而新莽之篡，建 立宗翩，尤窮極百工之巧。是雖帝王僭竊之侈心，然非其時國家統一，物力充盛，亦不能遂其侈心也。
2. 泰漢統一，政治經濟，皆趨集中，故其時都城，不特爲政治之重心，亦爲經濟之中心。史稱 秦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註一 O)而漢都長安之壯麗殷間，見於班固西都賦者，尤超越前古。 史記貨殖列傳言「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然關中巴蜀 隴西諸地，不過長安之貿易區域及物品供給地；長安之發達，蓋隨漢之統一爲絕對的集中狀態，與近世 歐美之大都市類也。

餘如疆域之區處，官史之分職，皆應統一之需要而規畫，學者之思想，文人之辭賦，亦多與統一之國勢 相應，卽下至帝王之陵墓，其規模亦遠越前古。(註一一)蓋自列國轉入統一，歷史之中心旣變，各方 第五章 統一時代(秦漢) 九一

中國通史要略 九二 面史實之演化，皆足以表現時代之精神，與前世幾若另一世界矣。

世言專制帝王，必首推秦皇，其事亦緣統一而起。(註一二)綜秦皇專制之迹，滋用民力，一也。 撰定君主專有名稱，如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印爲璽，天子自稱曰朕，臣稱天子曰陛下等，二 也。廢除謚法，不欲以子議父，以臣議君，三也。剛戾自用，以刑殺爲威，四也。以私學之語多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則燔滅文章，以愚黔首，著於法令者，自秦紀醫學卜筮種樹之書而外，凡非博士 官所職者，祕書私篋，無所不燒，方策述作，無所不禁，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驟爲城旦，五也。以諸生之或爲既言以亂黔首，則自除犯禁者四百六 十餘人，皆院之咸陽，六也。至其開邊征伐，則不欲己之外別有君長，信方士，求仙藥，則因富貴已 極，惟望不死以長享此樂，或亦專制一念之所發現也。漢祖除泰苛政，而叔孫通定朝儀，大抵襲秦故， 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於是秦雖亡，而秦之專制，則流毒數千年，且以時而加甚焉。 秦幷天下後之政策，影響後世最大者，一曰罷封建之制，以諸侯之地分置郡縣。其所設郡縣，初僅 三十有六，後增至四十餘。(註二二)雖多因各國舊制，然分據險要，形勢釐然，且廣狹各得其中。史 稱「蕭何入咸陽，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具知天下阪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註一四)是秦時丞相 御史規畫地域，必按地圖而定，非漫漫然爲因爲革也。始皇死而羣雄議起，各據地自王，至項羽主約璃 天下，分王諸將，又復封建之舊。西漢之初，當國者皆無學識，猥欲參用周秦之制，以封建與郡縣並 治。其初異姓王者凡七國(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餘布，燕王盧縮，趙王張耳，韓王信，長沙王 吳芮)•，旣患其®己，則翦除之而廣封同姓，然一再傳而後，小者荒淫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景武以

後，始專務抑損，卒歸於偏用秦法，諸侯王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勢與富室無異。(註一五)惟以 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增至倍餘；而分郡太多，難於檢察，又倂爲十三部，部置刺史以相司察。後漢雖 有增損，而大致同於前漢。是皆仍秦之法，而稍加變通者也。二曰設官分職，三權鼎立。考秦之制，內 官之要職凡三，丞相相天子助理萬機，太尉掌武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屬丞督外官，領侍御史，受公 卿奏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稱三公，其下有奉常(掌宗廟禮儀)、郞中令(掌宮殿掖門戶)、 衞尉(掌宮門衞屯兵)、大僕(掌輿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歸義蠻夷)、宗正(掌親 屬)、治粟內史(掌國家財政)、少府(掌皇室財政)等九卿，分理庶務。外官之要職亦三，郡守掌治 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掌監郡。(註一六)蓋內外官制同一系統，丞相與守掌民事，太尉與尉掌 軍事，而御史與監，則糾察此治民治軍之官者也。官制絕簡，而綱舉目張，軍民分治，監察獨立，厥義 尤精；漢亦因之，特名目時有變遷耳。(丞相更名相國、大司徒，太尉更名大司馬，御史大夫更名大司 空，奉常更名太常，郞中令更名光祿勳，廷尉嘗更名大理，典客更名大行令、大鴻曬，治栗內史更名大 農令、大司農，郡守更名太守。)自周之封建，進而爲秦之統一封建時代之法制，遂無不革除，而分郡 與設官，尤爲改革之最大者。蓋規畫區域，治理軍民，爲統一國家之首圖也。後世郡縣多因秦之法，官 制雖變化繁贖，而其原理，亦不能出於治民治軍與監察官吏之外者，以漢後皆統一之治，非封建之治， 故制度亦皆承秦而不承周也。

秦自始皇稱帝，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前二二一至二。七)。書傳所記，未始有亡天下若斯 之亟也。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九三

中國通史要略 九四

統一後在

始皇帝政 **i**某 子婴(爲王四十六日)

位十二年 一

• \* • • •• •• ••••••••• Z•- \ \ • - : •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二世皇帝胡亥(三年)

蓋秦自孝公變法以來，刻薄寡恩，始皇以詐力兼倂諸侯，一切以專制爲治，又益之以興作，阿房驪山， 離宮別館，徒數十百萬，二世繼之 >內蔽於私欲，外惑於趣高，繁刑嚴誅，變本加厲。元元之民，內困 於賦稅，外脅於威刑，力竭於土木，命盡於甲兵，乃不得不爲萬一徼律之計。二世元年(前二。九)， 陳勝、劉邦、項梁、項籍等豪傑並起亡秦，三年而劉邦入關，子嬰乞降。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然秦祚雖短，而古人之遺法，無不革除，後世之治術，亦大都創導，甚至專制 政體之流弊，亦於始皇崩後數年盡演出之。(註一七)至其卒代秦而踐帝祚者，則爲一泗水亭長毫無憑 藉之劉邦。蓋戰國之世，平民已代貴族而執政，草澤之徒，易生餌觎富貴之思。史稱項羽少時，觀秦始 皇帝渡浙江，曰，彼可取而代也。劉邦繇咸陽，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而陳 勝起事，亦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言。(註一八)亦可見時人之心理矣。劉邦以匹夫起事，卒角羣 雄而定一尊，誠哉司馬遷所謂「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矣。(註一九)邦旣起自 布衣，故以收攬人才爲急，而蕭何、曹參等掾吏，陳平、王陵、陸賈、**K**商、®食其、夏侯嬰等白徒， 下及屠狗之樊噌，吹簫給喪事之周勃，販緝之灌嬰，臨車之婁敬，遠多立功以取將相。齊楚三晉舊族， 雖乘時復起，自立爲六國後，然皆不數年而敗亡。漢所立之王，惟韓王信出於王族，餘皆與漢自庶姓 起；周人貴族之遺澤，無復存矣。太史公嘗言「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註二**O)**而漢

初妃后.•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者，生男後爲文帝，尊爲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爲金王孫婦；武帝 衞皇后本平陽公主家謳者：皆出自微賤。且多有夫者。漢武三大將，衞靑、霍去病、李廣利，皆出自淫 賤苟合，或爲奴僕，或爲倡優，徒以要寵進，皆成大功爲名將。其韋布之士，自致顯榮者，如公孫弘、 卜式、兒寬、司馬相如、東方朔、嚴助、朱買臣、張蹇等，尤不可勝紀。武帝以後，仕進之門，自緣外 戚恩澤進拔者外，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多循資格；而東漢之世，朝廷召用， 如鄭玄、荀爽等，猶有以布衣踐臺輔之位者。漢之用人，固與前世異矣。然三代世族之制，至漢雖蕩然 無存，而人情ffi於故見，亦尙以世族爲榮。劉邦起自沛澤，旣傳神母夜號，以株赤帝之符，而學者復稱 其承堯之祚，謂漢爲堯後。王莽篡漠，亦自謂黃虞苗裔，姚嫣陳田，皆其同族，卽學者著述，如太史公 自序，遠溯重黎，揚雄自序，「其先出自有周」(註二一)漢書敍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 文之後；」亦可證世族之見之未能盡泯矣。自西漢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子孫貴盛， 韋賢及子玄成，平當及子晏，則再世爲宰相，東漢則弘農楊氏(楊震)，汝南袁氏(袁安)，皆四世三 公。累葉載德，史家稱美，魏晉以降之世族，又萌芽於漢世矣。(註二二) 秦漢一統四百餘年，其政敎學術與夫君民行事，影響於後世者，未可悉數，功罪之間，尤難定論。 吾人今日可斷言者，曰其時之人有功於吾國最大者，實在外拓國家之範圍，內開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 處炎黃以來之境域，日擴充而日平實疔。秦之外拓，史惟稱其北逐匈奴，南取南越，然當時滇蜀百粵， 實多賴中夏謫戍移民爲之開化。如超人卓氏遷臨邛，卽鐵山鼓鑄，運籌策，領滇蜀之民，南海尉佗居番 禺，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治之甚有文理，是其最著者也。漢承其業，竟其未竟之緖，而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九五

中國通史要略 九六 益猛進，國威澎漲，因亦震鎌今古。玆略述之於左：

1. 東方之開拓 朝鮮自周初箕子立國，已被商周之文化；然中間交通不盛。燕秦築塞至涓水， 燕、齊、趙人往者益多。漢初燕人衛滿逐箕準而自王，易箕氏朝鮮爲衞氏朝鮮，吾図民力之及於朝鮮 者，視周代乃大進。至武帝元封三年(前一。八)，朝鮮相參殺其王滿孫右渠來降，以其地爲眞番、臨 屯、樂浪、玄菟四郡，衞氏朝鮮亡而爲漢郡，漢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鮮京畿江原二道以北之地。昭帝 時，罷臨屯、眞番二郡，又置樂浪東部都尉，至東漢光武建武六年(三O)，始省都尉官，棄單單大嶺以 東之地，然樂浪、玄菟，猶內屬也。以晚近出土樂浪郡漢孝文廟銅鍾及枯蟬縣章帝元和二年平山君祠碑 證之，兩漢統渝朝鮮郡縣，雖遠在樂浪祜蟬，其奉行詔令，實與河淮郡縣無異，(註二三)不爛史記貨 殖列傳稱燕民東**il®**穢貉朝鮮眞番之利，漢之拓東境**，**大有益於商業而已。漢書地理志稱「樂浪海中有倭 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後漢書東夷傳稱光武「建武中元二年(五七)，倭奴國奉貢朝賀， 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一。七)，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漢之聲敎，且 由朝鮮而及於日本也。
2. 北方之開拓 古代北方諸部族，曰匈奴，曰烏桓，曰鮮卑。秦漢時匈奴最强，雄居北徼， 與中國對峙，烏桓鮮卑皆爲所屛，自高帝至武帝初，邊境屢被其害。武帝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靑霍去 病操兵，前後十餘年，驅匈奴於漠北，出塞築朔方郡，又收河西地，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 漢之西北境，軼於秦二千餘里，而匈奴或降或徙，烏桓亦爲漢用焉。昭宣之世，匈奴內亂，宣帝權時施 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as**子入侍，三世稱藩，實於漢庭，匈奴遂降爲屬國，受漢保護。後

王莽£位，始開邊釁焉。東漢時，匈奴分爲南北，南匈奴附漢入宅河南，北匈奴和帝時爲竇憲所破，漠北以 空，而烏桓鮮卑漸以强盛。論者多謂北族徙入中土，爲漢族漸衰之端，然北族之人，實沐漢之文化，如 匈奴古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至東漢時，單于比使人奉地圖求附，是匈奴亦如華夏，有文字圖籍矣。 (三)西方之開拓秦之西界，不過臨就，西域之通，始於漢武時張泰之奉使。其後**S**去病撃匈 奴右地，降渾邪王，乃以河西爲郡縣。及李廣利伐大宛，則自敦煌西至鹽澤，皆起亭障，輪臺渠犁， 皆有漢之田卒。昭宣之世，傅介子、常惠、鋤吉、馮奉世輩，迭建功於西陲。漢之設官西域，亦自宣帝 時命鄭吉爲西域都護始。天山南北葱撤以東諸國，悉屬漢之都護，治烏覇城，實今新遍省之中心也。元 帝時，康居驕媛，庇護匈奴郅支單于，陳湯發兵討伐，跄葱嶺，徑大宛，破康居，而郅支伏辜，縣首藁 街，萬里振旅。及王莽篡漢，四邊擾亂，西域亦遂與中國絕。明帝永平中，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 縣，城門晝閉，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慮地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闔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 焉。和帝永元初，實憲大破匈奴，班超遂重定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時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 濱四圈里外，皆重譯貢獻焉。安帝以後，雖罷都護，猶設西域長史，屯柳中，話葱嶺以東渚地。雖各國 自有君長，實與漢地無異。淸季敦煌發現漢簡，除屯戍文牘外，有小學術數方技諸書；(註二四)而新 遥羅布淖爾(漢時名鹽澤)，近年除發現漢簡外，復得漢代漆器織品之類甚夥。(註二五)漢之文物， 當時遍傳西域，又可知也。又其時陝甘之地，亦未盡開化，武帝以白馬氐地置武都郡，卽今武都臨羌等 縣也，宣帝時，先零羌擾河湼，趙充國以屯田之策制之，至王莽時，置西海郡，則闢地至今之靑海矣。 東漢之世，氐羌諸族，時服時叛，或徙其人，或置屯田，皆勞漢族之力以鎭撫之而開化之焉。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九七

中國通史要略 九八 (四)西南及南方之開拓秦闢揚越，僅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至趙佗自立，役屬駱越，其地 乃及於安南。佗傳國五世，武帝元鼎六年(前一 一一)滅之，增置蒼梧、交耻、合浦、九眞、珠崖、僱耳 六郡，(秦置三郡，南海仍舊，桂林改鬱林，象郡改日南。)其珠崖、僱耳二郡(今海南島)，至元帝初 元三年(前四六)復罷之。東漢初，馬援平交趾徵側之亂，隨山刊道千餘里，立銅柱，爲漢之極界。後 漢書馬援傳稱「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漑灌，以利其民，條秦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 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又南蠻傳曰：「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 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 中興，錫光爲交趾，任延守九眞，於是敎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 浅。」此漢人開化兩廣越南之功也。其時四川雲貴之地，漢初亦因秦舊，除巴蜀置郡外，其西南又有夜 郞、溟、邛都、狷、昆明、作都、冉彪諸國，總曰西南夷。武帝使唐蒙通南夷，置痍爲样舸諸郡，又使 司馬相如通西夷，置越演益州諸郡。後漢明帝時，又以哀牢夷地置永昌郡。於是漢郡至今雲南保山縣瀾 滄江之南，而徼外之揮人(緬甸)亦歸化焉。漢書文翁傳稱「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 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成就還歸，以爲右職。又 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蜀人由是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後漢書 西南夷傳稱「章帝時，王追爲益州太守，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桓帝時，样舸人尹珍自以生於荒 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鄕里敎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此四川、雲 南、貴州以次開化之證也。至湘、鄒、浙、閩諸省，雖已久立郡縣，其文化實遠遜於江淮以北，經數百

年，始漸同於中土。先民勞苦經營，達開闢今日中華民國大半之土地焉。

漢代開邊，純屬國家之政策。當時斥地遠境，發揚國威，雖多賴朝廷將臣之統率指揮，然亦吾民族 身心之康强，遠在四夷之上，又能克盡國民之義務，有以致之。漢書地理志言「天水、隴西、安定、北 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孝武世征伐匈奴，卽以此六郡良 家子爲基本隊伍，颱銳勇猛，兵行若雷風者也。然觀名將李陵將丹陽楚人五千人，出征絕域，抑匈奴數 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是漢人之勇武，實爲普遍風尙，不僅邊郡 之士爲然。故陳湯言外夷兵刃朴鈍，胡兵五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三當一也。(註二六)漢使立功 西域者，如傅介子、段會宗、常惠、甘延壽、陳湯、馮奉世，下及東漢班超、班勇父子等，或以單車使 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或用便宜調發屬國兵，以定數國十數國之亂，(註二七)其事尤奇於近 世歐人之征略東方諸國。西漢文士，如蜀人司馬相如，會稽郡人嚴助、朱買臣等，亦皆兼有武功，至其 文字，如相如之諭巴蜀檄、難蜀父老文，罷錯之論守邊備塞書、論募民徙塞下書，趙充國之电田奏，侯 應罷邊備議，劉向論甘延壽等疏，及揚雄諫不許烏珠留單于朝書，班固封燕然山銘等，皆代表偉大民族 之作品，所謂「振大漢之天聲」者也。(註二八)漢人身心之康强如是；而其對國家之負擔，尤至足驚 人。漢制，民二十始傳爲更卒(顏師古曰，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繇役也。)，給事郡縣，歲一月； 二十三爲正卒，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水處爲樓船士；過此猶服繇戍，歲戍 邊三日，至五十六乃免(因不能人人盡行，行者亦往往以一歲爲期，以一人兼代百數十人之役，諸不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由官給代戍者)。(註二九)此漢人所服之常備兵役也。於時材官騎士，悉爲丁壯，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九九

中國通史要略 **-OO** 戍卒則或屬中年。其因事出非常，如實邊屯田穿渠作城之類，或下令徴募，或以講遣戍，員額多寡，一 視實際需要，衆者至數十萬，且皆不在常限焉。至言納稅，則自田租十五稅一，文景後三十稅一外，民 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武帝時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註三。)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則出算賦，人各一算，凡百二十錢，爲治庫兵車馬。以漢時米中價石五十錢，合今量約二斗餘計 之，二十三錢，約可購食米今量一斗，百二十錢可購五斗有奇，是不啻人納今法幣數十元至數百元矣。 又有賀算，人貲萬錢，收算百二十七，貧民亦以衣履釜幫爲賀而算之。此漢人所納之直接稅也。餘如往 來繇戍者，道中衣裝飮食，悉由戍者自備。武帝世，師旅大興，國用不足，復「榷酒**is**，莞風織，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焉。、(註三一)漢代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可謂迥絕古今•，四境之拓，實由人民傾無 量之血肉資財而來。帝王之厚斂繁役，雖非當時國民所願，然苟視爲國家政策，事固未可厚非，今當日 所醐，與吾先民積世經營之國土，多爲暴敵所侵佔，如何竭盡國民之義務，以光復失土，以繼漢人之偉 業，則吾炎黃子孫所當常念也。

漢自劉邦稱帝，傳至孺子嬰，爲王莽所篡，凡十四君，二百一十年(前二**O**二至後八年)。

一— **(2)**恵帝盈(七年**)1**

**(1)**高帝邦(八年)|\_一

**— (3)**少帝某(四年)

**—4)**外帝弘(四年)

一— **(8)**昭带弗陵(十三年)

**— (5)**文帝恒(二三年) — **(6)**景带啓(十六年) — **(7)**武帝徹(五四年丫厂縛——昌邑王賀

一—據——進——- **— • ！ • . i , •** 一 .:•.••”:・.•• ：,...:・：■•.:.、•.•.:.,•?、::、：•.••.'.:・•〃 • ―.(-;:••:•':•/-,、、：•.,,..•," \*:,、、.••••：：•■•<. **I (9)**宣帝詢(二五年) **(10)**元帝爽(十六年) **(11)**成帝驚(二六年)

——康 **(12)**哀帝欣(六年)

—興 **(13)**平帝衍(五年)

—某 某 某——(**14)**孺子嬰(三年) 史稱高祖爲人，有大度，知人善任，從諫如流，觀其初入關作三章之約：「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 」餘悉除去秦苛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其氣度實迥非項籍輩所能及。楚漢戰爭，前後五年，楚兵常 强，而漢兵常弱，然終爲漢滅者，論者謂楚多敵而漢多助，楚暴戾而漢假仁義，楚失地勢而漢憑險固， 楚軍常乏食而漢常不匱，楚粗疏無謀而漢多譎詐，楚妬賢嫉能而漢與人同利；然其主因，亦以高祖能用 張良、蕭何、韓信，而項籍則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耳。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 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 >金匱石室，藏之宗朝：史稱其雖日不 暇給，而規摹弘遠。然諸人鮮通達治體，凡所設施，大抵襲秦故，不能卓然立一代之制也。孝惠少帝， 政由呂后，君臣俱欲無爲，興作未遑。文帝以恭儉率先天下，專務以德化民，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 獄數百，幾致刑措，其治績爲三代後冠。蓋自惠帝時相國曹參以道家淸靜不擾之術爲治，文帝亦好黃老 之言，躬修玄默，加之以仁儉，時去楚漢相爭，已三十年大亂之後，民數減少，天然之產，養之有餘， 第五章 統一時代(秦漢) 一 **O** 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二 而豪傑敢亂之徒，並已前死，餘者厭亂苟活之外，無所奢望，承暴秦網密文峻之餘，而能掃除煩苛，與 民休息，其治效有斷斷然矣。景帝繼之，參之以名法，政尙刻竅，然節儉愛民，仍師文带，故治道仍 隆，史亦以文景並稱。至武帝出，而漢乃臻極盛。當時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諸侯削弱，內顧無憂， 於是用事四夷，爲所欲爲，所創諸政，亦多與後世有關係。始以年號紀年，一也。改用夏曆，以正月爲 歲首，色尙黃，二也。屢策賢良，開後世以文字取士之制，三也。立樂府，尙詞章，啓後世崇尙美文之 習，四也。立學校，置五經博士及弟子，抑百家而隆儒術，五也。吏通一藝以上，皆得補職，以儒術爲 利祿之途，六也。置武功爵，令民買爵及入粟者，得補官吏，又令民得入粟贖罪，死罪亦得出錢以贖， 開買官贖罪之例，七也。以趙過爲搜粟郡尉，易古爰田休耕法爲代田(一畝三明，歲代處，故曰代田) 輪耕制，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歲之收，常過纔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盛增農業生產，八 也。桑弘羊領大词農時，「各郡國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 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 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躍：」(註三二)以均輸與平準爲國營商 業之總機構，使民不益賦而國用益饒，九也。而其功最大者，亦有二。一曰保存文化。自秦禁挾書之 律，至漢惠帝四年始除之，然民間之收藏隱祕，猶未盡敢公布；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自六藝 至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註三三)古先聖哲著述之保存與流傳，帝之功也。二曰增拓四境，前所言漢 代之開開疆界，大半皆武帝時事也。然窮兵**B**武，以金帛招致屬國，所費不可勝計•，帝又信方士，求神 仙，數益宮觀，盛巡幸，修封禪，至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黎民困逼，益輕犯法，雖任酷吏，所在盜起

不可治。幸帝晚年悔過，下詔謝天下，一意以富民養民爲事；又專任霍光，付託得人；昭帝繼嗣，光知 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故得不如始皇崩後之卽釀大亂耳。宜帝勵精爲治，信賞必罰，綜核名 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 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不下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 罔，迺服從其敎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王 成、黃霸、朱邑、與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註三四)又用趙充國降諸羌，常 惠、馮奉世、鄭吉等，頻宣威於西域，卽暴亢如匈奴，亦於是時稱臣款塞•，可謂中興英主矣。元帝委政 宦者，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漢自宣帝以前，治道皆雜王霸，(註三五)自元帝以下，始專用儒 術，漢儒學風，武宣與元成適異，其端固自元帝啓之矣。成帝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自後國 統三絕，哀平短祚，王莽卒以外戚而移漢祚矣。

外戚之禍，與西京相終始。蓋上古貴族政體，公族擅權，主少國疑，政事決之冢宰，卽有篡竊，亦 與外家無與。漢以庶姓起，貴族之制去，主勢孤危，在朝多覊旅之臣，鮮可信託，故惟外家是賴，或猝 有大喪，不能不聽於母后，母后又以己之族黨爲親，必思張其勢以久其權，而外戚之禍起矣。高帝呂后 爲人剛毅，佐帝定天下，生孝惠，及卽位，張后無子，呂后命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帝崩，少帝卽 位，呂后臨朝稱制，封諸呂爲王及侯，及少帝以怨慰而廢，又立弘爲帝。后持天下八年，漢書於惠帝紀 後立高后紀，明呂后繼惠帝而君天下也。后崩，諸呂欲爲亂，賴齊王發兵於外，陳平、周勃、劉章等合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6**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一。四 謀於內，以誅滅之，迎立文帝，然後劉氏復安。景帝以母竇太后從兄子實嬰爲大將軍，又封王后之同母 弟田甥爲侯，武帝時實嬰、田甥先後爲丞相，已而武帝衛后弟靑爲大司馬大將軍，后姊子霍去病爲大司 馬驟騎將軍(大司馬卽秦太尉，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故大司馬加於將軍之上，共爲一官)，李 延年、李廣利兄弟，亦以李夫人龍貴，雖二帝之雄，外家無大表現，衛霍之殊勳偉績，亦不緣椒房，然 當時嬰甥之權勢，亦皆逼主上焉。衛后與太子據以巫蟲事自殺，鉤弋夫人生子弗陵，武带立爲太子，而 夫人先賜死，霍去病之弟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爲外戚輔政之 職。昭帝立光外孫女爲后，昭帝崩，無子，光請后徴昌邑王賀卽位，未幾又廢賀而立宣帝，史稱賀無道 淫亂，實則賀羣臣謀光，而光乃廢賀耳。宣帝在位，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持國權柄，殺 生在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帝始立微時許妃爲后，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光因納女爲后，上亦寵之，顓房燕，光死，帝迺立許后子爲太子，而霍氏驕侈益盛，帝乃悉移 霍氏黨於外，而以外家許、史(带外祖母家)子弟代之。及霍氏謀廢立，宗族誅夷，帝於許史之外，亦 不敢輕任，以許后叔父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又以延壽子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臨崩， 又以祖母史良娣弟子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受遺詔輔政。嘉女爲成帝后，成帝又以嘉輔政。蓋自昭帝以 降，步步皆趨於外戚之政矣。元帝雖委政宦者宏恭石顯等，亦與許史相表裏。及成帝黜顯等，專任元舅 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諸舅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時王鳳子弟分據勢 要，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蓋歷 上古至泰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矣。鳳卒，從弟音及弟商根相繼當國，根病免，薦其從子莽自

代。莽繼四父而執政，欲令名#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吏，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 儉約，會哀帝卽位，莽廢於家，帝初以祖母傅昭儀從弟喜爲大司馬輔政，尋又以母丁姬兄明爲大司馬農騎將 軍輔政，終乃以婪人®賢爲大司馬，領尙書，賢女弟亦位次皇后。及哀帝崩，太皇太后(卽元帝王后) 仍詔莽爲大司馬，迎立平帝，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附順者拔擢，忤恨者 誅滅，漢政遂一出於莽矣。莽進女爲平帝后，旣又弑帝而立孺子嬰，自稱假皇帝，三年，達卽眞。蓋自宣 元而後，同姓諸侯王已無勢力，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王莽以佞邪之材，乘漢中外犀微，本末俱弱， 孝元后又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密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卒以外戚而易漢祚矣。(註三六)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 述。當哀帝世退廢家居，諸吏上書訟莽寃者以百數，賢良對策亦均以爲言。及哀帝之崩，莽藉元后之勢 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卽眞，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權勢所劫， 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繼則諸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數千人。雖漢 宗室有安衆侯劉崇、徐鄕侯劉快等，臣僚有東郡太守霍義、期門郞張充等，先後起兵討莽，皆旋卽敗滅 ，其威力所劫，固已徧天下廉然從風。而莽有所作爲，動引經義以文其奸，故篡竊之初，碩學通儒，多 謳歌勸進。莽之足以繼漢稱帝，故爲天下所公認矣。使能逆取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亦且安於 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乃莽予智自雄，晏然自以黃虞復出，制度紛更，朝令暮改。 以豪民之兼倂侵陵，細民或耕其田，見稅什五也，則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其男口不 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鄕黨，敢有非議者，投四裔。以新定「金」「銀」「龜」「貝」「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一。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一 **O**六 錢」「布」等貨幣共二十八品也，則禁用漢家舊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以 竇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斡之令，謂「鹽、酒、鐵、名山大澤、五均餘貨、鐵布銅冶，六 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貴，卽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 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專令州縣酗酒賣鹽，鑄造鐵器，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 稅之。(註三七)吏緣爲奸，民受其毒。又恃府庫之富，甌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妄欲立功域外，一 舉而滅匈奴，興師三十萬衆，十道並出，吏士罷弊，邊民死亡係獲。重以旱蝗相因，富者不得自保，貧 者無以自存。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怒，遠近俱發，自始建國至地皇四年(九至二 三)，纔十五歲，而支體分裂，卒用滅亡焉。

東漢自光武稱帝，建都洛陽，傳至獻帝，爲曹氏所廢，凡十四君，一百九十六年(二五至二二**O)**。 **1)**光武帝秀(三三年)——**(2)**明帝莊(一八年)——**(3)**章帝疸(二二年)——一 一—慶**I (6)**安帝祜(一九年)**I (8)**順帝保(一九年)——**(9)**冲帝炳(一年) **1 (4)**和帝肇(一七年)——**(5)**殮帝隆(一年)

—壽——**(7)**少帝懿(七月)

—伉——寵——鴻——**(10)**質帝績(一年)

—翼——**(11)**桓帝志(一二年)

一—開**I i (13)**緩帝辯(六月)

—淑——萇——**(12)**靈带宏(二二年)

**r (M)**®帝協(三一年)

阳終N息创•$） 6礬渣叵次润密N磁軽6経臨舐楔o荟囲咪KE妹6斂剥能0.6建尺篇鷺昶6皿醒回雲 爲6飆K塗弟朦您建恣丈。尊強\*套&由战。旧母帽蔭態咲。沒饗案纏《El。田一「適堆避陣 N囲6 YI茨聽N曲。」Gdliio棚血版袱艦式聽風-慮取觀誤-YQ跆耀6験純启园6 瞄N 黑!W卻-導K來醐出礙盤・。匡斓冋，誠娴出•原采，嬴抵:統成K•英•髯輔*，*0院忠»。检地&猝1 K。 家無噩卷虺芯玄疾急眼° B「蟋i§4K阪6叵塡悝灣。」核1您Y洲返嘘6軾匠径£鼠N粼。回早。回恰 狀嘗赚施6噩•必輝理。袭鹽袜睡钮贤必融11舗。1 01摭但:送惡。采牺纟埴6師也略棋酗篋椭-縻K 禮。製卷种斌虛，臍:s，鼬赠，腰隙，联嬷滲6 wetsm -賴盜联赚蜂。成绛「串紙任眼6驟旧黑 睡-冊苗6層玳棉遊盤6伝扶源秘6解懸嚥黒6 am+i -嫁k匡妪熒聚6瞬側任塩，京\*，贋 代，蘇鳳，出箕，選粮，嬴暇，厠孫N瑕6缨螂陆鳏O」（知帜）「皿曜矚皆巡6滁母艇米溯蜒帆孵 蜂6帷回唇毒6 H牽履醞6海冰。耍崗察譚纏果囲6 - ^W-KtK 6握握MR必6辑温旺要惱

駿6製覊建集6彌座迪R -餵驟煦排。」（«i!O）底恠密弋圄6核壓右朦忘6帳轅源题6郦氏謡ZJ氏 w -圖盛忽巡醸。11 mmMS。也锢帷撇帆K康万恣6塩鎚識诩6匡\*欄\*志6掛路滁喚龍6陽曜鸵 歩徳應終\*8 6 3SS-N44 6核娣扫滁粼制。采食拠豳I丞更6悬返N巡6加乖£扫田滁N頹\*叫棋徳密趙 映・6竈畦菱Y 6扶N桐拾混6曜悪蝮屮臨串，E«，出嶙f K■扫1 1强昶6地眼倒暇f鱷球韻赧6米曜W 飄6匡處組終N 1認醸6 6歡圖鼠後。靈不瞩恠6换建「藩茎龈幽6夺褪您醴6 leY

SM® o J （樹e I）潮也串紋蛔窓瓣6 K卜箍& 6睡倏鳏翻为6 KW^WW 6廿匯耘鳏NM岷脈。 陆離匡巡6「皿|垣装濯6睫艰収卅6玄冯徳E1離（WS1®） 6燃密鞭K四（暢恠制四'履恠歸匹'視恠

1OV

中國通史要略 一 **o**八 閻后、順帝梁后、桓帝竇后、靈帝何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 威。」(註四二)於是女主臨政，而外戚擅權。女主臨政，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 房闡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外戚擅權，人主不勝其脅迫，而公卿以下，皆其黨羽，亦惟藉 宦官之力以誅之。故章帝以後，以外戚與宦官之擅權爲一大事，戚與閹之專權，亦東漢亂亡之二大禍水 也。(註四三)諸带政績，鮮可述者，惟和帝時國威®著，「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 譯四萬；」順帝時人才最盛，「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故，桓焉、楊厚，以儒 學進，崔暧、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篙、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 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郞顎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然帝亦不能信 用也。

初，光武懲王莽之禍，躬攬魁柄，防閒戚豌，貴戚樊氏(光武母家)郭氏陰氏(皆后家)，雖多位 列通侯，然不居權要。樊氏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陰后兄弟，亦深自降抑，范曄所謂「 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者也。明帝后馬氏，馬援小女，賢德素著，「每於侍側之 際，**«1**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章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史稱常事減損外家；然史 又稱「馬防(援子馬后兄)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 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廓，實客奔凑，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 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幸帝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 勢稍損，實客亦衰焉。章帝實后，竇融之曾孫女，寵幸殊特，宮**00**爲之慄息。實氏自明帝時，已一公、

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 與之比。章帝寵任后族，竇憲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 憚，然亦不授以重位。和帝卽位，實太后臨朝，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及憲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 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兄弟並 封侯，實氏一門，並居列位，充滿朝廷，權傾主上。和帝乃與中常侍鄭衆定議除之；大怒雖誅，然宦者 用權自此始，中官亦始盛焉。帝崩，太子未立，后鄧氏立少子隆，生始百餘日，是爲鷗帝，鄧后爲皇太 后臨朝。彩帝立六月崩，后與兄隨、悝等定策禁中，迎立安帝，猶臨朝政，隨等皆封侯，寵權顯赫，而 宦官亦漸用事。及鄧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宦者李閏江京等諧誅鄧氏，而帝嫡母家耿氏、祖母家宋氏、 后家閻氏、及李閏江京王聖聖女伯榮等皆貴顯用事。聖等共諮廢太子，帝崩，閻后與兄顯等迎立少帝， 誅黜聖等，身自臨朝。少帝殂，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擁立安帝廢太子(是爲順帝)，誅閻氏，程等皆封 侯。順帝以梁后父商爲大將軍，商卒，其子冀繼之，及帝崩，梁后與兄冀立冲帝，身自臨朝；冲帝又 崩，立質帝，冀以帝聰蕤，酰之而立桓帝，幷以后妹爲桓帝后，冀身爲大將軍輔政。冀一門前後七封 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 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其凶恣專斷，豪橫 盈極，爲東京外戚最。帝與中常侍單超、具暧、唐衡、左信、徐璜等五人合謀誅之，收冀財貨，縣官斥 賣，合三十餘萬萬，遂減天下租稅之半，封超等五人爲侯，於是宦者以功代外戚執政。桓帝梁后崩，以 竇武女爲皇后，帝崩，武與后定策，迎立靈帝，實后臨朝，武入居禁中輔政，與大傅陳蕃謀誅宦官，卒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一。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一**O** 爲宦官曹節、王甫等所殺，節等封侯。至靈帝崩，何后臨朝，立子辯爲帝，后兄何進以大將軍輔政，進 奏誅宦官蹇碩，收其所領八校尉兵，方欲盡誅宦官，而進又爲宦官張讓、段珪等所殺。是時軍士大變， 袁紹、袁術、閔貢等因乘亂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 二千餘人。於是外戚與宦官俱盡。自戚宦之爭，戚常敗而宦常勝，而宦官之勢燄，亦隨外戚之履敗而益 盛。加以宦官旣據權要，則徵辟察舉，望風迎附，非其親族，則其姻戚，桓靈之世，宦官之子弟支附， 蓋過半於州國矣。莫不窮暴極惡，流毒遂遍天下，士大夫乗正嫉邪，奮死與之指拄，而宦者搆害明賢， 專樹黨演，於是有黨錮之禍。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於是有黃巾之亂。黃巾之 亂，雖藉皇甫嵩朱傍之力，幸獲平定，而黨錮之禍，則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自中興之後，羌胡之 患最大，天下精兵猛士，恆聚於涼州。黃巾亂起，各州刺史守牧亦多各攬其地之財賦甲兵。及何進謀誅 宦官，首召涼州將董卓，卓將涼州兵至，而廢帝辯，立獻帝，專權恣睢，袁紹糾州郡兵討之，卓賤破洛 陽，西遷長安。初平三年(一九二)，王允呂布合謀誅卓，而涼州諸將李傕、郭氾、張濟等繼之，紛爭數年， 關中無復人跡。袁紹、袁術、陶謙、劉表、曹操等，亦各據州郡自立。建安元年(一九六)，獻帝乘間 到洛，曹操入朝，遷帝都許，擊滅涼州諸將，挾天子以平羣雄，於是政歸曹氏，天子守府，而漢亡矣。

\* \* \* 周遭犬戎之禍，文物湮淪，平王東遷，秦雖居周舊地，而其開化較晚於諸夏。自以武力一天下，其 貢獻最大者，惟在統一之文字與政制，雖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特備員勿用，最著者爲伏生與叔孫 通，一傳尙書，一制朝儀，皆顯名漢世，然非能於學術有所特創也。晚周百學爭鳴，至秦蓋寂寥甚矣。

惟刻石之文*，*光耀海內，則有過前代。史記載始皇蟬山、泰山、之器、琅邪、碣石、會稽刻石凡七(之 器二，餘各-。)，至今短邪■'■;?銘文，猶存卜三行，泰山亦存十字，而他•打拓本鉤摹影印者，世尙有 之。(註四四)文字之美與其流傳之久，皆爲史册所僅見。周代金文最多，東周時，齊楚諸國猶盛，惟 秦獨尙刻石，大書深刻，悉王絹李斯等之意象也。世人雖極斥秦，於此獨寶存之，蓋其文字之美，爲千 載所共推焉。

晚周學術思想，至兩漢而結局，凡漢人之所從事，若六藝諸子，大抵爲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 創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選娘，亦能於保存之中，演爲新製。而國基大定，疆域遼廓，又足以生國民宏大 優美之思，故如史學文學等，皆有其特殊之貢獻。雖漢人之著作與其所硏究者，今存者十不逮一，未易 遽下定論；姑就著於史者觀之，猶可見漢人於吾國之文化，旣善繼往，兼能開來。後之言漢學者，徒掇 拾漢人之片言單文，猶足以專門名家焉。(註四五)

兩漢之學，以六藝爲最盛，而派別亦最繁。大抵以傳授之性質而言，有師學家學之分，以經之立於 學官與否言，有官學私學之殊，以文字之通行與否言，有今文古文之異。師學者，老師先師傳授之學， 家學者，家世傳授之學。西漢之初，經師輩出，如田和之易，淵源於商瞿，毛公之詩，權輿於子夏(皆 孔子弟子)，申公之魯詩，賈生之左傳，並溯沿於荀卿，以及伏生之傳尙書，高堂生之傳士禮，皆師學 也。公羊氏五世口傳公羊，孔安國家世傳尙書，歐陽生自歙八世傳尙書，伏理至無忌六世傳齊詩，楊榮 家世傳小戴禮，則家學也。師學家學，其初皆私相授受，皆私學而非官學。自文帝設立諸經博士，至武 帝頒易、詩、書、禮、春秋五經於學官，每經皆選績學之士爲博士，官給俸祿，擇民之俊秀者爲博士弟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二』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一二 子，以相敎授。雖爲博士者，仍守先師老師相傳之說，或從一家之言，以自鳴其學，其所敎者，不出師 學家學之範圍，然學由官立，師弟由官選擇，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已爲官學而非私學矣。(私學猶今 私塾之授徒，官學猶今國立大學特設某某科講座，選任敎授，以敎准許入學之學生也)當時每經皆有數 家之訓釋，各家所傳授之本子，有爲漢世通行之隸書，有爲漢世已不通行之先秦古文。其初學者傳習之 本，大抵爲通行之隸書，繼則先秦舊文之本，傳者漸多，名曰古文學，本之爲通行隸書者，亦别立今文 之名。國家所立之五經博士，東漢初雖已增至十四(易四••施、孟、梁邱、京氏，書三：歐陽、大小 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嚴氏、顏氏)，然皆屬今文家，古文學如左 氏春秋、周官、毛詩、古文尙書，王莽秉政時，雖一度立於學官，王莽旣敗，學亦隨廢，在野巨儒，惟 在民間自相傳授。故又有以今文學爲官學，而古文學爲私學者。雖當時諸儒以今文經家居敎授者，一經 恆千百人，然或本爲博士，或本受業博士，皆謹守博士家法•，卽傳自私學者，亦皆不背官學.，故弟子受 經卒業者，咸任博士議郞之職。蓋自官學旣立，學術定於一尊，儒生家居傳經，不啻受敎法於博士，所 謂私學，特輔博士敎授之所不及而已。儒術旣爲祿利之途，學業旣成，取靑紫如拾芥，學之爲國家所立 者，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排黜異說，深閉固距。博士之極弊，遂至於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 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諸硏習古文者，憤其不得立於學官，詆琪今學，亦無所不用其極•，今文古文之 爭，亦官學與私學之爭也。(已立學官之今文，不欲古文再立學官，未立學官之古文，欲與今文同立學 官)。然當時通儒，如西漢之劉向，東漢之許愼、馬融，皆兼通今古文.，鄭玄(生順帝永建二年，卒獻 帝建安二年，一二七至二00。)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後書玄傳稱「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

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侯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補裕義、六義論、毛詩譜， 駁許愼五經意義，答臨基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尤集今古文說之大成，且其所注各經，不守一先生 之言，參酌今古文，以實事求是爲指歸，與博士所傳，亦不盡合。自是以降，治經學者，悉奉鄭君爲 大師，官學日淪，鄭學日昌，兩漢經學以私學始者，亦以私學代官學終焉。

武帝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增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更爲設員千人，成帝增弟子員三千 人。後漢則光武修起太學，建三雍，明帝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至順帝更修戮宇，凡所構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漢末太學諸生，遂至三萬餘人，爲古來未有 之盛事。此兩漢京師之國學也。地方敎育，初僅有間里書師•，自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蜀立學堂，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平帝時，王莽秉國，廣立學官，下至鄕聚，皆立孝經師一人。東漢則 郡縣守令，著名史册者，大抵造立校舍，修庠序之敎，僻壤蠻阪，並有學校，班固東都賦所謂「四海之 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也。此兩漢地方之官學也。其時儒生之習今文經者，以游學京師，受經博士 爲正途。然私人家居敎授者，大師徒衆至千餘人，前漢末已漸稱盛，而後漢書所載張興著錄且萬人，牟 長著錄前後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註四六)自餘弟子門徒數千人千餘人， 下及數百人者，指不勝屈，比前漢爲尤盛。私家之傳授，蓋駕國學而上之。古來經學之昌明，儒生之 衆，未有如兩漢者。兩漢書中所載，今可考者，猶不下數百人，要而論之，不外五派。誦讀經文，互相 授受，不事作述，始也憑口耳之傳，繼也則著之竹帛，此一派也(此派兩漢最多，漢書儒林傳之經師， 半屬此派)。以經解經，不立異說，使經義自明，如費氏之說周易，此二派也。援引故訓，證明經義，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二三

超濾泌J?益至6痘米I悬伸《N混逑6巡和号襪枳NiH雑康-与111塩知。瞇域患裡6終1联恤6如NM露 翩传每6程患核艮皿堡節6 SSiH-NSW-Kffi 6飄适臨N旅養繇緇 > 返印给早。稍跚口嫩4 \*癱口蔑6格 植N"H，鳏朝魄總6段眺出哽拦N蝦唬6骤蛰坦帼N舉儷噩6対用驍割。\*報EI螂N扫跳用驍消収6巡 娜袞我||1麒穽劉6择gl巡期岳6壁圆軽帆玄源，恣遜云&熬謚咨灿后6善城¥溢辛]。（篇団早）X慶扫/跡 6 wsm^w。蛾我Mr屬米建6以師忌贸您製娴，届蝴川诉窿渉6巡左耗警阳点诉曲什。（ffiao 概连（聯钗册N棚6棚牌11駆。1隘睪纟盅廳6旧區寇MNM粢涯0?地早帼）6快跪N賑舞帽（111\* 甲枷）-喪逻N謚博涯（氏恤）型割。I路糕唄瞇藉6廊藝臨以謨诉嗯割。恣扫惻説爐检6公|1附, 3 gH屮，將甲诉睡J? 6地赠丞娜f匡盅积血触桐6 △抹必册匡慷制恤漏揣S脈螭諷N統疆6瞑觥讎WN 鼬6 4<S®Si 6园盟帶嘴暇。梅宜曜燃Y淞燃N慝廉榦。

聽到咪羅翳嬰聚也懶6 X輝纏堅艦雄N雖。鐸圈坦，姻聲月期N蓝妾晾6竇SS小廷藤队撩。E1螂弟 ® 6皿圖牛脂（氧恠埋）波冬顺懿整纏麥6旅建桐撩，1器絶州-检占誕N濃哽，鄱昏"HN咨勵61X3 坦犒堆成EX憂6姓迦兴踪右低量6福虽睑裝煥知4樨k媒帰抓絹6芸侧蜜庭。号帽宾神漏姿鑿蔬嗽。眼 史嗯定策瑯6贓將虫船灘經盤刊七6 8网弱回N卷貝蘇，地囲螂N駆囲4<原早。抹恣艮旬姿骚怅匡粼张 羅轆。籠終陪遂和図N爵麗6 M FU^WJ N廠6长R屮圈嬢N總6露迷很心场贮。嫩玄暇遂箕菰 e 6林聽由劉湛K•期6 K^Mfr-Ngs 6欄謬芸要舗物# 6川條耳N公樹扫諷眼腳6皿\*終右短戀版母（ 出條也離3 6識職麹終\*小6林恣湛秋魁咪樫田瞼”盅骤:鳏6螂旺占蕊製6 ®wE»isaw®^w 柜竺定援6 [2 6鼠嗽潟咔建\*類6即狀郦嫌課用當6 SIPN暢M龌肝| 6幡四三避酗右N垣6顷冠以丞晟

南)，篤信其術，用人行政，悉以讖緯從事，儒者亦以讖緯爲祕經，易、書、詩、禮、樂、孝經、春秋 七經,皆各有緯言，號爲匕緯。(註四九)於是五經爲外學，七緯爲內學，首經者必兼通緯，解經者必 援飾經文，雜糅讖緯，遂成一代風氣。雖以鄭玄之經傳洽熟，稱爲純儒，亦爲緯學名家，沈溺其中而莫 反。是則兩漢經學昌明之世，亦陰陽讖緯盛興之時代矣。

漠世治諸子之學者，雖不若東周之盛，然九流之說，猶綿延於兩漢。以兩漢書諸傳考之，有專治一 家之學者，有以一家之學敎授後生者，其風氣蓋與經學家無殊；而黃老爲尤盛。漢初如曹參師蓋公，陳 平治老子，以及田叔、汲黯、鄭當時之流，後漢如鄭均、蔡勳、矯愼等，莫不好黃老之學•，甚至帝王( 如文帝楚王英)，皇后(如景帝母竇太后)亦尊崇其言焉。最錯學申商刑名於駅張恢生所，後漢陽球好 申韓之學，皆法家之學。陰陽家則與儒術相糅合。自餘縱橫雜農小說諸家之書，皆著於藝文志，旁及兵 家、數術、方技，亦皆有專家校定，而小說家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張衡西京賦 至謂小說本自虞初(虞初，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中，號黃車使者，其說以周書爲本)，則其盛可 想。惟名家及墨家，漢人似少傳授•，然漢人所見名家墨家之書猶夥，非若今之抱殘守缺，徒摭拾一二語 者比也。觀藝文志所載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至魏晉以降，始次第淪佚。先秦諸子 之學，漢人實能綜括而章明之；故有功於諸子者，莫漢若也。特漢人所著子書，多沿周秦以來之學說， 不能出其範圍。.最著者，西漢則淮南鴻烈，然雜出衆手，不足成一家之古，後漢則王充論衡，亦專事詆 訊，僅足以供游談之助。蓋漢人發明之功，不及其保存之力焉。

自孔子删尙書，作春秋，左邱明論輯春秋本事，以爲之傳，又撰異同爲國語。時又有世本，錄黃帝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一一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一六 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幷諸侯，有戰國策。漢興定天下，則 陸賈作楚漢春秋。至司馬遷(生景帝中五年(前一四五年)，約卒於昭帝世。)萃尙書、春秋、左傳、 國語、世本諸書之體，采國策，述楚漢春秋，創爲史記，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目，上起黃 帝，下**S2**漢武，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字。於是漢之史册，集自古以來之大成，與漢之統一之國勢，若 相應和焉。史遷之後，褚少孫、揚雄、劉歆等，多踵爲之，而東漢初班彪及子固相繼爲漢書百篇，復爲 斷代史之祖。吾國史書，自是燦然大備，梁則相承，仍世以續，令晚世得以識古，後人因以知前，故雖 戎羯荐臻，國步傾覆，其人民知懐舊常，得以幡然反正。漢人學術之有造於華夏，史書功爲第一。抑史 漢不獨爲歷史家所祖也，亦爲後世文學家所宗。西漢文章，初承戰國之習，有縱橫之餘風，文景以後， 提倡經術，其文多爾雅深厚，•相如子雲之雄偉，匡衡劉向之淵懿，其最著者；而史記實極文之變。東漢 一代，前有馮衍杜篤，中有崔顚張衡，後有蔡邕孔融•，而漢書之風骨尤遒勁。後之史家，續史漢以成書 者，無慮百十家，未有能繼其文者也。自餘「詩文辭賦，漢人亦多創爲新體。枚乘蘇武爲五言詩，而樂 府之三言四言詩體，亦於三百篇之外，別成一格"降及後漢，詩人益多，」作品之傳於今者，大抵音節 蒼涼，文情撲茂，無意於工而自工。「而孔雀東南飛一篇，爲焦仲卿妻作者，凡一千七百四十五字，實 爲敍事詩之絕唱；雖不知作者之名，然可見漢之詩人，實多開創，無所謂定格成法也。詩之外，創製之 體，如答客難、封禪書、七發之頰，亦多新格。而賦體之多，尤爲漢人所獨擅，大之宮室都邑，小之一 名一物，鋪陳刻畫，窮形盡相，而其瑰偉宏麗之致，亦與漢之國勢相應。蓋人類之思想，不用於此，必 注於彼。以兩周之經籍子家衡兩漢，誠覺漢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獨至者觀之，則前人僅構其

萌芽，至漢而始發榮滋長者，亦未易僂數」也。(註五**O)**

泛欧學藝制作，猶有可述者數事。泰人刻石頌始皇功德，漢代不師其制，故西漢石刻甚®。近人於 廣州城東里許發掘一南越貴人遺家，得漢初隸書木刻陰文數十。(註五一)是爲今日所知古人木刻之始， 亦西漢之特色也。東漢石刻極夥，門生故吏爲其府主伐石頌德者，徧於郡邑，其書有篆有隸，而隸體爲 多，或縱横宕逸，或謹嚴流麗，後之碑版，廉得而逾焉。古代宮室，多有壁畫(觀楚辭天問可見)，漢 世亦沿其法，所畫以人事爲多。惟漢代又有石刻畫像，或琢石納諸墉，或伐石樹闕以刊之，或刻諸墓前 石室，今世所傳者，以孝堂山石室武梁祠石闕爲最完好，(註五二)古代人物之狀貌，以及車馬衣服之 製，胥可賴以考見。觀石室石闕之圖刻人事者，多古聖賢節孝義烈事，與印度、希臘石刻之多以宗敎故 市爲題材者迥異，足徵吾國文化之中心，惟在人倫道德，故雖旌表祖先之美術，亦質實無華，不含若何 神祕意味。而其圖刻物形者，大致以牡類體狀居多，鬭獸怒馬，飛舞龍蛇，類皆胸大腰聳，筋力呈現， 尤足徵漢代强健戰歸生氣活潑之精神，藝術上亦處處流露，卽在造墓石刻之中，從未稍現死喪之意焉。 (註五三)自餘金玉禮器，及服御諸物，傳世者極夥，形製與所锢文字，多極精美。(註五四)蓋漢代崇 尙工藝，少府有考工室，外郡如河內郡懷縣、南陽郡宛縣、濟南郡東平陵縣、泰山郡奉高縣、蜀郡成都 縣、廣漢郡雑縣等，亦均有工官。貢禹在元帝世上書，稱「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註五五)於當世之奢侈，深 致太息；而漢書孝宣紀賛，則言「孝宣之治，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是工藝之優劣，且 以覘政治之盛衰焉。

第五章 統一時代(秦漢) 一一七

経驱-M顎四书録及“課1課懲終6匡A扣白喬，帏嶂K晅6頻及邮N應担6饌Nz$岫6 <cm^B 6 <m 二M长定，Y-、\匚二习o .--云慾懲6 :M\*（郞接6汪症囲制遂準抹牴謳，恣議口釀Iffl -咪买桜躍囲6 嗯地爰詠急。」叵笙澀輙崖Ntn・・「絲陰盤K製6潔姓世額扌・・」林岫蜒滁。眉鄙坦（怅聽根Y）懿纏 NS? 6旨段艘6扣。潴辗蝌炬嵯崖「炬襲應枳課-雪敏\*頭話觀-Q焦金鄰FEM鎏麵-右啾《興SS 皆6韻#〈我6根眯渦樂定工6右課｝EK•扭网神6談&枣右）®襄二热謚6馬盪6驟底嶽6国奉惱澳噩6 巽謫腰蘇6案担體瓯6改疆鱸瘻憲6密精咪篷6贸匡讓如6寧右龍额6 E1甬口扁條6 I収N誣通中 赠・。」晾《幽YN：S嚥契叵。以噩蛭建題《遒镇肺冀坡Y福-修円和N淀-鐵牌媪蓋-能岐K■右哽袈翻 薦6启ZS瞇編6炽欄姓林攥现。坦欢医螺城剛6 ®SSSiN® 6纜事逑梆。巡到说帳地區賭寒6延1吊 噤6塾地綸尝螟吉N窸6密诉垣岐■蛀怅鳏根YH。底滲娴圍榊囲剛留6 6卄纏戳嬢6 "繹

就枳。払雌蟋Y 6 W3« 6離联瓣避歡副-圣抹坍右史娯6羅佥黑财域齧潮。聽YN圖星6懲Y啓罷 牒轅脈JE洽。

娜扫火扌丹范樨I 6 ®SSW«W。备阕段权至NiS<咀至）。鳏照阙導。相区畿脈穩煎麗既6

藜舞廠攧1/惬艱必\*涅賴K。®W® 6噸鳏賴迅6 K爵态柩:燃益琴6匡鳏Y核震城題索。純並您本圈 米I - KZ5炫唳呼肆複姿，蝦誰逑反誰「抹蜗通M襄蚀蔑尋，柘證柜其」至）。皿箍淀邮靈叛6 M 邮箕將。皿肝监世，联| K■噂6麗麗鄉飄E!慎陵底鮮6芯\*片公藝扁。卄磁叢暖醍齧惹陸套启EI，頰 Y瞟聘（我雌），腰眠YHH固在遥旅「照职寐」。（Seres魚帆經叢貝壬））曾N后虽-启蹴螳題咯魅K 嵌米卄磁。距無挪案就帆4<裾圈N題喊归没*，*右闻做瀏曜热凝唱，（相用与）磴态純您N頒唬尋。匡

織用瓣 眼1您弋（標擲） I I代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二0 緋持、發陸、巴則、度代、溫色等布，猶今之法籃域*、S、*哈喇呢，蘇合、狄提、迷法、兜納等香， 亦猶今之咖啡、可可等譯音也。至文化之交通，自横吹胡曲由西胡傳入外，據近人硏究漢武梁祠石刻畫 像，其有飛舞形者，略帶希臘美術色彩，與中國古代朴陋生硬莊重古雅之作風異趣，或係漢世輸入希臘 美術之影響。西域安息大夏諸國，故馬其頓王亞力山大軍將後人所建，富有希臘文化，月氏亞服大夏， 亦與之同化，漢通諸國，遂因以傳入耳。餘如葡葡首蓿胡麻胡桃等植物，亦皆當時東來，民到於今尙享 其利。觀傅世漢代銅鏡，多鑑有葡萄花紋，「郁萄」一名，考其起源，實係希臘語Bonus之譯音，洵 爲中西文物合流之偉觀。(註五八)然其關係尤鉅者，首推佛敎。

佛敎起源印度，敎主瞿曇悉逹多(號棒迦牟尼)約與孔子同時。其初勢力，大抵限於恆河濱，至東 周末阿輸迦王時，自印度全境外，傳播及於中亞西亞。至東漢初，北印度已爲佛敎之中心，漢與西域之 道通，佛敎遂由西而東。雖其入中國之年歲，未能確定，大約在西漢之末，魏略稱「漢哀帝元壽元年( 前二)，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是爲漢季佛敎傳入中國殻可徴信之記載。其在 東漢，則後漢**3**楚王英傳載光武帝子楚王英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六五)賜王詔書**，**有 「伊蒲塞」(在家佛敎信徒，今稱居士)「桑門」(僧)等佛敎辭句。攝摩騰、竺法蘭二僧，亦於帝時 東來洛陽，譯經造寺。至桓帝，復於宮中設華蓋以嗣浮屠。觀夫帝王之尊，信仰異敎，則知民間自頗有 奉之者矣。時則西僧先後蒞華，翻譯經論，宏布法事。據唐釋智昇開元釋敎錄所載，自從明帝至獻帝， 譯經緇素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總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云。

佛敎之來華，由於漢通西域，漢世傅入之佛敎，亦由西域間接输入，故東來僧徒，如安淸、安玄、

支讖、支謙、支亮等，大抵月氏安息之人。而其能博中人之信仰，則黃老學之力爲多。古無黃老之名， 戰國時治道家之學者，始以黃.帝與老子相附會，至漢初遂以黃老並舉。兩漢間以好黃老*、*旱黃老名者， 指不勝屈,償學之外，以英老爲瓦佔勢力之一學派•，其學大抵尙微**3,**貴淸虛**，**崇無爲，明自然。當時 神仙方技之士，(簡稱方士，亦稱道士)崇尙服食修煉，講求鬼神祠祀，亦多自謂出於黃老•，又採用陰 陽五行之說，成一大綜合，而漸演變爲後來之道敎。佛敎之入也，亦以黃老爲先容，漢人之崇佛者，自 楚王英以下，皆兼好黃老，而以黃老與浮屠並稱。桓帝時襄楷上疏，言「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 淸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註五九)明其學理亦同科矣。蓋時人之見解，以爲浮屠與 黃老，無甚殊異，故崇之者，以爲黃老而兼及；卽初期翻譯之佛經，多借用老莊詞句，闡揚佛理之著 作，亦多援老子立言。佛敎於此時傳入，使漢人不覺其隔閔難通，而博帝王人民之信仰，此其一主因 矣。

**♦ \* \*** 秦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厲行軍國主義，而俗一大變。賈誼謂「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辗組，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許語，抱哺其子，與公倂倨，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稽」者，漢興猶承其弊。(註六**O)**又自戰國以來，競爲游俠，漢初餘風猶在，故代相 陳豬，從車千乘，而吳湧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竇嬰田甥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 郭解之徒，馳爺於閭閻，權行州邑，力折公侯，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自文景以恭 儉化民，秦俗漸革，而景武兩朝，專任酷吏，所以摧滅游俠者無不至，漢武之後，游俠之風亦微。然商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一二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二二 業經濟之發展，及其隨生之弊害，則反視戰國世有加。蓋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 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註六一)民亦多背本而趨末。漢廷雖厲行 重農抑商政策，如高帝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恵高后時，令市井子孫不得爲官吏，「而商賈大者， 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嬴，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 必文彩，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 絲曳縞。」誠者»錯所言，「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註六二)史記貨殖列傳載蜀卓氏、臨邛 程鄭、宛孔氏、曹郦氏，皆以冶鐵致巨富，(當時實爲鐵器極盛時代)齊刁間則任使黠奴，逐漁鹽商賈 之利，起富數千萬，周人師史，轉毂賈郡國，致七千萬，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者數世，橋姚以斥塞畜 牧，而致饒益，無鹽氏以子貸金錢，富埒關中；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 傾縣，下者傾鄕里者，不可勝數。馬遷以若輩雖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贏利，千金者或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因名之曰「素封」：商業經濟發達極矣。自武帝外 事四夷，干戈日滋，行者齊，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毂百數，廢居居邑，封 君皆低首仰給，黎民重困。帝雖任孔僅、束郭咸陽等計臣，盡情措克，諸賈人末作貰貸及商以取利者， 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百二十錢)，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匿不自占，占不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吿者，以其半畀之。(註六三)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吿破產，而民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及桑弘羊領大農，弛吿緡令，仍令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故選舉陵 夷，廉恥相冒，奢侈之俗，尤一往而不可正，降及昭宣，其禍不復。觀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言：「富貴

奢侈，貧賤®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蹭，婢妾衣紈履絲，匹庶 **M**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荘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領從容傅白黛靑者 衆，無而爲有，貧而强夸，文表無裏，紈袴棠裝，生不養，死厚葬，送死彈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 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卽寡恥，乏卽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 不止。」(註六四)元帝時貢禹上書言：「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 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踪則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是爲賢 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註六五)俗之敗壞， 亦云甚矣。漢自庶姓起，一切因襲秦故，宗周彝敎，槪未有聞。至孝武表章六經，史稱「疇咨海內，舉 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禮，禮百神，紹周後， 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世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註六六)•然任用儒生，僅重文學，事粉飾， 封禪禮神，尤多循秦制。而其時宮庭淫逸之習，亦毫無忌諱。自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 之以政，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送爲宰相，學者亦多言興復古禮，以革秦制；漢儒學風®!變矣。 然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其極則王莽借儒學以成纂竊，儒者猶多頌功德以勸進。及光武中興，於崇 尙儒術之外，一意表章氣節，凡所舉用，多經明行修之人，明章繼之，其風世篤，而風俗爲之一變。綜 觀東漢一代，多以名行相尙，郡吏之於太守，往往周旋於生死患難之間，或盡力於所事以著其忠義，或 感知遇之恩，而制服從厚•，志節之士，尤好爲苟難，或輕生報讎，或代人賊讎，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 特之行。若夫性分所至，則隱居求志，後漢書逸民列傳所載，若梁鴻、高鳳、臺侈、韓康、矯愼、戴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一二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二四 良、法眞、龐公，以及不知姓名之漢陰老父，陳留老父等，皆遠引孤寨，亭亭物表，蟬蛻箕埃之中，自 致寰區之外。其不仕者，旣不仕王侯，高尙其志，而其仕者，亦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至其末造，朝政 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註六七)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三 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秋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 自中智以下，縻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 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註六八)可謂知言者矣。司馬光曰：

「光武敦尙經術，賓延儒雅，廣開學校，修明禮樂。繼以孝明孝章，透追先志，臨雍拜老， 橫經問道，虎賁衞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游大學。是以敎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淸修 之士，豈惟取重於措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鄕里。自三 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 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顚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 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 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 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桓靈昏虐，保 養姦囘，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 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顚邱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 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嘘，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

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註六九) 漢代重儒之效，亦云偉矣。雖觀諸子所陳，如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義之正時俗嫌疑，王符潛夫論、仲 長統昌言、荀悅申鑒之譏當時失得，其時迷信之繁，奢侈之習，或逾西京，民間弊俗，亦往往而有。此 則范嘩所謂「世非胥庭，人乖毂飮，化迹萬華，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硏其推變，山川之奧，未 足況其紆險。」(註七。)自戰國社會經濟劇變以後，百世所同。第自節義氣槪及士流風尙言之，中國 立國五千年，未有如東京者耳。

註 一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 二：語本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二十九章「秦之統一」，頁三六七。 註 三：說詳張星痕中西交通史料滙篇(輔仁大學印本)第二册附錄「支那名號考」。 註四••說詳日知錄卷三十一「長城」。

註 五：二十七年，巡行今陝西西部及甘肅。二十八年，巡行今河南山東安徽湖北湖南。二十九年，巡行今河南山 東山西。三十二年，巡行今河北山西及陝西北部。三十七年，巡行今湖北湖南江蘇浙江山東。

註六：見史記蒙恬傳。

註七：見漢書賈山傳。

註 八••見史記河渠書，平準書，及後漢書鄭弘傅。

註九、註一。••皆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一一 ••漢書劉向傳言「秦始皇帝葬於»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囘五里有餘，石槨爲游 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骸，機械之變，棺梆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 多殺宮人，生義工匠，計以萬數。」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三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 註一二••拙著綱要第二册八四節「皇帝之專制」(頁十一至十七)，論列頗詳，可參閱。 註二一一 ••秦郡之數，異說最多。據婺騙史記集解，說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鄆郡、會稽、 潁川、砚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郸、 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町、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 內史爲三十六郡。此外又有閩中、南海、桂林、象郡，故晉書地理志有四十郡之說。王國維氏則謂此四十 郡外，尙有定陶、河間、廣陽、膠東、膠西、城陽、濟北、博陽等八郡，共四十八郡。見觀堂集林卷十二

•「秦郡考」。 註一四：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註一五：拙著綱要第二册五八節「封建之餘波」(頁一七至二六)論此頗詳，可參閲。 註一六••參閱漢書百官公卿表。

註-七••始皇身死未寒，宦官趙高卽與丞相李斯陰謀，廢遺詔，殺太子扶蘇，立庶孽胡亥，一也。胡亥立，卽戳死 諸公子，二也。趙高使其婿間樂殺二世於望夷宮，二世求與妻子爲黔首而不可得，三也。項羽入關，盡殺 子嬰與秦諸公子公族，四也。並詳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一八：見史記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及陳涉世家。 註一九：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註二**O:**見史記外戚世家。 註二一 ••見漢書揚雄傳。

註二二：拙著綱要第八册八六節「受命之新局與布衣之顯榮」(頁二六至三三)，論此問題較詳，可參閱。 註二三••本節及下論東方北方西南及南方之開拓，多本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三十一章「漢代內外之開開」， (頁三八三至三九一)。其論東方開拓段所引漢孝文廟銅鏡及平山君祠碑，玆述略如次。銅鍾爲民國九年 發現，銘文曰：「孝文廟銅鍾容十升，重四十七斤，永光三年六月造。」永光爲西漢元帝年號。史記孝文

紀柄「»带元年，詔郡國諸候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樂浪郡雖置自武帝，亦爲孝文立聘，此銅缆卽 郡立孝文剛之物也。平山君信礴偽民國二年發現，劉翰怡海東金石苑補殖卷一普錄，係樂浪郡祐蝉縣奉東 漢章帝元和二年増修気祀認，特増修平山君祠，而刻石記之也。由此鍾及碑，然後可知兩漢統治朝鮮之實 際情形；葢雖遠在樂浪粘蟬，其奉行詔令，竟與河淮郡縣無異也。詳見拙著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 載中央大學文藝叢刊第一卷第一期，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可參閲。

註二四••淸光緒戊申(一九。八)，英國斯坦因**(p ssm)**訪古於我新溫甘魚，在敦煌迤北之長城，羅布淖爾北 之古城，及和關東北之古城等地，獲得木簡千餘枚。敦煌所出，皆兩漢之物，(出羅布淖阳及和聞附近 者，則爲東漢至隋唐之際之遺物。)據羅振玉及王國維排類印行之「流沙墜簡」，區爲小學術數方技諸 書，及「屯戍叢殘」兩類，前者爲當時邊陲敎育所用之課本。後者率記當時塞上屯戍之爭，王君考桦分爲 簿書，烽遂、戍役、票給、器物、及雜事六目。

註二五：見黄文弼「新强發現古物槪要」(附錄西北科學考査團二十年印行「高呂笫一分木」後)及「羅布潭爾發 現漢漆杯考略」(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一「中國**K**術論終」中)，黃君於十六年四月赴甘新一帶考査古蹴 古物，於十九年秋返平，共赴羅布淖爾考察，在十九年春，所得木簡約數十而枚，中冇孝宣帝「黃**ns**」年 號，知爲西漢遺物。黄君於後一文中，又莒漆杯一件，彩色花絞，最爲鮮蔑，洵爲西漢良器云。 註二六••見漢書卷七十陳湯傳。

註二七••皆見漢書本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漢使立功絶域」節，(拙著綱要第二册頁四十八至五十，備錄 之，)曾加綜述，可參閲。

註二八：班固封燕然山銘語。又司馬相如鼠錯趙充國諸文，皆見漢書本傳，侯應文揚雄文見漢書匈奴傳，劉向文見 甘延壽傳，班固文見後漢書竇憲傳；坊行古文澈本，如姚醐古文辭類築，仲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亦皆選 錄，可參閱。

註二九••據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正月如淳注。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漢) 三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二八 註三**O**••據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如淳注，及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二年章懷太子注，皆稱本收二十錢，至武帝始 另加三錢，以補車騎馬。又據漢書貢禹傳*，*則稱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 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此蓋孝武帝世一時之制。

註三一 ••漢書西域傳贊語。孝武世斂財新法，詳見漢書食貨志下，可參閲。

註三二：見漢書食貨志下。又按桓寬鹽鐵論本議篇曰，「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 萬物而便百姓。」均輸與平準，雖同屬國營商業機關，目的亦從同，而略有分別。均輸分設在郡國，平準 則在京師，J也。均輸類似行商，平準類似坐賈，二也。均輸所以調劑空間上物價之不平，平準兼以調劑 時間上物價之不平，三也。

註三三••參閱漢書藝文志。

註三四：見漢書循吏傳序。循吏傳共紀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六人，自王成以下，皆宣帝時人也。 註三五：漢書元帝紀「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憚蓋寬饒等坐刺饑辭語爲罪而 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籟道雜之，奈何純任 德敎，用周政乎。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今非，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遒歎曰，亂我家 者，弟子也。」 •

註三六••拙著綱要第二册九一節「西漢諸帝及外戚之禍」(頁九五至一 一二)莒武帝外戚頗詳，本節多就彼書節 錄，可參閲。

註三七：詳見漢書食貨志。

註三八••見後漢書卷四十八吳蓋陳**M**列傳論。

註三九：見後漢書儒林列傳序。

註四**O:**見後漢書光武帝紀。

註四一：見後漢書章帝紀。

註四二：見後漢書后紀序。

註四三：拙著綱要第二册九三節「東漢带帝及戚但之禍」(頁-二二至一四八)，論講帝及戚祖顏詳，本節及下節 多就彼書節錄，可參咽。

註四四••參葉昌熾語石卷一「秦一則」。

註四五：此節及下論小學、珞子之摆、文學與學藝制作等，多略本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一編第三十二章「兩漢之學 術及文藝」(頁三九一至四一二)。

註四六••皆見後漢書儒林列傳。

註四七：本劉師培「國學發微」，載乙巳年國粹學報第三期第六期。

註四八••漢初閭里書師所傳習之蒼頡篇*，*凡五十五章，章六十字，共三千三百字。至平帝世，揚雄作訓案篇三十四 章，順續蒼領篇，共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東快和帝時，賈飭乂増涝喜篇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 共七千三百八十字。至安帝世，許愼作說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样淸段玉裁说文解字序注。 註四九：後漢書樊英傳冇「河洛七綽」之語，章懐太子注曰，「易«，稽覧圖、乾鑿度、坤霧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也。書綽，璇玻鈴、考無犍、刑徳收、帝命驗、運期投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棉、合神霧 也。禮綽，含文嘉、祷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捏議、為應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詢命決 也。春秋緯，演孔岡、元命包、文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試圆、考異郵、保乾圖、漢含挙、佑助期、 握誠圖、潛漂巴、說題辭也。」

註五**O:**引同上註四十五，頁四一二**C**

註五一 ••引同上註，頁四**O**九至四一 O。上海廣倉學窘編印之藝術叢編第九册**，**影卬木刻字拓片**，**王尿維「南越黃 腸木刻字跋」(載觀堂集林卷十八)詳加考證，湄係挪木，可參侧。

註五二：孝堂山在今山東肥城縣，武梁嗣在今山東嘉祥縣之紫罢山，淸乾隆中，黃小松李鐵橋先後訪得之，濾买關 編之金石索第七、九、十册，何加華刻，較王昶金石基編所載者ft詳備，诃參冊。 第五章統一時代(秦涣) 一二九

第二篇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 北朝)

自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遷帝於許，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西元一九六至五八九)，凡三百九十 四年，爲中國混亂分裂之時；視兩漢之統一歷年相若也。以帝王篡竊之氏號別之，則自魏文慕漢(二 二。)至晉武滅吳，(二八**O)**有魏、蜀、吳三國之六十年，繼有西晉統一之二十四年，(晉惠帝永興 元年〔三。四〕，劉淵據離石稱漢。)東晉偏安之百有三年(三一七至四一九)，華夷雜糅之僭竊與晉 宋對峙之百三十六年，(自晉永興元年，至魏太武太延五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四三九，〕滅北 涼，統一北方。)而南北朝截然畫分。南朝有宋五十九年，(四二。至四七八)，齊二十三年，(四七 九至五。一)梁五十五年，(五O二至五五六)，陳三十二年(五五七至五八八)。北朝之魏統一九十 五年(四三九至五三三)，其後爲東魏十六年(五三四至五四九)，西魏二十二年，(五三五至五五 六)，又爲北齊二十八年(五五O至五七七)，北周二十四年，(五五七至五八**O)，**隋文帝®周九 年，而南北始歸於一。治國史者，以此時期爲最繁雜，而歷史之變遷，自由統一而混亂分裂外，其大者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三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二二

猶有三端。

1. 前史民族之活動，以漢族爲主，政治主權亦完全在漢族，他族侵擾中國者，多以被治者而同 化。此時代則北方諸族入侵，與漢族分有中土，政治主權亦不全在漢族，雖諸族終亦多歸於同化，然以 征服漢族者而同化，非以被治者而同化。其後隋唐之皇族臣庶，亦多諸族混合種之後裔，而諸族敎俗之 輸入中土者亦不勘。蓋漢族自太古經春秋戰國之競爭，至秦漢而長育完成，經歷若干年，已呈老大之 象。而諸族以驍雄勁悍之種性，漸被漢族之文敎，轉有新興之勢，新陳代謝，相磨相鎌，而成兩晉南北 朝之局•，而隋唐歷史，亦胚胎於此時矣。
2. 前史文化之中樞，皆在北方，此時代則南方日趨開闢，文化中樞，亦漸自北而南。蓋自東漢 以降，分爲三國，孫吳立國江南與魏始有南北對抗之勢。吳國人才，多產南土，山越之地，送經開闢， 南及交廣，物產饒衍，故數十年間，魏蜀皆無如之何。迨晉武平吳，復吿統一，吳人入洛，雖頗爲北人 所輕，而永嘉亂起，中原雲擾，北方士民，相率南徙，號曰渡江，元帝定都建康，南方爲漢族正統之國 者，二百七十有餘年。中州人士，僑寄不歸，久而相安，北人遂爲南人；南方之學術文藝及冠冕君子， 遂臻前史未有之盛。而北方文物，多破壞於外來諸族，優秀分子，又多南徙，大河流域，反呈退化之 象。雖當時學術風尙，南北不同，ft右長短，其優劣相懸，未可輕易定論。而南方之開化，與夫文物中 心之漸自北而南，固以此時代爲之樞紐矣。
3. 吾國治道敎化，以成周爲最備，秦漢雖政雜王霸，然立國尙有規模。此時代則政敎大綱， 自J二因時補苴者外，鮮可稱述。穢醜之史，瀰漫充塞，民族相斫之慘，與夷酋之殘酷無復人理，無論

矣。魏晉以降，篡亂之相仍*，*帝王之昏暴，宮闔之淫亂，與帝室骨肉屠戮之禍，亦皆前史所未有。就文 化論，漢族雖仍能以固有之文化，使諸族同化，學術文物，亦間有創造發明，足以證人民之進化者。然 大體均已就衰，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遠矣。惟印度文化，自漢世輸入中國， 此時代日臻其盛，而使吾國社會思想禮俗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 使印度文化漸變爲中國文化。故此時代不獨混合各方之種族，並且混合各方之文化焉。 東漢之季，四方兵冠，太常劉焉建議刺史改置牧伯，鎭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各州有時 雖仍設刺史，然其權亦漸重；陳壽謂「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 (註一)自經董卓及涼州諸將之亂，州郡刺史太守，初則糾衆興討，繼則自相攻伐，於是雄豪幷起，遂 成羣雄割據之局。曹操初據兗州，自移獻帝都許昌，卽募民屯田許下，所在置田官積穀，運籌演謀，征 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註二)不十年，而中原羣雄，若稱帝壽春之袁術，虎視南陽之張繡，鵬張徐兗 之呂布，及鷹揚河朔之袁紹等，悉吿平定。時孫權席父堅兄策之業，奄有江東，劉表雄踞荆州，前豫州 牧劉備亦往依之，劉璋領有益州，然皆不足與操敵矣。建安十三年(二。八)，劉表卒，子琮襲位。操 將大軍向江漢，琮以荆州降。操方自江陵順流東下，而劉備已遣諸葛亮說孫權幷力擊操。冬，大破操兵 於赤壁。備又下荆州諸郡，於是操南下之望絕。十六年(二一一)，備以劉璋之迎入益州，留關羽守荆 州，越三年，據之，備自領益州牧，遂與操權成鼎峙之勢矣。

曹操平定羣雄，事垂成矣，而卒成三分之局，實以赤壁戰敗及劉備入益州爲關鍵。蓋赤壁之戰，操 勝則有統一之勢；而備苟不西取巴蜀，雖有荆州，亦未易與魏吳鼎峙也。然自備入益州，三分之勢已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二二三

1111 団

股6味Y我鑿選N陸誤6 &丞秘撕N途6传咪YN只帽妳6黯寒云幽魄咪协6 /型牌迺熹云N纜・6喫矚 照m公餘藤五曄跡。（taiil）輙棋11 + EI麻（11 1点）6蝶厚娜廿6 口痈虞螂任川。告金麗点血癌五鄭唾 点桎噬。巨味案no輝蟲藻佥-瓣寧至6瞩赢尊懈。11+•用麻（1丨11O）-歐炸，小咫衅燃終恠。畏麻（I 1 11D-選段律艇检。建长届酬憲菰彼晾吊。恣核口臨恠。111圈W赛6核択御&師妳。蟾备窪窯N泌6 輝怔巡皿業堑味6舞嫩理弟蝠N 6 6灣题晔烂母。出陰值，SSWWffiSlSiS。眼您111

圈N蠡6録應咲思。冊帔剣整燃虫應味6 X滔瞬喚風6鄙団権瓷6場佃薛6潛坷柬。姦注遅瀏6左濯恣 IBN眼。説恣点轻鳏在与室峻6輙壬谴m・6黑賦23的五N眯6堡曝粼陆風機拥］。蹙艦踞「帐N褓桐-蝦 足原聽银殯6 WE® 6熙柘部曝嘴爐6例鴻肝/ 6 X観U終肆毎NB 6忌谦捉盟噩發&應6紹燧屮區 米I，唄右旺峠《銳6 。雜幄卜/耙怪終唱6布燃睡蝦6園眼N航6囈/靠餐・。底應®:菰巌6窗

5SY聪6爲蘇眺¥鸯6 ^fr«S 6咨飄潔麻攝徴6糸罷留俄。J （狷民）1燹N諛6坦霆廿區6 < NSBa-識虽擁£#6時驟旧朧g泌折織副用蚌（1111甲）三京撇N題糖诲媪64■轎&製兽叵嘅燃。曷 丁监提提般6核觀专NEISf灘裱鳏米1 YIEIU-

皿露圈右趙>YN逐倒約H圈土总整!1圈N+H&琨竖Y-浇颱聪R嬰形-三蜜啞氓N歙。（粗E） 細觸旌煙自好（W4-1 W- 111I1E）。麒表衫雌¥統蜀g整工為2麵招联I?。應费誠黑m!S日暇-启 搔&超&憲面6咪名那癒6 K理凋N国癮疇囲6核蚂臘匡好（11可用）・。川圈限就域籁。矚福曜要顧代 純，由植氏中6柘建仗邮N鄰6曜55塩艮経・。圈（眼她6諷Y谴枷。必麟成曜留製贓側鼠密爵聽孵整 諷6恣相繼蚤（11KH1）。録照枣11魁長U。受出W核娣窸眼舸（11K用）6々悉遍N監三媛晾。味驟

陸抗貞良»幹，長江天險，延國十數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O)**，亦繼蜀魏而亡。晉又統一中國 矣。

蜀——(一)昭烈帝劉備三年)——(二)後主鼻(四一年)(二世，四三年)

—(二)明帝叡(二二年)——(三)廢帝芳(一五年)

——(一)文帝丕(七年)——

魏——(武帝)曹操——

—霖——(四)廢帝髭(六年)

——宇——(五)元帝奂(五年)

(五世，四十六年)

(四)歸命候皓(十六年)

吳——(一)大帝孫權(三一年稱帝二四年)**Ii** (二)廢帝亮(六年)

**1(**三)景帝休(六年)

**1(**景帝)師

**i** (宣帝)«

(文带)昭

司馬卬防.

**— (1)**汝南王亮

(四世，五十九年)

——(二)恵帝衷(一七年)

**—2**)晉武帝炎(二五年)——

— (5)楚王瑜

**— (6)**長沙王乂

——吳王宴——(四)愍帝業(四年)

**— (7)**成都王穎

——(三)®带域(六年) —齊王攸——**(8)**齊王冏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魂替南北朝)

二二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一——琅歸王仙——視——(五)東晉元帝睿(六年)

一—(2)趙王倫

Tla——(3)河間王顒

慮——泰——(4)東海王越

——(六)明带紹(三年)——

丄七)成帝衍(一七年)—

1(十)哀帝丕(四年)

1(十一)廢帝弈(五年)

1(八)康帝岳(二年) (九)穆帝聃(一七年)

(十二)簡文帝共二年)|丄十三)孝武簣字昌明)(

二四年)—

一三六

1(十四)安帝徳宗(二二年)

1(十五)恭帝德文(一年)

—會稽王道子——元顯

史稱晉武卽位之初，卽恣意聲色，至采擇百官及良家子女，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註六)其無道蓋 前古所無；徒以襲曹魏之餘力，統一禹域。然晉自武帝以前，凡三世，皆未及稱帝，(晉書立宣、景、 文三帝紀，皆爲追諡)自武帝以後，凡三帝(惠、懐、愍)，皆大亂，不能一日安，又十J帝皆不能保 其一統，偏安江南，(史家稱東晉)武帝固晉代唯一之盛世矣。惠帝而後，晉室大壞，賈后八王，禍亂 相尋。而其與國史關係最鉅，影響亦最大者，曰匈奴、羯、鲜卑、氐、羌諸族之入侵，史家所謂五胡之 龍者是也。

兩晉之混亂與南北朝之對峙，以匈奴、羯、鮮卑、氐、羌等族入侵爲最大之關鍵，而諸族之入侵，則 以雜居塞內爲主因，其端遠始於漢室盛世。漢世對外政策，旣施恢廓之功，復用吸收之策，胡騎越騎， 置於京師，華夷雜居之區，則不置縣而設道(縣有蠻夷曰道，見漢書百官公卿表)，與後世土州如出一 轍。自武帝元狩二年(前二二)，匈奴昆邪王降，於邊郡置五屬國以處之，宣帝神爵二年(前六**O)，** 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五鳳三年(前五五)，又置河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東漢外夷之患，美禍 最烈，賴任尙、馬賢、皇甫規、張突、段潁等將百戰之力，僅乃克之，然羌族遷徙關中，入居三輔，金 城隴右，爲其出沒之場，其侵犯所及，東至河內，南至漢中，已不僅邊强之患。羌族東南復有氐族，由 岷山附近散居巴蜀之間。北匈奴破於實憲、耿菱等，而憲等不知徙南匈奴於塞外，王庭旣設，部族日 蕃，蔓延河東，宅居汾晉。加以東漢中葉，邊虜酹張，高車立國於北陲，鮮卑橫行於漠南，白蘭建邦於 西部，挹婁拓境於東隅，胡、羯、氐、羌之故地，多爲所佔，惟以荐居內土，保其生存。漢末中原大亂 ，雜居邊塞之胡狄，多雄張跋扈，曹操反依之以實邊助國，自內徙諸羌、鮮卑、烏桓外，於匈奴則分爲 五部，散居西北諸郡，於諸氐則徙置秦川，皆漸有反客爲主之勢。晉武繼之，雖有傅玄、郭欽，實邊徙 戎之議，寢而不用，復盛納降胡。惠帝時，陳留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二九九)，言「關中之人，百 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註七)執政者亦 置若罔聞。父自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以還，漢族之因大旱疾疫，自關西流徙漢川，自幷州流徙河 南，自幽州流徙兗州者，無慮數十萬衆，戎晉雜居之地，漢族或十不存二。而惠帝昏庸，內則賈后八 王，禍亂相尋，外則州郡空虛，盜賊蠹起，政治社會，士流習俗，尤極腐敗。而邊吏士庶，或侮異族之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二二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三八 輕弱，侵淫倍至，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邊那愚民，或習其頫悍之俗，浸漬濡染，棄夏就夷。諸族 以貪戾之性，挾憤怒之情，加以入居旣久，識邊塞之盈虛，明山川之險易，候隙乘便，遂爲横逆。惠帝 永興元年(三。四)距江統作論纔五歲，劉淵首據離石稱漢，羯與鮮卑、氐、羌乘之，而五胡卒亂華 矣。(註八)

晉世五胡之亂，自劉淵僭號，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三**O**四至四三九)。當時跨僭一方，建邦命 氏者，據北魏崔鴻所著之十六國春秋，爲前趙(初號漢，後改趙，劉淵、劉聰、劉咂)、後趙(石勒、 石虎)，前燕(慕容魔、慕容儁、慕容晦)，前秦(苻健、苻生、苻堅)，後秦(姚萇*、*姚興、姚泓)， 成漢(李雄、李勢)，前涼(張軌、張重華)，後涼(呂光)，後燕(慕容垂)，西秦(乞伏國仁)， 西涼(李嵩)，南涼(禿髮烏孤)，南燕(慕容德、慕容超)，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 北燕(馮跋)等十六國。(註九)此外尙有冉閔之魏，慕容冲之西燕，講縱之蜀，及佔據仇池之氐族 楊氏，立國靑海之鮮卑吐谷潭等，因鴻書未加敍述，後之史家，亦多棄而不錄。十六國之中，劉氏、沮 渠氏、赫連氏、爲匈奴，石氏爲羯，慕容氏、乞伏氏、禿髮氏、爲鮮卑，苻氏、呂氏、爲氐，姚氏爲 羌，世因稱之曰五胡。然成漢李氏爲實，張軌、李«、鴻跋皆漢而非胡，則十六國固華夷雜糅，不能以 五胡槪之矣。諸國更起迭滅。初則前趙據司、雍、幽、幷，後趙滅之，蔓延至淮漢以北，是爲胡羯勢力 最盛時代。及前燕慕容儁滅後趙，北有靑、冀、幽、平，南有荆、徐、司、豫，是爲鮮卑族最盛時代。 苻氏興於關中，東滅前燕，西取前涼，版圖所及，南至長淮，駿駿乎有統一宇內之勢，是爲氐族最盛時 代。及苻堅犯晉，敗於**B!**水，後秦、後燕、西秦、後涼、後魏諸國，下及南涼、南燕、西涼、北涼、北

燕及夏等，先後並起，是爲諸族競爭時代。至漢族所受之禍，則以懐愍之世爲最慘；懷帝永嘉五年(三 一 ~)，劉曜、王彌、石勒等寇洛陽，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衆，其被驅掠轉徙者，尙不可勝計。曜虜 懷帝，七年(三二二)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靑衣行酒而弑之。愍帝卽位於長安，史稱時「天下崩 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 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註一 **O)**建興四年(三一六)，劉曜等逼長安，帝乘羊車肉袒銜璧 輿槻出降。明年(三一七)，聰復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繼亦弑之。其後石 虎、苻生、赫連勃勃等，戎狄殘猿，政刑慘虐，陵礫中夏，尤無復人理。漢族之力圖復興者，初以劉琨 祖逖爲著；然琨守幷州時，雖志切復仇，而屈於力弱，卒爲鮮卑所拘縊，逖將流徙部曲，擊楫渡江，亦 以內懷憂憤，齎志卒於雍邱。元帝卽位建康(三一八)，偏安江左，囘首中原，力不能救。中興名臣， 雖以王導之戮力王室，陶侃之致力中原，亦惟以宏厚鎭物，或宏總上流而已。淮漢以北，孑餘細民，旣 多棄夏就夷。才智之士，如陳元達之於劉淵，張賓之於石勒，王猛之於苻堅，多奉胡將軍以立功名。文 公儒師，雖有鐘跡銷聲，(如董景道、辛謐等)或弘風闡敎者，(如當時河西儒者)而如范隆(仕前 趙)、續咸、韋**M**(俱仕後趙)、及王歡(仕前燕)等，則多鬻周孔之學，以市祿利。民族思想，銷沈 甚矣。惟後趙大將軍冉閔，於石虎死後，班令內外趙人，盡殺胡羯(三四九)，胡羯死者數十萬人，其 數幾等於永嘉末胡羯之屠晉人；然閔爲石虎養子，固漢人而胡化者也。冉閔爲慕容儁所殺(三五二)， 鮮卑代胡羯而興，苻氏亦據關中稱帝。然自北方諸族相攻相吞，夏夷俱弊，而東晉休養生息，國力漸 充。庾亮、庾翼、庾冰、褚裒、殷浩等，皆思乘機恢復中原，惜或謀而未行，或行而無功。及桓溫出，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三九

廿圈煨風除玄 IEO

裕覽堡嬲(11|印¥)。建钗禮6溢花奸/攝田-蟬贓JfT (111用EI)-懲X燧安喚(111用K)。崔帷蠟 足假折(川K11)。頰照T探齬窪論湖幅6皿呆楝N薩，炽馨日暇卿。1尽点黑6 25瓠屁鮭6 (桐|丨) 層Y觐諷褻6惭拾咪肥・。欄迎鶴薩爆踢6囲嘲心用上箍轄6蜗糰敏爐6恣援帽X 6醴制堡組6頰㈱湛必 检底6艸\*丞蜃蛆41K。関巡X室榇，腿嶙即喘底溢。屉程礙担剳型1点R。赠路即1联，峋1 | W，桜掀桀 ® s H©®® -在開氏制-混据K16 -濯圖製理帆昏聲徳g MK+■櫟11田g K建聲靦NK -饕贸兵与K 炭6扇圈愁N郭6治窸湘I公桜盅\*呼。菸制\*幕懒奸K卜透城点前6饌防業希枳*，*議UJ*，*鼠苻NSH<M /翅核(111 < 110 6 NR寵圖6史恣调脳。前蝌課蛛套混製6蜒叵遅昙6匡疆庭N晅6祭羔N略6 WK 我彳6區IY恶N 6繩鸵\*理也轅Q。(ffll II) Iffl翩紹寐档6耍松篥腔盤(SH O) 6豔曦(S 1 111) 室澀蜓6幅嘲W 6氣恐诲眼皺眼關N (S 1 3) f采裸公援6地把摊氏6糸呼疆舄簿徳妹*。*維晶話施窪 &朝醫|3点6匡聽陞E《袈瞋蟋。您核K建林姬国婵航N紀6頰粉邮倏讓6嫩昙怜爐忽蛔。缺師東潮卄 座N鄰6 -ffl^igng o組嶂蟬触旅/ (S11O) 6 XKN圈6核依探共也箕豔叶軽N用時靂6照密n点露 •Hugo (ffl 1 ill)

罹蟒値嫩嶼

1-(11)\* 铀—&)

水一(1 )経陟謁繞(1H&)— ,

-(HD\* WW(1ll+-«-)- 一(団)脳超能蟲(+■ 1 \*)—-(W)\* 魂術IH弑 1 旨)

一(K)再眼櫛3&)—一(¥)\*翌陀啲用&)

一(<)\*陲他蚪(II折)

（1 ）灘能應粉終（団蚌）——（1 D假恠蠹（\*蚌）\_岷籍 （HD\*聖恤蛍誅（1 &）

'—（EI）\*要愕性炽（用代）

（K）美蹲花駆顒（11折）

藤頫卅一（用）§＞發（用卧）

一（早）\*陆貯淇藻（1折）

联一（1）繽融擬馬（SKA）--温一〔恣約——（I）蛔&»（3折）一（11）国陟矗（1回好）一⑴）恣相能（|旭）

-（H）\*庭颱駅呻

-（no\*仗艇矇（ins）——（S）\*諸繼r和⑴麻）

逢——（I）終能軽蟀択di陆）

—一邊頹雖一「（I —（I1D\*嚴展乎撩（11叶）

’一（団胴怔隠（十団日）——（«）\*恣H絲嶽（K&）

鳏—（国貿恠）題馥士……（I）\*頹超-狀（I 1折）

(11)咨仗賦£( 1 M&)—(111)\* 我紋帷歉I |<\*)一］



涟K料四建也C糠裡昙荻營您£ （聽前遅点寤）

I E1

味一（団）以轴阳制1団廿）一（艙\*套火般温（K&）—l（K）\*W恠摂（11〈姝）“

憲一（也\*熱棋恠小竖（I 1田） 其——（4-）\*塚怒桩瓣（11此）

~1一-（早）掴超隅汛IK#）——（＜）敝畏難麻（I nm

1S1I

I—選——（+-1 ）\*衆'仗胞些（III卧）

—轡一（囲憑）（+11）快般齡毀（|牛軒）一（4-HD\*蹲作韻（11此）

I一燹一剧一（桜讓）\_\*冊鮭粗柵瞰1早折）——（+団）\*鸠爬隱（団&）

颗—構蘇）哽一T睥苹（回）

（1 ）吕舸桩选（+折）一（in\* WS（ I田）

（団）紹g粧幌（川廿）一（用）\*懲相湫1丨|斗）

（K）\*展相蜒（11此）

——（I ）\*熱X爬潔（I焯）

—⑴）\*窑能握（HI焯）

—（川）経鹽就1 ＜甘）一

（団）舸阳紙1折）——（«）\*隴曜贸（I旭）

在点露N ■餘6課回櫟鑿眼6妾摂暮純水私6 6皿澀回睡燧X 6 FPM^®H^-Ng 6

要机拓〈幺皇6囲艇扫爬飄日X終峠6隨程混製尊N也暧6呆林您飄点準启魅喝。（ffiis）瀨耗辭＜m 蘭徒吕趙，K■畏的炳:Y：fc 6匡ZJ推卷嘿心葬拭缺帳饕毗詬6印也皿早\*姉逅6很Iffl照圈蕪1舞BKN礙 您，届斌雜撫槌隸維竖磨型篇采畿6豔篷■圈N相6捽諒鄰核段蹋6 mJW^wr 6瑯慮曲取，眼R *尋綱*6 &蹤/履慮，燃圈製卷-&皿嬰毎那。陆却蟠霽誉点St 6皿担蟲旧歩1 MR 6 «W，蘇R廉

，«eWS® 6 53皿臟％ 6苏娼愚盛6嘏K•蹈联6择褪霽好常拜陽後E。时餘籃曜系匡咔廣眼寒刈6

首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八年之役。元嘉二十七年(四五**O)，**魏太武主蔻大舉寇宋，宋亦出師北伐。於 是「軍旅大起，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 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靑、冀、徐、豫，二兗(南兗北兗)六州三五民丁， (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使蹩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吁胎。又募天 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0**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克、 江四州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卽還。」(註一五)魏兵所過，城邑多望 風奔潰，惟攻彭城吁胎不下。十二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華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民皆荷擔而立；於是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明年(四五一)，魏主掠居 民焚廬舍而去。「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靑、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戮，嬰兒貫 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城無餘。」文帝爲南朝第一令主，而覆敗一至於此！蓋有宋一代， 當魏兵最强之世，宋之宿將，帝時惟有檀道濟，亦已慮其不可制而殺之，自壞其萬里長城；又帝「每 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sffl**，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此其所以敗也。」(註一六)梁沈約宋書論其事曰：

「狸伐(泰字)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旖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擔，士女喑•惶,天 子內鎭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彈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旣而虜縱歸師， 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蹋高天，踏厚地，而無所控吿，强者爲轉屍，弱者 爲繫虜，自江淮至於淸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四三

主嘉治瀚出諜m。甚由涵家建爰-H-饌N•爲-草源慾曲满労•*三*-汝斗風益9譴溺渉A蓉主治m 。芝。修十法源冷空。恭N•墨森琵否（F i詳）「。源潴巨'竺-米爲淳Z：…演〉-徭着渕 T。恭露題涂。誌穽弁漆-用粢殲。誘覊汚。遗翦BI諏曄。附濾眺歸。咪馬谏浏。辭咤龍辣・N»•到 天滞满牙班桝泊-菱日冷EA澗誥。0■盖牌职靠」鶴冷*。*謝募華皿-片改淬満灘。J43W。弗将W臨用 。蘭海務。甬海）挡藤-CctSM）爲韓理団豆苴醐羨譜鴻0渺楽題N•片瑙渦。WWSJZE -建ZK US （＞ IWP）。署嚥滋扌呉浬-読涂〉蒲諏洪華牌汚芽酗。鼎汁海驟海斗他。遂泌啪N•片理詡皿。醫 N•汙T •蝸蟬浦潘浦。强N-芯苛歐回。哦U凝NIS童淹E潴辙釋風-13鴻8讖嵌並。湘•钮繪司耳 糊滸鴉-都N•账丑眼。藏簿褪溶龍m势惡•卦僕落沏N■渾。邮淑I联譜用。蒲謂S;瓏。注片N■關郝参N•海 融〜出邀胡翅归翅H對目瀚蘇髏淋m爲。OHM）将辱翘出諦甘滋。裡訝洲讖刘。书渤雄洼N■詠诺 哪E\*郵漱盈中溜*，*浴添皿。对强N•誓•沏EE寇瓣渋讖。也溢T斎-熾N■测湖湘洋。潮习N美測黯舞• 俏澜陰瓣滸藩。譎應m來。劉\*囹淑黑-済注郷噩9 tn筮滋涝兌嘛。出凝泌陞譜。譜淇现遍出盈裁中 »。家咏穗卖翌証。enow）爲澜澳瓣3?諏冏。瀟郑竺。浴命t譴調對1冊譜-勝独耕对*。*渺爺斥渗 函掛沸源-呂曰2痢為。辛画灘找9婴注聃聲9理N•苫廁磨9码N■瀏羯竊濾片沙賤-淬谣苗皿咨斋9哭 瀏濾豆日爭杏m浦澜。淵飄滌尊9戸爵网磁翊漸。湖〉襯x■。弟锄建郎u酶。添I【尊幽（翱溫凝）證 酬嵐。醐齢導N漸理。竊期濾珂回U -（川3頂）游改罄贓肝斗株滋碎鼻一洪瀚驱溯谕。NSSnieA瑚 （W群）「。旬Hi/蹄-冊律3W -聲•+彌誓。函时薄I -既諷南聲-柔律諸竺渗Bi

。聲澤觀幣満浦。沸鱗主）"浏鶴泊沸，躋ZE茴。謡臨舗期-琦嚴謙肄-洋茴烦沸-餾飄諱激

韻崩浴离區丹

启启I

郡(時梁武子綸據江夏，繹據江陵，紀據益州，孫弩據襄陽)，互相攻擊。至陳霸先宴梁爲陳，宇文氏 亦篡西魏爲周(五五七)。尋周滅北齊，楊堅復篡周滅陳。南朝卒爲北朝所滅，而北朝亦歸漢統。由 晉以來民族之競爭，至是閉幕，而國史又另啓一新局面矣。(註二。)

隨諸族之入侵而產生之重大史實：

其一則民族之遷徙混合與南北之畛域也。自永嘉亂起，「幽、冀、靑、幷、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 流人，相率過江淮，」(註二一)而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尤多。(註二二)始或以貴族陵蔑南士，南北 畛域，固未能泯。卽晚渡北人，雖系岀高族，亦每受排抑。(註二三)然遷居旣久，人安其業。又自 東晉之季，厲行土斷之法，令西北士民僑居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爲斷，不得挾注本郡。於是北人多爲 南人，而中原遺黎及五胡諸種，乃爲北人。劉知幾曰：「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冑相承，子孫 繁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 雜。」(註二四)蓋自諸族入侵，與漢人雜居，諸族旣自相混合，自與漢人混合，復促進北人與南人之 混合。漢族以南方爲中心地，北方以胡族爲主人翁矣。晉書所載當時北土戎夷之數，如石虎載記言「冉 閔誅胡羯二十餘萬」，冉閔載記言「靑、雍、幽、荆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姚萇載 記言「萇稱秦王時，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之類，較之南徙漢族，殆尤過之。至魏 孝文主南遷洛陽，魏書高祖紀稱「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餘萬」。觀宋書索虜傳稱「少帝景平元年(四 二三)，靑州刺史竺灘鎭東陽城，膚衆向靑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文 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靑州在今山東，時爲宋地，羌蠻流雜已占文武之半。戚質傳又稱「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四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一四六 元嘉二十八年，拓跋煮攻旺胎，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鬭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 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幷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亦 可見當時北方諸族之盛與民族遷徙之繁矣。過江僑民與南士之畛域，以同居久而日消，南方北方之界 限，則以分裂久而益深。晉時北方紛亂，未有定名，「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 (註二五)而戎羯則各稱帝王，自號國人。至宋魏以降，南北分治，於是南人呼北人爲索虜，北人呼 南人爲島夷。(註二六)及魏孝文主遷洛，當時南人之北往者，北人皆視同域外，處之夷館，與東夷 北夷西夷等列。(註二七)留仕北朝之中原上族，亦皆自許上國，詆斥江左，不遺餘力。觀魏撫軍司 馬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梁時陳慶之入洛，魏中大夫楊元愼嘗大肆嘲弄。言「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 溼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龜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抒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 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 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我魏鷹錄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鎭，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 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 阿傍。孤稗爲飯，茗飮作漿。呷啜鱒羹，喽嘲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鄕。急急 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口頭猶修。網魚漉驚，在河之州。咀嚼菱藕，®拾鷄頭。蛙羹蚌藤， 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喰喂沉浮。白紆起舞，揚波發謳。 急急速去，還爾揚州。」(註二八)而北齊魏收所撰魏書序紀，謂「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 后爲跋，」故托跋之族，出自黃帝。而於「僭晉司馬叡」、「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諸傳，則曲加醜

織■嫁竖K•旺林摺。（対11犬）欄"YN驟答-抹尷潮住武名狀羔N曝做妳。X遅点毎垄逐俎:m援-通怠 顎眉k -会繼區联吳魅舞耍N垣6\*性倒缶g回娣澀右工：汇糸童騎-率城圈K楹圖膛。（糊HO）旋訟 眼点辭枳地理必骤埋露毋卿6轅Y地制風N建稲H。娜YK费口是嶂圖-思恣＜相。蘇毋回1處苴6叵 1叹経。皿会堡賞6回舗蹒細，字叵館醴。蘇々泌NY識择燧1 N空6核卵抹■鄭6虫金怪点麗1MN （iin。唄三玄肾曝懇去醐N郴早。（柚I11）

枫11原聽携N匝半早。圧妪睡呉霹謗風N誰密g回鳏靂Nil，心志噥燃燧蒸Gffl。讃林25希避旅成6 妳苴埒姿6誅依鳏*，*聽恤，色網，謹起6於晾燃俄£叵。也7恣箫絳聘建「盅駆圈箫Y谖誰轻赚6忽眼 :空•云冷察石摆耘驚此…」迴W全咨芸必VM三）。「饌蠹云辺三層6 Mg 6過华 SS 6懲意蝌0 6 墀照6豈濫轅袄和。霎应瑟触6黯N届鹿・，」坦遂时離棚咪遡则咪利。塩聲最翩牌 鮮屐凝Hd盤届《拜曝6「£邮料直财摇懿雄聲-盜騎墨睫詠6螳髄瓠史，娯匾屮小眼椭1溢丨才6豔魄 嚥阻6」（H1H11）里点髯颉U芸空YMR。賴醴瓣霰盼权相「佃爐陸6滞岀套出妈田・・堡Y翼-眼 楓■』蟻Y，黑職豊6噩（鄭・。」（至111縛盘01 ••堇&点躲YN爰郭）。（Sliini）苴点密肾妾咪韻麟蘇 3。鸵叢6林鼬爍蝌感-呼K■急睑是检翔。前揚籥盅篷用霜題1後6号蘭茲剛脚龍，想出咲*，*哽\* 冠翎*，*，密啾咪坦6徳叩率笹廠圈尊一溪虫必燦6悉惑亶圖6帼禰縄6 W&M-N® 6会齧忠 ■fr®NW。忌口謚6右寧礬，詛興6黯鬼鼬駄舰6 *，*遥邮携処SHKiS •\*岀聃*，*翅燿魄艮

戲願艇6咫锻程胳，牘飛尽6剥桜囲蚀此6劇燮短史學證6耘蘇醐株。紀剧幽蠟跡佃6 2誨圈SHH陳1 Wa-H^-N 6 K委ZSgbb應6君烈觀粮。密恣蚀6鼬毬詠6幅履旧6右賢丞算幽6㈱筱Y出収議将響龍

謡K替购経坦狀県安混菰磐堰牝（露如遅点毒）

中國通史要略 一四八 者，置博士以授經，及起明堂，繕南北郊之類，其立國政事，亦多仿中國之敎學法意。蓋中國政敎，根 柢深固，諸族習之旣久，又多用漢人爲政，故其同化**W**如此也。及鮮卑拓跋氏統一北方，自道武以下諸 主，多好經史，崇儒術。而孝文主宏尤醉心華夏之文明，凡所設施，如禁同姓爲婚也，班俸祿之制也， 建明堂辟雍也，尊三老五更也，頒均田之法也，定車服禮樂也，正宗廟羣祀也，祀先王聖賢也，立史官 也，耕籍田也，制律令也，無不師法中土古制。而猶以爲未足，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孝文主太和十七 年、四九三)。宏復排羣臣之議，去其舊都平城，遷宅洛陽，冀鮮卑人浸漬華風，變易舊習。嗣又詔禁 士民胡服，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又詔改國姓爲 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均改之。(如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賀 賴氏後改爲賀氏、獨孤氏後改爲劉氏、賀樓氏後改爲樓氏、勿钮于氏後改爲于氏、紇奚氏後改爲嵇氏、 尉遲氏後改爲尉氏等，據魏書卷一 一三百官志，所改者凡一百十八氏，此八族則其最著者。)又與漢族 廣通婚姻，宏自納「范陽盧敏」、「淸河崔宗伯」、「策陽鄭羨」、「太原王瓊」及「隴西李冲」等五 姓士族女以充後宮，復爲六弟娶諸士族女，而使前妻爲妾媵。於是胡漢混淆，不可復辨。雖其券亂氏 族，爲後世惡胡族者所痛心，然拓跋宏深於文學，才藻天成，其汲汲然自同於華夏，蓋發於性靈而不能 自止。胡族之用夏@夷者，固以宏爲巨擘矣。一傳而宣武，再傳而孝明，元魏文物，日益增盛，而武事 漸弛，國無與立。及高歡宇文泰興，魏分東西，拓跋氏遂相率而爲其贅疣。東魏由洛遷鄴，洛陽爲北方 文物中心者，旣復荒廢。歡在軍中，亦盛行鮮卑語。(註三四)泰在西魏，又盡復鮮卑舊姓，且以中原 故家，易賜番姓。(註三五)然其華化，仍與前無殊。北史儒林傳稱歡泰及齊周諸主，多尊重儒術，敬

禮名賢，而泰尤有忐復古。泰嘗以「蘇綽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又 爲六條詔有，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敎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如獄訟，其六均賦役；泰常置 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註三六)泰又「欲行周官， 命綽專掌其事。綽卒，乃令慮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幷撰次朝議，車服器用，多 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幷施行。」(註三七)史稱泰「崇尙儒術，明達政事，恆以反風俗復古始爲 事。紹元宗之衰緖，創隆周之景命。損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註三八) 雖徒務復古，而無古人之精神，未足語於善制。然自南北分治，南朝創制立法，選無所聞，因時定憲， 乃在北朝。雖腥擅之族，以同化於華夏，不能自保其故俗，日趨衰弱。而老大之漢族，與諸族混合，一 變永嘉以來之習氣，再造其新生命，卒代北朝而有天下，然隋唐皇族及列名隋唐書者，旣多漢族與諸族 混合之後裔；兩朝所用之制度治道敎化，及習俗宗敎望族等，皆上承宇文，遙接拓跋，與宋、齊、梁、 陳之脈，固不相接，與兩漢魏晉，亦自不同。故隋唐之歷史，仍屬漢胡混合之北方之統系，而純正之漢 族統系，則隨陳亡而斬矣。(註三九)

魏晉南北朝之世，不獨同化胡羯氐羌鮮卑諸族也，其於開化東夷，招後西戎，亦視漢世爲盛。日 本自漢光武帝賜以印綬後，魏晉以降，神功、仁徳、履仲、反正、允恭、安康，雄略諸酋，屢遣使朝獻 於吾國，拜受吾國爵命。吾國之文化，達由往來使者及朝鮮半島諸國，傳入日本。日本達由草昧而日進 於開明，漸成國家之形式。宋書夷®傳載倭王武(卽雄略酋)所上表文，倭人今猶尊爲最古之漢文焉。 (註四當西漢季世，朝鮮半島崛興新羅、高麗(亦稱高句蟻)、百濟三國，界居西漢郡縣及半島諸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四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五O 部落間，後漸强大，鼎峙於半島。雖對吾國或臣或叛，高麗與吾國且時有戰爭。而儒學佛敎制度文物， 則多於晉魏後由吾國傳入，其關係視箕氏衞氏時尤密切。而三國之開化，亦遠非箕氏衞氏時所及也。西 域諸國，自東漢衰微，政治上雖鮮與中國通，然商業交通，猶仍繼續。漢世入居中國者，其子孫亦繼繽 同化。而文化上之交通，尤以此時爲盛(見下論佛敎節)。自苻堅命呂光伐西域，平龜茲，魏太武世亦 履遣使通西域之道，西域各國，相率臣服於魏，商胡沙門，日趨塞下。及孝文遷洛後，洛陽伽藍記載宣 武孝明之世，西夷附化者，「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間闔塡列，」永明寺有「百國沙門三千餘人」， (註四一)可謂盛已。北齊之世，則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如和士開、安吐根、何朱弱、史醜多、曹僧 奴、及子妙逹、何海、及子洪珍等，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至華風之西 傳，則以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爲最盛。蓋其地自漢以還，雅有華人。元魏中葉後，華人關氏、張氏、馬 氏、麴氏相繼王其地。當麴氏王高昌時，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文字亦同華夏，有「毛詩、論語、 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敎授。」(註四二)其磚誌遺文，今猶時有發現焉。(註四三)若夫北方國族， 與北朝接壤而啓衝突者，則有新興之民族二，曰柔然與突厥。柔然故東胡苗裔，興於東晉中葉，世役屬 於拓跋氏，荐居漠南北，魏道武主時，其酋社崙學中國立法，倂吞諸部，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 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可汗，屢南侵魏，魏太武主大舉伐之，柔然種類前後降魏 者三十餘萬落。東自高句驪，西至波斯，遐方諸國，亦皆先後入貢於魏。魏之國威，以斯時爲極盛。及 魏分東西，相構兵，復各結柔然爲重，競厚遺歲幣，妻以公主。會突厥部落日盛，遂滅柔然而代興。突 厥蓋匈奴別種，本西方小國，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西魏時，®土門自號可汗，始强大。土門子

俟斤擊滅柔然，「又西破<嚨，東走契丹，北倂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 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再，在,<小坚，汚崛爲。」(註叫叫)「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 好，求結和親。」(註四五)他鉢繼立，「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 無物耶。」(註四六)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者也。隋興突厥內自相圖，遂以乖亂焉。 自曹魏欲移漢之天下，不肯居篡弑之名，假禪讓爲攘奪。司馬氏之在魏，其勢力雖遠不及曹氏之在 漢，亦乘機竊權，一仿其成法，篡魏爲晉。自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以至唐高祖、梁朱溫， 奉魏晉爲成式者，且十數代。然其間亦有不同者。曹操、司馬昭，皆及身不敢稱帝，至子丕、炎，始行 禪代。劉裕則身爲晉輔，卽移晉祚，自後齊梁以下諸君，莫不皆然。此一變局也。丕之代漢，炎之代 魏，於漢魏故主，未嘗加害。至劉裕篡位而戕故君，以後齊、梁、陳、隋、北齊、後周，亦無不皆然， 此又一變局也。(註四七)觀自劉裕稱帝至隋文滅陳，除後梁及隋外，南北朝綜七代，百七十年，五十 君，被廢殺者都二十八君。篡殺之禍，雖大率起自權臣，然如北魏道武主珪、太武主嘉、獻文主弘、孝 明主詡，禍皆出於家庭之間，南朝亦有二凶弑父之事(宋文帝爲二子劭、溶所弑)。不僅此也，史載宋 武子孫，多爲文帝、孝武、廢帝、明帝所殺，齊高武子孫，多爲蕭鸞(明帝)一人所殺，骨肉相屠，草 薙禽獨，其殘忍慘毒，殆無復人理。以視東漢時太子被廢者，皆得保全，西漢則如霍光廢昌邑王爲海昏 侯，至宣帝世，仍以善終，其相去眞不啻天壤矣。餘如帝王之童昏狂暴，宮闔之淫亂，南北諸史所載， 亦多非有理性者所能想像。(註四八)蓋南朝自劉裕以降，多起自寒微，不與士類相洽，帝位雖高，先 世之敎法，則非其所喩。北朝夷狄之俗，尤與諸夏之禮法殊科。故醜史彌漫，與西國之羅馬，東夷之日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五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五二 本相似，不獨遠遜於三代兩漢，卽視魏晉亦多愧色也。又自曹魏以降，歷兩晉南北朝，其釀禍亂，恣專 横，與移國祚者，大抵爲擁兵之藩鎭帥臣。如曹操以兗州牧鎭東將軍入衞漢獻，繼遂自爲大將軍、丞 相。子丕爲五官中郞將，置官屬，爲丞相副，而篡漢自立。其初與操並爭之袁紹、袁術、劉表、呂布、 公孫瓚*、*陶謙，其繼與魏鼎足而峙之孫*、*劉，亦皆爲各州刺史牧守。司馬懿當齊王芳時，以大將軍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車。子師、昭，初爲中護軍*、*中郞將，後避繼父職。昭子炎爲撫軍大將軍，遂篡魏自立， 晉氏一統，宗室諸王多擁重兵出爲都督刺史，星羅棋布，各據强藩，卒釀八王之禍。琅瑯王睿以安東將 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値永嘉之亂，移鎭建康，遂卽帝位。以王敦率衆內犯，憂憤而卒•，敦卽專任間外， 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者。明帝與丹陽尹溫嶠合謀，始平敦亂。其後成帝時有蘇峻之 亂，峻爲冠軍將軍歷陽內史，而平峻者則爲江州刺史溫嶠、與荆州刺史陶侃。帝奕時有桓溫之禍，溫以 荆州刺史專制上游軍事，及孝武帝立，始自斃而禍紆。安帝時有桓玄之亂，玄督荆、江、司、雍、秦、 益、梁、寧八州諸軍事；而平玄者，爲北府兵出身之劉裕。裕以功爲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尋進 揚州刺史，卒篡竹而自立。自後蕭道成篡宋爲齊，而道成初仕宋爲南兗州刺史，鎭淮陰，後受顧命輔 政，兼總軍國重事。蕭衍篡齊爲梁，而衍初仕齊爲雍州刺史，鎭襄陽，後至建康；自爲大司馬，都督中 外諸軍事。陳覇先篡梁爲陳，而覇先初爲梁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後討平侯景，自爲侍 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至元魏之亂，則始於六鎭，(初魏都平城，以北 邊爲重，設懷朔、高平、禦夷、懷荒、柔玄、沃野六鎭、盛簡親賢，配以高門子弟，擁麾作鎭，以捍朔 方。及孝文遷洛，鎭人役同廝養，官婚班次，致失淸流，一生推遷，不過軍主，而其同族留京師者，各

居榮顯。朝廷出爲鎭將者*，*又皆底滯凡才，政以賄立，惟事聚斂*，*邊人積久生怨*。*値孝明主世，胡后臨 朝稱制，恣行穢濁.:日非，六鎭遂盡叛。)成於爾朱氏。六鎭轉相攻剽，後幷於懷朔鎭人葛榮。魏 車騎將軍爾朱榮擊滅葛榮，幷其衆，遂爲大丞相、都督河北幾北諸軍事，專制朝政。及孝莊主誅爾朱 榮，爾朱兆、爾朱天光、爾朱仲遠等，復各擁部曲，競起爲暴。高歓以將六鎭部衆，起兵滅爾朱氏，遷 孝靜主於鄴，是爲東魏。孝武主西奔關中，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是爲西魏。歡泰爭雄，各專國政，歡 子洋遂篡東魏而爲齊，泰子覺篡西魏而爲周。厥後齊滅於周。周楊堅雖以外戚擅權，其初亦履從征伐， 至定州總管，及受遺輔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始篡周爲隋。蓋自漢季牧守刺史，各攬其地之財賦甲兵， 秦漢以來內重之局，一變而爲外重之局。於是佔據州鎭，擁有甲兵，卽有無上權勢，平逆討叛，張大國 威，固全賴其力。稱兵作亂，入中主政，亦爲所欲爲矣。(註四九)惟朝廷之行政機關，秦漢時代以三 公九卿掌國家之大政，且設官分職，各有其固定之權限。曹魏而後，則以尙書令、中書令、侍中諸職， (按三者，秦漢時皆屬少府，尙書令、中書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尙書曹文書衆事，侍中掌侍左右贊導衆 事，蓋皇帝之文書書記之類。)分理國家政務。遂演成「尙書」「中書」「門下」三省爲行政主體之 局，爲隋唐官制所自出。秦漢以來之三公，至是或徒存虛名，或僅爲奸雄篡竊之階，尋常人臣，不以相 處。九卿之專治一事者**，**至是亦大半倂省**7**歸入尙書各曹中。任事之官，惟尙書、中書、門下三省**，**而 此三省又皆秦漢少府之屬官也。內職愈改而愈輕，所以便帝皇之專制，又與外職之改而趣重，適以成權 臣纂竊之勢者異矣。至其時政制之最可稱道者，首推北朝之均田制與府兵制。

漢末大亂，司馬朗嘗建議曹操，「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五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五四 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註五O)然議未施行。晉太康 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南渡以後，諸士族多擅割林 池，專利山海，「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註五一)軍國所須，亦臨時徴賦，無恆法定 令。(註五二)而拓跋氏興於北荒，深入中原，孝文主太和九年(四八五)，以李安世之議，下詔均給 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 田。」(註五三)諸男夫又別給桑田二十畝(.麻布之土、則別給麻田十畝)，皆爲世業，身終不還。其 民賦，則一夫一婦帛一匹(麻布之鄕、則出布一匹)，粟二石。時當大亂之後，田多無主，豪强兼倂， 爭訟不決。魏主又以李冲之議，先立三長，(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皆取鄕人强謹 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確定戶籍，校比戶口，遂得其實。且喪亂多年，民人稀 少，計口受田，不虞不足。積此諸因，故能於周秦以後，實行均產之政。然其立法之大要，實在因田之 在民者而略均之，「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 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註五四)固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也。其後北齊北周均仿行其法，(北齊「一夫受 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調絹 一匹、綿八兩、ffi租二石、義租五斗。」北周「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其賦有室者歲不過絹 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皆見隋書食貨 志。)而隋唐之制，亦由是出焉。漢魏之際，海內荒廢，人戶所存，十無一二。三國鼎峙，大率皆以强 者爲兵，赢者補戶。兩晉南朝，徵調訓練，一無成法。且以其時民戶多歸豪强，國家軍隊，至有不及私

門部曲者。惟東晉謝玄鎭廣陵時**，**擇將簡卒，號北府兵，精絕一時，**iffi**水之捷與劉裕之北伐，皆此系軍 人力也。五胡北朝，其初多以種人事爭戰，漢人則服奴役，務耕種。(註五五)史稱魏人出師南向，「 驅(中國)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註五六)「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爲肉 籬，詫曰：當到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註五七)然自拓跋宏定鼎嵩洛，詔選天下勇 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充宿衞，已雜有漢人在內。(按時軍士自代來者，亦皆爲羽林虎賁，與戍守北 邊之六鎭將卒，多爲代北部落之苗裔。)高歡以高昂爲軍司大都督，「所將部曲，前後戰鬭，不減鮮 卑。」(註五八)高洋受**W**，除「百保鮮卑」(註五九)外，亦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 要。而拓跋修(西魏孝武主)之西奔依宇文泰也，因種人從往者寡，泰達「用蘇綽言，倣周典置六軍， 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時民戶分九等，六等乃中等以上之家，凡有三丁者，選材力 一人。)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敎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郞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 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 萬人。」(註六。)是卽西魏有名之府兵制。不特選農訓兵，得周代寓兵於農之意，而漢民之有材力者， 皆取得正式之軍籍，受軍士之敎育矣。北周因之。「武帝建德二年(五七三)，又改軍士爲侍官，募百 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註六一)自後四年而滅北齊，又四年而隋文代周，不十年 而盡一中國，蓋皆淵源於此焉。

\* \* \* 魚豢魏略稱「正始(魏廢帝年號、元年，二四**O)**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郞官及司徒領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五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五六 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 飽食相從而退。」(註六二)當時學業之沈隕，亦巳甚矣。洎永嘉之亂，中原横潰，禮樂文章，掃地將 盡。然自魏晉以降，治經學者固廣續不絕，硏究諸子者，亦時有之，史學、文學、藝術、製作之突過前 人者，尤不一而足。蓋人事萬千，有退化者，有進步者，有蟬嫣不絕者，固不可以一槪論也。 漢末之時，治經學者，多奉鄭君爲大師，而古文學之立於學官，則在魏初。「自董卓之亂，京洛爲 墟，獻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文學日微，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 盛。逮魏初復立太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有博士十餘人，)博士已無復昔 人，其所以傳授課試者，亦絕非囊時之學。蓋漢家四百年學官今文之統，已爲古文家取而代之矣。」 (註六三)然魏世有王肅者，徧注羣經，排斥鄭學，其所注諸經，亦與鄭注五經世列學官。肅又僞作孔 安國尙書傳、及聖證論、孔子家語，以己說易鄭說，使經義朝章，皆從己說；於是鄭學漸衰。時王弼注 易，空談名理。何晏作論語集解，雜引古說。下及晉世杜預之左傳集解，范寧之穀梁集解，郭瑛之爾雅 注，亦多據前人說解，而不專主一家。兩漢師法，由是淪亡。論者謂魏晉經學，尙排擊而鮮引伸，演空 理而遺實詁，尙摭拾而寡獨見，實爲經學中衰時代。然漢儒溺於箋注，惑於災異五行之說，王何說經， 始舍數言理，不以陰陽斷人事，其析理精微，或間出漢儒之上。卽杜范諸儒，或自成一家言，或能以己 意折衷，故並爲後世所宗而不能廢也。(世傳十三經注、魏晉人注者凡六經、卽上僞孔書傳以下是、漢 人注者亦六經、詩毛萇傳鄭玄注，三禮皆鄭玄注，公羊傳何休注、孟子趙岐注、惟孝經爲唐明皇御注。 )又漢季所刊石經，皆立於學官之今文經。魏世旣立古學，正始中，乃續刊古文經傳尙書、春秋、及左

氏傅於漢碑之西。晉惠帝世，裴領亦奏修國學，刻石寫經。雖晉石經爲而未成，魏石經所刊左傳，亦 未畢工**O**然正始石經，占篆隸三體駢列，其制迥異於熹平一字**1.!**經。所刊古文，且有爲許氏說文所未載 者。近歲洛陽出土之殘石，考先秦舊文者，咸奉爲瓊寶，亦足徵魏世學人之所詣矣。(註六四) 自南北分立，其時說經者亦有南學北學之分。北史儒林傳序曰:「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尙，互有 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卽僞古文尙書)，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 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燕，窮其枝葉」 蓋自典午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北朝諸儒，咸能恪守師法，章句講習，雖微嫌繁瑣，然尙存漢儒之遺 風，其所傳授者，亦皆兩漢經師之說。南朝儒者，則多守魏晉經生之業，侈言新理，而師法悉改漢儒矣 。當時儒者又倡爲義疏之學，則有功於後世甚大。南如崔靈恩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沈文阿春秋、禮 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禮記義，戚兗禮記義，張譏周易、尙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 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王元規春秋、孝經義記，北如劉獻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李鉉撰 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沈重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周禮、禮記義疏、 孝經義，皆見南北史儒林傳。今日皇氏論語義外，雖盡亡佚，然傳世之唐人五經正義，詳實明暢，多存 古說，號稱經學寶庫者，由委溯源，實多本之諸儒。惟是南朝衣冠文采，北人常稱羨之。南儒又多善談 名理，增飾華詞，與北學之質樸少文者異。其時南儒雖有硏治北學者。而南學北傳，北方經生好之者尤 多。自後南學日昌，北學日細，此唐修正義，所由易崇王弱，書用僞孔，而左傳則崇杜注也。 漢魏之際，諸子之術朋興。治儒家者有徐幹，治陰陽家者有管韜，治醫家者有華陀，治兵家者有曹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五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一五八 操、王昶，而法家之學尤盛。蓋自漢季綱紀廢弛，浸成積弱之俗，欲矯其弊，不得不尙嚴明。故曹操治 邦，肇申商之法術，以陳羣錘繇爲輔弼，諸葛亮治蜀，亦尙刑名。觀杜恕上疏，謂「今之學者，師商韓 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註六五)可見一時之風氣矣。至於正始，王弼、何晏之徒， 祖述老莊，而道家之術復昌。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弼言「天地萬物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 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肯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 貴。」(註六六)弼注釋周易，間以莊老之說釋經，並作老子注諸書。而阮籍之徒，口談虛浮，排斥禮 法，嵇康亦喜讚莊老，與劉伶、向秀、阮咸、王戎、山濤，並稱竹林七賢，遂開晉人放嗾之風。自是以 後，裴遐善言天理，衞驗雅善玄言，王衍爲當世談宗，樂廣亦宅心事外，阮瞻、劉恢、王濛、潘京之 流，莫不崇尙淸談。而胡母輔之、謝鯉、光逸、畢卓之徒，又競爲任逹。崔讓、向秀、司馬彪、郭象之 輩，又咸注老莊。孫登、葛洪之儔，則又侈言仙術，以隱逸自高。是數者，皆道家之支與流裔也。因淸 談所標，多爲玄理，宋初遂有玄學之目，與儒學史學文學總稱四學。宋書何尙之傳稱「尙之爲丹陽尹， 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玄學立學，此其嚙矢。考玄字之名，出於老子，其義略同大易之極深 硏幾。玄學者，所以宅心空虛，靜觀物化，闡繹玄言，成一高尙之哲理，且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 孔之業，棄之度外者也。梁書張譏傳稱譏篤好玄言，請周易、老、莊而敎授，撰周易義、老子義、莊子 義、及玄部通義、游玄桂林等。當時莊、老、周易，總稱三玄，談論者爲玄言，著述者爲玄部。譏於三 玄並有著述，又善談論，實爲當時玄學大家。梁武簡文，復盛加提倡，玄風廣播，達有逾前代。又因論 辯之習，推之於說經，遂有升座講經之事。如梁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論難孝經，簡文亦嘗自升座說經，

張正兄請決疑義之類，史不絕宙。雖其時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亦徒以才辯相爭勝。然開堂升座， 頗與今口 **J**相符。故說經之**H，**白義疏(筆之於\*呂)外，州右満疏(宣之於口者)•，而**.3** 語與文章，亦分爲二途。(宣之於口者爲言語、筆之於書者爲文章。)異於漢儒之崇尙樸訥，有文章而 寡言論，硏習章句，多著述而鮮講說。是亦足徵學術之進步矣。然自何王謂天地萬物以無爲爲本，而裴 領著崇有為，則又揭有字以爲標，以政事人倫禮法制度爲人羣所不可缺，「濟有者皆有也」，「養旣化 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理旣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註六七)阮籍輩矜浮涎而賤名檢，以與儒 學相詆排，而江惇通道崇檢論，劉實崇讓論，則又標禮敎以爲宗。(註六八)推之鮑敬言謂「古者無 君，勝於今世，」而葛洪著詰飽篇，復以歷史進化之理，力辯其誣。(註六九)墨子作辯經以立名本， 在秦後已稱絕學，而魯勝之注墨辯，獨能引說就經，明其指歸。(註七**O)**其時學術，因未**4**以數端盡。 而梁武問魏使李業興，儒玄之中，何所通逹。業興謂少爲諸生，止習五典，至於深義，何敢通釋。則淸 談玄學，北方亦初未漸染矣。(註七一)

自馬班以私家**K**修國史，雖代有踵作**，**而著述尙寡；漢志附太史公於六菸須春秋家**，**未能獨立一 日也。然自漢季史官失職，初則博册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見**IJ11**，以備遺忘。繼則羣才景慕，競相述 作，以馬班自況。如撰後漢書者，白吳謝承至宋劉義慶，多至十家。晉宋之際，撰晉喜者多至二十餘 家。乃至五胡僭僞諸國，亦莫不各有國史。餘如鈔撮舊籍，記注典制，譜錄賢哲，彙集圖志，作者衆 多，不可彈述。史部遂由六藝附雑，萬爲大國。隋書經籍志著錄史部，分正史、古史、雜史、前史、起 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節錄十三類，凡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晋南北朝) 一五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六**O** 十四？通訂亡■，合八百七十四部‘ 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十九皆此期人之作品。故以史个' 晉南北朝實爲吾國極盛時代，不獨陳壽國志，范嘩後書，與史漢並稱；沈約宋書諸志，亦上繼史漢，詳 瞻有法.，裴松之注國志，在史注中體例最稱完善；以及叫馬彪(撰績漢書、今惟志存)，華嶠(撰後漢 者、亡)，袁宏(撰後漢紀、存)，習鑿齒(撰漢晉春秋、亡)，干寶(撰晉紀、亡)，臧榮緖(撰晉 書一、亡)，斐子野(撰宋略、亡)，崔鴻(撰十六國春秋、亡)，蕭子顯(撰齊畫、存)輩，皆不愧爲 .-代作名已也。(註七二)而文學之進步，亦與史學相頡領。古無所謂文集，魏晉而後，始有集名.\* 輯一家之作，名曰別集，合編衆家之文，名曰總集。蓋古之學者，以學爲文‘未嘗以文爲學‘三國以 降，經子之學衰，而文章之術盛。白建安七子(曹植、陳琳、王粲、徐幹、阮璃、應現、劉植)，以至 西晉之潘(岳)左(思)張(張華、張戰、荥協)，陸(陸機、陸雲)，東晉之陶潛，宋之顏(延之)，謝 (靈運)，明遠(鮑照)，作家如林。或以彪炳之詞，寓精微之理，或以沈怨之思，發剛勁之音，或吐 話簡**T**页眞甘然，或模巾範水，血奇情也呈。齊梁以降，厥製益工，色澤聲•凋亦均由樸拙而**H**趨於 典麗，若沈約、謝眺、任昉、江淹、徐陵、庾信，其最可稱誦者矣。而北朝文人，則舍文尙質。崔浩、 高允之作，咸磽确自雄。溫子昇長於碑版，敍事簡直，盧思道長於歌詞，發音淸剛。邢邵魏收，亦工記 事之文。北史文苑傳稱「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尙，雅有異 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淸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0**氣質則理勝其詞，淸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 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是就文-草氣？之，南北實有區别。然自庾信、江總，以淸綺之文，傳 於北土，沈個、王褒，身居北鄙，恥操南音，所爲詩文，間崇勁直，南北風氣，亦未能斬截劃分矣。隋

志著錄集部，凡五百五十四部，六千二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J萬三千三百九 十卷，其數量至足驚人。而文章之學旣盛,於是評論之書，如梁劉勰之文心離龍，選錄之書，如梁蕭統 之文選，亦皆爲專門之學焉。(註七三)

魏晉以降，學藝製作之進步，猶有可述者數事。(註七四)一曰天曆算學。晉虞喜發明歲差，實開 吾國天文學史之新紀元。南北朝制曆者多家，南以何承天(宋人)爲宗，北以祖冲之(宋齊人)爲法， 兩家皆承虞喜之後，實測歲差，治曆天學，益見進步矣。算學則今世所傳古算經十書，除漢人所著之周 髀，唐王孝通所撰之緝古算經外，孫子算經爲漢後人所輯，魏劉徽著海島算經、注九章算術，晉有夏侯 陽算經，張邱建算經，北周甄鸞撰五經算術，又注孫子算經及五曹算經，是八書皆此期人之作品。隋書 律曆志載南齊祖冲之圓率，盈數三一四一五九二七，胸數三一四一五九二六，正數在盈物二限之間，亦 第五世紀世界最精之圓率也。二曰製造。蜀志諸葛亮傳稱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 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成得其要。」而魏扶風馬钧之巧思尤過之。釣嘗作指南車，作十二囁綾 機，作翻車百戲，作發石車等；晉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漢世張平子，不能 過也。」(註七五)他如吳陸績、王蕃、葛衡之製渾天儀象，宋錢樂之之舞銅渾天儀，何承天之造刻漏， 梁祖**BE**之之造銅表，(置於嵩山、表高八尺、表下有圭、圭上爲溝、置水以取平正、測驗日®。)以及 ，，裂秀之作禹貢地域圖，(昔書本傳載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 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 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宋謝莊之作左氏經傳方丈圖，(宋書本傳稱其「隨國立篇，製木爲圖，山 第六章 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六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六二 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爲一。」)亦皆名世之作也。三曰音韻學。漢儒注解 經籍，僅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别，其間輕重淸濁，猶未可曉。至魏孫炎創爾雅音義， 始有反切之法。李登撰聲類，以宮商角徵羽五聲命字，於是又有五聲。齊梁間沈約、謝跳、王融等作 文，又分平上去入四聲。而音韻之學興矣。魏晉之世，文章日趨於排偶，至齊梁而駢文之式大成，五言 詩亦開後來律詩之端•，是皆與音韻之學進步相關者也。四曰書畫。漢畫之傳於今者，簡樸殊甚。吾國畫 學之盛，蓋自晉始。衞協、張墨，並有畫聖之目。傳世顧凱之女史箴圖，(註七六)亦稱神品。自是南 則宋、齊、梁、陳，北則元魏、齊、周，畫學傳承，班班可考。若陸探微之人物，張僧繇之龍鷹，曹仲 達之佛像，孫尙子之鬼物，其尤著者。而法書之進步，尤駕繪事而上之。漢世盛行隸書，元帝時史游作 隸草，至東漢而楷書行草漸興。魏鍾繇、晉王羲之、凝之、獻之等，遂以楷書行書草書著稱。觀傳世晉 代木簡及晉人書石室經卷，多尋常流傳文字，而筆致之圓美，與宋世所刊之晉人牋帖，如出一轍，當時 書法之美善，槪可想見。惟魏晉南朝，惟帖是尙，碑版傳世者不多；而北魏、齊、周，石刻極夥。 (註七七)雖其碑誌摩崖，刻經題名，辭或淺陋，文多浮屠，而字畫之工妙，則度越南碑遠甚。近世學 書者，多宗北碑而輕南帖，論書法之進化，亦以北朝爲極則。若鄭道昭之雲峯山上下碑(在山東益都 縣)，及論經詩諸刻(在山東掖縣)，「其筆力之健，可以劇犀**52**，搏龍蛇，而游刃於虛，全以神運； 自有眞書以來，一人而已！」(註七八)

魏晉以降，道敎與佛敎之傳佈，亦遠視漢世爲盛。東漢之季，張角*、*張道陵之徒，世所謂黃巾道士 者，盛行符篠之方，以召鬼神，以治疾病，而託名於道術；是爲吾國道敎之權輿。時又有丹鼎一派，講

求燒煉服食，傳世牟子理惑論序所謂「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 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冇甲者」是也。及二張旣沒，其徒傳播四方，魏晉以來，流爲五斗米 道，以驅召鬼神自標其撤。東晉世如瑯瑯王氏，錢唐杜氏，皆世世奉之.，而王凝之與杜子恭信之彌篤。 孫恩盧循挾子恭之術以倡亂，聚衆至數十萬，卒爲劉裕所敗滅。丹鼎之說，魏伯陽之參同契集其大成。 魏書雖託名周易，實則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故其章目，有所謂煉己立基者焉，有所謂金丹刀圭者 焉，有所謂養性立命聖賢伏煉者焉。然自晉葛洪著抱朴子，多言延命養生之術，並及丹藥之方，於仙經 而外，兼列神符，以證却禍讓邪之法。梁陶洪景隱居華陽(今江蘇句容茅山)，雖曾受有道經符錄，而 仍兼具辟穀導引之法，凡所著述，均與煉養服食有關。卽後魏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仙人成公興及 神人李譜，授以大法及圖筱眞經，爲符®派正宗，然亦備述居石室服仙藥之所由，且於服氣導引口訣之 術，及銷煉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亦皆諳練。則符錄丹鼎兩派，固多雜而不分矣。(註七九)道敎襲 莊老之玄言，學巫祝之鬼道，行方士之術數，其包羅已至爲猥雜。及佛敎®!盛，道士又多竊其玄言，仿 其儀制，以自文飾•，傳世道經，抄撮佛典以成書者，無慮十之六七。故此時代道敎傳佈雖日盛，然除淸 心寡欲之旨，有益於人生修養外，其可稱述者，殆甚鮮也。 、 佛敎在東漢末，雖頗有可紀，然實未普及。當時惟聽西域人出家，禁漢人效之。漢人出家今可考見 者，僅有臨淮嚴浮調一人，(註八**O)**然其出家因緣，世亦不之知。故隋書經籍志言魏黃初中(元年、 二二O)，中國人始有依佛戒剃髮爲僧者•，而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且以魏甘露五年(二六**O)**，朱士 行之出家，爲漢地沙門之始也。晉世洛中已有佛圖四十二所。竺法護於武帝世齎梵本東來，終身寫譯，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六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六四 方等深經，於焉廣流中夏。及五胡雲擾，後**ifl**石勒、石虎，並崇信西域僧佛圖澄，中州胡晉，多因澄故 營造寺廟，相競出家。而後秦姚興，尤託意佛道，州郡化之，事佛者殆十室而九。興自凉州迎&茲高僧 旭摩羅什(生三四三、卒四二二)，至長安，譯出經論三百餘卷，傅佈眞正之大乘敎理，爲佛敎史上空 前盛事。東晉則釋道安(生三一二、卒三八五)，振玄風於襄陽，釋慧遠(生三三四、?••四一六)，嗣 沫流於江左，亦與澄什相先後。自是至南北朝，佛敎遂有盛鲜衰，南朝當梁武帝世，北朝當宣武主、孝 明主世，尤稱極盛。唐杜牧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就金陵一地而論，已有四百八十寺之多，北朝則 洛陽伽藍記稱「招提櫛比，寶塔駢羅，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焉。綜觀兩晉南北朝，爲吾國佛敎興 盛發逹期；稽其興盛之方面及發逹之原因，約**W**六端。魏晉以降，西域僧徒之東來者，先後相望。據梁 釋憲皎高僧傳及唐釋道宣續傳，其徳業卓著有傳記述者，凡五六十人。附書經籍志稱「姚萇時，胡僧至 長安者數十輩。」洛陽伽藍記則**H**永明寺有百國沙門三千餘人。當時西僧總數，殆難確計。上焉者利彼 忘艇，委命弘法；次亦負錫持經，感悟矇俗。一也。中土僧俗*，*時亦多銳意西行求法。自魏朱士行、•晉 法顯、至北魏宋雲、北齊寶暹等，近人搜考所及，主要人物，不下五十餘人。(註八一)大抵排除障 礙，歷盡險阻，求正智於異域，揚大敎於中邦。二也。弘法之事，莫重翻譯。據開元釋敎錄所載，自曹 觌至北齊，主譯緇素一百十有五人，譯出經律論一千五百八十一部，四千零四十有七卷，(內有數部中 國著述)譯業之盛，殆無過於茲時。(註八二)三也。兩晉以降，佛敎大師輩出。綜體玄旨者，或以性 空爲宗，或以實相立義，或標卽色遊玄(支遁著卽色遊玄論)，或倡般若無知(僧儆著般若無知論)， 諷硏經論者，或善毗曇，(僧伽提婆譯之阿毗曇心論，及法顯覺賢共譯之雜阿毗曇心論等，)或弘成

實，(成實爲，鳩摩羅什譯，)或**B**三論(百論，中論，十二門論**，**皆羅什譯，)**S**槃(北凉«無款譯 涅槃經)，宗**K:**，或以地論(十地經論，北魏菩提流支譯)，攝論(攝大乘論，陳眞諦譯，)馳譽。以 及禪法、戒律、彌陀、淨土等，習者塵興，後先相望。分道揚鎌，蔚爲大觀。(註八三)四也。漢季衰 亂，禮敎式微，賢達之士，立命無方，佛敎智信圓融，善巧方便，英才硕彥，遂多入於彼敎。又因其時 干戈擾撰，迄無寧宇*，*細民或求精神之慰安，或避朝廷之征徭*，*亦相從入道，號稱佛子。五也。畏罪喜 福，有生恆情，佛說首重福報行業，功徳因緣。凡欲悔罪免禍，求福田利益者，帝王則立寺造像，捨身 度僧；衆庶則施宅建利，刻石誦經，或頂禮皈依，或緣經建懺。下愚上智，其歸一揆。六也。(註八四) 自佛敎盛行，印度之美術建築，隨以輸入；吾國社會禮俗思想，亦緣之而生種種之變化。魏書釋老 志稱「自洛中搆白馬寺，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播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 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吾國建築之式，由是増入印度制度。洛陽伽藍記載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圖 一所，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 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 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金漆扉，上有五行金鈴，合有五千四百枚。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 靑徐綺疏，難得而言。」其壯麗宏大至矣。而法雲寺佛殿僧房，復皆爲胡飾焉。三國吳志(卷四)劉繇 傳稱「竿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此爲中土立佛像記載之始。而雕像則大盛 於北朝。(印度亦至键陀羅美術、始有佛像之製作、當元後一二世紀頃)釋老志載魏都平城時，曇曜白 文成主，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網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六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六六 冠於一世。(其所建佛寺，名曰靈般，部道元水經注漢水下注云：「其水又東轉靈巖，鑿石開山，因般 結構，眞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及遷都洛陽，宣武主、 本明主世，復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陽伊闕山，營建石窟三所，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八。此卽今 日舉世豔稱代表犍陀羅藝術最佳傑作之雲崗石窟，與兼具麴多王朝時代作風之龍門石窟，(註八五)亦 鮮卑民族吸收印度文物之偉業也。石窟造像，自後歲有增益，北齊幼主世開鑿之晉陽西山佛像(今稱天 龍山造像)，亦爲偉大作品。其以一區(軀)一舖一堪(姦)名者，及以赤金銅鐵與土木雕塑者，尤 衆。漢世石刻畫像，率爲浮雕，至是而立體造像，蓋多至不可勝計矣。餘如佛經刻石之踵盛(泰山金剛 經、徂株般若經、風峪華巖經，皆北齊刻，字數較漢石經尤多)•，僧傳碑銘之撰集(僧祐集諸寺碑文四 十六卷，梁元帝有內典碑銘集林三十卷，僧傳則尤多)，詩文之融會釋理與徵引翻譯句語，繪事之習用 西法與以佛像爲題材，禱祀禮懺之純襲胡俗，音樂歌誦之間雜梵唄，以及婆羅門「天文經」「醫方明」 之採用，西域風土地理記述之增益等，無一而非擴大吾國文化之內容。而離染入淨之出世法，有漏無漏 之根本義，吾往古哲人從未聞知，純由天竺輸入者，更不待言矣。然自象敎流行，吾華社會，士農工商 之外，復增一釋氏之民，不特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所割捨，卽衣食居處，舉止聲容，亦悉與吾國 禮俗乖異，其所崇學理，復在在與吾儒档鑿。故魏晉以降，信佛敎者雖衆，而排斥詆説之論，及衝突爭 辯之事，亦往往見於史策。東晉季世，何無忌輩已目沙門爲五橫之一，謂其「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 之分，會同盡餚膳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 實。」齊顧歡著夷夏論，則曰「端委指紳，諸華之容，剪髮赠衣，羣夷之服。擎踞磐折，侯甸之恭，狐

沸狗踞,荒流之肅。槍殯梆肆，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敎.，毁貌易性，絕 惡之學**0**今以中夏之性，效西祓之法,.卜棄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O**孝敬之典，獨以法 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梁世有作三破論者，至謂佛敎「入國而破國，入家 而破家，入身而破身」。時范纜又著神滅論，言「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 滅，」(註八六)更從學理上證明佛敎神識不滅及三世輪廻業報諸說之爲虛構。而信佛者，對此諸論， 亦莫不詳加辯釋焉。(註八七)又其時奉道敎者，見其敎理之不敵佛敎，雖多混合老釋，援釋以爲重， 然亦時加非毁，甚或借政治勢力以相摧殘，如魏太武主焦因崇信道士寇謙之，對沙門盛加誅戮，並焚毁 經像。其尤著者，佛道之爭旣起，諸崇習儒書者，或亦奉孔子爲敎主，與李釋對抗。至北周世，遂成三 敎脾立之勢。周武主邕旣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辯釋三敎先後，以儒敎爲先，道敎爲次，佛敎爲後。繼 遂斷佛道二敎，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普著衣冠，同爲學士。然自音以 來，釋子大抵兼通老荘，目爲外書，與內典並稱。諸崇淸談硏玄理者，往往與釋子周旋，受緇衣薫染。 梁陳講學，或在宮殿，或在僧寺，亦多以內典與儒道諸書並講。社會上雖有禮俗學理之爭，而佛敎與吾 華學說思想，已日趨於融合。南朝君主，旣多隆敬佛敎，北朝君主之信儒道者，亦遠不及崇佛者之衆， 故魏太武、周武之毁佛，皆不再世而復，三敎亦遂並行而不相害。是則吾華民性，富調和且善調和，與 印度歐洲中世，時因異敎或同敎異派之爭，而演流血之慘禍者，異矣。

\* \* \* 兩漢經生，守師法而重訓詁，物極必反，東漢之季，遂由樸學而趨游談。士之善談論者，輒獲盛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六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六八 名，或以美言相爲題品，或敏才捷對，逞其機鋒，或以嚴論高下人物，此一時之風氣也。(註八八)及 黨錮黃巾董卓，禍亂繼起，凡稱善士，多被罹災毒•，其幸存者，雖以蔡邕之博學多文，而節義已衰。( 顧炎武曰：「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 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至曹操盜有冀州，崇奨趴弛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汚辱之名， 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送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六年(二三二)之 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淸脩爲首，乃以趨時游利爲先。 至正始中，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敎，以騰口爲高遠，因以簡功業，骥職 務；漢季游談之習，遂一變而爲淸談。及魏晉易代之際，高朗而不降志者，旣自揣不足以抗時難，又不 肯屈服爲之用，乃始頹然自放，以求全生，蔑棄禮法，近於佯狂。晉室肇興，崇淸談者，旣信口雌黃， 天下競稱其風流•，棄禮法者，益任達不拘，以縱肆爲率眞；而何曾、石崇、王愷、羊璘之徒，又各以奢 廉相尙，或淫於嗜味，或果於劫略。自餘政治民風，尤極腐敗。干寶晉紀總論曰：「朝寡純德之士，鄕 乏不**K**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 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部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譽亂於善惡之實， 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夠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 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 千百，無讓賢之舉。其婦女裝櫛織紙，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棠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 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敎於

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註八九)其極也，永嘉亂起，遂潰決而 不可收拾矣。渡江而後，華侈之俗漸革，任逹之風，「八透」(時胡母輔之、謝鯉、阮放、畢卓、光 逸、羊曼、桓彝、阮孚等八人，每散髮裸袒，閉室酣飮，不捨晝夜，稱爲八達。)沒後亦稍絕，惟淸談 則猶競相祖述。故以言語論，實以此時代爲殽進步。且因士矜通脫，襟懐浩闊，以勞身爲那，卽宅心藝 術，亦視爲適性怡情之具。由是見聞而外，別有會心：詩語則以神韻爲宗，圖畫則以傳神爲美；推之奏 音審曲，調琴弄箏，亦必默運神思，獨標遠致，旁及博弈，咸淸雅絕俗，以伸雅懷。美術之興，又於斯 爲盛矣。(註九O)

東晉南北朝最普遍之風尙，殆無過於重氏族尙門第一事。(註九一)東漢之季，世族階級已漸興起。 魏初以陳羣之議，立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各省郞吏 有才德充盛者爲之。由小中正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 核，然後付尙書選用。)兩晉南北朝，沿襲不改，選舉多用世族，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門，貴族欲保 其特權，成自矜門第，高自標置。又因其時五胡諸族，深入禹域，與諸夏雜處，婚嫁不禁，種族混淆。 北人南徙者，旣以貴族陵蔑南士，北方衣冠之族，亦深自標異，相尙爲經術政務，勉立功業以圖存全。 積此諸因，古代階級之制，已鐘除於戰國秦漢者，至是又復盛行。其時士庶門第之見，深入人心，高門 之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越，單門寒士，亦多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顔，甚至帝王雖寵 幸其人，亦不能躋之於士大夫之列；其爲社會中一種特殊勢力，幾不讓古代之貴族。而盛門右姓，如過 江僑姓之王、謝、袁、蕭，東南吳姓之朱、張、顧、陸，山東郡姓之王、崔、盧、李、鄭，關中郡姓之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六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七**O** 韋、裴、柳、薛、楊、杜，亦多繼世有名人。加易代之際，惟圖保其門戶，莫不傳舍其朝，故勝國之 臣，卽爲興朝佐命，帝王之朝代雖更，而冠冕不替。雖紀傳所載，無一完節之士，然當時士族，初不專 恃政治地位爲其唯一之表徵，亦以德業儒素及家學禮法等標異於衆。(註九二)故其子孫繼迹，不以朝 代爲盛衰，而社會之中堅勢力，亦不隨國家禪代而變易紊亂焉。自餘一般之影響，首推士庶之不通婚 媾。觀齊沈約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此風勿翦，其源遂 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賞以明科，黜之流伍。」(註九三)侯景入建康，請婚王謝，梁武曰：王 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北魏趙邕，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許 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携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姐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姑悲泣曰：吾兄盛德， 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可以見其畛界之嚴矣。餘如尊嚴家諱，崇重譜牒，亦皆南北世族所同。然其時南 北選舉，率先門第而後賢才，南朝於門第之外，猶重淸議，入仕者亦重流品，而北朝無聞。北朝由愼重 婚姻，流爲財婚賣婚之陋習，(其始高門與卑族爲婚，利其所有，財賄紛遺，魏齊之世，遂成風俗，凡 婚嫁無不以財幣爲事。)由尊崇譜牒，復有通譜認族之弊風，南朝雖亦有之，而不甚顯著。我狄入主， 虜漢相雜之區，固與江左之爲漢族之中心地者，不能盡同也。其他南北禮俗之異點，北齊顏之推家訓， 紀述尤多。觀家訓音辭篇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輕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部俗。北方山川深 厚，其音沈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 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 弊，不可具論。」蓋南方之君子，多過江士夫之後裔，遠非北方入侵之胡族所及，北方之小人，猶是中

原之遺氓，亦優於吳越之細民；之推雖就音辭爲說，實可推諸其他一般風習焉。家訓又言「今北土風 俗，率能躬儉節用，以瞻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河北婦人織維組訓之事，楠献錦繡羅綺之 工，大優於江東也。」(註九四)「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 悉資俸祿而食，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 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梁世士大夫皆尙裏衣博帶，大冠高 履，出則車與，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 寒著，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註九五)南朝士夫以生活優裕，日久腐化，經侯景之亂，貴族門第 遂大半厮滅。而北方士族經歷艱苦，轉能勤儉自勵，與胡人協調合作，委曲求存。家訓又稱「楚朝有一 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敎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 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註九六)是鮮卑雖一切師法中土，而漢族之無恥者，亦多謹事鮮卑人， 爭學鮮卑語俗以求自媚焉。隋唐代興，此風雖絕，然六朝時百官多乘牛車，或乘肩輿，著履或屐，朝祭 皆跣，北朝則多乘馬著靴，至唐則百官皆乘馬，靴爲朝服，而履反爲褻服，則夷狄服飾，固已經北朝而 爲中夏之法服。自餘如北族十二相屬之俗，及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等，漢魏 之季，已極盛行，經北朝至唐，仍相沿不廢者，更未易悉數也。

註 一 ••魏志卷十五劉馥，司馬朗等傳評語。

註 二：魏志卷一武帝紀「建安元年，(操)用棗祇韓洽等議，始興屯田。」裴註引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 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宼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七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七二 軍人仰食桑®。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腐。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强兵足食，秦人 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 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 註 三：廿二史劄記卷七「借荆州之非」節論此事甚詳，可參閲。

註四••見蜀志卷五諸葛亮傳。

註 五：參閲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節。又拙著綱要第二册一。二節「羣雄之競爭與三國之興 亡」，(頁三三七至三五四)論列較詳，趙翼說亦皆備錄，可參考。

註 六：見晉書卷三武帝紀「泰始九年」下。卷二十七五行志「成寧二年」卷二十八「泰始十年」下，及卷三十一 武元楊皇后傳。

註七：徙戎論全文見晉書卷五十六江統本傳；通鑑卷八十三所載。略加删節潤飾。

註 八：拙著綱要第二册九五節「異族入侵之因」，(頁J五二至一六一)論此問題頗詳，傳玄、郭欽、江統之 論，亦皆備錄，可參考。

註 九：據北史卷四四崔鴻本傳。十六國春秋原書百卷，南宋後已佚，今世所傳者凡兩本，一十六卷，一百卷，皆 後人僞託，惟晉書載記固多本鴻書耳。

註一**O:**據晉書卷五愍帝紀。

註一一 ••見晉書卷九八桓溫傳。章炳麟檢論九「仰桓」篇論此事頗詳，可參囲。 註一二：通鑑晉記三十太元二十一年下胡三省注語。

註二二：拙著綱要第二册頁一六四至一八八，論兩晉與諸族之競爭較備，本節多係節錄彼書，可參閱。

註一四••參閱廿二史剳記卷十二「南朝陳地最小」節。 註一五：見通鑑卷一二五及宋書索虏傳。

註一六：見通鑑卷一二六。

註一七••見宋書卷九十五索席傳論。

註一八••北齊書卷一高祖紀「高歡，字賀六渾，渤海薩人。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神武旣累世北邊，故習其俗， 遂同鮮卑。」

註一九：見通鑑卷一六三簡文帝「大寶元年」下。

註二。••拙著綱要第二册頁一八九至二**OO**論南北朝之饒爭略備**，**本節多係節錄彼書**，**可參閱。

註一二••晉書卷十五地理志下語。

註二二••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云：「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註二三••按此類事例甚多，拙著綱要第二册頁二二二至二一五曾詳舉之，可參閲。

註二四：見史通書志後論。

註二五••史通稱謂篇語。

註二六••通鑑卷六十九，「司馬光曰•，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鼬，南謂北 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胡註「索虜者，以北人瓣髮，謂之索頭也。島夷者，以東南際海，土地卑下， 調之島中也」。

註二七：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卷三，「宣陽門外，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 三名扶桑，四名燐岐。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 館，三年以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徳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 鵰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雌幟館，賜宅幕義里」。

註二八：見同上書卷二。

註二九：按梁沈約宋書於四夷立索虜傳，蕭子顯南齊書則立魏虜傳，皆以漢族爲主膛。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雖於羌 胡皆奉爲帝王，然全書紀綱，猶以晉爲主，(史通探獣篇語)至魏收始病鴻書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以「 元氏出於邊斎，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舶之邦。」(史通曲 第六章 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七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七四 筆篇語)所作魏書，以得中原者爲正統，以曹魏承漢，西晉承魏，元魏承西晉，北齊承元魏，而於吳蜀十 六國江左，則槪視同夷狄，斥爲僭盜。魏書九十五立「匈奴劉聰，羯胡石勒，鐵弗劉虎，徒河慕容魔，臨 渭氐符健，羌姚萇，略陽氐呂光」等傳，九十六以下，則立「僭晉司馬叙，一貢李雄」「島夷桓玄，海夷馮 跋，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私署凉州牧張實，鮮卑乞伏國仁，鮮卑禿髮烏孤，私署 凉王李嵩，盧水胡沮渠蒙遜」等傳*，*於江左皆曲加醜詆*，*視五胡諸國殆猶不如。拙著綱要第二册頁二二二 至二二四曾略加節錄，可參閱。

註三O••說詳廿二史劄記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爲重」節。

註三一 ••拙著綱要第二册九七節「南北之對峙與北方之漢族」(頁二。六至二三六)，論列當時民族之遷徙混合與 南北之畛域較詳，兼及漢族在諸族統治下之地位，可參閱。

註三二：見卷三。同書又云：「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 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郝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按 北族以羊酪爲主要食品，世傳李陵答蘇武書所謂「擅肉酪漿以充儷渴」也。

註三三••見卷一四二「永元元年」下。

註三四••北齊書卷二十一高昂傳「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服於昂，高祖(高歡)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 列，則爲華言。」通艦卷一五七繫此事於梁武帝大同三年，(五三七)，上距拓跋宏禁止鮮卑語，(事在 太和十九年、四九五)，已四十三年。

註三五••通鑑卷一六五「梁元帝承聖三年(西魏恭主元年、五五四)正月、宇文泰廢魏主，立其弟齊王廓、去年 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絶，泰 乃以渚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胡注引洪邁(容齋三筆王)曰 :「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賜番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弗氏，劉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 氏，李虎爲大野氏，竇熾爲紇豆陵氏」等。至周末楊堅專政，大象二年(五八O)十二月，迺改胡姓復爲

漢姓，又盡復其舊。前後凡三十七年。 註三六：語本北周書卷二十三蘇綽傳。 註三七••見同上書卷二十四盧辯傳。 註三八：見北周書卷二太祖紀下。

註三九••拙著綱要第二册頁二三六至二六。論諸族之華化頗詳，本節卽係節錄彼書，可參閱。

註四O:見倭人某中日交通史(陳建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三章「日本與中國南朝之交涉」。至倭人古代與中 國之關係，及其開化之經過，拙著「日本古代開化論」(載南京鍾山書局出版之拙編日本論踱第一册)論 述頗詳、可參閲。

註四一 ••見卷三及卷四。

註四二：語本北史西域傳。鞠氏王髙昌，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魏孝文二十一年至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四九七 至六四O)詳見羅振玉輯高昌鞠氏年表。

註四三••參黃文弼著高昌(第一分本)內載「吐魯蕃發現墓磚記」與「墓磚目錄」，及羅振玉著「西陲石刻後錄」 (雪堂叢刻本，錄倭人橘瑞超西陲訪古所得高昌墓磚，與「高昌磚錄」。(遼居雜著本錄黃君所得墓 磚)。

註四四、註四六：皆見周書卷五十異域傳下。

註四五：語本北史卷九十七突厥傳。

註四七••參閱廿二史劄記卷七「諏代」與「晉魏W代不同」兩節，拙著綱要第二册頁三五四至三六一曾備錄之。 註四八••參閱廿二史劄記卷十一「宋齊多荒主」「宋世图門無禮」「宋子孫居戳之慘」，卷十二，「齊明帝殺高武 子孫」，卷十五「魏多家庭之變」「北齊宮闔之醜」「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諸節，拙著綱要第二册一 O 四節「南北朝之諸帝」(頁三六九至四OO)旣盡錄之，復補其遺缺，可參閲。

註四九••拙著綱要第二册頁二七五至二八。，於漢季以降擁兵之權臣，論述較詳，本節卽就彼書節錄，可參閱。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七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七六 註五O:見魏志卷十五司馬朗傅。

註五一 ••宋書卷五十四羊元保傳語。

註五二••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稱自東晉鴻居江左，「歷宋、齊、梁、陳，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 取，乃無恆法定命。列州郡縣，制其仟土所出，以爲徴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 樂輸亦無定數任量」。

註五三、註五四：皆魏書卷一一。食貨志文。按時對富戶之奴婢及牛，亦皆可依律受田，(奴婢依良，丁牛一頭， 受田三十畝，限四牛，)蓋用意在絶其蔭冒，使租收略歸公上，初不在求田之絶對均給也。

註五五：通鑑卷一五七「梁武帝大同三年。高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 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 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

註五六：通鑑卷一三五語。

註五七••通典卷二百邊防典十六引傅奕語。

註五八••北齊書高昂傳語。

註五九：時訓練胡兵，「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見隋書食貨志。 註六O:見通考卷一百五十一兵考三。

註六一 ••隋書食貨志語。

註六二：見魏志卷十三王肅傳註引。

註六三：語本王國維「漢魏博士考」，見觀堂集林卷四、

註六四••魏正始石經亦稱三體石經，王國維「魏石經考」五篇，言之最詳核，(見觀堂集林卷二十)，共四十石， 所刊者爲古文尙書及春秋兩經，左氏傅則刊至荘公中葉而止。至出土殘石之文字，則章炳麟氏「新出三體 石經考」(章氏遺書績編本)論之最精密。又本節及下節論經學除上註六十三所引及論石經外，略據劉師

培國學發微，(載乙巳年國粹學報第七期第八期)及皮錫瑞經學歷史，五、「經學中衰時代」，與六、「

經學分立時代」。

註六五：見魏志卷十六杜恕傳。 註六六：見晉書卷四三王衍傅。 註六七：見同上書卷三十五裴穎傳。 註六八••見晉書卷四十一劉實傳，卷五十六江惇傳。

註六九••見洪著抱朴子外篇第四十八。按鮑生無君論及反復論辯，均詳見該篇。

註七**O** ••見晉書卷九十四魯勝傳。按勝爲惠帝時人。

註七一：本節參閱止二史劄記卷八「六朝淸談之習」節，劉師培國學發微(載乙巳年國粹學報第七期及第十期)， 及柳先生中國文化史二編第五章「淸談與講學」。(上册頁四六**O**至四七一)。

註七二••鄭鶴聲「漢隋間之史學」(登學術雜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及三十六期)，據劉知幾史通及韋宗源隋 書經籍志史部考證，論述此時代史學頗詳，可參閲。

註七三：參閱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載乙已年國粹學報第九期)，及柳先生中國文化史上册頁四九一至四九 二。

註七四：本節多據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七章「三國以降文物之進步」(上册頁四七九至四九四)。

註七五••見魏志卷二九杜夔傳註引。

註七六：本藏淸內府，庚子之亂，西人掠奪而去，今蔵英倫博物館。舊皆以此畫爲現存中國畫之**K**古者。然今日漢 畫已有三種發現；其一爲洛陽出土之墓磚，上繪男女人物及動物像；其二爲漢樂浪郡故址(朝鮮平壤大同 江郡)後漢王旺墓中所得之漆盤，上繪神仙及龍虎等像；其三爲遼東營城子漢墓中之**M**壁，上亦繪人物及 動物像；惟畫法皆甚疏簡耳。至石刻畫則傳者尤多，參朱傑勤秦漢美術史(商務印書館二十五年出版)第 二篇第四章「繪術」。

第六章混亂時代與南北對峙時代(魏晉南北朝) 一七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一七八 註七七：阮元攀經室三集卷一有「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直論至唐宋以後，可參閲。 註七八••見葉昌熾語石卷七「總論南北朝人書一則」。

註七九••參閱隋書經籍志道書部及劉師培國學發微(載乙已年國粹學報第九期)。

註八O: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載嚴浮調沙彌十S章句序，題曰「嚴阿祗梨浮調所造」，是浮調實爲漢地沙門之第 一人，所撰沙彌十慈章句，交中國撰述之最早者。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著錄浮調譯經，雖多至七部，然其出 家事則全不之知，卷三年表中於魏甘露五年條下注曰，「朱士行出家。漢地沙門之始」。 註八一 ••參閱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篇。

註八二：同上書「佛典之翻釋」篇。

註八三••參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敎史第二册第七章至二十章。

註八四••本節及下節論述佛敎，除隨文別注者外，大抵取材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九章、第十章(上册頁五o 五至五二八)，及拙著舊稿「中國人之佛敎耶敎觀」(載學衡雜志第十四、十五、二十一、二十三、諸 期，十一年至十二年出版)。

註八五：按吾國石窟佛像之開鑿，始於敦煌之莫高窟，時在苻秦建元二年，(東晉廢帝弈太和元年、三六六)，主 持開窟者爲樂僧。「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敎，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 」(魏書釋老志語)象敎藝術自西而東，宜首行於敦煌也。「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 事，皆俱東，象敎彌増矣・，」(亦釋老志文)自魏太武滅北涼(四三九)，涼州沙門，多徙至平城，其中 當不乏善工藝者，佛敎藝術，由是隨以俱東，文成時建議於雲崗開窟之曇曜，卽太延中來自涼土者，則武 州造像，亦源出於涼州矣。至伊闕石窟，雖云以代京爲準，然雲崗造像，以顯示像體靜態美爲主，純屬犍 陀羅派作風，龍門造像，則兼顯示像體之動態美，已多麴多王朝時代作風，與犍陀羅派有異矣。(吾國六 朝與隋唐繪事，亦有此二派，可以曹仲達與吳道玄爲代表。晉人於曹畫曰「曹衣出水」，於吳畫曰「吳帶當 風」；前名謂衣附於體，可從衣服見其骨格，卽表示靜態美也；後器謂衣帶飄飄，栩然生動，卽表示動態

次曰。MY恒裁单。）囲醴〈聘镇瓠距W菸落柩刑。睡出阳粮•瞇察應故（樫綢23罢）-爲4D拒艦驟r-K 叵麟握R艰齢如」（卄蝌归骚）。課W即斂6丘能保溟回婶嚷N「职窪田議通撇」（屋遅触泰培丑鉴）。

担＜K ••用将縄跃誼咨螺裏K額蝸讖臨繹本、狀風縄区抵拖三遅\*福撷睪• 1H營龌終押屮暧普躍史6眼胃或嫉縞 ＜。風靈寰飽縄本。鷹篥储职惑糊怒避故涙將睪。

蠢＜¥・・＜跃笛援枢螺「誼登蜂」怒癥舸去嶽「睡誼睿誅」岳。

说＜＜ ••爲滲羅諷鹼1 l^MHOOffilll 1点鶉毒前盧荘瞪誦。检深貽瓮譜極坛溢。尽镣网。

思« ••齟果曰出 6宝宅X領期司+犬・。胞強恠累用骚壬爛6雋甫溢。

桐KO ••韻祗就屈觀「£職源建豳璨段増」（讐X糸&直汝齢謚猥川+•寒）。

其犬1 ••奪楽戛•撕讓I ISKlKOMlllOO^KlIll 10帝1川1K繹遅混唐蝠出蟠筈W波瞪牡。\*显志鶴対緬溢驕。 行奥譲。

桐^1 1 ••愚鮑捋SIN桜粉逐繼d ••「蜩梅怨嶽海魅-海彎濯娼6小憶靈照6繼尊爆1 6標\*経标联6茉肆以票6固 酬螞幺也6泄龍俱定-糰趙緜曜孫呼廉Y粮」6蛍師曜后K暇。

楓犬川••跃以羽齢団七。

視呆団••晾耙怅難。

思犬用••咲豔爐族。

国点K ••职怒小遜。

皺K精格麗您t風瞇混菰磐堰R （底剛愷点簿）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八**O**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自隋文帝開皇九年至後周恭帝顯德六年(五八九至九五九)，都三百七十有一年。以政治分合之大 勢言之，略可區爲二期。自開皇九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爲統一之時；(五八九至七五五，凡一百六 十有七年，中間尙須除去隋末唐初羣雄之亂約八年。)自肅宗至德以後，訖後周之亡，則爲藩鎭割據之 時。(七五六至九五九，凡二百零四年)然至徳而降，唐祚仍延至一百五十餘年，政治社會，學術風 尙，不能與前期斬截畫分・，.五代十國，又皆唐世藩鎭之支與流裔，故今以隋唐五代合論焉。 自楊堅篡周爲隋，改元開皇(五八一)，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北朝人庶日殷，帑藏日充。 七年(五八七)，滅後梁，九年，滅陳。於是「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註一) 漢季以來混亂分裂之局，復歸一統，區宇之內，復臻漢室治世之盛；而倉庫盈溢，國計之富尤過之。煬 帝承其全盛，土地益闢，戶口益多，人俗康阜，資儲遍於天下。(註二)遂恣荒淫，興營造，巡游征伐 不息。史册所載，如大業元年(六**O**五)之營建東京(洛陽)，每月役丁二百萬人也。發河南淮北諸郡 民百餘萬開通濟渠，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邙溝也。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也。築西苑於洛陽西，周 二百里，臺觀宮殿，皆窮極華麗也。行幸江都，**ttw**相接二百餘里，自兵士外，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 也。二年(六。六)之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圍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囘洛倉於洛陽北， 倉城周圍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也。三年(六。七)之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幷

州，以通馳道也。發丁男百餘萬以築長城也。北巡楡林，歷雲中，诉金河，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 旌旗新重，千里不絕也。四年(六。八)之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也。六年(六一 O)之於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戯，執絲竹者萬八千人，以款待西域諸番酋長也。敕穿江南 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也。七年八年之大發兵伐高麗，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其 饒運者倍之，旌旗亙千餘里也。(註三)其時宮室之盛，役民之繁，賞賜之費，師兵之盛，幾駕秦皇漢 武而上之。雖十數年間，終至「社稷顚隕，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註四)然百役繁興， 皆出於人民之負擔，帝王之糜費，足以反映社會之富力，非其時民生富庶，物力充盛，煬帝固未易逞此 無厭之欲也。厥後洛口諸倉，爲李密等所因，猶足以致百萬之衆；而長安府庫爲李唐所用者，至貞觀中 猶未盡。(註五)隋世一統之盛，蒸前此所未有矣。唐初承隋末羣雄爭亂之後，戶口凋零，城邑蕭條， 遠非有隋之比，而國威之隆，則尤過之。當高祖武德之世，暨太宗貞觀之初，四夷已多遣使入朝。自「 貞觀四年(六三**O)**，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西北君長請上號爲天可汗，」(註六)於是唐之君 主，不僅爲中國之天子，兼爲塞外諸族西域各國共戴之天带。聲威所及，絕域四裔，東自日本流鬼，西 至波斯拂林(東羅馬)，南至盤盤(在今馬來半島中)，訶陵(今爪哇)咸遣使貢獻。及貞觀二十年( 六四六)二十一年(六四七)平定鐵勒、囘紇諸部，帝幸靈州，諸部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 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 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 駄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註匕)敬播序僧玄奘西域記曰：「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八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八二 圖，掃機槍而淸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域之墟。總 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註八)誠哉非虛言矣。高宗竟太 宗未盡之緖，拓地益廣。麟德二年(六六五)，行幸東岳，史稱「從駕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 里，列營置幕，彌亘郊原，突厥、于間、波斯、天竺國、®賓、烏萇、**M**崙、倭國、及新羅、百濟、高 麗等諸蕃西長，各率其屬扈從，寄廬氈帳及牛羊駝馬，塡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 列於市，議者以爲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註九)初太宗之葬昭陵(今陝西醴泉縣九變 山，)也(六四九)，山陵旣畢，高宗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化 者突厥頡利可汗等十四人形狀，而刻其官名。及高宗之崩也(六八三)，「乾陵(今陝西乾縣梁山)之 葬，諸蕃來助者衆，武后欲張大誇示來世，於是錄其@長六十一人，各肖其形。」(註一 **O)** 據十八 世紀中葉遼海楊應弟遊昭陵所記，「貞觀中擒服諸蕃君長頡利等十四人石像，尙在陵北司馬門內。」 (註一一)至乾陵前諸蕃酋石像，今千二百數十年矣，存者猶不下五十。「天可汗」與「天皇大帝」( 高宗諡)之威風，亦世界史乘中所僅見已。高宗後雖經武氏之禍，而國力益增，故武璧拜洛受圖時(六 八八)，文物鹵簿之盛，及「明堂」「天堂」「大像」「天樞」「九鼎」等營建，所耗費之巨，皆爲唐 興以來所未有。(註一二)其所製新字，如天爲而，地爲室，日爲@，月爲®，星爲。等，以石刻證 之，傳世「武周碑不下數百通，窮鄕僻壤，緇黃工匠，無不奉行惟謹。尤可異者，巴里坤有萬歲通天造 像，敦煌有柱國李公舊矗碑，在莫高窟，廖州刺史韋敬辯智城碑，在廣西龍州關外，河東州刺史王仁求 碑，在雲南昆陽縣，龍宛道場銘，在廣東羅定州，皆唐時邊遠之弛，文敎隔絕，乃紀元年月，亦皆用新

製字，貼**1**不差累黍。雖棄漢之强，聲窿遠花*，*何以加焉。」(註一三)降至玄宗，開元天寶四十餘載 (七一三至七五五)，逢爲有唐極盛時代，舊杳玄宗紀稱「於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西蕃君 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北狄渠西，捐義幕而爭趨慵塞，象郡炎州之玩，離林醍海之珍，莫不結辙於象 胥，駢羅於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天子乃覽雲臺之義，草泥 金之札，然後封日觀，禪雲亭，訪道於穆淸，怡神於玄牝，與民休息，比屋可封。於是垂髻之倪，皆知 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不敢愕弓報怨，康哉之頌，溢於八紘，所謂世而復 仁，見於開元者矣。年踰三紀，可謂太平。」新書食貨志於天寶五載(七四六)下，言「是時海內富 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靑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市，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馳，行 千里不持尺兵。」杜甫憶昔詩則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倉廩 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 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註一四)可謂盛矣。自天寶十四載(七五五) 安祿山反，陷東京。明年(七五六)，陷京師。玄宗入蜀，肅宗卽位靈武，於是開皂九年以來之一統， 纔經一百六十餘年，又因夷奴之禍而分崩離析。然麻山與子慶緖及史思明之亂，北則囘紇，南則南蛾， 西則中亞各國，遠至大食，皆攫髮赴難，助天子以討賊，海東日本，亦令東海等六道集牛角七千八百， 以備貢獻。是唐室猶爲亞洲之宗主也。特自安史亂後，「中原封裂，乾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 (註一五)則一統之盛，固衰自天寶亂後矣。

吾國疆域，秦漢時巳極廊大。三國兩晉以降，雖時混亂分裂，亦仍繼續開拓。如吳平山越，蜀定南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八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八四 蠻，氐族楊氏之關仇池，鮮卑、吐谷渾之開靑海，以及麴氏之王高昌，爨氏之居曲靖龍和，皆前代所未 盡經營，或昔時未隸疆索者，由華人或他族分途競進，以爲後來一統之預備。於是隋若唐襲累世之成 勞，集合其地，又加之以恢廓，而造成空前之版圖焉。(註一六)隋代國祚雖短，與四夷交通頗盛。自 齊周以還，突厥世雄北邊。隋初，突厥東西分地而治，東突厥「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 (註一七)文帝用長孫晟計，離合操縱，搆諸突厥可汗使相攻，連兵不已，東突厥沙鉢略可汗遂上表稱 臣，歲時貢獻不絕。沙鉢略卒，帝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啓民可汗，煬帝北幸楡林，啓民及公主來朝行 宮，後又入朝東都。西突厥亦納貢焉。西域諸國之通，亦盛於煬帝。帝初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 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矩因其使者入朝，益唯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 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註一八)带又南平林邑，招赤士，(註一九)東通使倭國，發見琉 球，(註二**O)**西破吐谷渾，闢地數千里。惟朝鮮半島、高麗、百濟、新羅三國，雖自文帝以還，屢奉 表遣使，而文帝、煬帝高麗之伐，四出師皆無功，羣盜乘之，隋亦因是亂亡。然當其盛時，隋之聲威， 亦幾與漢比隆矣。唐室初興，四夷雖多遣使入朝，然自隋末亂離，華人歸突厥者衆，突厥遂大熾强。中 原羣盜若薛舉、實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突厥，受 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高祖起太原，亦遣劉文靜往聘，「詭而臣之」。武德三年(六二 **O)**，突厥頡利可汗立，「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高祖雖屈禮多所舍貸，贈資不貲， 然而不厭無匡之求也。」(註二一)自後頻歲入寇，「屢**B**亭障，殘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 陽，飮馬於渭油，」猖獗甚於漢世之匈奴，唐至欲徙都樊鄧，以避其害。賴太宗英武，卽位四年，命將

籍盅6丨飛隹鷺N。纟瞰「離燮醞遡N謨6邮睡K束-菱魄牒欷n螟6雜您粟旺。」（柚ni）即邮酬 遂蟋基，「廻嵌隔宋。盅您蚱渗N。卷V主制林阊是恣心。」（紬山1）皿謚UM（KlllW） -&岂© 螳母（KEIO）鬻颗峪1阵丨蚌土籐播施蔬。11卜1|折«a<）&解頌一X贓得選選丢岷快 MWSS® 6型状FH「L腰残6圈Y薩6輔1£H底燃参些也归6崩峠興想眼6松眠歡归鞭E1謫-巍 RD建圈狀6希会螺辭6得N - 。」（ffll IB）整悝題無燧权喪林出戴緘6皿艇嬾鞭秘

（黑褪咔显范棚票\*8■翅生健）抻磁-只嗽皿題藻履，凝岷瞰無攫。城興卜〈& （KEIEI），11卜I姉， 11 + 11蚌，111汨原彩N。律氏勰緝域崙。雑條B!孩巡N曲経6 ZJE1咪盟袞裁攫丘女飘噸襟擴13却-隨倒 1W （K用甲）6詹嫌艘R 6崔啜粼統疆鷺N。用折（KKO） 6燧金樣嘏松斜愛Ku意，右用惬B8N 融。ESKIffl瓶卷蘇冰瓯咔公驱也，謡密川折（KK11I）。龈螳「本U吞照囈狀終迅Bb 6 El露邨枣6盜 M史Ellffl濫-殿發蛆H< 6蜓二制股。J （柚I用）應卄田謚以卄咲牌孫gcN 1協。1BY皿噌滋询隹｛\_< 蝮-F谥燧龍仆成1\* 匡就潛虫丞地。阳案暢旧折（K K < ）-捋Jg肺頰囊理豳。1®N担昙暖缺-恶聽 拡N篥霽隸6麵EI論6縛埴駆塚。IS盛饌経6核恶温搏昌。裕「，长耗1|蚌（KW 1 ） 6\*姆用携觸嫁根 蟹浪弱迅粮窟帆6皿帆川+<也出6櫟彊川米田麻•'堆111圭1。」（柚IK）腰国R姉（KK1） 6也弱里 卻丽KI遂会飄云旌6古IM躍，色密師+K盗6汨誕罢圍。（思11平）操我姻鉗坦凝6坞密出「时離凝监 終K姻溟蛔6毋神局陇映噩凝終貓鄭6裝魄\*北底憲6澧白理遥6轻击廿（1R折，K平O）黑Y毒6*嬰* W^W。J （fflHO 信码出睽出6核M帽掠坦浜蘋毋Y毒。疑變我澄孫定終世硼鮑去（只廿，K 点V）燃圈桜X 6視史出蘇，必四，去等，暮盆，建点浇圈6長撩也於賴甲〈业。腰撩択R旧廿*（V* 1

讓早料 抵I壇牝眼冠鴛座妃（遂遨用£）

I <«

中國通史要略 一八六 二)，遣使「拜祚榮爲左驍騎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註二九)自餘西 南絕域殊邦，西如中亞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凡九國，當今俄屬土 耳其斯坦，費爾干省，及布哈爾、基發等地。皆故大月氏族所建。以其先世常居祁連山昭武城，故支庶 分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及五天竺諸國，南如占城(今中國交趾)，眞臘(今柬埔寨)、扶 南(今暹羅)、婆利(婆羅州)、闍婆(今爪哇)、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諸國，以及東謝(今四川 涪陵縣)、西趙(今雲南鳳儀縣)、样柯(今貴州思南縣)諸粮，亦皆於高宗至玄宗世來庭。有唐拓土 之廣與聲敎之遠，誠不獨前古所未有，亦明淸所不能逮矣。至統理此廣土之法••唐初於禹域之地，析爲 十道。曰關內、曰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曰隴右、曰淮南、曰江南、曰劍南、曰嶺南。道有 大將，曰大都督。文臣曰按察使。道之下復分州(或府)縣兩級，州設刺史，縣置令。開元中，又分山 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幾，共爲十五道。改按察使爲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諸 州之長，盡爲所屬。是時天下聲敎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自餘降服蕃夷，皆「卽其部落，列置州縣， 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圖，多不上戶部，然聲敎所暨，皆邊州都 督都護所領，著於令式。其突厥、囘紇、黨項、吐谷渾隸關內道者，爲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別部 及実、契丹、獄輻降胡，高麗隸河北者，爲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囘紇、黨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 茲、于闔、焉者、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爲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美蠻隸劍南 者，爲州二百六十。蠻隸江南者，爲州五十一。隸嶺南者，州九十二。又有黨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 屬；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爲鵰縻云。」(註三**O)**此羈縻府州，新書地理志一一備列其名，並及每

府所領之州，與府州所隸屬之邊州都督府都護府。當時邊州大都護府，最著者六：日單于，統陰山之 陽，黃河之北，治振武軍(今綏遠托克托縣西北)。曰安北，統漠南，治雲中(今山西大同縣)。曰安 東，統高麗百濟降戶，初治平壊，後徙遼東遼西。曰北庭，統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治庭州(今新彊迪 化縣)。曰安西，統西域天山南路至波斯以東，治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曰安南，統諸蠻，治交州( 今安南東京)。緣邊戍兵，自唐初陸續建置，至玄宗世，舊書地理志稱「於邊境置十節度經略使，(安 西節度，治亀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河西節度，治涼州，兵七萬三 千。朔方節度，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河東節度，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范陽節度，治幽州，兵 九萬一千四百。平盧節度，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隴右節度，治都州，兵七萬五千。劍南節度，治 益州，兵三萬九百。嶺南五府經略，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式過四夷，大凡鎭兵四十九萬人，我馬 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匹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註三一)溫 公通鑑考異則云：「鎭兵四十九萬，此兵數唐暦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健兒團結骐騎等，總五十七萬四 千七百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彼幷京畿諸州聶騎數之耳。」是當時鎭邊兵數，占全國兵額十分之八而 强。新書食貨志又稱，「是時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 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絹緇爲匹，長四丈，布爲端，長五丈，皆闊尺八寸， 綿六兩爲屯，詳見通典卷六食貨典六)(註三二)邊兵每歲所用錢綿，雖不可考，而用糧百九十萬斛， 當歲入粟額之十一，用衣千二十萬匹，數逾歲入絹布之半，有唐盛世馭夷防邊之宏規，槪可見矣。 (註三三)至諸蕃酋渠首領朝貢之儀，享燕之數，高下之等，往來之命，乃至大酋渠之封建册立，君長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八七

中國通史英略 一八八 之子之應襲官爵與否，來朝使主副疾病喪葬等事之料理，據唐六典所載，蓋皆掌於主客郞中員外郞、鴻 脆卿、及典客令諸職焉。(註三四)

自隋文代周，中原神器，復歸漢族。至唐李氏，遂纂漢業。王夫之讀通鑑論有言，「宇文氏之亡， 虜運之衰已訖也。」(註三五)然隋唐二代之祖，與北周皆出於武川。(註三六)楊李雖爲漢姓，其初血 統，亦本屬華夏，然堅淵父祖，世仕北朝，西魏時皆賜虜姓，(楊堅父忠爲普六茹氏，李淵祖虎爲大野 氏，)自楊堅李柄以降，累與北族通婚媾，故隋唐諸帝，血統上多混合夏夷。楊堅娶獨孤信第七女，其 母崔氏，是爲隋文獻皇后。后生勇廣，是太子勇與煬帝之母，爲漢胡之混合種，而太子勇與煬帝，則漢 人與混合種配合之後裔也。李吶娶獨孤信第四女(號元貞后)，生李淵，是高祖爲漢胡之混合種也。淵 娶實毅之女，是爲太穆皇后，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人。竇氏雖爲漢姓，然自漢末已爲部落大 人，種系混雜，可不待言，而太穆皇后之母，又爲宇文氏，(宇文泰第五女)是太宗與其同母兄弟，皆 漢胡與漢胡配合之混種。其異母兄弟，亦混合種與漢人(？)配合之後裔也。太宗娶長孫晟之女，是 爲文德長孫皇后，生承乾、治(高宗)、泰三人。晟妻爲高勸之女，勵父岳爲高歡從弟，亦漢人而化於鮮 卑者，是高宗與其同母兄弟，又混合種之混合種矣。高宗子睿宗娶竇孝譌女，是爲昭成皇后，生玄宗， 孝譌爲毅之三從祖孫，亦混合種之後，是玄宗又混合種與混合種配合之後矣。唐沙門法琳對太宗言：「 拓拔逹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卽其苗。」以李唐爲鮮卑苗裔。史稱「元吉小字三胡」，王世充將 單雄信謂元吉爲胡兒。太宗子承乾，亦好胡樂、胡言、胡服、胡俗，(註三七)世因有以李唐爲蕃姓 者‘(註三八)其說雖屬虛妄，然唐室諸帝，高祖、太宗、高宗、玄宗爲著，而其母氏，皆爲鮮卑或鮮

卑與他族之混合種，史有明證，他帝母氏多屬漢姓，是否漢胡之混合種，姑不具論；然諸帝多**r**祖三宗 之後*，*固維有北族之血統矣。隋季呈婭紛起，以李密、王世充爲强，世充祖西域胡。密先爲襄平人，曾 祖亦冠虜姓。(密曾祖弼爲徒何氏)至唐初功臣有封戶者，若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戶皆千三百)、長 孫順德(戶千二百)，安興貴、安修仁、屈突通(戶皆六百)等，雖屬代北西胡後裔，(註三九)亦久 同化於漢人。蓋自魏晉以降，雜居與入侵之諸族，多與北方之漢族混合，已非純粹之外族。隋唐以漢族 而雜諸族之血統，亦非純粹之漢族也。南朝之漢族，血統上雖比較純正，而自陳之亡，南入於北。故吾 論隋唐之歷史，以爲屬於漢胡混合之北方之統系也。(註四**O)** 種族之强弱，恆視其血胤氣脈之繁雜與單簡。隋唐民族承魏音以來漢胡混合之果，視春秋戰國民族 大混合後之秦漢爲複雜，故國威之發揚，逾於秦漢。唐太宗之英武，亦可謂漢胡民族精英之結晶。 (註四一)然隋唐歷史，不獨前所述統一之盛與疆土之開拓，基於漢胡混合之北統也，其治道文敎，政 制風俗，亦多淵源北朝。元魏齊周，皆行授田之制。(見上章)隋初男丁給永業露田，一遵後齊之法， 賦調則依周制。丁男一床，租栗三石，桑土調以絹維，麻土調以布，絹緇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 麻二斤，嗣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唐制一夫受田百畝，亦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賦役之制，曰租、 曰庸、曰調，租「每丁歲輸粟二石，調則絹緇布，並隨鄕土所出，絹細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細 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註四二)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此田制賦役之因襲北朝也。西魏 行府兵制，隋仍其舊，置十二衞，(曰翊衞、曰驗騎衞、曰武衞、曰屯衞、曰禦衞、曰侯衞，各分左右 ，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唐興因之，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 ( 第七章 統-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八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一九0 「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凡當宿衞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 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衞者，五百里爲七 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皆見新書兵志。」)而關內道之舊爲北周地者，獨 有府二百六十有一，此兵制之因襲北朝也。他若言治道文章，則自宇文泰召蘇綽參典機密，綽奏六條詔 書爲治之要領，(見上章)泰又以「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泰欲革其弊，因魏主祭 翩，命綽(仿尙書)爲大誥，奏行之，自後文筆皆依此體。」(註四三)「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 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焉。(註四四)言望族門第，則北朝之「七姓 十家」，(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隴西李寶、太原王瓊、策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淸 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爲冠。)唐世仍爲盛門，唐太宗嘗詔高士 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薬等刊正姓氏，類其等第，爲氏族志。崔幹仍居第一。(太宗抑爲第三)， (註四五)文宗欲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亦有「民間修婚姻，上閥閲，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 盧」(註四六)之嘆。唐百官內官以宰相爲最重。據新書宰相世系表，「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 八族，」而淸河博陵崔氏凡十房有三十二人。趙郡李氏十七人。滎陽鄭氏九人。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亦 各有八人焉。言法律則「魏太和中置律博士，詔但用鄭氏(玄)章句，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淵源 具在。」(註四七)言儀衞，則「唐之車韜，因周隋遺法，損益可知。而祭服皆靑，朝服皆絳，常服用 宇文制，以紫緋綠碧分品秩，」•(註四八)以及百官乘馬，靴爲朝服，及佛敎造像刻經等，(註四九) 殆無一不沿自北朝。南朝政學，如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緊雄上中下之別，本於梁朱異之分諸州爲五品，以

大小爲守牧高下之差，定升降之等，唐人五經疏，易、吝、左傳皆從南學等，雖問有一二承用， (註五**O)**然撫略言之，六朝之政敎购俗，蓋自陳亡而幾幾乎絕矣。

附唐之一統，自種族言之，不徒上承漢魏以來諸族混合之果也，亦容納當時無數之四夷，加入無數 之外族血統。隋代享國雖短，四夷之入中國者則甚衆，隋書音樂志稱，「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 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開皇初，置七部樂，日國伎、淸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 茲伎、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當時異域音樂師之入中 國，槪可想見。黨項傳又言「開皇四年(五八四)，有千餘家歸化。」而新唐書諸夷蕃將列傳所載唐初 蒂將，如史大奈(西突厥特勒)、馮盎(高州土ft)、李謹行(**SA )**等與所領之部衆，亦皆自隋世 內附者。通鑑載「恭帝義寧元年(六一七)，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可竹園爲盜，有衆數萬。」(註五一) 以京兆一商胡，乘阳之亂，能擁衆至數萬，可見陪時西胡在長安之勢力。其所擁之衆，亦必有不少胡人 在內。故隋書地理志言「京兆人物混淆，華戎雜錯」也。至唐則各方面皆臻極盛，唐初突瞰、高昌、薛 延陀、銀茲、百濟、高麗、吐蕃、然項、奚、契丹等部入降入徒者，如太宗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俘男 女十餘萬。李世勣膚五萬餘口。突厥諸部降唐者十萬口。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十四年(六四**O)**，侯君 集討高昌虜七千餘口。十九年，李世勣等征高麗，前後獲口十八萬。高麗惠眞帥其衆三萬八千六百人來 降。二十年，李世勣追擊薛延陀，前後虜三萬餘人。二十二年，阿史那社爾攻级茲，虜男女數萬口。高 宗永淳元年(六八二)，薛仁貴將兵撃突厥餘黨阿史徳元珍，捕虜二萬餘人。則天皇后天授元年(六九 **O)**，西突厥斛瑟羅收十姓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長溝元年(六九二)，吐輔黨項部落萬餘人內附。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九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一九二 別部㈣長咎捶率羌极八千餘人內附。聖歷二年(六九九)，吐藩論賛娑帥所部千餘人來降。論弓仁以所 統吐谷津七千帳來降。玄宗開元四年(七一六)，実契丹拔曳固等諸部內附。二十年(七三二)，笑fi 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天寶四載(七四五)，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之類。(註五二)多至百十萬， 合之兵將私人之虜獲，蓋難悉計。此可證者一也。唐初征伐攻取，每用蕃將，如阿史那社爾、阿史那忠 (皆突厥)、契瑟何力(鐵勒)、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泉男生(高麗蓋蘇文子)、李多祚(靴 鵜)、論弓仁(吐蕃)、尉遲勝(于闔國王)、尙可孤(鮮卑別種)等，多以功勳著。(註五三)其所 將者，亦多係警兵。自開元末李林甫請顓用落將爲邊帥，至天寶中，諸道節度使盡屬胡人，營州雜胡安 祿山卒以平麻兼河東范陽節度使亂天下。逆黨以醜類爲主，而官軍亦以「磧西突厥騎西北諸戎」爲主 力。(注五四)肅代以後，河北三鎭，猶爲安史餘孽，自餘藩鎭，亦多降夷後裔。(註五五)新書宰相世 系表載唐三公三師以軍功進者二十人，而蒂胡適居其半，(李光弼、李抱玉、李正己、李寶臣、李光 顏、李克用、王思慝、王鎔、烏重胤、僕固懐恩。)唐中葉後漢將將蕃兵者，如范希朝將沙陀衆萬餘， 劉沔將吐渾契芯沙陀部萬人，石雄將沙陀契芯拓跋雜虜三千騎之類，(註五六)亦史不絕書。此可證者 二也。自貞觀以來，每元正朝賀，四夷酋長使者，常數百千人。故舊書西戎傳賛有「大蒙之人，西方之 國，與時盛衰，隨世通塞，勿謂戎心，不懐我德，貞觀開元，藁街充塞」之言，而武后定都洛陽，亦置 來庭縣网於從善坊，以領四方藩客。安史亂後，唐盛遠不如昔，然代宗世「囘紇負功，使者相躡，復當 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註五七)德宗卽位，命使者策突盡率其徒歸國，至振武，爲張光 晟撃殺九百餘人，而西胡留長安仰給於鴻腿者，王以下猶多至四千人。(註五八)此可證者三也。唐世

盛行夷樂，新書禮樂志載「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 竺、南詔、驟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 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者，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雖樂舞夷夏雜用，夷樂亦多夏人 傳習，然北齊周隋，夷樂多用西胡。唐世西胡，如白明逹、米嘉榮、米和廓、米禾稼、米萬槌、曹保、 曹善才、曹綱、康崑崙、康迺、安叱奴、安萬善、安轡新等，亦多以音樂著稱，此可證者四也。唐時外 敎，有佛敎、火袄敎、景敎、摩尼敎等，以佛敎爲最盛。釋道宣續高僧傳，與釋贊寧宋高僧傳中異國名 僧有專傳者，都四十餘人。觀宋高僧傳義淨傳所載助譯之人，如逹磨末磨、拔弩、達磨頭陀、伊舍羅； 李釋迦度頗多、瞿曇金剛、阿順等，皆無專傳，則立專傳者，亦不過占名僧之極少數。此外來唐僧俗， 不知凡幾矣。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用道士趙歸眞議，罷黜佛法，並毁外來他敎，「勒大秦(景敎 徒)、穆護(摩尼敎徒)、祓(火袄敎徒)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註五九)大秦摩尼火 袄，多爲流寓中國之西域人、囘紇人所崇奉，一時還俗者至三千餘人，異域僧徒之衆可知。此可證者五 也。唐人筆記常<-<■長安商胡胡店及廣州、洪州、揚州諸地，波斯、大食等胡賈事，(註六O)唐人之視 西胡商賈，殆無異今人之視滬港洋行巨商。洪州胡賈»今不知其多寡，長安商胡，代宗時多至數千人。 揚州則肅宗時劉展之叛，商胡波斯爲田神功所殺者，亦數千人。(註六一)而廣州尤衆。新書盧夠傳稱 其地「蕃華錯居，相婚嫁，」本紀亦載崑崙、波斯、大食、殺都督路元馭及寇廣州事，(註六二)外史 則謂黃巢破廣府之際，囘敎徒、猶太人、基督敎徒、火敎徒被殺者，達十二萬至二十萬之數。(註六三) 此可證者六也。唐時俘虜外夷，多以充奴隸，今關洛所發唐墓，男女審俑至夥。以送死者之衆，其養生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九三

。流滋次泗航帥耳13浒-&>4倒惱-汗帥亏描臨圆地谦鳳瑯■滸 那圖丑浇-域N•輝瘤叢緡出訓醐少常寐-簿\*惱啪滋amwNA■跚聽（cV>ffl） 「。曲片啓邪席嗦屬商 对肄。I营N■海通邪。美測短y槻丑減聴卧皿。谏兵力滁五田-N崗混用寻-A址海T耳那。宾洱潮瞟 T 9测弓部书熙出制卧皿」-E网职脳聘浏汁谢。華曰漆煎項'•骂獭混蚂燭片泗 OW）。堆殲国滥 廿様匹恩廿汁。也隣嘲N■泌汁。木髀訂謳-某部对闭搏脚N■堂辞「。Z曲洱岛。射部照霉」-跚冲曲Z 部济「。薄診滅蔺。讃出也無」。mUr^SSS。盗沸㈱BSN•网g「。囲m濟汕娜燃澜9壽漁吶M」-褂 珞N•诫潮「。言洲聴I - SN-[HD»。就职|爍啪禅汁竊」9券館N•洋劉「。醐dM斗-滓N尊議-密濤 WSJ -命Niffi涇N\*8!4l「。辑今W懒<E麟測洞」。部可肅冻蘇次轄2 （崙甄轡豔）馨回「。際书阵 >H -聊满冀嶙豳」。淫禍Z洋馨「。I瓣麴丑濾森溟蟬言。氓遍聽屮鬱溜」-剳冰將N•冷潞「*。*溷訂銀 咬。离汁德陸演」回譌殉竊。甥跚源項。书黒与诫I3N■升e （稿単禮咨離恭）「。少冏 Z密9璃鹏弃削」。蝸冷筆醐滅過期祇「。书U-HlAbe理。部南玺齢。温汁Act。明Z蒯新泻派辱 薄-蜥N■浏譌囂乎」。剧fr®>N覊凍号。谏日硼球I刷。HN\*n§X漏今吕。穿昌淋学N磐薦>洋奔-辩加 側瑚。瀟颌削A澜贸H■丹诫諜辩歸。井rt■谏散剖尽（HW）。狀niMBi浏。状bM片现冏海圆派 。藉苴諏〉彗游茹浦漆游骂斯司（殮涔証實#営去麟遂饌今）*。*予莒雌>邮部胡浒。角強垩詣N圆丑 A鄭A阚泠汁旧用A強謚别濾徳汁-话証溉滸冲淬耳。「箱汚濾〉覊瀏匹圆丑赢」S6HH。HMSS。顚図 王■皿怦菊尚雄醐誨梨邮凍0部浇雌熾蜀案嚣到（启〉滯）。DEHN-「港㈱洲柵」云城蓉醍海褂薄。杏剖眯

環醐浴赢囲壬

启甘I

隋自楊堅代周，至恭帝侑禪於唐，凡三主，三十七年。(五八-至六一七)。開皇九年以前，與 陳南北對峙，自滅陳統一後計之，都二十九年(五八九至六一七)，而越王侗稱帝於東都者復二年。 (註六八)

—勇

**1(**三)恭帝侑(二年)

(一)文帝楊堅(在位二十四年統一後在位十六年) (二)煬帝廣(十三年)——昭——

**1(**四)恭帝侗(二年)

—王俊—浩(宇文化及弑場帝立浩爲帝尋復殺之) 隋之亂亡，皆煬帝廣肆志荒淫之咎。文帝平一四海，內修制度，外撫戎夷，自强不息，朝夕孜孜， 雖未能臻於至治，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及楊廣外勤征討，內極奢淫，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 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始相聚爲羣盜。廣雖嚴刑峻法以臨之，而羣盜起者益衆，廣奢虐是矜，毫不知 恤。大業十二年(六一六)，南遊江都，時羣雄競起，賊遍天下，猶復諱亡憎諫，上下相蒙，振蜉端之 羽，窮長夜之樂，隋雖不二年而亡，廣亦被弑江都，而生靈屠割之惨，遠烈於秦楚之際焉。李淵以隋太 原留守，大業十三年(六一七)七月起兵，十一月入長安，奉代王侑爲帝，踰年五月，受侑禪卽帝位， 改元武德(六一八)，是爲唐高祖。當淵初起兵時，羣雄割據者，都四十有餘人，其別號諸瓷，往往屯 聚山澤。淵遣次子世民馳驅掃盪，初平隴右，定關西，次東向定河南北地，尋遣將平定東南，僭僞諸 國，以次翦滅，(除據朔方之梁師都至太宗貞觀二年始平外，餘悉於武德世或降或滅。)海內復一統 矣。武德元年，世民平隴右歸也，史稱「高祖令李密(初據洛口，略河南諸郡，致衆百萬，後爲王世充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九五

（糸III）洋刑帔茎（十11）一（会BT）驀浏药（MT）-

（令N+）爐洲応（＞十）—

•（尊话+）総洲慮（六T）——（\*IIIT）蒔洲阱CI•十）一

（杭\*※洲坪（N+） 一 :

«S+）^W（S+） （书启滴激離（1卄）一

（削I）篇浏烬（M+）-

（书惧+）落洲野（1十）——（E＞）艱浏意（\*）一

—（糸出Tl I）琳浏舞涪）一（岳&十）禮湘N（＞）—（枷V）翌设駅&）一（削11+启）的禍沸用»-

—（冷&）|m湘麟（昆）」

，一（W启+山）谛源Mill）—«|l!4-l D—-（书M）篓將副剥（I）

（冷洗）噫汕&（启）一’

（O六解）（书〉卜+）用理诫册冲後

。（决OMHM〉I » 书辻+〉邛|1 ＜卅+11》。膜源驕沙沛。部毗民冏應P翊器謡韻澜委临皿旅

。潴耳淳験输嗦滋。目訓罟 。剃W瀕滲沖。\*汁測加碎豆※囲醐。珊■冲出演部洞。治蔣屮汁四沸宋洋添泗。阵強成滲淺-T 冲諭倒n谢云。蔣醐手臟簣m匹紀埼。理混n•那硅轄咨部（首，群）「0去響諸部豆目。兵旨日9仔卅 冲価・・E e斐濯濶遭。爲濕肄魂-對瓣码概-早尋耽洲洲汁迥国。生園庁湘汁常厕警。（谢朝以-洋源

〉洛1

史稱唐有天下，其可稱者三君曰太宗、玄宗、憲宗，而太宗尤著。「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政治之 美，庶致成康，门片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註七一)雖其內臻上理，外皀國威，亦多房玄 齡、杜如晦、王珪、魏徵、李勣、李靖諸臣夾輔之力，然觀吳兢編貞觀政要所載太宗與羣臣論治之言， 通達治體，實秦漢以來所僅見。魏徵、王珪、溫彥博、虞世南等直諫時政得失，帝亦悉聽納之。君臣之 間，亦直追都俞吁啪之盛矣。(註七二)高宗永徽初政，有貞觀遺風，及五年(六五四)，納太宗才人 武氏於後宮，明年，立爲皇后。后初與李義府許敬宗等相濟爲姦，高宗內牽嬖陰，外劫讒言，於是元老 大臣，相次屠覆，后得肆志攘取威柄。自顯慶元年(六五六)後，高宗苦風疾，百司奏事，時時令后決 之，常稱制，后遂專寵與政，而唐政一出於后。弘道元年(六八三)，高宗崩，中宗立，后自臨朝稱 制，旋廢帝立豫王旦，旣乃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立武氏七廟。史稱「武氏 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 遂絕。」(註七三)其爲惡蓋逾於裏氏之滅宗周，而其忍亦千古所未有。然后有權略，能用賢才，若婁 師德、狄仁傑、張柬之輩，成集於朝，卽開元名臣如姚崇、宋璟等，且多出其選焉。(註七四)及后老 且病，張柬之、崔玄暉等舉兵斬后諸嬖倖，迫后禪位，中宗復辟，復國號唐。而皇后韋氏復干預朝政， 如武后在高宗時。中宗女安樂公主等，亦皆依勢用事，失政不可勝紀。韋后尋與安樂公主毒弑中宗，而 立溫王重茂，后自攝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並其黨皆伏誅，迎其父相王旦復位，尋受內禪，是 爲玄宗。玄宗卽位之初，姚崇、宋璟相繼入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 正，」(註七五)二人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淸省，百姓富庶。帝又內獎文學，外宣國威，唐室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九七

濺冷津U-（浏'斗嬲T-三済U讼斗澜芯-言満珍哗戳」。貸妾蒲咬眠恐蝸「•成学浜 滿。噌舞冷买JZ -（常己戲弥-乡买云T -寻菲滅浏着）狀TM」o住■委籌治嚮哪炯「•敝网融溥。泮 莖藝奨（傘〉玲舀3?\*T。今四■&働烈精）携■•?•」。笠诏撤。台志藹翅料其睇察初汶狀8潜图N 鴻澄（旨大群）・「。古犒胡百。竦氓2蝸渓建湖伸书用。般式密㈱。导籐杏焼。辱黒咨\*•銀伸书8。園 山TZS噌丑旬言国•酷轄關响吉£郛工」（>六群）o「茜將顶」湾嚟。帳淫窯讲用•■戳曜今噂书弓 奇湼谢。醐強Z卿部lism编眄嘲蛮。硅Nmn譜\*疏幫盖m箇球譜菸很燃沖2响辟对沸・（礁邮壬調瀰晚 冷云理庶）N-冈渋逐*。*弱薄酗婶添黒糸书減呢m泾2 • TZ1 , 薄。分蟬@。"B■湖冲部格。譜急氏

Sa。珂匝渗冠• StJEXS。牌贸蕨。忒落潮耍照步舞狭吧•葬, d>M-fr*，*分略或女•洪巨球.涎心 。琶亲溫:s至曲題m。號的建织斐芹家囘羿皿*。*当迥卬彫。加淬団-淬爱箜田m跋端停•河琶K诔

。週n埼对狀-域湖点幣燧・进君宗鄢。肝潦紧皿咤渋-海港N■浇E厕 w。建商日弦。鵰z盘1 -借導基齧湘皿淳-书釋窿z任用-e^^-6-s -卅、\*己才對。醐密n燭奈 方【髒书。牌応珈溯诫m。罪别日剥卍停離（六六群）「。蔵mm感冷加成淒冏。溥习圈林帑，泌爾潭 诉鼬言-滩对满无T。殍zt>h温」。如讲潴仲"部|司。翳徵湼黒。聘諳端嬲。刑艾目1 -混眼愿爭。 荘卷资図目語席苗應-（IlMrt-）渕鶴共用。皿牺\*冲殍蕭-讒爵譌回刑英到-s淳浇灘k盗-学渗郝 辑E象。莅猝申濫（惧ISct）擞貝瑞刈。响A\*冲买淳K茹苗出嬲C卜六帮）「。叫偌瓣湼•圭翌 JZBllimJ〈海岡登沼団幕。（【出&）養+•殮岡翌茲彳甘。（ISSct）悬溢问登邕书胡E蔡用 匹・QIISN）书甘【瑕洲。鶴共4H粘。（ISIHrtO书"Tn冲买。号萼◎欢。戸皿W爸淳。膀威厚澀薄

務，舉持繩目，」奉行執行機關也。(此外尙有祕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 奉引，御史臺以兩淸庶僚，九寺五監以分理羣词，六軍卜六衞以嚴其禁禦，及東宮諸府以俾乂儲宮，牧 守督護以分臨畿服，詳見通典卷十九至三十四，職官典一至十六。)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書所見， (謂之五花判事)(註八**O)** 中書侍郞中書令省審之。敕旨旣下，皆先經門下省，由給事中侍郞侍中等 審署，事或不便與旨有違失，並得駁正封還。(註八一)而尙書省奉行政令，分立吏、戶、禮、兵、刑、 工六部，(六部本於隋，迄淸末始改，部有尙書，侍廓，郞中，員外郞等，亦沿用至淸季)(註八二) 舉天下之事畢隸焉。觀開元中所修六典，設官分職，備極詳密，弘綱鉅旨，粲然明備，實足與周官頡 領。就其總者言之，如官司之奏報，文牘之施行，皆有定式，(註八三)吾人今日尙遠遜其完密焉。然 自太宗時「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註八四)高宗武后世，仕進之門日廣，擢拜 多不以次，人皆棄農、桑、工、商而身趨之。通典所戰「內外文武官員凡萬八千八百五，(內二、六二 O,外一六、一八五)」諸色胥吏，「總三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內三五、一七七，外三一四、六 八六。)都計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 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有力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爲憂。」(註八五)安史亂後，黎 庶凋瘵，出租賦者銳減，而食租賦者額則依舊，俸復倍增。且方鎭外叛，宦官內橫，朝廷百司，多不能 舉其職。冗官厚祿，達爲大病。朝廷以府庫無蓄積，不足以供賞貴，復專以官爵賞功，名器亦由是而日 濫焉。隋鑒九品中正制之弊，改薦舉爲考試，文帝始建秀才科，煬帝更建進士科，以策問及詩賦取士， 至唐而科舉之制益備。「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鄕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九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OO** 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 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 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註八六)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有司選士 之法，則因時損益不同。初以秀才科爲最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 族所趨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註八七)明經先試帖文，(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 行，裁紙爲帖)後試經義及對策。進士則試帖文對策外，兼試詩賦，故難易迥殊。(因帖經僅資記誦， 對策多可鈔襲，詩賦則非可强爲)，其進士大抵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開元以後， 四海晏淸，士恥不以文章達，故進士爲尤貴，終唐之世，「得人亦最爲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 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註八八)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貴族政治，矯之以科舉，而後貢 選考試機會均等，不特泯貴族平民之階級，庶民之優秀者，亦得與貴族均享政權。是卽禮連所謂「選賢 與能，天下爲公」也。然自科舉側重文辭，「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 趣。」(註八九)故當開元盛世，杜佑已有「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W**循名責實 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筆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 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尙，奔競相趨，職事委於郡胥，貨賄行於公府」之嘆。 (註九**O)**尙浮華而不務實際，遂爲唐以下士子之通病矣。又自魏晉以來，多沿漢制設立國學，而唐制 最備。自「國子」、「太學」、「四門」外，復有「律學」、「書學」、「算學」，其學生以階級定之， (註九一)皆隸於國子監。(其地方亦各有學校，設博士助敎等敎之，)當太宗世，學風最盛，增築學

舍至千二百區，學生多至八千餘人。爲漢後未有之盛事。高宗龍朔中，東都亦置國子監。於時場籍率先 兩監而後鄕貢，諾以文儒亨辻，鮮不由兩監者**O**天寶中，且嘗令舉人專由國學及郡縣學**O** (越二載，又 復鄕貢，)蓋唐制學校亦科舉之一法，固與漢以國學爲講學地者異也。然自天寶後，學校遂衰，生徒流 散，不逮盛時什一。且或「墮麻敗業而利口舌」，或「崇飾惡言而肆鬭訟」，或「凌傲長上而評罵有 •>!」，(註九二)學風之壞，亦頗爲時人所譏焉。

天下大政，曰財曰兵，唐代田賦兵制之變遷爲古今大判之樞紐者，亦悉導源於玄宗世。自開天以 來，因承平日久，戶口歲增，授田之制，久成具文。庶民死徙及貧無力者，田畝隨以換易，國有土地復 爲民有，官吏豪富兼倂之風亦日甚。又「租庸調法，以人丁爲本。開元後，久不爲版籍，法度廢弊，至 德後，天卜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 品。吏因其苛，**B**食於人，富人丁多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天下殘瘁，蕩爲浮人， 鄕居土著者，百不四五。」「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 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景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 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 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 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註九三)後世田賦分爲夏秋兩 稅，又不計土壤高下，沿各地舊數而均收之，皆本楊炎之法。而古者均地均賦之義亡矣。「自高宗武后 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度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衞士稍稍亡匿。」至開元時，「益耗散，宿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O** 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二 衞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衞，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衞，」後「更號曰強騎。然自是諸府士益 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天寶以後，強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 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時李林甫爲相，達請停上下魚書，林甫已先奏諸軍皆募人爲兵，宋後普遍 之募兵制，又自此昉也，安史亂後，藩鎭勢盛，方鎭之兵，復紛紛並起。「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 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臓騎，臓騎又廢而方鎭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 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强，而唐遂以亡」焉。(註九四)

\* \* \*  
唐中葉後之禍亂，大者凡三：曰方鎭、曰外夷、曰宦官。其端多由玄宗啓之，而方鎭之影響尤大。  
「方鎭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帥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  
城、曰鎭，而總之者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  
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睿宗)景雲  
二年(七一一)，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註九五)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  
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鎭，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爲一  
鎭，節度使卽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旣有其土  
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鎭之勢日强。又「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  
臣，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芯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  
大臣爲使以節之。及開元末，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久己權)，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

，怯當矢石，不若用寒陵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延 忠死。玄宗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註九六)初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尋兼范陽節度使，後又兼河 東節度使，專三鎭勁兵，積十四年不徙，卒稱兵「陷南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鎭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 山子慶緖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註九七)卒倚鎭兵 及囘紇等外兵之力，代宗初元，亂事弭平，而方鎭之割據，則較前益甚。新唐書藩鎭傳稱「安史亂天 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魏博田承嗣、成德李寶臣、慮龍李懷 仙、是謂河北三鎭，皆史思明餘黨也。)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 獻於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汚，遂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 一冠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 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按此引牧罪言)。又曰：大曆貞 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 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贖之。地益廣，兵益 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 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涣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 (按此本牧守論)」兵志則曰，「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 鎭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强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 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二。四 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鎭，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 侵擊，虜其將帥，幷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蓋自肅代姑息爲政，養 攤以遺患，德宗繼之，始以强明自任，然有求治之志，而不知任賢，李泌、陸贄諸名臣，類委任不終， 而信姦臣慮杞、裴延齡等，賦斂繁重，果於誅殺，以致藩鎭之亂履見，奔走不遑。逮其晚節，偸孺之 政，甚於祖考。憲宗剛明果斷，任賢相名將，若杜黃裳、李絳、武元衡、裴度、李懇、高崇文輩，內修 政事，外翦强藩，首平夏蜀，繼平淮西淄靑，河北諸鎭，亦先後歸命，盡遵朝廷約束，唐室號稱中興。 惜末年意宦驕侈，好進奉，惑異端，任宦官，卒身陷大禍。崩後未幾，穆宗怠荒厥政，河北復叛，迄於 唐亡，不能復取。舊書地理志備志肅宗至德後要衝大郡之節度觀察等使，凡四十有餘鎭，新書(卷六十 四至六十九)則別立「方鎭表」，總表一代方鎭，又取魏博、成德、盧龍、淄靑、淮西等鎭擅興若世嗣 者，爲「藩鎭傳」。(卷二一。至二一四)自漢季以來，鎭帥之權漸重，封建之勢益輕，至唐中葉，皇 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閤，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襲，封建之制，幾盡廢矣。而强藩乃私其土地甲兵人民而世 守之，同於列國。馬端臨封建考本新書藩鎭傳，述諸鎭傳授之次第，以繼唐室諸王之後，下及五代之十 國，與鳳翔李茂貞等，亦皆列諸封建。(註九八)蓋方鎭之世襲，亦無異古之異姓諸侯也。然「方鎭始 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旣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幷，及其甚則起而弱王 室，」(註九九)其禍且視封建爲尤烈。「僖昭之代，汴、晉、岐、蜀，狼據虎吞，卒裂三百年之唐而 沼之」焉。(註一。**O)**

唐當開天極盛之世，四夷已多逞其野心，及安祿山以北邊諸銀兵內犯兩京*，*肅宗招西北諸鎭兵以討

HOU

（方樹昭希）方薜賦遂瀚方黒I等爐大部

滴蒲郝Z泠汁疏如\*用帰-樗麥E第。測E強灘冏湍輦回A■器朗廿洲盅部皿濟汁。鄂淇冲苣（MO I風）

「＜凝殍。薄彗磁曲部彎沖汁冲」。A菊加端冲言-碧湖袁波汁咨y T费舞出辑混••凰国髭爛郷我沁 M&-M4- （EO IW）「。蛭黑因瀚噂-圈UTrt•瑾讖波汁艾糸海部」葬汙y涸对书•麻尊9舞冲立 酬關鹑1218涔德。（±Sct）嫌\*境用。仔肄滁T営泄埒-繭声洲E。诵目户洗器翩觀。圈覇驚\*异 ,郵醐，围渉，凰济，陆發神闿十鸨顚潮亩。&冲翘。应洲湖麻鶯斑冲。菩片匹団禁諏渡譌，強烈瀰 '渕。彗簿舞洋洲割。瀰囹两豆溼已毒己聲-滞簿HZ肄繩谢至泗洪。连期/溯雎书舂性芭匹9剧關尊 遡理&凋■濟汁遣El隘。潴瀏懿掌回-淆福肄喜■应网咬調瓣淡\*• M蜃海剧（。津寧谎源港瞞，謡回田 推回削鄂誼副咨渓群回-胡洲漸）途可，碎浅弗明。蚕爵苗詩回场顿歌営-響濾嬲讖片団。荐辭N■減册 厕-脸源湖茶又（IHO I酔）「。宙浦將滔（端寸鹽〉亜毗丑渦流涎褪袁理毛苦69 9网宜造嗷9 7汁朝 。＞制環」-済湖爵鄱辭回，選団书豆璃湘为-蘇河冠巨加育瀏浏醐-善N■冷用K*。*崙习諷I咨司關囲 汗片用疆「。洼汚酒址適譜。甥汁階资-EH＞S。-爾涝溶并」（门渝冏彌滞）。磚幣彌帘薄 暴'•汚濾片。辭回湼\*。田I学調爾孝•覊驾匹滁癖詡（UOI肆）。「區瞬湖誦滅」「。生11 + ）宀司忸 4■•河国針溶」「。屮滿汁贸〜喪讖片謚布肄」-添藩丹皤瞞。片湖部議謡Z讀導到。I熹Z覊蟬涛湖 -Tl■為2纖爵5»剧压又滌冏-王N•驷習辞艳圆111鶴蟬*，*銀剧*，*噩I醐耕淄I皿。N澜営添關哙溺用NIS顏希 询琳沏導-蕾響E藝。饌涂眇m詠崎。命攻部A为遂-滿片讖醐-成5?3?誨凍演#卬-gH-WWS - 芹洵埒°諦澤M\*演-覊蟬W湿。奏目书謗際屈13*。*齢詩壽厚m 9 FkW知9表矗修妄净単（I O丨M）

「*。*瀰Z海容針味-供冲験渦」「9离站书濁璋醐聴-谏寒建瞬妾跚」m3短満滩涕為-郝N•魅瀚，黑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 兩京矣。西則吐蕃，吐蕃今西藏也，唐初始與中國通。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吐蕃贊普弄贊，吐蕃自是 襲華風，勢日張雄。安史亂起，「邊候空虛，吐蕃乘隙暴掠，」 「贊普遂盡盗河洩，薄王畿爲東境，犯 京師(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十月，吐蕃入長安，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凡留京師十五日， 乃走)掠近輔，殘敵華人，謀夫焼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註一。六)其爲患視囘紇尤烈矣。吐 蕃旣侵河隴，北庭、安西兩大都護府與唐隔絕，以李元忠郭听堅守，不下，閻朝亦固守沙州，然至德宗 世卒盡亡。惟宣宗時，沙州義民張義潮乘虜運中衰，崛起與蕃寇競，經營十數年，卒復河隴，提挈開天 之舊疆而歸之天子，吐蕃亦因之衰絕焉。(註一。七)西南則南詔，自玄宗初窶驕大，天寶中以邊吏失撫 馭，忿怨反，唐再討之皆大敗，會祿山反，益乘釁攻陷唐劍南道西南二徼地，破降諸蠻國。至文宗世， 復「大入成都，自越携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註一。八)還，掠子女工技數萬而去。懿宗初，王曾 龍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號大禮國。後雖爲高駢所破，國勢邊衰，然唐室之亡，卒以防詔戍兵之變導 其禍焉。(註一。九)

唐室宦官之禍，亦始於玄宗。玄宗晚年，耽晏遊，漸使宦者省決奏請。時高力士輩，勢傾內外，肅 宗在東宮，嘗兄事之，將相大臣，多由之進。肅代庸弱，倚宦者爲拝衞，故李輔國以尙父顯，程元振以 援立奮，魚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但假寵竊靈，挾主勢以制下。自德宗懲藩鎭之亂，以宦官 實文場、霍仙鳴等掌禁兵，管樞密，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於是攬權樹威，挾制中外，居肘腋之地，爲 腹心之大患。憲宗旣及身爲陳宏志所殺，程宗至昭宗八君，自敬宗外，皆爲宦官所立，而敬宗復爲宦 官所弑。史稱穆、敬、懿、僖皆昏主，宦官撓權，固已若文宗恭儉儒雅，銳意於治，太和二年(八二

八)"帝親策舉人，劉費極言宦官專恣之害，.帝不敢用，後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甘露之事，禍及忠 良，不勝寃憤飮恨而已。式宗能用李德裕，宣宗性明察沈斷，雖皆稽黜宦官之權，而禍胎愈煽。楊復 恭之擁立昭宗也，旣自稱「定策國老」，而目昭宗爲「門生天子」•，及劉季述幽昭宗，至以杖畫地責帝 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不止。唐室近侍之凶悖，蓋視漢明爲尤烈。中官出使及監軍

之患，亦莫有如唐之甚者焉。(註一 一 **O)**

方鎭叛於外，闇寺横於內，囘鶴、吐蕃、南詔繼爲邊害，區夏痍破，百姓愁苦。及宣宗崩，懿、僖 復以昏庸相繼，日事奢侈佚遊，屬連歲旱蝗，耕桑半廢，斗米至錢三十千。而賦斂急迫，人民無可吿者，

諸盜遂相因而起。大中十三年(八五九，時懿宗初立)，裘甫亂於浙東，咸通九年(八六八)，龐勛反 於桂林，雖旋吿枚平，而乾符之際，濮州人王仙芝，寃句人黃巢之亂，則河濟江淮間，所過無孑遺。及 仙乏伏誅，巢復南陷粤桂，北破兩京，株亂十年，荼毒幾遍中國。唐借沙陀部兵力，僅乃克之。巢黨秦 宗權鵬張者復數歲，至昭宗立始伏誅。黃巢之敗也，其將朱溫先降唐，賜名全忠，爲宣武軍(開封)節 度使，而沙陀部酋李克用則以平巢功爲河東(太原)節度使。昭宗爲人明隔，初亦有志於興復，然當 時國門以外，皆分裂於節鎭，「而所謂節鎭者，非士卒殺主帥，則盜賊逐牧守，朝廷不能討，因而命 之。大槪皆欲互相豉吞，廣自封殖，以爲子孫傳襲之計。江淮以南之議起者，其地非英雄所必爭，又 値中州多故，無瑕遠略，故皆傳世。而北方節鎭，其驟興忽敗，不能以一世，多爲宣武河東所併。」 (註一 一一)及昭宗因劉季述之亂，與宰相崔胤謀，召朱全忠入殺宦官，全忠率兵入長安，誅中人無遺

**S**。旣又迫帝遷洛陽，弑之而立昭宣帝。又三年弑之而自立，國號梁。其他唐末大鎭，亦多先後僭號自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八 立。北則燕王劉仁恭(本盧龍軍節度使)，晉王李克用(本河東軍節度使)，西則岐王李茂貞(本鳳翔 隴右節度使)，蜀王王建(本西川節度使)，南則吳王楊行密(本淮南節度使)，吳越王錢彩(本鎭海鎭 東軍節度使)，楚王馬殷(本武安軍節度使)，南漢王劉隱(本廣州節度使)，閩王王審知(本威武軍節 度使)，紛紛並起。其後李克用子存岛，復以晉兵滅梁而爲後唐，李嗣源，王從珂，石敬瑪，劉知遠， 郭威等，又皆以前朝擁兵之鎭帥，篡奪而主中原(宋太祖趙匡胤亦然)。唐之方鎭，遂蟬蛻而爲五代十 國。唐固以方鎭而亡滅，而方鎭之禍，唐亡後猶方興未艾焉。

自朱溫篡唐爲梁，盜據中原，後唐與晉、漢、周繼之，史稱五代。與之並峙者，有吳、南唐、前 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等十國。五代凡十三君，終始五十三年(九。七至九五 九)。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故「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註一 一二)十國雖 强弱各異，然傳世歷年，皆永於五代。南漢(六七)、楚(五七)、吳越(八四)、南平(五七)、及 閩(五五)五國，其享國且較五代合計爲久焉。茲據歐史表五代帝系及諸國興亡年世如次。

梁——朱誠——(一)太祖晃(本名溫卽位前更名在位六年)——(二)末帝璜(十年) 唐——沙陀朱邪盡忠(徳宗時)——執宜——赤心(李國昌)(髭宗時)——(太祖)李克用

——(一)莊宗存岛(三年)

……(二)養子明宗嗣源(八年)(本夷狄無姓氏)

.——(三)愍帝從厚(四月)

-•:…(四)養子廢帝從珂(本姓王氏)(二年)

原中 （方 北）

（方西）

南）

石敬孺——(二)出帝重貴(四年)

(一)高祖石敬琥(七年)

漢——**2** )高祖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在位二年)——(二)隱帝承貼(二年)

一——柴守禮——(二)柴世宗榮(六年)——(三)恭帝承訓(六月) 柴某——

西夷臬振雞—

-柴用

周——郭簡——(一)太祖郭威(三年)

契丹

羸光

【遼】

愆竜劉崇(太原)

東漢回普？T富…**―I** 支津茂貞

岐**M'**期

蜀**IT**建」成都)

蜀**-I**世**M**司

荆南髒興**gli**州)後唐封南平王，亦稱南平

晉.藉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九

【宋】

中國通史要略

宣馬殷(長沙)

燹铝世»|**2**

楊行密(揚州) 李昇(金陵) 興**1**四世，㈣亠八—— 南唐二九

王審知(福州) 四此，五近

吳越

南漢

一二 **O**

錢踢(杭州) 五世，八四

武平咨

劉隱(廣州)

五 —

五代十國，皆唐世方鎭之支與流裔而幷合者，五代土地雖互有大小，其境內莫不多設節度，方鎭之禍， 亦愈演而愈烈，當時藩郡皆用武人，諸鎭貢奉，多用鞍馬器械，或以進獻而免禍得官。藩帥之劫財，甚 於盜賊，幕僚之生命，視同草芥。自餘橫征無藝，酷刑濫殺，旣多前世所無，朝廷之姑息與兵將之驕 縱，亦皆視唐有加。唐世軍士已廢立鎭帥，至五代其風益甚，往往害一帥，立一帥，有同兒戲。唐明宗 李嗣源，廢帝王從珂，周太祖郭威，亦皆由軍士策立。蓋擁立藩鎭，則主帥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 驕子，雖有犯法，亦不敢問，擁立天子，則將校皆得超遷，軍士又得賞賜剽掠，藩鎭旣由兵士擁立，其 勢遂及於帝王，亦風會所必至矣。下凌上替，禍亂相尋，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武人專橫之罪 惡與流毒，亦至五代而造其極焉。(註一一三)其次則外族陵櫟中夏，禍亦烈於唐世。自唐中葉後，漢族 勢力日衰，囘鵲、吐蕃、南詔*，*唐季亦俱式微。其新興者*，*東北有契丹，西北有西突厥別種沙陀，及西

美**;8**需:«項。黨項之调，雖至宋始**B0**，後唐、**tf**、漢、三朝，則皆以沙陀入主中國。然沙陀自唐季「 仰哺於邊，喋血助征討，」其滅朱梁而有天下，亦爲唐滌恥。(註一 一四)石敬瑪與劉知遠，皆已同化 華族。(其以前朝之鎭帥，乘機攘竊，與郭威，趙匡胤亦無以異，)李嗣源雖自號蕃人，歐史且稱其 「寬仁愛人，有意於治，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履豐登，民生實賴以休息。」 (註一 一五)惟契丹之南侵則爲劉石亂華後僅有之禍。契丹當唐末，乗中原多故，時入侵邊，及耶律阿 保機爲部落大人，尤雄勇，旣倂諸部爲一，又北伐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東北諸夷，皆 畏服之。吾北方軍民苦鎭帥暴虐，亦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强大。阿保機旋自稱帝，(後梁開平元年， 九。七，是爲遼太祖，)親征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嗣復攻抜渤海，(後唐同 光四年，九二六，)更名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鎭之。於是契丹有城邑之居百有三，「東自海，西至於流 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註一 一六)然迄不能大得志於中國，阿保機亦旋殂。次子德光代立(是爲 遼太宗)。後唐廢帝淸泰三年(九三四)，河東節度使石敬琥反，唐命張敬達、楊光遠等率衆討之，敬 域從桑維翰計，稱臣契丹，引契丹之師以滅唐，契丹主徳光立敬琥爲**W**皇帝，敬琥割幽、薊、瀛、莫、 涿、檀、順、新、婚、儒、武、雲、應、寰、朔、前十六州以與契丹。今河北山西北部之地，遂長淪異 域。(明太祖起，始完全光復。)而石晉率漢族以臣事契丹，奉契丹主爲父皇帝，尤開國史未有之先 例。敬聽卒，兄子重貴立，奉表契丹，稱孫而不稱臣。於是契丹南侵不已，開運三年(九四六)，卒大 舉入汴，執重貴，遷之於黃龍府，(註一 一七)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鎭，晉之藩鎭，爭上表稱臣， 被召者多奔馳而至。明年，徳光遂卽帝位於汴。旣時「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一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一二 穀。丁壯斃於錢刃,老弱委於溝粮，自東西兩%及鄭、滑、普、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又多以其 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敎之妄作威福，搭斂貨財， **K**不堪命。」(註二八)於是所在大起，殺契丹守兵，晉北平王劉知遠亦稱帝晉陽。三月，德光北歸， 盡載府庫之寶以行，道卒。兄子阮立(是爲遼世宗)。知遠遂南收汴洛，改國號曰漢，明年卒，子承祐 繼之，不三年»**B**都留守郭成復廢漢爲周。自李存岛滅梁，沙陀種人竊據中國帝位者，凡二十有八年( 九二三至九五O)，至是乃復歸漢族之手。五季之世運，亦否極而漸泰。當郭威之代漢也，劉知遠之弟 崇方鎭晉陽，遂以河東，二州之地自稱皇帝，而稱姪於契丹。(歐史稱東漢，以其爲河東之漢也，通鑑 則稱北漢，所以別於嶺南之漢也，)及周太祖崩(九五四)，世宗初立，崇引契丹兵大舉入寇，世宗親 征，與戰於高平，大敗之。顯德六年(九五九)，世宗復大興師北伐契丹，下三關(益津、瓦橋、淤 口)瀛漠，兵不血刃，方一卜令進攻幽州，不幸遇疾，功志不就而還。然其撻伐有功，雖當北宋全盛之 世，未有及此者矣。(註一 一九)

世宗不獨北復瀛漠三關也，亦西取秦**M**，南平淮右，度凄有一中國之勢。自後梁以還，割據諸國治 亂强弱興衰，各有不同，(註一二O)自楚與荆南外，多稱帝改元。(惟吳越則僅建年號而未稱帝)其 主旣姦豪竊»» **RIIL**屬亦間抗命爭權。然節鎭之禍，視中州爲稍紆矣。若吳、南唐、前後ffl、南漢、及 閩諸國，多爲中原人士託庇之所，或休兵息民，境內豐樂，務爲奢侈以自娛，吳越錢氏，兵革之禍尤 鮮，卽南平士狹兵弱，地當衝要，高季興子從誨所需稱臣，利其賜予，諸國皆目爲賴子，其苟得無愧恥 極矣，然猶有招輯綏撫之功，故雖「鲸髡盜販，袞星峨巍，」而各國之秩序，實較中朝爲安定，南唐與

蜀之文學，旣非五代所及(見下)，閩粤之開化，且有過唐代焉。周世宗時，在者南唐、後蜀、吳越、 南漢，東漢、南平六國，及武平闘海兩鎭，「帝常憤廣明以來(廣明唐僖宗年號)，中國日蹙，及高平 旣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 藩鎭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步騎諸軍， 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註二二)初命將出師伐蜀，取 秦、成、階、鳳四州，又自將伐南唐，盡取唐江北地。雖契丹之征方捷，中道崩殂，功志不就，然五六 年間，外事征伐，內修制度，卓然可稱，帝固五季賢主矣。自陳橋兵變，宋祖受命，因世宗之成勢，命 將出師，荆楚、巴蜀、南漢、南唐，以次削平，至於太宗，遂一海內。然佐命元勳，若范質、王溥、石 守信、王審琦等，皆周顯徳舊臣，世宗之所拔擢，蓋宋之機運，已開于周世矣。

\* \* \*  
北史儒林傳序言，「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統一寰宇，振天網以掩  
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從師，不遠千里，講誦  
之聲，道路不絕，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專尙刑名，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  
學，惟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  
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奏聞焉。」隋代數十年中，實爲吾國學術統一之  
期。蓋自隋文蕩定南朝，屛革淸談之習，建立發序，徵辟儒生，承其風者，莫不尙儒術而輕玄理，南朝  
玄學，遂一蹶而不可復振。當時信都劉焯、河間劉炫，並以經術深湛，被用爲太學博士，爲世宗仰.，而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一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一四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講學河汾之間，述作亦多依經典，唐初諸儒名賢，多出二劉仲淹之門，唐代學 派，亦於隋代開其端。然自是而後，學術之途日狹，而好學深思之士，不可復覩矣。(註一二二) 漢立經學於學官，爲經學統一之始。唐爲五經撰正義，又爲注疏統一之始。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 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凡一百七十卷。潁達旣卒，高宗詔諸臣復考證之，就加 增損，永徽四年(六五三)，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自唐至宋，明經考試，皆遵此本。其書 並主南學，於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又專守一家，故多曲狗註文，有引申而無駿詰。其後賈 公彥琉儀禮、周禮，楊士勛疏穀梁，徐彥疏公羊，咸用其例。(與五經正義合稱九經正義，今傳十三經 疏，尙有孫夷孟子疏，邢曷爾雅論語孝經疏，皆宋人作，)經註雖由是而統一，而南北諸儒之經義及古 說之存於六朝舊疏者，自正義所徵引駁斥者外，亦隨之而湮沒不彰矣。與潁達同時者，有吳縣陸德明撰 經典釋文三十卷，自九經外，兼及孝經、論語、爾雅、老子、莊子，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二十餘家， 斟酌折衷，務使得宜；又博存衆訓，漢儒古義，或賴以僅傳。此外若李鼎祚周易集解，彙集羣言，發明 漢學，亦有存古之功。而啖助作春秋集傳，考竅三傳，自成一家，李元植作三禮音義，王恭作三禮義 證，並詳於制度典章。皆唐代經生之翹楚也。文宗太和世，嘗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立石刻九經幷孝經、 論語、爾雅，至開成二年(八三七)畢工，五季後蜀孟昶時，亦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 石於成都學宮，今孟蜀石經傳世者，已僅存宋拓殘本數卷，字體精謹，爲書家所寶賞。開成石經，猶幸 存西安碑林中。雖後者譌誤甚多，當世名儒已不窺之，然白漢立石經後，曹魏、西晉皆嘗刻石經，傳世 者惟此爲完璧。不可謂非文化上之鉅製也。(註一二三)

迦也風命-住镌丞麋鼬。女理巴& 6也Y泗鄉成 ＜翊。讒巫I圧点溟W 6牛日+＜撩《誅引謁呢蜂愁6 X魅即圈她蠟凹快N商。旋梁養般農N隸鴛摩物6糸襲擁X燎N滌6抻Ku眯N\*糊:飆-诋蜒楸X建关N 聽6匡耕圍職N盛昙1 1以。1曲＜+術6鏡座1 +K&。或左灣澎6诉将卷辎6煉應书职6当枫1朴， 以卻症Y，踪牡也髏6収魄燹埠吕恣返巡眼•，皿密曳圖《融6米諷呆柴俄照6寮国以N犯慢-KK® 据6启牠域陸氷6避縄俄練1与嗣・6种出史照戡6睡照11Kn 6会邮凯，跚驟，摩佃，超，筆，邱屎，乏 誌，«£＜£ 6「堡用期幅俄6 -HWSe 6 HH^WH＜«-N«。-礙3浜讒，幽牝粗神賢麒 必船埴解屮縄続蛇氷，3BF蜂銘。」料簿佛尊魄「闭姓囲號」，（fill US） K葬Sg認棋回-嫌妪髄£ N/X心引。SSlW-Wa，莅#冋域堀;W需保鲤6贖歩源故福田褓6曝原和鳏知出6职擎Khb飘巡燃物 盘肺・7帆嗖福/濕。芸拠味根顷圈与那・。耕加椎假陇側祐竊6柵麻侧卷拦形WF沙土帆基瓣建扁6芸杷煎 艘它拠版鹿6繼瀏\*雙段游・，垫NI5蟋N圖。県桐Nfflffl （眼恣）6核左幽七終就、令性拠K钺N燈終噩 假封糊6誼疆衆皿6出彩\*滌6局中毒整镖NM腾尚忠6對康根*，*阻必組誅米韻統N薩6腹他控\* 6 M 用V您瀛里*，*照囲頰銀鞘聲讃能6礁燃拠制\*黑理堡辎1 1 RD 6 6 SMS\*钦趣取6核理

旅拠折黛獄K 引用辎6 （思丨1时）選噂，驱栗蜒/羁側剛*，*Jg挚關盅舸援Z5恣藩6 （規1 11K）乐裕田 56魄源骡恤側廊I Kn知。K骤纟幽也犯博零俺N憲6圍棟St悩。封澀堡舸験时拠很栅JSN。地拠也以難 皿I窩祝鮮St舉N龍桃。

聽Y纖翻6摆煨羅翅以聽明彼懲墩6陷制反暇底1 KN乾⑨徳6 EX斷訟櫟慝。灘眼遅点毒N澀6 筮（慫）區（蛆）联（@）霧（举）炽風\*坛6剥以惟WE皺SgNX。嚥帷检桀范風軽6茨輔跃幺以林

籤叩斜眼1您厦眼謁毒您H （煜蜓闭牝）

him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 者，大抵不古不今，而有不醇之色。唐代名家，更番迭起，由概仿而創造，自開風氣，遂備極文章之能 事。新書文藝傳言，「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締句繪 章.，揣合低卬，故王(勃)楊(炯)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 渾，則燕(張說封燕國公)許(蘇頭封許國公)擅其宗•，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攜喧道眞，涵泳聖 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翔、皇甫淚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櫟晉魏，上軌漢周，唐之 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佳期、王維，制册則常袞、楊炎、陸 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尙已。」而唐詩尤盛於文，以體言，則五 七雜言、以至樂府歌行律絕，無一不備；以格言，則聖神仙凡、妖豔鬼怪各品，無所不有；以調言，則 讓逸雄渾，精深博大，綺麗繁縛，幽邃淸奇，纖冶奧峭，無一不至；其人則帝王將相學士大夫，以至樵 牧婦孺，緇流道士，無有不能。蓋唐代人主，靡不能詩，顚堂之上，雍容揄揚，侍從遊宴之作，奉詔應 制之篇，不一而足，人情喜仕宦，而唐制最重進士，以詩賦選錄；卽社會交際，詩酒唱和，獻酬贈答， 亦莫不以是相高，故其發達有如此也。(註一二七)明高棟唐詩品彙，嘗本宋嚴羽滄浪詩話，元楊士宏 唐音之說，區唐詩爲初唐(高祖至容宗時)、盛唐(玄宗肅宗時)、中唐(代宗至文宗)、晚唐(宣宗 至唐亡)四期，若初唐之四傑(王楊與盧照隣駱賓王)，伯玉(陳**f**昂)，盛唐之李白、杜甫，王( 維)孟(浩然)高(適)岑(參)，中唐之韋(應物)、錢(起)、韓(愈)、白(居易)，晚唐之溫 (庭筠)、李(商隱)、杜牧，皆詩壇百世師也。淸乾隆時，勅撰全唐詩，凡九百卷，二千三百餘家， 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自唐至淸*，*千餘年間，湮沒不傅者何限*，*而其存者猶若是。自餘辭賦四六，律體駢

文，亦百體爭開，總八朝之衆軌，啓後代之支流，有唐韻文，誠可謂是極其盛者矣。詩文而外，又有小 說。六朝時，干寶、任昉、劉義慶輩，於小說咸有著述，至唐而大盛。或敍歷史，或記社會，或述鬼 怪，或談義俠，或資諧笑，或言愛情，今太平廣記所載，尙無慮數百種焉，。盛唐之際，李白、張子和始 爲倚聲，李有憶秦娥、菩薩蠻，張有漁歌子，世稱爲詞之濫觴，亦唐代文學上一大創製也。中晚而降， 作者輩起，韋應物、溫庭筠等多創調塡詞。五季文運萎蔽，詩文皆無甚可稱，(註二一八)蜀與南唐之 詞，獨精巧高麗，濃豔穩秀，蜀若韋莊、牛嶠等，南唐若二主(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及馮延己，其 尤著者也。

唐代美術，最著者曰書晝，而書法則本之隋。傳世隋碑，論書者稱其「上承六代，下啓三唐，由小 篆八分趨於隸楷，爲古今書學一大關鍵。」(註一二九)唐初書家，首推歐陽詢、虞世南、與褚遂良， 歐、虞固嘗仕隋，褚亦生於隋世，隋唐書法，固難畫分界域矣。抑隋始置書學博士，唐代因之，以書爲 敎，故善書者獨多，近世發見高昌磚誌及敦煌石室經卷，多隋唐人書，書者無赫赫名，(經卷多「經 生」所寫，稱「經生書」，蓋以此爲專業，)而筆致特雅健深厚，後人鮮能企及焉。歐、褚書碑多本隸 法，磨崖巨石，照耀區夏，洵得北碑正傳。自太宗篤好羨之書帖，所書晉祠銘，以帖意施之巨碑，縱橫 自如，是爲以行書寫碑之始。此後李邕、蘇靈芝，皆以此體擅長，至張旭、懷素出，並稱草聖，草書亦 由是而盛，顏眞卿傳旭筆法，眞書行草，集篆籀分隸之大成，自宋及淸，學書者無不師顏。亦可證張旭 之所詣矣。自唐以前，繪畫率以線條爲主，梁張僧繇畫一乘寺，許嵩建康實錄雖謂其爲天竺法，然其傳 不廣，至唐吳道玄人物畫，始廣用天竺凹凸法，所圖佛像，今猶有傳世者，筆意超妙，世共推晝聖，亦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一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一八 如詩之有李杜，文之有韓柳也。時王維繪水墨山水，注**Mft**染，與李思訓道昭父子之金碧山水特重著色 者異趣，後人以思訓爲北派之祖，王維爲南派之祖。道玄雖亦兼善山水，而不專以山水馳名，故南北宗 之殊，道玄無所繫屬焉。近年敦煌石室及新將各地，發見唐絹畫壁畫甚夥，多極工細之人物，且無論神 佛士女，形態皆極壯美，線條皆極雄健，毫無纖弱氣息，是亦足徵唐人風度之宏偉，與其國勢若相應 和；(顧炎武曰：「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瓶者， 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矣。」見日知錄卷十二「館舍」篇，唐人之宏大，隨處 可證如此。)藝術之神妙，猶其餘事矣。五代時，有荆(浩)關(仝)董(源)巨(然)四大家，北宋 名家，多由之而出，今故宮博物院尙各藏其巨幅山水，(註一三**O)**允推南宗無上傑作。是唐雖亡，藝 術固未中斷也。傅世唐代藝術遺蹟，若陝西乾陵之石馬，邠州之巨佛，河南龍門賓陽洞之大像，(按龍 門造像，魏造者約十之三，唐造者約十之七，)四川廣元之千佛岩，江蘇用直楊惠子之塑像等，今並爲 言美術者所寶愛。山西五臺縣豆村佛光寺之正殿(建於宣宗大中十一年，八五七)，敦煌千佛洞索勳洞之 窟簷(建於昭宗乾寧中)，則爲國內現存最古之木構。佛光寺殿內又有佛像三十餘尊，爲中原僅存之唐 代塑像。梁下有唐代墨»題名，棋眼壁上有唐代壁畫(又有宋宣和壁畫)，一殿之中，四絕共藏，較之 西安碑林(現分七室：第一室爲石臺孝經，第二室爲開成石經，第三室尤爲唐碑精華所在)，醴泉昭陵 (尙存二十八碑)，與三原獻陵(尙存八碑)之品**M**相望，僅以碑碣著稱者，其性質又不同也。自餘藝 事，若音樂、歌舞等，唐世亦皆饒有進步，開天之世，尤稱極盛。蓋時當承平，物力滋殖，長安繁華， 前後無比，建築離造之美，旣夥頤莫覇，卽歌舞優伶之伎，亦**1**列雜陳，逞豊厚博大之觀。如賀老(懐

智)琵琶、公孫劍器，下及李暮、李龜年、黃幡綽之屬，均以曲技之微，備承恩寵。樂器樂歌，亦備極 J時。至若騒人墨客，宅心藝事，神情夷«，超然於聲利之外。如潁師之琴，陽冰之篆刻，以藝自娛， 標舉胸臆，猶有南朝之遺風焉。(張旭之書，王維之畫，亦同此類，)然自李邕以鬻碑版文字著聞，阪 窮之士，於賣文之外，兼以書法自炫，八分一字，其値千金，畫師伶工，亦恃設色倚聲之技，游食貴顯 之門。以藝術爲翎口殖產之資，其風又盛於唐世矣。(註一三一) 唐世學藝製作，猶有可述者數事。一曰天文曆算：隋世曆天文漏刻視强，各有博士及生員，唐因其 制，設官益多(如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六十人等)。又以算爲京師六學之一，故精於推步測算製作 者，不乏其人。唐初王孝通爲算術博士，著緝古算經。算理甚深，實爲後世立天元術(今稱借根方代 數)所本。太宗世，太史李淳風承其父播之學，嘗製渾儀，又著法象志，詳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玄宗 世，則浮圖一行與梁令瓚復更鑽渾儀，並製黃道游儀等，令瓚又別造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 每畫夜自轉一周，半入木**R**，以準地平，另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卽藏**K**內。其制精 巧，議者以爲張衡靈憲，不能踰也。至唐世暦法。前後凡十數作，亦以開元中一行所制大衍曆最爲精 密。時各地測影，已立里差之法(開元十二年測各地悬影以校其差，而定各地緯度，南至交州，北 及鐵勒，中爲浚儀之岳臺)。一行又始測鼠恆星之移動，由是而得歲差之實。亦足證天文學之進步矣。 (註二二二)二曰音韻學：隋陸法言撰定切韻五卷，集南北韻學之大成，(其書佚千餘歲，淸季敦煌石 室發現唐寫殘本，今藏巴黎國民圖書館)，至於唐代，有長孫訥言之箋，有郭知玄、王仁煦等之附益， 而孫恼復廣加增補刊正，名曰唐韻。唐人盛爲詩賦，其所循用者，卽此陸孫兩家韻書。當時寫本盛行，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一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二**O** 幾於家置一編，(宋歐陽修曾見女道士吳彩鸞書葉子本，見歸田錄。黃山谷所見凡六本，見山谷題 跋。)唐詩律絕諸體，極聲調之美，其以諧協音律見長者，雖齊梁人亦不之逮，有自來矣。中唐時，李 舟又撰切韻十卷，其書使各部皆以聲碧從，四聲之次，亦相配不紊，然唐時不顯，至宋初而始見重。 有宋一代韻書部次，皆自李舟出焉。(註二二三)三曰地理學：最有貢獻者，曰賈耽與李吉甫。耽畫隴右 山南圖，又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爲後世圖書分別朱墨之濫 觴。德宗貞元十七年(八**O**一)，耽表獻海內華夷圖，「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 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註二二四)圖雖不傳，今西安碑林所存僞齊阜昌間之禹迹圖，華夷圖，實爲 耽圖之撫本。據西人硏究，其精緻尙遠過於歐西後出之圖焉。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於九州土 宇，考其沿革，明晰辨章，並旁及山川物產，後世地志多祖之，亦今存古代地志之鉅製也。四曰瓷器： 古用陶器，菠豆則用竹木，其採石製泥雄埴嘏煉而成之瓷器，約始晉初，「瓷」字亦始見晉呂忱字林。 隋書何稠傳稱稠以綠瓷作器物，與琉璃不異，是爲瓷字見於史策之始。至唐代乃大盛行，當時製瓷之 地，遍於南北，而越窯爲最，其昌南鎭之瓷，則今江西景德鎭瓷器之祖也。五代時之柴窯，「其瓷靑如 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滋潤細媚，製精色異，」所謂「雨過天靑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 者，(註二一一五)尤爲古來諸窯之冠焉。五曰雕板印書之術：唐時始有墨板，是爲世界印刷術發明之權 輿，今存文獻，以文宗太和九年(八三五)，東川節度使馮宿禁版印曆日奏爲最早，觀奏稱「準勅禁斷 印暦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暦已滿天下，有乖 敬授之道」云云，(註二•-一六)當時版印區域已傳播甚廣，發明必遠在其前。然其時雕板者，似多爲通

俗習用之薄物小篇，如曆日、字書、小學、術數、佛經之類，(註二二七)現存唐代印刷品，若敦煌發 現「咸通九年(八六八)四月十五日王驗爲二親敬造普施之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及「一切如來尊勝佛頂 跑羅尼」，亦悉屬釋典。意經史文集，唐人尙多寫爲卷軸，不付諸墨印也。五代後唐長興三年(九三 二)，宰相馮道請令制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行，至後周廣順三年(九五三)，歷四朝七主二十 二年乃成，共一百三十册，是爲吾國有印板經書之始，亦五季朝廷提倡文化之偉業也。時後蜀相母昭裔 復以私家之力，廣刻經史，印行流通，今蜀刻史記，猶有傳於世者。

唐代各宗敎之傳佈，亦有視前世爲盛者。唐姓李氏，道士謂與敎主老子同宗，故唐帝多盛倡道敎， 高祖追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以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中宗詔諸州各治道觀，睿宗至以二公 主爲女冠，玄宗復制令士庶家藏德經，兩京諸州，各**E**玄元廟，並置崇玄學，令生徒習道德經及莊文 列子，以應貢舉，嗣又追號莊文列庚桑子皆爲眞人，尊其書爲眞經，以道德經爲羣經首，其兩京崇玄學 各置博士助敎，又置學生一百員。時公卿吏民，爭奏符瑞神異之事。李林甫等亦多捨宅爲觀。據唐六典 所載，祠部所掌之道觀，至一千六百八十七所。(註二二八)其後武宗寵道士趙歸眞，親受法篠，至盡 黜他敎，唐帝之餌丹藥者，太宗、憲宗、程宗、敬宗、武宗、宣宗凡六帝，除憲敬外，四帝皆以丹喪身 而不悟。(註一三九)詩人如李白、李賀尤盛稱仙道，極虛無瓢渺之致。然唐代道敎，其宏佈實不及佛 敎。自隋文重隆三寶，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佛經流布，多於儒經數十百 倍。煬帝向天台宗智者大師受菩薩戒，復置翻經館及翻經學士。爱及唐初，西來大德，中土僧俗，齎經 譯梵，颱起雲興。僧玄奘自隋末出家，貞觀初西行求法，歷十七年，將梵本六百五十餘部返唐，太宗詔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二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二二 就弘福寺翻譯，爲特製三藏聖敎序，高宗時在東宮，復製述聖記，廣度僧尼，上下風靡，玄奘網羅賢 哲，十九年間，共出重要經論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爲吾國佛敎史上第一偉人。義淨繼之，游 西域二十五年，亦於天后至睿宗世翻壮三百餘卷，譯事稱極盛矣。唐初高僧杜順倡華嚴宗，玄奘創俱 舍，法相，唯識諸宗，玄宗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先後東來，復大闡密宗，淨土，三論諸宗之 沿自南北朝者，亦頗後著於前，律宗以得釋道宣之顯揚，禪宗以得釋恵能之傳布，尤稱宏盛，唐帝之興 佛寺，問佛道，供浮圖，迎佛骨者，不可彈述。惟玄宗曾檢責天下僧尼，然唐六典所載，天下寺總五千 三百五十餘所，(註一四**O)**私朝蘭若不與焉。武宗大毁佛寺，復僧尼爲民，然未幾宣宗立又悉復原狀 矣。特自中唐而後，天竺佛敎日以陵夷，僧徒之東來與邦人士之西遊，皆絕無僅有，佛敎在吾國，亦僅 由邦人士因襲演繹，與前之爲中印兩方之共業者異矣。唐末，舍禪、律、淨土三宗外，餘皆衰落。然禪 宗初開南嶽靑原兩派，又由兩派開爲五宗，(南嶽分爲瀉仰，臨濟。靑原分爲曹洞、雲門、法眼)宋後 之佛敎，又於此植其基焉。(註一四一)

佛道而外，唐世又有火袄敎、景敎、摩尼敎及囘敎。火祇敎亦名拜火敎，祇敎，波斯之國敎也。當 前六世紀中葉，創於哲人蘇魯支(zsoas-er・俗譯瑣羅斯脫，此據姚寬西溪叢話)，其敎以火爲光明 之原，又崇信天神，敎人拜火拜神，故名(袱卽天神之簡寫)。其傳入中國，始北魏孝明主時(六世紀 初)，齊周及隋，並加崇祀，唐承周隋之舊，長安置有袱祠及官。貞觀中，有傳法穆護何祿，詣闕奏 聞，太宗又敕令於長安置寺。據近人考證，唐世長安有袄祠四所，洛陽亦有三所，祠內有袄正薩寶府官 等»率以胡祝充之*。*景敎爲基督敎之別派，當五世紀中著，倡於東羅馬敎徒乃司脫爾氏(Nesfor)。初

行於西亞，後得波斯王尊信，盛行於中亞，貞觀九年(六三五)，有大秦國上德阿羅本**(A0P3)**將經 像來長安，太宗詔於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王，仍令諸州 各置景寺，謂之景敎者，取炳曜敎旨之義也。(李淵父名吶、唐諱丙，代以景，)德宗世，大秦寺僧景 淨建景敎流行中國碑，其碑久湮，至明季始發現，今存西安碑林中。摩尼敎當三世紀末，創於波斯人摩 尼(Mani)，蓋本祇敎舊說，參以佛敎基督敎義者。唐武后延載元年(六九四)，波斯人佛多誕(FUT #Tdan義云知敎義者)將其敎入中國，開元七年(七一九)，吐火羅支汗那王帝除上表獻解天文人大 慕闍，並請置法堂，至二十九年(七三二)，卽加禁止，然西胡自行，則不科罪。天寶以後，囘紇在中 國勢盛，囘紇人多篤信摩尼敎，遂大行於中國。囘敎本名伊斯蘭敎(Islanism)，亦號天方敎，宋以後奉 其敎者多自號囘囘，故今普稱囘敎，實嚴肅之一神敎也。傳入中國，約始於唐中葉。觀武宗之罷黜諸 敎，有大泰、摩尼、火祇，獨無囘敎*，*明其時唐廷尙未知有此敎矣。大食東南境傅海，唐中葉後，商賈 航海來華者衆，故廣州頗有敎徒，又自大食東漸，敎益廣衍，漸流入天山南路，旋乘其地佛敎之衰，取 而代之。唐末，囘紇一部以西域爲退避所，生齒蕃息，至宋後(稱畏吾兒)多奉其敎。今新省之唯吾爾 族(俗稱纏囘)，大抵皆囘紇後裔也。，(誰一四二)•

唐代文化上尙有一盛事，卽華化之廣播各地是也。當時域外文物，自音樂宗敎，以及藝術珍異，雖 盛行中國，外族之衣服飲食游戲習俗，唐人亦時時倣效，舊書輿服志至謂「開元末，太常樂尙胡曲，貴 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然論傳播之廣溥與影響之深至，則遠不足 與華夏文物比。自太宗尊崇儒術，廣築國學學舍，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二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二四 入學，而日本學生及學問僧之隨遣唐使來華留學者，尤相踵而至，姓名事蹟今可考見者，尙不下百數十 人。(註一四三)渤海亦屢遣學生。唐代文人學士，名播戎夷者，史册所載，如舊書歐陽詢傳稱「高麗 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柳公權傳稱「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蕭穎士傳稱「新羅使 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馮定傳稱「源寂使新羅，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 韋林符使西蕃，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屛障」之類，實未易更僕數。石刻碑版，遠至吐火羅及拂萩西 界，(註一四四)今雖湮沒無聞，而近世金石家著錄者，朝鮮則有平百濟碑，劉仁願記功碑，新疆則有 姜行本碑，濟木薩殘碑，敦煌有索勳殘碑，漠北則有芯伽可汗碑、闕特勤碑、九姓囘鶴可汗碑，西藏則 有盟吐蕃碑，書法多妙入能品。(註一四五)倭人之「那須直韋提碑」，首書「永昌元年己丑四月」， 亦用武后紀元焉。(註一四六)各國之典章制度，若新羅之宗廟祭祀，職方選舉，渤海之職官地理，皆 壹本於唐。吐蕃、南詔亦襲華風。(註一四七)而倭人之中古文化，自儒書、佛典、史籍、文章、曆算、 美術、下至方技工藝、音證、儀服、以及一切學校、貢舉、法令、律例、戶籍、計帳、賦役、田調等 等，尤無不自唐移植而去•，卽遠至大食，自阿拔斯朝之摩哈美德立(九世紀初)，亦仿吾華建立年號。 (註一四八)自餘西域諸地，據近世探險家發現之唐代遺物，有高昌交河縣及柳中縣署調查之戶籍帳， 有代宗大曆中傑謝(于間附近)唐官與于間王之公文，及人民上唐官之訴狀，其時葱嶺以東與唐室之關 係，殆無異內地。經籍遺文、釋典而外，四部要籍之殘軸零章亦不餘。倭人某(橘瑞超氏)西域考古圖 譜載**nfe.p&**鄭氏子路篇殘卷，得於中亞細亞，漢書張良傳及史記仲尼弟傅殘文，得於龜茲附近，皆唐人 寫本也。高昌發見之壁畫磚誌，其爲唐代遺物者，尤多精美可觀。卽敦煌鳴沙山之千佛洞石室，雖在今

甘肅境內。唐時亦爲邊陲之區»徒以地當東西交通孔道，往來行人及住民，時將儒釋典籍圖像，供奉神 前，以祈福佑，降金淸季，殘勺 軸，猶數盈巨萬，歐陸名都中古造存之圖籍，未能或之先也。華 夏文物之傳播，至唐可謂極盛矣。特新羅、日本、渤海諸國，與唐交通，多始於唐初，而其大用中國文 化，反多在李唐中衰之後，是知華夏文物，雖隨唐室之聲威而益增其光榮，而諸國之用夏變夷，初非**V** 服於唐之國威，或唐之政治金錢勢力逼之使然，此尤言唐代華化者所當知也。

\* rr::-::n -点;, ::-y:-.s.^:•:•::•;M>?.件\*......:『3:.: ...」」\*

e

隋唐混一區宇，各地謠俗，大抵沿自古昔，間有稍變舊風者，學者取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與 隋書地理志、通典州郡典比觀，卽可明古代謠俗同異變遷之槪略。自晉後諸族入主北方，至隋唐而中原 民俗，仍多與古不殊，亦可見諸族之侵入，不特未能變革華夏之舊習，且多爲吾民所同化矣。至唐世盛 行之特殊風尙，多淵源北朝，說已見前。崇尙門第之習，太宗高宗世曾力矯之，太宗嘗勅撰氏族志， 以當日冠冕爲姓氏高下，抑崔幹爲第三姓。高京世，李義府等復刊定姓氏錄，各以品位高下爲敍。 (註一四九)然甲姓族望，曾不稍減。觀袁誼言「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敎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 (註一五。)柳玫述家訓以戒子孫，稱「昭國里崔山南瑣，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 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 **3**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片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尙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 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尙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 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及荆門，則裴齎裝以迎矣。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淸列，非速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二五

帥拾1 i螺检6 4網橱超幕匡iu s地地圆\*/扫。wrwig。强袖史粗応量三霍"HN -嫁w&小 瓯賢降艇通万职纖N 6堡扫N幾M\*H＜。磯昔bN咚M尝W。」(和丨用丨)気K 1 &EZ旺-發避皿4＜闻 悬到珀SH-m 6咨恠出毎K牝旅《嗯融-城蜘诲崩K•唾6封核盥将溟检曰。也廁根薩蕨6米EgSSE^-N W • W増松WI®宼甌U 6启龛煜囲狀昙6〈用注邮6滌职湫小，希鳏課騒6咨暇軽忒混蒸戕。llE^S 恶6如迥縛瑙检跃陸6也/出療樓Y 6堀嬲赢陡勘N。ON博樱攜姻6妃临谥福6 -friRffl® 6腭握咨 側，海探弟旅群。X基地拠建割。佃匮N期麗6囲点霽底密玳6匡氈委怔皿悝灣k握察篇證N岳6悬烽 如肆琨f拠迥終«H\!暮6叫隴鼠鳏至四館忌。盆物武収羣於帼ran®，屬孚星灶6皿贏Iffl麻6 BSW＜P 我，盟咪密■ 6囲塑K艱6 6皿RF勰沁6咪蜿Y豪屮的K始\* 6廠忌鳏帥6核目贓妳。J忠匹

糸曜餐噩It郷制N適6 。输凝卜Y・-屡施。林尽壁，是誓雑麗阳痍飛聽恠《相6

陶憑組Ml 1+¥Y 6 willow 6机聚《相N陣套6 E崩K援寢避盤振。W3\*!S«^-N» -疆《折 生相橱小/概6 K•戦蝦選6悪小懶长:K•難W)。阊浏用釉6 BEKISEI爵地紅餾螺喉。(ffil W11)

□煖嚷標幽蜘齧-WH\*慌1裝NX攣果。裁螳甌纟堀：腫+ 1折円密。黑加「个长原必俺云聽螺，獭 顎基癥监尋6粉溪川段相妾jg 6諭神地KZS魄攣Oj (Ml Will)悝撩匡壁6娣解她傾四6州栖振届与6 識底睡墙翠6泌「丞Q I鑫」6頰「蜷K4N柘W反魄城嶽6 j XX「圈旺勘/ 6理知吨耳継懸6杈鉴 麒體N怅-燃将區圖。」(ffll WS) &耗興氏1 EZN1S的-骷腿扣《返遥眼-匡暇极娜雖坯T -且田 *««，*瞟龈襟，贰逐娴彫N羅残! 6咪丞出U连噩柴K云袞游翔。跃区恋V I W罢壓陇。壬蟋这W識联題 過溺6 6曜諷髄险6 W村诉岀牛金「並职程桐试禺相粧謚卜6位鲨田回相SS 6爆定密涸6 K

如坚亞爐黑做6 25逮佥瞰芸6喽姆曆堡廿距蘇6林裡1黑料應純我6即K蟹此6讒野段幾6 ®1'WK•拒」6 （規I VW）採糾胆核蟬i密蝌。説恠阳回髯6敍粮匏茹，&皿鶴丽痉襟启桜-择火制4-51繹十丨四6熨 報血法詞精采雌徳甄牝6将「\*£回度邮，§2輝輟底軻6湫提贸叱嗽6擧蜓驟陣頰」N3。根様mm 6 浬点点谜鶴-核左暇吹O潴識4＜歳気注6將成窒实6魚®I&漩地。底出蠟「陣热出痢6赢雑1 £ 6」4＜ 通廿:§ - - 1捜包瓢6囲111个槌。俄HU史出艦N懺鞭6时噩「给爆Y柘」。K■翼只謁離

嗯滲、、E蕪樫心利。（相丨EK）整域淀帽擁朝iKN溫幽6眞鹳鼓燧迥。聽釉右趙6識鄙薩榮氏6惬涨 謬題•、苴埋顧蜩金。剛裕，\*1吸醴繼，瞩，味柑軀6篝景斐哽,堡勲，坦髓，皺糠\*浪N螺孫6波盤疆 糸丑倏娯陶虞6堡疑，苴燧，®\*g^S!W O皿用蹑N讓6屋斐出植，图幌薩蝶6 ZSYW纏6張堅长: 搏「深引」胭皿6 （ffl 1 WW闻担琢棋順祸6 Y尋E飄部蚪6舞ZH咽K帳畏6陣扫顚獭6滌蝌頰捧繽 龜脳O噌WN噩麹座「史麥K軽6煦朝〈邮6軽懈W照慌6艘甄1 1跚6梧魅杷保帆6肆St 1|跚，軽IS樨 嗷通煎鑿I 1醐6袱混将願料術■緇1 1剛・6京無耕益佥盤I iffll。E^+硼6冬聽Id枢驭澳N眠。牛编廿DH 6 通鎚孫归6 wrstiw g経蜒炫照-照驱螳倒6加題濫保-思敦嗔\* g用最〈題6跟賴蝌口。」（\*a I同＜） 娴曝$a隸/屈册淀，軽鶴总終踐触右援應\*捧6匡状毆田祝祸鞄舗云6 WK+-W。槌噩净至6韧聽6 IS願綱陽，出@嫩6媛標左旺6孤娼1此態話6皿赧態皺6 KH輕KQ壊6題用地N \*抓超毒隰製孫鰹眼。

（ta I田宜）醴m垢1 *w* -嚥帷淀履童睡麗龄屁-灯照風鄆6 M長癒珮云铉6味旌洗地将问軽。忌綁 靈隊N垮曜6核粗倾褪毆暇尋R很屈N悠遂早。拠啊翻眯6履£帽甄垣ISN螂騒嗽撷嶼6膨煖賴耍6 « 制（辎点+S1）瑯盈世絳毎帆「KF勰删：6栄県监蘇6映照。攘6軽犯區籲6甲賺引播6 111曰用箋6麹

忒+瓣很1您号眯論供您k ®t5we）

I11W

111K

石尽您6縫同茫建。畐星皿塑6诉最誣蒙6点®担SS 6港ml米口。」】R宾窣倒涨（的1山1）核#「徉橘 就裳還6蜓出T溟姆，拜花禄啓螳6 E1笔由蹄谨6尊乏掉¥期6誕昙豔麓徂6醐題要寂範6爐暢咬蛊 SJ -NI?。惬鄰N朔6囈#至亚。純澄喂出暇蘇裁褪6 «腿到畛噸\*貓倾6扫畦唾艶題咪6衆寐\*#住 '眠根毗N。「怅翼」N\* 6翘煨理開缺攫哽（燃惚轄Khonbdan）。桜赣泌麥。检ffl：岷出箕垣:§:。出嘆 N柜鶴瓦裁6、「蚊娯」。制S；建丈旗湖溟狀N耍染6供点扫展会宜衰招YN鳥緣，芸海照終「 依」「直」「臺」「塞」EIM-匡困王「泥辎譴爻，懲姦，建造滲室6〈虽林标・，汨繹作課佥幫6埒銘 SHo J （想I KO） M虽魄亲强辩翔6堡芸祐〈啓。奁王M娯旅選鎌韓则誣宏出昙6雑巻甫整6二佃

- ffiKSSS - «BMg「4•跚略喧梧去潔-YHK如骤王狀」NR，城協由贱。注團扫曜赚毋 樂製離糅谁邨-£怅迥。嵐毗樁燃右援NSBlatJK坷終覆野也依坦-磯離凰林皂惬女维即6豪N惬Y -明 城困N 6日暇KXN蓑6際気虞等6覆帝汶Kn卷縫基。株MN皿丞曳縱6 £/111遂艰柜6 （也I K丨） 二空色N林基会6 士喜宣整-浙古=PX携。后襟餓◎话咎旻后6濫怅三6探魅忌發闻印卜以痉監。㈤N 安食6掩成ME/彼。隹忘Y右福蠲露啖邳〈专6橫帳招6遂悠芸柴登N^ 6女苴窺叱建炽6亲龔匯裸 娴彊N巷显襲宏無-眞誘丧么也Y眠。

褪也揮綱志皿6启蜩屮帳旅屮益:蝌嶼6 MWMK11S-NWB«KH<-N^«#S。（景用題恤r®W 皿陵期吕嵌6和X11S岀鄙6齢妻KE 6杉地區会以农6旧噩成N翩6弟囈卄6浜公綱啓蟬屮。必条进 涎6 4<四［迷K& 6 11+•堑母6粗埋《窖KD芯6摭£右以帼照6 E1烤口《 6愜15%函。開定溟IRIKIKN m-T区谊强K盜NM武，&舞gl即美&N¥，泊Y用毎6思笑定瘀6海集旺曳6 Y薜花尷6臣狀援

同，海內宴然，雖冇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健燧之 光，以至於老，故太平若于，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敎其子，兄 敎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 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見通典卷十五選舉典三，) 影響於士風者亦極鉅，蓋其以官階誘人，使應試者止知尙利祿而不尙道義，士子投牒自進，不特不知氣 節爲何物，苟可以得選，亦無所不用其極，武后時左補闕薛登論舉人疏，已言「今之舉人，有乖事實， 鄕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數，驅馳 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a**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 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狗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 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故選司補署，誼然於禮闡，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闔，謗義紛合，浸以成 風。」(註一六二)德宗時，禮部員外郞沈旣濟亦言「是非相陵，馱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爲盟毀， 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摭隱匿，嘲爲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爲談誉，無所不至。」(見同前) 憲宗世，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則言「進士爲時所尙，故爭名常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 之秀才，投刺謂之鄕貢，得第謂之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 而升之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 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 之春關，不籍而醉飽謂之打畦臊，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二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三**O** 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抑唐代進士及第，仍未釋褐，士子爲求祿仕與得衣食，多不恥干謁， 宋姚鉉唐文粹選錄自薦書至兩卷，卽賢如昌黎，亦拜北平王於馬前，其三上宰相書，尤爲世所習知。 (註一六三)諸科第出身者，每以先輩、同年、門生、座主之關係，互相援引，重家法崇門第者，惡其 浮薄，不根藝實，則又痛抑之以爲快，程宗以後，遂啓朋黨之爭。(所謂牛李黨爭是，牛黨如牛僧孺、 李宗閔，皆重科舉，李靈如李德裕、鄭草，皆重門第)宋項安世家說言「風俗之弊，至唐極矣，」蓋猶僅 就干謁一端言之耳。(註二八四)至若託名隱逸者，「唐世亦多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 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註一六五)觀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坞，皆甘心 從賊，靦顏爲之臣，如顏常山(杲卿)慮中丞(奕)張睢陽(巡)輩，忠義奮發者，不數數覩。及朱溫 之**B，**張文蔚、蘇循、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等**，**亦率文武百官，北面拜賀於殿廷。(註一六六) 其視魏晉以降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者，亦無以異也。五代之亂極矣。當時指紳，偸生朝位，廉恥蕩 然，武夫肆意忘行，無復人理，甚至李彥殉發矢斃母，已非人類，石敬城於其降也，仍拜爲房州刺史而 不之罪。歐陽修五代史，以表彰節義自任，雖時君旌表細民，備書於紀，忠臣義士，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然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僅得全節之士三(王彥章、裴約、劉仁瞻)，死事之人十五( 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淸、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詢、李 遐、張彥卿、鄭昭業)一行之士五(鄭遨、張薦明、程福賓、李自倫、石昂)，及王凝妻李氏守節斷臂 一事足以風世而已。(註一六七)張全義媚事朱溫，溫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逼幸之， 全義不以爲愧，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B**，老而自樂。然因全義治洛有功，道亦能以救

HUH

（尤出德圣）K薜帯堕用方聲I宝做&婆

寻姓/鴻■ N•区鼠將亲-泠口藻滞彌圣・111淬♦団・（cVUDD司1+建二」套买謔启+六弟炬灸W••岀 湖挙启龄・3?并曲・・員

。N•巴黒碑|11【1団R^Willl回FSN-1寓」SMO I鴻III瀰艰餐增至•

。（c¥»«» rt■就為圈並嗯）「。店就N•沸•海归方尚•即題朋帝,剜孺満心•減\*N溜•加潮恭A・T洲庁酎•就 破R基♦以劉浦飙•期度拂刹・令神却尿•瑜泗輝出•甫N落曲姗-br»繡・屛齡滅。黄N•书汗蒲-梁 嫁懈•雑整泌涉＞•帰-SXi® •赴对部部淳-琳N•嘗鄭海•溯N•河播體遍醐。族汁読飘•滿密蠡澀・Hffi -佥薜溯A -骂宙屬対•囹海煙彻y羅3攻団•走爆游岛澜罪魅。渺器+nnH＞F証•対＞\* S汙申• •»【I髒汗淳産•虜+国口落冲-港书糸首卿品。房+】mlHIW辜・蒿滝廁羊」• H3N■黔 S「。靖溪浦離湖皿-N冷的• TItZ滞熹宏'•里【演慕•辩!II携岀存副学＞羨玲萊口BF用书顼•主 課T寂# •荘N•箋慕3BU -懲諜归譯・議探浦皐・蒲庄薦X •漩壽椅湘・¥庙咨秀。碧理赛彳■ 0鴻左 潔•滞翌藍＞耳鴻爾•（TM ITII五隊沛卜巨滲＞+虹送胡A） -HSH4-1 Wo\*B •母豊衣導」。琳N靜等浦為爵海田•翌竺為鼠用停（I拙丑圈lllfll并明SO。「爲孕譚次」N翱冷雰 &。詞N■訂博灣畫・「■目別谏联N■型區葬令丹」哋礙難調。在®习・驛歯鴻快沖网莖気囲'弟）C滲邮弟・・II

。-愚-3\*|1就・5!-圖・・I

。o•门渗wim衆竅蒂画-那n響屬就饑。尊漆凍惘竺海（1 cv m）。写期榊用陰渋・«®a，産利 *，*摊司出*，*烘溉嶽菅-雌諸涔布（OcV I辭）。河應慝渋蝸域•职工淳灘響布离。衅様mis落闿凝•薦紮 前糖悔雾皿（旨）卜I群）「。球m书+惧眠-帝蟹点q •環府弁頑茜冷书」渋• \*z翌甄m。悟辞澄肄 雰圧昂-净NJS浴-mlNH茹羿旨淳-序部包电。踱奉z豪离潮秒・斯濾滓肄用十•碎z芝憲「• SS 曲回珅＞譯-林瀏決窝嬲洋領」-・可罪会漸停（=〉卜I能）。田｛歧凝＞u匹嗦•麻旬曰福胡脉。e?淡幽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三二 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旅，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避。」 六：見新唐書太宗本紀。又王溥唐會要載「貞觀四年，諸馨君長**an**闕請太宗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 子，又行天可汗事，於是後降襲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爲皇带天可汗，諸著侑帥有死亡洒，必下詔册立 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此始也。」(卷七十三及一百合文)。

七：見新唐書卷二一七下薛延陀傳。

八：西域記成於貞觀二十年，此序載高麗藏本他本無。

九：見唐會要卷七。

一 **O:**見王昶金石卒編卷六十引宋趙楷記。

一一 ••見氏著「據絃錄」。(藕香零拾本)楊氏於淸高宗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六月二十日，自西寧監司述職 入都，共遊昭陵在七月十七日。據唐會要卷二十，此十四番茜，爲「突厥頡利可汗右衡大將軍阿史那咄 £，突厥突利可汗右衞大將軍阿史那什鉢**E**，突厥乙彌泥孰俟利芯可汗右武衞大將軍阿史那李思摩，突 厥都布可汗右衛大將黒阿史那社爾，薛延陀眞珠昆伽可汗，吐蒂賛普，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徳，吐谷渾阿 源郡王鳥地也按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茲王訶黎布失畢，于**M**王伏闍信，焉香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 武衞將軍麹智盛，林邑王范頭黎，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 一二：按武氏自高宗末，已屢奉帝如東都(洛陽)，高宗崩，旣自爲太后，臨朝稱制，嗣改元光宅，復改東都 爲神都，武氏遂居洛陽矣。垂拱四年(六八八)四月，唐同泰獻僞石，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曰寶圖， 十二月，「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携夷，各依方敍立，珍禽奇教雜寶，列於壇 前，文物由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冇也。」是年毀乾天殿，作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 凡三層，號曰邕ft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至三 級，則俯祝明堂矣。」「延載元年(六九四)八月，武三思帥四夷偷長請鑄銅緻爲天樞，立於端門之 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天册萬歲元年(六九五)四月，天桐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

各徑五尺，•卜爲鐵山，Ml百七十尺，以铜爲蟠lilt麒麟縈橈之，上爲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fn人立捧火 珠，髙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a長名，太后自害其榜曰大周萬國顼律天 柵。」先是，天堂火，延及明堂，「太后命更造明堂天堂，又鑄銅爲九州Ifll，各置其方。」「萬歲通天 元年(六九六)三月，新明堂成，號曰通天宮。」「神功元年(六九七)四月，鑄九艸成，徒置通天 宮。豫州和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 萬七百餘斤。自玄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衞兵十餘萬人幷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詳見通鑑 唐紀卷二十至二十二。 一三••見葉昌熾語石卷一。

一四：見杜少陵集卷十三。

一五：新唐書卷一二六下吐藩傳賛語。又按拙著綱要第三册頁一至二九蒿隋唐統一之盛頗詳，以上皆係就彼書 節錄，可參閲。

一六：錄柳先生中國文化史下册頁一至二。 一七：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語。

一八：同上書卷八十三西域傳語。

一九：同上書卷八十二赤土傳，「煬帝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遣齊物 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至赤土界，其王利富多塞以舶三十履來迎，月餘 至其都。至王宮，駿等宣詔訖，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爵遣其子那邪迦隨駿貢方 物。」按明史卷三二四暹羅傳謂暹羅卽隋唐赤土國，淸丁謙非之，謂赤土當在今馬來半島巴大年，吉蘭 丹，丁加奴等部地。詳丁氏隋書四夷傳地理考證。

二O:同上書卷八十一琉球傳「大業三年，燭帝令羽騎尉朱寛入海，訪求異俗，到琉求國。明年，帝遣武實 郞將陳棱，朝請大夫張鎭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三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三四

二一：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語。

二二：同上註十七。

二三：同上註十五。

二四：新唐書卷二一二上天竺傳語。按玄策曾三至印度，說詳柳先生「王玄策事韓」，載學衡雜誌第三十九 期。

二五：通鑑唐紀十六語。

二六••新唐書卷二一二下大食傳作二世，舊唐書卷一九八大食傳則作三世，與大食史合，茲從之，惟囘曆以摩 河末遷都默地那之歲(唐武德五年，六二二)，爲元年，至永徽二年，以囘曆計之，首尾僅三十一年( 以中曆西蘑計之，僅三十年)，據舊書卷四高宗本紀「永徽六年六月，大食國遣使朝貢」有國三十四年 之言，或係此年使者所言歟？

二七••唐會要卷七十三「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幷請于間以西波斯以 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羅國立碑以記聖徳，詔從 之。以吐火羅國葉護居遏換城，置月氏都督府，噬憶部落居活路城，置大汗都督府，訶達羅支國居伏寶 瑟顯城，置條支都督府，解蘇王居數隔城，置天馬都督府，骨咄施國王居沃沙城，置高附都督府，蘭賓 國王居遏紇城，置修鮮都督府，失范延國王居伏戾城，置寫鳳都督府，石汗那國王居艷城，置悅般州都 督府，護特健國王居遏密城，置奇沙州都督府，怛沒國王居怛沒城，置姑墨州都督府，烏拉喝國王居 摩喝城，置旅獎州都督府，多勒建國王居低保那城，置崑墟州都督府，俱密國王居褚瑟城，置至拔州都 督府，護密多國王居模達城，置鳥飛州都督府，久越得健國王居步師城，置王庭州都督府，波斯國王居 疾凌城，置波斯都督府。各置縣及折衝府，並隸安西都督府。」

二八：新唐書卷二二一下波斯傳語。

二九••見同上書卷二一九渤海傳。

三。••見同上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

三一：按通典卷六食貨典六云，「自開元中及於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細米粟則 三百六十萬匹段，給衣則五百三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魄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一千二百六十 萬而賜責之費此不與焉。」較舊志所載其數略増。

三二：按通典云：「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共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 餘萬石，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廊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廊調紙絹約七百四十餘 萬匹，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 十五萬餘端，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 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 石。諸色資課及句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銭 地稅庸蒯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句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千餘萬)，」所載數亦較新志 爲増。見同上註。

三三••本節係節錄拙著綱要第三册一。六節「張域之開拓與四夷之關係」(頁二九至四七)。可參閲。 三四：唐六典卷四「主客郞中、員外郞、掌諸蕃朝聘之事。凡四蕃之國，經朝貢以後，自相誅絶，及有罪見滅 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在者，有七十餘蕃。其朝貢之儀，享燕之數，髙下之等，往來之命，皆戰于鴻傭 之職。」卷十八「鴻臆卿之職，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 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以上尙書。若諸S大®渠有封建禮命，則受册而往其國。典客令掌東夷西 戎南Hf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爲之K。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渠首領 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若疾病，所司遣醫人給以湯藥；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以上官，奏聞。其 喪事所須，所司量給，欲還奮者，則給&遞至境。(首領第四等已下不奏聞，但差車牛送至墓所，)諸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三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三六 蕃使主副五品以上，給帳氈席，六品以下，給幕及食料丞一人判廚事。季終則會之，若還蕃，其賜各有差 給於朝堂；典客佐其受領，敎其拜謝之節焉。」 三五••見卷九。

三六：參廿二史劄記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節。

三七：法琳莒見藏經護法部「法琳別傳」。元吉小字三胡，見新書七十九本傳。單雄信言見劉魄隋唐佳話。承 乾事詳新書八十太宗諸子傳。

三八••近人劉盼遂嘗著「李唐爲蕃姓考」(登北平女師大學術季刊一卷四期)，陳寅恪著「李唐氏族之推測」， (登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亦言「李唐先世，疑出邊荒雜類，必非華夏世 家。」惟陳君近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三十二年五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 升降」，則已捨棄舊說，而主李唐先世出於趙郡李氏，謂「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 乃一較晚之事。」陳君又引隋書經籍志史部譜序篇序「後魏遷洛，……中國人士，第其門閥，有四海大 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 關內諸州爲其本望」之文，謂李唐之稱西凉嫡寵，改趙郡郡望爲隴西郡望，卽在是時，所論頗新穎可 -喜。Elf:-:.\*、.?.-.•关;-:-..;^財"^源典吳愁沁“外\*站方--:!?方:3注<;-^"泌\*寥.〔>1.佥宀 三九••據新書宰相世系表，長孫氏出自拓跋，安興貴、安修仁，爲安息國王子世高後，又據魏書官氏志，尉遲 屈突皆代北部族姓。

四O:拙著綱要第三册一。七節「漢胡混合之北統」(頁六。至八一)論述此問題頗詳，本節及下節多就彼書 節錄，可參閲。

四一：王國維詠史詩云：「塞北引弓士，塞南冠帶民，耕牧旣殊俗，言語亦異倫。三王大一統，乃以禹跡言， 大漠空度漢，長城已築秦。古來制漠北，獨有唐與元。元氏儲祥地，唐家累葉婚，神堯出獨孤，官氏北 地尊。英英文皇帝*，*母后黑癩孫。用茲代北武，緯以江左文。婉變服弓馬，蒲洒出經綸。蕃將在圖外，

R三一一 **(MHW**麴)**M**利難咙诩**M**现一的点才珑 姓，|»王提喜当辛指，**S**不**rwx**。*^Ys^s* <溢宛**V**尊异函中以®瞥到娼纳。宜号海早? 「。満明由**[raM**弟，挡揖诩很飴无击韶域，奶毕业苗功毋，銘滿**M**韧構，遊襲劉笠，源 箪词**S**家鹽中**<51**，«**N**•醇垂目」**M**至帯更是壕，海昌**nsx**。审不卑宴巻葷，謔**N-B**果履平務分 爭**3Z**一湘濕，< 例竺圉郞畢**X**。

。(«国+當 革濾蒯曲非學**M**堕勝诚弟由钱实曜)「。审翌二邪學钮攏駒乌岸I?胡牌< *SSS^J^ <* ;濾渚»»/罪，韓士?率**nft**祯也彳，诲藝甫军回**WMB1**」，»«¥#輩宓制，知谜邪卵舞「。**y** 场诂帀**wafllf**學**，.e 0**在回¥。評刼®步紺垂**，，**迎談倒粉**，**臨 岛倒半，源堕非庫，**Y**發丫\*」・•曰单団绪磨**m**非装**W**剧舉混**X**「。宜應**63**三睡虫酉坦 < 症誨汨邻庭 ，三N-+果刮老，**4N-4-**星勲®瑟腾，¥一第，(庭一幽鄭昌**X**一翔)对潮**W**鬼旧半，聃淑**W**典**n**期。审 聃瑟侗一竟，紅譜一算，詞瓶一竟：三學瑟庭」「。审岸峯薄**N-B**留，(右\* 一**w¥)** ME献薦，•职字 (由一一者 ¥)吐-**: sfflts—** (三 **+V**璀真**T**簿)「。叢中工翘润果，脸邪讪琲•紐芥朔**W**」**B**髀物縫界制琏膨許**V4-**三的愀故**a**夸護王

。& 一 **I»s+sl** 。辛部(率果韓我舉)「\***x**我畢」肖刈•塁「步饌猊**tiB**癖車」車逐职

。**W**奪 3： 一一才 一 **a«T§** 。制耕蕈车+**V**導是皐境肖据

。塁¥導麗衆壑渓?¥王 。制般媛三+一一品果留平牢塁：三田 。¥浙给¥¥帝谕襲«糞：二**fia** 。團+一一新并鴻雰潞肖「。丫 一邪，**V**早，&**kTrr**地。®**H®f**正》

田至¥ 4 V ¥

h71 B3 B3 0 53

璀龚龚璀套裂璀裂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三八 躬撰晉書王羲之傳論，推其「盡善盡美」，臨終且以蘭亭序殉葬，智永虞世南亦以南派名家，然南派不 顯於隋。(葉昌斌語石四曰「前人謂北書方嚴遒動，南書琉放妍妙，囿於風氣，未可强合，至隋則混一 區宇，天下同文，並無南北之限。乃審其字體，上而廟堂之制作，下而閭巷之鐫題，其石具在，未有如 世所傳法帖者。豈平陳之後，江左書派，亦與國步具遷乎？」)貞觀時雖大顯，歐陽詢、褚遂良等，亦 皆出北派。洎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除風焉。(語本阮元攀經室三集南北書派論) 註五一 ••見隋紀八。

註五二：詳見唐紀九至三十一，拙著綱要第三册頁八四至八六曾略引之。綱要三册一。八節「外族之歸化」(頁 八二至一 一二)論述唐代外族之歸化頗詳，本節全文，卽係就彼書節錄，可參閱。 註五三••諸人皆見新唐書卷一一。諸夷蕃將列傳。

註五四••肅宗嘗憂賊强，以問李泌，泌言「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尙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然 泌又曰，「我所恃者，礦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見通鑑唐紀三十五及新書泌本傳。 註五五••說詳劉拔藜「唐代藩鎭之禍可謂爲第三次異族亂華」。載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一卷四號。 註五六：見新唐書卷一七。范希朝傳，卷一七一劉沔傳及石雄傳。

註 五七••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囘倘傳上。

註 五八：詳見新唐書卷一七O王鍔傳及通鑑唐紀四十八「貞元三年」下。

註 五九：見唐會要卷四十七。

註 六O:詳見宋李昉篡集之太平廣記神仙類、妖怪類、寶類等中。張星娘氏中西交通史料滙篇第三册曾滙錄之， 可參閲。

註 六一：見通鑑唐紀四十一「大曆十四年」下及新唐書卷一四一鄧景山傳及卷一四四田神功傳。 註 六二••新唐書卷四則天后紀「文明元年七月，廣州崑崙殺其都督路元叡。」又卷六肅宗紀「乾元元年九月癸 巳，大食波斯宼廣州」。

註 六三：據張星頰中西交通史料滙篇第三册譯法人萊奴徳(M Reinaud)阿剌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國紀程。 註六四：見姚鉉輯唐文粹卷二。

註 六五：見故倭人某(元開)著唐大和尙東征傳(續羣書類從本)。

註 六六••金仁問、崔致遠、見故高麗金富試三國史記卷四十四及四十六。阿倍仲麻呂、藤原淸河、見故倭人某( 源光國)大日本史卷一 一六。李光弼、卸城、李光進、李元諒等，皆見新書本傳。尉遲乙僧見朱景玄唐 朝名畫錄。慧琳、法藏，見宋髙僧傳卷六卷五。鑒曇悉達見四庫總目提要。李瑜見黃休復茅亭客話。李 彥昇見全唐文卷七六七陳黯華心說。拙著綱要第三册頁一。四至一 一二曾備錄之，可參閲。

註 六七••見通鑑唐紀十四貞觀廿一年下。

註 六八：大業十二年，煬帝之江都，代王侑留守西京，越王侗留守東都。十三年，李淵起兵太原，入長安，奉侑 爲帝，遙尊煬帝爲上皇。翌年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淵受侑**W**卽帝位，西都亡。東都留 守官元文都等得煬帝凶聞，奉越王飼卽位。嗣王世充又殺文都等執其權，翌年，世充廢侗，自稱鄭帝， 隋亡。

註 六九：見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上。又本節多據拙著綱要第三册一 一二節「隋之亂亡與唐之興」(頁二一五至二 二七)，可參閱。

註七**O:**按宏道元年(六八三)十二月，高宗崩，中宗卽位，@武后爲皇太后，臨朝稱制。明年(六八四)，改 元嗣聖，二月，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天授元年(六九**O)，**太后改國號 曰周，稱皇帝，降容宗爲皇嗣。聖暦元年(六九八)，以康陵王爲太子，豫王旦爲相王。神龍元年(七 。五)，中宗復辟，復國號唐，景龍四年(七一 O)，皇后韋氏(中宗后)弑中宗，相王旦復位，改元 景雲。太極元年(七一二)，容宗傳位太子(卽玄宗)，自尊爲太上皇，改元先天。自嗣聖至先天，都 計二十九年*。*

註 七一：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贊語。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三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四O 註 七二：詳廿二史劄記卷十九「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節。

註 七三••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賛語。 註七四••詳廿二史劄記卷十九「武后之忍」與「武后納諫知人」二節。

註七五••新唐書卷四九姚崇宋璟傅賛語。 註七六：見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上(藕香零拾本)。

註七七：新唐書卷五玄宗本紀贊語。拙著綱要第三册一一三節(頁二二七至二四七)論述唐初諸帝及治亂較詳， 趙翼說亦多備錄，可參閱。

註 七八：按侍中爲門下省長官，中書令爲尙書省長官，通典卷十九「職官典一」及卷二十一「職官典……」總敍 宰相沿革時，兩言「大唐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至尙書省長官爲尙書令，武德初，太宗爲秦王時，嘗 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遂廢此官，而以左右二僕射爲尙書省長官。通典職官典三曰，「尙書左右僕 射，亦嘗爲宰相」。又卷二十二職官典四曰，「大唐左右二僕射，因前代本副尙書令，自尙書令廢闕， 二僕射則爲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求才賢，是爲宰相弘益之 道，今以決辭聽訟不暇，豈助朕求賢之意。乃令尙書細務爲悉委於兩丞，其寛濫大故當奏聞者，則關於 僕射。及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爲宰相，不然則否，然爲僕 射者亦無不加焉。自開元以來，始有單爲僕射，不兼宰相者。」

註七九••見通典職官典三。

註 八O:「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詰，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 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見同上 6泛 註。5 云専注 Kw"is京 5 拦冷\*

註 八一：日知錄卷九有「封駁」篇，論唐代給事中掌封駁之制頗詳，可參閱。當時因避免中書門下之紛爭，兩省 長官每先共同議定，然後奏聞。通典職官典三云：「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郛，謂之政事堂，至永淳

I SI I

（为以诡虽）为爵殖渔湄尤厚I 3?概rt■瀰

品誰+IIIN■挪幕協泗-«n?Ea | •善今斷EN■盜歸盗润:」。12沁\*T。餾【【据情幽n+U關疎歯••:>>

。蹒II慵爛魇国4<海盗・•\*>

。筹急溯・驛熟>4毋•回m琳勢莘或y I毋翘漉启+启献鹏语驾泗•・冲〉 。>4鹏倒呵函筆丹壬悔浏淑济停演超沖辩。U+U為鸣遅+启献洞••国】

「。逾+|1|剧大演壁滞•吋毕&龈洲片」-His I

蜘珂亚冲■+启稔沁「。出4•日弗\*•玲嫩弟片」••邙渋症孺嘅I > I献噌谦凍。\*【潘呵養潜舗••启>

「。查斥斛书裁談神。N或回風垩般 混。瀨刮书塑-蜗朝剖压b ♦気皿辛\*》-•瑟S揃，期渗啲& - N•苞嵌寻y贓滲拜浦・nn«M 娥瑯N•吾梁-谏吾聶済A。厕髅礬，be詹巡・SrrMWBfi。郎涉-码滞洲4A - N■壽归 成弦部S•&・成主TSK。驚斐誘華針电讖写浏■己器肄筮A。源競湘斗書爍。口忻• N•市冲。I□启• Z 谕沁。11］出♦ N•谕。nil L k-^S-rl I -安N■泌W十忡：>+■褒助y尋泊渗勘嫌理邃觀谜……。耳僵區 &讖学W，m |竺令蝎斗［爾衝褒壬• bU查RMA启• 口 1於谏与卬>用毯应並狀亍。醐 涸以餘参渺工-h-HII照蜉♦ 口+11蝸汁。h+蜩丹•！□用甥与•蕙口［【•德h I •添iffiN•锄器育 ©Eg -强NXk渊回以孚云H 陶蓉用U y ^N-Sn^.MS -色窓N■凹探翘樵衣雲雄遊」1眛倉\*泌••山】

。方又启滑时盤矯静団「。B剖崛豳啷再• N-M 咎职喋-口N■郎瀰神■蕤障皿m •营溢冷底-N-B^Wa •灘涉甚謎螂或冷郑EX，載滩菩购-*、* 疝若根9湯M次義皿。割计滋漆爐除书♦睡熒滋黒麟成书-诛般黒昏潮淀N•，飜•登豆冲翌」「。給祗 無 N\*T>Hm。摘\*：嘅 0。回1 启-M iA • n•爵同淋。as^ia - ^iiisgH，吿洩，雲知显-amgs-N- 寓別用9同启己揃-口mi喪毒,雲会洩斗'•湖N•跡甞■別8诅fit-可凍（爆汁）職警，琳哪曲」--11> 「。•SN'TZSi®弓沛黒浇君会式対y TZSIB寻演瞬蝦 黒理爐詳湍-书1 7冲遷。或毗舟■以強隣•邮金洋令睡県尽二 < 帳帳痒聲酬己豆沾嬌分蠅寻・EcV\*|l|

中國通史要略 二四二

經，五十少進士。」

註 八九••開元二十五年敕語，見同上註。

註九**O ••**見通典卷七食貨典七。佑以玄宗世編戶名籍，數皆不實，謂此病由是。

註 九一 ••唐六典卷二十一「國子博士掌敎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之爲生者。太學博士掌敎文 武官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三品曾孫之爲生者。四門博士掌敎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之爲生者， 若庶人子爲俊士生者。律學博士書學博士算學博士掌敎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 註 九二：見柳宗元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唐柳先生集卷三十四。

註九三••語本通考卷三田賦考三。

註 九四：語皆本新唐書卷五十「兵志」。志又曰：「夫®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 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

註九五：見同上註。

註 九六••見通鑑唐紀三十二天寶六載下。

註九七••同上註九十四。

註 九八：見文獻通考卷二七六。

註九九：新唐書卷六十四方鎭表序語。

註一 **OO**••明張大齡唐藩鎭指掌語。按拙著綱要第三册一。一節「方鎭之割據」(頁一三七至一六三)述唐代之方 鎭較詳，本節多就彼書節錄，可參閲。

註一。一：新書卷四十九下「百官志四下」及舊書卷三十八「地理志」語。

註一。二••皆見新唐書卷二一九渤海傳。

註**J O**三：皆見新唐書卷二一七囘憐傳。

註一**O**四：見新唐書卷二一一下西域傳下。

註一 **O**五：語本新唐書卷五玄宗本紀。苗唐書卷一 **O**九季嗣業傳載其小，可參閲。

註一。六：皆見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蒂傳。

註一 O七：見羅振玉「補唐書張義潮傳」(丙寅稿本)。

註一 **O**八••語本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序。

註一。九：懿宗世，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林，六歲不得代，糧料判官龍助率以反。勛後爲康承訓所誅，雖 未爲大患，然實黃巢之範之先道。新書突厥傳序言「唐興，®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 吐蕃、囘鹘、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囘體、以盛衰先後爲次，終之以南緻*，*記唐所繇亡云。」 本節所述，皆係節錄拙著綱要第三册頁五。至六**O**，可參閲。

註一一 **O:**參閲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唐代但官之禍」及「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二節。拙著綱要第三册頁二五三至 二六二論述唐代宦官，旣備錄趙翼說，復略加補苴，可參間。

註一一一 ••文献通考卷二七六封建考中語。

註一一二：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六義兒傳語。

註一一三：參閲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五代諸帝多由甲士擁立」，及卷二十二「五代姑息藩鎮」，「五代落郡皆用 武人」、「五代藩帥劫財之習」、「五代幕僚之禍」、「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魏博牙兵凡 兩次誅戮」、「一軍中有五帝」諸節。(拙著綱要第三册頁一六九至一八一備錄之) 註一一四••據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贊。

註一一五••新五代史卷六明宗本紀語。按明宗在位八年，史贊稱十年，疑誤。

註一一六••遼史卷二太祖紀賛語。

註一一七：詳新五代史卷十七晉家人傳。

註一 一八：皆見通鑑後漢紀一「天福十二年」下。

註一一九：拙著綱要第三册頁二七五至三**O**七論列五代十國較詳。本節及下節多就彼書節錄，可參閲。 第七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四三

規1川丨••很譲韻松毎屋喪「卄圖彿粧斷亲望纏」。（辕X\*母圖遗勢髒號1114- |宏）。坍「＜金|妙遅4•尋」° 维卖粧「抻癒〈金（嫌替」能。凳，小輙寮早。糊棟辎I点O材埋拏德「辎孤略桩熙。卄窓格牘闻H＜H- 和騒妳塩我:期砚灶!扶詠快。疼恣任譌成海皿粗。駅柔密細治配服堤6埋隴不族皿无麟/爛益-米艳忌涸 郷。」屮涿VW協「盤竇飆顯旧圖捋'《副」1W-「H■廳州城52 -匿竖陸団羅。世選眯留項。複装脳犬 富。標槻也驱驟。媒寵紫柢艘。證佃蛰1姿屁。幾布此觀建。嵌维耍旧牌。咨阳崙跆柘。蛍鹭口堀鶴。縊 齒側K殁。延呆喜熬您。翘聽豔恣挡。部配展譯濕-蟲鄙燃％晦。踩紫圈密M，辭肾裝翟複。……罂治 日屬絲-賦蜒桐貰指。j

Hl 11111 ••检塚&繁米快禮\*\*肿和廢（S^Sfflgl 1+-1蚌王罢）。

用1川川••徳贸出阍湛「続D誅愁咚區辗溫歩握巡焕相灸矗懲」，「雜味凌盤\*發選螳袍丞麝巡」-r®»s® 神」-闻「臓原疆神」（也呱38狷螺益:的＜）o

狷1 11|団・・覗細1嚴権顒11ll〈甌史睪。

盘| III用••曜塀能蝎滅撅臨戲。

ffll 1I1K•,崖热覗佃褪炽黛KUgH换Y發睡羅終噩如疝N-整\*理陸林廿也（靦輙检K酬辄撤浙炒序鹼11紳隸+ ＜S）。《径室您旧酒照I HnK卜口疝熙袜-涂/4＜陇点折-頫絃N。

規丨111早••陸蹇蠟「七匿護噤崖密林」4石「髭根鬲地」。律PH•陇II1& （«!1|），粗謳丞螂盘花驚册施，诗證 检」4 X本「建农梔」篷RS根雲座瞞吳6晚星#（略｛MS」。阳您次儷蜓V団京無6 MkY恒瓶「刖 乏序飄肿」曜眼盘，辎值傾碰魁耍辘篷鹼1&序-丘奥邕。

狷！ 111〈，狷I MO••地欧曇|団。

員| 1I1M••働中11成夷潟乘+•点「拠謡術題盅車驟」溢。

SI S I ••盥袈卄磁格涅故探11婕教+同酒「煜堡N举軽」（8困回闭点囲3川）。

ffll囲1丨••崖玄団竖亀&溢術&圈近妃N忘积包实。蛍瓢壤貽河尽寧雑米。M樓瑟伺瑟10「M框濤Y目陽肿」（鮮X

浓3瓣握I産£眼羅供您牛（夔晒用¥）

1ISW

中國通史要略 二四六 大國學季刊一卷一期)。摩尼敎冇陳垣「摩尼敎入中國考」(般同上書二期三期)，沙豌著「摩尼敦流 行中國考」(馮承鈞譯商務印本)，及王國維「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載觀堂別集後編)。景敎有馮承 鈞「景敎傳行中國考」(商務出版)。囘敎有陳垣「同囘敎入中國史略」(載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一號) 及陳漢章「中國囘敎史」(載史學與地學第一期)。 註一四三••參陳捷譯本「中日交通史」第六章、第八章。

註一四四：吐火羅立碑，見上註二十七。佛孫西界立碑，見螺方陶齋蔵石記卷二十一「大唐故波斯國大備畏右屯術 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関國公波斯君丘之銘，」稱「召用阿継雑，願慶年中，革充佛寐成諸器招慰大使，並 於佛蘇西界立嘛，域峨尙在。宣傳聖敎，實稱常心。」

註一四五••見語石卷二。

註一四六：見傅雲龍日本金石志卷一(載氏著遊歷日本圖經中)。

註一四七：新曜之華化，洋金富軾三國史記。渤海詳新書渤海傳、唐宴渤海國志、及金歓瞅渤海國志長編。吐蕃南 詔亦皆見新書本傳。拙著綱要第三册頁一二三至一三七論述唐代華化之傳播較詳，本節多就彼書節錄， 可參閲。

註一四八••據張星®中西交通史料滙篇第三册。

註一四九：同前註四十五。

註一五O••見舊唐書卷一九O上袁朗傳。按誼爲朗孫。

註一五一 ••詳見新唐書卷八十八柳公綽傳。按砒父仲郢，祖公綽，皆以行誼敦篤著。新書、舊書(卷一六五)本傳 皆詳載之。舊書又云：「初公綽理家甚圖，子弟克禀誡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註一五二••參閲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周祖四妻皆再醜婦」節。

註一五三：見舊唐書卷七十四馬周傳。

住一五四：見新唐書卷五玄宗本紀及通检唐紀卷三十一「天寶八裁」下。

註一五五••見新唐書卷一二二冷安石傳。

註一五六••詳見舊唐書卷一二。郭子儀傳卷一一八元載傳及卷一 一三喪冕傳。 註一五七••洛陽伽藍記卷二載陳慶之語朱§:「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

註一五八：見同上書卷四。原書又云：「時冇劉貴者，最爲富室，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是以海內之 貨，咸莘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自退酷里以西， 有王子坊，並皇宗所居，「河間王琛最爲豪首*，*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驟漿盤盒稱 是。自除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盃、玻璃碗、赤玉皂數十板，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 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鬪珠環，冰盜霧穀，充積其內，繡顓紬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 可數計。」當時工商業之發達，可推見其梗槪。

註一五九••隋曹卷七十五何妥傳稱：「父細腳胡，通商入蜀，遂家廓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 爲西州大買。」是兩紀之財富，大抵爲與外夷通商所得之盈餘也。

註一六**O** ••隋**W**卷三十一地理志下言「丹陽普京所在，市**W**列肆，埒于二京。」交、廣、揚、泉四州之記載，見阿 拉伯人伊賓考爾大貝(一bnkhodadbeh)道程及郡國志，廣州多外舶，據倭人唐大和尙東征傳。 註一六一：吳志卷二十，韋昭傳(今本避司馬昭諱，作曜)，「孫皓每姿宴，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昭素飲酒 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當可裁減，或密賜茶卄舛以當酒。〕

註一六二：見舊唐書卷一。一薛登傳。

註一六三：友人錢穆「記唐人干謁之風」述此事頗詳，見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期，可參閱。

註一六四••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 戴破帽、騎赛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己； 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賛曰某人上謁者。嗟 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潸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見文獻通考卷二十九選%考 第七章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二四七

。裡曲目•緊零略冷

成岡罪妹於•聯魅泰囹N■六用源前啓岀I |IWI|I＞ 1翘洋HI満温瓷蝸逐。「我共韻」III启諦汚拜测驟・・I六I群 。登＞4•朧諏【I濫出舟对•「前聊■胡六叫」編爐骤滞・・Ort\* I群 。III尚ffi瀰+111弟明尚舞戏迥・漑Si避冲譜眾氓中湯黑蔬於蹒・・廿〉卜I *W* 。迳涉习•霁盈N•聃零「蘇湍熾冷將」I卄1嗤费警制呻・・＞〉!■ IPS 。11+启龄堂諱启+国能対拿狀I启+11嗷•容蝸制1卄|1曄•真净制I+III諦冷为叫鹫迦霁・・六）卜I群 。喜冊冲昭惧+111褓潛为咼潴迥・・〉DH群 。王有防温）消I傑碧鴻渾供韻••惧〉卜I詳

Ml

第八章 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旅崛興時代(宋元) 自後梁開平元年，遼太祖阿保機稱帝，而契丹立國於吾國之東北，傳九世，二百一十九年(九O七 至一一二五)。宋仁宗寶元元年，夏景宗元昊稱帝，而西夏立國於吾國之西北，傳十世，百九十年( 一。三八至一二二七)。宋徽宗政和五年，金太祖阿骨打稱帝，而女眞遂滅遼而與宋平分中夏，傳九 世，百二十年(一 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宋寧宗開禧二年，蒙古太祖鐵木眞稱成吉斯汗，而其後遂滅 夏、金、南宋，入主中國，國號曰元，傳十四世，一百六十三年(一二O六至二一一六八)。宋介其間， 初困於遼夏，繼亡於金，終滅於元，雖延至十八帝，三百二十年(九六O至一二七九)，而積弱已甚。 故自五代迄元末，實爲漢族式微北方諸族崛興時代。(自阿保機稱帝迄元之亡，凡四百六十二年，九 O七至二二六八，自宋祖稱帝迄元亡，則凡四百有九年，九六O至一三六八)，治國史者，多以兩晉、 南北朝爲外族第一次入侵華夏時期，而自宋迄元，則爲第二次入侵時期，然比而觀之，前後史實，有未 可一槪論者，其大者計有三端。

一則當時漢族之式微，遠甚於晉隋之際，外族之禍，亦烈於劉石、拓拔、宇文。且契丹、黨項、女 眞、蒙古，各有國書，(後詳)雖自蒙文外，亦皆出於華文，然與五胡之僅各有語言，而文字一同華夏 者固異。遼、金、元三朝皆以國制與漢制並用，著名三史者，種人亦視漢人倍a，與胡羯、氐羌、鮮卑 之一切師法中土，而文職十九任用華人者亦殊。蓋五胡自漢魏以來，雜居邊陲，久習吾國之政敎，契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四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五0 丹、黨項，雖興唐世，而漸染華化^^程度甚淺，女眞、蒙古，則在宋世尙僻處窮荒，與中土相隔絕也。 特諸族之以武力興者，仍多歆羨華夏之文敎，用漢人以啓其政學，比之五胡，開化雖有先後，而其同化 於漢族及其與漢族之混合，亦無大異耳。

二則自典午南渡，華夏文物中心，雖漸自北而南，及鮮卑革夷從夏，洛邑猶視江左爲盛。隋唐之世 以北統南，五季沙陀入主，契丹南牧，北方亦爲正統，宋因後周之成勢，仍都於汴，南服雖繼績開開， 文化中樞，猶在中原。至女眞入侵，宋室南遷，巨室世家，多隨以俱行，南渡名將，自張浚、韓世忠、 岳飛、劉光世、劉銃、吳址、吳璘、楊存中以下，尤無一非出自山陝，故雖南宋之偏安，猶是北宋之餘 力。(註一)然淮河以北之文物，旣飽受外族之摧殘，漢民或死於鋒鏑溝整，或被驅掠轉徙，罹禍尤深， 女眞、契丹之入宅中原者，又皆游牧@民，由是文化陵夷，人材湮沒。而南方爲漢族正統所在，各地優 秀分子，鹰聚雜居，人文之盛，旣遠邁往昔。朝廷欲增庫入，復招彼遠人，阜通貨賄，商業之發逹，經 濟之繁榮，尤凌駕北方而上之。故南宋以降南方之開化，實遠非東晉後之南朝可及.，大江以南，亦自南 宋後始爲吾華文明中心焉。

三則魏晉以降，篡亂相仍，醜穢之史*，*充塞彌漫，易代之際，士大夫亦莫不傳舍其朝，忠義之氣， 變化殆盡。自宋祖受命，崇重儒學，表彰節義，行事一以忠厚施之，其寬仁待士，尤累世奉爲典則，宋 代政治，亦多出於士大夫之手，歷代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禍，宋皆無之，宦寺雖爲禍，亦視漢唐爲不 侔。(註二)故吾國之君主政體，實以宋世最爲純潔，與兩晉南北朝之黑暗，迥不相同。對外雖力多不 競，而文治之隆，則度越前世遠甚。中外薦紳，亦率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尙。故靖康之變，志士投

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吾。」(註三)流風餘沫之所鍾， 雖金元以外族入主，其亡也，殉節殉難者，亦史不絕書焉。

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懼將帥效五季之習，卽位之第二年(建隆二年，九六一)，卽用 趙普之言，以從容杯酒之間，罷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典禁兵。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鎭； 旣又以文臣知州事，諸鎭長吏或死或遷或致仕或遙領者，皆以文臣代之；設通判於諸州，統治軍兵之 政，事皆專達，與長吏均禮。又令節鎭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又選常參官知縣 事。置諸路運轉使，專掌各路賦稅，雖節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諸州除度支經費外，凡金帛 悉送汴都，無得占留。命諸州長吏選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補禁衞，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 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而將不得專其兵。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皆錄案奏聞，付刑部詳復 之。方鎭世襲專地、專政、專利、專兵、專殺之積弊，由是盡革，唐中葉以來外重之局，復變而爲內重 之局。(註四)節度使本唐藩鎭官名，宋雖猶存此官，亦無所職掌，或以待勳賢故老矣。(註五)然帝 雖厲行中央集權政策，盡收節鎭兵柄，亦常注意於謀帥，分部守邊，具得要領。故終帝世「無西北之 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達志。」(註六)繼以太宗「沈謀英斷」， (註七)「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償北漢，而海內一矣。」(註八)又自太祖以降，「遠人 慕義，東若高麗、m海，雖阻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闔、囘鶴、大食、高昌、 鮑茲、拂林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筐館亦至，履勤館人，黨項、吐蕃、哂斯囉、董氈、瞎征諸部，宋之 威德，亦暨其地，交趾、占城、眞臘、蒲耳、大理、濱海諸蕃，接踵修貢。」(註九)太祖又「務農與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朗興時代(宋元) 二五一

辯。出圈洒澜陞南相照鹫9鄂渤寿T谢歲那滸y什杳建A滸锄麟藤檢-洋洲汁尚。旌林出拜榊B网聲泳 •同海写生醐譌•（落賜囹酬及盗蕙刘片筹与）苒NMM,飄•洲，叢/蔑，海辩沸诳。冲報鼎嚴-溟 渥滿再五沸诳燈茁聊泗-螂鸯痢要株面。倒購诫潘。瀬兩驟牛聡E。蒲调爾濁。瀰統三13瀛升■盛匡琳 圜波必I将。片E1部端瀚爲瓣寻。澄肃釜諸N•麝片布"冃豌+11去。哥酗+盗湖潞勢港拜言。渋蝸謂问归 冊宙潤・•殺咨部都。。面謡濾泠馬。M磁舟部H\*。甬噩闘画桶谢孟制懿（M l?ft） r-野码株 *讖*。区\* A壤-湖撕溶。陶眇神識。修》理日-邪舞出蝸黒咨隔」。畏济冊拗岡瀏C。魚澗学丑-澈刘治 風」〈翻＞调汁懿歸卅泠潤。（ISOOI）书冲滴醐浏顶。牌蟬諷湖。京E澄回9片彿驾带。Him沏譲 測劉-s3W4。神屜滅A菊彗塚帥冶熟言-妙蘇咖繭殍T，圈胴画驾詠舟海岛。烈跡幾港-羿刮骂沿 。注片礙切柵牖帳無盗，噩諭♦袤矚柳1囲議••顾泠滯辯顆。帅珊网际臨洲汁（目|群） 「。浴泗駐爲网螂。冷巨嘱瑶」讷部潞可躱阙瀚g黒期却郭那U+謡W謊蔭汕細y CH＞ h） W5^ -醫冲加弗。沛I主瀬H N舟瀚，书溫。濟冷跚淨流汁。（学ZS風EI书片）国器则滋琴沿工 汗（III If#） 「。裏當缨華，飾用繇吨幽¥」謎律概莪牢舟哀甥海（洲溯）源卄酿-主底圖。隴注琴 叢関。鸯瘴海薄器辯强-（hcVM。糸13圆瀾书汁）薫片舞睹湘汁。倒时選遅南港-\*N■圆海酷带

。潴盈神潮萧藻。添冃洲汁，沸向渺測吕漩導卄冏书，些B赣尊!-写滲瀨部母 湘。圖巔茁毓。滂卅鶴談昂汁驟-溫m新日垩学聲哥-麟黑萍云沸（IJI群）「。醐嬲浦眯-厕議泓布 。匆N燃口譌遊\*• 6FN•替＞4氓磚嚣凋-願到方【II」S3酷鄂"书州回书漁邮沿。君郎诽\* -沸母S謫-H 帳网NI年曲。沖館ft洶（I I群）。「35#斗痉柵艱~礬皿巨蟬」渋浏汁（OIB），「潜奇認笠。檄

蒂畑泠播區卄

1啊1

宋與契丹方構兵，履擾宋邊，宋亦縱繼捕還故鎭。繼遷子德明兩臣遼宋，不窺宋邊，宋賜資亦甚厚。仁 宗世，元昊嗣立，「雄毅多大略，以兵法勒諸部，」(註二八)**H**食宋彊，又城興州(今寧夏)而都 之，西擊囘紇、吐藩、响厮囉等部，取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地；於是今陝甘北境綏遠、寧夏、河西 乏地，多爲所有，儼然爲宋西北一大强敵，與佔據東北之契丹，遙若相對。寶元元年，元昊自稱大夏皇 帝。明年，上表於宋，且求册命，(註一七)仁宗詔削其官爵，絕互市。自是連歲構兵，宋師屢敗，西 邊騒然。乃分陝西爲涇原、秦阪、邮延、環慶四路，命韓琦、范仲淹無之，撫熟藩，築城磬，少遏其 鋒，然四路恆爲兵衝。時契丹主宗眞(興宗)乗宋有事於西，聚兵燕薊，聲言南下，慶暦二年**(J O**四 二)，遣使索關南地，仁宗遣富弼報之，往復辨喩，再與定盟，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定名曰納。 (註一八)元昊亦以國中困敝，上書乞款，四年(一 **0**四四)上誓表，宋册元昊爲夏國王，歲賜銀、 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註一九)「約稱臣奉正朔，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註二**O)** 仁宗 之世，于宋室爲至平極盛之時，然兵弱財匱，積弊已深，置西北之狡寇，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惟歲賂 巨幣，以圖苟安，賴非夷狄昌熾之時，慶曆後邊境無事者二十餘年，亦云幸矣。

自唐中葉以降，變亂迭興，政法大弊，宋之改制，僅能謀中央之集權，圖皇位之暫安，若儀衞禮 文，選舉科目，旣多因襲唐舊，卽於設官治兵理財之大，亦因循苟且，而鮮經久之方。五代之世，尙書 各部漸成閒曹。宋初「尙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爲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一主民 政、一主軍政、合稱二府，當時仍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相，參知政事副之，樞密院則以樞密使爲正 官，副使副之，又有知院事比使，同知院事比副使。)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莞庫，悉隸三司(鹽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五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五四 鐵、度支、戶部三職，合稱三司，有三司使及副使)。……台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池 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吏部有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司，戶部有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四 司，禮部有禮部、主客、祠部、膳部四司，兵部有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刑部有刑部、都官、 比部、司門四司，工部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 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 遣；官以寓祿秩，敍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 仕人以登台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 重。」(註一二)吾國官制名實之乖在，未有甚於宋者。蓋太祖懲五代藩鎭專恣，每留節度等使於京 師，而任朝官爲知州，爲通判，或州鎭有缺，卽令朝官權知，稍後則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致 有官者不復能盡蒞本司治事，其勢不能不以他官權代，於是以他官主判遂成通例，而名實大淆。至若尙 書省六部職掌，與中書樞密三司使及寺監等，類多重複，而二十四司廢爲閒所，更不待言矣。「自眞 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註二二)也。宋初兵制，雖有禁軍廂軍 及鄕兵之分，(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序云：「天子之衞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鎭兵，以分 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鄕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 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鄕兵之制。」)然 惟禁軍爲主要，廂軍特禁軍之備補，鄕兵又以佐禁軍之不足者也。「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 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馈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

鸞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註二三)領能矯累朝藩鎭之積弊。當時禁軍之數，不足二十萬，倂府軍 等合計*，*亦纔三十七萬八千，**-JI**兵亦多精練。自後每乘凶歲，報増募饑民以增其額，太宗、眞宗、仁宗 之世，遂遞增至六十六萬六千，九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註二四)兵旣日增，因所募多市 井選煥，且累歲不親兵革，多偸惰而不可用，惟竭民脂膏以優**K**之，歲歲戍更就糧，供億無藝。初太祖 太宗因「吳、蜀、江南、荆湖、南粤之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歯尙寡*，*而養兵未甚蕃，仕官未甚 亢，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緝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 旣久，戶口歲増，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 上下始困於財。」(註二五)宋制待士又極寬仁，官吏自俸錢祿米外，內官則有職錢及兼人衣糧餐錢， 乃至茶酒廚料，薪嵩炭鹽，飼馬芻粟，米麵羊口之給，靡不畢具。外官則有職田及公用錢茶湯錢，其優 厚旣爲歷代所僅見。而蔭補賞資，尤極猥濫，一人入仕，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大者並可及於門客醫士。 (註二六)「宗室疏屬，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廖睬，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註二七)宗室 吏**n**受祿名，眞宗時，計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仁宗皂祐時，增至萬五千四百四十三，英宗時，視皇祐又 増十之三，(註二八)祿陳奉賜，因是歲冇増益。每三歲郊祀，賞資之費，「太宗至道末，計緡錢常五 百餘萬，眞‘吃郊祀七也頂萬，東封八萬餘萬，祀汾上寶册又增百二十萬，至皇祐蜜明堂，增至一千 二百餘萬。」國家歲計，「至道末，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不二十年，至眞宗天禮 末，已増至「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雖尙有羨餘，然至「皇祐 元年，入一**ts**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英宗治平二年，入一值一千六百十三萬 宓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五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五六 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 (註二九)不足之數至千五百餘萬焉。

宋初完兵冗官冗費之結果，徒令「財不足用于上，而下已敝，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日 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註三**O)**此種現象，仁宗世已極顯著，朝野改革之議，亦卽盛 於是時。慶曆三年(一**O**四三)，元昊乞款，西事暫平，帝數以當世急務問宰執，樞密副使韓琦富弼先 後陳世務及掠弊若干條。(註三一)吳人范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自入仕途，卽「矯厲尙 風節」，「初在制中(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召宜府學)，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請擇郡守， 舉縣令，斥游惰，去宛僭，愼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嗣受命「安撫江淮」，復「條上掠弊十 事」。是年，除樞密副使，繼自樞密副使除參知政事，(按琦弼除樞密副使，亦在是年，見宋史卷一二 一宰輔表二，)仲淹感仁宗知遇，適會帝手詔督問，「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 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 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郞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 閣職，任子之法無亢濫矣)；三曰精貢舉(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人，專於敎授，務在興 行，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 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 書樞密院先選轉連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讨御史农開封府官諸路監**-'1**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 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

何以求其爲善，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八曰厚農桑( 從歲預下諸路*，*風吏民**3**是**11J**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與農利，減漕運，江南之 埒田，浙西之河塘，**W**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强壯爲衞士，以助正兵，三時務 農，一時敎戰，省給瞻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 違者，重宜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 行之未幾，旋卽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删去煩完，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 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鎭，倂司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 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註三二)蓋以吏治選舉爲主，兼及農田兵事。時 歐陽修(生景德四年，一 **OO**七)撰本論，言「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 此五者相爲用，」(註三三)所論亦與仲淹相表裏。史稱「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 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仲淹又請驚正輔臣執掌，兼判一切政刑兵賦。(註三四) 時「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竅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 規模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且「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毁稍行，而朋黨 之論浸聞上矣。」四年(一 O四四)，仲淹出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比 仲淹卒(皇祐四年、一。五二，年六十四)，慶曆之改革，遂消逝於無形。嘉祐三年(一 **O**五八)，臨川 人王安石(生天禧五年，一 **O**二一)自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慨然上萬言書，請法先王之政，以 合當世之變。(註三五)仁宗耋而不能用。八年(一 **O**六三)帝崩，英宗亦享國日淺，「以疾灰不克大有 第八章 漢族式微與北方話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五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二五八 所爲」。(註三六)神宗自命大有爲之才，嘗欲克復燕雲，恢張先烈，以成蓋世之功，卽位之初，卽謂 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而環顧廷臣，皆習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以學者見 信于神宗，君臣達如魚水之相投，(註三七)熙寧二年(一 O六九)二月，以安石參知政事，並置「制 置三司條例司」，以安石與知樞密院陳升之領之，「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註三八) 此後五年之間，農田水利(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坪埠堤堰溝 湎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起熙寧三年至九年，開封府界及諸路興脩水利田凡一 萬七百九十三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靑苗(初，映西轉運使李參貸民以錢，俟穀 熟還官，號靑苗錢，至是依其例，以常平察本作靑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 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 得以便宜蓄買)，保甲(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 十大保爲J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授弓弩、敎戰 陣、警盜賊、糾姦恩、展牌以書其戶數姓名)，免役(據家賀髙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 本來無役者，亦一槪輸錢，謂之助役錢)，三舍(釐大學生員爲三等，始入者爲外舍，初七百人，後増 至二千，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初月一試，優等以次 升舍，後改爲歲一試，與今學校年級制略類)，市易(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 於民而不舊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 十一，及歲倍之)，保馬(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

一閲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均稅(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百六十步爲一方，歲 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癖，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諸法。相繼並興。 (註三九)安石之學不用於嘉祐者，葢盡用於熙寧，而前之萬言書謂「願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法先王之 政惹，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者，今以主上信任，政權在手，銳意革 新，肆無顧忌，眞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矣。

安石新法，以富國强兵爲鵠，欲强兵，必先富國，故於理財足用之法，設施尤多，其性質多略當於 近世之國家社會經濟政策。靑苗法因經手官吏以多借爲能，不顧民之願否，任意分配，不肖者又藉以行 其頭會箕斂之術，病民最甚，當時攻撃者亦最衆，然其初意實略同今日之農貸事業。免役法改差役制爲 募役制，令民出代役之稅以充募資，癥革當世之弊政，收效亦宏。餘如保甲法欲改宋之募兵爲民兵，三 舍法欲術學校以代科舉，以及所頒琨田水利約束與方田均稅法等，亦皆饒有改革精神。(註四**O)**然數 年之間，粗有圖議，尙未能大樹規模，而當時舊臣若韓琦、富弼、文彥博、范鎭、司馬光、呂公弼、呂 公著、暨范純仁、程籟、程頤、蘇軾、蘇轍等，群起反對。安石旣「性强枝，自信所見，執意不囘，」 (註四一)神宗亦「斷然廢逐元老，**m**斥諫士，行之不疑，」(註四二)於是「忠正之士，相繼遠引。」 (註四三)安石所任章惇、蔡確、韓絳、呂惠卿輩，復皆功利之士，罔識大體，遂致各走極端，由政黨 之爭議，廓雜私人意氣之攻訐。又以新法「施行太驟，陳義太高，蚩蚩之氓，相率咨怨，而奉行之官 吏，尤不能盡如立法者之意，益以堅反對者之口實。」(註四四)熙寧七年(一。七四)，安石累疏乞 解機務，四月，罷知江寧府，以呂恵卿韓絳繼其任。八年二月，安石再執政，僅頒行三經新義(周官、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五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O 及詩、書)及罷手實法(法爲呂惠卿所立，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室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 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而定所當輸錢，蓋以免役法所定人民出錢率或未均，故以此法濟之，且可咳見各 地人民之物產錢數也)。九年十月，再罷知江寧府。元豐元年(一 **O**七八)正月，安石三執政，惟改定 官制，**K**正有名無實之本官與差遣，使尙書六部婆他省臺寺監各還其職，餘多循熙寧之法行之，蕴以反 對者之烈，不能舉舊制一 一硏索，掃地而更張，而安石之氣，亦稍稍餒矣。

熙寧元年，有王韶者詣闕上平戎策三篇，謂「欲取西夏，當先復河<，」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爲 助，神宗方欲用兵以威四夷，奇其方略，安石亦力贊之，遂遣韶至邊，**IB**「用兵有機略」，(註四五) 擘選經營，數敗吐备羌酋，前後彌地二千餘里，招撫大小蒂族三十餘萬，宋之力大伸於西番矣。安石又 遣章悖、熊本等經略湖川夷**W**。交趾主李乾徳入宼。(按交迎唐以前皆隸中國，五代時始爲土人曲承美 所據，宋初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始有獨立之勢，丁氏三傳，爲大臣黎桓所篡，黎氏亦三傳，爲大臣李 公**8[**所篡，公**S**孫日尊始建元稱帝，國號大越，日尊卒，子乾德嗣，)安石亦命郭逵、趙髙等發兵進 討。(以上皆熙寧間事)交趾之役，逵商大捷於富良江(安南北境)，以冒署涉瘴地，官兵死者過半。 得乾徳表降卽歸。熊本察訪梓婆，亦討降**M**夷及谕州痈。而章悴察訪荆湖北路，經制银事，所招降武陵 蛾、五溪®巨酋以十數，酬地數十州，同化湖南苗帳之功尤偉。然遼、夏，宋之大敵，熙寧七年，遼主 (英宗治平四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以宋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 內，使人來議疆事，宋亦報使，往復者再，遼使堅持另定新界，宋不能拒，安石亦謂帝「吾將取之，寧 姑與之，」(註四六)八年，卒徇遼請，割河東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神宗初立，卽對夏用兵，

【〉巾

（冲出）才厚涸昴焼謙\*片涸谿用痢瓣 枕>瀰

。店芯用斗澜柔珞溜概Sftrt罔浇-建2 I晦沙hr 汚我辱區啪波（I」惧谒）-羹題圄妾分悬。魁登tri主-Ahmw圈■韻I湘跛E （EO I 1）制卜楽 斗E灣-愛蕭波E。找摘M閏。>+nnHTE出温旦編。象遂愛景冲辞淡。书冲偽避。諸IS总图。療 條由安冃。啓斐g衆黑河湖冏。浴讒柵嘲蝸b。鴻濾藩爆£书建卩-折劉瞩瀏-家駢法醐別*，e*尚出皿 瓣。卬靛曲t楚瓣布片郎。葛爆嘲回-sa冋奇渉。编河滑瓣甥苗言職玲沁。（uo 1 I）樹源a见。黒 灘浏套漆流o勢凍并到。辎厕由卷简疇％商。片强训汁目。2汕礬• （OO1 D尝湘面淬。戒意隊沸 谏爛目。却蟬@刮。導奪皆溢尊质傾。陶希冲黒同囹。黒餾汕碑。登面期。（12301）书〉（I同辟） 。髀同瞩（湘汁酷Z欝,珊:锄洋用陛,湖嫌出♦讖蔣*，*精壓）蓄邊-（礬锄備爾痢,聪城黄果）霽劇 9（碧演溯噩，浏床波,耻满型龍）蓄改切就瑯茉韓。柬浦源雅眺沖（【国群）。諷斗醪潘用腐。黒整次 澜同茶。疏潴黒対玲景皿治司-瞬以尊登N•蓄冬區母芹茵啓浇-気借2篇孙整峰蕙（OW5S）。褰襄肄 豆。韭湧ww归渋。常谓泌薄睡淳亏。码毛圈勢黑達套推（旨启薜）「。髒潴样塹。MZE??m」。咨 凍藩澜備WFHA。学奪搆艸平沛淳-阳端6国♦滝洲旦丑由•黒灑却醐却汁!©汁，/骨瓣瑙皿沸。藉 渋e塩-Ais （书冲事洲）书品〈巨藤汕瑙。溫耳餘溢洲整•e〔ii （恍〉oi）书〉。淅麒川渋。滝z 脚倒咨）《 •的挪归洪芸流。均囲渔地。濫菲民柔由必 oeb）「，荥滌mm彖。n孟波建。甥辛蔑七」 驷葬浴。演囲T>H （rVSfl?）「。導諜mm最?？显匹差短潍城。>膏4】雄浏殉滲潞撐颖璃。淄N爲泮 主演」第。瓶泠T潯満-凋刮岳国-S»4iS»® -霸湖落觀匹。m«>f，尊Z器用派国嗑蜜Ar书Aw 塗韻苜溷脂。沏王落刘9国源用爲由林減（洵過）灘湖卄泪戸• （ [ >O 1 ）糸囹確冲-譌三斗柔淺紀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二 自徽宗世蔡京當國，內則事聚斂，以奉一人之欲，窮極土木，搜集珍奇，復崇道敎，寵方士，「鏡 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展樂，製定命寶。」(註五四)「君臣逸逸，相爲誕强，怠棄國 政，日行無稽。」(註五五)外則欲立邊功以自重，諷邊吏招誘辰溪、王江諸银，使納土內附；又遣童 貫、王厚等擊西羌吐蕃，復谑、廓、都三州，尋復平晏州夷，拓地千里，貫旣得志於西，頗輕邊事，溼 謂遼亦可圖，政和元年(一一 一一)，自請使遼以覘之，遼自聖宗隆緖世全盛，興宗宗眞時，餘威猶 赫，道宗洪基時，(仁宗至和二年〔一 **O**五五〕立)耶律乙辛用事，「羣邪並興，讒巧競進，衆正淪 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復寧歲。」(註五六)國勢遽衰，天祚主延禧(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 。一〕立)繼以驕肆岐弛，昔時勁悍之氣，銷亡殆盡。而女眞完顏部崛起東北白山黑水間，其@阿骨打 乘遼之敝，累破遼師。貫與遼人馬植俱歸，謀約女眞夾攻遼。及阿骨打稱帝，(政和五年)國號金，勢 益張雄，宋乃遣趙良嗣(宋賜馬植姓名)與金主訂約，金取遼中京，(今熱河)宋取遼燕京，事定後，宋 取燕雲故地，而以致遼歲幣輸金。宣和四年(一一二二)金克遼中京，繼克西京。(雲州今大同)宋亦 遣童貫蔡攸等進兵，一再攻燕，俱敗績，金人得貫約，復引兵南克燕京。宋遣使如金求地，金以下燕非 宋力，且責宋出兵失期，宋許益燕京代稅錢百萬緡，並置榷場互市，金始以燕及涿、易、檀、順、景、 薊諸州之地歸宋，盡掠其吏民金帛而東，宋所得唯空城而已。七年(一一二五)，徽宗以燕京克復，勒 碑延壽寺紀其功，宰執皆進位，施貫且封廣陽郡王。(註五七)而金人以宋渝盟納降，是年滅遼，卽大 舉入寇，北宋以亡。論者或歸咎**M**植之首謀圖燕，然宋人積弱，本無圖遼之力，貪功輕敵，妄欲因金以 復故地，遼亡而宋亦受其褊矣。

遼帝糸表

(—)太祖潔**i.**

**——(2 )**太宗**—(4 )**穆宗f八

——東丹王級——**(3)**世宗晰年——**(5)**景宗**7**四 .. **— (6** )聖宗髓—**(7** )興宗譎—**(8** )道宗體 **~~・ s S ・=・ - • • : -m~~t mf Um mt - -- ■ n** ——太子溶——**(9 )**天祚带體

(遼亡後，阿保機九世孫耶律大石西走，建「西遼」於中亞，稱强國，南宋末爲乃號部所滅，傳國 凡五主，八十八年)。

女眞之初興也，族小人寡，徽宗初舉兵抗遼，衆纔滿千。自政和四年(一一 一四)，阿骨打叛遼，至 宣和七年，太宗吳乞買滅遼而獲天祚，十一歲耳；內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落之健士，遣粘罕(宗翰) 斡離不(宗望)分道南侵，懸軍深入。宋上闇下煬，文恬武嬉，政事不修，兵備全弛，及聞金師日迫， 徽宗亟下罪己詔，傳位欽宗。明年，(靖康元年一一二六)，金兵渡河圍汴，廷臣自李綱、何集、張叔 夜、矗昌等數人外，多迫欲和，無鬭志，一再遣親王宰相如金軍以求成。金索中山(河北定縣)、太 原、河間三鎭，及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緞百萬匹，牛馬萬頭，及宋納質稱姪，歸燕雲之人在漢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縮興時代(宋元)

二六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四 者。宋相李邦彥等力勸欽宗從金議，括借都城金銀，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尋四方勤王兵稍集， 遂不俟金幣數足，金兵北去。宋又密詔三鎭使固守不下，復招誘遼將之降金者使爲應援，而又不爲備， 於是金二將復分道南侵，會趣汴，圍京城。宋用郭京輩選六甲以禦金，京衆敗逃，城遂破。金人以二帝 后妃宗戚北去，「凡法駕鹵繽，皇后以下車路鹵清，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敎坊樂器、祭器、八寶、九 **Jfl}**、圭暇、潭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大淸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 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註五八)時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四月，上距宣和七年十月女眞 入寇，爲時僅一年有六月耳。高宗卽位南京，(河南歸德)改元建炎(卽靖康二年)。時兩河州郡猶多 爲宋守，帝內相李綱，外用宗澤，協謀恢復，人望中興，乃未幾卽惑于黃潛善、汪伯彥輩而罷綱，南幸 揚州。金將兀朮(宗弼)等復分道南侵，破河南州郡，長趨入淮泗；«盜亦所在蜂起，建炎三年(一一 二九)，帝渡江南奔，金人尾追之，入建康，破臨安，陷越州，四年，金人陷明州，帝走溫州，宋室至 此，幾不國矣。幸女眞之興也驟，得地而不欲守，飽掠北歸，不復南牧。建炎紹興(建炎五年改元紹 興，一二一二)之間，韓世忠、岳飛、張波、劉光世諸將，因得以動撫寇賊，措設軍府，淮漢以南， 粗可自立。金則謀以中國制中國，初于山東立劉豫爲齊帝，(建炎四年；豫本知濟南府，建炎二年降 金。)命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繼復以陝西地予之。高宗亦名豫爲大齊，凡僞仕于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 者，悉厚加撫恤。劉長孺勧豫反正，邢希載勸豫通宋，豫誅囚不顧。蓋豫甘爲夷狄作虎悵，宋亦禮之若 敵國矣。然自紹興四年(一一三四)，豫欲爲金人前驅，興師入寇，高宗決意親征，「十月發臨安，十 一月下詔討豫，始暴»罪惡，士氣大振，」僞軍來犯者，宋韓、岳諸將®敗諸江淮間。「七年(一二二

匕)三月，帝進駐建康」。(註五九)十一月八金人亦執豫廢之 > 與家屬俱徙臨潢»而置行臺尙書省于 汴。明年，宋亦定都臨安，名曰行伝，宮>>]曰行在某司，以示不忘恢復•，雖中原迄不可復，而與金交 兵，則互有勝負，與前之遇敵輒敗遁者，稍稍異矣。(註六O)然與敵講和及稱臣納幣之議，亦卽盛于 是時。

宋自高宗南渡，以屢敗積弱之餘，兵將驕情，盜賊滿野，高宗又父母皆在虜廷，建炎以來，已履遺 王倫等奉使如金，及秦槍自金歸(建炎四年)，遂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帝亦專用之，俾成和議。紹興七 年，徽宗與鄭后計至，(五年崩)「帝號慟發喪，卽日授槍樞密使，恩數視宰臣，」(註六一)復遣王 倫使金，奉迎梓宮，因及和議。會金主合剌(熙宗、漢名亶)廢劉豫，因要宋稱臣，而以陝西、河南地 歸宋，幷歸梓宮及高宗生母韋太后，歲幣等徐議。八年(一二二八)，金人遣使張通古偕倫還報，以詔 諭江南爲名，所過州郡，迎以臣禮，高宗一屈己受之，雖胡銓抗疏極諫，高宗亦置不顧。(註六二)論 史者每謂時女眞宗室撻懶、宗盤等當國，思結宋以爲外援，故許割河南地與宋。然史載當時虜謀臣楊克 弼、楊憑，獻書論和議三策，已以還宋梓宮、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爲上策，守兩河 (河東、河北)還梓宮，爲中策，以議和款兵繳歲幣，出其不意舉兵攻之，僥倖一旦之勝，爲下策。 (註六三)蓋河南之地，本非女眞所欲得，故初以賜劉豫，豫旣被廢，則棄以予宋，而責稱臣納幣之實 利，於計亦未爲失也。九年(一一三九)，宋大赦河南新復州軍，(赦文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 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云云，)遣王倫往金受地，金主亦下 詔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宋。而金兀朮以割地非計，撻懶、宗盤適以謀叛誅，兀朮遂毁成約，執宋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六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六 使，復分道南侵。十年(一 一四O)，金人再取河南、陝西州郡。宋亦出兵與爭，劉鎰有順昌之捷，岳 飛有鄒城之捷，韓世忠有淮陽之捷，張浚有水城、臺州之捷。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又言「飛遣王貴 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顕、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 縣，自以其軍長驅，以瞰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飛自以輕騎駐部城，兀朮合軍進逼，飛大敗 之。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鎭，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 壘而陣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指日渡河。」(註六四)自女眞入 寇，抗虜有功，未有能如飛者！宋亦已有恢復河南之機矣，而高宗秦檜以急於求和，選令諸將班師，新 復河南州郡復陷。十一年(一一四一)，虜使來議，盡翻王倫成約；前之以黃河爲界，金歸陝西、河南 地與宋者，今則以淮水爲界，命宋割唐、鄧二州及陝西縣地；前之歸地時猶未議及歲幣者，今則歲貢銀 絹各二十五萬兩匹，高宗悉從其命，定議和盟誓；十二年(一 一四二，金熙宗皇統二年)，命何籌奉誓 表往，虜亦遣劉筈來致册命。此表文與册命，同爲吾民族有史以來最屈辱之外交文書，雖五季沙陀石敬 瑪、重貴父子之於契丹，蓋未嘗有是也！

「紹興十二年二月，簽書樞密院何銘，知閣門事曹勛，進誓表於金•，表曰：臣構言：今來畫 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倂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 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 節。每年皇帝生日幷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紹興十二年)爲 始，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

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

「三月，金遣/—"，做使劉筈以衰冕圭寶佩瑋玉册來致册命，其册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 趙構不弔，天降喪於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顚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八年於茲。 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押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 徽使劉筈持節册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屛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註六五) 宋所得者，惟一母后與三旅柩(徽宗與鄭后及高宗后邢氏)而已。尋和議之成，秦檜實主之，然高宗非 闇主，其所以不辨是非，不計利害，甘從檜言，而忍辱蒙羞一至于此，蓋亦有故。史稱紹興八年王倫與 金之定和約也，「時劉豫旣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高宗卽位，遙尊欽宗爲孝慈淵聖皇帝)於南京，以 和定而止。(註六六)」是金人本有以欽宗劫制宋带之計，意秦槍揣知高宗之忌兄而不欲其歸，遂造爲 不和則太后不歸而金且擁立欽宗之說，終乃敎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故和議旣定，欽宗獨留 而不遣。「韋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按高宗爲徽宗第九子)與丞相(指秦檜)，我得 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 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指不許欽宗南歸)，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註六七)其後「金人來取趙 彬輩三十人家屬，洪皓請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註六八)「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 歸欽宗意，斥爲外祠。」(註六九)則檜之主持對金和議，以女眞@留欽宗爲宋室一切讓步主要之代 價，其事蓋彰彰明甚。高宗旣以是遂固位之私願，「槍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 (註七O)此其所以定和約於邸城勝後，宋猶稱臣割地而貢幣，而以岳武穆之盡忠報國，爲女眞所僅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六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六八 畏，高宗本賜札「設施之方一以委卿」者，亦不惜因和議故，特令班師，且恐其梗和議而誣殺之也。( 飛下獄在紹興十一年十月，殺飛在十二月，)和議旣定，檜以功加太師，封魏國公。檜又使其黨程克俊 爲赦文曰：

「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後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 深恩。而況中遣使朝，許敦盟好。來存沒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 壊。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註七一) 其所以媚虜者，無所不用其極！而竊據相位，收攬威柄，誅賞予奪惟所欲，「察事之卒，滿布京城，小 涉譏議，卽捕治中以深文，」(註七二)又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諸以語言文字稍觸其忌而橫遭託 害者，不可勝計。(註七三)及檜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註七四)朱子言「 槍之罪，萬死而不足以賦；」(註七五)君子曰：高宗亦有罪焉。

自紹興和約，金始置电田軍于中原，凡女眞、奚、契丹人多內徙，與漢人雜處，自燕南至淮隴北， 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間，以防漢人之反抗。宋則偸安江左，粉飾太平，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士大夫又 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金主 亮弑熙宗亶自立，內則淫虐肆威，外則欲混一中國，二十三年(一一五三)，自會寧遷都于燕。三十一 年(一一六一)，又自燕遷都於汴。遂大括兵馬，自將六十萬衆南侵，宋金和議纔二十載而復破。金人 以亮淫暴無人理，亦另立亮從弟雍於遼陽(是爲金世宗)。亮攻陷江淮數州，宋虞允文大敗之于采石； 亮限諸將尅期渡江，至瓜州，金人殺之北還。明年，金主雍定都於燕，下令散南征之衆，遣使聘宋。高

宗亦禪位於太子吾»是爲孝宗。時宋已復海、泗、唐、**5B**諸州»老宗銳意恢復，更遣張波進規淮北，卒 以將帥不和，師潰宿州。金以重兵脅宋，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卒復定和約：宋割海、泗、唐、鄧 四州，地界如紹興時；易舊約君臣之稱爲叔姪之稱，書稱姪大宋皇帝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改詔表爲國 書；易舊約歲貢爲歲幣，減銀絹五萬兩匹。史稱「孝宗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之稱首。」(註七六) 而金世宗亦「孳孳爲治，得爲君之道。」，(註七七)乾道和後，南北無事者垂四十年，宋雖有陳亮等屢 陳恢復之議，(註七八)孝宗亦塞耳無聞也。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金世宗雍卒，章宗璟立。孝宗 亦傳位於太子惇，是爲光宗；五年(一一九四)又以疾禪位其子寧宗，韓伉胄當國。佻冑內蓄羣奸，外 欲立不世功以自固。會金北邊諸屬部叛，連歲用兵，議者謂金勢已弱，必亂亡，伉胄信之。開禧二年( 一二**O**六)，宋下詔伐金，分遣諸將進兵，然金師一出，迭破淮南諸州。宋不能支，吳曦復以蜀叛。宋 乃誅佐胄，嘉定元年(一二。八)，函其首畀金以乞和，且贖淮南地。金乃還宋新失地，再定和約：疆 域如故；依靖康故事，易舊約叔姪之稱，世稱伯姪之國•，增歲幣爲銀絹三十萬兩匹；別畀金犒師銀三百 萬兩。佐胄用兵之結果如是。然是時蒙古已勃然興起，金雖先宋而亡，宋亦繼受其禍，國史又由宋金之 對峙，轉入蒙古一統之機運矣。

蒙古部落爲室韋別種，其先出於東胡，各有君長。不受一共主約束，自五季以來，世貢遼金，至南 宋高宗季年，也速該倂合諸部，勢始盛大。生子鐵木眞，(紹興二十五年生，一 一五五，)深沉有大 度，用兵如神，光宗寧宗之世，以次吞滅漠南北諸部，於是東起黑水，西抵西域，盡合爲一 •，開禧二 年，稱尊號於斡難河，曰成吉斯汗(年五十二)。宋金嘉定和後，汗興師侵金，先後略取遼海、河朔、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六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七o 山東及關右地。復遣將西征，滅乃蠻部及其所襲據之西遼，降天山南北之畏吾兒•，葱嶺東西各地，盡爲 蒙古有。尋自將滅花剌子模(今阿母河西)，遣哲别、速不台襲欽察部，破阿羅斯聯軍於阿速海旁•，自 今錫爾河流域至高加索山附近，盡皆陷落，遠至俄羅斯邊境。遂定四子分地，以今西伯利亞西部，俄羅 斯東部，封長子朮赤，以今新疆省及俄屬中央亞細亞，封次子察合台，以乃蠻西境及吉利吉斯故地，封 三子窩闊台，以蒙古故地及乃蠻東境封四子拖雷。及旋軍，復滅西夏，窩闊台汗(太宗)之世，滅金， 據有中夏，蠶食宋郊。復遣朮赤子拔都率大軍西征俄羅斯，陷莫斯科，取幾輔，遂戡定俄羅斯全境，建 欽察汗國。分軍趨馬札兒(今匈牙利)，宰烈兒(今波蘭)，敗日耳曼聯軍於利固尼資，盡佔多瑙河以 北地，西抵威尼斯，歐人震駭。蒙古軍滯留東歐者凡數年，會窩闊台計至軍，乃全師東返。蒙哥汗(憲 宗)世，滅大理，定吐蕃，殘交趾；遣弟旭烈兀西征木剌夷(裏海南)，盡滅報達，阿拉伯諸囘敎國， 遂戡定波斯，建伊兒汗國，復舉兵蹙宋。自鐵木眞稱大汗以來，至是五十餘年矣，軍鋒所至，屠飙生民 如羊豕，部族國家被滅者盈數百，宋雖未亡，而蒙古帝國之版圖，已奄有今之內外蒙古天山南北路及夏 金舊壤與中亞西亞東歐諸地；至忽必烈汗(元世祖)興，乃滅宋而一華夏。關於蒙古初興呑滅諸部及西 征三大役，茲不敍，(註七九)惟略述夏、金、南宋、與蒙古之關係及其滅亡之經過。 金滅遼時，夏主乾順卽稱藩於金，自後與宋隔絕**，**與金亦未嘗交兵。及成吉斯汗興**，B**出兵攻夏， 夏主安全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及遵頊立，遂侵金取其西邊地，復貽書於宋， 請會師伐金，不報。夏金搆難十年，兩國皆弊。會成吉斯汗西征歸，復伐夏，取河西及靈州諸城邑。夏 主德旺憂悸卒，國人立睨。汗留兵圍夏都，而自引兵略夏地•，蒙兵盡克夏城邑，夏民穿鑿土石，以避鋒

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睨力屈而降。時汗已前卒矣，蒙古將遵汗遺命，殺脫而屠其城民。夏自 元昊稱帝，凡十主百九十年而亡。

西夏世系表

(一)景宗**5**【―**--X——**(二)毅宗鶴——(三)恵宗耕——(四)崇宗薑

八. LlllllllllJ— ——mJ IK r t— II — 一一.

一——(五)仁宗黯——(六)桓宗

!———越王仁友——(七)襄宗聽

——某——彥宗——(八)神宗璀——(九)獻宗聽

——淸平郡王——(十)末帝『年

金自熙宗亶世與宋和議，全盛之期已過。世宗雍章宗璟之世，文治較隆，而兵力漸衰。嘉定和後， 章宗璟旋卒，衞王永濟立；時西夏侵金取西邊地，金不能勝，蒙古兵繼至，盡陷西京諸地。永濟兵敗於 外，政亂於內，嘉定六年(二二三)，金人弑之而立宣宗瑜。蒙古兵益分路進逼，以重師圍燕，別分 兵掠城邑，「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屋廬焚燉，城郭邱據，」(註八O) 金不得已與蒙古平。旋懼其逼，去燕京而南遷於汴。宋寧宗從眞德秀之議，亦罷金歲幣。蒙古復以金旣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蝎興時代(宋元) 二七一

中國通史要略.•\*•二七二 和徙汴而入侵，取燕京，逼潼關。金勢日蹙，謀取償於宋，途以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分道南侵，宋 亦下詔伐金，傳檄詔諭中原官吏軍民••雖兩軍互有勝敗，而金則兵財大竭。蒙古又繼取河東、河北、山 東州郡。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哀宗守緖嗣立，金倂力守河南，圖存於亡，力盡卒斃；蓋自蒙古兵 起，金兵望風奔潰，(註八一)與遼宋之末季，如出一轍，而蒙古屠戳之惨，尤駕女眞而上之焉。理宗 紹定五年(一二三二)窩闊台汗遣將速不臺圍汴，尋遣王樹來宋，議夾攻金，時宋相史彌遠擅權，以爲 可遂復仇之舉，與定議，約事成以河南地歸宋。明年，守緖走歸德，金崔立以汴降蒙古，金宗室完顏氏 一族，蒙古誅之無嚥類。金主尋出守蔡州，乞糧於宋，不與。蒙古圍蔡，宋將孟琪以兵會之。端平元年 (一二三四)，「蔡州城中絕糧，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和芹泥食之，又往 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註八二)守緖傳位於宗室承麟，兩國兵遂入蔡，守緖自經，承麟亦死 於亂兵。金凡九主一百二十年而亡。

金世系表

——春帝)——(三)熙禹籍)

(世祖)劾里鉢——

(一)太祖翱打

遼王

宗幹

(二)太宗场磋買)

丄臻)

(四渣帝gB十二年 (五)世宗小題——!

,―（K）润曜復羿110

（臨带）■蟠——'

—（V）\*野釁知一（Q瞞野営的）

（3）翌帷螭略青

麻風嫌物村如发＜娯”6如嫉EIM。售lUlg強扣6水\*忽瞬痘扶嫩回捜貝6誕巡也匾喪6张監篇 凉*，*6艘「作房無値当嫩111底」-NM 6順峠塔蜒把爐6輙担匝反燃& 6糸匾無 迎賴K。（灿＜111）皿型K恣6峠瑚霍提6斌iKU：SlU。縄御嗥黯翎収《：公重絲出6翎虾nzi憲収數6 蝎左皿置6榊也垣踩。检態扣識除水曲驟6 6娴UNS：折6易製弄赣囲也6 X輟論經幺蜷点

陇拦6 3^W-N1£ 6 lv34H-RW-^。滌咔NY悭樂，曙，日，走腳-渦菸*，*担咲浙地R辭験N。援 邱応稍6米贸慨蝦6糸順徵氣歩矚，嬲苴標曜6瑕敍帳回6収韻誕0 6祝紡水N咔業6器由黑邸鹽底 凍6 FMX水出NSS鄭蟹6酬嶽陆林利。阈怅燧微只蚌（I 11H 1 ） 6灘通第比奸6硼迪談曜蠟出醴痣 簿柬徳EI折6咫馭田此（曲飛）扫6^11弱陆或6 （她崔式蚌Cl 1IS1O甲归局0 6〈&咖奸。相以 111鮮6HKDi!||麻6）州迴簿尺布出題辭6睡族1||麻6 （寐■史燈灣4~ 1折麟要相6 ）忠律「純坦症澀 平貯6蟋点嫁邮-llllg^W 6掀姪K座6密此麋物6愚嫁垣寤6履玄凝Q 6 J （fflO）水挹深軽&•峠6 騎盆启幾6晶K担旌聽趙麗聽6任陛旨去诲螂至）。R氷翊米缪回-|ffl眯庫比归6盅嫗狀贖廷底囹獭 &帔（6 X到目亲且闻史6 EI翼K麹6曲鼬蔭旗\*録N魏。灿樓用& （1 11用甲）6俺窒会獺遅墾6撮圖

浅〈濟 離髯秋謳県拜长旌密骚鳳旋妃（水IR）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七四 自將入蜀，圍合州，宋守將王堅堅守不下，開慶元年(一二五九)蒙哥中矢殂於城下，卒不能克而去。 然時蒙古別將已自南而北，由廣西進掠湖南，忽必烈一軍則渡江圍鄂，宋中外大震。賈似道時以右相兼 樞密，率師援鄂，密遣使詣蒙古營乞和，忽必烈亦聞蒙哥汗之喪，許之。蒙兵北返，忽必烈卽帝位於開 平。似道則以功入專國政，指摭諸間將罪，死廢者比比，又因舖張鄂功，諱言和議，蒙古使郝經至，則 拘之，而邊事悉聽諸將自爲，坐視不救。度宗咸淳四年(一二六八)，蒙古阿朮圍襄陽，繼圍樊城， 九年(一二七三)，樊城陷，襄陽繼降。明年，度宗卒，次子髭立(是爲恭帝)，年僅四歲。元(咸淳 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伯顏率師大舉南下，勢如破竹，宋事遂不可爲。帝**B**德祐元年(一二七五)， 張世傑與元兵戰於焦山，敗績，宋不能軍。翌年，伯顏軍至皋亭山(今杭縣東北)，宋奉表乞降，伯顏 引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后金氏、及帝)北去，宋已亡矣。而李庭芝、姜才力守江北，猶支撑半年。 (註八五)嚴兄益王是以判福州，弟廣王曷以判泉州故，不及於難，陸秀夫、張世傑等復相與立是於福 州(是爲端宗)，改元景炎(卽德祐二年)。文天祥先以議和使見執於元軍，至是脫歸入覲，亦開府南 劍州，經略江西。及元兵日過，浙東、閩、廣相繼失，端宗崎帽海上，三年(一二七八)，崩於礪州。 秀夫、天祥等復稱帝遺志，立其弟曷，改元祥興(卽景炎三年)，遷於匡山。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 城守不可，而爭之海島，三尺之童知其不可爲者，猶盡吾心焉以冀興復，「難囘者天，不負者心！」 (註八六)誦秀夫擬景炎皇帝遺詔：「海梓浮避，澳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及擬祥 興皇帝登寶位詔：「以趙孤猶幸僅存，盍使爲宗襁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仇」等語， (註八七)孰不悲壯其志事哉！十一月，元張宏範襲執天祥。祥興二年(一二七九，忽必烈汗至元十六

McVH （冲沒）方胡海渋烘諜哥泠濁霽理鼐薫

）埋洲調（+）——i !——"噬刘懇（＞）— 罰吉浏舞（甘）一;

国亀湘峰（六）一

＞姒虐（洗）一輩洲湖（以）一紗出義一&冲——

|駛 m（启）一叫泄価（in）

~--躍卧—瓣一酬——雌一讒

菊玲一蒲碎一由一珊《—聽

涪＞群）沙滲伟滝

•-店耳法嘲HIU涸潔9漩春A歎（»m）「。寫濾潑翘。籁剖今剖-擧目檄涕-WM 術覇。wirr^s •諏灘泗赢。•灘炯田酔。narn^j・・田成滸瀚丹噩汚志靜。餘河豆導測用奇用■&郊偌 謂酒。灘淬电席-冷启鬓醐。河脅囲涅梁用。渕診麼密湾芹。冷遊十口剧山円。身期艮设匿♦“議手 蒂冲-W寻法律冏讹i -奪滴斎命浏由♦還粗渗制毒隣空-臻醴云宓奏治渤-魚芸痛芹，9 （号

INK

'——卬寧一（十丨）楸帯早——ei I）離編 一eiii）球奇°

—小嶽——归m——邃樂一底饅

——（+园）劇嚨°

（+K）柴能彳 牛用）蜒¥。——（十早）譯岫

皿嶷长嫁饌\*氏6囲贖疽羔庄囊\*启〈相&圈6粧甲4EI& （! HOKIffl 1 II甲U） 6朦蟾热丨襄 扫N撮扣K般圈6辨婆襲麗曲素\*理匡敬髄索。史燧必榮舸彼魅倏g右関舉択武。靓HM枷底史魂腿顎比 N扫。康蜜扣螂EIW。賬飾Jfc您6 0#蘆:SHF咪粧留。皿也僕,證卷製m@11vbsH （S<r®®fflK遅 *W* -时知倉曰JK &®^®（<Sr«SSgH）桁哆K酬（X般怒出6丞二前您輙魁-遅滞咨剥烷喚N - MH 収U 6注恣或11卜姓6 lllKn用+■折6）誰飆希6师醫码归牌。余照情案M応也顎右噩狀\*芸神6 <Mn« 6史用蓉，〈坦，印駐。嫩希111个甲•。嫩（炽思（岛S料极6 6

圈\* 6料出<嘩囲遼旳6 «rb 6右収相圈始6殮睡域皆疊口嚟监呼6咀B窿出視遅6智扇tn理埋）- 収Y裴務H 6理《育匡田呉。必願0鳶旨ft：炬C楚&巡6踐眼正史N匠。!①麋區6 W+<^a® 6乐宓 迫㈣聲照岳通。（瘩坷用遅狀書-建瓦燮-倒座［B瞬圈6注El衽福帆謙Y。）也後蝉恣日段-比殖風西

**ri,**不應，再出師伐之，**S**主請降。西藏東南諸接部及遥國，(過之名始見元史»明史以地望推之»謂 卽隋時赤土國，見第七章註十九，)均相繼內附。二曰占城，卽今安南中南圻。汗以其叛服不常，安南 亦時與通謀，一再興海陸軍兩攻之，二國乃降。三曰爪哇。汗初遣楊廷璧奉詔招諭海外諸番國，來降者 凡十：曰馬八兒(在印度東岸)、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 來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刺(多今南洋羣島地)，皆遣使貢方物。(註九**O)**獨爪哇不服，棘元使 之面，汗遣史弼率水師擊降之。雖不久仍叛，然元威播南洋矣。至東方之征討，則爲高麗與日本。自唐 世新羅統一半島，五代時，漢州人王建繼興，奄有半島全境，建國號曰高麗(是謂王氏高麗)。宋世嘗 受册封。嗣因受契丹女眞兵禍，故亦兼臣遼金。蒙古初興，高麗叛服不恆，窩闊台汗嘗一再遣將討之， 卒入貢納質。忽必烈汗時，屢以兵力扶植其王禎，助之復國。自是高麗事元，世用藩臣禮，元目之爲內 屬國，常干預其內政焉。日本自唐季停派遣唐使，五代兩宋，緇流估客，來者仍衆，華化之移植，南宋 時尤稱極盛。(註九一)忽必烈汗初立，以高麗人言日本國可通，爱貽書遣使，諭之稱臣，時日本北條 時宗執權，拒不納。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遣蒙漢高麗軍萬五千人往征，拔對馬壹岐，至肥前沿海 郡邑，以遭颱還師。尋復兩遣使，日人皆殺之。十八年(一二八一)，又以江南水軍十萬會蒙古高麗兵 往征，至九州筑肥間，以軍艦爲颱風所壞，江南軍幾盡沒。(註九二)吾國歷代征倭者，惟此兩役，因 當時航海之術不精，倭地又孤懸海外，遂皆未達其的；然日人震蒙古兵威，嗣後讓祀無虛歲云。 忽必烈汗時，爲蒙古極盛之世，馬可波羅行記嘗譽汗「爲人類元祖阿聃以來迄於今日世上從來未見 廣有人民土地財貨之强大君主；」(註九三)然蒙古大帝國之分裂，亦肇端於是時。成吉斯汗廣封宗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七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二七八 藩，其諸弟多封於東，子孫則多封於西(元史稱東諸侯西諸侯)，諸將有功者，亦各有分地。及卒，繼 位大汗，卽由諸宗王羣藩集一大會號稱「庫魯泰」者合議推舉•，無一定傳統序次，故每逢絕續之交，恆 啓爭奪之隙。蒙哥汗之立，窩闊台汗子孫已頗懷怨望。蒙哥汗卒，忽必烈恐其少弟阿里不哥(時居守和 林)襲據汗位，選先自立於開平，阿里不哥亦稱帝於和林，汗親征敗之，阿里不哥窮蹙來降。窩闊台汗 孫海都復繼之瓶亂，諸宗藩亦奉海都爲大汗，嗣後東西諸王，叛者相續，或與大汗戰，或自相構兵，同 室操戈，紛爭者垂四十年(鐵木耳汗末始已)。蓋忽必烈汗未卒，大帝國已寝解紐矣。抑汗贓武嗜利， 旣拓地南東，復籌防西北，干戈歲月不休，國用旣匱，則急於求利。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巨奸，先 後柄政，皆挾宰相權以網天下大利，凡鈔法鹽鐵榷酩商稅田賦等，無不盡情搜括，復以刑爵爲販賣。汗 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爲終始。(註九四)而蒙人之爲封君及路府州縣官吏者，尤貪暴性成， 視編戶齊民若魚肉。由是民不聊生，聚衆反抗者數十起•，雖維時名都大邑，駐兵棊布，徧置郵傳，無間 水陸，一方小蠢，軍書夕至，大軍朝發，終能以次平定.，而元室衰亂之源，實始於此。鐵穆耳汗繼立， 史或稱爲「守成令主」(註九五)然當時法令雜亂，政出多門，實極無法之弊，卽以歸官汚吏論，其發 覺者多至萬八千餘人，其未發覺者尙不在內也。海山汗信用托克托，踵行忽必烈汗苛斂之政，流毒百 姓，而西僧之淫暴，尤無復紀極。自忽必烈汗尊吐蕃僧八思巴爲帝師，終元之世，師位傳授不絕，朝廷 所以隆重而供億之者，無所不至，其弟子拜三公封大國者，前後相望，其徒散布中國者，多怙勢恣睢， 肆爲奸利，每歲興佛事，必奏釋天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兇怒多黄緣幸免。海山汗佞之尤深，於西僧 之侵虐百姓，陵犯法紀者，皆釋不問。且下旨宣政院，般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其驕縱喇嘛極

矣。乂鐵穆耳汗以後，**ff-**位時啓紛爭，戡驟耳、海山、愛育黎抜力八逹、也孫激木耳、和世竦、間帖睦 幽六汗，皆爲權臣所擁立，也孫鐵木耳汗與圖帖睦爾汗之立，**R**由鐵失«碩德八剌汗，與燕鐵木兒弑和 世境汗之故；權臣負擁戴功，}«威福者三十餘年，吏治闇茸，武備廢弛，統治實力，日卽削弱，朝廷亦 有如虛君，不獨汗統凌亂已極已也。妥權貼睦爾汗立，復噸比羣小，信奉淫僧，惟耽樂之從，政事怠 廢。時各地水旱蝗疫之災，紛至迭見，益以賈魯治沖之役，工巨民勞，於是近自畿輔，遠暨嶺海，先後 起兵者以百數，江淮以南，漢民尤蜂屯潮沸，擾鈕棘矜，相挺而起。明太祖洪武元年(二一一六九)，徐 達、常遇春率師北伐，妥懼貼睦爾卒狼狽失據，竄歸舊巢。自忽必烈汗至是，凡百有九年(一二六。至 一三六八，自宋亡至是凡八十九年)•，並漠北四君數之，亦才百六十有三年，而元亡矣。

蒙古及元世系表(註九六)

朮赤——拔都(欽察汗國)

也速該——(一)成吉斯汗羽藉祖鐵木眞

——察合台(察合台汗國)

——闊端——失列門

—(二)窩闊台汗塲年 (三)貴由汗蟲

——合失——海都 ——(四)蒙哥汗礬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七九

南、/£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西、廣東、廣西)，凡府州軍監三百二十有一，縣一千 一百六十二。東爾皆至海，西盡巴萸，北極三關。自王安石柄用，頗多紛更，元豐世，定制爲二十三 路。及徽宗建燕山(山前諸州)，雲中(山後諸州)兩路，而宋旋亡矣。南宋初以臨安府爲行都，後定 都焉。輿地登於職方者，東盡明越，西抵岷幡，南斥瓊崖，北至淮漢，補短截長，分路十六(浙西、浙 東、江東、江西、淮東、淮西、湖南、湖北、京西、成都、谨川、利州、菱州、福建、廣東、廣西)。 遼起自臨潢，與宋以白溝河爲界，西至金山，迄於流沙，北至醜胸河，東至海，延袤萬里。建五京。( 臨潢曰上京、遼陽曰南京、遼西曰中京、幽州曰南京亦曰燕京、雲州曰西京)，有府六，州軍城百五十 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夏當元昊世，有州十四(夏、銀、綏、宥、靜、靈、 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卽堡鎭號州者，尙不在內。元昊仍居興州( 本靈州懷遠鎭建)，阻河依賀葡山爲固。後復陷豐州，於是東據河，西至玉門，南臨蕭關(今鎭原縣 北)，北控大漠，延袤萬里。金起自海濱，滅遼南侵，與宋分疆。襲遼制，建五京，(上京會寧府、北 京臨潢府、南京遼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京亦稱路，)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閒散府 九，節鎭、防禦郡、刺史郡、軍、一百四十有七，縣六百三十二。東極海，西逾積石，北過陰山，南抵 淮漢，地方一萬餘里。蒙古自成吉斯汗以下五世，皆都和林，至忽必烈汗，乃以開平爲上都，燕爲大 都。及摧滅南宋，自察合台、窩闊台、欽察、及伊兒四大汗國外，(察合台汗國統今新疆及俄屬中央亞 細亞，都阿力麻里，遺址在今伊犁城西霍爾果斯；窩闊台汗國統今貝加爾湖以西至阿爾泰山及吉利吉思 草原，都也米里，在今新疆塔城額米爾河上；欽察汗國統有今俄羅斯至西伯利亞西部，都沙來，在窩瓦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八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八二 河下游今蘇聯戰時首都古比雪夫附近；伊兒汗國統有波斯及敍利亞全境，都瑪拉加，在波斯西北)。立 中書省一，統河北、山東、山西地，謂之腹裏，又立行中書省十有一，(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 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分鎭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一，州三百五十九， 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逾陰山，東西萬餘里，南 北幾二萬里焉。(註九七)

其二則諸族強盛之由也。自阿保機、元昊、阿骨打、吳乞買，及成吉斯汗以次諸蒙古大汗，皆智勇 兼備，故能統率部曲，倂合諸種，恢張土宇，建立國家；而甲兵之强，尤爲諸族興盛之主要原因。契丹 初興，以部族軍爲基本隊伍；凡部人及俘降諸衆，勝兵甲者(十五以上三十以下)，卽著軍籍，「每正 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舖、家丁各一人」，戎備整完。自餘屬國助軍從征，則爲屬國軍。親王 大臣征伐之際，往往各置私甲，以從王事，則爲大首領部族軍。而御帳親軍爲太祖述律后及太宗德光所 置者，合騎五十萬，皆「摘蕃漢精銳，選天下精甲」，宮衞騎兵，合十萬餘騎，每契丹主「入則居守， 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傳檄而集，」尤「兵甲犀利，敎練完習。」至行軍之法，「鼓三 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m**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 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賣，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 (註九八)西夏之制，史稱「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一 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隨軍雜 役)一人，爲一抄，四丁爲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爲負擔，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 之»故肚者皆習戰鬭，而得正軍爲多。」「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又二

榄用诉6尽底咔甲梳縱督。J 「此咲妗谷蚩染。謁军咪⑥最。15靄撮熊症個\* -暇櫛嘘-螂S•哀旧K <。丘頹藤您礬6灘徵熒WK圈-熙毓忌蜗归蟻遅迷整-母薩杰嶼SJN 6果邱愁福右賴。J （斓UN）

阍峠N骤懸悬嗯6混毗曜原6熊知德淀6核楸奩圖變醸。十点咪桐帆「加塚6旺蚌寂IB 6辭皤松 層。燃協箍到。如\*+■折6照技\*鄰。座二蟹标N撷外您检誕贏-YK射趙。应桜申顚6去地盤空。而 械堡田，淬瓠捲咔。WN贸略冏鷹6樣栅枷藻#桀格姆-呼跡枷辭#蘇昨鬱。題林密耻6右墀験岬。翅

6岫叵1曝。型招空膩烂拒I 6峠獎匡夜骸6 I回翘岡C亲牘終騒6右峽耍蘇6旺型癱甲。」N 以勲要\*:加圈桐XlRf「如甌或竖匠湖室4丹皿K股釜6 -E-WH 6 Mffliffla 6色絶翎斌6蜜K誕蒸- 眯M小出瘢齢6左25蚱照6驟正撇IN聪。®fr4<W 6癩嬴暇翊6綱与启牋6 WWS 6欄跚局制鬻 •N 6 K藏Y謝。孵案Kit 6项启祸6型YSI骼6相卷踐陡鞍醸6林勿徳扇腿弊靠6岀輔協。幽及贖歸 鑿6 X\*姗6組牌衣郷，堆氏帽&秘姬6 <3116< 6漫姦耍N。J择林财届脳6 H<rWSHH。只瑕峠也 帼「旧龈楓察燧6峠快遛僉。歡峠N加6釋咔舔N&掀態肱密邮曲6昭蛇\*翔終粧旺6 vbW^vFin 6 KnWSEKDVL - W-H«W4nW （WO，密曜收蚪（施福経Y）。蘇坦。联协蘇小卜用右T平卜公 H-。驟蘇禅綢領魄味s +■〈終1 g，^SSK - T曜袞蟻終賑。&曜/雌菸瓣。趋&荘喂。X麋N 6田雁 HB\*。J施歷峠製6 W^-Kfc 6粼試£粮国膩徳柔值Y 6睡\*史「並尴」6龍㈣廻遞6標瞬N&劉 至1。愷40鶴咔6眼臨聽恋6欄抓会無建啪6套彌辭眼6絕糊臨踪6呻妳St联曜111 EI目:3T 6后赣知6噬 nzgaEBK-S 6報成It湯也。塗繡嗅麻6蝗|<■败二。謚營喫尝启旎林启。且唄粮琨蟾旧in。ifcK•索螂。 ISK旧竖g辑勰麒JC屬輦6瓯牌忌謙招以始醵。（也IOO）敗驟乐Y -忌喪咔左赚-B您船米隸知诲 我〈膊燧贤驱絶咪MR誦堵零賦坡妃（米脂） 1K1II

ll<g

•NSgn 6覧N整KSE囲/皺叫6咨緻遵皿砧-堡右杼呻或戒恰。会爲仆联嗥N电\*壶邮 眯口姐N將时f眼祀経N飴咪瓢咪6卜卖地經襟畫6 BY2S篩窿旅蘇榊恰懶观旧源。訟遥N届6四瓯包 怅N鱒眠6瞪展聽盼束魄廻建6 RfSK很X\*!《邪整妃6制虽蚌幅甫敵6窗跚益燃6逝呼枢坦6 SMW

.

測扫，標瓣黑湛螭寤。（和I O I ）血「径夺（域怅&姦）三巡6曜&骷《，/蟾應诲。」（^1011）

U飛徳飛扫咪囲国菴咔6雙蔭謹妾。「難牌KM （地瑟飛折察）右提6蚌撤二封6關/眼照口 6至以 囊。黑函k俱6最陇N泌6《體桜差，潰屮狀U"N遂6神畏祓1恕M邂集6会鏡W1XK起七6證案困藝- 史軽强U。」（粗丨OIII）形〈積不融賬相屐芯*，*书湖圈寒+1蘇叫6超魄点苔車趙曲簽N枫6秘 以神监範総枣蚂座\*琨也IU徳到。（規1OS）抵燈熬糖但R 6課探圍1您6禄归卮澀6 BW1SMS 6 婀Y俪蘸琛农思。1S制幺娜掣-枷姉腻陞鼬狀N風。粼掛悲稲-注甘F整馭邪皂整N悭踐-W«<-N &編6令皿賬發丈6地寇憲區吐翔4K。眼段柘圈蟋暇堡城骤枳，0際将四《験KN穏S 6 \*風旅培州 櫥，片泰曄WiY為賴坦。

拭III芸魄挫&SSN以朴早。用£以匯「匡氐卷⑥安戀Y 第公籠蛀N浙荟忌N 6殳刑忡極\*。

右K禄长N弟。」（圳OM）憲賴忌衆逑，五郎家M诉N謠遂骚密収台迎出芯率用折（联皿弦K坤6 点I1O）。联出Y释叫白駆飆林跡。OSIOK）照阻X羅底瓯懲小咪柘H照I®必晰，粧讖継世贸。諦 艇酰槌長讖段豊鄒，叢辩怪思XSffiiS喫，（fill 03）暇什識K弥6 in蘇曜脆擲as 皿％妹魄鵜><•«（。題为照絲E汁种製聪• ：崟云6， 〈苴瓯兵胜糾芯値鑒冬繇收龍 责，。逑现妾幽屮联&N「法螺拓」，姬略嵯早"n+n風，（捋I 00 岳维也絲更\*神曰。益賴喊排照

*使*，嚴禁文籍出境，故宋人通契丹文老甚鲜，俺.土易燕北錄略枚收字而已。(註一。九)民國十九、二 十年間，熱河發掘遼陵，得遼聖宗道宗帝后石刻哀册，聖宗帝后哀册皆漢文，道宗帝后哀册則漢文遼文 兩種皆有，(註一 一 **O)**學者取漢遼文比讀硏索，不特明契丹文之形體，卽造字行文之旨，亦略可通曉 矣。(註一 一一)宋史夏國傳稱「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 而書頗重複，敎國人紀事用藩苫，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蒂語。」其後譯出釋典甚夥，行布亦 廣，元時河西猶有新刻本。(註J 一二)元末主順帝至正八年(一三四八)立之莫高窟造像記，(在甘 肅敦煌千佛洞，以漢文西夏蒙古畏吾兒梵藏六體書唾嘛呢八瞇殴六字)及元代所刻「居庸關六體刻經」 (在居庸關闕內，俗稱過街塔，以漢文及西夏蒙古畏吾兒梵藏六體書之)，亦皆列西夏文於漢字之次， 蒙文之上。然囊時傳世者，僅有金石刻數弟，自西暦千九百十年，俄大佐柯智洛夫氏 (Kozov) 於 河西甘州(張掖)古塔內，掘得西夏國書刻本經册十數箱，有行揩篆各體，載歸俄都，(蔵俄都大學 附屬人種博物館)嗣是西夏遺書，時有出現，而元刻河西字藏經，近年爲北平圖書館所**K**藏者尤多。 (註一一三)俄人所得典籍中，有字書一册，曰番漢合時掌中珠者，並列中夏兩文，各注音於旁，(夏 國書旁皆注漢字音，漢語傍亦注西夏字音，每字均兩對譯語及兩國字音，四言驗列，)中西學者以是津 梁，硏究考索，塵萩七百年之文字，今已能通其形義及音讀矣。(註一 一四)金史稱「金人初無文字， 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完顏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 合本國語，製女眞字。天輔三年(宋宣和元年，一一 一九)八月，字書成，太祖命頒行之。其後熙宗亦 製女眞字，與希尹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眞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註一 一五)熙宗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睹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八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八六 世宗時，溫迪罕締達、徒單鎰等，嘗以女眞字譯書敎學。世宗大定十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一一七 三)，置女眞國子學，專授翻譯經籍，其敎學選舉之法，略與用漢文者相等。復設譯經所，廣譯漢籍。 據金史紀傳所載，當時譯出者，經部有易、書、論語、孟子等，史部有史記、漢書、新唐書、貞觀政要 等，子部有老子、揚子、文中子、劉**F**、白氏策林等，(註一 一六)其行用盛於契丹西夏國書矣。今傳 世女眞字，自明四夷館華夷譯語中之女眞譯語殘帙外，約有石刻十數；(註一 一七)因女眞譯語駢列漢 文音義，石刻如皇弟都統郞君行紀、宴臺碑，及金太祖誓師碑等，亦皆漢文與女眞國書並刻，故學者尙 能略識其大凡；然其譯書則不可見矣。蒙古初興，亦無文字。成吉斯汗滅乃犧後，始用畏吾兒字敎授子 弟，並以記言。及南侵金夏，乃兼用漢楷。蒙古文字之製作，實始於忽必烈汗。(註一 一八)元史(卷 二。二)釋老傳稱「八思巴者，吐蕃薩斯嘉人，中統元年(一二六O)世祖卽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 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 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一二六九)，詔頒行於天下，」譯書 一切文字。嗣後凡降璽書，並用此新製字，(通稱八思巴蒙古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至元八年(一二 七一)，立京師蒙古國子學，十四年(一二七七)又立蒙古國子監，並專授蒙文，生員多百官子弟，蒙 人外，色目漢人皆有。終元世，流行頗廣，傳世莫高窟造像記上所刻蒙文，卽此種八思巴文字也。沿至 明淸，頗多改變，今日通行之蒙字，則與滿洲文字體屬同一系統，蓋明淸以後所改作者。惟與八思巴字 要皆原本蕃書(藏文)，屬梵文一支系，與遼夏金文字之屬漢文統系者異耳。

其四則民族之遷徙混合與漢族在諸族統治下之地位也。唐季北方俶擾，邊人多亡入契丹，及阿保機

興，復時入塞俘擄漢民，故能典築漢城，以漢人自爲一部，與**US**部大人別居。自五季至北宋**，**河朔之 **K**，被歩協入契丹者尤衆。然觀後唐明宗與契■?]爭戰，俘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阿保機子突欲以 不容於弟德光，亦率其部曲自東丹越海奔唐，(註一 一九)則契丹人之入中國者，數亦衆矣。遼史稱「自 太祖以來，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則就用東北二鄙，以農以工，有事則從軍政。」(註一二O)然契丹制 官皆世選，統遼一代任國小者，唯耶律氏與后族蕭氏，(註一二一)自阿保機以下，雖皆尊用漢士，其 地位實遠不能與契丹人比。宋田況信林公議占「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蒞虜，民旣不樂附，又爲虜所侵 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敎，常若偸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旣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 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嘗恨然，無可奈何。太宗旣夷幷壘，乘銳直壓 其境，然未能攘奸掃穢，料取全勝。爾後河朔之民，數被其毒，驅掠善良入國中，分諸路落，鞭笞凌 爵，酸不可聞。漢人每被分時，夫妻母子各隨虜居而去，號哭之聲，震動天地，風雲多爲之變色，聞者 無不傷心。」此又漢民所受慘禍之記錄也。宋史夏國傳載宋夏對峙時，嘗各招納逃亡，藏匿隱蔽，故緣 邊之地，蕃漢雜戶甚多。又言「夏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郞，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 守肅州。」是其待漢人，亦與契丹略同矣。金初滅遼，以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復以宋地 人爲南人。(註一二二)漢族之遭遇，以靖康之禍爲最慘酷，諸「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宦們仕族之 家，盡沒爲奴娜，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鮫糧，歲支麻五 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暴，雖時負火 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脫落，不日凱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八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二八八 地上，以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 生死，視如草芥」焉。(註一二三)自紹興和後，金人慮中原士民懷貳，創置电田軍，凡女眞奚契丹之 人，多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以「猛安」(百夫長)「謀克」(千夫長)分統之， 一切以軍法爲治，世襲其職，不隸州縣。時又行「推排物力」(分按民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之謂)之 制，猾吏亦肆意侵漁，不獨種人之爲屯田軍者，驕縱暴橫，多倚勢不法已也。蒙古兵起，女眞人往戰輒 敗，主兵者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以勵士氣，於是武夫悍卒，惟良田是擇，雖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 奪之。及宣宗南遷，漢人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皆視爲血讎骨怨，期必殺而後已，元遺山紀其事，至 謂「尋蹤捕影，屠戮盡淨」，「雖赤子亦不免」。(註二一四)然觀明章丘志稱此邑朮姓有三四百丁，自 云金丞相朮虎高琪之後，則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女眞之裔者多矣。(註一二五)元代種族最繁，大別爲 四：一曰蒙古，有本爲蒙古部族(稱黑塔塔兒)及本非蒙古而歸於蒙古者(稱白塔塔兒及野塔塔兒)之 分。二曰色目人，凡西征戡定各種族皆屬之。三曰漢人，亡金中原之遺民與夫契丹、女眞、渤海、高麗 之不通蒙語者是。四曰南人，卽亡宋遺民是。當時以蒙古軍探馬赤軍戍守中原，蒙人色目人之仕宦營商 者，多散處內地，其任地方掌印辦事官及錄事司者，尤遍於中國，且與漢南人互通婚媾。(註一二六)故 自種族之遷徙混合言之，實爲諸族大遷徙及與漢族大混合之時期。而種族之界亦棊嚴。蒙人最貴，固 已。色目人之東徙者，因言語風習類似蒙古，且降服在前，待遇僅亞蒙人一等。若漢人南人，則疏賤而 奴畜之。窩闊台汗嘗括漢戶分賜諸王貴戚，其視無罪之民，與俘奴奚擇。忽必烈汗號稱以漢法治漢民， 然時阿里海涯行省荆湖，恣行俘掠，其後經朝廷®赦爲民戶者，數位巨萬，(註一二七)其未籍免者，

不知冇幾何也。至中外百官，偏重國姓，爲一代定制。時「漢人惟史天澤邪律锡嘗爲中書丞相，天澤僅 以通譯自命，益亦委蛇伴ft，無所建白。漢人——-?-，—文統稍有權，不久以嫌疑誅。南人唯葉李一爲丞 相，外此卽不再見。纖穆耳汗以後，內而省院臺部，外而宣慰廉訪路府州縣，其長非蒙人不居，後且限 及郡府幕官之長，亦必用本種人焉。蒙人亦知漢南人之非心服也，則禁不得執弓矢行獵，(漢人滿百執 **G**矢獵者死，不滿百者流)，漢人南人非官臺察，不得挾弓矢，不得私藏軍器，雖鐵尺手提及杖之藏刃 者，必輸之官，不得乘馬，有馬者拘入官，不得聚衆與蒙人相毆。且不得學習蒙文畏吾兒文，旣縛其手 足，又錮其心思，更以不中之刑罰隨其後，由是居懦者垂首屛息，餓租納稅應役外，毋敢有它覩。文弱 者嶄得科舉吏員進身，用文章刀筆，博升斗之祿，往往遭忌引去。桀黠者竄名怯薛人匠，或投身諸王駙 馬功臣位下，冒充軍站鷹坊控鶴等戶，隱蔽差繇，藉庇門戶。」(註一二八)然諸炎黃子孫不甘受他族統 治者，則時時聚衆反抗，此撲彼起，終元世曾無休止。宋亡後纔八十餘年，明太祖卒驅胡元於漠北焉。 其五則諸族之華化也。契丹當唐季，已置城邑，敎民種桑麻，習織組。阿保機之立，亦本漢人之 敎。又用漢人韓延徽、韓知古等爲謀主，城郭宮殿，禮儀法度，井井有則。遼史太祖紀稱其用兵四方， 恆用漢字刻石紀功，又嘗自矜其能漢語。則契丹立國之規模，與其所以能彈密諸部者，固有吾國文敎之 關係矣。阿保機嘗於上京置國子監，設祭酒司業監丞主河等官，(其後太宗德光置南京大學，道宗洪基 置中京國子監)又建孔子朝，命子突欲春秋釋奠。史稱突欲工畫知書，其立國東丹，建元設官，一用漢 法，藏書於醫巫閭山絕頂，及航海歸唐，載圖籍數千卷。其後遼室諸主如聖宗興宗道宗等，史皆美其通 曉漢學。(註一二九)抑遼自耶律德光兼制中國，於是官分南北，北面用國制，治契丹部族屬國之政，南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八九

薄。密玲A勢趙弟施-舞X區壬。苫增調羸冷診蠶,湘2度,澜斗黒A噩港陶MN-醤滋林針 法言饅建对。泞.舗戛傑。弐仔聿够、対整季疝♦席书。可葬孳金氏Z瓶。:BZ#源有。理牖澄懿津渤済 » -暴日玮U剥礬-谏樗嵌魅玲当-釋片Z®己瀾煬寤泻。澹冷流羯-® I al» -流溜法湘皿。«W 龙渋謊避期斗琳。弄柔N•樗超浜翳。溷刮2天湎玲肝N•鞏粟兴避司-仆謚拿。柔。网莲漆响海譚普 片混-燧謚净藩琅華整流照-爵调脉。盪奔庁庄。尚Z眇。渺冏蒸訥汁。WW^XH-B。竦溜機諜翔 源）剛I淳。贏鹽簿渝厠險浒。羹源磨酬泗-境蔑却覊習部。溼EiSEIN•郛胃-拼驟！溜磚涎m+ -讖曜\* rnasa^。仔沿喘験流画。&咨部对-辞畔卄肄巨牌洒湖「。娘鳖諏皿權旳臨沁。h•侦萃腭-的部 中津磚。咏【1|皤㈱rt。談飕澜\* - milllSH4W。臨漑藩壺爵」「。晾崗營冏用流冲-鬱冲添漆,冷帰 *，*識m洱♦国+国湖蘇忡。法国聊藏罪橱建/浏汁混爛。潔片圆己洞口他皿邮-潔鄧」辱x「。店®I遂岳 涸認n■海到。渋潮丑謀・痢■鴻嫩-回沿贸卄-理阡启曜神」鶴蔺圆泗港沿。藏満滸都圆辞（I III IW） ♦卅裂減AU （海）湿（斗）湍匹冲（Olli I群）。手昔避営議爆。讖海孚訝薛海归并。湖洲。片瓣 曲潦肄9渋谢pp硅。聊諜闿時。強福qn■雌冷隴满为斗河巨田m。会满n•圆隴醞幕m -兵字淤弊福浦惹 段藏測9善\*河弓「。離汁泗R。W3N-KJ 9善肄学k。海阙画范弗通-隴T A嬲-善＞4出驯溜归源潴 浄渗-爵弟芯到邻〉。毒吿温豆吨机•泳汁」E竺用「。並说侍•澄対-噩蔣N•澜谢厳。谢滲N■澜政。暉W 淤飼9弁N鵬决願藩期眇」E竺胡「。液盗ZK I码匹济。詠时避弗-臨N•疆片°昉潔ME -阀用華眇 y恩歌邮豆。育弟拇3§ - N■滸诫呂驱巔冲替X诩韻德哥綱画狀甜洲汁」田至1 °聯汁Z帅卅亜麻°皿源 期条泗对建N•涸爛螺蟲\*卅諜酵露滌謡泾藻。＞N润丑忠詩归滸。蝸Z醐械聲曲衆主A觀蒲-建藩近団

手涸冷洛遅廿

O"

破宋入汴，舉北宋之典章禮樂，悉收而北。於是遼所得者,止於石晉及唐之遺»而金所得者,兼有遼宋 南北兩方之積。北宋文物，經八帝百六十餘年之儲蓄創造，迥非石晉可比，雖以女眞之焼暴，未必能一 一硏索而得其用，然其所承受之豐，自必影響於民族。且契丹未嘗南下，國都僻在東北，金則自燕而 汴，都邑屢遷，兵力所及，遠至江浙，其爲宋患者滋深，卽其受宋敎者亦滋鉅。金史文藝傳謂「金用武 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立於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宜矣。抑金之暴主，首推海陵庶 人亮，然金之國學，實始於海陵之時，世宗章宗，迭加增益，京府節鎭，各處設學，學生盛時至千八百 人，所傳習者，皆華夏經籍也。史稱「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頗讀尙書論語及五代史遼史 諸書，或以夜繼日，」(註二二二)又用漢禮，頒官制。世宗嗜讀史傳，尤尙儒風，欲以五經譯本，徧化 女眞種人，猛安謀克，皆須通知古今。氈裘霸幕之俗，至是蓋丕變矣。然世宗雖慕華夏文敎，仍欲保其 種族舊風。諄諄訓誡，屢見於史，嘗禁女眞人毋得譯爲漢姓，不得學南人衣裝，命歌者時歌女眞詞，使 諸王宗室等知女眞純實之風，又以女眞語名諸王小字。然觀當時諸王，多不熟習國語，(註二二三)保 存舊習之效，亦云僅矣。章宗繼立，「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爲一代治規。」 (註一三四)元遺山詩曰；「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世宗年號)明昌(章宗年號)五十年，」(註一三五) 世宗章宗爲金室文治極隆之世，實亦華化最盛之時代•，而女眞武力之不競，亦始於此時矣。(註二二六) 蒙古初起，專尙武功，俗樸事簡，固游牧人種性也。窩闊台汗之世，親貴猶有言漢人無補於國，不若盡 殺之，空爲草地，以廣畜牧者，賴耶律楚材之諫而止。汗尋立中書省，拜楚材爲令，始有官制，别軍 民，籍戶口，定稅課，設科舉，譯經籍，立國漸具規模矣。忽必烈雖生長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漢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九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二九二 地，又召用劉秉忠、張文謙、實默、姚樞、許衡等，俾與謀議。及卽汗位，深知非漢法不足治漢民，乃 引用儒臣，參決大政，諸所設施，如官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 臺、其次內有寺監衞府，外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府州縣)，賦稅(取於內郡者，曰 丁稅、曰地稅、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等，多取法中夏，一變祖宗諸兄武斷之風，漸開文明之 治。嗣後諸主，或興廟學，或行科舉取士之法。圖帖睦爾汗尤性愛典禮，欲革腥蓬本俗。雖元代諸汗多 以國語徽稱爲尊，又不習漢文，進呈文字*，*必譯以國書，一代職官，如逹魯花赤(掌印辦事官)、札魯 忽赤(斷事官)、火兒赤(侍左右者)等，多沿用蒙名，(註一三七)蒙人之爲官吏者，尤多不識漢字， 率以木印簽押，其國學亦以蒙古國子學(授蒙文)、囘囘國子學(授囘文)與京師國子學(授漢文)並 立，而漢人之學蒙語或效慕蒙名以爲榮施者，亦史不絕書。(註二二八)然當時漢化洪流，實隨處呈現其 勢力，故當易代之際，諸眷戀中夏者，寧捨其舊習，同爲編戶，不願週返北土。而色目人當蒙古未下西 域之先，已雜受印度、猶太、波斯、希臘、亞拉伯諸國之文明者，自入中國，一傳再傳，尤多敦詩書而 悅禮樂。(註二二九)王士禎曰；「元名臣文士如廉希憲、貫雲石、畏吾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 人也，迺賢、葛邏祿人也，薩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魯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也，顏宗道、哈刺 魯氏也，膽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冑，何 以過之。」(註一四。)是亦足證中國文明之威力矣。

\* \* \* 有宋一代，爲百學昌明之世，上承漢唐，下啓明淸，紹述創造，靡所不備。然經學則頗變於古。王

應麟云：「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劉敞作)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 義(卽王安石三經新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註■四一)觀慶曆及慶暦稍後儒者，歐陽修易童子 問，排撃繫辭•，李覩常語，司馬光疑孟，深議孟子；蘇軾書傳則譏顧命•，晁說之詩序論又黜詩序•，卽伊 川(程頤)易傳世所稱粹然爲儒家言者，亦一掃漢魏古說。蓋毁棄傳註，獨標己見，甚或議經疑經，實 爲當時一般風氣,不獨劉敞、•王安石然矣。自後如陳祥道禮卉，捂撃鄭學**O**胡安國春秋傅，錯綜三傳**，** 自求奧旨。卽朱子集宋學之大成，其通博爲康成以後所未有，所著周易本義，則冠以河洛九圖，大學中 庸章句，論孟集注、詩集傳，及弟子蔡沈所作書集傳等，莫不思以其說加之漢唐諸儒之上。今存宋人說 經之書，多於唐者，案啻十倍，雖其發明經旨，或非前人所及，要多自矜新義，不免空疏之弊。然若李 如圭儀禮釋宮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弟子黃幹續成)，皆貫通經傳，考訂詳悉；衞涯禮記集說，采摭咳 博，不啻禮學淵海；是宋學亦未可一槪論矣。元仁宗世定科舉法，以四書五經試士，自禮記用鄭注外， 餘皆遵宋人說解，(四書用朱子章句集注，易用程傳朱子本義，書用蔡傳，詩用朱傳，春秋用胡傳)宋 儒之說，由是奪漢唐諸儒之席而代之，學者亦因之鮮習注疏，遂爲經學積衰時代焉。(註一四二) 宋史儒林傳外，於講求修身爲人之道之學者，特立「道學傳」(後世則稱之爲理學)，是實宋儒之 學之主體，不能以經學槪之；且遠視經學爲盛者也。道學傳以周敦頤、程18、程頤、張載、邵雍、朱 熹、張杭諸人爲主，程朱門人亦以類從。若歐陽修、司馬光、陸九齢、陸九淵等，則或立專傳，或列 儒林，其意蓋嚴於統系，而未能備見宋儒之學派。近代黃宗羲，全祖望編宋元學案百卷，自安定(胡 璟)、泰山(孫復)、高平(范仲淹)、慮陵(歐陽修)、涼水(司馬光)、東萊(呂祖謙)、艮齋(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九三

，玄煤,移Q （諜顒）*，*S=（憂丘）*，*爍m （理犬袞）*，*（娯旧敦）沌霆6

*，*妾垃。&出假N徳密（洼遊）*，*窿螳（嬴四）*，*蚂要（啄増）做，逝上初歯照，诞豪林斉 惠帳並6賊世花赠腿盤整!KD辎6 （担I団111）「/唄iH£N\*6觀职驟頻。槌度郊SS盜6 SSm-NH 抵6 BWW^aiSK- 6談Iffl蔽諷N冊6誠牌燃密果繇N榔6后韓權規燈最終YN掘6芸叵1费:EE。 些拠Nil -玄馥識显6 |g屬⑨m局中聊爐-屮剛mlS/fit■毋。删§E I酬，»»£«，甄案醴咔-WW S -粮燃/地蟒用£刊换媛6 Y螂鄰薩圏妹。聲蟹云回6将水旌冬6難范以能-陰宙爐Q坦82/蟲SEN 遡维6 R邸氫丞暇埋。建旌姓返公寫駁N應6尘将橱装・・1艮融定心也相曇N囹燧6匡曲廿邊勰靈N

I司渉丞紅米N針神力爬姦相薦磐6 （以三段Y端知・。I三尊斜N咨6 nJKMJS 6

X 6皴函\*隹眼捋壬）…（史澤凝\*瓯阳，義遂桐6耕家已与起勺，起H<部&军N如）1M豈蔑N近鬃6 餐幺最£ 6拭理聾怒原6倒唤遂燃曰。隹二帳4<N座図6/離廉遂郴6 ZS荻住笑6怒温YN宝米懲6 觸园桜終1坦KNShgf飄1£櫟二换風琶蒔畔椚。解大云注遶泰6能恣抻斐建辗-暇回（额終N辙 H。」

「水建N斷，燈竖秘女6 Km腰钥。B覊筵龍榊6 （忌成尝色刊硼婀期0，底雌祟NS®幅）将蟠婚 会如6 （M建捋园邊攣政錄爛逹诲N區，到玄曄采样采裸粉塩残眼）4F3SgB®EW< 6 （忌骐修）任裏 犯緊鮭額6 GS談旧设）后米塑N金6久喉竖説螺女O頌聽城暇皓炽扌N組話，举/落£。巨眨澄 Y左建镇祢。4<駆樨51・・

「I表燈號N決N■攀早 暮、M專套6〈博会罰襦6壬％送\*叵N志。濾林崩窪中阳〈度6滁为二

實行有得，人人能確指修養之法，以示學者。如周子之主一，張子之變化氣質，明道之識仁，伊川之用 敬致知，上蔡(謝良佐)之去矜，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之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南都(張 杭)之辨義利，朱子之格物致知，象山之先立乎大等，皆諸儒以其生平得力之處，示學者以正鵠，學者 可由之以證入之法也。

「二則敎育之復興也自漢以後，學校敎育，皆利祿之途，無所謂人格敎育也。宋仁宗時，胡後倡 敎於蘇州、湖州及太學，以經義治事分齋，而以身敎人之風始盛。周張二程，皆於私家講學，而師道大 興•，濂洛之學，遂成統系。朱陸諸子，亦隨在講學。雖爲世所詆毁，而師生相從，講習不倦。其所感 化，自門弟子以至鄕人異端，皆有徵驗。第取朱子語類觀之，當時學子對於其師之一話一言，皆謹錄 之，以爲世法，錄者九十九人，成書至一百四十卷，亦自古所未有也。

「三則哲學之大昌也自宋以前，儒者之學，僅注重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不甚講求玄遠高深之道。 宋儒則不囿於人生觀，而必欲窮宇宙之原理。如司馬光潛虚，立原、焚、木、卄、基之名象。邵雍皇極 經世，則言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而周敦頤作太極圖及說，首曰無極而 太極，尤窮極萬化之根本。其後朱陸諸儒，於無極之有無，爭辯至烈，諸不言無極太極者，張子則推本 太和，謂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明道謂凡人類禽獸草木，莫非乾元一氣所生，伊川謂冲穆無朕， 萬象森然已具，名義儘自分立，其於萬物一體之理，無不透闢發揮焉。

「四則本末之一貫也 宋儒言心言性，務極其精微，而于人事復各求其至當，所謂明體達用，本末 兼咳，此尤宋儒之特色也。程朱諸子，其學固皆一天人，合內外，而無所不備。卽象山之學，亦以宇宙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九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二九六 內事爲己分內事，故其服官治政，治效卓然。至若張子西銘謂乾坤爲父母，民物爲胞與，以參天地之 化育，使天下民物盡得其所，爲生人之鵠的；論語說又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心量之廣遠，迥非區區囿於一個人一家族一社會一國家一時代者所可及也。」 (註一四四)

宋元之世，書院講學之風，亦與儒學至有關係。宋初國學，範圍甚小，自王安石立太學三舍法， 規制始宏。時又有「律」「算」「書」「畫」「醫」諸學及「武學」。州郡地方，亦無不有學。南宋建 太學於臨安，亦用三舍法，學規尤稱嚴峻。然時重科舉，祿利之途旣開，奔競之心日甚，學者旣悉萃精 力於考試，學校亦多近於科舉，且因學校進身不如科舉之捷，故學校之盛，反不迨科舉。吾元代京師國 子學及蒙古國子學囘囘國子學，僅爲科舉變相者，更不足論。其時與儒學敎育關係較鉅者，則曰書院。 書院之名，昉於唐之「集賢殿書院」，蓋匯萃學士，以備朝廷之顧問應對，猶後世之翰林院也。憲宗 元和間，衡州李寬嘗建石鼓書院(宋初賜額)。五代石晉初，南唐主李昇復就廬山南麓白鹿洞建學館， 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以李善道爲洞主，掌敎授。是爲吾國有講學書院之始(當時謂之白鹿洞國 庠)。沿及宋興，儒生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敎授，學徒少者數十百人，多者數千百人，嵩陽(河南登封 太室山下)、嶽麓(湖南長沙嶽麓山)、睢陽(亦稱應天府卽宋南京)及白鹿洞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 者也。(註一四五)自後書院之建，日增月益，南宋時尤盛•，蓋北宋諸儒講學尙多在私家，南宋諸儒則多 講學於書院，官立私立，所在有之。其規模小者，不過小屋四五間，大者則有禮殿講堂。學生膏火，或 取之田租，或取之官費。講學之法，或官吏延師，或主者自敎，或別請大儒，或代以高第弟子。雖無一

定之規制»要之經濟獨立»講學自由，異于國學及府縣之學。故當時各地雖皆有學校。士大夫仍於學校 之外，增設書院，不以並行爲病。諸淡於榮利志在講求修身治人之法者，且多樂趨於書院。其學術上之 成就與敎育上之影響，亦遠非學校所及。若朱子所定白鹿洞書院敎條，取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 列而揭之楣間，(曰五敎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爲學之 序，〔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曰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曰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其最可稱誦者矣。元代書院，據元史選舉志，凡「先儒過化之地，名賢 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瞻學者，並立爲書院」，故其數視宋更増。書院山長，亦爲定員。是元雖 以蒙古入主中國，而敎育之權，仍操之漢族儒者之手；而宋儒講學之風，雖易代不衰，亦可見矣。 (註一四六)

宋代史學之撰作，亦極爲繁富。宋太祖命薛居正等修五代史，踰年書成(凡百五十卷)。仁宗以劉 旳等所撰唐書多漏缺，命宋祁歐陽修等重删撰之，歷十七年始成(共二百二十五卷，世稱新唐書)。修 又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博採羣言，旁參互證，卷帙雖僅及飾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 與新書同稱良史。餘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二九四卷、又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鄭樵之通志(二 百卷)，袁樞之通鑑紀事本末(四二卷)，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三四八卷)，並爲乙部名著。官修類 書，若太平御覧(一千卷)，册府元鮑(一千卷)等，徵引浩博，亦爲後世考史者之所寶愛。而宋人自 記當代之書，若實錄國史，若雜記小錄，尤稱詳備。今後者見存者無慮數百種。前者雖僅存殘帙，然傳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九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二九八 世之李\*續資治通鑑長編(記北宋九朝，據宋史卷三八八本傳，凡九七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今本缺徽 欽二朝，凡五二。卷)，王俑東都事略(一三**O**卷)，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記高宗一朝，二**OO** 卷)，與朝野雜記(四**O**卷)，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起政和七年，止紹興三十一年，爲徽、欽、高三 朝，二五。卷)，及宋會要(二百册，約可五百卷)等，卷盈千百，大抵多據實錄國史，卽元修宋史， 亦皆襲宋國史底本，故四百九十六卷之鉅編，曾不二載而成書也。(註一四七)餘如年譜、目錄、地志、 金石之類，宋人考訂述作者並衆；而地志與金石二者之貢獻尤大。傳世宋代志書，「如樂史太平寰宇 記、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恣輿地廣記等，固爲總志之要籍。而郡邑地志，虞續修葺，冠以年號，前後 相踵，如周淙乾道(孝宗年號)臨安志，潛說友咸淳(度宗年號)臨安志之類，亦始於宋。後世志乘之 廣，遠軟前代，以備史料，以覘文化，信而有徵，不得謂非宋人啓之也。」(註一四八)自唐世有拓石， 宋人轉以此法施於拓存彝器文字，時高原古冢，重器履出，秘閣太常，旣多蒐藏，士大夫輩，亦幾家有 其器，人識其文，金石之學，一時稱盛。考訂之書，自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呂大臨考古圖、趙明誠金石 錄、薛尙功鐘鼎款識法帖以下，著稱者無慮數十家。金石之學，「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諜 次其世諡」，(註一四九)範圍又出史學外矣。遼金元之世，國史記載，遠不如宋，然亦並有實錄，故元 人修遼金史，明人修元史，皆能本末完具，今亦並稱「正史」。元世又嘗修大一統志千三百卷，經世大 典八百八十卷，實政典地志之鉅製•，惜今僅經世大典敍錄尙首尾完具而已。(註一五。) 宋元之世，文學美術之進步，亦隨在可見。宋之文家如歐陽修、王安石、蘇氏父子(蘇洵及子軾、 轍)、曾鞏，詩家如蘇軾、黃庭堅、陸游，其作品多別開戶腐，爲奕世著作家所宗仰。卽若司馬光、朱

窮等以學問發爲文<，雖®前人之**1**軌，而平正明暢，務以理勝*，*非後世號爲古文專家所能企及。下及 金之元好問，元之姚燧、虞集、楊維植輩，詩文亦多佳妙**4**誦。然宋元文學之特產，尤有三焉，曰詞、 曰小說、曰曲。詞起於唐，漸盛于五代，時僅有小令中調。宋熙寧中立大晟府，爲雅樂寮，選用詞人及 音律家，日製新曲，謂之大晟詞；於是小令中調之外，復增長調，詞調成於此際居多。工詞者亦先後輩 出，若北宋之晏殊、晏幾道、歐陽修、柳永,、張先、蘇軾、秦觀、賀舞、周邦彥、李淸照，南宋之辛棄 疾、陸游、王沂孫、姜饕、吳文英、張炎，或婉約慈藉，或積麗豪放，無不備極其致，實爲倚聲極盛時 代。論者謂宋之於詞，猶唐之於詩，然「詞尙協律，便于絃歌，由詩而進於詞，其體愈美，而其用亦愈 普焉。」小說唐時已稱盛，然皆文人著述之餘事。北宋時始有演述故事之小說(稱譯詞小說)，南渡後 益盛。吳自牧夢梁錄分爲小說*、*談經(演說佛書)，及講史書諸家，總稱曰說話人，(註一五一)今世所 傳之宋人平話(如宣和遺事、五代史平話、京本通俗小說、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皆當時說話人之 底本也。「由其以說爲主，故多用當時語言，與文人著述之用古文紀事者有別。又其述說不限時日，故 必多分章囘，以便使人聽而忘倦。」吾國之小說，至是始專以對於一般社會傳播灌輸爲事，爲純粹之平 民文學焉。「合詞與小說而爲戲曲，亦始於宋時。然宋時劇本，今多不傳，傳世者惟元人之雜劇。其體 係代劇中人立言，或用俗語演述，或用韻文申敍，俗語謂之科白，韻文則謂之曲，曲出於詞而較長，各 按宮商而爲調。元時又有南曲北曲之分，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南曲字少而聲調繁，蓋因南北習尙而各爲 風氣者也。元劇至多，今傳者尙有百數十種。(註一五二)其著名之作者，有關漢卿、馬致遠、鄭至、白 樸、王實甫等。其詞多雜俚語，而表情述事，眞摯秀傑，實爲一代之絕作。近世英法諸國有譯本者，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二九九

冲。柔丽画書9浙H涸弟溯驟凍谀9 「谢榆渗疇」爛。皿本哺■汁♦酬1湖澜料C出|群）-雖山沼澜 *，*諭卷'灌禰卜。-ttrt-W （MM IB） To前书福浦,綢亍,潑廣，滩噌*，*厕麻 > 毋m ,冲片渗-X« 飄萄旅」。娜調（I O I IHMOHOI） I HHOIUO I ）薜辞耳\*•雄禍冲滋議NA渋

。流祂滋鼓浒。測N•糰酬囲帅I3S雌舞。修湖天神河贸牌3京谈聊书吕滩調或•\*諷拜函渤酬唇〉-海 冊滅期法E虹些添氏带。。e?~H■海棄善A匹咪谢胡玺】-碧灌St滅#拜史-\*®廓團器瓣。玄洲 渊阵添波汁-或諏攢昌丹留調耳。阅囹（湖）混，（瓣）出，（深）宫♦（峻》）M。陌身■雄曲谢屮溺 。溜m醐爲価鹏-謊布湖却（BN IBD「。窩冏&=潮添哥激冏営。酬N■圈书。遅丑弟団浦-礬至硅忸•+ 冲13酷-M»N■囲酗苒汁」am。雌専鄂硅茴「。泮并衅氓智幣对-ms< （部）测,（蘇）M • « 鈣）賢,（谢）褂溯明丽柔酷-前鹏野言网淳〜海琦对報。若旳T睥醐SP -聋那血満。部朝渊（«\* ,书酬斗疏）渕氓諜溫wh»灣遂嗦•雌躁譏源对-譜疇君阶碎滴。«^3«»潑蜩議爵-H-awm< -刨堆画娜瓣峨-潮嘲幌髀瓣安。硅冷演柵嗦。爵AN鑿说临-兴EN\*圖洛,码轄。津m N\*嗨瀰邪対激。涪礁锄汁空冲洪9 B^mrn。蝸髭为噩」*。*imbn\*zs楓锄泌-瑕洋闕微-測m囲神。溫 。雅鴻聲鬱济拼吊。耳部汗飘疏嘟喝浏並。羹般遂藤滴♦硅浏發浅口。伐茂郵&飛n善雌硅漆要 -朔+冲-遂佥牙脱匹崛出聊丽診-阚缨頰福虽啻EE •丑&極浏汁渋。懿n吊群濾湘。由丫轡\* 用少以•满曬\*•胡稀M。s»m。谏宓塞尚娜椭鹏澗硅布。o部z天I涎汨沸。庄吕&澎 >逐田•宇沸 -本展泌娜巌開曲登甘（HIM 1群）。端滅（》4）彌，（灣）法，（股浏）» / （舞）槊匹兼酬N■设

「。詡識+mTT営

鶴涸汚成朝丹 樓丢-忌喜題M壁表真駐咚6「魄嫌ill也。十謁興盜。金殺艇峽--謳阿幣。泗Z$ 1囈-耘彩•域警- 愛YS 6觀開謡設6巨曰晅55婀咲幣幫买!玄瓦6 V婺蒙銀6 （測喷录6親痉後睬6通住将6濡卖+4F W）。」Gffi丨用平）匡無点裾鲨在乐\*。鞄無跡U酬6勰畏想火旧1坦。旧届咨买飄定国建蛾。MN俺 撃"魄令E1YT蔬爵N變曜。（eS® Algebra糅值嵌米坦）-長終呼氏定艇礬。IffliR也鳏HKBSNX% w-田偷\*歯（I nun mi mi io。假風检攣鮮由餾議睫骤，悝福*，*整曜寧*，*mh＜s，篱覆體，尽 臨，帰赠選，斓般纖，岷处，鬆匚，znnr：姒蝦*，*嶼W*，*曲壇艦排聘6凜®N標6旅温切阳宼整翔与\* 呼。（規1 MO也锵X蹴齬題迫系既幽終長饌监。玄嗯旧相「佩詔制囈佃1 4-S＜。。桜时厘 題“is阀jg宠6遅骚齡anx稲籐密。田暖庭飜Mii+■平玄。CHI用点）囲ir+k&（111甲点）6由 商輟麗嘲剛終遂愷製恭雌地堡癩瓯《尽6暮Elk岷撇混岷定6个邮有通:粗6融圈畦任村/依潮6 M暇館 «Wo«4-W （1 ll＜O） 6出潴返鬆無宜地堡（\*勢垄幽）6「必为翻glKD折。皿川爐左抵腿惡 昶#卜源礙-嫄N筆廿割。」（ffl I KO）

oom

乐仗您牝H爛課般N蝦崟-黑博厅飼徳掇柵。丨EI迦热。煎慌扫-「的漏將渓鄆獭姒坷祁111FK 辎6混格純也蚀蟲吐曉也發塞壮噸螺證诙&嶼斂醞N趙，鳏即圖额热跚N4＜堡6促際网姓6佃幾N無 城6 £厚坍金唄掘*。*匡脂扫房區暇旅四桜小風IRN劉變6总灌濯瀏6令\*注枷滨6 ®4FlKfcSW。 1IG1日溟。也用釉SS中康聽6間限\*陆右鬓长京6懶燃K翻。排序/圈小溷施（到建噩检）6神醞和 端4疆讖曙H。修痢宾簿婆撫。U撩剧蜒QR蚌6 1 OS 1 ） «--程糕跚咔燧幕保史肿蘇已N坦6

（拠1 K丨）沙睡K1IR號十1剧果廿課。智聽Y懺諷嘲（Gutenburg ] |1|点甲用1 EIK＜） N除卷HS朴 濾〈瓣鄭燧択超菽遊挡骚氟産K （«1H） 11IO I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二 版，蓋先約四百年。遼世刊本，自釋典外，無傳世者。金則其國學印行書籍，殆不下於宋監。元世官私 刻版，尤盛於宋。世傳金刊經籍，其佳者足與宋刊媲美，而元人槃本，亦與宋刻同珍焉。三曰瓷器。陶 瓷之業，唐五代已稱盛。宋世士大夫盛倡品茶繪畫諸事，帝室復多精硏美術，瓷窯咸受國家之保護，若 著名之「定」「汝」「官」「哥」諸窯，皆在敕命下製造經營。陶工旣爲社會所崇敬，「陶瓷工藝，因 之盡美極妍。世稱宋世爲瓷業完成而大放光彩之時代，非虛譽矣。元有浮梁瓷局*，*專望景徳鎭瓷器，( 鎭以宋眞宗景徳年間進御瓷器底書「景徳年製」而著稱，然宋世之名，尙不及定汝官哥四窯)世稱爲樞 府窯，然其成績亦不能及宋也。」四曰火器。吾國自隋唐時已有火藥。南宋初，虞允文與金人采石之戰 ，以紙爲霹靂廠，中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遂大 敗之，此蓋略如今日爆竹之類。孝宗時，魏勝又創製®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灰 爲之，是爲近代用火具之始。「其後蒙古得囘囘人阿喇卜丹、伊斯瑪音等製造大®，其製益精。元代與 歐洲交通頻繁，其法遂流傳彼土，而開後來世界火器大興之局焉。」五曰指南針。我國自古已知有磁 針。漢魏以降，張衡、馬釣、祖冲之等，皆當造指南車。其用磁針以航海，則始於宋時。朱或萍洲可談 稱「海舶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可爲明證。西人之製航海磁針盤，始于 十四世紀初葉，蓋亦元世由東方傳入者也。六曰棉布。我國古無木棉，織物率用麻絲。(麻織者曰布， 絲織者曰帛，說文解字無棉字，凡云絮纖等，皆以絲爲之，或雜以麻)六朝時，木棉始由西南夷入貢中 國，猶未有其種。宋時始稍稍自種之，(棉字亦宋人所增)民亦漸以爲服；至元而其植始廣。元史世祖 紀稱「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簌木棉十萬匹，以都提舉

句總之，」足徵浙東等地產棉之盛。降及明世，木棉之利»乃普及海內焉。 宋元之世，宗敎之傳布，亦有可注意者。道敎在唐世雖頗流行，然道藏之編訂，敎會之分立，與敎 權之確定，則皆在此時代。北宋眞宗徽宗諸帝，甚尊道敎。眞宗自濾淵盟後，天書封祀，幾無寧歲， (註一六二)皆假道祖之命以行之。又賜信州道士張正隨(漢張道陵後人世居信州龍虎山)爲虛靜先生， 立授篠院及上淸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卽後世張天師之始也。時京師建玉淸昭應宮，會 靈觀，管以宰相職，各路亦遍置宮觀，以侍從諸臣退職者領之，號爲祠祿，迄南宋未改。而道敎學者姚 若谷、張君房等，亦努力編定道藏(名「寶文統錄」)，以與佛藏對立焉。徽宗信用方士魏漢津、王老 志、王仔昔、林靈素等，立道學.，置道經博士。嘗行千道會，費帑無數。又欲盡毁釋氏，改天下佛寺爲 宮觀。自稱敎主道君皇帝，未幾而父子悉爲金虜矣。金世道士蕭抱珍倡大乙敎，傳太一三元法錄之術。 王話倡全眞敎(道士出家不娶者爲全眞)，其徒丘處機自號長春子，嘗應成吉斯汗召，西行至雪山，汗 尊禮之，稱爲神仙，處機徒尹志平等，在元代世奉重書，襲掌其敎。(今北平白雲觀，卽尹志平興建以 祀其師者)又有眞大道敎者，亦始金季道士劉德仁，以苦節危行爲要，五傳至»希誠，見知蒙哥汗，始 名其敎曰眞大道，授希誠太玄眞人，領敎事。及忽必烈汗平定江南，又召信州道士張宗演，待以客禮， 號正一天師；子孫襲領江南道敎，主領三山符錄。(註一六三)蓋道敎宗派，滋多於是矣。宋世佛敎，以 禪宗爲最盛，雖鮮空前盛跡之可紀，然宋儒理學，乃至詩文書畫，多受禪之影響，佛敎亦自是流爲純粹 中國化之宗敎。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勅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九八一)，竣工，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十八卷，是又中土佛藏刻板印行之始也。契丹諸主，多崇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三

1HOS

姓琶瑟6匡帰脈収城。照&用盛抓「1輟巨騎牡川卜Kit 6丨口是尾跡in诉。」（楓1K団）熊坡愛蘇細 丢-外辻期黑鐵。忌煨繡帽麋N將晓帰。寻闻我叵村蝌強作6埸終鵜立糊滨。抓凹鑑黑净觌麻深澈。

（Hl KM）屁点適盘癒螺和赢帼馬。無忽翩撩趙耀滬痒11折（点 ＜四）W，。黑职旧。痕1祖圈离炬电 e-NMUlK^ （噩I媒11跃T瓣）・。撕機坚睡墨卜用SK 6核囈煨曇。寻恐蹲臨琶佃前N核掬6談/撫 ilJSfflWi W （ 1 OWK） 6寸話琶蓬劉愛6坂浬七至。点强琶莎核掠N邮吐6 Xz$至範眠出滁。佃 皿建曝公遺。聽相核会嘔遂6葬£忌燈N橄6枣左贏魅軒'讒墨。攣主1嗣辎期\*旧6攝熊烹郷帳錢醸。

（恒1 kk） gi脈（权冬“右琶驚服折觞6輸u邮區。錠也醐無屐闾6陸濯em 6

硬嬰苴6奈燮UJ阳N荊正6核粗瞰坦6 （相1 K甲）卄扫三圜:N琶凝新买6 m眼□!覆定服齧6丘眠辛I。 賬扣最加凝史锻寒r産6 nj琐起鼬蘇。翌掠忌ft：辎舸提诋6隧褪誕瑟笆巡。説粢仗到左飛姪徳6 wsfiia 燻N冨瞥潴6兢檄左联实热N琶縫熙咪・，轅巡聪N櫛出驚彊6食驟与Klffl"与。去引悪瑕6 e「囲海翼 以6厚林撇骚墜牌」6 （坦1 KO蚀昊道唾录琶瞳6杉鼠業回ife尊打汕6飆旅曲蝌琶恶囈彿您也。皿 擬馳玄6脂有场史N撩濕-X将回恶矇段純够。水扫咪K姻炫賴麝翻6园瑟燈茨廃睡。肥玄Y轡岳圖N 枣6IU裾建卄的冏商福匝橢圈6回懸忍＜岳圈弛6以篷0imY 6眯賺Y地魂幽嗅:H 6軾潴照曠姓任回。 假与堪钮瑟瑕6岷恶燈*，*飛髏燈*，*腰螳説甄年f瀨卸賬咔脂诲la烘6 0肮潴巡N譚幡说體最囲陇箕御6 WM鑿柘。躁曜潴撩N型媪6悬臭密祿嶼（Joan De Plano Carpini）谩汪购（Gulielmus de Rubru- puis）遷遊T -核玄恣端定巽:o題水表簣-彿※迫。烈疾•三与覆題M衰。旧風普壊左「辛）彳#宵」

「細氷海」嗥「単」「犯!」混津。辛）郵云韻曄戒剧鑫N黛障-询场嵐範H＜K瑟，畏林並聽提堀润钥伙。

(註二八九)抑自蒙古西征，凡唐中葉以降，西北各地區割裂分離之局，經五代宋、遼、金、夏而不能 合者，盡混而爲一，且又倂中亞西亞東歐諸地，聯合歐亞。雖分封四大汗國，諸汗王各君其土，然皆受 節制于荥古大汗，故威令行而道路不梗。當時東西陸道交通頻繁。蒙古諸大汗對於各國人士，又一視同 仁。因是歐洲客商，聯袂偕來*，*或謀什百之利，或圖仕祿於王朝，如意大利人馬非倭(Maffe。)尼古 羅**(No-oo)**兄弟及尼古羅子馬可波羅(Marco—poo) 三人，留仕元庭至十七年，其最著者也。馬叮 波羅之歸也，嘗著東方見聞錄(今稱行紀或遊記)，其肅州章下云：「前此所言之三州，(沙州、哈密 州、欣斤塔刺思州)並屬一大州，卽唐古志州(西夏)也，如是諸州之山中，並產大黃甚富，商人來此 購買，販售世界」；(註一七O)可見其時商業之興盛矣。商旅之外，阿刺伯、波斯*、*印度學者，及法 蘭西、意大利藝術家，多偕傳道僧侶及教宗使節等東來，歐西美術及西亞之文字天算醫方工匠武術，遂 多輸入我國•，固不獨也里可溫與答失®之宗敎，流行於我朝野而已。吾華之印刷術、火藥與羅盤針等基 本發明，亦傳入西方。東西文物經濟傳輸之盛，蓋前史所未有矣。特自忽必烈汗以後，蒙古帝國，不久 瓦解，中西交通，日以衰息，基督敎亦隨元亡而絕跡於中夏，明初宋濂輩纂修元史，遂不知也里可溫爲 一種宗敎。而其影響及於歐人者，則歷久而長存，法人萊彌塞(Abe 一 Rcmusac曰:「此交通，乃將 中古之黑雲，一掃而淨，屠殺之禍雖慘，殊可以警奮數世紀來衰頹之人心，而爲今日全歐復興之代價 也」。(註一七一)

\* \* \* 宋世風俗，有能起唐五季之衰弊者，則士大夫之尙忠義是也。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六 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術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涸 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眞仁之世，田錫、王氏僞、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讃論倡 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矣」。(註一七二)史册所載當時士大夫 之家法家學，師友昆弟間之樂善友愛，如「景德中，陳堯叟掌樞密，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 父)省華同在北省，實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宋庠與弟祁俱以文名擅天 下，而友愛至篤。(註一七三)「趙件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弟弟，及子飢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飢 卒，子雲又以毁死，人稱其世孝」。「唐介敢言聲動天下，子淑問難進，義問强敏，孫恕高行，不頂家 聲。」(註一七四)「范仲淹汎愛樂善，胡璟、孫復、石介、李觀之徒，多出其門下；子純仁，仲淹沒始 出仕，以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註一七五)。歐陽修「獎引後進， 如恐不及，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斌、辙，布衣屛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 「劉敞博學雄文」，「弟敬*，*子泰世，世稱三劉」•，與**H**遂、**W**生兄弟皆以家學稱。(註一七六)呂夷簡諸 父蒙正，子公弼、公著，「更執國政，三世四人」；「公著子希哲，希純，世濟其美」。(希哲子好 問，好問孫祖謙，呂氏自夷簡祖£祥知壽州，遂爲壽州人，好問始居婺府，史稱祖謙之學，本之家庭， 有中原文獻之傳，呂氏實爲宋代第一世家，祖謙弟祖儉、從弟祖泰、皆別見忠義傳)，(註一七七)邵雍 「淸而不激，和而不流」，「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子伯溫「入聞父敎，出 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爲再世交」；「雍疾，光、張戴、頤兄弟髭夕候之」。 (註-七八)司馬光「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基，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婴兒」；

子康亦「濟美象賢」。「范鎭淸白坦夷»遇人必以誠；從子百祿受學於鎭»議論操俯»粹然一出於 正」；「從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諄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自鎭至祖禹，比三世 居禁中，士論榮慕」。(註一七九)「呂大防自少持重，燕居如對賓客，與兄大忠、弟大對、大臨，同居 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註一八**O)**「蘇軾器識閔偉，一 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友，未嘗以師資自予」；「 蘇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註一八一)皆至足稱美，固不特濂 洛諸儒硏窮心性，駕於踐履，門弟子淵源所漸，班班叮考，以及南北宋亡時忠節相望已也。 日知錄言「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尙端方，論世之士，謂之 君子道長。(註一八二)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鈕異己之輩，鄧絹、李定、舒亶、蹇序 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鄧絹傳以頌王安石得官， 謂其鄕人曰，笑駡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血黨禍大起，國事日 非，**W**肓之疾，遂不可治」。(註一八三)降至南宋，此風未已。紹興六年(一二二六)，右司諫陳公輔 以不悅尹焯、楊時(皆程門高弟)，痛詆程學，疏請禁止。及秦檜和金，宗程氏者皆斥和議，程學遂遭 罷黜。孝宗世，攻洛學與朱熹者紛紛，賴帝兩左右之，未顯禁絕。及寧宗立，韓促胄與趙汝愚爭權，俛 胄以汝愚挾熹等以自重，且應熹嘗上疏斥己也，唆使其徒何澹、劉德秀等目道學爲僞學，肆志排擊，舉 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復令省部籍記僞學姓名，自汝愚熹以下，凡五十九人，是爲慶元(寧宗年號) 黨案；(註一八四)論史者至與元祐黨案並稱。然觀淳熙(孝宗年號)十五年(一一八八)，熹入奏事，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O**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O**八 (時以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 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慶元中，劉德秀、姚愈等「攻僞學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 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註一八五)陸游「才氣超逸，晚年再出，爲佻胄撰南園閱古 泉記，卽見譏淸議」。(註一八六)是知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初不以外界之毁譽爲從違，是非曲直之在人 心者，亦終不可得而掩也。特當時「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襄衣博 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黙識」(註一八七)；「凡治財賦者，則目爲 聚斂，開間抨邊者，則目爲兹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自詭其學 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註一八八)然洛 閩之徒無是也。又宋世學校大興，自徽宗時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舗、童貫、梁師 成、李彥、朱励等六賊，用李綱，至南宋而太學生言事者益多。其初雖奮不顧身，欲爲國家社會定大 計，抗外禍，辨賢奸，明邪正，及號召徒衆，寝成風氣，亦多挾勢以利私圖。周密謂「三學之橫，盛于 焯祐景定(理宗年號)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台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其所以 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闇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 無不被害，而無所赴ffl;非京尹不敢過問」。及賈似道當國，於學生則「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 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於道學 則專用假名冬, 焕之流，「列之要路，名爲尊崇，其實幸其不才慣積，不致掣其肘耳，以至萬事不理」。 (註一八九)及恭帝立，似道雖**K**死，而宋亦不久亡矣。

兩宋之世，對外雖力多不競，繁綺之風，則視唐有加。北宋以徽宗時爲極盛。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 所謂「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 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敎池遊苑•，舉目則靑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 路；金翠耀目，羅綺瓢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 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 神」者，當年汴京之節物風流，槪可想見。及偏安杭州，因河山淸謐，半壁堪懐，北狩之奇辱，日遠日 忘•，和議之足貪，相引相蔽，無復雪恥之志，共耽處堂之安•，昇平自慶，朝野恬嬉；讀吳自牧夢梁錄所 紀臨安之承平氣象，與城池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尤駕東京夢華錄而上之。至其俗尙之異於前代 者，則爲工農商賈等市民之團體組織與娛樂集會，及政府對社會救濟事業之設施。夢梁錄有「團行」一 則，歷舉臨安市肆之團行。(名爲團者，如花團、靑果團、柑子團、煮團，名爲行者，如方梳行、銷金 行、冠子行、魚行、蟹行、**S**行、菱行、北猪行、南猪行、南土北土行、菜行、鮮魚行、布行、鷄鵝 行；更有名爲市者，如藥市、花市、珠子市、肉市、米市)又有「社會」一則，歷舉臨安之娛樂等集 會，自文士之西湖詩社，武士之射弓踏弩社，及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外，「諸寨建立聖殿者，俱有社會， 諸行亦有獻貢之社，每遇神聖誕日，諸行市戶，俱有會迎獻不一」。(如府第內官以馬爲社，七寶行獻 七寶玩具爲社，又有錦繡社，臺閣社、窮富賭錢社、遏雲社、女童淸音社、蘇家巷傀儡社、靑果行獻時 果社、東西馬腾獻異松怪檜奇花社、魚兒活行以異樣龜魚呈獻，豪富子弟緋綠淸音社、十閑等社)蓋宋 世商業甚盛，團行之組織，所以保障同團同行間之利益，避免行團內之無謂競爭，並抗拒官吏及團行外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九

然時雖令禁私與落商貿易，利之所&，人多趨之，哲宗世*，*泉州與密州板橋之開港，續置市舶司，亦以 其地爲「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顓於富家大姓」故耳。(註一九二)南渡後，政府欲增庫入，以市舶利大 ，遂盛獎勸外蕃通商。「紹興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 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藩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 各補承信郞。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 此推賞。海商入蓄，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註一九三)觀史載「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 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註一九四)比「中興，歲入二百萬緡」，(註一九五) 是南宋初期，較北宋中葉所增已至三倍有奇，商人貪利而私自貿遷者，其數更不知幾何。夢粱錄謂「杭 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人，其寄寓人，多爲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于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 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衆」，(註一九六)皆可推見對外通商之盛也。時泉州以近臨安，得地利，貿易 尤年盛一年。自唐以來，與蕃夷互市，均以廣州爲第一，至是泉州乃與廣州頡旗，不相上下。及宋元之 交，竟凌駕廣州而上之，凡海舶出入，均輻穢于是。元初海外通商者，不下二十餘國，雖慶元上海澈浦 ，亦置市舶使，與泉州同爲通商口岸，然仍以泉州爲最繁榮。西人東來至其地者，若馬可波羅及伊本巴 都他(Ibn BaE-a)，皆稱之爲當時世界無二之大貿易港焉。(註一九七)至其時金融設施對人民影響 最巨者，則爲紙幣與銀錠之制。唐人之創飛錢，雖爲紙幣之權輿，然其性質實爲匯劃之票據。宋初行鐵 錢，「眞宗時，張詠鎭蜀，患蜀人緻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 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是爲吾國眞正有紙幣之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一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一二 息。」(註一九八)仁宗世，官爲置益州交子務，收其發行之權而專之，禁民造。後更漸自益州推行於他 地，而紙幣之用始廣。徽宗時曰錢引，高宗孝宗時，又有會子、公據、關子等名，皆紙幣也。金海陵 世，亦於汴京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印造大鈔(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小鈔，(一 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與錢並行。章宗璟時，自印鈔外，又以生銀鑄造銀錠；元初復廣鑄 之，每錠重五十兩，名爲「元寶」；明淸兩代，公私皆沿用之。然蒙古當窩闊台汗世，已造交鈔，忽 必烈汗中統至元中，又造中統鈔、至元鈔，武宗至大中，則造至大鈔，終元之世，銀貨與鈔幣並用焉。 自鈔幣發明後，有司祇知鈔可代錢，而不知儲積準備及操縱維持之法，每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故行 之不久，其法卽敝，雖別定價値，改立名目，而其敝益甚。如宋寧宗嘉定初，詔以舊券之二易新券之 一，眞德秀已奏言「遠近之人，齋持舊券，傍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挪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 之必至此乎。」馬氏通考至謂「自是耦本以楮，鹽本以楮，百官之俸給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 吾，無一而非楮。」(註一九九)金則宣宗瑜南遷後，先造貞祐寶券，未幾又製貞祐通寶，凡一貫當寶 券千貫，嗣作興定寶泉，一貫又當通寶四百貫。元光二年(一二二三)，復限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 貫，蓋寶券之行，未逾十年，已十有二千萬貫才貿銀一兩矣。元則造至元鈔時，卽五倍於中統，及造至 大鈔，又五倍於至元，至妥權貼睦爾復更鈔法，京師料鈔十錠，至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 相貿易，公私所積鈔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是皆讀史者所宜知也。

契丹女眞諸族，皆遊牧種人也。遼史所謂「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飮潼，以爲衣食」， (註二**OO)**「其富以馬，其强以兵，縱馬於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戰，償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

- YW弱迷，窦骤宝廿。亦衆H丑-舞聽舞路。類出唄噸」（担1 IO 1 ）郴・，弋点地\*爵洲妾。導成繼 縄O必圖珠蝌醐农軽。忌X⑥鴻捽挡馳-篮［U跃症。枣推扣屬生皿/蠢医遅勺忠卻6擊攻建型椰返\*牠 。QWX裸疆的田•-「祗麒剽成S9。務驟瞄姑-翱鉴徳搽。毗杨瓣蝮扇卅。歳塾終糕6驟篇任，ZM 口叵 归Y。R觸配匪釜囈6公跃瓣罹魄I &，Y誕輟贏，e!3^WMW«n。ffi<M®>WEWgg -眯齢 每#骤燧蹴史。途m腾知。呢郞曰就。隰罢K艮睥詡6阀炬終選6選芸核陇巷霍6帆胞。岛后1 Urn O 素呢H帽霆6皆興趙。芯治縱。W««n^ 6枭卄曄OIK海騎6 51艦建田更補。藻翎拶圈6 区邮6 <

氐冋艦6 K呂諷攒。怒働诲可迥。新煨昙列。Z5/R裁風賢Y 6 Y忌匪口關够喪嬰賤6軒神盟取盤。妃 翊筮换睥詹。《4嬰眠“燈与程冊嬰昭迴枷:6斜慄蟬加辙直盤経畳蚩旅幽姦寂。鶴相录111兆寮翻（川挫 翔6粼熹别1ST丨额侬涙6園翘症歐株蝦謚痢6鼠卷展联源6辟艇腰鄒6韻反阳夬晅肾密"6 G1\*爛 职）四蜗炫端。格Z593羅建瞬崙腿帝礦。（棘症跤聰垣訟總6录丢驟晅壬履晨仆格徳施6旋恣梱归 建輙展岸。必製韻東無憑晅桁舉MEI幕）鬱相聲版婆阻鱼掘鲜皴时灣温姿句6 1駆驟艮。號小喋 譏时細」。（徂IIOII）拭赢燈核也叫林。巨嘘片増撲史集钥股七謚翼N皆麒。佃敗N关魂6忌幽口棒 毓6骥旅将扫驟雇。（ffll 1OIII）「棚瞼\*登憲牠6撒扣瓣蚩N^ 6眉籲Y返照祢6假之瞄協N扫。耙埋 嬲蟠以嫗柬瓣6無崙曇剧，形眯腰林臨獭6優表X悪柬阪6 K■必卄圈6整\*織林棋廳至1。J （Ml IO0） 原仗扫遂制篋輕片篝制撕。tKSoa-KS，4<最旧掀働出窪卄編終緻霆6宝螺椅巔叵桐NY 6 盒6驟\*嬰骤6灣建嬰钏6艘標5?与腿安6换:撇I最融彩殺6暢煦榊頰墨徳旨融N 6 UlSEteE 6 F終榊

（ffiHOW）轼巡米卬X製黑N。風魄炒回螺翎矯黑N鑿・6糸骚磐妃畑圈割。仗長摊鶴曜衍視N 联〈総 拷楚妝軽味wr遊経雲慧埋牝（麻仗） mini

中國通史要略 三-四 制，縣邑所屬村僮，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以敎督農桑爲事。觀元典章元史 所載條例，有呂朱鄕約之意，而以農民全體行之，又舉農田水利樹藝漁畜敎育勸懲，一寓於立社之中， 此實吾先哲硏求民治培植國本之法，而元世乃能普遍施行，是亦一奇事也。(註二。六)夢梁錄嘗稱臨安 文士有西湖詩社，「乃行都指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吟詠膾炙人口，流傳四方」。至元則 指紳之徒，益以風流相尙。如「貫酸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皋羽爲考 官。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 動三吳。」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鎭、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詠， 聲光映蔽江表。其他以名園别墅書畫古玩相尙者，如倪元鎭之淸閣閣、楊竹西之不礙雲山模之類，更不 一而足。明史張簡傳稱「當元季，浙東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尙，每歲必聯詩社，聘二一文章鉅公主之。 四方名士畢集，謙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是其風至元季而益盛。蓋自宋之亡，遺民故老，相 與唱歎於荒江寂寞之濱，文士則以詩文集社，寄其亡國之感，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歟」。 (註二。七)

註 一：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宋南渡諸將皆北人」節曰：「宋南渡諸將立功雖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張俊， 鳳翔府成紀人•，韓世忠、張宗顏，皆延安人；岳飛，湯陰人；劉光世，保安軍人；劉鉢，德順軍人； 吳跻、吳璘、郭浩，皆德順軍隴干人•，楊存忠，代州嶂縣人；王德,通遠軍熟羊碧人；王彥，上黨人； 楊政，原州臨涇人•，牛皐，汝州魯山人；曲端，鎖戎人•，成閔，邢州人；解元，保安軍德淸碧人；王 淵、熙河人；趙密，太原淸河人•，李寶，河北人；魏勝，宿遷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顯忠，綏德

靑澗人。統計諸名將，無一非出白山陝者.，是南宋之偏安，猶是北宋之餘力也。」 註 二••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傅序云：「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又卷四六三外戚傳序 云：「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政之患。」又卷四六六宦者傳序云：「宋世待宦 者甚嚴。……中更幼主，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 重，貂噹有懷姦慝，旋踵屛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 哉。南渡苗(傅)劉(正彥)之逆，亦宦者所激也。」 註 三：語本宋史卷四四六忠義傳序。

註 四••詳陳邦瞻輯宋史紀事本末卷二「收兵權」篇。

註 五：宋史卷一六六職官志六：「節度使，宋初無所掌，其事務悉歸本州知州通判兼總之。亦無定員，恩數與 執政同。……又書制，以節度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相，以待勳賢故老。」 註 六：宋史卷二匕三李進卿等傳論語。論又曰：「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禹守源州，韓令 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 州，李繼勳領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 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莞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 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錫資以遣之。由是邊臣富 貲，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 註 七、註十一 ••宋史卷五太宗本紀贊語。

註 八：宋史卷四七八列國世家序語。

註 九：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序語。 註 一 O、註一二••宋史卷三太祖本紀贊語。

註一三：遼史卷八三耶律休哥傳語。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魂興畤代(宋元) 三一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一六 註一四••遼史卷七一后妃傳語。

註一五••宋史卷二八一憲準傳牆。

註一六、註二O:宋史卷四八五厦圖傳上繭。

註一七：表文見同上註，略云：「以十一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年 號天授。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云云。

註一八••詳見宋史卷三一三富弼傳。

註一九：宋歲賜西夏銀綺絹茶。宋史夏國傳僅列總數，李癒續資治通鑑長編則備載之，計歲賜數銀五萬兩，絹十 三萬匹，茶二萬勣•，乾元節囘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舫•，賀正囘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 千舫•，仲冬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生日賜銀器二千兩，絹衣一千匹，雑帛二千匹；總計銀七萬二千 兩，絹帛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勣，三者合計共二十五甚五千。

註二一、註二二：宋史卷一六一職官志序語。文獻通考卷四七職官考一略同，葢皆本諸宋舊史漸。至官職差遣之 分，官如各部尙書侍郞貝外郞等，職則翰林學士院諸學士 (宋史卷一六二騒官志二「翰林學士院」詳載 諸學士職掌，蓋皆文學侍從之臣，最爲淸要，而諸寺監則多爲冷曹，故時人語曰寧登源，不爲卿，寧抱 塹，不爲監也)。皆屬之，差遣則凡云判某某或知某某者皆是。金石萃編卷一三0賜陳堯咨勅云「龍圖 閣直學士尙書工部郞中知永興軍府陳堯咨」，龍圖閣直學士，職也，尙書工部郞中，官也，知永興軍 府，則差遣也。階動爵之等，詳見宋史卷一六九職官志九•，階分文官，文階一稱文散官，自開府儀同三 司至將仕郞，凡二十九，武階一稱武散官，自騷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凡三十一；勳自上柱國至武騎 尉，凡一十二.，爵自王至開國男，亦一十二。此外尚有「賜」「食邑」「食實封」(見職官十)等。金 石莘編卷一三一増修中嶽刷碑云「朝散大夫行尙書比部員外郎知制粘判大理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陳知 微」，朝散大夫，階也，行尙書比部貝外郞，官也，知制蹈及判大理寺，皆差遣也，輕車都尉，励也， 賜紫金魚袋，則賜也。近人金毓敵「宋代官制與行政制度，(登文史雜誌二卷四期)剖析宋代官制頗細，

可參閱。

註二三••宋史卷一八七兵志序語。

註 二 四••據宋史兵志一所載兵數，「(太祖)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太宗)至道 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眞宗)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 四十三萬二千。(仁宗)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英宗治平之兵， 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神宗熙寧之籍，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 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

註 二 五：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七「會計」語。

註二六••詳宋史卷一七。至一七二「職官志十」「雜制」，及「十一」「十二」「俸祿制」。廿二史劄記卷二十 五「宋郊祀之費」、「宋制祿之厚」、「宋祠祿之制」、「宋恩蔭之濫」、「宋恩賞之厚」及「宋冗官 冗費」諸節，可參閲

註二七••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序語。

註 二 八：見同上註二十五。文獻通考卷四七職官考一記宋內外官員數，引元豐問南氈何鞏議經費，言「景徳官一 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餘貝」，較宋史所記爲多。

註 二 九：見同上註二十五。

註 三**O:**歐陽修「本論」語，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卷五十九。 註三一 ••宋史卷三一二韓琦傳：「慶曆三年，召爲樞密副使。元昊要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 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淸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 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按全文見宋文鑑卷四十四)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 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 又卷三二二富弼傳，慶暦三年，拜樞密副使。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等，又開天章閣給筆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一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一八 札，使書其所欲爲者。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 欲潮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又同卷文彥博傳「慶暦八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圍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 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潞公在當時最稱老成持 重，主張裁兵堅決如此，亦足見當日改革之確不容緩矣。又按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七載韓琦議省亢費( 全文見宋文鑑卷四十四)，卷一七八兵志一載韓琦議定兵額，可參閲。

註三一.I・・全疏見宋文鑑四十三。玆據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本傳錄存大要，休三曰精貢學，下據文摭略加三語耳。 仲淹在條奏之前，有「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議於下，民 困於外，夷狄强盛，盜賊橫燃，不可不更張以教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淸其流，必澄其源」 云云，蓋以吏治選舉爲一切改革之張本，亦與王安石之變法偏重財利者有別。 註三三：見同上註三。，按本論有「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之言，知亦撰於此時。

註 三 四：同上。宋史本傳稱「仲淹建莒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 古天官家宰也，樞密院古夏宫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摧差除，循資 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 農審官流内錄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兵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 賞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樓大者，二府僉議奏裁。」按本節下文有括弧處，亦皆用本傳文。 註三五••見王臨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撫州刊本)第三十九卷「上仁宗皇帝萬言書」。宋史卷三二七 王安石傳言「嘉貼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不知法度， 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無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 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野草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

。攏**S**舉盗亜¥>/糸诏牛•¥

。到率闔王**V**二三**s^s，§?:H** 。三一一仰±「琛展»女」宴¥+街斷二虏布乃圣国中士笔關車是：田

。塾当**3**擁蛍理律制里也穿扌**3:**二新语半：三 。墨**M3?\***洋輸 ¥+■革半：二

。踱暁制率**3**務革\* :一

。点二+痛亜¥価「#)》座王」**is:o** 。期漆**a**不車品刈，華務鄆加 < 果田替単、号三、**dl**書、吐半、，禍坦則雙**SS-**潦 *-ss*，N的果南醜，提聽分**W**甲坐词，(率由尊届關窿里垂中、**i-**荆》陣王湯易添**Y5F**。矗 域首鄧輩變「澀爾堂淬王」**44-**三鸯辛津**Ifc**諜革半，回莎辛辛谄，逕坦齢生甘毋甫發単甜亚爸燃闾田 条褒導泾昭怀和。日尊<不膜澀常理聃整国車当#**，**(一一 •+華若**VV**一 **M^v** 一呼肖 予由沏，**fi3/¥M**尊**¥v** 一野肖品乘灣京诩澀皆甲，¥要呈草**s¥v\*** 一买**17** 一義百澀卷尊，**ffls** ¥¥扌一部首澀原**M**，二毕**M9**田才一 **uffl^**，一早**M9**三**7** 一澎首吐甲用褶，部号華旦融二十 一$一 ¥ 一紡肖腳郦**U**蜷◎至渤褲\*二军南贏**7**旺一鲂首沼呂三)，花函溯代紺華挡、皐**M8**、華**XIW**

M 63 M ffl fin 63

•型誰無，不**V&**田早、消湖、曾生、©導、由沏、敎电、型-\*、晚車由希間珈**W**削率语半，釆蟋**ays: ¥**三**S**

。**S**一 ¥且»一¥-部革部: **V** 三 **a**

。囲**ssas**王」¥±糸丧役诏二“卷**：4**三 璀

。是利电品彩¥，盘

乗垣并，响景**H**潺形「。，絹业坦n-翱衆，*o s^ss*，眼  
**n?83¥gl**伽，源**Z®**区目毁藉墻。**\*SN**■百一缽叩，地莒#¥**nY**溯**H±**湖，括『**4-**燈仔，賢<禍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二O 註四七：宋史卷四八六夏國傳下語。

註四 八：宋史卷二四二英宗宣仁高皇后傳語。

註四九：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傅論語。

註 五O: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學校科舉之制篇云：「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五月，命程頤等修 定學制。……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 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 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七月，立十科取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 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 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 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獄科。」

註五 一 ••按司馬光生於眞宗天稱三年(一。一九)，王安石生於天調五年(一 O一二)，二人同卒於元祐元年( 一。八六，安石卒於四月，光卒九月)，光長于安石凡二歲(光年六十八，安石六十六)，淸顧棟高著 「司馬溫公年譜」及「王荆公年譜」，(皆見南潯劉氏求恕齋叢書)備詳二人生卒，可參閲。 註五 二：本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洛蜀黨議」篇。

註五 三：參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國」篇，及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九十六「元拓黨案表」。 註五 四：宋史卷四七二蔡京傳語。至窮極土木搜集珍奇事，參京傳與卷四七O朱勳傳，及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 花石綱之役」篇。

註五五：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紀贊語。

註 五 六：遼史卷二六道宗本紀贊語。

註 五 七：宋史卷四六八童貫傳「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牌土錫以王爵，遂封廣陽郡王」。 註 五 八：語本宋史卷二三欽宗本紀。

註 五九：語本宋史卷四七五叛臣劉預傳。

註 六O:自女眞入宼，宋軍望風奔潰，至建炎紹興之際，始漸冇轉機。建炎四年，兀朮之飽掠北歸也，韓世忠扼 之于鎭江江上•凡四十八日，是爲宋人第一次榮養戰役•(江蘇吳縣靈巖山韓新王碑言「是舉也，兀朮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遣錯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 固稍涉誇大，然兀朮之敗，則確爲實事，卽金史卷三太宗本紀亦嘗「天會八年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於 鎭江不利」也)。金人亦自是不敢再窺江南。兀朮歸而攻陝，張浚與戰於富平，大敗，陝西之地亡失大 半。明年(紹興元年)，兀朮自寶鷄渡渭攻和尙原，吳璘、吳班督軍與戰，大敗之，(李心傳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卷四十八詳載之)是爲宋人第二次榮譽戰役，及四年，復大敗之於仙人關，金人自是不敢再圖 陝南，荆襄四川諸地乃得保全。及劉豫與金人入宼，宋諸將復敗之於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 敗之於淮陰，髙宗中興之成功，卽基於諸將之能戰也。參金毓敲「南宋中興之基運」，見責善半月刊第 二卷第一、二期合刊。至紹興十年以後之戰役，見下正文中。

註六一：語本宋史卷四七三姦臣秦檜傳。

註六二：原疏見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及宋史紀事本末卷七「秦檜主和」篇**C** 註六三：見畢沅續資治通纔卷一二**O**。時宋王庶亦苔「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騷中原，幾十三年，所得土地，數倍漢 唐，所得子女玉帛，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毁而持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幼主 權分，有患失之慮。……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强悍。又淮上虛荒，地無 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以目今金人利害菖之，講和爲上，用兵爲下。 」又言「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跡，財賦旣無所從出，所責歲賂無 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困弊已極，安可取以充壑之，彼之爲計，可謂盡善。」可與二楊之論參證， 見同書卷一二一。

註六四：按宋史飛傳所載，多本諸飛孫珂之金陀粹編，近人以孝子慈孫稱述祖徳，或非盡合事實，進軍朱仙鎮云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二一

古史(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卷、第二卷。 註八O:見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五「蒙古侵金」篇。 註 八 一 ••參閱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金用兵先後强弱不同」節。 註八 二：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蒙古取汴」篇。 註八三••見同上書卷九二「三京之復」篇。 註八四：語本蒙兀兒史記卷五「古余克(貴由)汗本紀」論。 註八五：見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張世傑、李庭芝、姜才」節。 註八六：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語，見程敏政宋遺民錄卷一。 註八七：皆見顧沅輯乾坤正氣集卷九七「陸忠烈公集」。 註八八：見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

註八九••自太祖至欽宗九帝，一六七年，史稱北宋。高宗至帝信九帝，一五三年，史稱南宋。初太祖以其母杜太 后遺命，舍子徳昭不立，而立弟光義，然太宗則不傳幼弟光美及姪德昭，而立子恆。續資治通鑑長編嘗 據吳僧文榮湘山野錄載斧聲燭影之說，謂太祖不豫時，夜召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 影下，光義時或避席，若有所遜避狀，旣而帝引柱斧故地，大聲謂光義曰：好爲之，已而帝崩，中外多 疑之云。靖康之亂，太宗裔孫屠戳幾盡，高宗復因太子夭亡，感上虞縣丞耍寅亮之菖，乃訪求太祖後人 鞠養宮中，後立爲皇太子，復禪之焉。故北宋眞宗以下諸帝，雖皆太宗子孫，而南宋自孝宗以下，則皆 太祖後窗，亦一異也。參宋史卷三九九委寅亮傳及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孝宗之立」篇。

註九**O:**語本元史卷二百十馬八兒等國傳。 註九一：詳陳捷譯倭人某著「中日交通史」下卷第二章。

註九 二••黃遵憲日本國卷五「鄰交志上二」敍蒙古征倭兩役，較元史卷二**O**八日本傳爲詳，可參閲。 註 九 三：語本馮承釣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二卷第七十五章。同章又云：「忽必烈汗，猶言君主之太君主或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二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二四

皇帝，彼實有權彼此名號云。」

註九四：參閱元史卷二O五姦臣阿合馬盧世榮桑哥傳，及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元世祖嗜利翳武」節。 註九五••蒙兀兒史記卷九「鐵木耳汗本紀」論語。

註九 六：成吉斯汗卒後，四子拖雷監國一年，窩閥台汗立。至窩闊台汗卒後，皇后乃馬眞氏斡兀立氏臨朝稱制者 六年(實七年餘)，說巳見正文。蒙古俗不諱名，「窩闊台汗」 「貴由汗」等皆諸主生時通稱，本書於 忽必烈汗以前，皆稱汗號，不稱太宗定宗等廟號，忽必烈汗以後，雖因行文之便，間用廟號，亦以汗號 爲主，從其俗也。又自忽必烈汗以下諸主卒後，除「世祖」「成宗」等廟號外，又別有蒙語尊號，如世 祖曰「薛W可汗」，(亦稱薛W皇帝下同)，成宗曰「先澤篤可汗」，武宗曰「曲律可汗」，仁宗曰「 普顏篤可汗」，英宗曰「格堅可汗」，明宗曰「忽都篤可汗」，文宗曰「扎牙篤可汗」，恵宗曰「烏哈 客圖可汗」是，見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登極詔及蒙兀兒史記卷七至卷十七諸主本紀。 註九七：詳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卷八「歷代州域形勢七」及「八」。

註九 八••皆本遼史卷三十J至三十六營衞志及兵衞志。

註九九••皆見宋史卷四八六夏國傳下。

註一 OO:見馮譯本馬可波羅行紀第一卷第六十九章及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

註一。一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太宗)至道元年(九九五)，帝閲禁兵，有挽强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 餘力者，謂左右曰，今宇內阜安，材武間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又令騎步兵各數百，東西列 陣，挽强殽鬱，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因曰此殿庭間數百人爾，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 萬成列者乎。」

註一O二：見同上註。

註一。三••見同上註。接下又云「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恥於人言，第申逃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 往往多住招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故靖

康之變，雖畫一之詔哀痛激切，而事已無及矣。」

註一。四••馬端臨曰：「自募兵之法行，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故世之 詈人者，曰辣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肯之人也。夫兵所以捍國，而皆得 不肯之小人也，則國之所存幸也。」(文獻通考卷一五四)貴與親見南宋之亡，故其言之痛切如此。 註一。五：見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錄第一」。

註一 O六：見遼史卷一太祖本紀及卷七十五突呂不傅。

註一。七••皆見遼史本傅(列傳第一、第十九、第二十六)。

註一。八.•見®然居士集(四部叢刊影印本)卷八。

註一。九：見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排印本說郛。

註一一O:見金毓皺遼寧石刻集錄。

註一一一 ••參閲厲熱煙著契丹國書要略說。

註一一二、註一二一一：河西字藏經，在甘肅寧夏廢址出土，現藏北平圖書館者共一百册。元世河西路尙盛行西夏國 書；此河西藏經之刻始于世祖世，成宗時中斷，後仍續刊，至大德六年吿成。參王靜如「河西字藏經雕 版考」。

註一一四••參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東方學會寫印本)，俄人伊鳳閣西夏國書說(北大國學季刊一卷四號)，及北 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至「番漢合時掌中珠」，參東方學會影印本及王靜如寫印本「西夏番漢合時 掌中珠補」(國立中央硏究院出版)。

註二五••見金史卷七十三完顏希尹傳。

註一一六：見金史卷八世宗本紀下及卷九十九徒單鎰傳。

註一 一七：女眞譯書殘帙，東方學會有寫印本。此外女眞字資料，有「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郞君行記碑」，(在陝西 乾縣)，「晏臺碑」，(一名女眞進士題名碑，在開封)「金太祖誓師碑」，(一4大金得沱頌，在吉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蝴興時代(宋元) 三二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二六 林石碑娥子)「金太祖收國二年碑」，(在遼寧海龍)。「金太祖大破遼軍息馬立石碑」，(在遼寧柳 河界)「永寧寺碑」碑陰，(明永樂中立，在黑龍江北)及朝鮮慶源之「女眞字碑」，與北靑之「女眞 字碑」等。又朝鮮京城李王家博物館及總督府博物館，各藏女眞字鏡一面。

註一 一八：據法國天主敎士 Buleruck遊記，在八思巴創制文字前，蒙人嘗因景敎敎士之助，用敍利亞字體記蒙古 音，是爲最初之蒙古字，今南北諸地，尙多見之，友人向達云。

註一一九••同上註一。五。

註一二O:遼史卷四十八「百官志四」語。

註一二一：參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七「遼后族皆姓蕭氏」及「遼官世選之制」節。蕭氏，其先本乙室拔里氏，阿保機 書比之爲蕭相國，遂賜姓蕭氏，非漢族也。

註一二二：參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節。

註一二三：洪邁容齋三筆卷三語。

註一二四••參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金推排物力之制」「明安穆昆散處中原」及「金末種人被害之慘」諸節。 註一二五：見日知錄卷二十三n 一字姓改一字」節。

註一二六••參咳餘叢考卷十八「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節及廿二史劄記卷三十「色目人隨便居住」節。

註一二七：參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節。

註一二八••據蒙兀兒史記卷十七「妥懼帖睦爾汗本紀」論。不得學習蒙文云云，皆指平民言，至百官子弟，仍許就 學於蒙古國子學及间囘國子學；見續文獻通考學校考一。卄二史劄記卷三十「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 長」節，陳捷、陳淸泉譯儀人某「元代蒙古漢色目待遇考」(商務印書館出版)，及蒙思明「元代社會 階級制度」(燕京大學出版)，言元代社會階級差別問題並詳，可參閱。

註一二九••見遼史卷七十二「義宗傳」及神宗興宗道宗等本紀。

註二二**O:**宋史夏國傳上稱「元昊善繪畫，能瓶製物始，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

金鑑訣」。

註一三一 ••參張鑑西夏紀事本末卷九「華州二憶」篇。

註一三二••見金史卷一二五文藝傳序及卷四熙宗紀。

註一三三：金史卷九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二月，進封原王，別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喜，且爲之感 動，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是當時諸王多不熟習國語也。

註二二四：金史卷十二章宗本紀贊語。

註二一一五：遺山先生文集卷八「甲午除夜」。

註二一一六••以上論契丹西夏女眞之華化，係節錄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二十章「遼夏金之文化」(下册頁一二 三至一四二)，惟略增數行。

註一三七••參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蒙古官名」及卷三十「元諸帝多不習漢文」節。

註二二八：參同上書卷三十「元漢人多作蒙古名」節。

註一三九：說詳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刊於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及燕京學報第二期。

註一四O ••見池北偶談卷七「元人」節。

註一四一 ••見困學紀聞卷八「經說」。

註一四二••參皮錫瑞經學歷史「八、經學復古時代」，及「九、經學積衰時代」。

註一四三：四明叢書刊本。

註一四四：以上係節錄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十八章「宋儒之學」，下册頁九六至一。八。

註一四五••略據呂祖謙鹿洞書院記。

註一四六••此節係節錄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二十二章「宋元之學校及書院」，下册頁一六一至一八一。

註一四七••宋室於每帝崩後，卽築修編年體之實錄，經數帝後，復纂修紀傳表志體之正史，是爲國史正本，國史外 又有會要，爲國史之別體。李氏長編與繫年要錄。多據實錄國史。(北盟會編則彙集公私記載而成)通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二七

註一五一：見夢粱錄(學津探原本)卷二十「小說講經史」節。

註一五二••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稱「今日確存之元劇，爲吾輩所能見者，實得一百十六種」，以絞晉叔元曲選百 種，除明人所作，實得九十四種，加西廂五劇及元刻古今雜劇中爲元曲選所無者十七種，合計而得。王 氏卒後，南京國學圖書館又影印所藏明刊本「元明雜劇」六册，中有五種爲他選本所無。前歲滬上所發 現「元明雜劇」六十四册，內元人著而世無傳本者，復不下三十餘種。則今存元劇，實得百五十餘種 矣。

註一五三••宋史蘇軾本傳(卷三三八)不稱其善書，蓋爲文章政事所掩•，於黃庭堅則稱「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 家」•，於米芾則稱「特妙於翰墨，沈著飛卷，得王獻之筆意」(皆見卷四四四文苑傳六)•，於蔡襄則稱 「工於書，爲當時第一」(卷三二O)。

註一五四••語本康有爲萬木草堂書目序。

註一五五••宋史卷三三一沈括傳語。

註一五六：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備載之。

註一五七••見同上書卷三四O蘇頌傳。自蘇頌後、宣和中，又設玻衡所，王獄造成衡小樣，亦頗精審。宋史卷六十 八律曆志序云：「儀象推測之具，雖亦數改，若熙寧沈括之議，宣和玻衡之制，其詳密精緻，有出於( 李)淳風(梁)令瓚之表者，蓋亦未始乏人也。」

註一五八••見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傳。自上所舉十三器外，守敬尙作正方案等九種，共二十二器。同書卷四八天文 志一詳載守敬所製簡儀仰儀等制度，惜不全耳。

註一五九••見同上註。天文志一詳載二十七地測驗之差度。

註二八。：阮元疇人傳卷二十五「郭守敬傳」語。

註一六一：江少虞皇朝事實苑類：「慶曆中，有布衣畢昇爲活板。其法用膠泥製字，薄如線脣，每字爲一印，火燒 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时之。欲印，則以一模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二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三。

一板，持就火煬之，藥循鎔，則以f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 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 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十餘印，以備一板內冇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 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 註一六二••參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天書封祀」篇。

註一六三••元史卷二**O**二釋老傳略述金元道敎各宗派，惟不及全眞敎，金史王話亦無傳，近人張鵬一在石山房文稿 有「補金史王骷傳」，可參閲。至丘處機西遊記，王國維有校注本，見蒙古史料四種。 註一六四••見遼史卷二十六道宗本紀贊。

註一六五：華嚴寺建築，北平營造學社曾出專册介紹，予昔有其書，今並爲倭人劫奪以去矣。下文所述遼代寺塔， 亦多據該學社所攝照片及說明。

註一六六••見蔣唯心雲中訪經禮佛記，南京內學院刊本。

註一六七••淸季敦煌石室發見者，有五代宋初由西域傳入之文物，蓋其時敦煌與西域之交通，猶未斷絶也，及夏占 河西，典藏僧人懼因兵亂而喪失石室之文物，乃封閉以圖保全，及僧人避亂死亡，後來者乃不知封存物 之所在，後石洞淪爲道觀，淸季道觀壁壞*，*封物始出焉。

註一六八：釋如惺高僧傅四集卷二語。至元時西僧橫暴，詳見元史釋老傳，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卷十八「佛敎之 崇」篇，及陵餘叢考卷十八「元時崇奉釋敎之濫」節。

註一六九••洪釣元史譯丈證補附「元世各敎名考」，述元時崇奉各宗敎頗詳。至也里可溫，則詳見陳垣「元也里可 溫考」，商務印書館東方文庫本及陳氏自印本。

註一七**Q:**見馮譯本第一卷第六十章。按馮譯本稱「馬可波羅行記」，此外張星痕君亦有譯本，稱「馬哥宰羅遊 記」。(共兩種，一爲玉爾氏英文本，燕京大學印行，僅出版一册，一爲拜內戴拖發現之新本，商務印 書館二十六年出版，則爲全書)，關於馬可生平，參蒙兀兒史記卷一百一十七「馬可保羅傳」及張星娘

著「馬哥李羅遊記導言」。

註一七一 ••見李思純元史學(中華書局出版)頁一 **O**至一一。

註一七二：宋史卷四四六忠義傳序語。下文已引見二頁，參(註三)。田錫王禹**(S**傳見宋史卷二九三，歐陽修見卷 三一九，唐介見卷三一六。史稱「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 之爲人，以盡獻替爲己任」;「禹僞詞學瞻敏，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宋史以張詠與錫禹 偶同傳，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駛蹇誇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 「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 至於再三，志氣自若」•，而「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 云。(皆本傳語)

註一七三••皆見宋史卷二八四本傳。同卷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於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 ……君子以爲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

註一七四：語皆本宋史卷三一六本傅。

註一七五：語皆本宋史卷三一四本傳。

註一七六：語皆本宋史卷三一九本傳。同卷論曰：「宋之中葉，文學法理，成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 漢之風焉。」

註一七七：參宋史卷二六五呂蒙正傳，卷三一一呂夷簡傳，卷三三六呂公著傳，卷二六二呂好問傳，卷三七六呂本 中傳，卷四三四呂祖撩傳，及卷四五五呂祖儉祖泰傳。

註一七八：語本宋史卷四二七邵雍傳及卷四三三邵伯溫傳。又卷三二二文彥博傳稱「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 年，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願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 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 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云。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三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三二 註一七九：語皆本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及卷三三七范鎮傳。祖禹子冲見前註一七四。

註一八O:語本宋史卷三四O呂大防傳。按「大釣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大臨學於程頤，與謝良 佐、游酔、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皆附大防傳。

註一八一：分見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及卷三三九蘇轍傳。按東坡集中和寄子由詩極多，獄中遺由詩有「是處靑山可 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之句，可證史傳「患難之中友愛彌篤」 語。

註一八二••按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紀贊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嫌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 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髓，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 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

註一八三：見日知錄卷十三「宋世風俗」節。

註一八四：參宋元學案卷九七「慶元黨案表」。至陳公輔以下攻撃道學事，詳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道學崇黜」 篇。

註一八五：語皆本宋史卷四二九魚本傳。按熹生於建炎四年，卒於慶元六年，年七十一，一二二O至一二00。 註一八六：語本宋史卷三九五陸游傳。

註一八七：周密齊東野語卷二語。

註一八八：周密癸辛雜識下引沈仲固語。

註一八九：皆見癸辛雜識後集。

註一九O:「團行」見夢粱錄卷十三，「社會」見卷十九，「恩需軍民」見卷十八。(學津討原本) 註一九一：皆見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十四。

註一九二••同上註稱「太宗時置榷署於京師，訊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無得私 相貿易。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藩，商人出海外藩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

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太平囲國初，私與蒂國貿易渚，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 踪面流海岛，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驟面配本州爲役 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初府庫，嘗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熙寧五 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宙者請置司泉州，其瓶法講求之。元豐五年，知密州 范鍔言板橋瀕海，束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顓於 富家大姓，宜卽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元祐三年，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 置市舶司於泉州。」

註一九三••見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十三。其前言「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 詔取赴榷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 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算請，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

註一九四：見同上註一九一。

註一九五：按宋史食貨志無此條，此據王應麟玉海卷一八六。 註一九六••見卷十八「恤老濟貧」節。

註一九七：說詳陳裕普譯倭人某著「蒲涛庚考」(中華書局出版)第一章「蕃漢通商大勢」。 註一九八：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九語。

註一九九••見眞徳秀集卷二及文獻通考錢幣考二。張蔭麟「南宋亡國史補」(載燕京學報第二十期)曾論及宋季楮 幣之濫發與抵折，又據靜齋至正雜記，言「宋亡十餘年後，楮常有觀音鈔、盜鈔、折腰鈔、波鉅、携不 爛之說，観音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貌美也，畫者，如畫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莒急 走，謂不樂受卽走去也，燃不爛者，如碎絮筋査也，南宋理度時之情形，當去此不遠」 可參閱。下文 論金元交鈔，略據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元代専用交鈔」節及羅振玉影印「四朝鈔幣圖錄」序。 註二**OO:**遼史卷三十二「營衛志中」語。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崛興時代(宋元) 三三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三四 註二。一 ••同上書卷五十九「食貨志」語。

註二。二：南京內學院刊本*，*丁未年國粹學報附錄亦備載之。 註二0三：見馮譯本第二卷第八十三章八十四章。

註二O四：見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二十一章「蒙古之文化」頁一五二。

註二O五：宋史卷三四。呂大防傳稱「大防書爲鄕約」云云，宋元學案卷三十一呂范諸儒學案則菖「大釣條爲鄕 約」云云，玆特兄弟兩列之。

註二。六••見同上註二。四頁一五六至一五八。又柳先生常撰「中國鄕治之尙德主義」，論述更詳，元典章文亦皆 備錄，登學衡雜誌十七、二一、三六諸期。玆錄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一文如次：「至元七年(宋度宗成 淳六年，一二七**O)，**頒農商之制一十四條(元典章戶部立社門作勸農立社事理十五款)，條多不能盡 載，載其可法者。縣邑所鵰村礙，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 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 立社長，官司長以敎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概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 不率敎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 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急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 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嘆爲 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溶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渝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 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 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 種桑棗二十株，土質不宜者聽種楡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 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興，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营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 許鑿池養魚幷鵝鴨之**S**，及種蒔蓮藕鶏頭菱荧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

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 亦仁矣哉。」

註二。七：據廿二史劄記卷三卜「元季風雅相尙」節。張簡見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一趙痍傳內。玉山草堂云云，趙 氏係據顧嗣立元詩選，據明史本傅(仲瑛名徳輝、明史附文苑傳一陶宗儀傅)，「仲瑛，雄山人，購古 K名畫彝冊祕翫，築別梁於茜涇西。**|?1**.玉山佳處，晨夕與客股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河東張春、會 稽楊維植、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園池亭榭之盛，圖 史之富，僵儼館聲伎，並冠絶一時。」倪元鎭(瓚)淸閔閣，據明史卷二九八本傳「元鎭*，*無錫人，工 *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淸閔，幽迥絶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 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詠其 中。」又楊維頂傳(亦見文苑傳一)稱「維植，山陰人，少時日記書數千書，父宏築樓鐵崖山中，繞樓 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其梯，律誦彼樓上\*/!.,.'|-，因自號鐵崖。元泰定四年，成進士。……忤達識 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横飛。或戴華 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抱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莅和之，賓客皆機編起舞， 以爲神仙中人，」皆元季事也。

第八章漢族式微與北方諸族堀興時代(宋元)

三三五

IHllHC

■5■直照成蘇窖

第三篇 第九章漢族復威時代(明) 自明太祖洪武元年，至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共十六帝，二百七十七年，爲 吾漢族繼蒙族後君臨中夏之世。莊烈以後，弘光、隆武、永曆三帝，雖仍延明祚十有七年，臺灣鄭氏， 復續延明曆二十二年。然弘光南都之立，纔一歲而敗滅，隆武永曆，崎帽山海之間，播遷流離，明室至 此，已名存而實亡矣。以國族盛衰及政治文化之變遷言之，此時代之特徵，大者計有三端。五季以降， 北方諸族崛興，漢族衰弱已甚。明祖奮起淮甸，興師北伐，驅遂胡元，奄奠海宇。成祖六師腹出，漠北 塵淸，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吾漢族旣一洗四百數十年來積弱之風，中國亦重覩漢唐之盛，一也。明初 禮樂兵刑學校薦舉諸政，多卓然立一代之制，非漢唐二祖之世所能及；沿及淸世，職官職方科舉等制， 仍皆襲用。自餘理學文物，亦多上承宋而下啓淸。故近古國史，實以明代爲之樞紐，二也。明初腹遣使 海外，閩廣各省濱海居民，亦多望海謀生，東南海島，皆有明人之足跡。同時歐人亦航海東來。亞歐人 士遂以海洋之媒介而加增其接觸。及明季西敎東漸，西洋之學術文化，復隨以傳入。吾國由是植身世界 各國之列，大陸之歷史亦漸變而爲海洋之歷史，三也。三者之中，第一點尤爲重要，故今稱曰：「漢族 復盛時代」焉。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三七

SIR徳\*罢6爛湯戦岡6建認・。昏圈检洒竄底定桜。簿拦职舞津怔彩雑6慫盹買糞壯丞線6厘 松懾修帷NHtd。贖+1誕曜田爐6睿椚佥律恠/同諷0保钮足珞烹小匯取峠丞蜷云6燃器卜風皿 想-隘繼五6燹日憲力懇6显做墨麵6鈍薩我顒64>鶴用絳（1 niwiillffl 1 H1KO 眉堡恠眯。風修「 帷收與网跡0澜嶂蝌無N届6癥蛀密騒亲6耗探期醬6繋呼堡燧。帆®;聽皿儷厚HK&N窖cn・・堡樱垠解 琨6裕助虽引6检画皿创。W懲日公援6聯蝸整蜃推。趙椎州眠N驱6 /骤屮儘贋换您K旅问婀。屮儘 业褪6长矯坎麒・6堡瞑驟底波。誉柠瞥驚Y 6传赠糖6必琨題。届®： 1 1擴嬰靶6屮糖帳醐県6超黯回栄 StN。幽万掛矯相盤-屮能监（-柜挪成虫\*抻6 SSW謚摞爐囤。形択桎科福。驕鑿N袈。屮儒好K澀 三坂燧1泰6 25終N密。回巡栄桎屮備6 ®H«E^fr 6思應避即圈巨援6即壓也职思籁。11胞蜀密6 点般&應。玄ZS枣m桜6耗房爐6古剜經NE；K燃厚撫籐郷-鞭飄后建长眼*，*格'盼輙，蜡跆廉，地皿毓 N鑑6糸粒殲？- 6确N芸签显1隆\* &\*唳曲。辑由誅K■験\*回蟆隹滨6赛输多巖6耗巡EI电6骤耕留 象露髀6 14•無巨版6裁報昆魚夜歸K■嗟。耳去\*&糅貓6襪朕板显6遂噸米#虽曰。帷N葬去K韻6实 擾柬皤6降暖老。」（規I ）盛皿標赣盅& 6悝相点与囊曖6蝎戲X堅6觀灣枱中” K-4KW。纟型與 並1邮譲騒妾-warn〔易報臨鬓长职〕1臍国射溟实-鮭您m 1蚪翊。m。氷冨辭1邮谒!3瓯・。冰nr •N-H批K-HS-r«。袱灣赠嫗鑑嫩，卅M影，建遂 < 勘榊訟蛭，会燃归医。现檢炮点-倏W皿聾蜷fci 岡赐叵日6 E1X皿術變WiW筆6毓园N岷6柴涅平甲鑑酬6照聰峡联釜6蠟挝;祐:S 6「曜骼處必，IUSM 筋瑟N撇6鹽宣栅懲-領缪倉骤N丈-J （制11） £勢摭燧月府麗云四皿諸卜麻慄褒爵N竖圈IUH。S 茶强览圣堡氏N择6回m惊快邙N訟安意傾6注杨禺祺尚溟:氽圈+N註。出律「长疽劉&無軽6距阳晏

攬豪雋，徵聘名賢，一時韜光ffl德之士，幡然就道。(註三)明史所載，若劉基、宋濂(卷一二八)， **r**土禪(卷：八九)，若陳遇、秦從龍、葉兌等(卷二二五)，類宏才大節，建竪偉然。而基「博沛經 史，於苫無不窺，尤精象數之學，佐定天下，料事如神。」(上引明祖自述取天下之略，皆出基謀，) 濂「自少至老，未啓-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從容輔導」，「一代禮樂制作，濂所裁定者居 多。」(註四)尤卓然爲一代佐命臣首。又當時所統率指揮者，將多才勇，士皆精練，而又兵食具足， 亦成功之一因。史載帝自渡江，卽簡拔民兵，編組爲伍，以曠野沃壤，多爲荒燕，悉命諸將屯田，凡駐 軍所在之地，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天下旣定，則師唐府兵遺意，立軍衞法：「度要害，自京師達於郡 縣，皆立衞所，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衞，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衞，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 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 諸將所部兵，旣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爲兵者，)洪武二十六年， (一三九=一)，定天下衞所，凡內外衞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註五)都計一百九十餘萬 人，多电田自爲耕種。(註六)帝又隨時隨地，檢練軍馬，尙慮其电軍久而弛武事，自洪武四年(一三 七一)，命徐達往北平，馮勝往陕西，部愈往襄陽，操練軍馬，至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命漢衞谷慶 寧岷六王練兵臨淸，其中膜命元勛宿將，分道練兵，終帝低訓練未嘗稍怠。傳世岐陽王(李文忠)平番 圖(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本)所寫明初騎兵體魄之雄偉，蓋駕北族而上之焉。史稱「明興諸將，以六王 爲稱首，」而「徐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车持凛凍，嚴戢部伍，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 死，」「常遇春沉鷲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所向必克，」(註七)尤稱名將。明初將士之精良如 第九章 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三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三四**O** 是，故在胡元君臨中夏之後，吾漢族仍能發揮其强大之戰鬭力，而其成就，且非漢唐開創之君所及也。 降及成祖，宣宗、或「雄武之略，同符高祖，」或「英姿睿略，克繩祖武，」(註八)竟太祖未竟之 緖，而益恢宏焉。征伐四克，遠夷賓服，遂爲明室極盛時代。玆分方述之如左。

一、東北之開拓及與東夷之關係 明初，元遼陽參政籍所部來降，明設遼東都指揮使司，遣將鎭 之。及納哈出據金山(今遼寧開原西北)，數侵遼東，太祖命馮勝率師擊降之。於是遼河流域，悉入 明之版圖。太祖又於今熱河東部中部置大寧都司營州諸衞，封子權爲寧王，使鎭焉。嗣因兀良哈諸部來 降，太祖復於其地置朵顏(今嫩江一帶)福餘(今農安附近)泰寧(今洲南一帶)三衞指揮使司，俾其 頭目各自領其衆，以爲聲援，於是今東蒙附近黑龍江南部南一帶之地，亦受明羈縻。自靖難兵起，成祖 以三衞衆誘執寧王權，又選兀良哈部爲奇兵從戰。天下旣定，盡割大寧地畀三衞以償前勞，明遂於東北 失一重鎭，然帝創置建州(本建州女眞部地)海西(本海西女眞部地)諸衞，今吉林松花江東西地，皆 爲明所統治。嗣又於黑龍江北岸奴兒干地方，置奴兒干都司，遣行人邢樞太監亦失哈等率官軍戰船數至 其地，招撫諸部。永樂十一年(一四二二)九月，樞建永寧寺碑於今黑龍江北岸之特林觀音堂，碑稱「 永樂九年春，亦失哈等率官軍一千餘人，巨船二十五»，至其國，十年冬，亦失哈等復至其國，自海西 抵奴兒干及海外苦夷(今庫頁島)諸民男婦，賜以衣服器用，給以穀米，宴以酒食，口口口懼忻，無一 人梗化不率者。」至宣宗世，猶頻頻遣使至其地撫恤軍民，並任命都指揮，命諸部皆受節制。觀重建永 寧寺碑，上鍋「宣德八年」字，稱「宣徳初，復遣亦失哈部衆再至，七年，亦失哈同都指揮康政率官軍 二千，巨紅五十口至，」(註九)是至宣宗時，今黑龍江北及庫頁島諸部，猶悉受明之統管矣。至明與

東夷諸國之關係，一曰琉球。居東南大海中，隋時始通中國。「洪武初，其國有中山山南山北三王，履 遣使入貢。」永樂中，山北爲中山山南所倂，宣德世，「山南亦爲中山所倂。自是惟中山一國，朝貢不 絕，其虔事天朝，爲外藩最。」云(註一 **O)**二曰朝鮮。明初，高麗王顓及僞主辛禍履遣使貢方物。洪 武二十五年(二二九二)，「大將李成桂自立，遂有其國。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至是絕。帝命仍古 號曰朝鮮(是爲李氏朝鮮)。自後貢獻，歲輒四五至。」及成祖「遷北部，朝鮮益近，而事大之禮益 恭，朝廷亦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史稱「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故朝貢絡繹，錫寶便 蕃，殆不勝書；」(註一一)明史亦止著其有關治亂者於篇焉。三曰日本。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帝 嘗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命其主入朝，日人拒不奉命，諸島夷且時入寇沿海州縣，帝履遣將巡海，並海 築城，置衞所，選近海壯丁充戍卒以備之。建文帝三年(一四**O** 一)，日足利將軍義滿遣使貢獻，書稱 「日本淮三后道義(時義滿已讓職其子義持，削髮稱道義，)上書大明皇帝陛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自後屢稱臣入貢。永樂四年(一四**O**六)，帝封其國肥後阿蘇山爲日本之鎭山，號壽安鎭國之 山，御製碑文立其上。及義滿薨，日主詔贈太上天皇號，子義持不受，明賜諡恭獻，義持受之。明又敕 封義持爲日本國王。其後義敎、義勝、義政諸將軍，咸臣於明。宣宗世，頒賜義敎銀綺緞匹等，極稱豐 厚。而義政於英宗景帝憲宗世，表乞書籍銅錢，屢求無厭，明室槪允所請，頒賜不絕焉。(註一二) 二、北邊之攻守 自太祖一再命將深入漠北，元裔益衰。「太祖亦封燕晉諸王爲邊藩鎭，更歲遣大 將巡行塞下，督諸衞卒屯田，戒以持重，寇來輒敗之。」(註二二)洪武末，蒙族遂去元國號，稱舞 怛，仍居北徳，其地東至兀良哈。而別部瓦剌，在槌鞄西，居今綏寧北境以至新彊一帶。成祖世，槌te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四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三四二 瓦剌常互相仇殺，叛服靡常。永樂七年(一四O九)，帝命邱福等五將將兵北討@粗，敗沒。明年，帝 自將親征，敗之於斡難河。瓦剌復侵襲之，程®窮盛內附，思假息塞外，帝納而封之。十二年(一四一 四)、帝以瓦剌驕塞，將入犯，復親征之，敗之於土剌河。旣，槌粗以數年生聚畜牧，日以藩盛，時入 窺塞，兀良哈亦叛附之。二十年(一四二二)，帝再率師親征，槌®遠遁。還擊兀良哈，敗之。明年， 帝復親征，師次西陽河，聞@®爲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不進。及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帝再 出師北征，不見敵，有疾，還至楡木川而崩。終帝世，凡「五駕北征」，北微諸部，皆破敗乞降。帝又 以北平三面近塞，特遷都之，以京師爲攻守邊疆之重鎭，雄圖武略，實唐太宗以後所僅見矣。宣宗世， 兀良哈跳梁塞下爲邊患，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帝親征敗之，嗣復再次巡邊，北虜皆頗受戎索矣。 (註一四)至北邊之防守，史稱「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 四鎭，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鎭，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是爲九邊。」(註一五)太祖世， 經營規畫，最稱閑遠，凡今長城內外諸要隘，皆置戍守禦，參用南北軍士，旣屢遣諸公侯校沿邊士馬， 以籍上，又詔諸王近塞者，每歲秋勒兵巡邊，北邊萬里，聲勢聯絡。(註一六)成祖「於邊備甚謹，自宣 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城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 (註一七)史稱「明初邊政嚴明，官軍皆有定職，總兵官總鎭軍爲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爲奇兵，遊擊 分領三千往來防禦爲遊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爲援兵，營堡墩臺，分極衝次衝，.爲設軍多寡，平時 走陣哨探守瞭焚荒諸掌，無敢情，稍違制，辄按軍法。」(註一八)此又有明盛世北邊防守之規制也。 三、西域之制馭自太祖命馮勝戡定河西，抵瓜沙州，分布戍守阪塞關隘而還。及成祖西建哈密等

建c !品。核套豆。牌和還闾覆必M實咨贸6吝扫莲風1。出饌「杉展笹假匡

在6扇坍鳏彼屋屋囲田医6蛭建照至\1根。学蜡羸/二偿。UMlg繼犯6度囊;寵物6辻£唾契也。X弱 囲降郊田遞书征咪鳏切KtMS 6 <p-N^lfr。武由鼬㈱繼归6熊Y败不魄唬祿。陰游概N嗯6核炮林複産毎 ，二*桁*皿照与豔名氐牛。色默馬冬。X氣/灵6检秘終腰。扇/检矚撬，密案公鳗原柬N斬賢拾圜埋世 役。」「，拾联连。訟曜书蚀曜■損览。孵型墙瀏。导冏齢卜川蟠*，*耍五七<苴 < 務云+〈蟋N嘍。X 鞭密申Y 6 （融贏皿6核志骤I »K 6 。IS飄N融娴会6轄R縛瞟6冏圖N瞞核峋歸。」

（想1点）担帆能贏袱還网蓬県谁聊経至）。6 Kf&R飄米也碾我犠睫贮赣犯眦建旧6皿 褓迥6您顧耍飄6 iinaw<W*。*您ISX「4鞄塗整姓她咀輙6 W艦25圈反胞潔矗6鑿噩已6会服器6 •S型謡歯袈送御。蛔据題爵，SEN嶋峻。J换篝「\*屉#13聯妾區Y福映6楚会蛛魅陆桀軽R 6倒 "饌解曖6整米英武整佃6 X圣標昙地姒艮6建"9■展㈱旅母6帘祸緣羅旧密HKkHK鞄6您X駿梧。ISY 岷米16 X曜右㈱梏。聽聯樂枫IEN宾6叫好氐到祂6 E极終態。猖堡庭6停疝塩畠必4<圈盅IS\*攀出 W 6毗域舞扌跡6 3##-fr®。X宅皂圖艸鸵6終睿尊黛鞄擴N顓。J （ffll 1O） :&他暴蜃囲窿旅龍壊 知。尝衆臨「促K龍翻小!3燧6花出瘢緩出S8N 6域/啣芸辎舛飆佚6喧族履寂61RU 6做口爲髯6 F 嬰爆喚6基侑呆嶽誕6凝顒Y決灘6從霖桜帆6昙X粋律圈6《榊土律型网6燃舸暧霽6穀區睡捋糕娜 睫抑零&湘。&關甲<十陥。」（tain） ixm-- r皿密灣m繽般Kg。楚経寤械昏6饌型gi王用检gm 暇照墀\*/淀彊6潔£睫瞞盛曲6観联幽巡6毯彼队/巡匿6舸腰田握毒6 SiWffiMIffl。J （規I 111） 担帼择愚建賞xm旌圈遊希利。6孳试蜂眨県卧zjgiii卜卷隣*，*闻蓍in雄藏+鑑能・。

雄代帼魁\*邪超尘W （畏）

中國通史要略 •三四四 (註二三)最有關係者，曰撒馬兒罕國，卽西史之帖木兒帝國也。當元綱解紐於東，察合台伊兒欽察三 汗國，亦篌失勢於西。帖木兒(屠寄蒙兀兒史記稱生元末主妥懼貼睦爾汗元統元年、卒明永樂三年、年 七十二、二二三三至一四。五)，以蒙古疏族，起家列將，雄勇善戰，征伐四克。明洪武初，已悉定察 合台汗國，據錫爾阿母兩河間地，遂建帝國，定都撒馬兒罕(明史稱撒馬兒罕國以此)。嗣復滅伊兒 汗，平欽察汗，東出天山，西抵地中海，北侵俄羅斯，南服五印度，聲威所播，幾執世界壇玷之牛耳。 自比蒙古太祖鐵木眞，號成吉斯大汗，無婉色焉。(註二四)太祖世，帖木兒嘗遣使通好於明，帝命傅 安郭駄等往聘，帖木兒留不遣。成祖旣立，帖木兒遂決策侵明。永樂二年，親率軍二十餘萬東侵，明年 春，將假道別失八里，向中國北邊進發，帝敕甘肅總兵官宋晟儆備。帖木兒忽權寒疾，道卒。身旣不獲 與我文皇相見於强場，明兵亦未能與西夷交綏。帖木兒旣卒，諸子相爭，國復分裂，曩所平定地，紛紛 獨立，復成羣雄割據之局；明史於撒馬兒罕傳後以次所戰之諸國諸部，皆異時帝國境內諸城名也。帖木 兒裔孫雖仍擁虛號，然無統治實權，諸國諸部，多相率朝貢於明。明史且稱「永樂中，西域憚天子威 靈，咸修貢職，不敢擅相攻」焉。特當時諸國之臣服，實歆於經濟之利益，故史又曰：「成祖欲遠方萬 國，無不臣服，故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絡繹道途。商人率僞稱貢使，多 攜馬駝玉石，聲言進獻。旣入關，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飮饌之費，悉取之有司，郵傳困供億，軍民疲轉 輸。比西歸，輒緣道遲留，多市貨物，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繁費，公私上下，罔不怨咨，廷臣莫爲言， 天子亦莫之恤也。」(註二五)

四、南服之經營 洪武中，平定雲南貴州諸地。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貴州都指揮使司。永

樂中，父增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词。雲貴與中朝關係，視前世益密切矣；其地遂亦日趨開化。至後印 度半島諸國，如安南、占城、眞臘、逼羅等，太祖世皆遣使朝貢不絕。「洪武二十六年，置緬中宣慰使 司，永樂元年，設緬甸宣慰使司，以土曾卜剌浪，那羅瑜爲使。」而麓川、平緬、木邦、孟養、車里、 老提、八百等地，亦皆於洪永間先後置宣慰使。(註二六)今雲南西邊至緬甸諸地，悉屬聽縻。洪永間， 安南臣黎氏(季整)竊柄，迭行廢立，篡陳氏之位，僭國號大虞，又侵暴諸國。成祖遣沐晟張輔等討 平之，「遂設交趾布政司，以其地內屬。自唐之亡，交趾淪于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 (註二七)交人尋復叛，輔再往討平之。自此乍服乍叛，輔前後凡四往，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云。 宣宗時，交趾又叛，帝命將往討，畋績。廷議棄交趾，遂悉召官吏軍民北還，命黎氏世爲安南王。明置 交趾布政司凡二十一年而罷(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一四O七至一四二七。)安南雖貢獻不絕，如常 制，然西南夷朝貢者，稍稍少至矣。惟明在南洋之國威，宣德世仍維持不墜。初「成祖疑惠帝亡海外， 欲蹤跡之，且欲選兵異域，示中國富强。」(註二八)由是遣使履出，最著者爲鄭和。史稱「永樂三年 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 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番國， 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和先後七奉使，(自永樂三年至宣德七年、一四。五 至一四三二。)(註二九)所歷占城、爪哇、眞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淳泥、蘇門答臘、阿 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 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四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三四六 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註三**O)**航程所至，自今南洋羣島外，西至紅海，南達 非洲東岸。以同時期西人航行遠洋者較之，蔑如是之衆且數矣！不特當時南海各國，悉屬於明，古麻剌 朗、馮嘉施蘭、浮泥、滿剌加、蘇祿諸國，其王酋並率妻子陪臣來朝，(註三一)爲歷代所未有也。又 據明史所載，當時國人移植南洋者甚衆，如梁道明之王三佛齊，「閩粤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 爪哇國有新村，最號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舶輻軽，其村主卽廣東人，」以及陳祖義之爲舊港頭目， (註三二)皆洪永宀**iI**間小也。明初沿海人民之拓殖，蓋與政府之經營，相得益彰焉。 洪永宣之世，不獨外張國威也，內治亦頗有可紀。史稱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尙嚴峻，而能禮致耆 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敎，正後宮名義，內治肅 淸，禁寸駁皿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衞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 之。」(註三三)實則帝始建國，首以人才爲務，徵辟四方宿儒，羣集闕下，隨其所長而用之，諸儒亦 各展所蘊，以潤色鴻猷解厭文治，故內治非漢唐二祖之世所及耳。抑太祖天性猜忍，藉諸功臣以取天 下，及天下旣定，幾欲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臣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胡惟庸之獄，放誅至三萬 餘人。藍玉之獄，族誅至萬五千餘人。刑戮之慘，古所未見！(註三四)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往往 以文字疑誤殺人，(註三五)實爲盛德之玷。又廣封諸子於各省各府，雖參酌古制，「分封而不錫土， 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註三六)外以壯藩衞，而實無事權。然亦懲宋削藩鎭權，致淪積弱， 故如燕晉諸王，統兵鎭邊塞者，皆連城數十，得專征伐。卒釀異時尾大不掉之弊，晏駕未幾，靖難變 起。雖以建文帝「天資仁厚，踐昨之初，親賢好學，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銳意復古」者，卒亦「

不克所終」。(註三七J未始非太祖貽謀之不善也。「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居弱，長 驅內向，奄有四海。卽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早朝吿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裏洞逹，成功駿 烈，卓乎盛矣！」(註三八)史稱「永樂中，天下本色稅糧三千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 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 振貸，然後以聞。」(註三九)然帝政術鮮可考見，惟墨守太祖舊章而已。仁宗專務以德化民，惜在位 甫一年，**M**崩。宣宗繼立，「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間閣樂業，歲不能災，蓋明 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註四**O)**抑自「永樂以後，大臣多久於其位； 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三年，金幼孜三十年，楊榮二十八年，楊溥二十二年，六卿中察義爲吏部尙書三十四 年，夏原吉爲戶部尙書二十九年，當時朝廷之上，優老養賢，固可想見。而諸臣龐眉白首，輝映朝列， 中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其必有以孚衆望矣。」(註四一)至論明一代政制，大抵洪武中所定；茲言其 與淸世最有關係者。曰職方。「洪武初，建都江表，(元年八月、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革元 中書省，以京畿應天諸府直隸京師，後乃盡革行中書省，置十二布政使司，分領天下府州縣及蹲糜諸 司。成祖定都北京(今北平)**，**乃以北平爲直隸，又増設貴州交**at**二布政使司。仁宣之際，南交**B**叛**，** 旋復棄之外徼。終明之世，爲直隸者二(京師、南京)，爲布政使司者十三(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其分統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 三，縣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縣六，編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有六。」極盛時 版圖，「東起朝鲜，西據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 第九章漢族復盛畤代(明) 三四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四八 里；其聲敎所跄，歲時納贄，而非命吏置籍，侯尉8J屬者，不在此數。」(註四二)曰職官。明初仍元 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綜理機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尙書爲曹官。」洪武十三年(一三八**O)，** 丞相胡惟庸以事誅，遂罷中書省，廢丞相官，析其政歸六部，「以尙書任天下事，侍郞貳之，其糾劾則 責之都察院，章奏則達之通政司，平**R'**則參之大理寺。」帝方自操威柄，雖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祇備 顧問，鮮所參決。至「成祖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有歷升至大學士者。迨仁宣朝， 「諸大學士歷晉尙書保傅，品位尊崇，」「而宣宗丙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閣權之 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註四三)其地方官則設布政按察兩司，分掌錢穀刑名，其下 有府州縣官等，皆親民之官。其巡按總督巡撫諸官，皆屬朝官之出使者，非地方之長官也。其掌兵者， 外有都指揮使，(與布按並稱三司、爲封疆大吏，)以領衞所番漢諸軍；而於京師建五軍都督府(左右 前後中)，俾外都指揮使司各以其方附焉；而征調則隸於兵部。(有征伐，則兵部命將充總兵官，調衞 所軍領之，旣旋，則將上所佩印，兵亦各歸衞所，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掌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 而無出兵之令，)成祖時，內外衞四百九十三，守禦电田羣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親軍衞二十二，合計 軍額三百二十八萬有奇；而番邊衞所不與焉。曰科舉。其定式頒於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蓋「沿唐 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 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鄕試，中式者爲舉人； 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廷試，分一二三甲以爲名第之次。」(註四四)除兵制外， 是皆爲淸世所襲用者，而科目制義，沿至淸季，(自洪武十七年至淸光緖三十年始停，凡五百二十f

年，一三八四至一九。四，)尤爲世所詬病。然明世選舉之法，科目之外，猶有學校與薦舉。明初「中 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賢才，(其目曰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及 耆民等，)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以故山林巖穴，草 茅窮居，無不獲自達於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註四五)而學校之制尤善。太祖稱吳王 時，卽設國子學。**8•**四六)洪武中，於南京雞鳴山創建新舍，東爲文廟，中爲國學，西爲官署，總名 曰國子監。永樂中，復設北京國子監。而南監(明時稱南雍)規制，一仍太祖時之舊。學生盛時，永樂 二十年，多至九千九百七十餘人。據嘉靖世黃佐所撰南雍志，(註四七)其時學舍講院占地之廣，職官 學生之衆，規制之宏，實遠被唐宋。在世界敎育史上，亦爲五百年前第一之大學校。其學制之最可稱誦 者，卽學生於讀書之外，復有歷事之法。洪武中，如淸理田賦，編繪魚鱗圖册，修治水利，及淸査黃 册，稽竅案牘等事，均隨時隨地，分遣學生擔任。又令國子生於諸司實習吏事，是爲歷事生。蓋期學生 於力學敦品之餘，復能周知世務。學生亦無畢業年分，隨能任使，力能勝任，從而任之，才力不及，囘 監讀書，此實明祖辦學之精意，爲歷代國學所無者也。(註四八)明史稱「洪武二十六年，盡擢監生劉 政龍鑼等六十四人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駐圈**F**明祖之重用學生，實亙古無與倫比。且學校起家者，可不由科舉，而科舉出身者，必由學 校，學校尤爲科舉之本矣。此外直省府州縣衞，無不有學，敎養之法亦甚備。特其後偏重科舉，學生亦 僅務考試，而埋首於時文；迨開納粟之例，學生流品亦日雜，乃始不爲世重耳。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四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五0

明帝系表(註五**0)**

**1(**三)成祖弘一(永樂)—(四)仁宗f辭熙)—(五)宣宗f辭)—

**1(**九)孝宗鶴(弘治)——(十)武宗謂(正徳)

\_丄六)英宗體髄矗了(八)憲宗II(成化)—

—(七)景帝地辭泰)

—興獻王祐杭

(十一)世宗**11(**嘉靖)

丄**£1**」：<

—(十六)莊烈轟**i)**

(十二)穆蟲萨慶)

**i**常洵——围(一)弘光帝『磋燹)

—(十三)神宗鷺(萬暦)—一

*.Is*

太祖九世孫——(二)隆武帝『髒醛)

太祖十世孫——魯監國以海八魯王)

明史英宗紀稱帝「承仁宣之業，海內庶富，朝野淸四，大臣如三楊胡浸張輔，皆累朝斬舊，受»輔政， 綱紀未弛。以王振擅椎開煙，遂至乗輿播遷。」後雖還京，而明室之衰，實始於是。自後禍%紛起，其 大者，曰外夷，曰宣官，曰權奸，H朋黨。而宦官之爲害尤烈.，外夷之患，初卽由臨官引發；巨奸大 惡，自嚴嵩父子外*，*多出於手人內豎•，朋黨門戶之爭，亦因廷臣附圈宦以相傾亂，而禍胎愈煽•，餘如廠 術之酷刑，礦稅之秋政，皆宦官之凶焰與流毒也。初太祖鑒歷代覆撇，著令內侍不得干預政事。「及燕 師迫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虚實，文皇以爲忠於己，卽位後，遂多所委任；明世宦官岀使專征 監軍分鎭刺臣民隠折杰大權，皆自永樂間始」。(註五一)英宗朝，諸財利官及邊防要職，多以中人爲 之，而王振尤跋雇。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瓦刺酋也先入冠，振挾帝親征，至土木，大敗，帝陷於 宼，振亦爲亂兵所殺。于謙等擁立景帝，尊英宗爲太上皇。瓦剌兵直過北京，謙等固守撃却之；也先奉 還上皇以請和。史稱「景帝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註五二)然自上皇之歸， 帝頗猜防之。景泰八年(一四五七)，帝疾，宣官曹吉祥與武臣石亨結，迎上皇復辟。吉祥怙功，「門 下厮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註五三)嗣以謀反誅死。及憲宗立，又惑於太監汪直，「盜竊威柄，稔 惡弄兵，」(註五四)威勢傾天下。後雖廢黜，又寵任梁方與方士李孜省僧繼曉等，暴飲苛征，以從事奇 巧奢侈。「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註五五)史稱「是時中官多守法奉詔」；(註五六)然帝寵任李 廣，文武大臣賂廣黃rl-K相繼也。武宗卽位，又任宦者八虎(劉瑾、馬永成等，)正人盡斥，朝政日敝。 而劉瑾尤狡狠。初成祖瀝都北平後，立東廠，令宣者刺外事，又幸紀綱，令治錦衣衞諂獄。(註五七) 憲宗時，又別設西廠刺屮，以汪直督之，所領程騎倍東廠，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寃死者相屬。至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五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五二 是瑾令其黨分領東西廠，復立內廠，自領之，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及碰伏誅，帝復任江 彬，「就樂嬉遊，®近羣小，」(註五八)卒崩於豹房。「世宗崇尙道敎，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 吿匱。」(註五九)時雖「闇宦歛迹，而嚴嵩父子(世蕃)濟惡*，*貪咎無厭。」(註六。)嵩又務爲蒙蔽， 殺直臣楊繼盛沈鍊等，毒流天下。帝後雖誅世蕃而斥嵩，獨任徐階，然嵩竊政已二十年矣。程宗時，高 拱與階傾軌。神宗初，張居正復亂去拱，獨專大政者十年。史稱「居正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 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註六一)其綜核名實爲明代冠。然威柄之操，亦幾於震主。自 居正卒，帝始親政。未幾，卽荒於酒色，「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註六二) 因寧夏朝鮮播州用兵，「三大征跚接，國用大说，」兼宮殿®災，「營建乏資，計臣束手，」「始開礦 増稅。」開礦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帝卽命中官與其人偕往，天下所在有之。 」多假開採之名，橫索民財，或資產稍豐，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爲下有礦脈，其開採者，礦脈 微細無所得，又勒民償之。嗣又於通都大邑增設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 兼攝，大瑁小監，縱橫繹騷，吸E飮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 炭矣。」帝「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志皐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 有所糾劾，朝上夕下，机加重読，以故諸稅監益驕。」「當是時，帝所遣中官，無不播虐逞兇者。」 (註六三)迨帝崩，始用遣詔罷之，而毒病已遍天下矣。

自陽寺竊權，內外臣僚競捂克百姓，以序WJ奥援，民咨胥怨，所在盗起。武宗世，安化王宜舖反於 寧夏，傳檄以誅劉碰爲名，幸旋卽平定。嗣寧王宸滾反於南昌，亦藉王守仁力，克討誅之。然明之國

勢，已繭不復振，外夷迭侵邊塞，不能復制。北則瓦剌，@脫權自宣宗世破鞋®而降其部屬，雄視漠 北。英宗世，脫權子也先東降兀良哈，西制哈密，遂大舉入冠，英宗北狩，非于謙之忠勤，明祚幾於不 保。及也先爲所部襲殺，糙®復熾。「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衆入河套居之，擄中國人爲嚮導，抄掠 延綏無虛時，而邊事以棘。」成化中爲王越所破，「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稍弭，間盜邊，弗敢大入， 亦數遣使朝貢，」然「迄成化末無寧歲」。孝宗世，槌靶之達延汗，盡平大漠南北，統一諸部，稱大元 大可汗，(號小王子)分封諸子。(淸初之內外蒙古諸部、多其苗裔，)其孫俺答，據陰山附近，尤稱 强盛。嘉靖中，屢攻明北邊，西及靑海，再圍京師。穆宗時，始受撫不爲寇，「西塞以寧，而東部土蠻 猶數擁衆冠遼塞。」史稱自「正統後，邊備廢弛，聲靈不振，諸部長多以雄傑之姿，恃其暴强，法出與 中夏抗，邊境之禍，遂與明終始。」(註六四)觀王越之襲河套，時稱西北武功第一，然紅鹽池之捷， 禽斬僅三百五十，威寧海之捷，斬首亦僅四百三十有奇，明室兵威之不振，於茲可見矣。(註六五)西 則畏兀兒土魯番諸族。景帝而後，更盛迭衰。憲宗世，哈密爲土魯番殘破，至世宗乃徙其部落於肅州近 境，而棄其地於土魯番，有明西界，自是極於酒泉外之嘉峪關，漢武四郡，僅有其三，嘉峪以西，天方 撒馬兒罕諸國，雖仍多入貢，然皆番商「貪中華互市者，據敕往來，費供億，彈府庫，以實谿整」 (註六六)者也。至靑海諸番，自正德以降，輟靶時入侵其地，「番不堪剽敢，私饋皮幣，曰手信，歲 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爲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其熟番本頗柔服者，亦「窶通生番爲 內地患。」蓋「自邊臣失防，北寇得越境闌入，與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時之所患，終在冠而 不在番」(註六七)云。南則平緬麓川蠻，自英宗世竊發，侵據孟養木邦緬甸諸地。王瓢率衆往討，破 第九章 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五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五四 之，師踰伊洛瓦底江(明史稱金沙江)西之孟養*，*至孟那(今密芝那)，諸部皆震瞽。師還，盛立石 江岸爲界，誓部酋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然至憲宗世，孟養兵卽犯約渡江。嘉靖中，孟養木邦 諸智擊破緬，分據其地。緬之遺族復興於南部，旣復故地，又兼倂隣近諸部，大發兵破暹羅，遂崛强於

*9*

西南。萬曆中，漸侵入雲南邊內諸土司。用爲暹羅所敗，勢頓衰。然近績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 復，績亦於天啓後絶貢賦。南洋羣島諸地，宣徳後，朝貢多不至。及嘉靖以降，西力東漸，各島多被葡 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所併吞，吾華民驟見侵逼，勢日陵夷。然人民之前往開發謀生者，明史所載，如呂 宋傳稱「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多者至數萬人」之類，猶踵相接也。明史婆羅傳又稱「萬曆時，爲 王者閩人也。」三佛齊傳則稱「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廣東大盜張瑾列肆爲蕃舶長，漳泉人多附 之，猶中國市殖官。」乃如美洛居國，因荷蘭(明史稱紅毛番)西班牙(明史稱佛**HP**機)「構兵，人不 堪命，」亦由「華人游說兩國，令各罷兵。」(註六八)是我民之僑居南域者，猶時能嶄然露其頭角。然 因無政府之保護，與國族爲之後盾，遂時受歐人之凌侮屠愛•，而呂宋之禍尤慘。明史呂宋傳稱「佛郞機 旣奪其國，其王遣一智來鎭，慮華人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嗣復一再驅逐。「然華商嗜 利，趨死不顧，久之復成聚。」萬曆中之開鑛也，王時和、張嶷等至呂宋勘察，西人「謂天朝將襲取其 國，諸流寓者爲內應，」計盡殖之，「先後死者二萬五千人」。明廷雖敕閩撫徐學聚「移檄呂宋，數以 擅殺罪，竟不能討也。」東則倭寇。自足利氏臣明，倭人已斂迹不敢爲大患，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 竟絕。嘉靖世，足利氏中衰，倭冠復出沒黃海東海間。明廷又因夏**ua**罷市舶，(明初設市舶**nl**於寧波 泉州廣卅，寧波通日本，泉州廣州通琉球占城暹羅西洋諸國，)嚴通番之禁，海盗達導倭入寇。時承平

久，船敝伍虚，賊帆所指，無不殘破，分掠內地，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 )，兪大猷戚繼光大破之於平海衞，患始寝息。然東南塗炭者，將二十年矣。(註六九)萬曆初，足利氏 亡，倭國羣雄割據，豐臣秀吉起而定之。統一旣成，猛將謀夫雄傑之士，桀驚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 也，則用兵朝鮮。自二十年(一五九二)五月出兵，至七月，朝鮮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江。明以 朝鮮爲國藩屬，傾國與爭，初以宋應昌，繼以顧養謙、楊鎮等爲經略，史稱「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 糜餉數百萬，迄無勝算。至秀吉死，(二十六年卒、一五九八，)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 (註七**0)**朝鮮乃復國。是役也，明以宗主國盡字小之責，彈力七年，朝鲜已失土地，舉尺寸還之故 主。倭旣未能得志，且內外困敝，然秀吉承足利氏歷世臣明之後，竟欲滅明藩屬，復拒受明廷册封， (註七一)倭人之實行海外侵略，圖與上國抗衡，實驟端於是焉。東北則建夷。自正統初，撤退奴兒干 都司同知官，退守遼東之鐵嶺衞，東北邊塞，遂盡於鐵嶺開原。而建州女眞諸部族，勢日張雄，明廷 時與攻戰，亦互有勝負。(註七二)嘉隆之際，建州悍曾王杲，履寇遼邊，爲患滋甚。萬曆初，張居正柄 政，名將李成梁任遼東軍事，攻杲斬之；嗣又平杲子阿台。史稱「成梁鎭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 十，威振絕域，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然成梁晚年，貴極而驕，部下健兒，「皆富貴擁專城， 暮氣難振，又轉相捂克，士馬蕭耗。迨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註七三)杲外孫 努爾哈赤(生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適於是時崛起東«，以次倂建州及海西女眞諸部，復通好舞 粗，恩結三衛，旁«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稱汗號於部內，建國號曰金( 紀元天命)。越二年，起兵叛明，破撫順，陷淸河。明遣楊鎬率師二十萬會朝鮮兵往討，明年，大敗於 第九章 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五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五六 薩爾滸。努爾哈赤遂屠鐵嶺，陷開原，盡一女眞諸部，儼然與明爲敵國。加以三衞及蒙古，非受役屬， 卽與聯合，明之邊氛，混成一片，更不能偸旦夕之安矣。(註七四) 宦寺橫於內，建夷叛於外，而朋黨門戶之爭，亦烈於是時。明制，百僚布衣，皆得上書言事。臺諫 之以言爲職者，據明史職官志所載，都察院有「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及「十三道監察 御史一百十人，」「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爲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人搆黨者劾•，凡百官猥 茸貪冒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識平之。十三道監察 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有大 政，集闕廷預議。」又「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若干人，掌侍 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 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六掌科皆預。」其職旣專，其權尤重。(明以左右都御史與六部尙書 合稱七卿，明史特創七卿年表紀其除罷。)故主威雖震，士氣彌盛。然自中葉以降，建言者已漸以矯激 相尙，意氣用事，其甚者多結墨求勝，任情恣橫，然淸心忌惡，秉正嫉邪者亦不眇。萬蘑中，吏部郞無 錫顧憲成削藉里居，偕同志高讎龍、錢一本等講學東林書院，「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 野，聞風響附，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 忌者亦多。」(註七五)旣而淮撫李三才被言官劾論，憲成貽書廷臣葉向高、孫丕揚訟其賢，攻三才者大 譯，羣指目憲成等爲東林黨。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朝事廢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 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註七六)「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埃，各

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说黨。」(註七七)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而實尹輩陰爲之主，其黨起 興邦、張延豎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小。」(註七八)「正類不勝忿激，交相攻訐。」於是 「門巨紛然角立」矣。自萬K末至天啓初，朝臣復有梃撃(萬曆四十三年，男子張差持梃入太子宮，跡 似行刺，被執，問官定爲瘋酒，旋會鞫,則爲鄭貴妃宮監所主使，)紅丸(光宗有疾，輔臣方從哲進李 可灼紅丸，帝再服而崩，)移宮〔光宗旣崩，寵姬李選侍挾皇長子(卽熹宗)踞乾淸宮，謀專權，楊漣 左光斗等逼而遷之，〕三案之爭，盈廷互訟。時以爭三案者爲東林黨，謂梃擊爲貴妃主謀，進紅丸爲方 從哲罪，不移宮爲李選侍罪。以三案爲不足爭者爲非東林黨，謂張差爲瘋%，紅丸爲有效，移宮爲薄待 先朝嬪御。萬曆季年，三黨勢盛，東林被斥一空。光宗之崩，「宮府危疑，人情危懼，賴給事中楊健， 御史左光斗，協心建議，排闇奴，扶沖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註七九)熹宗旣立，葉向高復爲 首蛹，周嘉謨、趙南星先後爲吏部，大起用東林之在廢籍者，諸與東林忤者，廢黜殆盡。三案之爭，亦 皆東林之議獲伸。無何，「魏闇(忠賢)用事，羣小附之•，琏(時已進左副都御史)益與南星、光斗( 時拜左僉都御史)、魏大中(給事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愉邪，魏閹及其黨銜次骨。」(註八O) 諸東林黨旣先後抗疏論魏丽不法，腫至劾列其二十四大罪，言「寸觸不足盡其辜」。魏閹則逮漣、光 斗、大中等，同夕斃之獄中。向之三案被劾，京察(明制，京官六年一察，吏部主之，)被謫者，亦成 欲倚闔以圖報復，如蛾赴火，如蟻集碗，甘爲虎狗兒孫不辭。(註八一)魏廣微顧秉謙旣點縉紳便覧，以 諸東林爲邪黨，附魏閲者爲正人，俾闇據是爲黜陟。秉謙嗣又修三朝要典，極意詆諸黨人惡，盡翻三 案。於是諸縉紳以次斥逐，A爲東林損棄者，無不拔掴。魏閹益廣用羣小爲爪牙，「淫刑痛毒，快其惡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五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五八 正醜直之私，衣冠塡于狸汗，善類殡於刀鋸。」(註八二)史稱當魏閹「横時，宵小希進干寵，皆陷善類 以自媒，始所繫者，皆東林也，其後凡所欲去者，悉誣以東林而逐之•，自(天啓)四年十月，迄熹宗崩 (一六二四至一六二七)，薨詔獄者十餘人，下獄謫戍者數十人，削奪者三百餘人，他革職貶斥者，不 可勝計。」(註八三)明代宣官之毒焰，與衣冠之禍，蓋至魏閹而極矣！雖莊烈帝立，卽正魏闔罪，旋 毁要典，定逆案，凡附魏閹者，悉誅譴有差。(註八四)然渠儉雖除，而各立門戶互攻爭勝之習，仍牢 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嗷噂沓，其禍不徒內中於朝廷，且外及於邊事。方楊鎬之喪師也，廷議以熊廷弼 代爲經略；廷弼「有膽知兵」，在遼年餘，「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爲守禦計，令嚴法 行，守備大固。」「時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註八五)諸言官交疏劾之，廷弼再疏 抗辯，(註八六)且求罷。朝議允廷弼去，代以袁應泰。而潘陽遼陽隨陷，應泰亦死，朝廷復思廷弼， 諸前劾廷弼者貶謫有差，詔加廷弼兵部尙**S**，經略遼東；又擢王化貞巡撫廣寧。廷弼建三方布置策**，(** 廣寧用馬步兵，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而山海關特設經略，節制三方，)(註八七)化貞厄之，廷弼意在 愼重，化貞頗主乘機，戰守二意，經撫互各有主，勢成水火。中朝右化貞者，多詆廷弼，令化貞毋受廷 弼節制，或言廷弼不宜駐關內。廷弼抗疏謂「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造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 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註八八)其言亦良痛矣！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化貞果 敗，廷弼護衆入關。廷議論二人罪未定，前之以劾廷弼貶降者，悉復原官。及二人並論死，廷弼以兼忤 魏閹，先棄市，傳首九邊，而「化貞稽誅者且數年」，(崇禎五年始伏誅)王在晉、孫承宗繼任東事； 承宗命袁崇煥城寧遠，外飭邊備*，*內撫軍民，寧遠遂爲關外重鎭。六年(一六二六)，努爾哈赤興兵**m**

璐遠，崇煥以西夷巨礦擊却之，努fi亦受創，不久卒。史稱白建夷「果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 戰守，議戰守白崇煥始。」然崇煥雖敍功，魏闇亦**W**崇煥功受上**1Y**，皇太極之世，崇煥再捷錦州，零遠 戰守之功益著。而魏開卒排去之；崇煥雖爲魏圈建生祠，終不爲所喜也。泊魏闇伏誅，廷臣爭請召崇 煥，荘烈帝因命崇煥督師薊遼。崇煥則曰：「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 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卽不能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魚臣謀。」建夷以崇煥之在錦寧也，崇禎 二年(一六二九)，自蒙古直薄京師，「崇煥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 崇焕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皇太極初立，崇煥曾再遣使與往還，)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 盟；」(註八九)建夷因縱反間；帝下崇煥語獄。魏崔遺黨復誣毁之，崇煥遂磔死。,邊事益無人矣。九 年(一六三六)皇太極改國號曰淸，(建元崇徳)。自後一再出入塞垣，自河北直趨山東，遠者乃至海 卅。洪承疇率師援松山，亦爲皇太極所敗降。建夷至此，勢如日中天矣。

東禍之烈如是，而流賊之亂，復與之相表裏。流賊興自陕西，其近因爲水早做荒，爲政府暴斂，爲 官吏貪類，爲裁山陝驛站•，其遠因則在神熹之世。神宗怠荒棄政，好貨畜財，充其意殆欲不理一事，不 設一官，但取民之脂膏，積之內庫，礦稅四出，中涓羣小，侵漁百端；末年兵事愈急，益加賦重征， (註九**0)**喪師蹙地，朝廷反因以爲利•，綱紀廢壊，海內困敝，不問也。熹宗曬近閹人，濫賞淫刑，「 元氣盡漸，國脈垂絕。」及莊烈繼統，映西連歲大饑，陕北諸賊，因飢煽亂*，*一時並興。「是時秦地所 徴，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共目日増，吏因緣爲藏，民大困。以給事劉懋議，裁驛站，山陝游民仰 驛精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時安塞賊髙迎祥稱闖王，米脂賊李自成屬之，稱闖將，延安賊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五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六。 張獻忠，則據十八寨稱八大王，自餘名號繁多，「所在蜂起，或掠秦，或東入晉，屠陷城堡，旋滅旋 熾。」初「賊渠率衆，無專主，遇官軍，人自爲鬭，勝則爭進，敗則竄山谷不相顧，或分或合，東西奔 突。」(註九一)崇禎九年，迎祥伏誅，諸賊惟自成獻忠爲大，賊黨共推自成爲闖王，獻忠亦已別爲一 軍。獻忠旣自秦宼晉豫，又由豫入楚蜀，轉掠江右，旋犯粤西。自成則自陝入豫，由蜀蹒楚，轉寇關東， 僭號襄鄧。其時中朝執政柄者，如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等，或「庸孺無材略」，「務爲柔佞」，或 「蔽賢植黨」，「日與善類爲仇」。(註九二)魏閹遺黨，與諸假名東林者，尤時相水火。間帥如楊 鶴、陳奇瑜、熊文燦、丁啓睿等，皆「剿撫乖方」，「償師玩寇」。(註九三)建夷復時時出入塞垣，與 流賊遙若應和，明竭全力以防禦，猶苦不給。諸剿賊有功者，盧象昇則戰死賈莊，洪承疇則敗降松山。 由是賊氛益張，而益不可制。觀左懋第十四年(一六四一)疏云：「臣自靜海抵臨淸，見人民饑死者 三，疫死者三，爲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又言「臣自魚臺至南陽，流冠殺戮，村市 爲墟，其他饑疫死者，屍積水涯，河爲不流，」(註九四)及他明史流賊傳所載諸慘象，歷代「盜賊之 禍，未有若斯之酷者也！」(註九五)帝雖「憂勤惕勵，彈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 (註九六)前後任用閣臣，至五十人。又以「廷臣競門戶，兵敗餉細，不能贊一策，乃復委寄內侍，曲 兵監鎭，」(註九七)布列要地，而用非其人，益以債事，卒至潰爛而莫可救。(註九八)十七年，獻忠 西據兩川，自成復自陝而晉，略定三邊，東取居庸，長驅京邑，禁軍潰於城下，宦豎降於關門；城旣 陷，帝自縊崩，時甲申三月十九日也。明史流賊傳綜論之曰：「莊烈之繼統也，臣寮之黨局已成，草野 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湖渦之搶援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

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尙氣»任察則 苛刻寡恩，尙氣則急遽失措。加以天災流行，饑僅落臻，政繁賦重，外**II**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 然，疽毒並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 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 方流寇內逼，明廷議盡撤山海關外城戍，召寧遠總兵吳三桂統邊兵入援。比三桂至豐潤，聞京師 陷，莊烈帝死，愛姬陳沅亦爲自成所掠，選囘軍遣使乞降於淸，且請師。時皇太極已前卒，(崇禎十六 年秋八月卒)九子福臨嗣(是爲淸世祖)，叔父多爾袞攝政，改元順治。(元年卽崇禎十七年)得三桂 書，疾引軍入關，與三桂夾擊自成軍，大破之；自成還京西走，多爾袞遂入燕京。時明南都諸臣方擁立 神宗孫福王由鬆(明年，建元弘光，是爲弘光帝，)多爾袞則遣將分定畿輔及山東河南山西郡縣，福臨 亦自遼至燕，卽帝位。旣命將追擊自成，(明年，自成走死湖北通城，又明年，獻忠始被殺於四川，) 弘光元年，(一六四五，順治二年，)復集各路兵南下。南都福王之立也，馬士英以翼戴功專政；「士 英爲人，貪鄙無遠略。」(註九九)又引用魏閹遺黨阮大緘，日事報復，至翻逆案，重頒三朝要典，追邮 逆案諸臣，「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靑紫塞路」。(註一 **OO)**「武臣亦各占分地， 賦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排擠異己，奏牘紛如， 紀綱盡裂」。(註一。一)雖得一史可法，忠義奮發，開府揚州，提督諸鎭之師；而「權臣掣肘於內，悍 將跋扈於外，兵頓餉竭，**B**圉日蹙」。(註一。二)四月，淸兵陷揚州，可法死之。五月，淸兵渡江，陷 南京，追執弘光帝於蕪湖(尋殂)，欲遂戡定南土，所至屠殺立威。於是明宗室故臣，紛自樹立。魯王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六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六二 以海稱監國於紹興，唐王聿鍵卽帝位於福州(明年，改元隆武，是爲隆武帝)，益王由本起兵於江西。 及隆武敗亡，〔隆武元年(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八月，帝被執，不食死，時益王在福州，亦被執見 殺〕，桂王由概復卽帝位於蒙慶〔明年，改元永曆，(順治四年，一六四七)，是爲永曆帝，〕而江南 州縣，起兵自保，及聚衆城守者，赣州則楊廷麟*、*萬元吉、郭維經，嘉定則黃淳耀、侯崛曾，江陰則閣 應元、陳明遇，松江則沈猶龍，績溪則金聲，吳江則吳易，宜興則盧象觀，太湖則葛鱗，崇明則荆本 徹，崑山則朱集璘、王佐才，嘉興則徐石麟，或通表隆武，受其封拜，或近隸魯監國，受其節制•，雖皆 不久敗滅，然致命遂志，義聲震天地矣！(註一。三)永曆帝支柱西南，何騰蛟、瞿式相等「崎帽危難之 中，介然以艱貞自守」。(註一。四)其間因得流寇餘黨及降將金〔聲桓〕李〔成棟〕等之反正，聲勢盛 時，奄有雲貴兩廣湘赣四川七省。然帝「仁慈有餘，英斷不足」。(註一 O五)朝臣復各樹黨相攻，吳楚 分立，朝端水火，帝雖「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解」。(註一。六)及淸兵分途進犯，騰蛟式ffi先後 死，諸省以次淪亡。十三年，(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帝走緬甸，託絕域爲禁制。越二年，緬人卒 執以獻淸，(明年，爲吳三桂所弑)，明祚滅矣。而隆武遺臣鄭成功，自隆武覆亡，卽據金門厦門兩島 謀興復，嗣受帝封爲延平王。三年，(一六四九，順治六年)，魯監國臣張煌言以舟山不守，亦奉監國 往依之。帝入績之歲，成功偕煌言北征，直抵江寧。及敗還，復退據臺灣，任賢修政，招民墾荒，遺老 來歸，汙萊日闢，淸廷至令福建沿海居民遷徙界內，(時以距海三十里爲界)，禁漁舟商船出海，絕閩 臺交通之路以困之。及帝殂，成功亦卒。(魯王亦薨於臺灣，煙**-H-**則後二年被執不屈死)，而成功子 經、孫克壊，奉永曆年號者，猶二十有二年。至克域降淸(永曆三十七年，淸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

三)，明之正朔始絕；(註一。七)上距洪武紀元，已三百十六歲矣。

\* \* \* 明史儒林傳序稱「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諸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 興起敎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嗣世承平，文敎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然明儒經學， 實不逮宋人遠甚。自元人以宋儒經注試士，學者已鮮習注疏。至明永樂十二年，敕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 經大全及四書大全，逾年成書，頒行天下，(註一。八)二百餘年，以此取士，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 根柢，其在於斯。而其書皆就先儒成編，雜爲抄錄，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盡變。明人之經學，較之元 人，亦遂不及，蓋元人猶株守宋人之說，明人則僅抄襲元人之說，卽宋注亦鮮硏究。「至專門經訓授受 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未聞以此名家者」。(註一 O九)誠每況而益下矣。惟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修書 傳會選六卷，顧炎武嘗稱其「有功後學」，「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註一一 **O)**而梅驚(正德舉 人)之尙書考異五卷，辨古文之僞，多中肯縈•，陳第以時名將，(出戚繼光麾下)著毛詩古音考，立本 證旁證之法，鉤稽參驗，本末秩然；皆開淸代考證學派之先河。且淸初諸大經師，多爲明季遺老，積水 堅冰，其來有漸。是亦不得謂明無人也。

宋史有儒林道學二傳，明史雖僅有儒林而無道學，而列名儒林者，多衍伊锥之緖言，探性命之奧 旨，實皆以道學或理學著稱。黃宗羲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分立十七學案，就學者派別言，明儒似遠遜 宋儒；(宋元學案共有學案八十七，及荆公新學，蘇氏蜀學等)，然明儒實有其獨特之貢獻，且有爲宋 儒所不及者。明初儒者，以方孝孺(生元至正十七年，卒建文四年，二二五七至一四**O**二)，曹端(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六三

別派，於致良知之功，若緒山(錢德洪)主於**W**物上實心磨練，龍谿(王叢)主見成良知，不假工夫修 整，東廓(鄒守益)以帰知爲良知，主戒懼愼编，雙江(®豹)主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念庵(羅 洪先)主主靜無欲，特拈收攝保聚四字，心齋(王艮)標不學不慮，特主自然與學樂等，旣多不同。而 見羅(李材)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兩字，壓倒良知。餘若高景逸(學龍)之主靜坐，劉念臺(宗 周)之主愼獨，皆紛然如禪宗之傳授衣鉢，標舉宗風者然。亦梨洲所謂「有明理學，前代之所不及，牛 毛爾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註一 一五)者也。然陽明良知之學，本自困心衡慮動心忍性 中得來，高明膝絕之見，皆可徴諸身與庶民。陽明又病世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工 夫，因倡知行合一之敎，勸人卽知卽行，使知不但徒騰口說無益，及冥心妙悟而不驗之實事亦無益，尤 吾國從古以來聖哲眞傳，亦當時科舉中人口孔孟而心跖躊之對證良藥。史稱「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彊 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當危疑之 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註二六)以一身兼立德言功業，實爲周孔以後所僅見。歿後紹述師說者 徧中國，皆盛言良知，而鮮及知行合一。言良知者，亦惟江右爲得其傳。自餘門徒之廣，首推泰州與龍 谿。「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均)，再傳而爲羅近溪(汝芳)，趙大洲(貞吉)。龍谿之學，一 傳而爲何心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贄)、陶石簧(望齡)。」(註一 一七)末流衍蔓，大 抵憑虛見而忽躬行，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自然，浮誕不逞，不僅非名敎之所能諷絡，且多越繩墨以自 放，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王世貞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 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鄕以使人不可詰」，(註一 一八)其流弊亦云至矣！自顧憲成(生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六五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六六 嘉靖二九年，卒萬曆四。年，一五五O至一六一二)，講學東林，嘗言「官輦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 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 他美，君子不齒也」。(註一 一九)於當時政治，旣力持淸議，而於王學末流之樂趨便易冒認自然者，抨 擊尤不遺餘力。及劉宗周(生萬曆六年，卒弘光元年，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五)，講學山陰，獨標愼獨宗 旨，亦頗有自王反朱之煩向。明淸之際諸大儒，若亭林船山等，皆排斥姚江，若放淫辭。故至淸初而王 學復衰焉。

明儒與書院講學之風，亦有可言者。「宋元之間，書院最盛，至明而窶衰。蓋國學網羅人才，士之 散處書院者，皆聚之於兩雍，雖有書院，其風不盛。及國學之制漸壌，科舉之弊孔熾，士大夫復倡講學 之法，而書院又因之以興」。(註一二O)陽明所在講學，據錢德洪王文成年譜所載，在龍場則構龍岡書 院，在貴陽則主貴陽書院，在赣則修濂溪書院，在越則闢稽山書院，及巡撫兩廣，又有敷文書院，蓋「 隨處經營，隱然以復古學校爲己任」矣。時湛若水與陽明平分講席，「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 陳)獻章」。而陽明弟子鄒守益，「謗廣德州判官，亦建復初書院，與學者講授其間」。(註一 一二)比 陽明歿，而四方建書院以祀之者尤夥。嘉靖十六七年，世宗嘗因游居敬、許讚等言，詔毁書院，然毁者 自毁，建者自建。萬曆初，張居正當國，痛恨講學，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書院，然亦不能盡毁。及居 正敗，書院之風復起，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之無錫東林書院，鄭元標、馮從吾等在京師所建之首善書 院，其最著者。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東林書院之成也，憲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 其他聞風而起者，毗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註二一二)一

時之盛**，**槪**4**想見。至魏闇竊政**，**以講學者忤閹**，**遂矯旨盡毁天下書院。魏闇敗*，*儒者雖仍立吾院，浙 東如劉宗周之證人，沈國模之姚江。沿及淸初，講學不絕，東林顧高子弟顧培高世泰等，亦衍東林之遺 緖，然其風已日趨衰熄矣。書院之外，明儒講學之所，又有寺觀祠宇之集會。嘉靖初，陽明歸姚江，嘗 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二十三爲期。其後陽明門人方獻夫、歐陽德等，每集會同志於 京師南畿。徐階京師靈濟宮之會，「集四方名士，與論良知之學，赴者至五千人。」(註一二三)諸王 門高弟以講學名者，如錢德洪、王畿等，所至立講舍開講，垂老不衰。而樵夫陶匠農工商賈，亦皆可聽 講講學，(註一二四)斯實前世之所未有也。

自漢書以降，歷代正史所志藝文經籍，大抵兼舉前代及當時所有之書籍，惟明史不志前代之書，第 述有明一代之著作。四部著錄者，總計四千六百三十三部，十萬零五千九百七十四卷，(經部九四九 部、八七四六卷，史部一三一六部、二八**O**五一卷，子部九七**O**部、三九二一 一卷，集部一三九八部、 二九九六六卷)，卷帙之富，爲唐宋所不及。雖明人經子著作，多鈔襲前人成編，故昔人有「得明人書 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之言。(註一二五)史部之纂述前代事者，自宋濂、王譚等纂修之元史(二 一。卷)外，以改編宋史之著作爲較可稱誦•，最著者三家**，**曰王洙宋史質(一 **OO**卷)，曰柯維骐宋史 新編(二**OO**卷)，曰王惟儉宋史記(二五**O**卷)；大抵皆尊宋統，抑遼金，以元人宋遼金三史並列爲 非。而柯著會三史爲一，以宋爲正，遼金列於外國，與西夏同，又敍宋亡訖於祥興，而爲衞益二王作本 紀，裏貶去取，義例謹嚴，閱二十年而始成，功力尤勝諸書。他如馮琦原編、陳邦瞻纂補之宋史紀事 木末，凡立一百九目，兼詳遼金，亦條分縷晰，眉目井然。然要皆「見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六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六八 (註一二六)惟明人喜談本朝掌故，私家作史之風頗盛・，傳世者如陳建之皇明通紀(二七卷、又續紀 十卷)，鄧元錫之明書(四五卷)，何喬遠之名山藏(三七卷)，朱國禎之史槪(一二。卷)，陳仁 錫之皇明世法錄(九二卷)，王世貞之#州史料(一 **OO**卷)，及徐學聚之國朝典彙(二**O**。卷)等， (註一二七)皆撰於明亡之前，爲今徵明事者所寶愛。而自太祖以下之累朝官修實錄，存者幾三千卷， (註一二八)諸淸修明史所不詳者，多可於實錄考得其始末，尤硏明史者之無盡寶藏。其餘儒臣奉敕編 輯之書，卷册最富者，無過於子部類書類之永樂大典；自永樂元年七月修撰，至五年十一月吿成，與其 事者，初僅一百餘人，後增至二千餘人，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註一二九)其書以洪武正韻爲綱， 排列古書字句於下，而體例不一，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亦有舉全部大書悉納 於一韻之一字中者。雖「割裂龐雜，漫無條理，然元以前佚文祕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 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淸世修四庫書，「裒輯成編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 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註二一一**O)**明人保存古籍之功，亦云偉矣。 明代文學著作，亦名家輩出。明史文苑傳序稱「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集)柳(貫)黃(潛) 吳(萊)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禪、方孝孺以文雄，高(啓)楊(基)張(羽)徐( 賁)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矣。永宣以還，作者遞興， 皆冲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生正統十二年，卒正德十一年，一四四七至 一五一六〕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生成化八年，卒嘉靖八年，一四七二至一五 二九〕、何景明(生成化十九年，卒正德十六年，一四八三至一五二一)偈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

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ffl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靖時，王愼中(生正德四 年，卒嘉靖三八年，一五O九至一五五九)、唐順之(生正德二年，卒嘉靖三九年，一五。七至一五六 **O)**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李攀龍(生正德九年，卒隆慶四年，一五一四至一五七O)、王世貞 (生嘉靖五年，卒萬曆一八年，一五二六至一五九**O)**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 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生正德元年，卒隆慶五年，一五**O**六至一五七一)頗後出，以司馬歐 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 衰。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纔；張溥、陳子龍，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有明一代 文士，卓卓表見者，其源流大抵如此。」明代文學，一開一闔，一詭一正，儼有縱橫馳騁之觀，而要其 歸，則專於沿襲，無特創之可稱。「其特創者，惟八股文，最擅名者，前則王愁、唐順之，後則歸有 光、胡友信；順之有光皆能爲古文，然其古文亦有八股文氣息，八股文旣盛行，於是有彙選評點之本。 而學者治古書，往往亦用此法，故明代批評經史子集之書最多，是亦一時之風氣也。時文之外，小說戲 曲，亦頗有創製。今世所傳三國演義(羅貫中作)水滸傳(傳羅貫中作)西遊記(吳承恩作)及金瓶梅 (傳王世貞作)號稱小說界四大奇書者，皆明人所著。明代小說之盛，當軼於古文之價値矣。元代戲曲 多以質樸勝，至明之湯顯祖、阮大鉞等所編傳奇，(湯有玉茗堂四夢，阮有春燈謎、燕子箋等)則綜各 種文體，皆入於詞曲中。」又崑山魏良輔造曲律，以歌里人梁辰魚之詞曲，後世目爲崑腔，則又因傳奇 之盛興，而自製新調。是皆明世文藝之可稱者也。(註二一二)

明代文士兼擅書晝者甚多，而東南尤盛。若長洲之沈周(號石田，生宣德二年，卒正德四年，一四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六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七**O** 二七至一五。九)及徐(禎卿)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吳中四才子，皆能詩善文，兼長書 畫？周畫尤工，「評者謂爲明世第一」。(註一三二)而「徵明(生成化六年，卒嘉靖三八年，一四七**O** 至一五五九)主風雅數十年，與之遊者，王寵、陸師道、陳道復、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錢穀之 屬，皆表表吳中。徵明長子彭、次子嘉，復並能詩，工書畫篆刻，世其家。」(註一三三)「華亭自沈 度、沈粲以後，張弼、陸深、莫如忠、及子是龍，皆以善書稱。董其昌(生嘉靖三四年，卒崇禎九年， 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後出，超越諸家，始以宋米芾爲宗，後自成一家，其書•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 己意，瀟灑生動，非人力所及。」(註一三四)同時陳繼儒(亦華亭人，生嘉靖三七年，卒崇禎一二年， 一五五八至一六三九)亦「與其昌齊名」，「工詩善文，兼能繪事。」(註二二五)然槪未能度越唐宋 名家也。惟明世工藝美術，有缺於前代者數事。一曰瓷陶器。江西景德鎭之瓷器，莫盛於明，以諸帝之 年號名其審，而一朝有一朝之特色，(如永樂尙厚、成化尙薄、宣德靑尙淡、嘉靖靑尙濃、宣德祭紅、 則以西紅寶石末入渤*、*凸起瑩厚如堆脂)宣德密選料置料，畫器題款，無一不精，尤爲明密極盛時 代。宜興陶器，至萬曆世亦著稱於世，雅淡質素，又與景德瓷以濃彩勝者不同焉。二曰漆器。以永樂果 園廠製最精，有剔紅塡漆俄金倭漆螺鈿諸種。明季徽州吳氏漆絹胎鹿角灰磨者，螺鈿用金銀粒雜蚌片成 花者，皆絶，古未有此也。三曰銅器。宣德中，以銅鑄鼎彝爐鬲等，是爲宣德爐；其材料多選各國各地 絕精之物爲之，(如暹羅國風磨銅、天方國础砂、三佛齊國紫石、渤泥國臆脂石、琉球國安瀾砂、及辰 州硃砂、雲南棋子等)每銅一斤，煉十二次，僅存銅精四兩，光色煥發，又以赤金水銀等物塗而燕 之，故與尋常銅器迥異，是皆明代工藝美術之特色也。至若南京報恩寺塔，自永樂十年至宣徳六年(一

四一二至一四三一)，建築經二十九年始成，九級八面，咸覆以五色琉璃瓦。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 金身，一金身琉璃磚十數塊漆成之，其衣捎而**U**鬚眉，不爽分亳。時海外夷缺沮驟至者百有餘國，見 是塔，必頂禮讚嘆，謂爲四大部州所無；若與永宣國勢相應和矣。而北京宮殿，如天安門太和殿等， 與昌平明陵，曲阜孔顏諸廟，雕刻石柱，咸精深華美，至今猶存。皆可以想見明之注意工藝美術焉。 (註一三六)

世譏明人之學多空疏，然當時縉紳儒流，以藏書著稱者甚夥，官私刻書，其風極盛，諸硏性理詩文 者，亦多博洽之士。(**,,r**一 至以實學顯者，歼推李時珍(萬曆中卒)之本草綱目。明史本傳稱「**S** 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増亦如之，唐蘇恭増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増一 百二十種，至掌風踢唐愼微輩，先後増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頫旣繁，名稱多雜， 或一物而析爲二三，或二物而混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閲普八百餘 家，薬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増藥三百七十四種*，*簡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爲綱， 餘各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乂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至今醫家奉爲典型。他如徐宏祖(生 萬曆十四年，卒崇禎十三年，一五八六至一六四**O)**之霞客遊記二十卷(丁文江編輯本)，潘耒序稱 其「闘粤遂蜀滇黔，百蠻荒徼匕•皆往返再四，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旣得大勢後， 一丘一铤支搜節討。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關之事，山川條理，峻列目前，土俗 人情，關梁阪塞，時時著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術正無遺，然未容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 知。」爲我國以科學炳神攬勝探險硏治地理惟一之専籍。宋應星之天工開物十八卷，〔崇禎十年(一六 第九章 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七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七二 三七)刊行〕凡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製器丹靑珠玉之原料工作，無不具備，說明之外，各附以圆；三 百年前言工業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倫比。方以智之物理小識六卷，〔崇禎十六 年(一六四三)刊行〕大別爲天曆風雷雨喝地占候人身醫藥飮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鳥獸鬼神方術異事等 十五類，搜羅紊廣，時有精義；今之講物理者，猶盛稱其書。正不得以空疏二字槪明之學者也。抑明之 儒者，多究心於武事。若陽明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固已。明史稱「唐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 文樂律、地理兵法、孤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羅洪先躍馬挽强，考圖觀史，自天文地 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註二二八)順之爲龍谿弟子，洪先 則江右王門巨擘，皆資兼文武如此，是又與宋儒之重文輕武者異矣。

明世文化上尙有一盛事，堪與李唐媲美者，則華化之廣播各地是也。明史土司傳稱「西南諸蠻，自 巴夔以東及湖湘嶺嶠，盤踞數千里，種類殊別，歷代以來，自相君長。迨有明踵元故事，大爲恢拓，分 别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而法始備。考洪武初西南夷來歸者，卽用原官授之，其土官銜號，曰宣慰司， 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級•，而府州縣之名，亦往往有 之。襲替必奉朝命，雖在萬里外，皆赴闕受職，文武相維，比於中土。」(註一三九)吾國散居西南川滇 黔桂及湖廣諸省之苗®，至明始遍置郡縣土司。雖其間叛服不常，誅賞互見，然中夏文物之漸次滲入諸 族，與諸族之漸沐華化，實以明代爲一大關鍵。洪武中國子監之建也，史稱「直省諸士子雲集輦下，雲 南四川，皆荀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亦皆有官生入監讀書，輒加厚賜*，*幷給其從人，永宣間先後 絡繹，至成化正德時，琉球生猶有至者，」(註一四**O)**而高麗及交耻，亦先後遣生徒入學。當時因各國

及土官生入監者衆，至於監前别造房百間居之，名曰「王子書房」，(註一四T)其規制逾於唐之國學 矣。明史又稱「自成祖遣使四出招彿，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 不屆，自是殊方異域鳥言侏偶之使，輻較闕廷，歲時頒賜，庫藏爲虛。」(註一四二)其時錫資賂遣，萬 里相奉，百工所作，無一不具。重以商旅往來，懋遷有無，吾國文物之廣播亞洲海陸，槪可想見。觀永 寧寺碑屹立黑龍江北，封山貞瑕，遠屆日本、浮泥、滿剌加、柯枝諸國。(註一四三)而鄙儀如瓦刺，酋 也先自立爲「大元田盛(猶言天聖)大可汗」，亦仿吾華建立年號，上書末署「添元元年」。(註一四四) 則明世文物之傳播，固不僅冠服幣帛而已。學士文人名播戎夷者，明史所載，如宋濂傳稱「外國貢使亦 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馬理傳稱「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 之，錄其文以去，安南使者至，問馬先生安在」，張弼傳稱「善詩文，工艸書，自號東海，張東海之 名，流播外裔」，文徵明傳稱「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董其昌傳稱「名聞外 國」之類，與唐賢亦不相上下。(註一四五)至各國受華化影響最深者，則爲安南琉球朝鮮及日本。明太 祖嘗頒科舉詔於安南。張輔之平交趾也，成祖「詔訪求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 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及容貌魁岸便利、膂力勇收、陰陽術數、醫藥方 脈諸人，悉以禮敦致，送京錄用，於是輔等先後奏舉九千餘人。」及黎利復國，復「建東西二都，分十 三道，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三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 華風焉。」(註一四六)明史琉球傳記琉球遣官生入監識書最詳，迄萬曆世猶不絕。雖國小政簡，然如法 司、察度、及大夫、長史等官，並仿中華，「無曆官，亦諳漢字而知正朔。」至「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七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七四 秀，皆令習讀中國苫。」「可謂守王章重文敎者矣」。(註一.四匕)朝鮮口李成桂得國，子孫承業，®精 文治，獎崇學術，科舉考試學校書院之制，皆同中國，挾册讒書者，四方競起，博古通經文學優瞻之 士，先後輩出。天順成化中，王臻及曉命諸臣纂修經國大典，嗣王委復命帝學士編纂東國輿地勝覽及東 國通鑑等書，於是政制職方及編年史册，粲然明備；蓋「外國之何文獻者，以朝鮮爲稱首。」(註一四八) 觀明初會典載成桂宗系不藪，朝鮮累遣使奏請更正，不果，至萬暦中，明廷諭將重修會典已改正朝鮮之 條，頒賜朝鮮，王畛親吿宗應社稷及文製，父下令謂變禽獸之域，爲禮義之邦，是•!■方再造箕疇復敍之 日，亦可見其華化之程度矣。日本自足利氏臣明，明廷頒賜銅錢書物，累代不絕。而賈舶往返，典籍名 畫織物及什器等，輸去亦多。由是「直接間接促進日本學問美術工藝之發達，使貴族社會文化生活之內 容，益行豐富•，東山時代(足利義滿於東山造銀閣，自號東山殿故名，)之特異文化，卽對於此等輸入 品加以精細之硏究而能正當理解之之效果也。」時禪僧入明求法請益者，後先相望，多好究儒學，苦心 學習中國詩文，今倭人猶自詡其時僧徒文學，與中古及德川時代不同，「完全脫去倭臭，爲純粹之中國 文學」焉。(註一四九)明代華化之漸被各國若是。至由各國輸入者*，*悉屬貿易商品及貢獻方物。雖多奇 珍異寶，名禽殊獸，而影響於中國文化者至跡，其影響較深關係較鉅者，首推明季自歐西傳入之耶敎及 學術。

明世佛道諸敎，傳佈頗廣。京師置「僧錄可、道錄**H-1**，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縣有僧綱、道紀等 司，分掌其事**o,**僧凡三等，曰禪、曰講、曰敎。道凡二等，闩全眞、曰正一。」(註一五O)明諸帝多奉 道敎，世宗尤躬親齋醮，不理朝政，信道士邵元節、張彥順、陶仲文等，封祀無虛日*，*旣上皇考皇妣道

套6 （翻买應K怔6脚対彼旧Q） •燧皿噩靦「域祥」「恠披」。睽笙科T蚤鬟之妾網丈。司應塞捧 孩，至\*播破髄箋&裝£。婆縫聽到。M&创螂皿龈爵驚驚頫極-端用卜glRll＜4-用御6序必ft}\*-。 □I塗扫N酒藻6右咀骡旅嚇打眼蟾服0「+＜灣25您魄昨6咨扭圖曙蒯鼬瑟。卷维難Q酬徳6牝&归Y後 鼬出。茨曜W忌題巨，翩W*，*坍理111慌g或lU^i® 6 W：郷整煖題*，*觀耍，陆煖槌聽飛屬驟網钺。賽絶N 輙舸6遛槻艷迥姓塁（蟹=）（岌陰）墩韧（絶棋）检m （攤您）SS® 6 4＜取右麗EZ題範+1 6 \*罷 葬顽1條到。J婆遂驟皿点水△援6識顧加区勰禄椅6匡嘗拦匣成眼@。蚀跋和6馬蘭遅点展瞳必UJ 驚6点原鞭6 X輕睡关圏Ml 1柠。封恣照地招觀钦旅妆車，与渤混還照睡:S 6 WIESS® 6 .驟纏$5純6通 守堡墜繼觥6眯麻1R殴澳N右矇聽与m3滨輿避融熙觀。窓迥輟獄N棋能6潮卷/症到林。（規丨用1） 琶瘗畦X 6 M送潴態眼片簿范。EIRNU 6詩楽IU艘證玄廿四。必+Kil虫松諜6 X搔路橢飄右糠氣 取6在聶囲瀛NS0瑟照6核臨隨譯监側6皿瑟側尽危枱也飄爐。密出姦攻硼窿玄6燧溼照獣R應建MN 燈潴抻眯6埋傾国烟照恕新尘蜓倏桜岳中。楝鞍lll+l折（1用用11） 6瞟喫潴屮枳憲 如（Francis Xavier）和揪廿圈，£冊狀定曜嵌N1U妾曲（W§ZH®H14-K1）。花攏您点& （ 1 W＜

I ）。傾\*官期潴屮灵暖覇（Matteo Ricci）底蜓点域®|，您調111轉。揪通云NWHlI囈-承柜酬制任蝌 帼\* 6舸理潴鵬。1卄点折（1 KOI） 6染ttY頫6鶏桝佃醐6爛還床瑟F陌N郷f復出核「魄無卄 瑠泗噩氐相您NiR蒙。」CH 1用11）産W註魅钮屮程晚援蝌。KW「皿暖度＜\*8•圈恣6城电慄錦蘇。 ……MS^WW 6 \*席嚳睬葬嫩N土 6械類史瑟，K•徉繼布6轼卷淑m 6会蝌Y返来癱6择1您虫蘇 郷礎但:N。匡屮4＜米导悠来的，料N蟋餾。泅世拭盥。W推題0抓权盛。冬城誕聳風。敢滲謝卄书神。

HI早目

辘W普後経愚捆迭'W （国）

中國通史要略 三七六 更有龍華民(Nicoons Longobardi)畢方濟(Franciscus sambaiaso)艾儒略(Julc-s Aleni)鄧玉 函(Joannes Telrens)諸人。華民、方濟、儒略、及熊三拔(sabbarhs-us。de unsis)，皆意大利亞 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今譯日耳曼)人；鹿迪我(Dfdacus de pamoja)，依西把尼亞國(今譯西 班牙)人；陽瑪諾(Emmanuel Dias)，波而都瓦爾國(今譯葡萄牙，明史又稱爲佛郞機及蒲都麗家) 人；皆歐羅巴州之國也。」(註一五三)及明之季年，奉敎者達數千人，永暦崎帽嶺表，其太妃及皇太子 等，亦皆領洗，耶敎之勢力可覩矣。(註一五四)

利瑪實之東來也，原以傳敎爲職志，然同時亦挾有超越中土之科學技藝。吾國學人於彼敎本格不相 入，徒以感科學技藝之不如，遂從而受業，重其學，重其藝，非重其敎也。利子在端州時，嘗畫坤輿圖 (世界全圖)，製地圖渾儀天地球考時S報時具，以贈於當道，人多奇而喜之，從學天學曆數。及利子 入京，首貢萬國圖誌時鐘，兼自述製器觀象之能，其與名公論學，尤時旁及度數，其實心實行實學，旣 爲士大夫所欽服，以是因緣，徐光啓李之藻等名士，卒信敎受洗。(註一五五)萬暦三十八年，(一六一 O)利子歿，南都旋起激烈之反對。神宗納禮部郞中徐如珂等奏，令禁耶敎，耶穌會士悉放逐澳門，聖 堂邸第，悉被封禁；是爲耶敎入中國後之一厄。然天啓崇禎間，明廷因建夷患亟，需造銃職，以資戎 行。又因舊曆疏舛，交食不驗，議開局纂修。諸敎士遂以製做明曆之能，復見召用。佈敎旣得自由， 聖堂邸第，又次第修復矣。綜觀當日敎士輸入之學藝，足補吾華文化所不逮者，自陽瑪諾等所譯耶敎 經典外，〔萬曆三十年印行之聖敎日課，集陽瑪諾*、*伏若望(Joannes Forez)、費奇規 (Gaspgd Ferreira)、賞樂德(RodeFfguered。)、郭居靜(Lagarus C兰ane。) 諸人所譯者爲一篇，流傳至

今〕。一曰天文暦算。利瑪實嘗與徐光啓譯〔希臘歐幾里得(EUCMdis)著十三卷之前六卷〕幾何原本、 測量法義等書，與李之藻譯圜容較義、同文算指、渾蓋通憲等書，是爲泰西天文數學傳入中國之始。 及崇禎世開曆局，徐光啓李天經先後董其事，復徵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 (Johamws Adam Schall **Vou Beo**羅雅各(Qacom。Rh。) 等，用西洋新法釐正舊曆，成謄書一百三十六卷，(總名崇禎暦 書)製有日**S**星®窺笛(卽望遠鏡)定時考驗諸器，遠視明代沿用之元郭守敬授時曆及觀象臺諸儀器爲 精密。明史天文志云：「瑪竇等精於天文暦算之學，發微闡奥，運算製器，前此未嘗有也。」二曰地理 學。自利子齊進萬國圖誌，言天下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非洲)、亞墨利加、墨瓦臘泥加(泛 指南極地方)等五大洲，又著乾坤體義，介紹泰西地圓新說，又屢繪「坤輿萬國全圖」，刊印傳佈， (註-五六)是爲吾國知有世界五洲及地爲球形之始。及艾儒略取西來所携手輯方域梗槪，增補以成職 方外紀五卷，前冠以萬國全圖，中述五大洲，後附以四海總說，所紀皆絕域風土，爲自古圖經所不載。 不特利子等所繪輿圖，先測量各地之經緯度，以經緯線表示弧形之地面，爲中國地理學上空前之作也。 (國人一般觀念，皆以地爲平面，地圖之傳統繪法，亦只知用計里開方之法)。三曰哲學。龐迪我萃西 哲格言，著「七克」七篇(伏傲、解貪、防淫、熄忿、釋饕、平妒、策怠)，詞旨淵粹，與高一志( **p・Alphonrus vagnoni)** 所譯之「西學修身」，實同爲倫理學名著。畢方濟口授徐光啓筆錄之「靈言 蟲勺」，則經院哲學之心理學也。傅汎濟(Francisco Fu=ad。) 與李之藻合譯之「名理探」與「寰有 銓」，前者爲希臘大哲亞里士大德所著辯證法大全之疏解，後者譯自亞氏之形而上學釋本。雖皆非亞書 全帙；然西哲微言，翻以華文，實以此爲嗑矢。(按自西學修身以下四書，皆十七世紀初年葡萄牙高因 第九章 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七七

鶴时〔Coimbrc〕\*斷譴襟。睡岡出玺醉囲*，*Q欲酬*，*縄剧明，出依匡H酸姓思胜粮。甌邮相$H乾瑾麗 姉Y 口 6葬龌軽此。）HH^rb-N「火卅瓢赧」…膨麗热盘N「K相脚様槃麋」，哽榊削N「相柬嶙謝」 統-最XY?t戲信風锹。印田聲劇H爛!。皿認姒焜磯亡6 （窓以狀植蝸帼「槻倒恣。玄囲担亲間，毗回 後。嘲11从箍。W＞M 1114-t -碧寢離中饗。鹳藤十醐。H＜泡七-腰z$X螳酹體。弱也湛N。難援座。 4＜戲+1姫果曲黯&EI8tY潔加6窓的顎。J齟卧腿迎様黝円瑟融燃。X鮮「收卸1|林T塚希懸6根煙 忌凯，曖段据*，*謎蝌眠•認热塩磯6 M鄉年必。36^4-11 W -峠诺登皿。海襄根洲整筮噩目組辭輕。抓洲 采雄矗磯II卜烂s怔塩\*四領套-堤制瓦圧。辎席孃用皿蚓」。）左謚带图口嬰出龜能重N「顷聘国 纏」應曜巣。WISWEIffi -眼照也彰般^Nfg后戾留（Galilei Galileo）反换-X»^W®*，*隴瞇*，* ■R瞇，震麗施维。武=§出择琴银跚HN潟芸g終甲图玄咫亲米I - Wfc，史褂，整挡浏概既坦，咪廿応 衆統6驟F微Y，飄魄皴埋迥畛曜髭N葺融蚪钮。（規丨用早）\*芸粧111拦N幡13档坍。械噩厚移麒移N R •首族SJ核戻梆應0經…卷湛的N「嬲理副觸」-恣K辎局制竊盟小械6 田糸布粮1

¥。（X靈种锹N爐膘藉6濾帼預脹N匠坦座園咫職蜩6核龌10批来動＜在圈N勰8K。）鑑M总卜秘坦 他（斜bN rE{+WJ必佃田区（Nicolas Triganlt） N「恩蝶时血綱」。制左喝卜他坍鳏注。忌右 豆牡N恤照廿圈N恤目），囲聚（戻小赧遊援10断6容諏「幽断相胰」・6闾斷晶令聽齢），13鋼（戾出 糊强聊收相画坚6^右撩蘇椎田暨發醐4＜集，4＜架序Y「醐区」卄），慝JB1牝袖蝦（髪W澈盛值頫泯幅 月建抵云玄戴N潴涧6 W®«。）滲6会驟窓略嘩Y。}£#対郷。»®+im 6睇應罷锹爆6 槌幽式6廿宾並瑟屮佥四还遅慄回船6叫饌甲4■曲廂N貽6（» I WO 説讖毛郷£㈱HD 1。+I-KW

西學薰陶者，自與西士共同譯著之徐光啓、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外，亦僅徐宏祖、方以智輩數人。 (註一五九)丁明之亂，名理哲學以至物理工藝，皆未〃除普遍之影響。製造火器一事，雖小小試用， 而用之不得其人，轉以資敵。(明史兵志言「光啓請令西洋人製大厩，發各鎭，然將帥多不得人，城守 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闕，三大營兵不戰而潰，鎗職皆爲賊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發瞰擊 賊，時中官已多異志，皆空器貯藥，取聲■«■而已。」至孔有德等挾西澈降建夷事，別見下章。)暦書雖 成，亦因明亡而未及施行；天文儀器，且盡毁於流賊。亦可慨矣。

**\* \* \*** 明初社會，有與胡元迥異者。其一則衣冠悉復唐制也。自蒙古入主中夏，其冠服車輿，雖雜用宋金 之制，亦並存其族之舊俗。故天子有冕服，儒士有唐巾，皆沿中夏之法.，而常服之「質孫」，(註一六**O)** 則爲胡服。明祖驅逐胡元，洪武元年二月，卽詔衣冠悉如唐制，此實漢族戰勝外族之標識。而明史輿服 志僅稱「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禮，車服尙質，酌鲁今，合乎禮意」，不言其取別胡元之意，蓋諱之 也。明之服制，雖與古禮不盡同。然觀明史所戰，上自皇帝冕服，下至士庶冠服，大抵皆周漢以來相承 之式。自滿淸入關，瓣髮胡服，而明人多抵死不從者，實亦文野之敎殊也。(註一六一)其二則泯滅種族 之界限也。自妥權貼睦爾竄歸舊巢，諸蒙古色目人淹留中夏者，實繁有徒，明祖槪一視同仁。洪武元年 大赦天下詔有曰；「蒙古色目人旣居我土，卽我赤子。有才能者，一體擢用。鳏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 者，官爲存恤。朕旣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又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於 是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其後頻年征伐，塞外之俘累累，皆使之雜入各衞，分居內地，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七九

liKO

鷹翘垂如6集體犊g 6岡堡尷归頰热魄这。・-「処危用蚌6中撮4C句皿Y出盅噸卄彊6 & 眯"8•圈Y怪煨要發6 K•立味检嗫迥嬰戀甌6艘神啪収睡掇題燧Y蚀脈恐製。」（想丨Kl I）際fg祀柘右国 :JSNM 撬如蝌龈N目垣6三咀重艶礬N畦座。識蝌很屮知，&型晾呉诲N蜩嬰薩。装匝&蝌眠蟋\*飄 ■蝦匿甄中居N報\*。信虛尊N履6澀卷迥核驟燃箱麼藻N禁慮服。

卷以曜PH尷翅旧釉阳耙爵整6叫我熙羨，«^W 6舸N斐戡。……琵終田折。&福牌反补踮6 加励泛础照訟换登6二護亲義螳猷撤I懒愛6堂職謳風屮糕，疗也親N 6 I W<peK« -燧rd裂旧-3$a T犯，阳超曇新咫粼锹。8艘耳蛔。整炽长順6眼YW涨6臨超蛆延郷IW箍焯。螺徵N錢6 K玫态埒6 启眼Q職引遮区腿N聲懶6核屈敏黴枫燄6咨匯薩■賦引。」（組1 K1ID験裕襄任咽W霎\*1银6噤《跪 吸蛔岡匡《田6封哲殺贓兵囈观08 | KM）密賊幽驟誕瞿6 ZflE隸廩6應25風瞇建藏翔塊間。崙嚮所 翅絞拠\*。衆将腰鳏n短。x睬枢域蒯篥屮側眠。rzj+cii^em。蝸棘巔n亙您-&機鼎4■箍撇m。 艘囊囲幅6史霽眼收小6米和■B■將X Y基泌蚀o j 「\*窟小收卜五盘臨桝榊Y 6殴蚌帽摊尴睬瓯哽姜 W 6迅驗眼眼帼，嵯题伽緇6核您閥疆f」「郴此製田NHZ蜀融6京働I础毗％N 6 \*^WW，S4H^ 佃6桐\*刊明糰蝮金6巨彌格麋佃6黯N舞茹。（刼用4>） J （想1 K泪）宅澀譲到篇整核照個。我皿「 探鼬K避6縄花盅桐E■富6赛任&右摆駢譯瑟6荘哮咫紳6 BSSM^J^ 6褂\*N斐醵。推遅根王6龜悠 鑿苴6 WSB 6遂履廳新螟麒6設廳F思燈齢抵饒f匡薩统肿絶6 1吊三将乏紹輔6 F燧瑟腆/盛N 贓。6 KiH-ffl-N^ffil 6 U舸N協-踢SF#赠醐 6 （EKfgN題継忌稣。（想 1 KK） E«S 整6「际嚨集咆巔米I 6杨妳迥盈也嚟6悉秉出睥啖冠6 昊襪6 M黒/勤烤。騒M風近闻涇R虢吴6

陳于泰方爲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廬，王應熊方爲相，其弟應熙 横於鄕，鄕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臟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 (註一六七)且當時江南仕宦之家，畜奴之風頗盛。士大夫一登仕籍，臧獲盡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 或至千人。其豪悍者，率假借主勢專恣横暴，里黨不能安居。然主勢一衰，則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 產，坑主資財，轉獻新貴有勢，因而投牒興訟者，有司亦惟力自視而已。及明之季年，綱紀廢弛，吳中 豪奴，尤所在報怨逞威，揭竿爲亂，手刃其主。故至淸初畜奴之風遂渺焉。

自宋以前，西北各地農田水利，尙多修舉，故富力不偏於南方。南渡以降，河淮區域，疊受女眞蒙 古諸族之摧殘，黃河又南徙入淮，(註一六八)縱橫糜爛，北方元氣大耗。農田水利，尤多失修，故旱 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而東南水利大興，坪田圍田阪塘堰閘之制畢設，有豐年而鮮水患。於是南 北之饒瘠迥殊。元明都燕，由政治地理言，以北方控側東南。由經濟財政言，則皆聚南方之金帛粟米， 以供給北方之政府，而漕運乃爲國之大事。元世祖至元中，開會通河及通惠河，江淮之粟，遂可晅達燕 都。然元世又盛行海漕，(初由海門縣開洋，後由上海等處開洋，)江南之栗，分爲春夏三運，每歲至 京師者，多者至三百數十萬石。(註一六九)明初猶踵行海運•，洪永之世，大開會通舊河，運道通利，始 罷海漕。「正統初，運糧四百五十萬石，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淸代定額亦同此) 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當時南糧視北糧四倍有幾，「而南直隸正 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註一七O)糧賦之多寡，實爲 各地物力盈細之標識也。明史又稱「宣德四年，始設鈔關，於是有綁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八一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八二 新河、許墅、九江、金沙洲、臨淸、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每船百料， 納鈔百貫，後減至六十貫，正統初，復減爲二十貫)，不稅其貨，惟臨淸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 戶部主事監收。」(註一七一)蓋漕連之道，卽通商之道，運河通利，商旅因之輻桜，國家乃設關譏征。 然商貨旣因捐稅而增値，運漕之卒，遂多附載私貨，以其無捐稅之累，價廉而利厚。執政者初雖以爲私 弊，後亦姑息而不問。(註一七二)然其所夾帶者，大抵皆南產之物貨也。南方經濟力之度越北方如是。 以人文言，南亦遠優於北。明史選舉志稱「初禮闔取士，不分南北。洪熙元年，仁宗命楊士奇等定取士 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統間，分爲南北中卷，以百人爲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 名，中取十名•，南卷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 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所謂中卷，實亦南卷。而北卷中之順天，復多南人。則明 世進士，南人殆逾十七。「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準取士不分南北，戶科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 詞，向日定爲南北之分不可改。」(註一七三)則分卷正爲北士而設，苟自由競爭，北卷尙不能得此比率 矣。觀陳建皇明統紀載自洪武四年至萬暦四十四年，總二百四十五年間，會試第一及廷試一甲及第者， 凡二百四十四人；北直隸(七人)山東(七人)山西(四人)河南(二人)陝西(九人)僅二十九人； 而南直隸獨有六十六人，浙江江西各四十四人，福建亦有三十一人。(註一七四)明時北方人文之衰 落，殆與經濟力之衰落相表裏•，此顧炎武所以興「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之嘆也。 (註一七五)

明代士習受科舉影響，其弊極矣。然事有未**»f**槪論者，則翰林院與庶吉士之選是也。明制，翰林院

右學士、侍讀學士、侍識學士、及史官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實爲中央政府最高顧問及學術機 關。(永樂後之內閣，亦由翰林院分出，)諸由科舉出身者，-甲進上，每授修撰編修檢討。其二三甲 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別選爲庶吉士，「以翰詹(詹事掌輔導太子)官高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敎 習。三年學成，優者留翰林爲編修檢討，次者出爲給事御史，謂之散館；與常調官待選者，體格殊 異。」(註一七六)蓋翰林院本爲國家儲才士子養望之地，而庶吉士之制，則又所以敎育英俊啓迪後進 者也。明史稱「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翰林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 北禮部尙書侍郞及吏部右侍郞，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爲儲相。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 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爲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註一七七)然自選人偏 重科舉，科舉偏重時文，流毒所屆，至明季遂不町勝言；而以炎武之論爲最痛切。曰：「楊子常曰：十 八房(明制會試用考試官二貝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詩易各五房，書四房，春 秋禮記各二房，)之刻，自萬曆王辰(二十年)鉤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一科房稿之 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 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邱文莊(濬)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 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後，；而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 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 而二十一史廢！」0:「今之所謂時文，旣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讓無根之語。以是科名 所得，十八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鄕，卽以營求關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八三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八四 豪，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曰：「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 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讓一篇，計 篇酬値，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愁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卽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四書亦 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廉然成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 因陋就寡，赴速邀時，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八 股之害，等於焚書！爲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註一七八) 明代門戶朋黨之爭最烈，其事亦有與科舉爲因緣者。蓋自「薦辟之法旣廢，而科舉尤重進士，神宗 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 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 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由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所謂「科第不 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也。(註一七九)又明自中葉以後，士大夫 趨權附勢，已相習成風。嚴嵩當國，朝士爲乾兒義子者，至三十餘輩，次亦多「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 (註一八O)張居正輔政，「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 士大夫。」「居正病，四閱月不意，百官並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麓豫諸大吏，亡不建醮。」(註一八一) 及魏閹擅權，頌德建生祠者，遍於天下。「監生陸萬齡至請以魏閹配孔子，以魏閹父配啓聖公。」閹每 出，「所過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閹顧盼未當及。」(註一八二)曹欽程以附閹擢太僕少卿，後 閹「削其籍，濒行，猶頓首闔前曰，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絮泣而去。」(註一八三)»炎武

**0;**「自萬歷季年，措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 稱兒，而神州陸沈，中原塗炭，夫亦有以致之矣！」(註一八四)痛哉言乎！雖然，明之末造，朝野亦頓 有氣節可営，人物可數。當居正病，百官齋醮爲祈禱也，顧憲成時以進士爲戶部主事，獨持不可，同官 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後與弟允成、錢一本、史孟麟、係敷敎、葉茂才等講學東林，旣「淸節嬉 修，爲士林標準。」(註一八五)若超南星、鄒元標、孫愼行、高攀龍、馮從吾諸人，成「持名檢，勵風 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喬獄。」(註一八六)「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掉 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奪蟆蟻者，東林也。」比明之亡，「勇者燔妻 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 (註一八七)明儒講學之效，亦云偉矣！

註 一 ••明史卷三「太祖本紀」語。至明祖奠定禹域之經過，則以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之甘，技爲簡核。曰：「 明太祖奮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東兼吳會；然後遣將北伐，幷山東，收河南，進取幽燕；分單 四出，芟除秦晉，乾於嶺表；最後削平巴蜀，收復滇南；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所未有也。」 至其詳可參閲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至卷十二。

註 二：此爲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平北荒詔語；原文見舊唐書北狄傳。上文有數行，略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十「故元 遣兵」篇。

註 三••明史卷一二八劉基等傳贊語。

註 四••皆明史卷一二八本傳•語。 註 五••皆見明史卷八十九及九十兵志一至二。

註 六：明史卷七七食貨志稱洪武中，「天下衞所州縣軍民，皆專整闢。其制移民就寬鄕，或召募，或罪徙者，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八五

註註 註

註註註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八六 爲民屯，皆領之冇--•];而軍屯則領之術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 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腿共，敎樹植，復租賦，遣，誅侵暴之吏」。 七：六王爲中山王徐達、期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見明史卷 一二五至一二六。此所引爲卷一二六贊語，及卷一二五常遇春本傳語。 八：明史卷七「成祖本紀贊」。及卷九「宣宗本紀賛」語。

九：奴兒干永寧寺碑凡二：一題「永寧寺記」，永樂十一年立；一題「重建永寧寺記」，宣徳八年立；爲淸 季曹廷杰所發現，今藏海參威博物館。曾君著西伯利東偏紀要，於此碑粗有紀述，魏舞穌之鷄林舊聞 錄，則於紀錄此碑形式及末溯原文外，並附甘鵰雲之跋語。故倭人某「讀史叢錄」內有「明東北疆域辨 誤附奴兒干永寧寺**W**記」及「奴兒干永寧寺二碑補考」，並附二碑影片，與楊成能史訓選合譯倭人某「 東北開發史」(藁編譯社發行)第三章「明代之滿洲經替」，爲列此碑史實皆洋，可參閲。

一 **O:**皆本明史卷三二三「琉球傳」。

一 一：皆本明史卷三二**O**「朝鮮傳」。

一二••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於日人表文皆不載。日停周鳳著善鄰國賓記，則於足利氏»次表文及明室頒赐之 數，記錄甚詳。日本國志卷五鄰交志二備載足利氏臣明事，卽據周鳳書，可參閲。又按明史卷三二五滓 泥傳稱永樂中，津泥王上言「臣蒙恩賜爵，臣境土悉屬職方，乞封國之後山爲一方鎭；乃封爲長寧鎭國 之山，御製碑文，令中官張謙等勒碑其上」。滿剌加傳稱永樂中，其愈遣使入朝；「其使渚言王慕義， 願同中國列郡，歲效職貢，請封其山爲一國之鎭，帝從之，製碑文勒山上」。卷三二六柯枝傳稱永樂 中，「其國入貢，其使者請賜印詰，封其國中之山，帝遣鄭和齋印賜共王，因撰碑文，命粘石山上」云 云P成祖之封肥後阿蘇山，**W**亦同此，皆彷唐虞時對諸候所行対山之典也。明史曰本傳不載壽安鎭跳山 嘛，(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排印本卷二「日本」，及日本國志「鄰交志二」，皆 載之。)而岸泥傅柯枝俾則備錄兩鎮阈山碑女，滿刺加仰 ，、級詩**e** 乂琉球傳稱憲宗時，「，

至，會册立東宮，請如朝鲜安南賜詔齎回，禮官議琉球與日本占城，並居海外，例不頒詔，乃降敕」云 云。皆可考見明時日本之國際地位。

註一三：明史卷三二七「鞋鞄傳」語。

註一四：參明史卷六卷七「成祖本紀」及「糙靱傳」「瓦刺傳」(卷三二八)。至「五駕北征」語，見卷九二兵 志四。

註一五、註一七、註一八：皆見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註一六：明史載「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略。從淮安侯華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 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於紫荆關及薦花嶺設千戶所守禦。又詔山西都衞於雁門 關太和嶺幷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九年，設燕山前後等十一衞，分兵守古北口、居庸 關、喜峯口、松亭關，烽垠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十五年，又於北平都司所轄關隘二百，以各衞 卒守戍。詔諸王近塞者，每歲秋勒兵巡邊。十七年，命徐達籍上北平將校士卒，復命將殿遼東定遼等九 衞官軍。是後，每遣諸公侯校沿邊士馬，以籍上。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而封皇子權爲寧王， 調各衞兵往守。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設開平衞及興和等千戶所，東西各四驛，東接大寧，西接獨 石。二十五年，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衞。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 絡。」見同上註。

註一九••明史卷三三。西域傳二語。「西寧等四衞」指「西寧河州沸州眼州等番族諸衞。」 註二**O:**皆見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三。 •".'• 註二一、註二二、註二三、註二五：皆見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傳四。

註二四：略據蒙尤兒史記卷一四一帖木兒傅論。至帖木兒帝國略史，除此傳外，可參閱布哇(rBowvaD著「帖 木兒帝國」。(馮承釣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二六：施川平緬見明史卷三一四雲南土司傳二。餘皆見卷三一五雲南土司傳三。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八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八八 二七：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語。又卷三二一安南傳稱「永樂五年五月，安南盡平。六月朔，詔吿天下，改安南 爲交趾，設三司。……設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五州，直結布政司，分轄二十九 縣。其他要害，咸設衞所控制之。六年六月，輔等振旅還京，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 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獲**S**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象馬牛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 奇，米粟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船八千七百六十餘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 二八、註三**O:**皆見明史卷三。四鄭和傳。時隨和往者，有会稽人馬歡、太倉人費信、應天人鞏珍，歸誌其 事，各撰一書。珍撰西洋番國志，已佚而不傳。歡撰滅涯勝覧，信撰星槎勝覽，今皆存。(二書版本甚 多，演涯勝覽以商務印書館排印之馮承釣校註本爲善，星槎勝覽則以羅振玉影印之天一閣蔵舊鈔本爲較 佳，)自餘關於鄭和紀載尙多，參向覺明(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見商務出版小說 月報二十卷一號)及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馮承鈞譯商務印本)，鄭鶴聲編娜和傳(勝利出版社出 版)。至和所經歷各國今地所在，以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史」(商務出版中國文化史叢書本)考論 爲最核，可參閱。

二 九：關於鄭和七次下西洋年月，明史紀傅所載多誤。宴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載錢穀吳都文粹績 集卷二十，首由友人鄭鶴聲君檢出，)及長樂三峯塔寺石刻天妃靈應記，(馮著中國南洋交通史備錄之 )所記最爲詳確。馮君中國南洋交通史第十章「鄭和之下西洋」據之，重爲考訂，歷歷如數家珍矣。 三一：明史卷三二三外國傳四載「古廠剌朗，永樂十八年八月，其王斡剌義亦奔敦率妻子陪臣來朝。」 「馮嘉 施蘭，永樂四年八月，其窗嘉馬銀等來朝，貢方物。六年四月*，*其®玳瑁里欲二人各率其屬朝貢。」父 卷三二五外國傳六戰「津泥，永樂六年八月，其王麻那惹加那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十年九 月，王遐旺偕其母來朝。」「滿剌加，永樂九年，其王拜里迷蘇剌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十二 年，王子母幹撤于的兒沙來朝，吿其父詐，卽命襲封。十七年，王率妻子陪臣來朝謝恩。二十二年，西 里麻哈剌以父歿嗣位，率妻子陪臣來朝。宣德八年，王率妻子陪臣來朝。」「蘇祿，永樂十五年，其國

東王巴都葛丛哈喇，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崛王妻吠都葛巴剌卜，竝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 人，浮海朝貢。•」

註 三二••見明史卷三二四爪哇傳及三佛齊傳。

註三三：同上註一。

註三四••參明史卷一三二藍玉傳，卷三。八胡惟庸傳，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胡藍之獄」篇，及二十二史劄記卷 三十二「胡藍之獄」節。

註三五：詳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禍」節。又同卷「明祖行事多仿漢高」、「明祖文義」、「明初 文人多不仕」、「明祖晚年去嚴刑」、及「明初徙民之令」諸節，多綜述明祖時事，可參閲。 註三六：明史卷二一。諸王傳贊語。又明室封建，尙有積弊。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於外郡，則勢力足以病民。 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給縣官，不使之出仕及別營生理，以至宗藩旣困，而國力亦不支。說詳二十二史劄 記卷三十二「明分封宗藩之制」節。

註三 七••皆見明史卷四惠帝本紀。本書以惠帝係淸乾隆世追諡，仍稱建文帝，詳下註五O。

註三八••同上註七。

註 三 九：語本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二。

註四O:同上註八。明史食貨志序又曰：「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蔵衍溢，蓋是時锄農務壑闢，土無萊 燕，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時召商輸糧邊境而與之鹽，謂之開中，爲有明鹽法之最善 者，)糧飴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

註四一 ••據明史卷一 O九宰輔年表一，楊士奇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秋七月，燕王卽位，仍稱洪武三十五 年，)至正統九年(一四。二至一四四四)，金幼孜自洪武三十五年至宣德六年(一四。二至一四三一*)，* 楊榮自永樂元年至宣徳五年(一四。三至一四三O)，楊溥自洪熙元年至正統十一年(一四二五至一四 四六)。又據卷一一 一七卿年表一，蹇義自洪武三十五年至宣徳十年(一四。二至一四三五)，夏原吉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八九

中國通史要略 三九**O** 自洪武三十五年至宣德五年(一四O二至一四三。)。至此處所引，語本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三「明大 臣久任者」節。參明史卷一四七至一四九諸人本傳。史以房杜姚宋比三楊，言「明稱賢相，必首三楊， 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於蹇夏亦美其「能通達政體，諳練章程，使吏治修 明，民風和樂，成績懋著，聃爲宗臣」云。

註四二：皆見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

註四三：據明史卷七十二職官志一及卷一 **O**九宰輔年表序。自秦漢始設丞相*，*以爲人君之副威**，**歷魏晉至隋唐， 而變爲尙書中書門下之三省。宋承唐制，時有變革，北宋初以中書侍郞爲宰相本官，南宋孝宗又廢門下 省合中書省。元亦罷門下省，以御史臺司監察。嗣復廢尙書省，倂其職於中書，六部俱隸入焉，三省遂 變而爲一省。至明幷中書省而廢之，而以前尙書省之僚屬任天下事矣。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篇曰：「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宰相旣罷，天子更無與爲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小 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旣訛，尙能得作君之意乎。入閣辦事者，職在 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旣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宰相之實乎。」淸 因明制，故自洪武十三年迄淸亡，凡五百三十一年(一三八。至一九一 一)，吾國無眞宰相焉。 註四四••見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 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鄕試第一爲解元，會試第 一爲會元，二三甲第一爲傳瞬云。皆見同卷。

註四五：見明史卷七一選舉志三。

註四六：見明史卷一太祖本紀及卷六十九選舉志一皆稱設於乙巳年。卽元末主至元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太祖 稱吳王之第二年也。

註四七：南京國學圖書館有影印本。

註四八：說詳柳先生「五百年前南京之國立大學」。(載學衡雜誌第十三十四期)

。醞毎HHW>Olll涂冷§・・O】辟 。韻応愚於海阵>4■詠冷贸・・M 。謡嚣意供沏弗冲+褓冷冏・•>

。N遠濡噸围検

Z案風詠少-理咨瓣睡神冏。贸牌目-爾甞哋晟|1|毋瑞法叫甘丽田至。音唐幫魅13酷珊e彖苫榆静:SSb•六 。翰«?职•汕祗出+袜冷溫••叫 。餾堵左讦洪激启+（料&溫••启 。爺灣/说期沖14■諏冷囹・•"

辟 fS

辟

。881—启。|1隴冷塁呻•冲国fl»，|l冋■，I

。N槊N7&囹淳沸羿。学區髒睇蛰柑労•譌衣 漩簿女U咤諷注毋蘑広曰冷佛蒲・善N■懿邕弁AS5ZQ。冷受职妄鲤辑-技辭跡出坏担聲•浏裕 淺醐拜系•洪用泣的正拦。湘悠溢趙以菸-浅为湎期津•浏汁波島尺•米展澜或向鴻菴丹古拼（•傑后 +>豺》・讲噩召点説|1|世滞裴启翌餘芭談劉益•希郛珂卖）・墟詠翘德!aW晓汚讓。源暴段窩崙渊g ・（OH I浙）喜靈我出臨部蝸祺a- （> I I蔭）拿商出洲部C灘晋• （OH I浙）稼济誠出割淒號 淡a•莓臨些冷囹•（T〉l■撚倉目I I I献）套强\*鷹選。「出囹斗出谢出翻」田調・副巾|贸謙部靛田翌 。氾胡滅鳄睥温码壁-蘇強瓣前鳳法。洲咨読隊-割略X点奪汚・球咯海或毋謂。制用闕隊・設瞄羚惬 幫g •廉曲即※代。仔鬪咨瀾寐夺泌A A筆U •「我曲撰渲奮」N■慢烈冷§圈…淞卷客理沁• <S •涙 职簿通・或収湼ID都♦台整亲•海図圈割盘涯。洪K詳游戲或床貝・h■洌斗金汚孚・歸N帶浦。曲贸驚 球样耳海硅・海汁五渉益•薯度談涕•驚奏淡海汁耳於-寐温醇剽罔（-「露汚陽」習淳遂義 冷囹談咨出•衆營U喊冷贸）。前由基阻弟誨尚沁-W冲呆律爭•波玉篩弟爺或正钗•鄙绪成湖\*海蒔・・O

。I为憫闻甘+〉卜朔冷温迥・・旨

中國通史要略 三九二 註六一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語。

註 六 二：明史卷二一神宗本紀贊語。

註六三••除「始開礦増稅」一語據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五，餘皆見卷三。五宦官傳二。時最横者爲陳増、陳奉、 高淮等，傳詳載之；而志則分>「礦」(坑冶)「稅」(商稅)尤備。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礦稅之 弊」篇，及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五「萬曆中礦稅之害」節，亦可參閲。

註六四：同上註十三。

註 六 五：參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四「明中葉南北用兵强弱不同」節。

註六六：同上註二十一。

註六七：同上註十九。

註六 八：皆見明史卷三二三及三二四本傳。

註六九：參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亂」篇。明人紀載倭宼書至夥，以胡宗憲幕客鄭若曾纂**W**之「籌海圖 編」較爲詳備。近人述明時倭宼者，亦有數小册，不備列。

註七O: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語。至秀吉侵朝鮮事，明史戰卷三二**0**朝鮮傳中。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十六卷，( 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明萬暦刊本)紀其在經略任內及事後疏奏文牘等，拙撰該書提要(附影印本首及拙 著日本論叢中)論述朝鮮之役頗備，可參閲。

註七一：自明興師援鮮討倭，倭將小西行長欲與明和，沈維敬與倭交通，因以封貢餌之，行長亦爲秀吉乞封。及 偻使藤原如安抵京，明遂封秀吉爲日本國王。(其册書今猶藏倭人石川氏家，文曰：「奉天承運皇帝制 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聖祖、誕育多方、龜 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垠大篆、榮施鎭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績彝 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闕、懇求內附、情 旣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懐柔、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龍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

卉服、固藩衞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祇服綸言、永遵聲 敎、欽哉、萬暦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蓋行長意秀吉必以受封爲榮，明廷亦循封足利氏之例而 封之也。二十四年，册使至，伏見晤秀吉，秀吉已服明所錫冠服矣，忽以册文不當意，毀冠服，逐明使 者，下令復發兵*，*和議乃絶。

註七 二••參孟森淸朝前紀(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第四篇「建州紀」。孟氏此書，係摭述明人紀載淸黃台吉(後 改皇太極)以前事。孟氏嗣又據明實錄及朝鮮李朝實錄，著「明元淸系通紀」，則遠較此書爲詳瞻。惟 行世者僅有北京大學鉛印本，講義十數册，蓋未完成也。

註七三••皆見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傳。

註七四：參淸朝前紀第十二篇「太祖紀」。

註七五：見明史卷二三一顧憲成傳。

註七 六：見明史卷二四**O**葉向高傳。時向高爲閣臣。傳載向高琉，笞「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又莒「今 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又趙煥傅(卷二二五)稱「萬暦四十年二月，煥改署吏部。( 本刑部尙書兼署兵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皆空。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 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尙書李化飽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郞。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郞 而已。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 乞除補，帝皆不報。」此足徵「大寮或空署」之莒矣。參閲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五「萬曆中缺官不補」 節。

註七 七：見明史卷二二四孫丕揚傳，「以賓尹宣城人，天坟崑山人也。」

註七 八：見明史卷二三六夏嘉遇傳。傳又云：「帝(神宗)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 中，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斉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 行詩敎、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九三

備載萬暦四十六年夏迄四十八年秋**B**遼疏奏方略**，**中載廷弼奏疏最多，可參閱。 註八九：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煥傳語。

註九。：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萬曆四十六年，驟增遼餉三百萬，時內帑充積，帝斯不肯發。戶部乃援征倭播 例，畝加三籃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節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 通前後九頹，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時御史張銓疏言「陛下內廷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瞠無 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乃發帑之請，叫圈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云云。神宗好貨畜財如此。 及「崇禎三年，軍興，乃於九廣外畝復增三釐，……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 槪徴每 兩一錢，名曰勦餉。越二年，又畝加徵一分四釐九亳。越二年，畝加練餉銀一分。」綜計至崇禎末，凡 「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練餉七百三十餘萬。」(皆見食貨志)而明亦旋亡矣。 註九一、註九五：皆明史卷三O九流賊傳語。

註九 二、註九九••語皆本明史卷三O八奸臣傳。傳又稱「士英招權罔利，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爲 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刑賞倒亂如此。」

註九三：語本明史卷二六。楊陳等傳。

註九四••見明史傳二七五本傳。

註九 六：語本明史卷二四莊烈本紀贊。

註九七：同上註五一。

註九八：明史載諸臣菖帝時積弊者頗衆，茲略錄二一。如路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恥而 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 於小而寛於大；臣日偸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熊汝霖言「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 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前驅，望塵縻及」云。(皆見卷二七六本傅) 註一 **O**。••此熊汝霖對弘光帝語，見同上註。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九五

新**-k**三专¥\*&，**a**【七¥刷浙搜\***a-l-**专¥制工,我一粉菓，帝**M-I-**二&¥莎前俗削技\*专¥**aM : VO** 一暧 。(期印瑯**M**阍虫平不明)条很革的瑚派田幽楸丫家尊，销懺呆削&，滲土±业嘏屈志**19**凌 ，革择卖血HH。挡喜喜\* ，澎至+¥**w**禮編**W**通，新小二条网由由遍**WN**貞辺 < 新田士田斗簸 ，果是一派咯坡函異遂互ffi三血庫竄丫數。存罪彝果家坂业**s^^iiw <ov** 一匡二扌二新)，**v¥**云一辛一莎到好百醐魏，咐**Y**豳學互丄用専。削王墨盼物品，-璀 **wlst**坦岁城**W**唄，**I®**，塩既堕一在，**W%**叫齡車後曇裏**11**不咄癖帀谶，?**3**金裏鴇丄， 干修**as**扉涯新，魂不®麹年屛**X**「。季海冃學，無N-sgM。^函弟N-養暖骤舉研曦• **®w»fsN**■編**ST B<**荃业&百，裨**sf**弊我更辩，基房?日**U**湖敬拥业业，駐嘤**7**辫皿削而秀**<¥\*s**，剛例者馴，甲 坦盗羊。，灘巡®«,鬼业追蜒目函」**•• E3M**澎回。小兆史**WM**，潔孕船霧**44**帝，海等、％快 通、透**31®**、瑯判丄.由缰某，姓啓本。劇薛澄周卄，隊早留典**Ms**，、谡**S**、腐饲、嵌"王 、網乎就 '田山七 '婀**W**涉、**al**去花、§< **\*1<**制地姦活**4**讹\*? ?« **s«w/aYM?fl** 品金樑游**m•**湖并刺，新一钉，丑**y**拜翌判目晶或剛而詞、鶴咨姓削，**H**篥堕那聪，懲留部翊士困+渤 宰率蛾刖弟临槪田尊迎)。糖諸\*昱發拖晶理，**3**塚瑁冃，發邸算潮近蜘圣，**B**亜卩目®®毋。干他能 瞥，缶主凶筮目，曲祁寄濾、漁**W\* 0 m^iw**。熒前妙¥\***ved**一部诏血：¥。一建

O5SI-SO5

。墨恩刮車**OV**羸革血：**fi3CH**隽 。割金若至干革嵌彫學朋晕冊題。首

业*s^* (堡新不肖俏麒泰理)，**99**二驻肖傾罢秘等。**VI**二專肖，担滂暮包，外措溝**W**勲邻弟血：三。一理 。里**UW**申**fiaR**二覇详顾・二。一莅 。**W**刪喔嘻三\*二季军血\*瑞：一 O -璀 ¥¥三 别诡诏破函中

春秋集傳大全三十七卷，共一二二卷。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時又有性理大全七十卷，亦廣等奉敕修撰。 合稱三大全。

註一。九、註一二二••皆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傅序語。

註一一 **O:**詳日知錄卷十八「書傳會選」條。

註一一二••見明儒學案卷一、卷七、及卷四三、三學案敍錄。

註一一四：明儒學案共立十七學案，自上所舉崇仁至哉山十六學案外，尙有三原學案(王恕王承裕等)，亦河東之 別派也。

註一一五：明儒學案凡例語。至上論各家宗旨，皆據學案及明史卷二八三僵林傳二。參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二十五 章「明偽之學」。(頁二二三至二三一)

註一一六：明史卷一九五本傅贊語。

註一一七、註一一八：皆本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晩年定論」節。亭林深惡王學末流，至曰：「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 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 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共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又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 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也，王夷甫之淸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註一一九、註一二二：皆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註一二。：本節論書院講學，多本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二十五章「明之文物」，頁二四九至二五五。

註一二一、註一二三：皆見明史卷二八三借林傳二。

註一二四：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樵夫朱恕，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聽心齋語，浸 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饑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陶匠韓樂 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心齋仲子*s* **S**識文字，久之覺有所 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旣畢，又之一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九七

中國通史要略 三九八 村，前歌後答，絃誦之怪，洋洋然也。」 註二一五：亭林文集卷二鈔書自序語。

註一二六：錢大昕跋宋史新編，(見潛硏堂文集二十八)曰：「柯氏新編用功已深，義例亦有勝於舊史者，惜其見 聞未廣，有史才而無史學耳。」余謂馮陳書亦然。

註一二七：諸書明史卷九七藝文志二皆著錄，(自通紀至世法緣皆見正史類，算州史料係萤復表彙纂世貞彝山堂別 集識小錄少陽叢談及明野史彙等而成，見雜史類，典彙見故事類，)今皆有明刊本傳世。藝文志正史類 又有談遷國椎一百卷，係汰明列朝實錄並補崇禎朝缺文而成書，前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有鈔本。故事類又 有王圻績文獻通考二五四卷，輯明事甚備，流傳尤廣。茲因國椎撰於淸世，績通考兼及元代事，姑不 扁。至正史類著錄之王大綱皇明朝野紀略一千二百卷，實爲明史之巨著，惜今已無傳本矣。 註一二八：明史殖文志正史類載明太祖實錄二五七卷，成祖實錄一三**O**卷，仁宗實錄十卷，宣宗實錄一一五卷，英 宗實錄三六一卷，(內附景泰帝市蹤凡八七卷)憲宗實錄二九三卷，孝宗實錄二二四卷，武宗實錄一九 七卷，世宗實錄五六六卷，(又世宗父客宗實錄五**O**卷)穆宗實錄七。卷，神宗實錄五九四卷，光宗實 錄八卷，焦宗實錄八四卷，都計二千九百。九卷。(倂客宗實錄合計則爲二九五九卷)今惟無宗實錄缺 天啓四年十二卷，及六年六月一卷，餘並有傳鈔本。(明代惟建文荘烈兩帝無實錄，然萬曆中已附建文 事於太祖實錄，南京國學圖書館有抄本，崇禎實錄十七卷，則爲後人所補輯。) 註一二九、註一三**O:**皆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子部類書類存目一「永樂大典」條。明世永樂大典共有寫本三 部，一藏南京，餘二分藏北京文淵閣及皇史歳。明祚旣傾，南京本與皇史成本並炳。淸修四庫書時，文 淵閣本亦已殘闕二千餘卷，至庚子之亂，嫩於兵熒。今尙存百數十册。北平圖喜館月刊(第三卷三四 號)永樂大典専號，有袁同禮「永樂大典号」述大典零册散藏中外各地者頗詳，及趙萬里「永樂大典內 轉出之佚書目」，凡經部游六九柿，附錄四種，史部一。三種，附録五種，子部二二三種，附銀二九 糊，集部一八二種，附錄六種，共四百八十七稀，附錄四十四糊，又校補書二七種，附錄三種。

註二二一：同上註一二**O,**頁二五六至二五八。 註一三二：明史卷二九八隱逸傳沈周傳語。

註一三三：語本明史卷二八七文苑傳三文徵明傳。史稱「徵明四絶，不減趙孟頫，而陸師道並傳之，其収尙亦略相 似」云。至徐祝唐三人皆見卷二八六文苑傅二。

註一三四：語本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傳四董其昌傳。自沈度至陸深，皆見文苑傳二。(莫如忠是龍則附其昌傳)史稱 「度菜兄弟皆善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遒逸勝；」「張弼公草書怪偉跌宕，震撼一世；」「陸深工 書，倣李邕趙孟頫。」

註一三五：明史卷二九八隱逸傳陳繼儒傳語。

註二二六：本節論工**S**美術，皆見同上註一二**O,**頁二六一至二六三。

註二一一七：明代藏書家掌故，葉吕熾藏書紀事詩二三卷徴錄®詳，中國文化史下册頁二三二至二三四亦略引十數 人。明史文苑傳三載「華亭何良俊有淸森閣蔵書萬卷」；「章邱李開先性好蓄書，名聞天下；」「蔺谿 胡應麟築室山中，構書四萬餘卷。」至明世博洽之士，首推新都楊愼，詳明史卷一九二本傳。又文苑傳 所戟，如陶宗儀(卷二八五)、程敏政(卷二八六)、田汝成、王世貞(卷二八七)、魚眩、陳仁 钏、萤其昌、王惟儉、張溥(卷二八八)等，皆閔雅博物君子也。

註一三八：唐順之見明史卷二O五。墙洪先見儒林傳二。(本節多據同上註一二**O,**頁二五九至二六一。)洪先又 嘗本元朱思本「興地圖」，増廣爲「廣輿圖叫卷」。(前南京龍端里國學圖書館藏有嘉靖刊本)朱氏原 圖注意於方位分率之眞確，篷氏因其圖，更以當代之省府州縣，増以衞所，註以前代郡縣之名，蓋視朱 圖尤爲詳備矣。

註一三九••明史卷三一 **O**至三一九皆土司傳，此爲卷三一。土司傳總序語。

註一四O:語本明史卷六九選舉志一。

註一四一：據淸修績文獻通考卷四七學校考。

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明) 三九九

中國通史要略 四。。

註一四二：同上註二十一。

註一四三••詳上註十二。

註一四四••見明史卷三二八瓦剌傳。

註一四五：參本書第七章「唐代華化之廣播」節。自宋濂外，馬理見儒林傳，餘皆見文苑傳。 註一四六：皆本明史卷三一二安南傳。

註一四七：語皆本殊域周咨錄卷四琉球。

註一四八••殊域周咨錄卷一「朝鮮」引祁順語。上文及下文敍朝鮮，多據陳淸泉譯故倭人某「朝鮮通史」。(商務 印書館出版)

註一四九••詳陳捷譯本「中日交通史」下卷第八章至第十章，有括號處，見二六八頁至二九八頁。

註一五。：本明史卷七四職官志三。

註一五一 ••同上註一二**O,**頁二五八至二五九。

註一五二：馬良跋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蹟(新會陳氏排印本)語。

註一五三：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傅七意大里亞傅語。

註一五四：據黃伯祿正敎奉褒卷一稱「明季各敎士得隨處建堂敷敎，不被阻撓，統計奉敎者有數千人。其中宗室百 有十四，內官四十，顯宦十四，貢士十，舉子十一，秀士三百有奇。其文定公徐光啓、少京兆楊廷筠、 太僕卿李之藻、大學士葉益蕃、左參議瞿汝說、忠宣公瞿式相，爲奉敎中尤著者。」至永曆太妃等奉敎 事，詳高勞「永暦太妃遣使於羅馬敎皇考」。(見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八卷五號)參柳先生中國文化史 第三編第二章「西敎之東來」(下册頁二七六至二八六)及拙著「中國人之佛敎耶敎觀」。(載中華書 局十二年出版學衡雜誌第十四、十六期)

註一五五：按徐光啓入敎在萬臍三十一年；李之藻入敎在三十八年，利子亦於是年卒矣。光啓泰西水法序曰：「泰 西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賓於國。其始至也，人人共嘆異之•，及驟與之言，久與之處，無不愚消而中

**5®** (面)X翱聚**M**淋凝真**V**再

。**fia¥** 二至 **=¥E** 宣，**O**二**HT-:** 一》二**S** 。*SS* 坦&应\* \*佥舞幽舗，•金**MM**总装削貌學哨并海「。W 沮**MN-**處瓣，回-**>lw**咯**N-±TI®WB**螺\***WM**呼品，平瑕工海**M**委。鉴田+¥部直，飴¥¥禍客，沮 **Ms**。炀**H**里士 **N**郁**S，**發一牌**+N**神金**，**沮**M**壬>9。>啊而一悬涙**，**垫**M**」一 **1:0^ -**建

。奩 ¥**w** 淋宙恭眉独)則碾王蝦號(。率由辑国馴**X**，\*「沈諷**8**」闵備理**3**物期)削喪N-委®馴**SV+S** 掘幽>-)「»最家部」蚤四通直军翹革函圜緻恒，読王生湯妻。(**BT**回首，好地宰此?®洲干德架皿 邕坊蔔灣建¥瘴權)**vs 5**

**iT—**「窪函中**Yw**驟士牙是国書函」**?1:VH 5** 。剁十\*町丑書，由**S**姓+削(二田¥ 一)衣?打阿辛 ，上才劾¥材刘撰屬藉舉。拂一总孫麗革驟巫不施”申評，**n:>-s 5**

。「粉輩圓鼐帝知是籤畦」血ffl**^iibsMfel:-5 - E** 。>諭刷非海**YW**，圳更**W**春干曇榔壬二「。，筝身働味，渉避矽汹近制， 潺不冃**W**，醐攧鑿矇，嫩用口分。由**--I-**京**X&**峯，亲始闾束，**M**本栗徘宙渾¥ \*岸遮粗肆牌百。*S* 士翔，幽中丫由¥展邸日：濾®**BB**，果歯至」。，**M-**港幽讪 ，圓&冃案刘业*，*姆雅削泌暗氣。**Y - waw**配宙，>-靖小蛔源，目一耶由判-+三，漢±湖一，<因® 分吐**Y**函中是，由刈±二幽申丫思国」：曰治悬**S**車竈襟鳏了「C整"前女津**bkwN**•由叩，由宣许豳也 **W**，\*%»學前単，購**N-M**尊殂身涯亜。日働姓・呆圖塚呆**Y**，甫**z**輝游。南**N-W**濬麒一 **Imx**，中 ?曲題为俱。卽各恒业理詔对N-嚥源酉邀，日渚由戒，?留**W1**袜**<n**，最囈潴風业**wN-dd**，面N- 働朦婕阀杆<侧珥¥，南耳盗純确财概一 ……**°m.¥¥T^S**，南**M-ysQM^**，•皐他明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二 註一六二••見明會典卷二十戶口二「婚姻」節。

註一六三、註一六六••皆見明史卷二八一循吏傳序。

註一六四：詳見明史循吏傳，及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三「明初吏治」「因部氏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諸節。 註一六五：皆本日知錄卷八「鄕亭之職」節。

註一六七：語本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四「明鄕官虐民之害」節。

註一六八：自大禹導河後，黃河渡決遷徙，最大者六。一在周定王五年(前六。二)。二在王莽始建國三年(一 一)。三在宋仁宗慶暦八年(一 O四八)。四在金章宗明昌五年(一一九四)，河決陽武，南北分流入 海，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淸河之流猶未絶。五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會通河成，於是始 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絶矣。(淸胡渭禹貢錐指撮述頗詳， 可參閲，)。六在淸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河決銅瓦廂，再改道北徙，由大淸河入海。 註一六九：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及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二「運漕」篇，備載元世海濟歲運之數，以「泰定三年三百三 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千三百六十二石，天暦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 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爲最多。

註一七O:皆本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 註一七一：見明史卷八一「食貨志五」。

註一七二：本節以上所述，多本中國文化史第二編第二十四章「河流漕運及水利」。(下册頁二一 一至二二二) 註一七三、註一七五：皆見日知錄卷十七「北卷」條，同條又曰：「北人自宋時，卽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 人拙於文辭聲律，況又更金元之亂，文章一事，不及南人久矣。今南人敎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 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爲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 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註。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互諸家之注疏而 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爲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

三063

(函)

。建収掛会酉**Ml**辟三**M**二帝革**Ml:¥>/**二套 。撰以削蛎\*塾**iffl**二三一澎革血：\***V** 一套 。构「皆娥」三4-澎潺唯日車璀：血\/一建 。刷割濤**U**為囲**¥o**三尊革血車璀：三**V** 一璀

。本也明龍明，@「她帀阂餾」 压三澎繹隱语二-**H7W**耋節圖為期**XO**三澎诏血百成，重睡帀**W**醐舷劉安，糊测澱**40**三毋革血酉糸：二**V**一套

「。裂**W**町陷口回後，曲堤》可経呈唯土蜜，臼謂¥値，鄭击注圈**H**脚綱，

•蛔**Ism**覃**SSIMT**笛词帀峨澎单，。肆觀业**W,WW**滿**m**眼謝闽登溺**m**。**N-W** n-芻扬哆登由習目；灌飄二一竟曜麝曲，?碧**lyl**宵軍，

**，**車曜**B0**真挂坦。果亿制宵样髒匝猫干衆**M**耳笠，\*塞禁牡景，中日聪喋，期¥域国。果

街三凿地攻**，**革辛币**U**融回算。蟹滓號地溪础呂，中日实百.芯。\*飜工獭藏艘，了瓣**K-U**中**W**服，N-

，**W1WHH?^¥^Y**。払瀕爆勒**W**等用¥兴，**¥is**，由小疑®。藻

**M**達坦革**W**隱函」堆。明「名?箜提見**H**酸**Ynl**剧涇」**H**三義典暖诏二丄一 一。璀澎卫国泓三一二澎涌血••**V**

。璀是革一疇佛四当**：ov**

。四「**Y**备平**W**」扌小澎暈不回酉**：VCY** 。脚靈「璐•撈」「塩艇漢**a**」「<〉+」¥4■毋廉略日骨**：vr7**

。二¥啻贏+才母革血宵易**：4**才**5 ^5** 。**Y** 二也璃**，Y¥#llrfia**軍制*，***Yv^s**。三■•!-昜以照血**W?f:h3**才

中國通史要略

註一八匕：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語。

四。四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清) 自淸世祖福臨順治元年，至末主溥儀宣統三年(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共十主，二百六十八年， 爲滿族入主中夏之世。以滿族統治力之盛衰而言之，略可區爲四期：自順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延平 鄭氏之亡(一六四四至一六八三，共四十年，)，爲明人圖謀恢復失敗時期；自康熙二十三年訖乾隆之 世(一六八四至一七九五，共一百十有二年，)，爲淸室鼎盛時期；自嘉慶元年至光緖二十年中日之 戰(一七九六至一八九四，共九十九年，)，爲淸室中衰時期•，自是以後(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共十 七年，)，則爲淸室日趨滅亡時期。滿族勢力之伸細，在各期雖頗有不同，而其政治設施，則前後相 承，不能斬截畫分。一代學術社會風尙以及國際關係之轉變，亦在在與政治有關。略言其要，計有三 端。淸世政制，一切沿襲朱明之舊，其因事補苴者，惟以箝束漢人擴張君權爲宗旨；故吾國歷代獨夫專 制之淫威，惟淸爲甚，一也。淸初諸儒，多不忘種姓，有志經世。及滿洲酋豪橫肆摧抑，於是士氣® 然，雍乾以降之學者，惟自限其心思於文字訓詁考訂之間。雖百學昌明，遠較元明，而學術旣與政治脫 節，亦遂與世運無關，二也。滿族以猜防劫制愚弄爲統治之心法，雖曾博一時之榮華，而我民族國家之 元氣命脈，則斷喪殆盡。及統治力旣衰，內亂送起，政治社會之積弊，亦全體呈露。値西力東漸，我遂 無術與抗，外禍之烈，迄淸亡而未已，三也。

滿淸之興，一以兵强；一以得明降人之力•，而又適値明室朝野腐敗，流賊孔熾，遂得乘明之弊，力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O五

七，)復添設四旗，參用其色以鑲之(幅之黃白藍者緣以紅，幅之紅者緣以白，)共爲八旗，六萬人。 (註三)旗爲行軍用兵之標幟，八旗之制，卽以軍之區分爲部族之區分，爲人民之所隸屬。循至設官分 職，聽訟理政，亦悉視旗爲分畫。蓋通國皆兵，合部族與國家爲一，而舉以兵法部勒之也。八旗旣建之 明年，努酋遂黃衣稱汗，國號金，建元天命。(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自後牛条額眞之設及其所 領丁壯，日有增益，而八旗之制依舊。努酋實錄稱「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 一路而行，隊伍整肅，節制嚴明，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捻越。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 錄，被軽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每預籌方略，瞭如指掌，戰則必勝。 克城破敵之後，察核將士戰功必以實，用兵如神。將士各欲建功立名，每聞征伐，靡不懼忻效命，攻則 爭先，戰則奮勇，威如雷霆，捷如風雨。」皇太極實錄載其訓言，亦曰：「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爛 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囘顧。威名震懾，莫與爭 鋒。」觀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五日之間，努酋以八旗兵破楊鎬四路二十萬衆，崇禎十四年松山之 戰，皇太極破洪承疇等所領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指顧而定，有以知其言之非虛矣。建夷之兵威如是 ，明廷所以禦之者則如何。自楊鎬喪師，明以熊廷弼爲經略，廷弼疏陳遼情，稱現有殘兵額兵募兵援 兵，戰守皆不足恃，遼人亦多傾心向敵。(註四)及廷弼經營歲餘，嚴固守備，幸能阻努酋之前進，卒 爲黨論反覆攻訐而首領不保。袁崇煥踵之，恃西夷火器以却敵，努a亦以攻寧遠受創卒。然自皇太極之 立，(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厚招明工匠仿製大®，至崇禎四年(皇太極天聰五年，一六三一)碱成 (共四十位).，是年金兵圍拔大凌河城，又以廠擊明兵取勝矣。(註五)六年，(天聰七年，一六三三，)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七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八 明登州叛將孔有德耿仲明率兵丁萬數千人，挾新製西洋巨做，航海降金，廣鹿島副將尙可喜率衆繼之， (註六)金號其兵爲天祐軍天助軍，是後攻略中國，遂以彼等爲前導，又藉降人以習洋碱，金軍兵器， 乃不復居劣勢。漢族臣仕虜廷者，或奏兵機，或陳事宜，或獻取明方策，或請乘時進取，先後相踵，今 傳天聰朝臣工奏議，(註七)可證也。八年，(天聰九年，一六三五，)金收內蒙察哈爾部；皇太極以 諸降附從軍者衆，遂分蒙古爲八旗，兵額萬六千八百四十。明年，卽帝位，改國號曰淸，建元崇德。十 五年，(崇德七年，一六四二，)又分漢軍爲八旗，兵額二萬四千五十。(註八)及洪承疇降松山，錦州 繼降，(皆在崇禎十五年，)吳三桂守寧遠，復因流寇入京師，遣使請附，於是明禦外精卒盡爲淸有， 多爾袞悉驅以入關。旣據北平，遣阿濟格(時號英王)攻陝西，都統塔準攻山東，多鐸(時號豫王)攻 江淮，兵鋒所至，悉以漢軍爲前驅。而明將左良玉高傑等所統兵，先後降阿濟格多鐸軍前，爲淸人效力 者，復數十萬。時江南義師，暨閩粤監國，紛紛謀興復。淸廷初以洪承疇招撫南方總督軍務(順治二 年，一六四五，)繼復命承疇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順治十年，一六五三，)諸降將孔耿尙等 率師攻兩廣，三桂率師攻川滇，亦所至有功；南明之覆敗，皆此諸人力矣。當孔耿之航海至也，皇太極 嘗行滿洲抱見禮。及洪承疇請降，五日陳百戲作賀。諸虜將不悅，則喩之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 目，今得一引路者，吾焉得不樂。」(註九)蓋皇太極深知女眞族小人寡，非藉明人之力，決不足覆明而 有中國。而漢族不能協力自衞其國族，甘爲虎作候，中原神器，遂爲建夷所僭竊，亦可痛矣！ 自蒙占滅金，女眞遺族*，*散居東北者，因受蒙人統治，曩時盛行之女眞文字，亦日以厮滅，惟語言 猶仍舊習而已。當努爾哈赤倂台諸部*，*凡文移記錄，初皆沿用蒙文。萬版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努®

始命巴克什(初意爲文人學者，後譯爲筆帖式，卽錄诉，)額爾德尼、**ns**蓋等，假蒙古字編寫女眞語， 頒行通用，是爲建夷自有文字之始。(後稱滿文，說見下，)然時僅以蒙文綴合女眞語成句，尙未別爲 **.I?**體也。至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細加正訂，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立字，合字成語；繼復増加圈 點，切字諧聲，音義益趨詳密。達海幷譯出明會典、素書*、*三略諸書，巴克什庫爾纏又用以記注政事， 是爲建夷有圖籍記載之始。然翻譯記述，皆因漢籍陳規，非能於學術有何瓶造也。抑努酋初興，首重攻 戰，每興師，與部衆適野而謀，畫地而議，上馬而傳令，無上下等威可言，固純然打牲部落習性也。嗣 因禁悖亂，戢盜賊，始稽立法制，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札爾固齊(蒙古語理事官)十人，佐理國事。 凡聽斷之事，先經札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大臣，五大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建夷以夷 語定爵號，其最尊®者稱貝勒，次稱貝子，)衆議旣定，猶恐有寃抑，則努ft自加詳問；蓋部族褊小，故 政令之簡如此。史亦美其「無留獄，無演情，令簡而速，故事無不果；」(註一 **O)**與明人之上下隔閔， 樹黨相攻，紛阪水火者，正相反也。然時初立旗制，諸理政大臣及札爾固齊，往往卽以各旗之固山額眞 梅勒額眞等兼任，不皆分授，則猶純以軍治爲治矣。努酋旣卒，皇太極以四貝勒繼立。卽位之初，卽集諸 貝勒定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一，是爲八大臣，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出師行獵，各領本旗 兵行；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是爲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亦 稱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是軍民之政仍未劃分。而朝會行禮，代善( 努®子)阿敏(努曹弟子)莽古爾泰(努@子)等三大貝勒，俱以兄行與皇太極幷坐，同受朝拜，當時 實爲四大貝勒合議制，亦部族宗@分權制•，不知漢族君臣之禮也。(崇禎三年，阿敏以罪被幽禁，代善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九

aio

除條N霆骸苴風側噂四成匡却6障111應幼6）睽皿荻孩據瘢吐峠6刑照衆株，坡取韻還YN零瘍”亲 嬲堆积扌凌飄/圈礙起側郡HH眯6殷頰黑嗦积蘇6 d2譲柬鶏謡囈蚀o邮譚11册6 （H＜震111折6丨K丨丨 £ 6 ）辎枳超6肿州皿。（純I I ） 51尚6私網K希6希右1収謡相N 6 2将祗槌 ＜ 热M*，*的Q话（露能 «）統蚀6 M踱云聯N燧Y黛奥6 （您阳希顆料刘幽*，*口跪呼味由賴*，*礦谕稱加出陇*，*邮希密。榛，尾 扇呼極震卄*，*相雎液，H希呼卷迥選統6坂脈擊临最。）芯企或歸我圈小桜卜用骤2^8，〈鞭公T \*成 稲跚黯-w際啣的輙。（規n 1）x「旺體第®最抻延疆帆-假假仗可密鼬妃灣風依・6」知1 in）窿折， It路曲密趙6也濾凰蘇N慈暇业翊/牽6硼孩囈變簸正回铤斡锹。（蜒蟋爆旺螂Y簿蠻必帆曲體坦皿g 四。）届獣側黜沢簿史6检衆为1希澳N側眼6 SSE^-K-NW。圖豔田。6 。我嘲

联呂陆心。硼K幽K罄Nil 黑\*溢皿噬框盛。辑HUH輙誕-妳龔01比・6®；麝豔地媪熠贖，姦d「佥遂 fc^WftSMJ・6咪睬笠肿权腰fSX贼沸嘰剛6品田「佥風比躲鲍时K实湯」6「娴圈既漏蘇嬉\*雲 脚疊J」f （SI E）棘棧采& 6 ZS5：甲+＜瞟測芸6袞12「爛圈Jt倔佃歸Y統呆照」f状侧律験側6芸 地m「垠史」。网區嘏容盜恣SI麻6 （盗酒点折6 1 K1HK。）珊-幽耍最恰以6樁仗難麗6器右。韻 ■Ng 6樁裕後OB」6 X左収感戴稼樂奩6源逛題I眠6皿需抓跪軽田「蜓素」・6聽照煥佃物 曜氈裕魄瘻壬6制蜒必選麗蜓組蜓定肺6 M収難選三症N饕埋建恠6地離建三巡返測樁刑割。08 1用） 睞珊IK国識爆篇皿飴6这金聽邮漏爺卿陽Si 6妃該榊豕賴袖豔6辭豔顧四观拾版辎6 aaiK） ww SSKMSw c出發R修圄炽蠟。（福歡皿嗯喚應6坦邮勲6）側松幽恣要舗斐嫌祝6解探撩挪皿 蚀燎摩£幅預O區X藉欧陸埋6讎您端和黯歸辟。笹遞汕/花喧6 M漆〈館二。旧眼妃M篇探6核

日趨完備矣。而其與明議和，猶僅欲以錦州爲界，互市贈金而止，(註f七)明廷則以禮同敵國拒之。 崇禎十五年，皇太極以媾和不成，命將大舉入塞，殘破明州縣數十以息憤。明年，淸師北還。未幾，皇 太極亦卒。後日嗣子福臨入關稱帝，固非皇太極其始意及料也。

|  |  |  |
| --- | --- | --- |
| —(六)高宗弘暦懿—(七)仁宗順琰毒—(八)亲旻寧譏—. | 一——(三)世祖福臨舞—(四)聖祖玄輝也 | 清帝系表  —(一)太祖努爾哈赤怀f—— 覺昌安——塔克世—  「阿敏  —舒爾哈齊—  一 —濟爾哈朗 |
| *『*——(五)世宗胤噩琴——  **— 1** | —代善  —莽古爾泰  —(二)太宗皇太極蠢**AA——-**  **I**阿濟格  **I**多爾衰  —多鐸  宀 二・?•・••••:.••.••::.  *-.，.・・・・•••; .• - :*••、・••・• :・ .•丄 |

**1(**九)文宗奕晶『——(十)穆宗載淳柵獗 奕誅 載漪 溥儁

奕訴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二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一二

一 奕諜——**1(**十一)德宗載潘識

一 載澄—(十二)溥儀云統

載濤

\_ 載洵

淸之竊主中夏，始於福臨，而福臨實爲其叔多爾袞所擁立。當皇太極卒，多爾袞實力在握，捨皇太 極長子豪格不立，立年僅六齡之三子福臨，而自與齊爾哈朗(努會弟子，號鄭親王，)共輔政，罷諸王 貝勒貝子兼管部務，以集中治權。入關之役，多爾袞自居首功，及迎福臨都燕，遂自號「皇叔父攝政 王」•，尋又號「皇父攝政王」，福臨母亦下嫁焉。(註一八)旣以疑忌逼死豪格，而奪其妃，降齊爾哈 朗爲郡王，兵事則委之同母弟多鐸。時朝臣啓奏，皆先上副本於多爾袞，批答章疏，咸用其旨，卽內庫 信符與賞功册，亦藏其第。蓋自順治元年至七年，實爲多爾袞專橫時代，朝野上下，知有多爾袞，不知 有福臨也。方多爾袞之入關也，用漢臣范文程洪承疇等議，不戳降人，不焚廬舍。洎抵北京，又令罷明 季額賦外一切加派。然旗兵所至，宛如蜂藻毒螫，皆肆意圈占居民田廬以爲己業。多爾袞復薪口淸驚無 主荒田莊田，諭令戶部將近京州縣田地，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爾後凡旗下退出荒地與遊牧投來 人丁皆復行圈補以爲例，亙順治至康熙初猶未已。各省駐防兵士之圏占民屋者，且令被逐之屋主代爲修 葺。(註一九)其肆毒蓋逾於女眞之屯田軍矣。又自以族小人寡，恐明軍降者，或多乘機反正，特嚴薙 髮之令。二年六月，諭禮部「自今布吿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

Ill IS

體制胡（iiinw）。篷龍鲜裁ixe踹婿滌註菊。粮律無變爆。席晉湯•许踪孙翟书蒲。詞计 离回盜斟♦蜀釜当响中冲-，雌丰薛副氓湼A。•耍誓册步。諦Mm灘，>郛力用酗I苹奪 斯Pi湼沸•,串方蹄芯團游窘槊，癱讒朝選聴畦全柔。鱼切跳8燹浏汁離薛逢潅RE案MTM竊殁部。m 嗦\*段到説肆-W疏才苗垂廿-百醵碎溫诽#繭城电W惡岡巨。（1 ）Dt 1 ）书〉+ （Hl IPS） -S \*3dtNW。黯麻繭章”吋A济盜映•測兼+删-犁回賤臨-該題司潴昉融♦燹浦疏寿鄙\*蟀罪。由 1+N•融廿用据S®同卅。艘甥 < 灌龈器部-理至赢冷。嗯選彿品谛E。gaapOH® 9蟬汁弱售（ct W】 I） ISH<S+。嫌汁\*H•踴巔弓。程樂噓蒲-冷瓣酣疆-嶋洲用陛懈N凝滯融阉泰殲君瑯辎。薄 無吊中y潮芻部书粮鎌艸涪中琳霸。湖码泌勰#拼I 3，牛m黒辩拂導。混E渊南I s^^wa® I -Buffis y剛渕戳9潘性槻。澗猴罪9洋飄泌魂W鄂満常节9锚劉辱•蕊3JZ并導崩郵部淡烽。燈餾詞 亂件冷贸。洲治舗憂。「訓I®燃」滅勘酷冲詠-駢福探魚濟E泌甥陌。卫|【+ （O恍）H）书rt■。希藻 滅廿盤奪謚考謎E隠床皿玺U（丨【I肆）「。翘瞬史茂。雌部聴碰注-酔苗躇I用澗-萍襟圖謝施辭T苒 濾I -卅撫宅驟O找府睬刷蔑\*登梦」喪Hi鄭冲団I -出澜N•濾車前潴缨幡U萃翌书豳廳。成挪菸N•彗 皓濾•瑜FiTN■吕幾灘-博溜弟酔渝圆->^}E'^-a I劉剛。潟及終毎。港N■湖箴棉写。薄咪挡泰y雄 顋姫炸謫。赠罪洋T驟皿 < 蘭N■椭金•蒯N■淮测沛Pi聲-蒯N齋Pi •厕N•部撕滸裝理。混口■淬蒯E I泪 S。茴苏風E。SBiffiS -酷熒酒淒爺團財朝E囹m謙。琦苗冏畛。gsz rM^iWf® 9点昭书蠟曲」 証学-粟酬t藻神（oi I鮮）「•-郞浦淬9嶂岡笠鹽计ssm。-加>"苒祉口若聲-■頰澹頒 般兵調満云谯9鄰湎寸瓣典聴呵给毋出胡達問"湖z令陪旬蝉4南 < 郑N圜建演谏说海♦ - H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一四 已卒，玄爍以八齡稚子卽位，則主持其事者，必爲滿族之宗黨，蓋亦假是以塗毒漢族紳士而已。綜福臨 之世，親貴招權納賄，朝廷券如亂絲，給事中魏裔介應詔陳言，所謂「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関， 大臣闇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紀綱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際，以鳴得意」者， (註二四)實可爲當時寫照。不特了無盛德大功之可莒，卽開國規模，亦乾無足紀。徒因張李諸賊殺掠 過甚，民生無聊，亂極思治，滿族又以兵力刑殺劫制漢人，使之强就銜勒，乃得倖成一統之業焉。 玄棒之初立也，滿族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繁拜等四人輔政。索尼年耋，務姑息。繫拜藐玄輝 冲幼，恣意專擅，遏必隆亦與之比奸。以蘇克薩哈不附己，殺之。繫拜專政凡八年，始爲玄烽所罷黜， 雖種種惡蹟，難以枚舉，以其爲滿洲助舊，亦特宥一死焉。時故明宗室已蕩焉無存，臺灣鄭氏亦不足爲 大患，惟明降將吳三桂王淇，尙可喜王粤*，*耿仲明子繼茂及孫精忠王閩，皆分藩開府，握兵馬財賦之大 權；三桂專制雲南，兵衆餉足，尤隱如敵國。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淸廷下令撤藩，三桂首起兵反 抗，遣將攻黔蜀湖南，軍鋒所至，滿兵多退避•，精忠與尙之信(可喜子)相繼應之。玄律雖命宗室勒爾 錦等率衆往攻，老師數載，毫無尺寸之功。奈三桂白首興戎，趨ffi保守，得岳州後，扼守不進，滿廷因 得從容布置，(註二五)綠營漢將又各出死力以助，(註二六)擾撰八載，三藩之變，卒吿枚平。二十二 年，施琅率師攻臺灣，鄭克塊出降，於是克瑰之祖若父兩世經營二十年，且爲明人圖謀恢復之最後根據 地者，亦入淸之版圖。明季遺民匡復之業，至是結局，滿淸統一之功，乃大吿成，時玄臂年甫三十，上 距福臨入關*，*已四十歲矣。族史所載，於玄烽一生，®多褒美，如任賢、蠲租、勤政、好學、崇儉諸 端，諛者直者，皆常同無異詞。然夷号其實，玄輝統斥繁拜以後，卽任用滿族索額圖明珠等，索等之樹

黨營私，小民之愁苦無告，**II**有甚於發時者。十八年(一六七九)七月，京師連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樞 入對，極言係時相索額圖明珠植黛市權以剝蒸黎乏應**O**出語副都御史施維翰曰:「今民生困苦已極，而 大臣之家，日益富饒，皆地方宜班諂媚上司，腔削百姓，督撫司道轉競送在京大臣，以天地有限物力， 民生易竭脂膏？盡歸貪吏私囊，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早日食星變地震泉涌之異。又會推選 擇，徇私不公，行間將帥，復無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實恵，刑官鬻獄，豪右罔利，等威蕩然，貴 賤倒置，皆爲可憂。」(註二七)時顧炎武客居關中，亦曰；「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昔(指崇禎末) 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征而無算。關輔荒凉，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鷄肋**8**叢，尙煩我略，飛 芻飽栗，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入升，赴營千里。於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經，閥門 而聚哭投河，倂村而張旗抗令。」(註二.八)較象樞所陳，尤遠過之矣。玄輝因索額圖貪癘成性，雖旋 解其大學士職，然猶任爲議政大臣鹽內大臣。(至四十二年，始因罪拘禁於宗人府，尋死於禁所，)於 明珠則因其首議撤藩有功，一•任貪婪不法，尊信逾恆；至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始以御史郭璃之劾而 黜免。瞄禮又繼以樹黨擅威福貪賀**II**萬聞矣。唐頸冇云:「淸興五十餘年，四海之內，日益困窮。中產 /:家，嘗旬月不覩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豐年如凶；良賈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 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囱無煙，寒則®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徧滿海內。」(註二九) 康熙中祀，號爲家給人足，埶言發其覆蒙矣。觀郭璃疏劾明珠「督撫藩果缺出，無不展轉販鬻，必索及 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腋削，小民重困。」「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缺皆 豫定；由是學道楕多端取賄，士風文敎因之大壊。」(註三**O)**明珠雖罷大學士職，然後亦任用至內大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一五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一六 臣。四十七年(一七O八)，明珠以內大臣卒，玄憚猶「命三子胤祉奠茶酒，賜馬四匹。」(註三一)玄 烽之護奸恤惡如是，故貪墨成風，黎民重困，寬假之令，免賦之詔，雖數數降，其惠不及下，又可知 也。自二十三年以後，玄輝欲對漢民示威市德，嘗以臨閱黃淮爲名，六次南巡。(二十三年，南巡至蘇 州還。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皆至杭州還。)史稱其勤舫，且云往返 供億，悉發內帑，沿途行宮，不施采饋。然左右侍衞，下及閹寺牧圉，所至例有需索，有司一意奉承， 流弊遂深及於百姓。五次南巡之役，兩江總督阿山於四十三年(一七O四)卽議增賦供應，因江寧知府 陳鵬年力爭而罷；然明年鵬年卽以主辦龍潭行宮不謹獲罪矣。玄輝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 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諛之者至謂「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匾榜，多至千 餘，雖寒唆不能方其專，而天象、地輿、暦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 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註三二)今考故宮發現之玄輝硃筆批件，少或 數言，多則數行，皆俚辭不文，字類童蒙，頗雜諧音別體，所習算草，亦不出初階加減乘除諸法。乃知 史册所載，悉屬虛誕，所謂御筆，無一非南書房翰林代筆，所謂聖學，實皆徐乾學、高士奇、李光地、 梅殻成等之學，而御纂欽定諸書，亦徒盜名欺世而已。惟當時宮中服用，較之明季，實多減省，崇尙節 儉，似可徴信。然玄烽嘗封福臨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又納姑爲妃，則其淫樂是尙，依然建夷本色。有 子三十五人，率暴戾自恣。初立胤初爲太子(十四年)，諸子胤涙、胤祺、胤禊、胤禪、胤袱、胤祥、 胤禪等，亦多結黨引類，自立門戶。及胤讷以狂易廢(四十七年)，諸子益各樹黨援，競魂君位。嗣胤 而再立(四十八年)，再廢(五十一年)，玄輝乃不復言建儲事。而諸子爭競劇烈，互相傾陷，漢滿諸

臣，紛紛m營交結，玄烽雖幽胤褪，毗胤禊，履罪疏言建儲諸臣，而卒不能制。六十一年(一七二 二)，遂憤懣而死。(註三三)四子胤禮繼立，自以得位不正，不爲諸昆弟所服。甫卽位*，*卽解胤襁大將 軍職，(時胤篇以撫遠大將軍征策旺阿喇布坦，駐師西寧，)謫守陵寢。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廢太 子胤初死於幽所。「三年，召廷臣宣示胤褲罪狀，並及胤模、胤禳、胤襁。」(註三四)四年(一七二 六)，削胤祺、胤福之宗籍，改胤模名爲「阿其那」(滿語犬也)，胤禮名爲「塞思黑」(滿語豕也)， 皆加幽禁；並拘胤褪、胤稚、胤蘭等。尋又命宗室羣臣廣宣阿其那、塞思黑、及胤襪等罪狀*，*曲加醜 詆。阿其那、塞思黑先後以暴卒册，胤褪、胤疏、胤函，後亦锢死，胤祉後亦卒於禁所。葢玄輝身死未 幾，”叫J惟胤祥以與胤讃同以，猶得保金祿位，諸與胤祺異母者，非斥爲異預，亦視若寇讎，或殺或 錮，惟意所欲，自餘黨附諸臣，或死或遣戍，或降革有差，不知凡幾，阿其那等之子孫親戚，亦皆伏 辜。胤襖不獨酷待諸昆弟及其薰與也，自初卽位，卽「諭宗室及覺羅人等(淸制*，*塔克世本支爲宗室， 伯叔兄弟之支爲覺羅，)當念宗室覺羅須閉戶家居，安分靜守，愼毋怙過不改，再罹重罪。」幷「禁止 八旅官員臨罵屬下人等父母，違者交各管官懲治。」(註三五)又「勒八旗人員有爲本旗都統本管王公刁 難苛索者*，*許其控訴。」(註三六)又以淸初八旗之制，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爲大酋所親將*，* 下五旗(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爲諸王所分將，五旗戶籍皆爲王公僚屬，其關係若奴隸之 於主人，承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御屬下多不法，特嚴禁宗藩與外吏之交通，非廷見不得私謁；其王 忡屬下，惟護衞諸官得由本上遷擢，餘悉改隸有司；以所屬値宿護軍，撤歸營伍，宮廷禁地，另代以內 府護軍。諸滿族親貴，自是皆懐然奉法。白室太極南面稱尊以還，經福臨玄輝諸四，専制威儀，雖以時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一七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一八 增益，而部族宗酋分權制之意味，猶極濃厚，至胤祺惟朕獨尊，一切政制之損革，尤悉以集權爲鵠的( 見下)，淸室乃進而爲一大酋專制之政治焉。胤讃之初立也，隆科多以元舅爲顧命大臣，年羹堯(父遐 齡，爲鑲藍旗漢軍人，)以藩邸舊人，命率師平靑海有功，幷喧赫一時。胤祺陽爲寵信，而陰懷疑忌， 卒亦兩興大獄，羹堯賜死(雍正三年)，隆科多則禁錮終身(雍正五年)。羹堯記室汪景祺，隆科多門 客查嗣庭，復各以文字疑忌，罪極刑。(註三七)侍講錢名世因曾投詩羹堯頌其功，「事發，革去職銜， 上親書名敎罪人四字懸其門，並令文臣作爲文詩刺惡之。(註三八)胤讃旣治尙嚴酷，所以防制臣下者 無不至，密設提騎，四出偵事，凡間閣細故，內外百官之私生活，極至起居飮食之瑣末，無不上聞。各 省督撫幕客姓名，皆須造册呈報。所寵眷如田文鏡、李衞，並以瑣竅苛細著稱。鄂爾泰、張廷玉號稱股 肱，亦皆謹愼自將，倚辦成事。胤顽又剛戾自用，好以苛察爲明，臣僚疏奏，動加批斥，盈章累牘，誥 誡諄諄，萬里外儼若韻面，坊刻硃批諭旨，多至三百六十卷，尙不過十之三四。(註三九)故當時大臣 咸持祿而阿諛，小臣則畏罪而將順，獨夫專制之淫威如是，胤祺顧猶以爲未足也。旣創儲位密建法， (註四**O)**以一人之愛憎，定君位之繼承。復希冀不死，永專之於一己之身；於是招方士婁近垣、賈士 芳等入內供奉，學仙術，求長生，十餘年中，禱祠林立，封神殆遍。及賈士芳誅死，(註四一)張太 虛、王定乾之徒，復聯翩繼入。時欽天監及封疆奏報，皆侈言符瑞，休徵畢至。胤祺亦自以爲神仙可致 矣。然在位纔十有三年，忽一日以暴崩聞矣。弘曆繼立。卽位之初，卽以玄烽治頗縱弛，胤誤治太嚴 嚴，佯言欲去煩苛，與民休息。而諸臣習於揣摩迎合，一時條奏，務主於寬，弘暦乃嚴厲誡飾，屢申執 兩用中之意。(註四二)史因美乾隆朝政治能寬猛互濟，得文武張弛之道，然當時所謂寬大諸政，如蠲

免租賦，豁除賠累，增廣赦條，起用廢員等，特陽示寬仁，以爲愚弄漢民之地。弘曆旣深惡羣臣揣測己 意，妄事迎合。又深慮其營私植黨竊弄威柄，故事無大小，悉由獨斷。於玩帽諸臣，旣盡法懲治，不少 寬假。如鄂爾泰、張廷玉等顧命大臣，亦止於「侍直樞廷，承旨書諭，」(註四三)輕不畀以實權。而猜 防之周至，用心之深刻，較諸乃祖乃父，尤過之而無不及。雍正世，有呂留良、嚴鴻逵、曾靜、張熙等 之獄，呂嚴雖戳屍，並誅其族，而靜熙則邀赦免。胤祺又將呂嚴等學說，與己之辯駁，合刊爲大義覺迷 錄，(註四四)頒行天下，各省特設觀風整俗使一官，廣事宣傳講解。(曾靜卽任此職)弘曆則以書中 所論滿淸建國華夷一家諸說，不特愈辯而愈歧，且徒使漢人資爲口舌，卽位後，卽命盡毀此書，入諸禁 書目錄，靜熙等亦皆殺戳。(註四五)此其一也。胤祺雖乾綱獨斷，然於硃批諭旨，亦樂由臣僚刊刻流 布。弘曆則因習見胤誤時「每召九卿等進見,> 訓誨開導反復數千言，諸臣退出，惟竊語跪聆踰§，形體 疲勞，從無言及聖訓之當深體者，足見衆情非可口舌化導，故不欲以批答之詞，宣布之旨，付之制 m。」以黃檢刊其祖廷桂奏本，載胤祺及弘曆硃批，特將檢交部嚴加議處，並「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 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毀。並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鍋刻者，卽令 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倂繳出，奏聞，送京銷毁。」(註四六)此其二也。淸世歷朝實錄，雍正以前，本 已任意撰造，然至乾隆世，則天命至雍正六朝實錄，凡弘曆認爲事涉忌諱者，悉加删改。國史宗室王公 列傳，亦多重作。(註四七)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且諭「將國初以來滿漢大臣已有列傳者，通行 檢閱竅實，增删改正.，其未經列入之文武大臣，並綜其生平，均照實錄所載及內閣紅本所藏，據事排 纂；」悉呈弘曆「親加暖定」。(註四八)乃至如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記吳三桂敗李自成軍事，五十一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一九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二O 年(一七八六)，亦諭軍機大臣據開國方略修改。(註四九)務期關於淸初史實之是非曲直，皆已經弘 暦最後論定，他人不得再行論議；關於淸室紀載，亦不令有一字供後世之姗笑。此其三也。康熙時，始 有莊廷鑼明史獄，戴名世南山集獄，雍正世，則有汪查呂嚴及陸生楠(著封建論)徐駿(詩集有譏融 語)等獄，文字之禍，已極慘酷。乾隆時，海內淸謐，人民已無復有繫戀舊君之思，而弘曆毛舉周納， 誅求益深。如胡中藻(著堅磨生詩鈔)王錫侯(著字貫)徐述菱(著一柱樓詩)諸獄，皆指摘篇章，比 附妖言，處以極刑。其獄興而滅逃者尤多。故宮博物院排印之淸代文字獄檔，僅出八册，已有六十四 案，自屈大均案(雍正時)外，皆悉屬乾隆世•，且自四十年至四十八年，九年間多至三十七案；大抵不 見他書之記載。檔案之未發現，與雖發現而未編印者，尙不知凡幾！(註五O)雖就文字獄檔觀之，其 中多出於有司之吹求，實則希冀迎合風旨及爲事發避禍計耳。窺弘曆之意，殆不願任何人敢對淸室有一 字之譏訓，乃至可能作譏訥之解釋與比附。此其四也。玄輝胤祺之世*，*不聞大舉銷毁前代圖籍也。弘曆 則借開四庫館之美名，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下詔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一年(一七七 六)，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毁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他省摧燒益急。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四庫 全書吿成已十載，尙嚴諭遵行。初所切齒者，猶僅限於明季野史，繼則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及 明隆慶以後諸將相憲臣所著奏議文錄，四裔載紀，絲袄寸札，靡不燒滅。(註五一)傳世「銷燉抽燉書 目」「禁書總目」「違礙書目」及「奏繳咨禁書目」等所載，總計將三千種。而官吏妄揣意旨，額外蒐 誅，小民懼禍，私自焚棄者，尙不知幾何！其不銷毁者，則雖業已行世久遠之正史，亦輒令刊落「胡」 「虜」等字，務使記述或論議建夷遠祖，乃至可以影射或比附譏斥建膚者，不令有一字之存留。此其五

也。玄彈嘗以朱子之學爲帝王之家學，特表章程朱，以自掩飾。旣命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全書，又詔朱子 配享孔廟在十哲之次。雍正時，謝濟世注大學，且以謗毁程朱獲咎戾。弘暦於朱子雖亦陽示尊崇，然於 程頤論經筵劄子所稱「天下治亂繫宰相」一語，則深致詆謨。(註五二)時尹嘉銓師朱子宋名臣言行錄 體例，輯錄康雍以來名臣言行。弘曆諭謂「朱子當宋朝南渡式微，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 私臆，妄生議論，實爲莠言亂政。」「名臣之錄，必其勳業能安社稷，方爲無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 之，已非國家之福。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 稷之福耳。」嘉銓遂奉旨處絞立決。(註五三)此其六也。漢滿畛域之見，玄烽胤襖尙意圖調和。卽以 用人論，康雍時疆臣，漢人尙多於滿人，特漢人多屬漢軍而已。弘曆則歧視特甚。杭世駿時務策嘗言「 天下巡撫，尙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三江兩浙，天下人才淵藪。邊隅之士， 間出者無幾。今則果於用邊省之人，不計其才，不計其操履，不計其資俸。而十年不調者，皆江浙之 人。豈非有意見畛域。」弘曆則謂「此中裁成進退，權衡皆出自朕心，卽左右大臣，亦不得參與，況微 末無知之小臣。且國家敎養百年，滿洲人才輩出，何事不及漢人。」世駿遂以是革職。(註五四)及弘 曆季年，則不惟總督，卽各省巡撫，亦滿多於漢焉。(註五五)此其七也。弘暦吟詩習字，一切漢化，且 常自誇其博雅，而於滿人，則極力禁止。胡中藻之獄，以鄂昌(鄂爾泰姪)與中藻往復唱和，認爲「喪 心已極」，旣賜令自盡，復嚴諭八旗，「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縄，儻有託名讀書，無知妄作，哆 口吟詠，自蹈囂凌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嗣後八旗滿洲，須以淸語騎射爲務，如能學習精蜩，朕 自加錄用，初不在其學文否也。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往來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二一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二二 (註五六)此其八也。弘曆所以統治與夫劫制猜防漢族，並爲滿族計慮久長者若此，淸室專制集權，至是 蓋造其極矣！弘曆又性習汰侈，好夸飾，事事欲追蹤玄婦而突過之。以玄蜂嘗開科制，詔舉博學弘儒也， (十七年下詔，十八年集被舉者百四十三人，試以詩賦，取五十人。)乾隆元二年，弘暦亦兩開博學鴻 詞科。(元年試被荐者百七十六人，取十五人，逾年補試，又取四人。)(註五七)以玄烽嘗六次南巡 也，終乾隆世，弘曆亦六度南巡，(註五八)而供驛繁奢，勞民傷財，視康熙世不止倍征焉。(玄輝又時 西至五台，東往關東，北出塞外，弘曆亦循其例也。)以玄婦南巡時，嘗召試諸生特予出身也，弘曆車 駕所至，亦輒召諸生試詩賦，漢兒與試就璃絡者，視康熙時又或過之焉。以玄蟬嘗普免天下錢糧二次， 漕糧一次也，弘曆五十六年，已普免錢糧四次，漕糧二次，及六十年，復將各省漕糧普免一次，又命 將嘉慶元年各省錢糧通行蠲免焉。以玄爍胤祺世嘗經營圖書集成(見下)，而玄烽又假名御築經籍若干 種也，弘曆則開設四庫館，編訂四庫全書(見下)，其命臣工纂輯撰述者，又多至數倍焉。以玄烽胤祺 世嘗建定臺灣經營準部靑海及西藏也，乾隆此，亦兩平準嘎爾，■定囘部，爾掃金川，•靖臺灣，一入 緬甸，一復安南，兩勝廓爾喀，弘曆且以「十全大武揚」(•五—I年，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 自詡，特製「十全記」，以志武成，而白號爲「i仝老人」K O乃至玄曄胤祺啓御乾淸宮召宴内閣翰S 等官，君臣賦詩唱和，(女輝&二十•勺，胤模在四年，玄烽製首句「麗日和風被萬方」，諸臣以次廣 續成章，)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亦踵肖其事，及九年(一七四四)，甲子，翰林院重修工竣，弘曆 復仿行焉。(弘暦製首句「重開甲子文治昌」，諸臣亦以次B續成章，)玄婦嘗舉行「千叟宴」，(六 十一年，集在職及致仕八旗文武大臣年六十五以上者百八十人，宴於乾淸宮，越三日，宴漢官年六十五

以上者三百四十人，亦如之，)弘暦則於五十年徵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賜筵，(弘曆詩有云：「祖孫兩 舉千叟宴，史册饒他莫幷肩，」)及嘉慶元年，復集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賜宴焉。玄輝在位六十一載， 弘曆雖自謂不敢上同其數，踐昨之初，嘗吿天默禱，在位六十年，卽當歸政嗣子。及六十一年元旦， 傅位顒琰，改元嘉慶，自爲太上皇帝，然仍自擅大權，且不時南面受朝，或賜宴自作主人，命顒琰陪 侍其側。至嘉慶四年(一七九九)，正月，弘暦始卒，壽八十有九，上及祖父，下逮元孫，五世一堂， 親見七代，則又玄俸所未有矣。(玄犀壽六十九歲，子孫百五十餘人，)綜弘曆一生，處高履厚，未嘗 艱苦。然當時文敎無論矣，卽武事亦多粉飾張皇，苟且蔵事，暮年志得意滿，怡情聲色，委政和珅，紀 綱廢弛，敎匪因以竊發。蓋淸世一切衰象，又皆於乾隆中葉後伏之。然比而觀之，由康熙中臺灣鄭氏乞 降，以至弘曆之世，實爲淸室鼎盛時期。各種政制及對外之開拓與四裔之關係，茲復分端彙述如次。 淸自福臨入關，一切因明遺制，然或因事立法，或隨時損益，制度精神，乃多與明制迥不相同。就 中特異之點，莫甚於雜用滿蒙之人而定其額。據淸會典所載，內閣六部之首領，內閣大學士，滿洲二 人，漢二人，六部尙書暨左右侍一郞，均滿洲一人，漢一人。自餘內外百官，咸定若者爲宗室與滿洲缺， 岩者爲蒙古與漢軍缺，若者爲內務府包衣缺及漢缺。(註五九)其不定額者，亦時時用滿人爲之焉。明 廢宰相而提高六部實權，蹇義(吏部尙書)夏原吉(戶部尙書)胡浚(禮部尙書)馬文升(歷各部尙 書)等，皆以尙書而卓著政績。及閣職旣崇，亦靡所不領，百官任用，由部院屬官府縣正佐，皆由吏部 擇人注授，大僚由廷議會推(名曰廷推)。淸初機務出納，名義上亦悉關內閣。然軍國重務，皆付議政 五大臣(皆滿人)議奏，故內閣大學士止於傳寫諭旨。六部長官，一部六人，各無專事，且一人每兼數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二三

失政，無人亦無法能監督糾正，六科給事中雖有封駁之名，亦無所用之焉。(至行取之制，乾隆十六年 行停止，由是內外官之制始嚴，地方親民官，甚少昇遷之望矣。)明代地方官，以布政使爲主，其總督 巡撫諸官，皆屬朝官之出使者，因事而設，事畢覆命，職亦消滅。淸則以軍職陵駕民政之上，總督巡撫 爲地方常設之長官，布按兩川不啻其屬吏。(註六六)而「國家興大兵役，特簡經略大臣參贊大臣，親寄 軍要，吏部助之用人，戶部協以巨餉，督撫儀品，雖與相埒，亦不過承號令，備策應而已。」(註六七) 常滿族盛時，經略督撫等多其族人。乾隆朝，漢人仕外官者，能落至兩司，已爲極品。弘曆且嘗欲用筆 帖式等官爲知縣，賴劉統勳「州縣治百姓當使身爲百姓者爲之」之對而止；否則民事之受滿人荼毒者， 更不知若何矣。綜淸之官制，惟以箝束漢人擴張君權爲宗旨。其視前代爲愈者；惟裁抑宦官，不使預 政；又自三藩平後，不復以兵柄土地世予臣下，宗室功臣之封爵，率優以虛榮而無實權，亦無封建之 禍。而官府奔走服役與夫守簿書定期會之胥吏，在明世已成極弊者，淸則一仍舊貫。蓋閹寺封建與一大 曹之集權專制有礙，故淸廷特加裁抑，胥吏與長官朋比爲奸，有害於漢人，而無損於滿族，故一任其攘 臂縱橫，弄法舞文也。他如言職方，淸初劃土分疆，多沿明制，但改南直隸爲江南。玄烽世，分陝西爲 甘肅，分江南爲江蘇安徽。湖廣爲湖北湖南；又置奉天寧古塔〔後移吉林〕黑龍江將軍，臺灣亦設府 治。延及胤祺，喀爾喀靑海諸部，及賀蘭山厄魯特，迄於西藏四譯之國，稽籟內鄕。弘暦定大小金川， 收準矚爾囘部，設伊犁總統將軍。其時本部有省十八，奉吉黑伊將軍四，凡府一百八十四，州六十四， 廳十六，屬州一百五十，屬廳十，屬縣一千三百有一，(註六八)s±府州縣司等，不在其內；蒙古 靑海西藏，並隸版圖。「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於葱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二五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二六 州之崖山，(註六九)幅員之廣，軟於明世。自餘稱蕃內附，來享來王者，尙十數國。可謂盛矣。言兵 制，滿蒙漢軍，入關前皆稱八旗，說已見上。入關後，則以在京師者爲禁旅，分鎭各省者爲駐防•，初 定兵額約二十萬，居京師者約半數，仍一號八旗。其後佐領丁壯，時有增益，佐領多時，數將二千， (註七O)因兵額不增，故實際兵數，亦無人能言之。至入關後專以漢人編成之兵，則仍前明規制，名 曰綠營，統以提鎭鎭撫，分列各省，共有制兵六十六萬餘人。(註七一)滿酋以任其a敗難免叛亂爲得 計，故訓練名額，類有名無實。然玄輝胤祺弘曆世，平三藩，征靑海，定西疆，雖以旗兵爲主，綠營亦 咸有勳績。此外又有出於召募之防軍，於綠旗外別自成營，其初雖無若何編制可紀，兵數多寡亦不定， 然後日之練勇練軍，又皆自此昉也。(註七二)言科舉，則以制義取士，「一沿明制。二百餘年，雖有 以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康乾兩朝，特開制科博學鴻詞，號稱得人，然所試者亦僅詩賦 策論而已。」(註七三)科場弊端，雖懲治棊嚴，康熙世，玄輝嘗以徐乾學中表揚某主順天鄕試，關節 賄賂，已降旨親審矣，乾學令人傳語稱賀曰:「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 足覘人心歸附，」玄輝遂置不問。(註七四)則淸世特重科第，特以是籠絡中國秀民而已。抑明世選舉， 科目外，以學校之制爲最善。「有淸學校，向沿明制，京師曰國學，直省曰府州縣學。」(註七五)府州 縣學之生員，曰澳膳生，曰增廣生，曰附生。國學之生員，曰貢生，曰監生，曰學生。(註七六)其所 謂學校，實卽科舉之初基，與明初國學以養成人材爲鵠的者，性質迥異焉。言賦役，明初徵賦於夏秋兩 季，與唐之兩稅略同。嗣因額外附加繁雜，不勝其弊，嘉靖間，總無名之暴賦，行一條維法。(註七七) 然自後加派之事，仍因外患而時時加立名目，(註七八)吏緣爲好，民不堪命，流賊乘之，而明以亡。

淸初首頒豁除加派之令，定賦役全書，悉沿萬曆條鞭舊制。五年一編審，丁增而賦隨之。順治十八年編 .•苗，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玄律以承 平已久，滋生日繁，而有司編審時，因恐增加錢糧，不將所增實數開明具報。爱諭將現今丁數，弗增弗 減，永爲定額，由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察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 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初，復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乾隆五年(一七四 O)，遂倂停編審，以保甲丁額造報•，及季年各省奏報民數，增至三萬萬有奇，(註七九)其盛爲自古 所未有。然丁徭口賦，取之田畝，無地之丁，不納國賦，遂不復知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焉。 康雍乾之世，不獨內治稱盛也，經略邊境及與四裔關係，亦頗有可紀： 其一則西北諸蕃部之戡撫也。明中葉以降，蒙古部落，大別爲四；自瀚海以北，爲漠北蒙古，亦語 之喀爾喀，喀爾喀東南，爲科爾沁，科爾沁西南，爲漠南蒙古，部落不一，而以察哈爾爲大宗；其喀爾 喀以西，天山以北，則爲厄魯特蒙古(明時謂之瓦刺，瓦剌酋也先卒而中衰，其地復分爲和碩特、準嘱 爾、杜爾伯特、及土爾扈特四部。)自建夷勃興，皇太極之世，「科爾沁部首內附。旣滅察哈爾，諸部 踵降。正其彊界，悉遵約束，有大征伐，幷帥師以從。」(註八。)然喀爾喀僅遣使貢獻，厄魯特則以 荒遠弗能致。洎福臨入關，喀爾喀貢使中絕。厄魯特之和碩特部，自明季已據有靑海(是爲靑海蒙古)， 時則以靑海爲根據，兼控御西藏。準嘻爾部尤張雄，康熙初，酋囑爾丹盡一厄魯特諸部，南攻天山南路 囘部，皆下之，威令行至靑海衞藏，終乃東倂喀爾喀。喀爾喀款塞內附，淸廷遣官發粟瞻之，且假科爾 沁水草地，俾游牧。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o)，®酋窺伺漠南，勢且深入與中國爭衡，玄臀率師親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二七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二八 征，敗之於烏蘭布通(今熱河赤峯縣境)。嗣後復再臨朔漠征之「矚爾丹竄死，朔漠平，喀爾喀諸部復 還舊牧。」(註八一)漠北蒙古，自是與漠南蒙古同永爲中國外藩。然準部聘使往來，猶用夠禮。嘎酋 兄子策妄阿拉布坦，及策妄子喝爾丹策零，世濟其惡，雍乾世一再抗衡狂突。胤祺弘曆復再出師征之， 掃穴犁庭，夷其疆域，厄魯特人多剿絕。時囘酋霍集占兄弟煽衆爲亂，移師南嚮，南疆亦歸平靖。靑海 和碩特部，自玄烽征準部時已來庭。雍正初，部酋羅卜藏丹津叛，旋爲年羹堯岳鍾琪所平服。西藏迭遭 和準部蹂蹦，至康熙末，淸兵入藏撫綏，衞藏亦遂爲我屬領。(註八二)綜自淸初至是，所收蒙古靑海 西藏新疆之地，周可數萬餘里。淸室統治之法，除烏魯木齊以東地改置州縣，隸於甘肅省，天山南北路 各囘城，治以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統於伊犁將軍，靑海之番衆，設置土司，設西寧辦事大臣以統轄之 外，自餘槪名爲「外藩」或「藩部」。(註八三)蒙古諸部及囘部之哈密吐魯番，各區爲旗。據會典所 載，都百九十有九旗。(註八四)「旗各建其長曰札薩克，而治其事，無札薩克，則繫於將軍若都統若 大臣而轄之。」其蒙古之有喇嘛期，以及前藏後藏，則又轄以喇嘛，「凡喇嘛之轄衆者，令治其事如札 薩克。」(註八五)而西藏復「置駐藏大臣，以統前藏後藏，而理喇嘛之事。」(註八六)皆悉統於理藩 院。「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祿，定其朝會，正其刑罰，以布國之威德，」(註八七)其則例釐 訂，極爲詳備。史亦美其「撫馭賓貢，@越漢唐，屛翰之重，所以寵之，甥勇之朕，所以戚之，銳劉之 衞，所以懷之，敎政之修，所以宣之，」以視「元之戚垣自爲風氣，明之蕃衞虛有名字者，蓋未可以 同年而語。」(註八八)然淸於蒙古，純取閉塞主義。因其游牧之俗，而以喇嘛敎愚之，惟欲其蒙昧無 知，便中朝之籠絡•，凡蒙人耕種居室，學習漢文，乃至硏讀蒙文，皆干禁令。尤禁对人前往蒙地，任其

地廣人稀，絕不輕議開發。其於靑海西藏，亦皆以舊俗覊縻。流毒所至，各地雖受淸室之統治，而卒不 獲於統治過程中同化於華夏之文敎焉。

其二則東南西極諸國之臣18也。淸自入關前，已夷朝鮮爲臣僕。洎福臨入主中夏，「順治三年，琉 球聞聲，首先請封。九年，遇羅，十七年，安南，相繼歸附。雍正四年，蘇祿，七年，南掌，先後入 貢。「弘曆』蕩平囘疆，而浩罕、布魯特、哈薩克、安集延、瑪爾嗯朗、那木干、塔什干、巴達克山、 博羅爾、阿富汗、坎巨提、相率款塞。」(註八九)於是葱嶺以西諸國，兵不血刃，而就我銜勒，附我 藩墉。惟緬甸、安南、廓爾喀三國，乾隆世嘗以力征。緬甸自順治末執送明永暦帝後，絕不與中國通。 至乾隆十八年，始入貢。三十一年，緬甸攻破暹羅。「恃强侵雲南邊，『弘曆」叠遣將軍明瑞、大學士 傅恆、將軍阿桂、阿里袞等征之。」(註九O)三十四年(一七六九)，緬懼乞降。時「暹羅守長鄭昭， 以緬甸困於中國，率衆乘其疲敝，擊破之，國復。昭，中國廣東人也，父賈於暹羅，生昭，仕暹羅。旣 破緬軍，國人推昭爲王。四十六年，昭遣使入貢。明年，昭卒，子華嗣立。五十一年，華遣使入貢，並 請封，十二月，封鄭華爲暹羅國王。」(註九一)於是緬益懼，五十三年(一七八八)，乃遣使入貢， 淸廷亦封緬酋孟雲爲緬甸國王。安南於明季分爲大越(在北，屬黎氏，)廣南(在南，屬阮氏，)二 國。康熙初，大越黎氏受封爲安南國王。乾隆末，廣南阮文岳引兵入大越，大越王黎維祁請救於中國。 弘曆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師討阮氏，初敗之於富良江、後以疏備爲所乘。淸兵雖敗，阮氏亦懼而乞降。 淸遂封阮光平(文岳弟文惠更名)爲安南王，故王維祁則安置於北京焉。廓爾喀在衞藏西南，乾隆末嘗 興師寇藏，弘曆初發偏師問罪，以敷衍受降了事。嗣以廓人大舉入寇，乃命福康安率兵往征，五十七年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二九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一二O (一七九二)，廓人稽首稱藩。弘曆好勤遠略，以十全武功自誇，其關涉外夷者，惟此四役，且皆苟且 藏事，雖視明之征交趾緬甸爲遜，然亦康雅世所未有也。自廓人入貢，史稱「於是環列中土諸邦，悉爲 屬國，版圖式廓，邊備積完，」(註九二)淸室於斯爲極盛矣。觀史載「乾隆十九年，蘇祿國王麻喊味 安柔律隣遣使貢方物，並貢國土 一包，請以戶口人丁，編入中國圖籍。帝喩蘇祿國傾心向化，其國之土 地人民，卽在統御照臨之內，毋庸復行X送圖册。」「蘇祿本巫來由番族，悍勇善鬪。西班牙旣據呂 宋，欲以蘇祿爲屬國，蘇祿不從，西人以兵攻之，爲所敗。獨慕義中國，累世朝貢不絕。」(註九三) 淸世各國之臣屬，多純任自然，装義歸化，依然一乗吾國漢唐以來之王道字小主義，與西人之力征經營 以拓殖爲國策者，實迥不相侔。故雖鄭昭以華人而入主暹羅，亦僅納其朝貢而止也。史又載「康熙五十 八年，琉球國建明倫堂於文期南，謂之府學。擇久米大夫通事一人爲講解師。月吉，潰聖諭衍義。三六 九日，紫金大夫詣講堂，理中國往來貢典，察諸生勤情，籍其能者備保舉。八歲入學者，擇通事一人爲 訓詁師敎之。文廟在久米村泉崎橋北，創始於康熙十二年，朝中制度，俎豆禮儀，悉遵會典。」(註九四) 其效慕華風，亦與明世如出一轍。惟南洋羣島諸地，自明季爲西蔔荷蘭等國所吞噬，淸代除蘇祿外，無 一稱臣納貢者，較之明初，實遠不逮。又以懲臺灣鄭氏之禍，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嘗令禁「漢人 南洋往來，其在外人民，不得歸化故土。」嗣雖改爲「凡五十六年以前出洋民人，限三年囘错」然自後 私出者，仍一慨不准歸國。又凡出洋商船，除篱槍木棍外，®械軍器，慨禁携帶，否則一經査出，卽視 同賊艘。於是我民之前往南洋各島開斓經營生息者，一行放洋*，*卽喪失國籍，不惟不得國家之保護，且 剝奪其自術之權利，遼令海外僑民，死亡無日。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爪哇紅河^!役，我丁壯多被斬

戮，老幼婦女，成脅荷人斧鉞。署福建總督滿人策楞奏稱「被害漢人，久居番地，自棄王化，按之國 法，皆干嚴譴，今被戕殺，孽由自作。」(註九五)吁，可痛已！ 其三則歐亞列邦之交通朝聘也。明季歐人始來華貿易，最早而最占勢力者，爲葡萄牙人。嘉靖世， 葡人借濠鏡(澳門)爲居招地，銳意經營，授若己有，地位益固**0**西**H**牙荷阕及英吉利洛國商人，雖繼 有至者，然不能與葡人敵也。淸初，沿明例，許澳門葡人至廣東市易。時荷人方經營臺灣•，順治十年， 首「因廣東巡撫請於朝，願稱外藩，修職貢。十三年，齎表請朝貢，部議五年一貢，詔改八年一貢，以 示柔遠。」及「鄭成功攻臺灣，逐荷人，而取其地，詔徙沿海居民，嚴海禁。」(註九六)康熙初， 荷人雖遣使入貢，(註九七)然不能互市也。二十二年，臺灣平，「荷人以曾助攻鄭氏，首請通市， 許之。而大西洋諸國，因荷蘭得請，於是凡明以前未通中國、勤貿易、而操海舶爲生涯者，皆爭趨疆 臣；因請開海禁，設粤海閩海浙海江海榷關四，於廣州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寧波，江南之雲臺 山(海州)，署吏以**K**之。」然時雖「與大西洋互市，尙嚴南洋諸國商販之禁，自安南外，並禁止內地 人民往販。」「雍正七年，因粤閩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請，遂大開洋禁。凡南洋之廣南、港口、柬埔寨、 及西南之瑞仔六坤、大呢、吉蘭丹、丁囑奴、單咀、彭亨諸國，咸來通市。」(註九八)「日本德川幕 府，雖厲行鎭國政策，嚴通海之禁，然其國人亦潛來各口貿易。兩洋諸國，遠至瑞典、丹墨，亦咸來互 市。」(註九九)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美利堅甫建新國，明年，卽遣船來我國購茶，亦事之至 可紀念者也。至當時與各國關係最複雜，及對後日影響最深者，首推俄羅斯與英吉利。當明季建夷遣兵 定黑龍江畔索倫諸部也，俄羅斯遠征軍，亦越外興安嶺，以達西伯利亞極東之鄂霍海岸。順治世，淸廷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三一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三二 不暇注•意東北，俄人益乘間侵略黑龍江境，築城雅克薩河口，游騎抄掠至松花江流域，數與中國戍兵相 衝突。及玄犀平三藩，乃命將率水陸大軍北征。會俄主彼得新立，亟欲與中國和。二十八年(一六八 九)，與俄立約尼布楚，議定兩國疆界：「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 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書以漢、滿、蒙 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爲界標。是爲淸代與外國立約之始。 未幾，喀爾喀諸部內附，俄人故與喀爾喀爲鄰，且與土謝圖部貿遷有無，於是中俄互市問題起，中國北 境與俄領西伯利亞之交涉亦益繁。至雍正五年(一七二八)，復與俄人締結恰克圖條約；「以恰克圖爲 兩國通商之地；自額爾古納河岸至齊克逹奇蘭，以楚庫河爲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嶺爲界，各立界 標誌之；以烏特河地方爲兩國中立地，彼此不得侵佔；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貿易，(但員數以二百 人爲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京師俄羅斯館，聽嗣後俄人來京者居住。」又定俄人來京就學額數。 (註一。O)乾隆中，因俄人渝約收稅，其邊界頭目又時攔人劫掠，嘗數次停止貿易，至五十七年，復 立恰克圖市約五款，首款謂「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因爾薩那特(註一。一)衙門顧請，是以 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淸室是時國威，槪可想見焉。英吉利雖自康熙間通市，其商船初未 嘗每歲來華，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後，始互市不絕，英人亦不久卽取得歐洲各國在中國貿易之領袖 地位。時廣州固鄰近外商南洋根據地，華商組織之公行亦頗完備，故中西貿易，漸趨集中。然粤關關吏 於正稅外，多索取規濃，外商行動，限制尤嚴。英人欲在廣州外另增商港，且改良廣州方面之待遇也，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後，初則數以賈舶試航浙江寧波等地貿易，繼則直航天津，投遞稟帖，痛訐粤

關積弊。淸廷雖下令撤查，<關監督李永標且因是革職。(註一。二)然要求條款，不特未達目的，淸室 彊吏，懲前瑟後，益厲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政策。旣將外商貿易專限於廣州，在廣經商之西人，則悉受 中國行商之控御，幷由行商負西人行動越軌之責任。(註一。三)英人亦遂進一步慫恿其政府採取正式交 涉之行動。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廷遣正使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acarmey )副使斯當東( SL George L・sfaunon)來華，奉表獻物；是爲英吉利與吾國正式通聘之始。然其動機，則純係借 名進貢，提出各種要求，以圖解決英商在華貿易所遭遇之困難，並謀此後之發展。故譯出表文，有派人 留京照料買賣學習敎化之請，有寧波天津收泊碼頭之請，有照俄羅斯在京設立貨行之請，有給舟山相近 小海島居住之請，有給廣東省城小地方一處，或准澳門居住英人出入自便之請，有廣東下澳門，由內 河，且減稅之請；且漫言請准英人傳敎。時淸廷僅認英吉利爲海外朝貢國之一，以爲此特荒遠不識天朝 體制，妄行乞請。一方雖賜使臣筵宴，優加賞負，以盡懷柔之意。一方則敕諭英王，盛稱天朝盛德。而 於英人所要求者，則駁斥無遺。故英使所得者除頒賜禮物外，僅三道敕諭而已。(註一。四)然英使之 企求雖失敗，而問題之赧結仍存，卽後日之割地租地增闢口岸減輕關稅自由傳敎，以及最惠國條例利益 均霑等要求，均萌芽於此時矣。

\* \* \* 淸代極盛於乾隆之六十年，嘉道以降，則爲中衰之世。然一切衰象，如軍備之廢弛，財用之耗敎， 下情之值遏，海內之困窮，實皆伏於乾隆中葉以後。而弘曆於四十年後專寵和珅，致官吏貪黝成風，紀 綱敗懷，尤爲嘉慶世白蓮敎徒等變亂之主因之所在。和珅，籍滿洲正紅旗，以一官學生充變儀衞校尉，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三三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三四 偶以奏對稱旨，弘曆摺充總管，累遷至戶部侍郞。乾隆四十一年，命在軍機處行走，旋由尙書授大學 士。(註一。五)嚮用之專，一時無兩。珅旣得志，唯以聚斂自豐爲務，鬻爵賣官，招權納賄，無所不 爲。疆吏畏其傾陷，皆輦貨事之，及贓狀敗露，弘曆雖事誅殛，(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 鬆伍拉納浦霖等，皆以贓伏法。)而貪風自若•，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益務攘奪刻剝，多方設法以相魄 結，隱爲自全之地，雖明知其不可，而羣趨於不得不然之勢。章學誠上執政論時務書謂「自和珅用事， 上下相蒙，惟事婪贓黯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 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由藩庫代支，州縣徐括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臆習爲寛 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簟饒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歡。」「情知虧空 爲患，而上下相與講求彌補，謂之設法；設法者，巧取於民之別名耳。……旣講設法，上下不能不講通 融。州縣有千金之通融，則胥吏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種種 意料難測筆墨難罄之弊，皆由設法而生」(註一。六)者，殆可爲當日官場寫照。觀嘉慶四年顒琰宣布 和珅罪狀稱「所藏珍珠寶石，不計其數，家內銀兩數逾千萬，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 兩，地窖埋藏銀兩百餘萬。」(註一。七)私家所紀，且有謂當時抄沒贓賄凡百有九號，已估値者二十六 號，共計銀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萬兩有奇，未估者尙有八十三號，未知其値又若干。(註一。八)珅以 二十年之宰相，而所蓄至此，官吏層層中飽與夫輾轉藉以牟利者，當更倍従而無算。此所以白蓮敎徒初 起，皆以官逼民反鎌而走險爲辭也。

白蓮敎始於宋亡後榮城韓山童，假治病持齋，號召徒衆，實爲具有政治性質之民間祕密宗敎集社。

明季嘗一度盛行北方諸省。乾隆中，安徽劉松及其黨劉之協、宋之淸等傳敎授徒，徧川陝湖北。松等先 後以謀舉兵被捕，惟之協遠魔。嘉慶元年，淸廷有旨大索，自豫而皖而楚，三省大吏展轉根究，不肖州 縣，變本加厲，「逐戶搜緝，胥吏乗虐，而武昌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 陷死無算。時川湖粤貴民方以Hl'li-困軍興，(乾隆六十年，湖南貴州有紅苗之亂，淸廷發川湖粤貴諸 省兵會剿，至嘉慶四年始大定，)而無賴之徒，亦以禁私鹽私镶失業，至是益篠官思亂。於是發難於 荆襄達州，駿淫於陝西而亂作。」(註一。九)淸廷又大發兵征剿，然諸滿將領軍者，率尾追不迎撃。 (註二O)又廣募鄕勇，每「臨陣，輒令鄕勇居前，綠營兵次之，滿兵又次之。而賊營亦先驅難民抗 我顏行，其眞賊皆在後觀望。故鄕9J日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常不相値。及戰勝，則後隊弁兵又攘以爲 功，而衝銓陷陣之鄕勇，反不得與。」(註一 一一)和珅時居樞府，復任意蟋閣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 帥虛張功級，濫叨封将，J1-於輙算報銷時，勒索重賄。將帥遂肆意侵剋軍餉，且恃有和珅蒙庇，多「奏 報粉飾，掩敗爲功。其在京諳達侍衛章京，亦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股 富。故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爲事。」(註一-二)顒琰尸居帝位。明知珅與敎匪表裏相呼應，徒以上皇寵任， 亦隱忍而不敢發。匪徒遂愈剿愈多，自川湖蔓延河南陝西甘肅，而益不可制。及弘曆卒，珅始奪職賜 死。顒琰旣罷逮滔將之尤不稱職者，復委任勒保、額勒登保等，以專責成，行堅壁淸野之策，定優邮鄕 勇之制，以五省環攻之兵力，且撫且剿，漢將楊遇春楊芳羅思舉桂涵等又每戰必致其死力，•(註一二一一) 至七年(一八O二)，乃吿敬平。嗣以寧陝新兵之變，又二年而再報戡定。「計先後用兵九載，費 帑銀計二萬萬兩，所奏殺賊數十萬計，而官兵鄕勇之陣亡，與五省良民之催毒者，無得而稽焉。」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三五

禍，紛至沓出。其大者，若天山之囘部，亂事先後凡三起，擾攘二十餘年，幾與旻寧一代相終始；若湖 廣之芻亂，竭三省之兵力以興剿，亦旋平旋起，前後經二十年而始獲底定；而中英鴉片之戰，割地償 金，乞盟城下，尤爲前史未冇之奇變。(見下)自餘各地時有叛亂，(註•::七)雖皆不旋踵而卽平，然 國家元氣，損傷已多。且兵機大起，不可遇抑。及末年而東南數省盜賊蜩興，廣西以連歲大饑，聚衆揭 竿者，尤所在皆是。三十年2八五O)正月，旻寧卒，四子奕若繼立；斥®&何，累詔求点.,'，通民 隱，朝野方延頸舉踵以望治，而太平軍舀領洪秀全已於是年六月起兵桂平縣金田村矣。 因政治之不良，假宗敎迷信之力，藉祕密結集，號召民衆，組織民衆，以反抗滿淸，太平軍之起， 其性質與白蓮天理諸敎徒，曾無以異；惟白蓮天理諸敎所憑藉者，大抵爲佛道之支流下乘，其構成原 質，不出釋道二宗，而太平軍所依據之敎理，則爲變相之遠西耶敎，非中國民間固有之信仰耳。洪秀全 故廣東花縣諸生，初與同縣馮雲山師事白蓮敎餘裔粤人朱九濤。九濤卒，乃與雲山取耶敎敎義自樹一 幟，謂之上帝敎，名其敎會：H--1點會，秀全自爲之長。道光中葉，與雲山至廣西潯州一帶，陰事佈敎， 信者寝衆，諸豪傑不逞之徒，尤爭相依附，秀全更，目爲敎主，以耶鮮爲耶和華長子，而己爲其弟，稱耶 和華曰天父，耶穌曰天兄，命其黨造眞言寶誥諸書，以實其說。及是，乘機起事，有衆二千人。時桂省 額兵二萬三千，士卒一萬四千，然皆失機值•!•■••，-任外潰。秀全遂以咸豐元年(一八五一)閏八月，破 水安，建國號曰太平天國，H號天王。北趨湖南，陷岳州，順流東下，以得舟師之利，二年(一八五二) 十二月，據冇武漢。自是而九江，而安慶，而金陵，僅三閱月，而江南數千里要害之地，盡爲所有•，乃 建金陵爲天京。分軍北伐，由安徽河南山西而至直隸，雖爲淸將僧格林沁殲於山東，然江南北地盤踞如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三七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三八 故，淸廷亦無如之何也。徒以太平軍初起，雖明揭種族革命之幟，(註一 一八)以推翻滿淸爲號召，及 旣都金陵，自秀全以下，成志得意滿，日唯爭奪權位，甚且自相殘殺，北伐偏師旣殖，卽不再度興兵， 作撼搖滿朝根本之計。又其人政治思想旣幼稚，道德觀念尤薄弱。在金陵時，雖頒行天朝田畝制度，試 行均產主義，然理想簡單，務破壞吾國從來一切法制，而又未能得他國完美之法以爲之導，惟知標榜變 相之耶敎敎義以愚民，而於吾國歷世相承之名敎，則一取仇視態度，不惜徹底毀滅。師行所至，尤多裹 脅良民，採用流寇恐怖政策，有破壞而無建樹，與白蓮天理諸敎徒所爲，亦無以異。由是漢族士夫，對 太平軍，亦皆深惡痛絕，認爲公敵。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十一月，太平軍方陷岳州漢陽，淸廷已命在 籍侍郞曾國藩督辦湘省團練，國藩遂以儒生創練湘軍。旣深鑒額軍之弊，(註一 一九)奮然以召募易行 伍，盡廢官兵，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勤訓練，勵忠誠，重赴援，榮戰死。(註一二O)四年(一八 五四)一月，湘軍水陸發自衡州，國藩移檄遠近，旣以「殄此凶逆，拔出被脅民人，慰孔孟人倫之隱 痛*，*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註二二)自誓。一代人物如胡林翼、江忠源、 羅澤南、郭嵩泰、李續賓、續宜兄弟、彭玉麟、楊岳斌，以及左宗棠、李鴻章等，先後從國藩者甚衆。 國藩又務規全局，不急近功。雖兵事利鈍，瞬息千變，而進退計畫，前後一貫。知人將將之明，幕府實 僚之盛，(註一二二)尤冠絕一世。淸廷初雖不欲專任漢人，徒以滿族無可倚恃，乃用以漢攻漢之策； 然於國藩，亦第責其率軍馳驅，不付以方面實權。洎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後，事勢益急，英法聯軍亦 數度北犯，(見下)十年(一八六O)四月，始命國藩署兩江總督，六月實授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 務，有統籌全局之旨，七月，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奕許卒，子載淳(

同治)以冲齡踐祚，滿族載垣、端華、肅順等謀擅權。母后那拉氏結奕訴，戮載垣等，而垂簾聽政，而 於漢人則倚任彌專。是年十月，命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鎭以下，悉歸節制。嗣 以浙省破，又命左宗棠任浙撫，自皖南進師。蘇事急，又命李鴻章任蘇撫，自滬北進師。國藩弟國荃， 則於復安慶後，率軍進圍金陵。多方並進，卒之蘇先下，浙繼之，至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六月，湘軍 克金陵。太平軍始成爲一歷史名詞，然上距秀全金田起事，已「十有五年，竊據金陵者亦十有二年，其 蹂欄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註一二三)焉。當太平軍之據江南也，淮北復有捻黨之亂， (註一二四)與太平軍互爲聲援，流竄魯冀豫皖諸省。及太平軍敗，餘黨多加入，捻匪勢益蔓延。至同 治七年(一八六八)，始爲李鴻章率領之淮軍所剿平。而雲南陝甘新疆之囘民，復先後乘粤捻之患而變 作。滇囘之變，起於成豐五年(一八五五)，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一一)始爲岑毓英所底定。陝甘新 疆囘變，始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天山南北之地盡失，關隴亦多糜爛，賴左宗棠劉松山及子錦棠募 湘軍西征，平關隴，定塞外，至光緖四年(一八七八)，始全吿肅淸。綜道光末至是，前後幾三十年( 一八五。至一八七八)，自直省一部外，亂事遍中國，其削平皆賴漢人之力，滿族之兵權，亦由是全歸 漠人之手。國藩撰湘鄕昭忠祠記，旣自謂「一縣之人，征伐遍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註一二五) 郭嵩泰論湘軍人才，則言「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註一二六)史亦稱是時「湘淮 楚營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鎭，參游以下官益繫繫。」(註二一七)卽以外官最高之督撫論，自弘暦以 下，不輕易授予漢人者，而湘軍中先後任總督者凡十四人，任巡撫者十有三人；(註一二八)當同治己 巳(八年、一八六九)庚午(九年、一八七O)間，各省督撫，湘淮軍功臣佔其大半。滿漢勢力之消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三九

aao

■旅不斐N玄铜6长点定腫史崔米・，眉钺毁端6耳：頹湛11卜蚌(I <EO)廿诲NS5长倉制。 也盛点既回抵涕巡6混士 K+母必襟窒十&( 1 <OW)，稼圍睡号寂轅囈福M根会6旬柘欧潔恒聚岫6 (和I 1然)掠翻11卜丨& ( 1 V丨K) 6 X輿帑长樱聽榆煙时宜櫻屮趙(William Pitt Lord Amlcrst) 蜒際6蘇丞脸撮甫峋牌监皺健・，新株率囲娯巡6 +财驟釈6痙帷局如盟柬順臨。(^ 1 I11O)肥成 X右蘇瑕龍攏，県薩+■徳絲6左終骚瑟湖地Si展出迥唳6腰楽馬四擴N撥，圧嘲荻/幅〈杼瑟类巡6 E 睇逕媒T -京獸蜓殮惬恰核辎気疆奕密塚宅保-遂桜芸応-陸53K煤。(tai HID戳Y昏触呆製此丹 &拶湛N鼬6辎的闔窿■B■直喜由N饲6泳此匝E时脱粼连尽6落燧幽彼核口圖麒圈，頫栄喜6 &疊瓦定 螺萩忘。泌褂三狀宏顚飪6名窸全，底N範后。您冰曜泊■-左竖宓煮云会嘘我脈6頻制1叫(1 <11110三话，峰惬HJ裁取iSlffl瀧度6皿泌王将笠婶。泗栄卜目麻(1 <|113)公恣6哲琮溟1 口 6季 覆翌墩箱111诉範展。暇魄燧星器「公晋中轉圧N益6拝建太馨霽N的6唬古郴YN霆6星堡雑跳N购」 卿6 (規I时I)輔膚嬢武緇岌核睛釜钺-•也卄丈曲H 6衆齬媒嬖•-菸踞髀娜始云婀S1K・・「糜长\*蝶 溟6送隊口抵6旧口忒6卜應&落。狷習數目 iftN逼6翔叫联曰竖N咔，」(Wl I11III)和N収蝴氯态 。昭笛•右巨建受龍頻強，卜我& (I <111-^) 6非脱尚欧翘姝。M彩堪々就惬翻王屋經谣女11縫|||01< 4-111S 6裂冬E彩熒。嶽YW口知并佥悬祭女N将SEY与，屋蒸4HE荘M耘三‘帥態鬓N食-吾冰注I K WOCN衆士褰左6 /靛至妥。1 1十& 6缺YR區王6芸麻6惡热建泯蛔煎母，翌赠無日囈蘇日6 SH 齢。堪威Z5RF爐6采制密备鑿，睡网㈱扁収正頫淡盂6福直捷6駛靈語猗赢和1 14" 1 101MS，噩睡乏

厦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許英國商民通商居住。而鴉片則公然開禁，一任國民吸食，英人販賣焉。 南京條約訂立之明年，中英復訂五口通商章程，許英人以關稅協定權。於是美利堅法蘭西諸國，紛 紛援例與我國訂約；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先後在澳門黃埔締結中美中法條約。淸廷至是，遂確 認諸國爲平等敵體之列邦，公文照會，俱禁用夷字。嗣以粤民禁阻英人入廣州城，廣西又有殺害法敎士 案，英法協力謀我，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有英法聯軍之役。聯軍初陷廣州，劫粤督葉名琛以去。繼 復乘淸室有髮捻之亂，北陷大沽。八年，達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十年，英人堅持率軍入北京面請帝 換約，淸廷拒之，聯軍進陷京師，盡劫圓明園珍物，復縱火焚園。奕資逃避熱河，由奕訴等與西人續訂 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自增開牛荘登州臺灣潮州瓊州天津漢口九江諸商埠，割九龍半島予英，償英法軍費 銀各八百萬兩，准洋人內地自由設堂傳敎，及互派公使，此後兩國官吏辦公交涉，按品位准用平等禮 式。外若領事裁判權與觀審會審權，關稅協定與海關稅務管理權，沿海貿易軍艦行駛停泊及內河航行 權，以及畫定租界及最惠條款等等主要不平等條約，凡外人思慮所及，認爲與己國有利者，無不於此諸 約中一一規定焉。英法之迫害如是，而俄人乘間侵略，其陰驚險狠，尤遠過英法。自尼布楚明訂界約 後，道光末季，俄人已乘中國多事，侵佔黑龍江北岸地，置兵屯守。咸豐五年，俄西伯利亞總督木喇福 岳福率艦隊下黑龍江，要我更訂界約，未達。及英法釁起，俄人移兵黑龍江口，肆意要脅，淸廷遂命黑 龍江將軍奕山與俄督訂理輝條約：「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爲俄國屬地，右 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爲中國屬地，由烏蘇里河至東海岸之地，爲兩國共管地。」於是尼布楚條約所定 屬我之大興安嶺以南迄黑龍江北之廣大領土，割爲俄有，而雍正朝恰克圖約明定兩國共有之烏特河流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四一

沿此等地畫一線，其以西之地割讓俄國。」蓋所返還者，僅伊犁及其南部地，而霍爾果斯西二千方里之 地，則俄人已攫牽以去，隸于七河省矣。(註二二四)

淸代中葉後之外患若是，其反應則何如。自鴉片戰爭後，朝野上下，一切如故，初未因外患而有所 變革。雖間有一二卓見之士，硏索列國國情，海防險要，如魏源之撰海國圆志，徐繼畲之著瀛寰志略， 然亦鮮爲世所注意。淸廷因外患而有所變革，自咸豐十年庚申始。「時英法互起要求，當事諸臣不敢易 其一字，講成增約，其患日深。」(註一三五)滿人工部右侍郞文祥偕恭親王奕訴等通籌洋務全局，奏擬 善後章程六條：一、京師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分設南北口岸大臣；三、新立稅關，派員專理； 四、各省辦理外國事件，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五、廣東上海各擇通外國語言文字二人來京，仿俄羅斯館 敎習例，選八旗子弟年十三四以下者學習；六、各海口內外商情，並外國新聞紙，按月咨報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註二二六)淸廷從之。是年「十二月，始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奕訴桂良(大學士)文祥 管理；以崇厚充三口 (牛莊、天津、登州、)通商大臣，蘇煥(江蘇巡撫)兼辦上海等處通商事務•，准 旗人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十一年二月，勅直省遇有交涉，卽行酌辦請旨，勿許推議。」(註二二七)同 治元年，京師復設同文館。(註二二八)蘇撫李鴻章亦在上海立廣方言館，並召集士子學習泰西語言文字 及學術，而雇西人敎習。時曾國藩總制兩江，深惟「自强之道，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 可矜張。」(註二二九)因廷臣有採買外洋船®之議，謂不如購其機器，自行製造，經費較省，新舊懸 殊；三年，遂遣粤人容閔出洋採辦機器。(註一四**O)**是年，洪楊之亂亦平，國藩益致思於洋務，以力 求自强爲己任，兢兢於綢繆未雨之謀。四年(一八六五)，淸廷以兩江總督兼理南洋大臣，管五口通商 第十章滿族入主畤代(淸) 四四三

刈h勢歟>洪二9I）书b謙市。溪為葬潇淳漿埜。番m轟諒•浇n■盜孚淳（ni启I群）「。飄 #湖削书->1■用談。奇期间快■冏3?岡爵汁誌NJ "阙醐聊。談暮擊啊陰渋-堆茴N湍, I甚壑，Dinim q •濾浏闭,遂瑁T，選期詩目•网斐驱並。律5ZH眇端潑汁-剧謚暮片口藩y毒沏玉鹽越鶴泊泗-测 ■卽咽據営洒幽I jzmm 9台蹑戀廠帳證®氟港萱-歸涸菴谛源快y店競貓书翘瞩風1苗姿輒h■禁澜•店 臃爐蠢弗赠腱癱彗法轉洲腭些。（HH 1M）仔期豳滸够箓談E瞩闔轉腭涌湄，潺匡登舞蒲茹陈*，*枝到 片劉郊測。样蔣麻嗯機噂準菊盖兩 > 戀猝藏泳再渾波漏 < 庄嶂苏藻褪屬以嗯複圈癌府中畀康蜀啓-密意 «m。弟13泌拙g■，赢淇倒游。•孵第湖I S •录SS藻鶴郝莓藩談詩將諭部驟。片崩训汁卿調皿5。寓汁彌 > --HS^WW。冷导泗至，漿貝别书忡-任国某口諏隸蝶+濶源归冲苒淇讪应。临韓蠟•潑斗。談 净前节據。- i?sws?w 9律脚餾嬲冶碧価泌b，（@rt-> I）<im-。遂聽测泌神温0•畔飾 。叢鯨添耳。书醐團-书部。Bl^WS-迦廁苗髀14°滩律惑㈱/理电皆回槊2 ,菸瑣满蝸卅鹑 SB 9極曲暮庄圖0磁。謝神溢斓朝U ■ （ I （t〉l ）书+。向蜩鶏潘曠照闔口 111週蟬，冏汗麻片羅瀬 神藏嘲喰港惡回E 9 KHX-Wnliffl 9岳昔（【启丨肆）。游家皤蠡部瓣通滯澗隊。洒灘HH。•圆以滯耍 誕囲。网汗談蝸鶏冷学卄盅濫净備冊煤盘A滯礁,瓣渕实*，*蔓诫蜀緊嫩薔-（> 决>1）岳六。瀏甥洲 薄剖 < 浇添出蝸肅有说磁強小爵。湖懈H•幡-瞬口廿翩旧I丨■野渴犁燄咨3?脫加隣認肄叢画溜融瀰勰 13謝離。瞬編魂郊即辭漫理Pi。（ct）F> I）冷\*。迦認藤口脂蕨尚渋残>H浏孙。前蔬雖澄〉笠％。跳 HiHfr渝渗-礒+還四認蔭赢渊理电。黒務福番弧羯等耳囲。址落瞰譎灘洲圖"帝都礁瑁。剛舜多海圏齢 。鄂Z阙洲用瞰謹哥朝匹沁建諦< （）DF> I ）书閱。議h•淳却謠弟建瑯R扉聪調圆。螂諜磨食爸赧瞄

昌烟治瀚凰云

启启启

爲冲繩縣，虜其王及世子而去•，我五百餘年之藩屬，卒坐視爲倭人所滅而不能救。時左宗棠復新疆，淸 廷以俄人久據伊犁不歸，命侍郞崇摩赴俄交涉，訂喪權辱國之約以歸。及再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赴俄力 爭，亦仍割地償金(見前)，宗棠雖席西征全勝之兵威，淸廷不敢命移師以奪失地也。九年(一八八 三)，法人侵我越南，淸廷命鴻章與法交涉，初議分界保護。十年(一八八四)，我滇桂軍援越者，爲 法人所敗，鴻章與法人再定和議，委曲求全，詔越南全歸法保護。四月，鴻章已遵旨籌辦法越交涉畫押 定約事宜矣，而法人復借端廢約，分途進犯，陷臺北基隆，燉福州船廠，殲我海軍於馬江。十一年(一 八八五)，復由越南攻我廣西鎭南關，提督馮子材率軍力戰敗之，乘勝復諒山，而淸廷仍依鴻章以定和 議；雖關外大捷，而越南之自秦世已隸中國者，卒拱手讓諸法人，一任宰割。英人亦乘機取我緬甸，以 爲印度之屬地。南掌自咸豐世已「兼貢越南之順化，法人得越南全境，南掌又折入於法。」(註一四四) 遇羅雖以英法交爭得幸存，朝貢亦不入於中國。我中南半島諸藩邦，至是盡脫嬲絆矣。蓋自載落立，那 拉氏再聽政，日肆荒淫，中朝初仍用奕訴。十年，以訴「委靡因循」(註一四五)，罷之，改任奕讓，委 蛇保榮**，**因循**S**蔽，更甚於訴。領總署爲奕励。大臣自滿人福親崑岡以下，衆至十餘，然多不達外事。 朝野舉倚恃鴻章。鴻章亦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政，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 有洋務，不知有國務，且於中西立國根本，初未了了，亦不能舉國中積弊，一一更張，徒襲西政緖餘， 以塗飾耳目。而上下所重，仍別有在。凡所興創，遂皆淮橘爲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註一四六) 諸滿族於西法旣疆膜無所知。卽以國防言，亦從未視爲首圖，寬籌經費，一任鴻章放手經營。光緖初「戶 部指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而各省關實際所解者，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註一四七)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四五

中國通史要略 四四六 致大宗船械，皆無法購買。六年(一八八O)，致仕臺灣巡撫劉銘傳入覲，力陳鐵路之利，奏請興築， 以圖自强,•鴻章亦力賛之，(註一四八)而廷議以費鉅置之。九年，鴻章疏請展接山海關等處電線，謂 「津沽北塘至山海關，經營口，直達度順，俱係北洋沿海扼要之區，非有電報，無以速傳遞而赴事機。 但陸路二千餘里，設線經費約需銀十虹兩，北洋難籌鉅款，只可擇北塘至山海關四百餘里，暫設單線一 條，估銀三萬餘兩，剋期蔵事。」(註一四九)及法越事起，廷議始決建海軍，立海軍衙門於京師，以奕 誤督辦，李鴻章爲會辦，向英法諸廠定購之鐵甲船快船，先後至者七艘，(註一五O)北洋海軍，規模 粗具。然諸滿族親貴，初不知海軍爲何物。十二年(一八八六)，鴻章請奕讓巡閱北洋水陸軍操演，奕 讓至請那拉氏寵閹李蓮英偕行，於是北洋海陸諸將，自丁汝昌、衞汝貴、葉志超、龔照瑛以下，皆對李 閹奉厚贄，稱受業。十四年(一八八八)，定海軍經制，北洋海軍，由是正式成軍。適會淸廷詔修葺頤 和園，以爲那拉氏歸政後(載落十五年行婚禮，那拉氏始歸政，)頤養之所，「水衡錢不供，奕讀乃移 海軍費奉之，」(註一五一)北洋自是年後，遂未能增購一船。戶部猶不時奏請南北洋購買外洋槍做機 器，暫行停購，雖隨時添配零件，亦議任其缺損。(註一五二)十七年(一八九一)，海軍第一次校閱， 時奕a已前卒(十六年卒)，滿族親貴惕於海上風波，皆不敢參與，僅令鴻章及山東巡撫張曜會校。「 甲午中倭釁起，鴻章知海軍微弱不可恃，力主和，顧無如樞府何，不得已而戰。」(註一五三)倭海陸軍 先發制人，船械亦較淸軍犀利，(註一五四)我陸軍旣連失利，由鮮境退至遼寧，大東溝一戰，海艦亦 幾盡增，循至旅順大連威海衞諸要塞，倭人上陸攻取，易如拾芥。鴻章二十年經營之淮練各營與海軍海 防，一戰而盡。淸廷以瀋陽爲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而倭勢遍遼瀋，「犯畿疆」，遂「幡然定

計」，命鴻章赴倭行成，甘割地償銀，以爲苟安之計。(註一五五)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三月，定馬關 條約，旣將箕子舊封之朝鮮，畫爲倭人保護國，復割我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島，償軍費二百兆兩，開沙 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並一任內江自由通航，內地從事製造。倭寇之禍，蓋前史所未有也！ 自光緖二十一包乙未馬關訂約以後，爲淸室日趨滅亡時期，雖歷年不滿兩紀，其間時勢推演，若外 患與變法，若反動與維新，""憲與革命，實傑丄：之鉅變。甲午之戰，淸室陸海軍之無能，我國政治 社會之積弊，全體呈露，有如紙位之被戳破者然。韌野上下，旣感受非常之痛苦，而病舊制之不適，舊 中國欲競存於此新世界，非變從西法不.可。時順天府尹胡炳桀條陳變法自强事宜，言「今日卽孔孟復 生，舍富强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倣行四法一途，更無致富强之術。」實可代表一般士夫之見解**O**城 釜爰條陳十事：曰開鐵路以利轉輸，曰錚鈔幣銀幣以裕財源，曰開民廠以造機器，曰開礦産以資利用， 曰折南漕以節經桩，曰減兵額以歸實際，曰創郵政以删驛遞，曰創練陸共以資控御，曰<整海軍以圖恢 復，曰設立學校以儲人才。淸廷雖認爲「皆應及時舉辦，着各省將軍督撫將以上諸條，各就本省情形， 藩臬兩司暨各地方悉心**W**畫，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晰覆奏。」(註一五六)然要僅一紙空令•，此 後數年，僅練兵開礦鐵路郵政及學堂諸诉,归.. . .，其他實際改革，初未能急遽推進。而外患已紛至 沓來，有不可終夕之勢。初馬關約成，俄人以倭占遼東，嫉之，糾合德法，脅倭人還我遼東。我旣增付 賠款三千萬兩，俄人復索厚酬於淸，淸廷不能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俄王尼哥拉斯行加冕禮，淸 廷遣鴻章使俄，與訂密約，許俄以東三省築路權。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徳人藉口山東鉅野二敎士被 戕，强占我膠州灣，以山東省爲其勢力範圍。俄人亦强占我旅順大連灣，以東三省爲其勢力範圍。明 第十**M**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四七

中國通史要略 四四八 年，英人亦結揚子江沿岸不割讓他國之約•，繼復占我威海衞，並索香港對岸地，拓其舊占九龍界。法則 初約海南島不割讓於他國；繼續占我廣州灣，約兩廣雲南三省不割讓於他國。日本亦約福建不割讓於他 國。乃至意大利亦欲援均勢主義，索我三門灣，其駐使且提最後通牒，淸廷拒之，並擲還哀的美敦書， 其事始已。乃自開秦皇島吳**B**三都澳(屬閩)等地爲商埠，以杜各國之要求。然海疆要隘**，**頃刻殆盡**，** 失地失權之事，紀不勝紀，(註一五七)其勢正如風掃殘葉，不可收拾。時載海親政已數年，那拉氏移住 頤和園，仍隱握大權，不稍寬假；載海間日往請安，每日章疏，閱後皆封送園中。自遼東喪師，載潺憤 國勢防危，頗欲革新庶政，特畏那拉氏意不欲，遲遲不敢發。至是，各國皆相逼而來，瓜分之說，騰於 全球，遂決意爲發憤自强之計。「環顧樞輔大臣，皆選耍玩惕，無動爲大，無足與謀天下大計者。」 (註一五八)南海康有爲，乙未公車一再上書，載祜固心識之。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正月，有爲再 請誓羣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議新制，别設法律等局以行新政。(註一五九)尙書李端薬，學士徐致 靖、張百熙等，先後疏薦之。載溢遂欲倚有爲行新政。四月，「詔定國是，諭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至 於士庶，宜各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兼博採西學之切時勢者，實力講求，以成通達濟變 之才。」(註一六**O)**「時大員黜陟，皆須詣頤和園取進止，載活不得自專，故有爲僅以工部主事命在 總理事務衙門行**712，**其門人舉人梁啓超僅領譯書局。」(註一六一)有爲亦吿載活：「大臣守**B**，當廣召 小臣，破格擢用。」遂「召侍讀楊銳、中書林旭、主事劉光第、知府譚嗣同，參與新政。有爲連條議以 進。於是糸.定科舉新章，罷四書文，改試策論；立京師大學堂譯書局；興農學•，獎新書新器•，改各省書 院爲學校；許士民上書言事。諭變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M**諸寺、及各省與總督同城之巡

据*，*1：澜聽鞄，襄深，圏酒。泻縦蘇風劉疆6役要樫。褚旧唳崖6迁流報詬。J （焉1 KI 1）妾座選糖聽 飄。贸製右亲切'烂茹牋林与:g昙烂・。利却6管他「攧制期X，丞\*fr丈堰Hg -棵\*糖孑，卮成譌隴 縄。遂艰蜩签。£要恐坷N'眠，（担导贤鄙染。易长近4!獣。检W泗第腆輟蚤，\_J （幅1的ID臀B派 宓隣6堑政區此0鮮华灘碩4＜轉喧N% 6 MT摆藐建騁羨N蛍晅6 1 3臨佥陆Fit 6 隈国虞卖N+＜ 史6螂穗瞪広烂£易6賴鰹爺X也無組白成6莫饗联烂6娼录恋嘔圈塗\* M「修骤皿漏6拒强CMN面6 启牴豈域鱼瓶。」oa丨式団）最皿E1E：用甲归，卷網粽脳N噩識議急& 6必啣黑糸闻Ku丨o S£®E®H 匡啾度好＜•苗祚思以受選凿三銀我:窗\*贓抹型•、孑动灣嘏，SJgE-a-a -謡業K•您鲨堂尝。/嗯鼠鼻 M血画讓蚀6 25絲军嬢絶施6螂鬭饑裔圣。麻箧懸終郷6顆歴標地演在职6曜區叵，霎最，蘭果鹼*，* 謔樂，篝慝職,必摊眼爲隨U 6攻鼻麟定柜・6 （二’••〔二'）M密攫K匹皿抻转螺，姪添鞍6姝興稠 冬逍捋融M義+Y。星蟬源卷•盼返拭瀚。旬矚暇遥眼帝艰6片汕俱111口6 （印皿114-111口2心岡＜ 正足Ke'l泌）3「環凛」：g照。井苴「昌亲」澀・。巨「四皿環跻」S「径気愷亲」。谥建陷忠T匿& *A。*

鶴aMNW謚燈早。裕荟成議史润翊6 X 装6阚大姿鍵华彩爐阙。11十用蚌们籾（1 点）6脂銘窸¥斃率戚K匿紀（應7言曲牛挪宣氐6\*底：!$滌M酬略小経/出）2SSE鮮漫：6幫塡飛齧警 夢思袒N・6噌羨0聲通噂顼從6米桢顷■式。竊窸X艇茹M J設火炬6孟蛛泰咔R曬华四-回讒此柜 旬。1 I十《卄在牛（I UOO） 6 W翅蘇箍爐標足圖韻m嵌6足右W辰瑟能与6茶驚驱鮮6娴眼密郴f 枣犬右崙拒壊壮樱韻。床着堀狙癥黨/东6间率簿繼誕尿/落6緒密必谏职諸忌'得題，闻我對屮德

做+簡蟾肾Y+H此K （艷）

目四点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五O 桐、軍機大臣剛毅、啓秀、趙舒翹等，復導之入都，那拉氏亦信其術，思倚以鋤敵而立威。吏部左侍郞 許景澄、太常卿袁昶、連疏極諫，皆不報，且借端殺之。「盈廷惘惘，如醉如痴。」(註一六六)拳匪 擊殺德意志公使克林德及日本使館書記，圍各國使館，日日•毁敎堂，殺敎民，株連無辜。囊之因甲午喪 師演爲戊戌政變者，至是復因己亥之建儲，釀成庚子之拳亂，(註一六七)卒召各國聯軍入京之禍。(時 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相約對外宣言保境安民，故各國聯軍未擾及東南沿海各 省。)那拉氏偕載括西遁，由宣化大同，經太原，而至西安。仍賴李鴻章與各國折衝。二十七年辛丑( -九。一)正月，成和議。除賠款四萬五千萬兩，遣專使至德日謝罪，停仇敎地方考試五年，開復寃殺 各員許景澄袁昶等原官外，毁大沽做臺及天津城，並撤京津間軍備，拓京城各國使館界，界內駐戍兵， 不准華人雜居，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班六部上。其首禍諸臣，除徐桐、剛毅先死者外，載 漪、戰瀾、發極邊永禁，載勛、英年、趙舒翘、賜死，毓賢、啓秀、徐承毓，並論斬•，大阿哥溥儁以載 潦子，亦遭廢黜。於是守舊者奪氣。那拉氏且先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行在西安時詔議變法，「飭軍機大臣 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 校科舉，軍政財政，各抒所見，詳表條議以聞。」(註一六八)二十七年三月，仿宋熙寧制置三司條例司 遺意，「詔立督辦政務處；奕励、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詔、鹿傳霖、並爲督理大臣，劉坤一、張 之洞遙爲參贊，」(註一六九)「各官章奏，均交政務處審別可行與不可行。」時中外臣工條奏變法者紛 如，總其要歸，大抵不外「育才興學」「整頓中法」及「采用西法」等三大端。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 總督張之洞，先後合上三疏：第一疏建議與育才興學有關者四事，「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

三曰停罷武科，四曰獎勵游學；」第二疏「將中法之必應整頓者，酌擬十二條・•曰崇節儉，二曰破常 格，三曰停捐納，四曰課官重祿，五曰去書吏，六曰去差役，七曰恤刑獄，八曰改選法，九曰籌八旗生 計，十曰裁屯衞，十一曰裁綠營，十二曰簡文法；」第三疏「就應采西法之切要易行者，**M**舉十一條：一 曰廣派游歷，二曰練外國操，三曰廣軍實，四曰修農政，五曰勸工藝，六曰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 七曰用銀圓，八曰行印花稅，九曰推行郵政，十曰官收洋藥，十一曰多譯東西各國書・，」洋洋數萬言， 可謂集變法章奏之大成。(註一七**O)**然所陳雖極刿切，而所籌議各條，實皆卑卑無甚高論。蓋當時執政 者，猶以康梁與義和團爲維新與守舊之兩極端，(註一七一)所謂變法，務求折衷於其間。故應詔陳言 者，於中法但論其弊去太甚，於西政亦不過就三十年來陸續議辦者，求其推廣施行。張劉負一時人望， 而如鴉片之病國害民，亦因稅收關係，未敢還議禁絕，至以官收洋藥爲變法之一要目，則其識見與魄力， 固猶遠在戊戌諸臣下矣。惟自經庚子之變，朝野痛定思痛，於我國積弊及西人之優長，旣昌言不諱， (註一七二)卽在極端守舊及對西法素未講求者，亦從此不敢春議新政•，自咸豐季年以來，變法之局， 經數十年之張弛起伏，由是始臻穩定。自後如廢八股時文，停科舉，辦學堂，獎游學，考試出洋學生予 以出身，訓練新軍，停止武科，裁电衞，汰綠營，去書吏差役，修正法律，停止刑訊，定礦律商律路律 交涉律，以及改官制，立農工商部，行銀圓，取印花稅，擴郵政等事，皆逐漸施行•，晚近舊制之日趨消 滅，新法之日有增益，實基於此。然滿族徒因畏中外警論，標榜變法，初非眞欲藉是措國家於富强。西 政之效，旣難驟見。中法之弊，尤非短時所能廓淸。故辛丑以還，外觀雖極紛更，實際亦無若何效果。 此後「風氣之開闢日新，人心之趨向各異，」(註一七三)益以國際形勢於國民思想之演變，滿廷之政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五一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五二 治改革，表面上似漸趨積極，滿族之統治力，實際上則日益削弱。及立憲革命之說盛，愛新覺羅氏之部 族政權，遂岌岌不可終日矣。 •

庚子之亂，俄人除參與聯軍進占平津外，復大興師據東北三省。辛丑和議成，各國遵約撤兵，而俄 人之據關東者，藉口與中國有特別關係，獨遷延不撤•，並以海陸軍向朝鮮侵略。日本以俄人劍及履及， 旣與英國締結同盟以爲聲援，復與俄議分割我東北三省利益，俄人則將我東北全然畫出日本勢力圏外， 且圖染指朝鮮。光緖二十九年(一九O三)十二月，日遂與俄開戰，以我遼東爲戰場，淸廷不敢致一 詞，惟僅守所謂「局外中立」。及俄人敗北，三十一年(一九O五)九月，日俄朴資茅斯條約成，我人 民生命財產之損失與毁傷者，胥置不論，且强畫我東北三省爲南北兩部，由兩國分區經營。此後日人侵 暴，層出不窮，淸廷雖在關東各地設官，推行新政，亦形同守府。又以日俄之戰，日以立憲而勝，俄以 專制而敗，我全國士大夫之思想言論，爲之一變，前之守舊或主張變法者，至是多盛唱立憲之論。時袁 世凱鎭北洋，參與朝政，銳意圖改革，頗迎合其說。淸廷亦迫於衆議，不得不爲塗民耳目之計。三十一 年，命載澤等五人爲考察政治大臣，(註一^四2•出洋考求日本英美法德諸國憲法；置考察政治館，擇 各國政法宜於中國者，纂訂成書，取旨裁定。明年正月，載澤等奏請宣布立憲，言「憲法者，所以安國 內，禦外侮，固邦基，保人民，濫觴英倫，踵行法美，近百年間，環球諸君主國，無不次第舉行。…… 立憲政體，利於民而獨不便於庶官。」(註二匸奕七月，澤等囘國，淸廷遂宣佈預備立憲事宜，「仿行 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預備立憲基礎，內外臣工切實振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參用各 國成法，再定期限實行。」(註一七六)九月，詔更定官制，自內閣軍機處外，設部十一，(外部、民

政、陸軍、度支、吏、禮、學、法、農工商、郵傳、及理藩，)由內閣總理大臣統屬各部尙書。又改大 理寺爲大理院，專司審判。(法部則專掌司法行政)改督辦政務處爲會議政務處。三十三年(一九。七 )，各省官制亦次第編訂，於布政使外，設提法(按察使改)提學(學政改)等使，勸業巡警等道。提 法使下有各級審判應，以爲司法獨立之始基。尋下各省督撫實行預備立憲政治詔，飭條舉立憲辦法。 改考察政治館爲憲政編查館，歸倂會議政務處於內閣，以專責成。詔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以立議院 及各省議會之基礎。三十四年(一九o八)，資政院王大臣擬定資政院院章。憲政編査館亦訂立各省諮 議局並各議員選舉章程，尋復擬定憲法大綱及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備事宜。 令刊刻謄黃，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督撫府尹司道，懸掛大堂，責成依限舉辦，每屆六個月，將舉辦 成績瞞列上聞；限定九年，「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卽行頒布欽定憲法，並召集議員之詔。」 (註一七七)時淸廷於預備立憲等事，極意鋪張，說者謂那拉氏「自顧倦勤，畏後世議己，姑以塗飾耳目， 幸免及耳。」(註一七八)實則當時滿族心理，徒以此粉飾視聽，遷延歲月。且滿人領袖者爲奕励，以 貧山蓉閒於天**F:**註圣九)门餘方空現貴，}無•人走足當甲陝;'<'!'•苫，(低*.八*猶耶以立憲故 漸失權勢，陽借化除滿漢畛域之名，陰則仍謀以滿人把持一切。若憲政編查館，若資政院，旣皆以奕励 爲主持人•，所訂憲法，皆由剧等擬定，借「皇帝欽定」名義，不許士子論議，人民干預，有「欽賜憲法 」之稱。及載潜病、那拉氏亦不豫，詔授載活弟載濾爲攝政王。十月二十一日，載括卒，那拉氏詔以載 澧子溥儀卽皇帝位，嗣載淳後，兼承載潜之**B**。載澧以攝政王監國，尊那拉氏爲太皇太后，載褚后爲隆 裕皇太后，頒詔明年改元宣統。翌日那拉氏亦卒。自宣佈預備立憲以來，籌備之事，大率有名無實。及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五三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五四 宣統改元，載澧嘗再下詔申明實行預備立憲，降革各省官吏玩誤憲政者若.—**H**，頒行府廳州縣及城鎭鄕 地方自治章程，並以九月一日爲各省諮議局開會之期。二年(一九**OO)**九月，資政院亦舉行開院禮。十 月，並縮短預備立憲年限爲七年。然載澧之徒具文飾，了無立憲誠意，與那拉氏如出一轍。資政院之開 何也，議員大半由朝廷指派，旣有欽賜議員之稱，而中樞部臣，仍多任用滿族。當光緖三十二年初更內 閣部院官制，除奕勘爲內閣總理大臣，餘十一部尙書，滿人竟占其七，有滿族內閣之號。(註一八一) 及載澧監國，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爲漢大臣魁率，旨罷其職；載澧自統禁衞軍，而以其弟載洵 載濤分主軍政。三年頒布內閣官制，改立責任內閣，罷舊內閣辦理軍機處及會議政務處，設部十，(較 光緖三十二年裁吏禮兩部，增海軍部，)仍以奕励爲總理大臣.，以世續徐世昌爲協理大臣，餘十部國務 大臣，滿人又居其七，(註一八二)而軍諮大臣(猶今參謀總長)仍屬之載濤。時各省諮議局議員以閣 員多爲皇族，謂皇族內閣，列國所無，不特無補國家，且非皇族之福，要求改組。載澧則嚴旨申斥，謂 「用人爲君主大權，議員不得干涉。」蓋時雖假名預備立憲政，而其以一國之政權，私諸一家之親貴， 個是滿朝家法，載澧之用心，固與多爾袞福臨以下市滿**S**無以異也。然武昌革命，亦卒於是年爆發焉。 自太平軍覆敗以還，革命之祕密組織，未嘗絕迹，滿人之無能力，旣爲漢族所共喩，而政夭之新思 想，又漸次輸入。於是宜僚學者，思以新法扶翼淸室，而反之者，則以推翻滿朝恢復中華爲職志。然因 鑒於太平軍之敗亡，亦頗有以懲艾其缺失，旣不假借耶敎，定一尊於天主，亦不采流寇恐怖政策，務破 壞社會一切秩序**，**惟**S**現其崇高之民族願望與政治理想，以建設眞正之民主國家**O**代表是種潮流者， 今國民黨故總理孫文其首也。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人。(同治五年生)幼從英人某業醫，長習經世之

（奇）方茶卅A痢茶斌+戦

冲归嗦慕建,啓建。M理海湄潘泗。N海蒲瀕-某海潔諺熙湄燭对区福灣。A隔史渤。史祖莘謙归烈理 沼。曜海令毋辭變JZB瀚湖吋拂-田牺那跡翊\*謫匹庶< 52T廁家浦荡。隨£4瓣13画濃耿鲜每湛。出瓣 沖施竺形-（O I昔I ♦书113?册）驟甦筆沁〉b o岡餘驯蜡y涂藻囹漫誰譎圣黒聲-應盤弟湛建m。B 翘-導注编圈爵。淞为算蕪涝歸♦蔭2令構。旣泗活芝虞匹m^>瓣淺。码m咤螂髏。生海涝借満 備膜甜,园探-HHU艸做o生溺落簷會潯富• E用（O | n丨，-訊I春師）湯湖。潦用滩簷無码逮-A ct。口団部衡刈涸斌。E[U （AOh [ ■ ^@4111）冊温。委副懸部駕片宗，Ef。主丽滋筲寫醐。E &沸T。■靜洗酷湘雷亏。即將柵叢主阚漆¥肝罷。国山（I丨h — 削【曆眦）灼卅。段岡凝崇選用解 毓翳齋。FMGYOn I，冷lll+HI）沸T。壬升。冊汁出N黒蠅湯盘薛圧麟奇國薄瓶。sm （忸0甘1 ,书I +1H）卩N。領N•饌徵滤毒區归以。瀰怦沸爾寸A画匹姓-蔑凛添尚済，密寸診耕司。刈书口啓 -灘N■満次。齢桝弄肄匹"問宅鄂KN■謙港囹布槻渔胡胡-编写删*，*诫雪度,访襲*，*S3W& • BN■黒 圈洱串髀。啲分泮訶渗刘斗•鸯。淡淹并in滩跡臨其脳摭D簿沿密醐蜀海滩。回T瀰亏淞P咨。谏鄂神 面寄肝矚。盛陥前難计m刪本斗。A酗衡爛黒I -雄毋口囈噌A圆y京蟬建口用母。厕mSfB部盼。燮 逢令桝o 口澜渗郝澀熱咨排叫娜蒲疊-・主测滋蜩灣码鬪囊令颓\* -簡善懺+港。M極时郊醐令耕濾瑞 彌協惧滲冊用川部。泅灘豪-釜m滞\*。NW歯酒等福-涔驷。生爾雰沏樗彪-晚回卧鸯奔斗-噩崇® 瀨。港蚕調醐流N。滞暮用灘。冷毋导薄。邮瓣滅「欄书瀚湾泌椭蒲謚」E -叢瞄•汁蔗-主阚藻酷可沁 SS。<弟I□滯孚密斗。苗蟬豌壬书地（!：!> I荣）「。酷N凰用藩些\*渾諭鼬和滔懿 •书n•逐嫖外书（m>> i^i 4m）圈卩皿」。魚口锄圏丹灣归滂爾。序蛍声孚。晝m即部窓"舉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五六 載漕監國故，分掌樞府重權，藉以殖其私財，賣官幫缺，苞苴競進。励又引頭會箕斂之盛宣懷長郵傳 部，上鐵路國有策，欲因是以大借外債。川鄂人士，羣起反對。淸廷旣命趙爾豐入川，肆意誅屠，鄂督 瑞激又大搜捕革命機關。辛亥八月十九日，民軍遂起於武昌，擁黎元洪爲都督。各省聞風響應。淸廷初 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督兵攻民軍。繼復任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滿族自載遭以下， 皆退歸藩邸。而世凱亦不慷於淸廷，陰持兩端。十月，達停戰議和。十一月，十七省代表開選舉臨時大 總統選舉會於上海，公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立政府於南京，定號曰中華民國；爲南北對峙之局。世凱 命唐紹儀爲代表，與南軍代表伍廷芳議開國會，易專制爲共和。滿人良弼、鐵良等，與諸親貴結宗社黨 ，以良弼爲黨魁，猶欲頑抗。黨人彭家珍以一彈斃弼，諸親貴皆膽落，紛走天津靑島大連，託庇外人宇 下，雖隆裕召集王公會議，亦鮮有至者。世凱遂一面與南軍討論優待淸室條件，一面陰迫淸主退位。是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淸隆裕太后頒退位詔，淸祚由是吿終，民國統一於焉 驟始。四千餘年帝制之國，遂一變而爲民主之國。我國家歷史之新葉，由是開端。此後我國族之命運， 亦直接由我全民族自身負其全責矣。

\* \* \* 明代學術之陋極矣，而其亡也，通儒輩出。若餘姚黄宗義，(生明萬曆三八年、卒淸康熙三四 年、一六一。至一六九五，)「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敎，無不精硏。」 (註一八四)若崑山顧炎武,(生萬曆四一年、**7-'-**计熙三年、二八一三至**1**八八二，)「凡國家典 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改正得失。」(註**T**八五)若衡陽王夫之，(

II山胡I，制I同通诵书•书】忌源肝）札显OnOrV IB1MU洗i，布〉目溷蘭毋，制 屏漑肝） 柳蓄沙（-）H ± I fflllllDF【，制恍以润彌书，员皿聘刈肝）礬酣出君•学尽。游源灘汁哋出渗（■期 呻d|■咼*，*wKiSfi^S , mUi^nlll ,瞰计罪H /鄂脚I ）解国翎mUZ弗炭翹。奇莒间涎樫爾滋。諷讖&柔

（rY> 11?）「。仔腰I諷爭㈢T，U涎淳憋测測回浜。怫以筋聴。SN- 硅丑刘宅激渗弓。8熒I N■驀明神幫廨A毒試挪-必目国A职諷摊跆赢。謎溫N•譌諜苴謐湮埼-蘇瞬N\* +蹤諷群辭m詳源神谑忡。<®址囹皿1神津以。爵贸鳏河泗嗨燧J酷鄂N\*硅」。回雌弟Zs»谶驟》雌 機関拙躍方巍罚9 >@effe^>WN-Bss。洋添雰帽烈洲聴。郛職駐餌泗。硅部辭証x■概神归齊 聴渋臺蓮賺硅噩1粉冲臨•垂网滩滞甬窩嗦-WMN-N-\*。鄂萊普瀚驟善mN■舞狀。鄭黒职洲贸N■灘洲疏 。：®N■碎漆葬匹 < 弟N■出I \*蜘胡涂。翊苗湖滴\*浦沁。谢陆哥圧殍以消。目毋浦養豆滸-宅渤N•涸及 幅m。蜩蘇\*最団I j無2卩宅邸口海樱識邮谶豆剖-海皿疏滋勝驟吨w嗦z論跋-庄匡ssm。酣昭n A囹弱。餘讀修薄匹聴涸。旬離m標證礁神。診WN•謐测，用溢N■囹耳以阚。粮（-SOct I HHMUl^ I ,糸MIS涵阙构，书〉還滩肝）。冲段噬蒔（。楫Oct I冏EE丨,书目囹润沔联，书ct喂冲肝） ，蠟格阪滋（，汽&〉卜1 HW 以I ,岳决I溜湖联，书+目谢酗肝）。潯醐湍领域OlSctX IHH 1 I仆―制II丨凍阙岩，书mi J谢酗肝）。兼誕湍資荀（• Bctx 1 HHUi DH --WS I润阙书，同I 13頭驷肝）。髡願O HctX IHH 1 DM - < I I溜潮书■书MH厕酗肝）♦賺碎隔卧汁（-Mrt-）F 1曲目〉，I，\*is【通卷H\*，\*n【诿羽肝）-際岁家遂毋对豆（：,旧）「。淨南渣蘇蕤領工。书 +贸》噸谢」-期尹EET盜噂-旨潴必裁（• 1'.^> I I ）F I •翌UK涸洋书,我&目凍興时

中國通史要略 四五八 至一七一四，)閣若玻(生崇禎九年、卒康熙四三年、一六三六至一七O四，)等，亦多能自成一家 言。然自炎武外，多草創未精博，未能深入漢儒之堂奧也。淸儒經學之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 吳，一自皖南。」(註一八八)吳始惠棟；(生康熙三六年、卒乾隆二三年、一六九七至一七五八、)承 其祖周惕父士奇之業，其學好博而尊聞，確宗漢詁，撰九經古義、周易述等，楕以掇述爲主，扶植徽 學，篤信而不疑。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折，亦被其風。江余之書，(聲爲尙書集註 音疏，蕭客爲古經解鈎沉，)言必稱師，綴次古義，鮮下己見。鳴盛始稍發舒。至大听，(生雍正六 年、卒嘉慶九年、一七二八至一八O四，)博學深思，囊括萬象，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無 不精硏•，吳中之學，自是不待外求矣。皖南始江永、(生康熙二十年、卒乾隆二七年、一六八一至一七 六二，)戴震。(生痛正元年、卒乾隆四二年、一七二三至一七七七，)永生婺源，爲諸生數十年，博 通古今。震生休寧，其學亦出於永，「然發揮光大，曲證旁通，以小學爲基，以典章爲輔，而歷數、音 韻、水地之學，咸實事求是，以求其原，於宋學之誤民者，亦排擊防閑不稍懈。」(註一八九)「其鄕 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匡衷、承琪、培軍、)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 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敎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弟、孔廣森，皆從問業。〔文弟以校讐名家，大椿 傳震典章制度之學，廣森傳震測算之學，〕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生雍正十三年、卒嘉慶二十 年、一七三五至一八一五，)高郵王念孫。(生乾隆九年、卒道光十二年、一七四四至】八三三，)玉 裁爲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發明，諸古書文義詰lai者皆理解； 授子引之，(生乾隆三一年、卒道光一四年、一七六六至一八三四，)爲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

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傳右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多密嚴理，上溯古義， 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渚學殊矣。」(註一九。)自徽吳以經術倡，江北浙閩湘粤，翕然承風。或師友 講習，淵源濡染；或鈎深窮高，獨立名家；通人名德，百年千里，比肩接迹。其一藝一能之士，雖不必 爲通儒，而著述足以羽翼經傳者，尤更僕難數。然漢幟旣張，非談經不是以動世，而考訂之學，非耽詞 章者所便習。「文士旣以囲女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註一九一)始於武進莊存與 (生康熙五八年、卒乾隆五三年、一七一九至一七八八，)之春秋正辭，陽湖劉逢祿公羊釋例、長州宋 翔鳳五經要義、通義等繼之。及邵陽魏源、仁和»自珍、邵懿辰出，益「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 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囈語。」(註一九二)沿至晚淸，猶有善化皮錫瑞、湘潭王闔運、 井硏廖平輩，以今文名其學。特自江戴以還，徽學已屹然爲漢學之正統，雖當今文學披猖之際，以實學 自鳴者，故蟬嫣不絕。淸季若番禺陳澧、德淸兪槌、定海黃以周、瑞安孫貽讓、檄弟子餘杭章炳麟、暨 儀徵劉師培等，其著述亦多足與乾嘉諸經儒媲美焉。

淸儒經學，遠軼元明，其考訂名物度制，且度越唐宋諸儒，又範圍廣博，雖以漢學標名，亦不過用 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吾之一條例以治羣書，初非盡襲漢儒之說，或僅習漢儒所治之書也。其最 精者，首推「小學」(聲音訓詁文字音韻之學)。(註一九三)其治學方法最可稱誦者，則爲「徵實」； (註一九四)而於史學之貢獻亦至鉅。淸初顧王諸儒，皆邃於史學，而黃氏之傳尤遠。鄆人萬斯大斯同兄 弟，皆師事宗羲。斯大長於禮春秋。斯同則以史著，纂明史稿數百卷，一以明實錄爲主，「凡實錄之難 UT-者，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以實錄裁之；」(註一九五)與宗義合稱爲黃萬之學。自後餘姚四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五九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六。 明之間，士多宗之，最著者，曰全祖望，(鄭人、生康熙四四年、卒乾隆二十年、一七O五至一七五 五，)曰邵晉涵。(餘姚人、生乾隆八年、卒嘉慶元年、一七四三至一七九六，)祖望熟於鄕邦佚史， 究心晚明文獻，所著書曰鰭埼亭集，多表章遺獻之作。(黃氏宋元學案，亦祖望續成，)晉涵常自永樂 大典中輯出售五代史，又撰南都事略，並有志重修宋史，今本畢沅續通鑑，亦晉涵所校定也。會稽章學 誠，(生乾隆三年、卒嘉慶六年、一七三八至一八。一，)亦熟於文獻；旣乃雜治史例，著文史校警諸 通義，上追劉子玄鄭樵之傳，區別古籍，因流溯源，以窮其派別。時仁和杭世駿，天臺齊召南，亦均博 涉諸史，然以校勘著聞，與黃萬之學殊矣。浙人之外，以史名家者。曰鄒平馬驍，(生明泰昌元年、卒 康熙十二年、一六二。至一六七三，)著繹史百六十卷，纂錄太古至秦末之事，爲吾國上古史第一巨 著。曰大名崔述，(生乾隆五年、卒嘉慶二一年、一七四。至一八一六，)著考信錄三十六卷，極辨傳 記註疏之失，爲儒者言史之正宗。曰大興徐松，(生乾隆四六年、卒道光二八年、一七八一至一八四 八，)嘗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宋會要數百册；又鈎稽羣籍，撰唐兩京城坊考，唐登科記考，讀者驚嘆其難； 所著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等，亦極精博。而嘉定錢大听、王鳴盛、陽湖趙翼、三氏於正史工力 尤深；大所著二十二史考異，鳴盛著十七史商榷，翼著廿二史劄記，皆考訂諸史，逐年累積而後成。大 听於乙部書無不討尋，輿地、官制、氏族，考核尤精，(註一九六)有淸代第一史家之目。弟大昭、族 子塘、玷，治史亦皆有心得，家學稱極盛焉。大忻嘗有志改修元史，所補元史氏族志、藝文志，精博無 涯淡。雖全書未成，然自是元史之硏究，蔚成風氣。邵陽魏源作元史新編，稍後又『吳縣洪夠作元史譯 文證補，武進屠寄作蒙兀兒史記，膠州柯劭恣作新元史，於舊史多所補正焉。湘潭王闔運雅以文名，所

著湘軍志，雖僅寥寥十四卷，然詞義典雅，遠紹太史公書，得其神髓，南宋以來史著，未能或之先也。 抑乾嘉諸儒，雖皆以經•學名，然「治' :或韓一代之學說(如恵棟易漢學之類)，或明一師之 家法(如張恵言周易虞氏義之類)，於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 學若此耳。其於三禮，尤屬古史之制度；諸儒反覆硏究，或著通例(如江永儀禮釋例、凌廷堪禮經釋例 之類)，或著專例(如任大椿弁服釋例之類)，或爲總圖(如張惠言儀禮圖之類)，或爲專圖(如戴震 考工記圖、阮元車制圖考之類)，或專釋一事(如沈同周官祿田考、胡匡衷儀禮釋宮之類)，或博考諸 制(如金鴉求古錄禮說、程瑤田通藝錄之類)，皆可謂硏究古史之專書。卽今文家標舉公羊義例(如劉 逢祿公羊何氏釋例、凌曙公羊禮說之類)，亦不過說明孔子之史法，與公羊家所講明孔子之史法耳。其 他之治古音，治六書，皆爲古史學，尤不待言。惟限於三代語言文字制度名物，尙未能舉歷代之典籍， 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則尙有待於後來者耳。」(註一九七)

淸儒硏究史之範園甚廣，目錄校勘，辨僞輯佚，述作如林，不遑縷舉。其關係尤鉅者，曰輿地學與 金石學。淸初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論歷代州域形勢、疆域沿革、山川險要最備，爲吾國歷 史地理第一名著。同時劉獻廷著廣陽雜記，於人地相應之故，言之頗詳。然淸儒佞古成癖，地理著作， 亦以考證古水道或古郡國者爲多。自康乾兩朝用兵西陲，闢地萬里，嘉道以後學人，多究心於西北地 理。壽陽祁韻士，初撰西陲總統事略、藩部要略。徐松繼之，復撰新疆事略。至平定張穆撰蒙古游牧記， 光澤何秋濤撰北徼彙編(淸主奕許賜名朔方備乘)。於是西北地理之硏究，其初僅以新疆伊犁爲範圍 者，繼則擴及蒙古全部，兼包東北邊徼。淸季枝江曹廷杰，嘗著東三省輿圖說、東北邊防紀要、與西伯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六一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六二 利東偏紀要，雖卷帙不多，然考訂精審，一言東北邊徼地理者，必首推此三書焉。金石之學，著於宋而衰 於元明，至淸乾嘉世，以考證學派多兼嗜金石，因以大盛。淸代以此名家者，實繁有徒，略紀一二。如 錢大听之潛硏堂金石目錄，繆荃孫之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此屬於目錄者也。(翁方綱之兩漢金石記，則 兼有目錄與文字，)劉喜海之金石苑，張燕昌之金石契，陳經之金石圖，此屬於圖像者也。錢大忻之潛 硏堂金石跋尾，武億之金石跋，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此屬於考訂者也。而王昶之金石萃編百六十卷， (陸增祥踵之，作八瓊室金石補正百三十卷，)則又兼著錄與考訂爲一書。抑自乾隆世，弘曆命廷臣錄 內府所藏彝器，撰西淸古鑑、西淸續鑑諸書，士大夫聞風承流，相與購致古器，蒐集拓本，或集諸家器 拓文爲一書，(始於阮元積古齋鐘睥彝器款識，而以吳之芯之攜古錄金文爲最富，)或著錄一家藏器； (始於錢玷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而以端方之陶齋吉金錄爲最多，)吉金彝器之硏究，視石刻碑版尤 遠過之，凡所著錄，視宋人書不啻倍従。又自禮樂兵器璽印泉幣外，兼及梵像符契車器馬飾，以及封泥 明器瓦當專®古玉古饲古器撫範等•，莫不各有專書。其初雖附庸於金石學，其繼則別立「古器物學」之 名。(註一九八)至淸季，西陲墜簡，敦煌殘卷，及晅水甲骨出，好古者亦莫不搜羅硏討。是皆學術進 步之徵矣。

淸代文學，亦頗稱盛，然實由明季諸遺老開其源。梨洲亭林船山三先生詩文，皆無愧作者，津逮後 人亦遠，特文名爲學行所掩耳。自餘山林遺逸，若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吳(嘉紀)， 皆開一代風氣之先。錢謙益歸命新廷，亦以詩文雄於時，足負起衰之責。康熙之世-人文荻起，最負盛 名者，北則新城王士禎，(生崇禎七年、卒康熙五十年、一六三四至一七一 一，)矿則秀水朱彝尊。時

滿人納喇性德長倚聲，好賓禮士大夫，與禎貞觀、陳維寂等遊。貞觀維緩皆工詞，與彝尊稱詞家三絕。 孔尙任之桃花扇傳奇，洪昇之長生殿傳奇，號稱冠**M**一代者，亦均出於其時。(曹雪芹之紅樓夢，爲古 今小說第一傑作，雖成於乾隆世，據近人考證，所記亦康熙間事，(註-九九))然其關係尤鉅者，則 爲桐城方苞之古文。苞(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十四年、一六六八至一七四九，)振起於康熙之末，爲文 上規史漢，下仿韓歐，以有物有序爲宗，非闡道翼敎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同里劉大槐游苞門，傳其義 法。姚**B**(生雍正九年、卒嘉慶二十年、一七三一至一八一五，)繼起，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 之變。三人皆籍桐城，世傳以爲桐城派。論者或謂桐城諸家，雖尸程朱爲後，亦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 膚末，大**3**自壯，與漢學之儒競名，(註二**OO)**諸爲漢學者，如汪中*、*孔廣森*、*孫星衍、洪亮吉輩， 其文采詞筆，且非桐城諸家所及。然後者論文嚴於義法，凡所爲文，粹然一出於醇雅，實得唐宋以來 古文正傳，淸之古文，亦自是儼成一王之法焉。葬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書院講席凡四十年，所 成就士甚衆；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尤稱高足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曾亮之 傳尤遠。陽湖惮敬、陸繼轄，亦陰自桐城受義法，捨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於是陽湖古文之 學特盛，世號陽湖派。「曾亮在京師二十年，京師治古文者，皆從梅氏問法。湘鄕曾國藩亦起而應之。 國藩又從唐鑑、倭仁、吳廷棟講身心克治之學，其於文推挹姚氏尤至。」(註二。一)及國藩領兵戡亂， 又樂與當時賢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相切蒯，主海內之盟凡二十年。國藩爲文旣規恢閑濶，一時遊其門者 若李元度、薛福成、黎庶昌*、*張裕剑、吳汝綸輩，皆極文章之選，說者謂淸代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 方氏，至鶴而詞始雅潔，至國藩始變化以臻於大」云。(註二。二)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六三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六四 淸代學者對於書籍之整理與流布，亦至有可稱。康乾之世，每特開館局，使學人從事於圖書筆硏之 間，食以柬栗，書成則冠以「御製」「欽定」字樣，印行流布。綜武英殿雕刻御製欽定之書，凡經類二 十六部，史類六十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論者謂歷代政府刻書之多，未有若淸廷者。至其 卷帙最鉅者，首推圖書集成。其體例蓋創自閩人陳夢雷，經始於康熙三十九年，至雍正三年始成(一七 OO至一七二五)，共六彙編(曆象、方輿、明倫、理學、經濟、博物，)三十二典(曆象彙編分乾 象、歲功、曆法、庶徴四典，方與分坤輿、職方、山川、邊裔，明倫分皇極、宮關、官常、家範、交 誼、氏族、人事、閨媛，理學分經籍、字學、學行、文學，經濟分禮儀、選舉、銓衡、食貨、戎政、考 工、樂律、祥刑，博物分藝術、神異、草木、禽獣，)六千一百九部，都一萬卷，以聚珍銅字印行。其 書卷數雖不及永樂大典之半，然大典成而未刊，則類書之印行於世者，無過於此書矣。自圖書集成蔵 事，至乾隆朝，復編訂四庫全書，命紀旳等任其事，始於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吿竣(一七七三至一七 八二)。自敕撰諸書，內府藏本，暨輯自永樂大典者外，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暨通常流行各書， 收入者亦不眇。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其附於存目者，六千七百六十六部， 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同時繕錄七部，分皮文淵(京師)文源(京西圓明園)文溯(奉天)文津( 熱河)文®(揚州)文宗(鎭江)文瀾(杭州)七閣，淵源津溯稱內廷四閣，滙宗瀾稱江浙三閣； (註二。三)好學之士，准其赴閣檢視鈔錄。此淸廷對於吾國圖籍整理之偉業也。「而外省督撫，禮聘儒 雅，廣修方志，郡邑典章，粲然大備。阮元補四庫未收書四百五十四種，復刊學海堂經解一千四百十二 卷；王先謙續刊一千三百十五卷，埶采精博，一代經學人文萃焉。曾國藩督兩江，倡設金陵蘇州揚州浙

,书rt•国通涛欝涎序, E蜀刊）両沛磐認盼"葬嶼法EU晾（出目濾海）（-OHrt 1 HHHHI ）F I，书甘国価酬书，书閱述漑肝，姑衍44）懶出泛云（-M let IHMUI2X 1，书囹尚溷阙书/书閱 I朝波肝，饌屛舗）朝河求（。汽rt•决丨冏〉昔閱【，4CH溷题书，糸XU厕羽肝，涸画\*）讖濫滸 涸。善端部需方I滅。剛泗刪洪郭柔9 0 0〉，I HMli^W I，书h I溷醐书/同OU阐酬肝）肄胡

OOl ifff）「。浏汁濾塚柔出酒臍E -涇蜀罔令，澎汁酷奇-理归日汁。展溺繼麟&諦」（r^Oi IB） 「。均辱京才I濾汁-滋瑤藏盗驟回。・帽渝渕m我回幽■段奇湍*，*琳斐目-谏找潟归-浇q回弱」 *。*I瀰麟〉謙諷< HT I浦。樹@闭匹赫顽嬌与君由弓。•太啷耳嗦。巷奋囈重菠J苗旅部諷'•啓⑴段 躡醯ygSN•测摊（。爲斑皿酬回-瓶片田鸯-諷弟爾落田西XH孟將麒疇E讒鶴導）。譌肆劉潮。啷 回瓶涸算瓶-發竪粒芯冷出-洋襟爵OhOi IPS）「。常剖風館〜源麋出/涸崗,爵廿由*，*宴回,港潮爛 *，*譌譌出\*戸笙義•即波E蔺,聲出还片団y雌麟H -貓N■鲸贸皿」。圧端浏g淺。毒麟酬啷方諷

' 。涼冈冊I涕咨。为驾肄赫。M舗噩爐勰N讒啾渗愛雌無 < 贸皿1權四方

芬。合汗溼灘>诫嗦徳汁•酷釜邊泛工=泗-彎阻思琳血鹏用戒》。兼皿4製潇-皺国瞬崛）胡回満8» 端皿源皤諧卧漫落耳碎毒。学z渕讖迪j® （由011群）「。舞剤弦滔丑书皿国对滔日（-褫+呂,瓶n+ 謚菰> »>+U^®»，褫+丨朝1瞬潑昭E用漫潔溷嫌）懲ZE眇-«M4->mi |，miHWfe 瞬錢塑倒愚源田）由N■讀琦。（满滞+啷潘朝認廿溼治泓應）麻N■湎（♦■■+11曲1-滴+卩1躋滋制沛 以皆樊满冲藩）。藩N■饗目」・・N鄧云潛尊喉晒首2 （启OH群）「。測浦K臃y聊N■麟爛。燃咨瓣議 每离凝苴目。芙H•瀰U。箋塗胡阚y凍齣建斓，爵争應玄咤，風螂壽•甬貽、嵋岫誌N•湍-剛眦鸣刖烦户 冰注恣6瑕絹ID崔睫躲。万加桀憐，「蛇彌礙巨Y。枳他知境對右/・6」球頫二蚤。「味調近史郷課 < 6皱度蕖症加\*丨搽啣6欄歸爾曜。」GH1丨I W） EKa^W 6皿嵐疆*，*诫睡*，*贖N城來6目律湘 核盒。（H! H1O）狠聽长6浜以g「跚鼬聽。荘燧号験提蝴眠6黝風地或臭6驟后果艱。」（柚11 I 1 ） 艇K爛雜N阀程6雌咪圖齬靶装頤髏。

舉扫琶頫濯潴-爛謚症也旅気新。整跃蘇Nit輿-忌矚保肺喪歯。舉扫搠緇-準眼乏麗盤mS^IK原 |驍6眼爲対困樸志-苴蟲昏柬6源凹1眦Y・。装M骤範6忌&幽刊田11咯遺旅凹用咯。NE沌陽票。翘 靡疊溢罷眼冰服。施相-塾安農勲跡W寒-弦喂划6级丞R屮核抿理螂QSS牆利。皿曜盜囲糸幽。 地働語寒睫匾6駅勺麒戡。匡梨题糅忌窿瞄飄金線m軾Y神-金K■/陸。铅遂瑟担您牝-飄喂癱蔽叵 林根願，螂眼飄徵齬混樋股胞匡由。ewww^uaae^ -密彙娴毆-德棋鞏蔭-靈起医駅，\*梅衅 Y。曜Y丞鮑浜聽主1民肥蠢卷建恣6燧鄆羅苏遂也踱N\*Y換啣6嘱讎散揚6蠢田鄒藻。服椭I \*甲曲用 4-^Si，平申1 KnEl卜熊紳-卄赊卄+1《华N飆-首後變邮楓史鑑Y。眼云会牛琶橢以H 1氐衆\*HN神 割。（塩ill 11 D艇届四嘩旺IS軽屮脈帔N趺艷-丞嚥無劉縱轉瓣蟋㈱。（些斐11麻-U靈拋酬瓣薦收湄 \* - WIK^SUE -蛛EK跳松笹牛窖。揆鑿痕状瑟受。）魁曜設扫6窪噩桜丈，氐諛&卻。地隻深願以 抵燈瑟g〈爐離嫩卜鑑榄Y。与榊蜒归。回極養眼聪湛蜗統茹13潴EI坦-谶懶乾謝（ffliHHil）-梁锹 （Ferdinand Verbiest）（五您坦Y -些:ffi根〈丑圖-）剧弗純1|3屮。能瘵泥標-潴制长:題認 桜爬・6型魄誇瑟〈号圈恣N1113。以怒廷（蚌（1 KKU） 6四幽坷意骚詳幣6泱竊痘蘇6腺探EI屮6 照贮醜終。譜謂潴擲6曄妃蠟螺。®W-NS^ 6长:槌林纖是卷赧棘蘇6毒或識出既昭中6 （〈折。遅

SR4-W 雄暢Y柑磐¥ （ft） EIK-V iBU底瞩H<湖施-4-1 W-題制日6 )匡火相瑟灣更Kia：Y皿史6唾韻相翘Y悬。苴臨妃線\*。囲111个 丨折(1 KR11)-龄旅暇映勲冬-Y瑟米1腰要耍翻。眉阙濤-HN长綱杨口豪。皿聲眼右讓6 10潴屮援 a««W。也W遍陣床N瓯糖6菰玄即蝌画呼■気，瞬虽雄眯。應睫七6坦YR燃楊翳腿YN哓襪輝。血 岀聽鞭-如無舸瑟匠。淤屮燈煎蜀& -爵縄要密。B4-11W -腰曜軽鄭製穽您州点幅it墩蘇詹， 瑕蝦懺悝蜗。积觥聾抹謎窿德圖鯉潴6盅尊賴瑟曜定缺52。219用折(I甲OK)。姓臨陽雄案••或杉 M^®+1 6地囊恒&驚斐懸雖6蜂「裱\*蜒叵圆辻」册翼6「桐肆laKieF臨撃雖徳-曝也嬖牌6 K- 祐换:顾履妄。J睡螂曜昌媒四f匡昙教蚀寂疝赧懶*，*行駆脈N舸潴張治昌恭此。蘭戳凹毎娜裸剧公細類 湛密6應成荻墟誇悬N懸检!-識沙将諷瞬N衰，匡\*盘履昙皿&燈楽玄1 0 ®-H^i±iWH<^W。核忽 癱湛十平&(1 <111AJ)噩士戢。魏糅廟卜1}&(丨VOW。螺酮怒原曜覆機(Rev. Robert Morrison) 抵幽桜6嘲裡髭怒Y&圈N：S。雎出寫曜长京返6工鮭源实燧检6榮瑕燈燃。絢甲&6蠅史玄卄仆阻嫉雑 1 Y取近。底幌法隨叵憐盅卄徳6題陇景興6回彩悬皿怨£嬰Y 6 (Siu 10)轅塗潴N簌后泌妹。W 日恣XSL粮出殊喝6御潮「蕊弱盛祂」6 Mit潴懦。瘡栄任6終的视理駿嶽涅日糖諏6頰公R桜皿媪。 F^KfrW® 6 !&锭瞬屮6龍曜相尽桜反6應骚紧準謡楠6涧奈燧辰福瑟皿6邱讖宏时6卑副斷蚀饌阳卷 册，学K■髏樫。腓刮线8tM馨燭N潴黑!巨；&N。蛾邮馬&。羨米邮危鳳N粼嬰兵橢6炸M嘿椁N I般。 來皿髏女鏡辭公蝦g姓唾圖也田攣瑟N攀莅-依睐底H g (ffillllW)〈潴徳艘口德1 口 0联噩郷杨蓬公 Y瑟睡將定6遊反飘眼6篷悯喝嗯6驟返£牌。买机蚀膻密丈YN默K 6米奩择経諭买。Y眠5能N寮 藏-懶皴缺燃廿I-匡瑟爵湍州1龈。导蘇扇& I棚N崖墜。蘇+1N燻避-忌二£H<滁。無※皿呢曇阕联 獸涎6旳磁瑟屮思開6 Z5依陽烂細盗6 Y蘇梁核&该1蚌6瓯小都経恣，耍W帳蟲。轡KIY滬扁匯出折 啪網蘇瑕或＜榄用卜＜6阳舸握1|蚌6雙崩卜甲縫lIKMKngl卜1IY 6 （柚I1IK）如源醐輕紿fcN。 樂勝州蝌瑟& 6演Hlffl域ZJ丄1。皿應NU 6 F葬皿耍嵐QJ 6叫臨雷在薩撷到。疆地悬郷三6嚮恶融\*。 书圈f議N姪楽瑕6 X航塚村蔭檢6舉NK霽燈拠NX尴6迥訓遥嬾巌6扇摇N窓很是私N悬瑕6核\* 碧句。疑林玄福獄政。嬾滁遂掘聽潴监后築必诲。福轅座国・6長回姓黑堡娜玄6 Y瑟樨葬柢N震临6 （ 忌叵斐仗折羅「旅瘴巡疆紫価験的SH\* 6眼瑟吸驟金6采頫\*蚣攝邈謡驍6」混成屬些后比出潴涸N 暖g£l|€^6） 1早・6溢！® 2S練側曄噩定6 1|至）・6帷圈卅欄徳刊震匿6 111早・6加整林R«N㈱见6目 至）・6瞟近遂噤Nrn観6甫辛1・6酬経饑涅N龈證-。

也艮愚煨黑卄引g E1RN鼬瀏核膜25條＜。-漏眼丹轄。浏蜒蜒〈州廿圈s 13屮菰 兩蝌瓣炳N嶼姦6城遂無其恶晤蚪建X楸。1 [UK絶麥驟。些:®只姉式皿6哽梁削的螞\*慝域堡旺無 临6 &懸艇魚职「W魄淀顎堡6皿跋韓些:gl 1時終普，局既無迦，堡妃K&。J （fflllllW區裕掀擾蛔 糊龌「鳳辻迦坦龈紬」g （妄＜印曾副啤您4）噢与脳坍賦棚6）案制IX§＜「飽坍EHS」&「源坷飽

11辎6七架El遊输noy （Cobernic）嫌⑷（Tyaho-Brah$）兵也應（Kepler）統跡漏。鮑成以右畏 附返領火炽邂器。稲謂密煨毎6區睡＜& -盅出睡801睡塩K溷届6俺樁顎濕㈱襯（噸粗点桜欲涅£2 M 6 W^S^l。）蟲SS 6 4-11IWM 6「01嘏瓣囹建骤6采痍期裁協6載在期鳏，諛St雌6紫晓臨， H＜SSW-J （柚lil＜）縱U露旗巡蠟㈱術闆＜漆。W& （1 K甲＜）6騷UX骡卷遅距漁H6坦111+ 1|辎。皿恣圄牌趙m 6燧礎生囲屮溷忌導果&勰。（fflilll-^）棚延裕旅相6焰誕EIYN跡藉6杉韻羅

然+脣援髯Y卅您牝（題）

EIK点

団早O

幽她KXN瑯6豈臥m謝坎。W麦省牠。捉N謝獎6区右忌鑑襲匡会諸黑測6岛波鹽型瀏襲阳N蟋㈱6 店邊幾艷总典旺佃更精賤。iimBW®。冶瑟將懲絲「應睡EI卜早田應嵯温中会真尴和#跪。任圈做 細6咦鞭m移翼癡6旺!0雄斓坦6幾翩昙画f型&驍皿时嘲Y皿蟬(P. Joach Bonvet)麒應(P・Xav. Ehrember Fridelli)坦退SIY腿襁'兩(P・ Jean-Baptiste Regis)担姓淋(P. Pierre Jartonx)統坦 鹹相師翘聽6田卜点蚌(丨甲1 O) 6敵灘齢也既聽曰6相十麻6跚鞭跆SMHm抵6麒邈泳対三|9鬆 H4n® 6用卜丨期•(丨#丨11) 6垣匡建Y聘嵌巴(P・Jos. de Moyra de Mailla)憩暖器(P・Rom. Hinderer)爺切星屉曰囲凝日番憊。用卜H蚌(1甲1 111)。毋艇K1Y密封飘(P.Pierre Vincent de Tantre)艇頫床Y汝+＜遂(P. J. Francois Cardozo)肺也Hgl睡倏應gl -辭;遡，楚目(Bonjour Augustin)(坷Y) W3=-用卜SW (丨平丨闰)袱飄眼她対制｛耗飘亨霆正霆点纂阻・，用卜K尚-做 緋昙園禦嘲-皿整!統端堡梨豆I尊6符翌\*紳金圖製n«。伊鹼蜃部则鷺佃潔豆・。」眼忌到返律蹲睡

ME*。*研制缨扫6虾嫗糸瓣球(Antvine Gaubil)準殳犠(F. TArrocha)睡墨但9 (J. Espinha)郴建 鰹無體岳昭g E口領贓娜彫醐臨副国。盘遇旺El坍範禦N畑圈贸區•'贓吕坦届圈建讐水曜。(規WHO) 皿毯間坍鑑跡*，*輙螺*，*H瀏課昭Nit塞。劉愁Y菰定以卜供什N融触g (想I HU 1)焕地磯窓粽腿锚。0 书胞棄6辎京骤曲・(P・ Ludorrcus Bughio) N睡養墨镰，平钏抻費兼，凤蠹钺解闻段対跡曄。(K

Thomas Agninas〕風滲惹雖它臨刊適證“)還Ml圈(P・ Martinus Martini) Nl«垫劇斓-核地嘍詮瑟柵關锹麋。蝌屮輙KI翳淤尊卿，鹭胞俄旅蟹YiS区鮮-梁鴻三選唾骨。「麥斐 吾。硅坍Y駿也誕(Joan Nicolous Smogolenski)謁# “粧度拭建，(K金蝦您|翅。届體或口象匯

藉湍糖卻6区建M虽形6 K点遂£联篮6 2S呉£眶代6態荻搔餐〈&圈N沒6）»MSS-WHW+-i! 秒6肿韻11卜＜照。樞竖卜K照6訂願ABH\*妾魄丨七蟹YN氏粒。」気怒担录恭。「魂盅祭叵6爰 気箍戾返讖衆叵颱椅6巴装N隼縄甲蜘，X藻晓淀联艇鼬6龄MEIYN維6七蟲跚繼K照。」唬日吊骚 8- （H難漑仗折，奸噬廷11丨母，1 K11〈崩1 K＜11 g）「鳏照卄闾択瓣6皿以;feK -旺三冠口里 娘g F終念爬。潮聲時盆坦K辎。以史\*燧K1遡絶賬-11此嚥I術。咚瞿狀占襟N獎籍-徳!SY歩K艘… 咪叵匪燧哽澄崔:W 6窪/帛点透。j陸皿蟀督6「■粮簪蚂制平期，密卷IS耀-匡X畏牌姓Y。J 舸翼蜷权亞6 （蚓骚撑K姉\*卜腿匯K+&，1 K1H111KH 1 -Vll 1 -）「蜃融艷械N提成＜+能翻」- 幽階嶽径。「敖爺跪園麋聽，g盥眼金博6」泰雀1 £^Y到联啣g飄地r-fi-®W。頰 眯x铿」（樹111出1）米I辛）。（斐曜与陞姓卿导曰聚線懸讖\*监爺6沃襲熊題坷。）睽w固烦出6 miu堡 艘翱。H漓畏震6焕慝Y琵燃抹遊6 X宾叫州腳6染詡無M離1 »。会掇黑蝦鑿骞龄。耙密底到6 H+1 曜酗幽照梁6 。柑垮了习6箱鳗尽史湖螺鬱也6 &!恣式照用lm態婷6 （卜川田皴4-用m 6 M詡

+＜《磯11回包6 +点麻+ 1此g X齢並维顎胡SIHHni 1+拦，11卜好＜哽热徴。）三鶴&曲■裂6映疑 M：YNE・6蝶U核左眼応娴理殷冊。（档阳机与肥6 溢夬地役摩演6）公苗R蜒灌NY。匡匣腿•§ 善6核#黯\*融旺粧劉'邮-•遜U帝巡6 （搔廷11点号，1 K＜＜ 6）KI屮卄杷WIK蜒頫6Ki®Y纖製诲

（Ignatius Kogler）終淑。皿眠廷根柵■福：S般艷崔-名幾田包制雄環裕。倬卷瀛\*闕枠。照飆島0；髄 佃諷足変（P・A. Hallerstein）翼换剥（P・A. Gogeisl）齢憲風批無运唬检！。蘇兵宼篱。麋感魂謡神 遂。纟騷U避好柜暨&&麹。X堡氐冰遊繼翌（Newton）統N思翠。飄艷無於％巡麋-左堪田練@N

艇十滸遂賢（相普弋（左）

gm

§•¥11

直坍。通依幽史使N坤第。W4- 1号（1平印式）。湘觐好。足鎰舉與闕相。皿気鎰计經° （ill卜呆蚌*，*1 3早EI。）右鼎摑狠G課6識苴秘•SISWE溷箧6荟間爵択鎌＜ 6芸皿唄吾濯曜。（之 11111111）

EIWN崇蝌産瑟H 6叵您核姓輟成瓣从扌也阙引4密盜玄盛「底小炒篓盲圈貝拗6 SS3B^ “弥叵 检圈6圈Y應启堡N 6 J （柚IBIEI）型®SISYlffi赛圖患驟N耍6蜜縫艷1什丨屮（丨用点1U）早。您W V Y域6尺仙令烬肿录財o翻窓N邮卧-EI屮《麋岳圖N滲也。母樋遂已妃牠暨貽。睽疑驟N序 ”6忌洩彩呢廷114~KW （ I K＜W，塁膻囲（Philippus Couplet）奶却氏BJ嶽35竖Na‘L\*K詠繕 噩皆艇離槌。（4＜曝縄態。密廷促甘。軽讖她（P・Prosper Intercella）嘿訴魇睡（P・Ignatus Dacosta） 能。。采恣踱砚hi徹噩以翔或+■用y。契壓園妾叵齣壽n采-伽w长蛭点期濫妃妃序检 1底6）梢+貯，邃长泡（P. Franciscus Noel） N「卄圈K製」-（履即旅El喚S；瓣期川仆遂）急黑 ”鞍根BJISE骯尊。戳毒N扫-唳，純，愼，襲，融懿/必癱趙糅*，*食地呼以卜聽秘。（柚刖田） 屮N縄试即蝌国耙潴圖6脂煉做贸鹿鰻6翻羸讖以嬲'塁昭6七果秋筵H娜徳6敏通五K■號。噩返雋能

6 F蟾\*勰超雑颱師N豔別。回出F枢积瞇磋睡側6区櫟女展6後恕熙I亲针職6隹探即展必孚 蝎。義無她盅蘇6唾圖酬V馨鶯臨雕応联6燃坦建體策农橢提斐以跚劇園6地罰是麹N淤剛。嗥YN相 口检徳潴（deism） w。帳由誕布盘欢跚N漏，公龍食嘩爐N洽爐。（勸川1K） &鼎疆益怨雑嫩螺回 拦6不幽尝県旺噂6 （鲤昭繽謡懲监爺）韻Y荻N 6焕&'溫甘翅性N嵐裝。（^ilHiW稲皿七甲沮衆乐 左阳卄〈泪展6贓建卄圈秘扌炽妃蔬丟N道妃。婪出堂蕤N瓠來6探照遊氐书・。邕Y澧任風e书海冠三 帳怒剧預6 (莅11川＜)画\*褪噸海右曙鄰刽。睽以原扫H辗慾定快眨8＞恐只阳螂。在圈蟋监 鑑馭曝夔6航Y飛改蝌孚N出燃6枳口公建龄6陆臨芝N聳蝌。京二翔丨E擊。

辿深倒11阵印蚌6爆烫卷〈回垃(James Watt)爛畏嫌虻密懸-匡扫畦N輙風。曷盜幺暇。襟繇 XI\* (1 VO甲)。蘇Y褪慝凝(Robert Fulton)終卷虻淺。頫浜用折(1 ＜11W)。睬冷 瓯(George Stephenson)濤西M岳。4-平廿。舔Y壓懸兵(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懲电触 驟6地种眼即圈隴杓襄超至)。匿拭恣糜：tN鱗6 眼斐狩N袈6曜老統密驚堡N。轻叵N錢6册圈

慝傩N\*H -及迥匝馬製。SS&圈彩馥之終担1路主1畦。祟:縫YEIR炽監6諷匙IS坍o zjia翻應检定 质剧一囲〈崖怒嘩畏6 8鰹61圈厕贖》!頼辛)6宅皿豔饕詡廻-右闢樓斷般坍，« 1滁‘成底蘇也掠N菰 應。密駐保保当米。舐崩區埴。課\*三嗯終底堰。隸4&眨宼皿tN\!圈6核旬蜜区骚扫畦ni蟬口無。

M I原粲誰囲纜早。3WW8，熹臍瑟瞞，姆翅撕終秋，眼蚣衡晦赠(ffiillil^)即腿崇。亏 医礎調届帥与蜓6終㈱中会显関只*，*权柔融雄推，噂抵R無證那叵應检恣点顒6 (知慝戾!&臆K照6 « 卷卜用賴改检6 )謠｝K『〈辎6泥粼Y麟題彳£軽溺知疑4■〈絢。曝权帜讖箱糕打槌跚11卜釣。雌味羅 教6叵所导相翼:日愷嶽燃直灘腿浸6史爐|3屮蜂显帷咪爭匣能*，*长柴虽*，*娴拠震新。口馳聽椒6陆皿噂 料碰価-HW，鞫旧賴師醐取6枣巡堡醐凝kn囲6皿嫌轆戲圈韓靛謡瀾哗坍勰惡6匣K酬攀。螂収旅 归也噩nn和。栄曜釉麻6「她雌脈眦隸氐燃纏6態嚴髓迖6 3 rasj rssj『槊」龌范。臨讖海題岡 串刊區褪6强痂尘經N班發6每烟娜密N雑圖•鼓成6將密凝龔N坦愼-廨版盼N複価瞧継郷瓠6飽检迎 男蛰111国6右帳咪舵雙褪窓聽笋 *--^W*。資暇勘Y波皐思代版跡太鄙郊囲謡跚切融N惡微6钦恩副

蕤+•的 蟾建K卅沙匕(还) 団早111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七四 造技術之軼於吾土，是爲近世文化之大關鍵。」(註二四O)復之外，閩侯林紆以古文自名，嘗與舌人魏 易「譯小說數百種。雖文筆雅潔不足與復相比，亦能使國人知西方文學家之思想結構焉。」 其二則西法印刷與日報期刊等之興起也。與譯事並興者，有西法印刷術。鉛印石印之類，皆興於咸 同間。其始由西人創立書館推行(如滬上字林印字館墨海美華書館等)，國人繼起仿設，自滬粤諸地， 漸次流布重要都市。「不特新譯諸書，賴以迅捷印行，中國曽籍，亦資以廣爲傳播。又進而有銅版鋅版 玻璃版之類，影印書畫，皆不下眞迹。又其藉印刷之速而日出不窮者，有新聞紙及雜誌。」其初亦大抵 山西人主持其事，(同治初年，字林印字館始設華文日報。申報倡於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査主之。又滬 林華書院每週出中西新聞一册，爲中國週報之始，後改名萬國公報。)以傳避消息爲主，繼則國人紛起 創辦。凡討論政治，表示民意，介紹學術，指導社會，乃至宣傳主義，鼓吹革新，一寓於其間。「爲文 者務極痛快淋漓，以刺激人之耳目，又欲充實篇幅，不憚冗長，而近世文字之體格乃大變。其以覺世牖 民爲主者，則用通俗語文，解釋事理，期略識文字之人，亦能閱覽。淺學者利其便易，從事提倡，而白 話文遂以萌芽。」是皆普及文化之利器也。

其三則游學各國也。「初各國訂約，大有及游學者。同治七年，志剛孫家穀等使美，訂中美續約， 第七款規定嗣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十年，3 廷卽從曾李等議，派遣幼童，由陳蘭彬容闔率領赴美，入哈佛各校肄業。其後福州船政局督辦沈葆植， 又請選派生徒赴法英兩國肄業。此游學之第一時期也。赴美幼童，先後都百五十人，嗣遂停止。光緖十 六年，總理衙門奏請出使英法俄德美五國大使，每屆酌帶學生兩名，後又各增兩名•，爲數旣少，功效亦

未大彰。甲午以後，游學之風復盛，人取速化，不求深造，官私學生，多往日本游學。赴日本學師範者 尤夥，(其議實張之洞倡之，日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郞爲之特設速成師範班於弘文學院，有數 月畢業者，有一年畢業者，略講敎授管理之法，卽歸國創辦學校，)而陸軍學生亦多。光緖末年，提倡 敎育改革軍制者，大抵皆日本留學生也。三十一年，考試出洋學生，予以進士舉人出身，並授以檢討主 歩等官。利祿之途大開，人人以出洋爲獵官之捷徑，而日本之中國學生，多至數萬。是爲游學之第二時 期。當赴日學生極盛時，留學於歐美者亦不乏人，有由官吏派送者，有由敎會資給者，有由自費而遠遊 者。觀於游日者之足以得官，亦爭歸而應考試。故光緖三十二年考試出洋學生，其予出身而授官者，大 都留學於歐美各國者也。然其人數，究不迨在日本者之多，故其灌輸西洋文化，較之由日本間接而得 者，反勢有所不敵。三十四年，•美國國會議決退還庚子賠款，(美金一千三百六十五萬四百九十元)淸 廷議以其款按年派學生百人往美留學。逾年，遂設游美學務處於北京，並建游美學生肄業館於淸華園。 於是游美之學生日多。民國以來學術思想，採美學之風尙，以此也。」 其四則仿製機拔也。同治初，曾國藩在安慶創機器局，命徐壽主其事，試造洋器；是爲近世仿製西 洋新式機械之始。嗣國藩又與李鴻章設江南製造總局於上海，左宗棠亦於福州籌設船政局，(同時天津 **IY-I**京等地，亦先後設立機器局，)滬局以製造輪船鎖®彈藥爲主，閩局則專造兵商輪船，雖規模初具， 然出品仍不周於用，(滬局自同治六年至十二年，造成兵船五號，小輪三號。閩局初設九年間，成兵商 輪船十五號。)(註二四一)故各地軍營暨海軍商輪，仍多購用外洋鎗®艦船也。次則電機。同治十 三年，倭人親觎臺灣，沈葆植奏請設立電報，以利軍備，事寢不行。光緖初，以李鴻章之主持，初辦南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七五

中國通史要略 四七六 北兩洋電綫。嗣後陸績展接，遍及南北各省，以逮新$a蒙古。而電話電净 之屬，亦皆興於光緖中。 始自上海，繼則及於各地。至光緖未，軍用無綫電亦開始設立。而利用電力之機械，及電氣機械之製 造，亦先後興起。及淸之亡，電氣事業正方興未艾也。又次則鐵路。光緖二年，英商自上海租界造鐵路 吳很，行駛火車，江督沈葆梢因民情慣駭，購其路而毀之。然纔閲二年，叵省創辦唐山開平煤礦，卽 興築帽便M道，以利连輸；光緖十二年改築，軌廣四尺八寸半，遂爲中國激路軌道定制。至甲午以前，鐵 路造成者，有楡關內外七百零五里。中日戰後，朝野上下，成以築路爲急務，遂設缄路總公司於上海， 先造诚漢幹路，次及蘇滬粤漢等。於是借款購料，一切仰給於外人，而各國爭我路權者鹿起。及辛丑變 法後，各省紳民紛紛自辦鐵路*，*然成者僅潮汕新寧滬浙數路，而其材料機器，仍須購之國外。惟唐山工 業專門學校，於三十一年創設，專究鐵路工程，此後我國遂漸能自造客貨車及機車焉。又次則開礦。「 吾國採礦，多恃人工，其用機器開採化鏡，亦自同光開始。開平之煤，漠河之金，大冶之鐵，萍鄕之 煤，爲世所酷柄。而山西河南之煤皴，四川$南之銅錫，湖南之歸，延長之石油，亦相繼以西法開採。 其沿诚道之礦，爲外人擾取，如撫順淄川各地之煤，•更無論矣。」又「自甲午以前，官辦局廠之用機械 者雖多，而商氏之創辦-經營製m一苫，尙未大盛。自馬關條約明訂日木臣民，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装 進口，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第六款第四項)於是土貨益爲洋貨所困，而商民 始知自奮。紡織、印刷、釀造、陶瓷、紙、革、茶、糖、澱粉、玻璃、肥皂、火柴之類，廉不購機設 廠，暁師西法。」雖較之各國，尙屬幼稚，然吾國向爲手工業，至是始潮趨於機械工業，是實文化之一 大進步也。(註二四二)

餘如文武各級學校之設立，民刑商律之修訂，行政制度之改革等，亦多採自西法。然僅肇端於淸 季，至民國而始臻完成，當詳述於下章。至新經濟制度之採用，則別見於章末。

\* \* \* 淸初士習最可稱誦者，無過於明末遺臣逸士之志節。其始「不惜九死一生，以圖再造，及事不成， 雖浮海入山，而囘天之志終不稍衰，迄於國亡已數十年，呼號奔走，逐墜日以終其身，至老死不衰。」 (註二四三)若前述亭林、梨洲、船山、暨孫奇逢、陸世儀、李顒、顏元等大儒之艱貞絕俗，介然如金石 之確而不可易，無論矣。錢儀吉碑傳集「逸民」、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遺逸」、及淸史稿「遺逸傳」 所載，卓卓可稱者，無慮百十人。(註二四四)或有托而逃，則有若徐州萬壽祺、興化理洪儲、山陰祁 班孫、益陽郭都賢、寧鄕陶汝鼐等之祝髮逃禪，常熟鄧大臨、暨張雪崖、顧石實等之竄身爲黃冠。(陽 曲傅山、甲申後亦改黃冠裝，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及卒，以朱衣黃冠飲，)或蹈海全節，則有若餘 姚朱之瑜之留寓日本，鄱縣沈光文、惠安張士郴等之遍迹臺灣。或發憤著書，欲托空文以自見，則有若 興化李淸之編次南渡錄，海寧談遷之纂國榷，錫山顧祖禹之撰讀史方輿紀要。而苦隱巖穴貞修篤行之士 如長洲徐杨、宣城沈壽民、嘉興巢嗚盛、平湖李天植之倫，尤未易更僕數。材遁跡天平山麓，布衣草 履，終身不入城市，雖寒饑交迫，不納人一絲一粟。鳴盛母歿，卽築室於墓，三十七年，畦步不離墓 次。壽民匿跡深山，採萊蕾以白食，不履城市者三十年。天植居乍浦蜃園，與妻白頭相對，時絕食•，寧 都魏禮純同志爲繼粟，紡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以饑死可也•，乍浦有鄭嬰垣者，與天植稱金 石交，先天植凍死雪中，及天植以餓死，臨歿，曰：吾無愧於老友矣。昔程正叔謂餓死事小，失節事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七七

論，黜革治罪；」「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鄕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 違者聽提調官治罪」等。蓋明季學校中人，結盟立社，其權勢往往足以劫制官吏，淸初以臥碑禁之。而 後官權日尊，爲所欲爲，爲士者一言建白，卽以違制論，無知小民，更不敢自陳其利病矣。「故吾國 無民治，自淸始。淸之摧挫民治，自士始。今日束身自好之士，漠視地方團體利病，不敢一謀公益之事 者，其風皆臥碑養成者也。」(註二四七)

淸代專制政治，度越前世，說已見前。帝王威權之重，淸世亦遠視明爲甚。明制「大朝儀、賛禮唱 鞠躬、大樂作、賛四拜、興，」「常朝儀、朔望御奉天般、常朝官一拜三叩頭、謝恩見辭官於奉天門外 五拜三叩頭，」淸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凡大朝豎他朝儀，王公百官皆行此禮。明制，「凡早朝行禮 訖，四品以上官入侍殿內，凡百官於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畢復坐，」(註二四八)淸則奏對無 不跪於地者。明世六尙書與左右都御史一切謝恩乞休之類，旨下皆稱卿，以示重，淸則率斥爲爾。蓋滿 人惟恐漢人之不尊之，故因前代帝王之制，而益高自位置。若滿蒙八旗以世僕自居者，雖仕至督撫，其 奏摺咸自稱奴才，更無論矣。(註二四九)管同嘗擬言風俗書云：「明之時，大臣專擅，今則閣部督率， 不過奉行詔令。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 社者，渺焉無**1111**。明之時，士持淸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臣 無權，而率以畏懊。臺諫不爭，而習爲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淸議之持無聞於 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註二五O)滿淸專制影響及於世風者若 此！抑淸初諸儒講學，尙多拳拳不忘種姓之別，興亡之痛，家國之治亂，身世之進退。自文網日密，爲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七九

中國通史要略 **，".".■•••..■■•:1**四八。 詩文者，旣多頌諛獻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時序，及尋常應酬之作。乾隆以降之學者，亦無敢談法制經 濟。惟可講求古書，盡萃其才力聰明於正訓詰、明音韻、考名物、暖度數，號稱漢學。語其善•，則「明 徵定保，遠於欺詐•，先難後得，遠於徼幸；習勞思善，遠於媲惰；故其學不應世，尙多悯**tg**寡尤之士。」 (註二五一)而諸儒之重師承，(如惠戴，、發於一二人、而流及全國，)傳家學，(如東吳之恵、高 郵之王、嘉興之錢、或一門通經、或數世週媲，)及守專門，(如毛詩、鄭禮、何氏公羊、以此名其學 者固多，卽歐陽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久亡佚者、亦爲之綴輯補注、成一家言，)亦足與兩漢經儒媲 美。然經學雖盛，而先王經世之業，則弗敢與問，弗敢與知，學術旣與政治脫節，亦遂與世運無關。士 類至婢膝奴顏於夷族淫威之下，以自鳴其學，亦可悲矣！

明祖之光復華甸也，於諸族之淹留中夏者，槪一視同仁；且務求融合華夷之血統，以泯滅種族之界 限。及建夷入主中夏，則純以征服民族自居，而視漢人爲被征服者。滿漢通婚，旣一代懸爲禁令。(至光 緖二十七年十二月、始下詔開禁，)滿人雖總數不迨漢人百一，而京外諸官缺，滿人反較漢人爲多。福 臨嘗謂「朕自親政以來，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又面諭漢滿諸臣曰：「事有當異議者， 何以滿洲官議內無一漢官，漢官議內無一滿洲官。」(註二五二)及玄烽晚年，猶時言「九卿會議時，漢 大臣必有涉於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於彼之事，卽默無一語；」「近日外官，滿洲所參，大抵多漢 人，漢人所參，大抵多漢軍。」(註二五三)當時漢官懾於滿人，緘默自容，情形槪可想見。又其族人 概編爲八旗，或屯聚京師(禁旅)或分駐各省(駐防)，皆以兵之名額坐領餉精，分編參佐領，以爲管 轄。故漢人無不納稅，卽以所納之稅，供滿族之需，而滿人則有分利而無生利。漢人皆歸地方官管理，

而滿人則所在地方官不得而約束之。淸初又有圈地之制，被圏民人不獲他徙者，圈主加以編制，卽爲包 衣奴僕，(其帶地投充之丁戶亦同)其或因戰爭而俘獲，與漢人有罪發配八旗者，亦皆永世爲奴；有逃 必戮，諸有隱匿，斷斬無赦。U ，人極矣！滿酋家法所以誥誠訓練其族人者，首崇滿語畸射。國•學 乏祭酒可業，雖滿漢並列，並設宗學旗學，分教宗室八报，-X廣譯經籍，另設繙譯童試鄕會試，諸通漢 文者，亦得與漢人同應鄕會試，以爲進身之階。然滿語騎射*，*必令兼習，其有偏尙文學怠於習武者，必 奉旨嚴飭。務令握無操瓠者，悉抱躍馬增弓之能，俾得以武力挾制漢人。然承•平旣久，滿族多漸染浮 蒔，荒廢本業，其習吟詠，尙虛文，樂與漢人相往還，尤成爲不可遏抑之洪流。又以生齒日繁，滿廷定 例不准旗人賣地與人，而旗人則自違禁令，漸次典與民家爲業，致恆產口少。又以一甲之丁，衍爲數什 百倍。生產之糧，不足瞻此數什百倍之人。於是生計亦日促；滿廷雖於俸餉外，添設佐領之官，優給養 育之糧，而衣食之支細门rf。蓋自雍乾以降，滿人雖政治地位依舊，文化則淪爲漢人之附屬，經濟地位 亦日非一日。及咸同軍興，政治地位復漸次移入漢人之手，然觀光緖初中俄伊犁交涉，初命滿人侍郞崇 厚以特派頭等全權便宜行事大臣之銜往俄，比訂喪權辱國之約以歸，再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赴俄改訂，以 紀澤漢人，僅予「二等公使」銜，不稱全權大臣，致俄人屢有「頭等所定，豈二等所能改，全權者所訂 尙不可行，豈無全權者所改轉可行」之誚。(註二五四)滿族卑視漢人之心理，固歷二百數十年而未改 也。

滿人對漢人本有之階級禁忌，有任其淆亂，置若罔聞，甚或明令加以廢除者。淸初上海姚廷選紀事 編述明淸之交風俗變遷有云：「明季，服色俱有等級。鄕紳舉貢秀才俱戴巾，百姓俱戴帽，寒天絨巾絨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八一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八二 帽，夏天鬃巾鬃帽。又有一等士大夫子弟戴瓢飄巾，卽前後披一片者，純陽巾，前後披盤雲者。庶民極 富，不許戴巾。今槪用貂鼠狐皮櫻帽，不分等級，傭工賤役，與現任官員一體亂戴。」「明季，現任官 府用雲緞爲圓領，士大夫在家，亦有穿雲緞袍者，公子生員輩，止穿綾綢紗羅。今凡有錢者，任其華 美，雲緞外套，遍地穿矣。」(註二五五)淸代命服，雖有定式，有僭干者，至罪及製造之家。而於明代 相沿之等級，則放任若是。康熙九、十年間，便服裘帽，亦嘗一度申明禁令，然不逾年卽行弛禁。故終 淸世，常服皆貴賤溷淆，上下無別也。自明世以來，各地每有賤業奴隸之名籍，如山陕之樂戶，(相傳 其先世當明永樂靖難時，不附燕兵，成祖惡之，貶敎坊樂籍，世世不得自拔，)浙江之情民，(相傳 其先世爲宋將焦光瓚部落，由宋降金，故編其籍曰丐戶。一說其先世從陳友諒抗明太祖，爲太祖所貶， 其業與山陝樂籍同)等，淸胤複卽位，卽予以解放。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月，又諭內閣曰：「近聞 江南徽州府有伴當，寧國府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幾與樂戶帽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 相等，而此姓乃係彼姓伴當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卽往服役，稍有不ft，加以篷楚。此朕得諸 傳聞者。若果有之，應予開豁爲良，俾得興奮向上，免至汚賤終身，累及後裔。」七年五月，復諭廣東 督撫曰：「聞粤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稱，名曰盤戶，卽搖權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業，通省 河路，俱有熒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粤民視扱戶爲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撰族亦不敢與平民抗 衡，畏威隱忍，蹋踏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is 戶，聽其在舟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與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 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贺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

爲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註二五六)胤祺之言如此，而淸人自定科舉仕宦條例，則又極 重流品。凡「娼優隸卒之家，不准考試，其阜隸馬快小馬禁卒之子孫，有朦混捐納者，俱照例斥革。」 (註二五七)「童生考試，以同考五人互結，廩生認保出結 有出身不正，如門子長隨番役小馬阜隸 馬快步快禁卒任作弓兵之子孫，倡優奴隸樂戶丐戶S戶吹手，凡不應應試者混入，認保派互結之五童， 互相覺察，容隱者五人連坐，廩保黜革治罪,。」(註二五八)蓋滿族對彼征服之漢人，雖一槪視同齊民， 因欲維持朝廷之尊嚴，對於欲入仕途之舉貢生員，仍保持嚴格之標準，故一切賤籍皆不得報捐應試也。 沿至淸末，因政治敎育經濟社會之劇變，此種賤民階級觀念，始逐漸廢除焉。(註二五九) 自西敎東漸，其基本敎義，若人類之原始罪惡，若天主爲唯一眞神，若敎主耶穌因賦人罪而降生而 受戮、而復活，若祭祀神祇祖先皆屬邪逆等，與吾華禮俗信仰，實至不相容。明季以還，士大夫斥距者 亦甚衆。淸初楊光先著不得已，至謂「天主敎令皈其敎者，必毁天地君親師之牌位而不供奉。不尊天 地，以其無頭腹手足踏踐汚穢而賤之也。不尊君，以其爲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按西敎尊上帝，不 尊天地，又謂天爲上帝之役使，故楊氏云然，)不尊親，以耶穌之無父也。天地君親尙如此，又何 有於師，此宣聖木主之所以遭其毁也。乾坤俱汨，五倫盡廢，非天主敎之聖人學問，斷不至此。」 (註二六O)雖其所挾持之天曆學超越中土，光先則謂「甯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 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以揮金收 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註二六一)其攻擊西敎至矣。因滿廷崇信西學 ，任用西士，仍許自行其敎。而諸敎士亦務緣飾儒術，解釋吾華固有信仰習慣，謂無背於敎義，(康熙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八三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八四 三十九年，西士閔明我等奏，略謂國人「拜孔子，在尊仰其人格，非因祈福祐聰明利祿而然。祭祀祖 先，則出於親愛之義，孝思之念，所謂報本反始之禮，而非以求福祐，立祖先牌，非謂祖先之魂在上， 不過子孫追遠，稍抒如在之懷。至於郊天之典禮，非祀蒼蒼有形之天，乃敬天地萬物之原，此孔子所謂 郊祀之禮以事上帝也。」(見正敎奉裏頁一二三)以求推行。康熙中葉，羅馬敎皇屢頒禁約，嚴令耶敎 之神不許用天之稱號，敎徒亦不得祀祖祭神，玄律憤其不明「中國之大理」，「與和尙道士異端小敎相 同」，(註二六二)下令取締，西敎遂入厄運。道咸而後，因條約許各國敎士自由傳敎，所在得置產設 堂，於是通都大邑，邊微蠻荒，靡不有西士蹤跡。以吾華措紳，鮮肯捨祖宗神祇而惟崇耶穌*，*良儒者且 以西敎挾帝國主義者爲後盾，視同蛇螫。敎士則以下層社會爲佈道對象，立書塾，建爵院，救濟孤兒棄 嬰，破除民間弊俗，又廣佈語體譯經，舉行禮拜宣傳。入敎者旣間接受西人之保護，桀黠者亦每以敎啊 爲逋逃藪，相激相演，敎徒與齊民，儼然成一對峙局面，同光之際，民敎相仇，遂爲社會上一嚴重問 題。極至釀成庚子之拳亂，朝野創鉅痛深，仇敎者旣悉受懲儆，排外者亦一變而爲媚外，西人之敎學政 俗，幾無一不爲國人謳歌歆羨之對象。張之洞劉坤一第二次會奏變法事宜疏云：「近日民情，羨外國之 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强，而疾官兵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釐局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蕭，而 苦吏胥之騒擾；於是民從洋敎，商掛洋旗，土入洋籍。」(註••六…)實可爲淸末社會寫照。歐美之勢力， 由是通貫於吾社會之任何方面；吾民族之自象心與，□信力，亦至是而斷喪幾盡。影響所及，吾華與日本 之地位，亦復冠履倒易。當淸之興，日本徳川幕府方繼豐臣氏而竊國柄，「投戈講藝，尊崇儒術，專欲 以詩書之澤，銷兵革之氣。幕府旣建大成殿於江戶，以祀先聖，鳥革輩飛，軸矣俱美，諸藩聞風倣傲，

各建學校。由是人人知儒術之貴，爭自濯磨，文治之隆，遠越前古。諸爲程朱學、陸王學、漢唐注疏 學*、*暨詩詞古文辭者，實繁有徒。旣各持其說，無以相勝，則曲託買''£，郵呈詩文於中國士大夫，得其 一語裏獎，乃誇示同人，榮於華袞。而朝鮮信使偶一來聘，又東西奔走，求一接馨砍，以證其所學之 精。」(註二六四)洎明治維新，結交歐美，廣求知識於世界，於吾華學藝，旣棄之如遺；且效法西人， 以侵略吾國爲其唯一之國策。昔之以輸入中國文化，由野蠻而進於文明者，今乃以劫奪中國主權，由弱 小而變爲强大。吾華震於其變法之效，留學者以數萬計，所聘敎習，多至數百，西洋之學藝制度，及以 漢字翻譯西文之新名詞，反多由日本輸入焉。

淸季西洋勢力之侵入，對吾經濟之影響，亦至深且鉅。「吾國歷代，雖有各國通商互市之事，然在 道咸以前，大都鎖國獨立，其經濟之變遷，要皆限於國內。自五口通商以後，門戶洞開，海陸商埠，逐 年增闢，始多迫於條約，繼或自行開放•，綜計道光二十二年至宣統元年，全國闢爲商埠之地凡九十有三 處。(直隸省爲北京、南苑、天津、秦皇島、張家口。山東爲煙臺、濟南、滩縣、靑島、周村。江蘇爲 上海、吳B、鎭江、南京、蘇州、海州。安徽爲蕪湖、安慶。江西爲九江。湖北爲漢口、沙市、宜昌、 武昌。湖南爲岳州、長沙、湘潭、常德。四川爲重慶、萬縣。浙江爲寧波、溫州、杭州。福建爲福州、 廈門、三都澳、鼓浪嶼。廣東爲廣州、九龍、澳門、汕頭、項州、北海、三水、江門、惠州。廣西爲南 寧、梧州、龍州。甘肅爲嘉峪關。雲南爲昆明、騰越、思茅、蒙自、河口、大理。奉天爲營口、大連 灣、安東、大東溝、瀋陽、遼陽、新民屯、法庫門、通江子、鐵嶺、鳳凰城。吉林爲哈爾濱、吉林、長 春、理春、零古塔、三姓、局子街、龍井村、頭道溝、百草溝。黑龍江爲齊齊哈爾*、*理輝*、*海拉爾、滿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八五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八六 州里。新疆爲伊犁、塔爾巴哈臺、喀什**ng**爾、烏魯木齊、古城、哈密、吐魯番。外蒙古爲庫倫、恰克 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西藏爲亞東、江孜、**HS**大克。共九十四處。中惟恰克圖，因雍正五年中俄條 約開放。)輪車走集，物貨塡委，其附近各地及與之關連者，罔不仰通商大埠之鼻息。而此通商大埠又 聽命於世界各大商場，銅山東崩，洛鐘西應，牽連鈎貫，而吾國之經濟，遂息息與世界各國相通。昔之 荒阪僻壤，可變爲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給人足者，多變爲不平均之發展。語經濟之發達，則爲遠較於 前。論財政之困難，又覺迥殊於古。當光緖以前，對外貿易總額，均無正確數字可稽，其有正式統計， 始於光緖三年之海關册。計自三年以至十三年，全國進出口總數，均在二億兩以內。其後歷年增加，至 三十四年增至六億兩左右。宣統年間，增至八億左右。然出入對比，皆屬有細無盈•，其所恃以抵補者， 轉賴在海外之商工僑民，輸入其工資及商業所得焉。淸初國用，歲不過二三千萬兩。雍正元年歲入，計 共四千餘萬兩。同治末年歲出，在七千萬上下。宣統之末，增至三萬萬數千萬元。國用增加，所增之稅 收，未能彌補，則恃內外債以救急。淸季嘗募昭信股票及愛國公債，因辦理不善，所收無幾，轉不如舉 外債之便易，而外資遂源源輸入。又以條約賠款之關係，吾海關稅等收入支配，遂多操諸外人之手。西 商又在各商埠設立銀行，經營中外滙兌存款放款之業，以輔助其母國商人攫奪遠東商權，以其資本金及 公積金之雄厚，又能發行紙幣，吸收我國現金。故吾國社會金融，隱在外人掌握。而淸季貪墨官吏，懼 以贓私獲罪，暨富商大賈信外人之可恃者，多以其款存儲於外國銀行，外人乃取而貸之淸廷，盤剝重 利。是皆至可痛心之事也。」至若外商販賣之鴉片，道光間弛禁後，內而年增數十萬無形之墮廢，外而 年鎌數千百萬立罄之脂膏，不特國計民生，兩受其害，且因國人倣效栽種，土藥瀰漫，徧於中國，使我

國民ffi力智力唯落至於無地者，更不待..矣。惟自外人經濟勢力入侵後，國人亦多襲取其術，吸收散殊 之各點，集中於新闢之地，新興之業，其與外人相競爭，或以操縱吾愚民。雖卒之仍爲外人所操縱，然 近世新經濟制度之採用，實肇端於是焉。一曰公司。吾國商業，從來雖有獨資合資之別，要皆無大規 模。自與西人通商，震於」 「之財力雄厚，知非小俑業所能抵制，划集小資本爲大資本，而公司之制 以興。同光之間，李鴻草創辦輪船織布等局，招商集股，尙未名爲公司。其後各省經營鐵路，相率倣行 公川之制。淸廷修訂商律，首頒公**M-1**法，分爲合資公司、合資有限公司、股分公司、股分有限公司四 種。然法律雖極嚴密，而公司之權，往‘之大股東及經理人之手，腐敗墮落，已成者每破產倒閉，未 成者或積久而不能募集焉。二曰銀行。吾國昔之操金融權**X**，惟錢荘與票號。錢荘營業不鉅，資本亦 微。票號流通全國，爲滙兌專業，其广' **1**亦不過數十萬兩。甲午餐，講求變法，始冇倡設銀行爲通商 恵工之本者。光緖二十四年，盛宣懐等首設中國通商銀行。三十一年，戶部奏設戶部銀行，(三十四 年，改爲大淸銀行，)爲今中國銀行之前身(民國元年改)。三十三年(一九O七年)郵傳部又奏設交 通銀行，以絹合輪路郵電四政,繼是而商民合資開設，其與官立銀行爭利者，亦競起焉。又淸代貨幣， 兼用銅銀，銅曰制錢，銀曰元寶。而廣東與外人互市，多用墨西哥銀元。光緖十六年(一八九。)，張 之洞督奪，設銀元局，自铸銀幣，其後各省亦相繼仿鍔。而銅元之制，亦侶於廣東，福建繼之。辛丑 以後，各省兢鑄銅元，伽錢之用遂微。光緖三十一年，戶部設造幣廠於天津*，*兼鍰銅銀各幣。及銀行 成立，又發行紙幣。並爲民國以來所襲用焉。(註二六五)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八七

中國通史要略 四八八 註 一 ••淸史稿卷一太祖本紀載此事略云：「鄰部古勒城主阿太(卽阿台)爲明總兵李成梁所攻，阿太王杲之 子，禮敦(覺昌安子)之女夫也，景祖挈子若孫往視。有尼堪外蘭者，誘阿太開城，明兵入殲之，二祖 皆及於難。」所云二祖，卽景祖覺昌安與顯祖塔克世也。

註 二：本書敍努爾哈赤事，多據孟森淸朝前紀第十二篇太祖紀。至努茜及其祖宗對明廷效順事，卽在皇太極 度，亦倡言不諱。皇太極天聰四年正月，攻永平，以明七大罪誓師文(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 期)開端卽曰：「金國汗諭官軍人等知悉，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又曰：「我祖宗與 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先汗忠於大明，心若金石」；「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大軌」。可爲明 證。

註 三：以上言八旅，皆據故宮博物院印行之「努爾哈赤實錄」。他書記載淸初兵制文，皆與此小異。 註 四：廷弼疏略云：「遼東現在兵有四種。一曰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麻餉，裝死扮活，不肯出 戰。一曰額兵，或死於征戰，或圖厚餉逃爲新兵者，又皆亡去其大半。一曰募兵，傭徒廝殺游食無賴之 徒，點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吿而又去其半。一曰援兵，弱軍羸馬，柯甲鈍 戈，不堪入目。……況今遼人已傾心向奴矣，彼雖殺其身殺其父母妻子而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 不絶口。彼遣爲奸細，則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 註 五••淸史稿卷二太宗本紀紀其事云：「天聰五年春正月，鏡紅衣大做成，網曰天祐助威大將軍，軍中造成自 此始。……秋八月，會於大凌河，以紅衣礙攻明臺兵，降者相繼。冬十月，以紅衣緻攻於子章臺，臺最 固，三日臺毀，守臺將王景降。於是遠近百餘臺俱下。」

註 六：按三將皆遼人，淸史稿卷二百四十一有傳。故隸雙島守將毛文龍部下，文龍於崇禎二年，以驕蹇不用 命，爲袁崇煥所殺，三將至是降金。至所率兵丁，各書記載多失實。據今傳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中載孔有 德呈獻兵册奏稱「官兵家眷八千一十四員名口」，耿仲明獻兵册奏稱「官兵家小五千八百六十六員名 口」，共計官(稱員)兵(稱名)及家眷(稱口)僅一萬三千八百八十。惟尙可喜所率兵丁，今無可考

知耳。

註 七：天恥朝臣工奏議凡三卷，起天**E**六年三月，終九年三月**，**原爲瀋陽崇誤閣苗橋，躍振玉印入「史料叢刊 初編」中。(東方學會排印本)

註 八：蒙古漢軍八旅兵額，據魏源聖武紀卷十一「武事餘記」。

註 九••據王先謙韓本天聰朝東華錄。

註一 **O:**聖武紀卷一開國龍興記語。淸開國方略卷口曰，「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奸究不 生」云。

京一 一：淸史稿卷二太宗本紀「天耽三年八月，徐曰：今欲振興文敎，試錄生員，諸貝勒府及滿漢蒙古所有生**n** 他全赴試，中式者，以他人償之。九月、初試生員，拔二百人，賞緞布有差，免其差術」。 註一二：同上書「天聰五年十一月，諭曰：我兵之棄永平四城，皆貝勒等不學無術所致。頃大凌河之役，城中人 相食，明人猶死守，及援盡城降，而錦州松杏猶不下，豈非其人讀書明理，盡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 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皆令讀書」。

註一三••見同上註。

註一四：金國汗致朝鮮國王書，凡十六通，起天聰二年九月，至四年十二月。金國汗致毛文龍及祖大壽等書，共 十三通，起天聴二年十月，至五年閩十一月。原亦皆瀋陽崇誤閣舊檔，械振玉印入「史料叢刊初編」 中，於前者題「太宗文皇帝致朝鮮國王誚」，後者題「太宗文皇帝招撫皮島諸將諭帖」。 註一五：考滿洲得名，含義有二。一謂係佛號曼殊之對音，曼殊華言妙吉祥也，努茜曾受人曼殊師利之號，以佛 號爲尊稱，因假借爲部族名，漢字乃譌作滿洲，淸官書滿洲源流考主之。一謂滿洲本作滿住，爲女眞曾 長之尊稱，孟森淸朝前紀第一篇滿洲名稱考主之。蓋滿洲之音，由於曼殊，滿洲之義，乃爲茜長，旣非 部族之名，更與國號無關。自皇太極以淸易金，追述往事，有所舖飾，乃借以爲部族之稱。然其範圍亦 祇限建夷之一部，東北其他部族，固不稍滿洲，亦絶非地名也。以滿洲爲地域之名，實始於倭人之南滿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八九

註二一••此順治三年事，據同上註。

註二二••心史叢刊一集「科場案」，疏記此事最詳。淸史稿卷一一五選舉志三亦略有記載，惟甚簡。

註 二三：詳心史叢刊一集「奏銷案」。淸史稿卷六聖祖本紀一「順治十八年六月，江蘇巡撫朱國治疏言蘇省逋賦 紳衿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下部斥熱有差」。

註 二 四：據徐乾學柏鄕魏公裔介墓誌銘，見錢儀吉碑傳集卷十一。

註二 五：聖武記卷二謂「時亂起多方，所在牌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楚急，則 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慶，乂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 兵屯太原以繼之。國警，則江寧江西兵赴岡浙，調兗州兵赴江寧，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使賊渠不得出 湖南一步，各邊雖亂，而江淮晏然，得以轉榆財賦，佐軍興之急。而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 歛勞怨，遂及瓦解」。

註 二六••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奮於陝，蔡航榮徐治都萬正色奮於楚，楊捷施琅姚啓聖吳奧祚奮於閥，李之 芳奮於浙，傅宏烈奮於粤，見同上註。

註二七：語本徐乾學「資政大夫刑部尙書謚敏果魏公神道碑」，見錢儀吉碑傅集卷八。按康熙朝十八年七月東華 錄載壬戌上諭，極営時弊六端*，*與象樞所言，如出一轍。蓋象樞入對，卽以此六車爲言，玄爍亦卽據以 傳諭羣臣也。

註二八：語見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肅書。按亭林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繫此書於康 熙十九年庚申，亭林時年六十八歲，與書中「吾以望七之齡」語合。

註二九：潛書存言篇。

註 三O:見中華書局印行淸史列傅卷八明珠傳。

註三一：淸史稿卷八聖祖本紀三。

註 三二••曾國藩先正事略序語。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九一

中國通史要略 四九二 註三三：康熙朝東華錄頗載玄婦晩年慣懣語，如五十三年言「允禊藐視朕躬，朕因憤怒，心悸幾危」，六十年言 「朕衰老中心憤懑，衆人虚誑」。舜正朝東華錄載雍正三年M®言朕兄弟中如允視允裡允補允祜允禮 等，在皇考時，結黨妄行，以致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寧」，四年又言「阿其那等歷年傷皇考之心，不 孝不忠，結爲黨援,擾亂國家，……皆我皇考所洞悉，乃窮困懐溫，兇心益逞，當皇考高年，反種種教 怒，無所不至，聖躬槌悴成疾，皆阿其那等之所致也」。

註三 四：據淸史稿卷九世宗本紀。

註三五：見雍正朝東華錄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下。

註 三六：見同上註三四「痛正元年」下。

註三七：汪景祺作西征隨筆，有譏袖玄輝語，査嗣庭爲江西考官，以「維民所止」命題，事發，汪以謗話處斬， (時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獎堯亦以是月賜死)，妻子發黑龍江爲奴，期服之親弟兄發遣寧古塔。査初以 謗fill下獄，(四年九月)，後査死獄中(五年五月)，仍戮屍梟示，其子坐死，家屬流放。又以汪査皆 浙人，四年十一月，「詔浙江士習敝壞，工爲懷挾，停其鄕會試」，至六年八月，乃「詔復浙江鄕會 試」焉。見同上註三十四。

註 三 八••淸史稿卷九「雍正四年」下。東華錄載胤顧諭旨略云：「伊旣以文詞絹媚姦惡，爲名敎所不容，朕卽以 文詞爲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囘原籍，朕書名敎罪人四字懸其門，令該地方官 製造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 絶，共爲切齒，可令在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效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蹟，以儆頑 邪，並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爲詩文，一倂彙齊繕寫進呈，俟朕賢過，給付錢名世」。故宮博物 院出版之「名敎罪人」一書，卽據當時彙齊繕寫進呈之册排印者。

註三 九：據淸禮親王昭槌撰嘯亭雜錄。

註四O:淸史稿世宗本紀「雍正元年八月，召王公大臣九卿面諭之曰••建儲一事，理宜夙定，……今朕親寫密

封，緻置錦匣，藏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諸卿其識之。」後又別書密旨，蔵諸內府，以爲異日對勘之 資。弘曆後皆沿用此制。

註四一：胤噸命賈士芳治病，士芳口誦經咒，有「天地聽我主持，鬼神聽我驅使」語，胤顧卽以「無父無君」之 罪誅之。(見雍正八年東華錄)蓋其語非專制如胤祺者所能容忍也。

註四二：乾隆朝元年東華錄載弘曆所頒此類諭旨甚多。如二月諭曰：「治道貴乎得中，矯枉不可過正，皇祖時， 臣下多有寬縱之弊，皇考時，臣下又多有嚴刻之弊，……寬非縱弛之謂，嚴非刻薄之謂，朕惡刻薄之冇 害於民生，亦惡縱弛之有妨於國弟」。三月諭曰：「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無過不及，寬嚴並濟 之道也，……見在各省督撫，皆昔年皇考簡用之人，卽朕偶有除授，亦係從前曾任封彊者，乃當年條奏 則專主於嚴，而近日條奏又專主於寬，以一人之身，而前後互異如此，是伊等胸中亳無定見，並不計理 之是非，事之利病，而但以迎合揣摩，希冀保全祿位，固結恩眷，而不知其違乎皇考與朕之本意，適成 爲庸鄙之具臣而已」。時署四川巡撫王士俊密摺奏陳四條，第一條云：「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甚 至對衆揚言，止須將世宗時事翻案，卽係好條陳之說」，弘曆復嚴諭申斥，並將士俊革職治罪。 註四三：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諭語。按獨夫專斷，實爲滿淸家法，而弘曆言之尤數，試就東華錄所載諭旨略徵之。 如十三年**M**「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無旁假，卽左右親信大 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朕恪守前規，不敢稍懈」。十四年言「我大淸朝乾綱坐攬，朕臨御至 今十有四年，事無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獨斷，卽月選一縣令，未有不詳加甄別者」。二十三年莒「朕 臨御海寓，至於二十三年，無論日理幾務，必躬必親*，*近者軍書旁午，殷懷簿畫，至於夜分不寐，凡祥 廷臣，無不親承目覩，……我朝聖聖相承，乾綱獨擬，政柄從無旁落」。二十四年言「我朝乾綱獨攬， 政無旁落，實家法相承，世世敬守」。二十七年言「朕衡景人才，如各部院兼攝之大學士尙書侍郞等， 亦止令竭其分量，各抒己見，並不倚爲黜陟」。四十三年言「大臣等辦理事務，今日有善，卽從而眷 遇，明**01**，卽予以訓飭，如其有心干犯，私過亦卽嚴懲**，**禍福悉視其人之自取，絲聚不設成見*，***a**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九三

。「话址女**W**，干紙N寮游，鞏若/例添近，**W**平**N-M**业书«，¥/给我彳女」，薄剧王鄭項。申况寮 菊组强般，瓣国«坦旌・(稔垠逐車螃福，圈車駐回生勵勁目，凝垂声娥**W**，**3I**褻妥等至目)，®函尋 壬甲印< *s^n*王生駛互。申次鄧義吳瑟辛钮削，耕**M**部蛇算， 巽泄谄讶翅諷聪。**II**充誠品祁勢缓亚，到由三+王索，務**Misw**，邹主一 +¥韻車/癘**M**新军。 二+**3I**賑，鄴由¥誼事，稔**M**函箜。建毋去二**4-HI**章，察畢由二+温函，察曲由**V**欵翊，凝通團¥冒亜 。推律屬**W®**中戡弟城華垩共複。**s¥sx**，坊环辛专紺，上測密表，等®¥钮虞**3** 携**N-grw**，也环\*期率室誼出，*震島*王罪辂啓，形右坍知捞申濁#皿**X**。**8^** 一**W**倒車邳宪，£ 就士跋**，**明旁期目?®翁互**n，**啷**wiR**卩**HIN-**牌柴邻溢，牌地胃漕腮扯**SSCL**率詢冷。引**wax**用到» ，観単用**31**殺。丑豈申；8此业右，「鞘**M**兵**W**甄」紅如祀却潢捎。申削身削。，「瀕**M**理尚某屋¥」» ，布翩指對俺，*SS*。車到此建**0**莎**Y**辨，明製不士**a**時仰，卸一更馴毋，卽呢遍諷瓣**M**延城：用**fi?l**彰

。整秦車目三互甘二由**fia+lais**级宵：¥団建

(一啓車出蕈+**S**建译雑

)。「単词韻涇軽昌■，日一+，北謳抽瓣身培尊」叼，$+，第侗圖宠，日**V**，**0 V**由三+姑太她彿

**W**,嚟N「厅稿瀨\*玦叩，沛沏福夷**wnw**业**W**米邪，避壬**z**沏肥」呼乡誼遷瓣**gT，wh-**由力**31**案辫：¥団**H**

。**m**谢**M**車窮剰祁方陌湖賢剤饗 < 射业岸爨坦«

**it**単谢，宫耙眼喺瀰坦，泠削時刪，〉瀕栗%茨¥。的备恒，丫噩莎业，身对魂衅地羽菌籾垂张士\***31**新：田国彩

。**m**肖鱼靈 对丽，®甑哪ft\*独光。行制果环墳。「会±女毋囱¥，嫌潘雄刖，理段項率函率」悬由一**-?H**。「**M** 名?果干南¥勒髪隼回旧**31**，米**n**虫+诲反，%甄紛塔，更出後修埠»」<\*¥!削。*^ss* 对• **3^5»sw^8 <§s**，當貳胡急书**M**册昇，塀嘻**31**笑海韓甲只剔泓诲**X\*g¥5** 氓無宴**wg\***，累珈或出，，»£%•制王**S**郁箭围浪泌，**QN%**旃**Y**游遂淆殳业

fiavfia

SI®\*

(孟森淸朝前紀序語)如前註十八所論多爾衰爲皇父攝政王事，其一例也(乂據註四十四，可見來正諭 旨亦經乾隆删改)，又「國史宗室王公列傅，開國諸王公若攝政容親王以下各傳，皆由乾隆間重作， 卽與重撰之實錄相符，外間傳本有李(桓)氏耆獻類徵，從國史原本錄入，可以證明實錄之盡經改造 也」。(亦淸朝前紀序語)按中華書局印行之淸史列傳，所載淸初宗室王公傳及大臣傳，皆據乾隆間重 作本錄入，故多爾袞傳特詳其身後昭雪之典，錄乾隆三十八年及四十三年上諭，明珠傳於戴乾隆三十七 年上諭前，且冠以「今上」(指弘曆)字樣，上文所稱郭珑劾疏，亦弘曆特命將全文列入傳內者。 註四八：詳見三十年六月東華錄。 註 四 九：諭文見五十一年七月東華錄。

註 五**O:**乾隆朝文字獄檔印入故宮博物院出版之掌故叢編及文獻叢編者，憶尙有十數案，以圖籍淪亡，玆未能覓 得全帙，姑暫缺。

註 五 一 ••略本章炳麟檢論四「哀焚書」。乾隆朝東華錄載三十九年八月諭，謂「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必有抵觸本 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査辦，盡行銷毀」，「各省已經進到之書，見交四庫全書處檢査，如有關礙者， 卽行撤出銷毀」。四十一年十一月諭，又謂「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 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抵礙字樣，固不可存，然止須删去數卷，或側去數篇，或改定字 句，亦不必因二一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 删，涉於詆>者，自當從改，著四庫館總裁等妥協査辦，黏籤呈覽，候朕定奪」。

註五 二：略謂「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亂繫宰相，此止可就彼時朝政關冗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爲之 君者，不幾如木偶旖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爲之。使爲人君者，深居高處，以天下之治亂付之 宰相，大不可也。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見乾隆四十六 年四月東華錄。

註五三••見同上註。至尹案之起，始於是年三月爲父尹令一請諡並從祀文廟，淸代文字獄檔第六輯全册備載是案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九五

司虽洱曲殲赛沸岸围诫塞y崙庄壽卖司•出雪斗g豚藤顿」・・均氓勲岳州冲藻機川> I雄讃泠發••启\* m

。「讖灘譯韻浒费期■弱•凌沛

&■>!曜•禽冊黒瓣就涕……•埼浦&尚爾弟-略N•導疆蒲•題際爆戰溶逢回'•娜品H■昭斗至書到♦滞

部邮并•壊中二的网汁蓮罚密聴-懿N■豚藤栅&髀网同用潮皿•爐满出源网汁出無赚简:S归湘。圖黒跳

谈困皆囲」・・10罰书海凝驟欄鴻。冲強尊糸次+咼蘑摊•題溥网斗签濾归~決2冊汁黒驟胞渉。蒸用漑・・l!l）卜W

。|11諦湯職魏醐••【【片群 。「器噸遂潘•喜润沸用-躍鶯呵1 '•吨嫌鶴I •米帽

登殛。黒归卅理♦理对溥仑•窘體磁變妙懈•鑒飪濾成•启應珂兩我〉卜」••w^wgllll^^-- 1洗R 。「回濶瀾嗦'•酒竺溼海-hr爭以鱼。需

-X I証•綢■測圏•透聲滅嗦鵰业劉沸•奥四S黑・處2曾职」・・N氓滲书同斗勵熒咼冲I浙讖田談…。）t群

。大涂得晦談河・・甘M解

。酔弟m - •辱冷芻

劉）4T丹鹏藩葬通牌尽。N朧席雑爐科測ZW涝部題-添将渋参題鄴温谢氏~隽彗聽玲機果卅囲摘弁呵 S薄重虫冲。「渲冷盗燃•婆換沸宫mI浦・问般薜薔H列常鑫A-溪漑照〉卜弈•瞼登鼐鷲郊•驾户寇 洗靜!©」・• ID哪鄭令MT■启。户聋冏嗦•冷M+启, ，同+川*，*书六TJ J君II-H，令决+•• >

。S「犁箜」启果«8灘K I I淤讖滑讖迥驟••六 。緊喝酒E出冲EIII冷+11蕭摆羅••决

。>慣（鴻灘）牌沙（MS）渤琳（SH）谛殡（翊藩）姻彌滲（翩E）蝦沃譌•蘇

新農滅・>111 （网差）囲権（三启）體廿宓（菊風）牌瑯捋，雄瞰潛满岛+）卜蘇撰•甥书惭韻盈冷議喊••国

。菜襟沼5|1帝> 蕭拣岔1嗦••启

甥艰冷成圓冷

淨目

已，厥後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飛乾後百八十年，威名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 矣」。

註六五：趙翼簷曝雜記卷一云：「軍機處有廷寄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 呈，發出卽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鈴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 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幷有六百里加 快者」。按雲密在乾隆世爲軍機章京，此書前數節皆記軍機處故事，可參閲。

註六六：淸史稿卷一二三職官志云：「總督掌釐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彊，標下有副將參將等 官。巡撫掌宣布徳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考贱羣吏，會總督以詔廢置，標下有參將游撃 等官」。又卷二**O**四遍臣年表序云：「淸制疆帥之重，幾埒宰輔，選材特愼，部院莫傑」。

註六七：淸史稿職官志序語。

註 六 八：其郡邑增損，強界分合，歷年頗有不同，並詳淸史稿卷六十一至八十三(地理志一至二十三)。

註六九••淸史稿地理志序語。

註 七**O:**據淸會典卷八十四所載，京師滿洲佐領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二百有四，漢軍佐領二百六十有六，駐

防佐領八百一十有七，共計一千九百六十有八。 註七 一 ••據聖武紀卷十一「武事餘紀」，凡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有六。 註七二：此外又有鄕兵土兵等，淸史稿卷一四**O**兵志四備詳之，玆不論。 註七三：淸史稿卷一一三選舉志語。 註七四：見簷曝雜記卷二「徐健庵」節。

註七五••同上註七三。

註七六：學生名額等，詳見淸會典卷三十一、三十二及七十六。

註七七：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二：「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景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九七

。異呼回酉城皆»?「(坐鄢帀射&)二鄭経腮回，ffl平+三加紅，一H别，-+襄H。坳ffiltt，tffiT ，，的N-EYrTl等祷W别，，制?M谶號避，豺必曜築皿日\*期N-H1屜M 。V毕+=wu，I\*早導無\*曰果留业理-M国。¥ft小v部料，二nIM，田驟划畑刘，早强卄日渓 ¥端。¥學4-削期邕，53姓+二腺，早溢M曰學n撃¥。琛军鳩飛箕囲2……吾無曲」三+8¥8:M V葬

。「腰鬟总易 <半詬钩笠，洁蜀零三，般養莘塀«sl，，®MB< *s»,x* 我日，腺亦爛堕，割在通坦，席M泓瑚，H軍3城」：工一也蒯腿躲。(一二三丟30三澎)制临喪擊互 (一+M要¥血帝)卒兩牌軽平，「腺終」経»雁地草缺。&冲?「影％」«沮難讴姓三+¥帝讷妙城：三V K

。彩弱摂毋回芝@，K 腮成士燃韌帅近，丧豺留回亚里31期，用图SB亦亚強韻坦，当嫖职辫顺<S早£補務中即知噩备鱼\*臬 竟叫推凋果辱農。M2，逐¥耕常捞爵舗第瀚爲®耳壮轲廳W澀辟，撻幫畚典，(S三4-三携瑕*，*券 H+V蟻卫，幫血4-Hm典剁早垠锄成芝士，&+田境华添撤亜饌)剝< 邕逾，湿建腺義2S35梅S狼：二V套

。肆S-H 一草而函S4-V#堆革輙：一 V H

。审颂H派•果二當8案(囱+VK 丄有)，早SM日蛾。皐工旦祁缺，服囈图&導早£犀渓泌W围橄混。塁団+二率成wfid+v帝堆亲缺：。V K 。「w¥+Bafi十W三译沮琳滋弟常，由y+H，學球険三尊旦MivN ; V+ 田，學學星¥+ffls才土\*矍一丄Y®H+1陽，由田+新汝」。©廉丄書三尋谜邦車sg湖王訣金用車・・v才*0*

。「OVS」真 J«:v S

。「?;攣々，由V别阔WHTa以»用期 S，淳迎紹照謎不，*s* <1^—，刻 一W抖釜 尊湖罟韓荆専掰漢掷曜日，叫N-典豪MNrIM赛滂 < 從切总嘻，慕了9HM+gm舞亿，8S vvffl21矗革嚥函中

註八五、註八七：皆見同上卷。 註八 六：見同上書六十七卷。

註八八：淸史稿藩部列傳序語。

註八九：淸驀卷五三三屬國傳序語。傳稱「浩罕，安集延，古大宛國地，塔什干，漢爲康居大宛地，唐之石國 也，巴達克山，唐揭盤陀國，阿富汗本閱賓故國」。聖武記卷四乾隆綏服西屬國記稱「哈薩克左部爲古 康居，右部爲大宛北鄙，布魯特東部爲烏森西部，西部則休循捐毒也，唐時爲大小勃律」。又曰：「新 強內地，以天山爲綱，南囘北準**，**而外地則以葱嶺爲綱，東新**a**，西屬國。屬國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 而西北，爲左右哈薩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爲左右布魯特，雖同一游牧行國，而非準非囘非蒙古矣。 逾葱横而再西北，爲安集延，西南爲巴達克山，爲愛烏罕；(卽阿富汗)雖亦皆囘敎城郭之國，然嶺以 西之屬國，非嶺以東之郡縣矣。愛烏罕，乾隆二十七年入貢，爲中國囘密最西之屬國*，*於古爲大月 氏境」。

註九**O:**淸史稿卷五三五屬國傳三。 註 九 一 ••淸史稿卷五三五屬國傳三。

註 九 二••淸史稿屬國傳序語。 註九三：淸史稿卷五三五屬國傳三。

註九四：見同上屬國傳一。

註九五••本節多據淸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七四裔考五。

註九 六：皆見淸史稿卷一六六邦交志七。按史稿邦交志共八卷，所敍自俄羅斯英吉利至墨西哥剛果，凡十九國。 序稱「中國古重邦交，有淸盛時，諸國朝聘，皆與以禮」，所以別於屬國傳之屬國也。然禮志十(卷九 八)敍「賓禮」，又曰：「淸初藩服有二類，分隸理藩院主客司，隸院者，蒙古喀爾喀西藏靑海廓爾喀 是也，隸司者*，*曰朝鮮越南南掌麵甸蘇祿荷蘭暹羅琉球，親疏略判，於禮同爲屬也」，是荷蘭實亦淸之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四九九

中國通史要略 五**OO**

屬國，邦交志蓋據咸同以降爲言。

註九七：「康熙二年，和人始由廣束入貢刀劍八，皆可屈伸，馬四，鳳膺頰脛，能迅走」，見同上註。 註九八：分見王子春國朝柔遠記卷二及卷四。

註九九：淸史稿邦交志七「瑞典，建正十年始來華互市。丹墨黑，其來市粤東也，以來正時，旁人稱爲黃旅 國」。

註一 **OO:**淸史稿邦交志一「雍正五年，定俄人來京就學額數。康熙間，俄國嘗遣人至中國學喇艇經典，並遣子弟 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舊會同館，以滿漢助敎各一人敎習之。至是定俄人來學喇哝者額數六人， 學生額數四人，十年更代爲例」。至本書所載約章，亦皆見志中，別參以約章大全。 註一。一：東正五年訂恰克圖條約，兩國文書往來，均不以皇帝之名，中國則以理藩院，俄國則以薩那特衙門。 註一。二••此爲有名洪任輝(James F=m) 事件，關係文件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印行之史料旬刊第四期。 註一。三：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兩廣總督李侍堯奏陳防夷規程五項，(一)夷商在省住冬，應請永行禁 止，(二)夷人到考，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査，(三)借領外夷貲本，及雇倩漢人役使，並應査禁， (四)外夷雇人傳遞僧息之積弊宜永除，(五)夷船收泊處所，應請酌撥ft員弾默稽査」，實爲此种政 策最共體之表現。詳見史料旬刊第九期。

註一 o四：馬•壺爾尼入貢始末擋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印行之掌故叢編曾加輯錄，惟三道勅諭，僅錄其二，( 一見第九輯，一見第三輯.)，最後駁斥英使要求之勅諭，掌故叢編失載，乾隆朝東華錄則備載之。(東 華錄亦僅錄勅諭二道，見於叢編第九韓者，東華錄亦失載)。

註一 **O**五：淸史稿卷十四高宗本紀五「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命戶部侍郞和珅軍機處行走，四十四年八月，命和珅在 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四十五年五月，以和珅爲正白旅領侍術内大臣，十月，命和珅仍兼署理院蒲院尙 書，四十九年七月，命和珅爲吏部尙書，協訴大學士，兼管戶部」。又卷十五高宗本紀六「五十一年七 月，命和珅爲文華殿大學士，管理戶部事，五十七年十月，免嵇璜阿桂翰林院學士，以和珅彭元瑞代

之」。

註一。六：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原書又列東所設之法，「有通折養廉而不問有無虧項者矣，有因一州縣所 虧之大而分累數州縣者矣，有人地本屬相宜，特因不善設法，上司委員代署，而勒本員閒坐會城，或令 代攝佐虱者矣,有貪劣有據*，*勒令繳出贓金，而掩覆其事者矣，有聲名向屬狼藉，幸未破案，而丁故囘 籍，或陞調別省，勒令罰金若干，免其査究者矣，有撫腴之缺，不問人地宜否，但能擔任彌補，許買陞 調者矣」，最可窺見當時州縣官吏侵蝕貪冒之一斑。又按章氏此書作於嘉慶四年，嘉慶三年，洪亮吉征 邪敎疏，力陳內外弊政，亦言「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鲫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菖塡補 虧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日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 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顚踣於道 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彊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者乎，三 也」。見卷施閭文甲集卷十。

註一。七：見嘉慶朝四年正月東華錄。

註一。八：薛福成庸庵筆記曾錄存世俗傳鈔本「査鈔和珅住宅花園淸單」，並載是年正月十七日上論稱「査鈔和珅 家產淸單，共有一百零九號，內冇八十三號尙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 萬五千一百六十兩」云云，惟此諭不見今本東華錄。坊行捫蟲談虎客纂「近世中國祕史」第二編轉錄薛 氏筆記，又詳加附論，言「已估價者二十六號，未估渚八十三號，爲三倍半，若以比例算之，豈不當爲 八百兆兩有奇耶」，則不足置信，蓋當時卽有百零九號之說，亦未必有此總値也。 註一。九••見聖武記卷九及卷十「嘉慶川湖陝靖宼記」。

註一一。：時「永保擁京營動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撃，故賊東西橫蹴無忌」，「景安(和珅族孫)駐軍南 陽，任楚賊犯豫，直出武關，惟尾追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號」，見同上註。 註一一一 ••見聖武記卷九及卷十「嘉慶川湖陝靖宼記」。

第十章 滿族入主時代《淸) 五**O** 一

中國通史要略 五。二 註一一二：見聖武記卷九及卷十「嘉慶川湖陝靖宼記」。

註一一三：時漢將戰功之盛，推兩楊爲最，事蹟詳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至羅思舉與桂洒，爲統領鄕勇最 著戰功之人，事蹟詳聖武記卷十「嘉慶川湖陝鄕兵記」。

註一 一四：見聖武記卷九及卷十「嘉昧川湖陝靖宼記」。 註一 一五：參聖武記卷十「嘉慶畿輔靖賊記」。

註一一六••見養晦堂集卷口。

註一 一七：如罢南有永北嗯夷人唐老大等之亂，河南右新蔡教匪朱麻子等之亂，廣東冇黎人冷色容等之亂，山西朽 趙城教匪曹順等之亂，湖北有崇陽縣民翎山杰等之亂，湖南有未陽縣民陽大鄭等之亂，四川朽果洛克番 及越期蛾邊夷人桑樹格等之組，臺灣有黃文潤、陳辦、洪協等之亂。

註一一八：成豐二年，太平軍北出途中，沿途頒布檄文三道。一曰奉天誅妖檄，二曰諭救世人檄，三曰奉天討胡 微。前二皆敷陳上帝敎敎義，勸人丢邪神，拜上帝。後一則提出種族觀念，痛述滿人壓迫漢族種種罪 惡。略云：「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虐焰燔蒼窝，淫毒穢宸極，……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 汚，決東海之波壻，洗不淨彌天罪华」，以下歷述其彰著之罪惡十端。又云：「滿洲之衆，不過十數 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酸矣」，此種明晰之種族**S!** 念，實爲白蓮天理諸敎徒所無。關於太平天國史料，極近行世者，如李秀成供狀(見近世中國祕史第一 編及左舜生執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賊情彙纂(南京國學圖書館印行)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與太平天 國有趣文件十六種(前者程演生輯，後者劉復輯，皆北京大學出版)等，皆可考見太平朝眞相。至論述 太平天國史蹟者，以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綱(商務印書館二十六年出版)爲較簡核，可參閲。 註一 一九••王圖運湘軍志襪制篇言「軍興調發，被調者輒合綠營將官，營出數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 之軍，將士各不相習，依例領軍械鍋帳鍬斧槍矛，皆庶鈍不足用，州縣發夫駄連載，軍將拱手乘車馬入 於公館，其士卒或步擔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門•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崛壁不及引，ft

三OM (故)**M**翱丰**Y**遮携現+演 **y**停卸淮目，棒**Z**壬¥湍，嚴N-轮**H**姓那&，国直垣业?朝霧皿濕谊，浙益**A.T**，走**X**用牡，螂**Y**務 点，潞分甜泾，**Y**芯而翔，米**HM**三沮争口。>幣溯熟业陞N-W攻\*，**i¥s \***舛劄说泌**M**和，环 业W笛击度¥号，**YN®**殺卫三㈱堕澎邃地，法鯨**M**辛耕割目罪诒，浙解來愿元外\*及必刺敏N-肃•号 一米拼**H VW**，阳衆新浇?矯 < 虞侦：§四％肃\***V**一米誓**H-i% •U**嘛业囲，**W-**神寐\*圳柑亚械谓\*灯 遷鈣甜**，W**辛曲時•其中**WY**斜**M，**咼土直4 •新黝無坎眦一，肖駐娜**WNY • WTrw**而椭**，%?** 蛔，画物士呈关桥%**n**，源翻垣輝彩韦蛰安，淳由**Mow**，米**rfla**蛎战舉囲\*舉逖」，砌記**ftw**夢函昌••二二州

。膚血沿装刖业，理此也煎勝虫快緊蛍(型 田関屋中纏期有**V-I-**二)，皐場形睬是埼歯兼夏，呈喜钮丧一坦罕览陳K王**rl**，。环果「业 •强坦**M**潺**V**澀，紀增坦**wm**觴盘了握般**0** ,而壮歸秋・®**w**迥沛」**nxm<^-** 湖法正(戕沮山毋早山醒)。「物回诉曜，**\*4** -否邻，薊博&卩椚, **?U.H**，**sm\***脚阐必曾 嗯渡，•…：。単以邪鉢• 。**W**浦利祁川山哋叩• \* ，丽耳\*叩巾**W** 却三，^^**ist.eiRUIlw**甑垠，^菠，弥》，甲**w**，**SK**。城母聲Q叩期急神比帮，沿**lii>k**找辛；g蹈 ，•酬還出利?»，果嚮诲**H**坦他昵：白眼嬖魏康，，潺由业#営嗯衆，至少 现南，助米落,丈酒专有舛，*^s .*>»•;汨谬互，斡**1H**业**31U**界曜亲新皆， 掛拊**Ilf**弛，种濾毎準, **g** 一+由一**-I--**偏咨」，帼成<-也眯**y**驟,辫厚専**oil%**环。「淳**Wml-J,oflu**，**mwl** 賊孺她酔**-F**也，沛三**M**，纳湖财邠初・早半姚澹，间出血槪**• N**施叩泊滔，调国叩“旧**7k**哗。亚•料花 \*甄，**UMS\*** ，**wMiRu**罪前 **3 <711**场彳苗理游**v**・部**n**坦山做」：**1-1** 蔽隗王，将瞻没昭•途**U**減业•(謔匯评珈断咪肖)，澎N-「建特」「択部」曹**l«lM**娉函目，甲彳代¥巾理・・。一二笔

。**ss\*y-w**.导溯到羿。**si** 一枢业率，*料* 翎，#，\*母推业砲，折中阚働，麝糞澈巖，不/建毎砲津，制典亜爪，齢後俏睫亚厢，为 顎項蚌惣淑•与堪业**Y**革丫 •嗯也涛湫**u**」**I-IM**巾哗互王。「**V**叩巾-r，**W**提我翻，**[..I**盘添刃蜀

中國通史要略 五。四 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農 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 別有所謂耶解之說，新約之言，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乃開闢以來名敎之 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冇功 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酸，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 廟，張獻忠至梓滝，亦祭文昌，寿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 縣，先短聖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増， 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 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紆君父宵肝之勤勞，而且 慰孔孟人倫之隱疝，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用是傳檄遠近，咸使聞 知」。(ft文正公文集卷二)

註一二二：註褊成「絞ft文正公幕府賓僚」都八十三人，稱其「陶鑄塁英，廣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以 是知人之愛，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庸庵文編卷四)

註一二三：曾國藩克服江寧摺語。

註一二四：湘軍記「捻之患，不知其所自始，或曰，鄕民行儷逐疫，裏紙然膏，爲龍戲，謂之捻，其後報讎嚇財， 掠人勒境，侵淫爲宼盜，或數人爲一捻，或數十百人爲一捻，白畫行劫，名曰定釘，山東之兗沂曹，河 南之南汝光輸，江蘇之徐淮，面諏之大名，安徽之废鳳潁薛，承平時在在冇之。成豊三年，洪秀全陷安 慶，踞金陵，遺黨徇臨淮厩陽，出歸德以擾河期，於是皖豫捻患益熾」。

註一二五：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註一二六：養知書屋文集卷十與曾沅浦書，按此書作於同治初元。

註一二七：淸史稿卷一二四職官志四語。

註一二八：詳湘軍新志第三章。

註一二九：六十年英王表文及淸帝勒諭，見故宮博物院印行之文獻叢編第五韓。嘉慶十年奉貢始末，見國朝通商始 末記卷六及故宮博物院印仃之淸朝外交史料嘉慶朝一。

註二二O:此次奉使始末，詳見文獻叢編第十一韓，及淸朝外交史料嘉慶朝五。

註一三一 ••防夷則例，円乾隆世李侍堯所定五事後，(見註一。三)嘉慶十三年，有兩廣總督百齡擬訂之六款，( 見淸朝外交史料嘉慶朝五)道光十年及十五年，乂冇兩廣總督李鴻賓及盧坤兩次奏定之八條(皆見羿海 關志)等。

註一三二：黄爵滋道光十八年疏語。佛爵時官鴻臟寺卿，硫又云：「近來銀價遞増，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 .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 紈袴子弟習爲浮廉，尙知歛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粤 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徴等船，運銀出洋，連烟入口，故白道光二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 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卜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 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含之亦數千餘萬兩，……日復一门，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註一三三：見國朝通商始末記卷八。

註二二四：坊行劉彥著沛國主義壓迫中國史上卷第一章鴉片戰爭，第二章英法聯軍入北京，及第三章俄國侵略中國 之東西國境，所述尙扼要，可參伽。又间部諸邦，•光緖中猶入貢中國者，僅坎巨提一部，淸史稿屬國傳 坎巨提傳云：「光緖十七年，英人據其地，出使英法義比大臣俸福成與英外部商定，派員會立坎節，其 疏略云••中國囘**m**之外，向有椭廉各囘部，惟自成**S**同治以來*，*中國內宼不靖，未遑遠略，俄國旣以兵 力呑倂浩罕布魯特哈薩克布哈爾諸囘部，而巴達克山魯善什克南瓦罕諸小部，則皆服屬於阿富汗，邇來 阿富汗爲英屬國，英之大勢馭**M**由印度北嚮，冇與俄國爭雄之葱，而中國西邊之外**，**遂日以多事。坎巨 提一部，近喀什®爾南界，在葱嶺以南，厥地縱橫數百里，戶口約近萬人，近年屬國之入貢中國者，祇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五。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五。六 此一部，蓋卽新强識略之乾竺特，一統輿圖之喀楚特，同音而異譯也」。又阿富汗傳云：「道光十九 年，英印度總督攻阿富汗，二十九年，始與英和，英之有事於阿富汗也，俄人滅布哈爾，次第南侵，英 人以阿富汗爲印度藩離，抗之尤力，光緖間，帕米爾之議起，英人復以保護阿富汗爲名，出而干涉帕事 矣。帕米爾者，葱嶺山中寛平之地，供囘族遊牧者也，帕地有八，其中皆小囘部錯居。乾隆中，大部隸 屬中國，峋縻之使弗絶，厥後迤北進西，稍稍歸俄*，*迤南小部，附於阿富汗，東路中路*，*則服屬於中 國，於是帕米爾遂爲中俄阿富汗三國平分之地。出帕米爾，南踰因都庫什山，卽逹印度，故俄人盡力經 營之，而英人亦遂急起而隱爲之備，英之爲阿爭，卽不啻爲印度爭也。光緖十七年，英兵入坎巨 提，逐其頭目，其意在觀靦帕地，二十年帕米爾界議始定」。

註二二五：淸史稿卷一六。邦交志序語。 註二一一六••匡輔之文文忠公別傳(見繆荃孫韓續碑傳集卷七)及淸史列傳卷五十一文祥傳，皆詳錄此疏，可參閱。 註一三七：淸史稿卷二十文宗本紀語。

註一三八••淸史稿卷二十一穆宗本紀「同治元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設同文館，習外國語富文字，允之」。國朝 通商始末記繫此事於同治八年，蓋指該館擴大規制正式成立而言。據淸會典卷一百，「同文館管理大臣 掌通五大洲之學，以佐朝廷一聲敎，考選八旗子弟與民籍之俊秀者，記名入册，以次傳館，設四國語言 文字之學，(天文化學算學格致瞥學共八館)曰英文前館，曰法文前館，曰俄文前館，曰徳文前館。曰 英文後館，曰法文後館，曰俄文後館，曰德文後館。

註一三九：語本薛福成庸庵文編卷一「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接下又云：「其講求之要有三，曰製器， 曰操兵，曰學校，故於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繙譯洋學，未嘗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練輸船，演習洋 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求爲自强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未雨繆綢之謀，未嘗一日忘也」。 註一四**O:**據國朝通商始末記卷十六。以下敍同治朝洋務亦多本是書，不悉註。

註一四一 ••見金梁輯印淸史稿光宣列傅附編客卿蒲安臣傳。

註一四二：按鴻章主辦之洋務，惟電線一华，費少而易舉，成效亦較著，自光緖六年七月奏設南北兩洋電線，八年 十-月奏請接辦蘇浙閥考電線，九年九月疏請展接津通電線，又請添設山海關等處電線，至十一年十二 月奏歷年創辦電報，先後吿竣，言「五年以來，創設沿江沿海各告電線，綿亘一萬數千里，國家所費無 幾•，巨款悉由商集，適値法人啓衅，沿海戒嚴，將帥入吿軍謀，朝廷發縱指示，皆得相機立應，無少隔 閥，朝鮮二次內亂，遣兵保護，尅日奏功，中國自古用兵，未有如此神速者」。詳見沈相生韓各該年「 光緖政要」。至主其事者，則爲盛宣懐，見淸史稿卷四七八本傳。又按本節所敍光緖朝洋務，亦多據光 緒政要，不悉註。

註一四三••淸史稿卷四四四張之洞傳語。按自晉國藩卒後，淸季以興辦洋務琳稱咨，自鴻章外，首推之洞，惟時代 較鴻章略後耳。本書以篇幅關係，於之洞歩未能詳述，玆略據史傳補敍於下。光緒十年，兩廣總督張樹 聲解任專治軍，遂以之洞代，之洞陰自圖强，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枪@廠，開礦務局，疏請大治水 師，歲提專款購兵艦，復立廣雅書院，武備文事幷舉。在粤六年，調補兩湖。會海軍衙門奏請修京通通 路，之洞議自京外蘆溝橋起，經河南以達湖北漢口鎮，得旨報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產鐵，江西萍鄕 產煤，之洞乃奏開煉鋼廠漢陽大別山下，資路用，兼設槍®鋼藥專廠。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某而饒皮革， 設織布紡紗繰絲製革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幣政。由是湖北財賦稱饒，土木工作亦日興矣。二十一 年，中東事**M**，代劉坤一督兩江，至则巡閲江防，購新出後腹成，改築西式砲豪，設專將專兵領之，募 徳人敎練，名曰江南自强娘，采東西規制，廣立武備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諸學堂。尋還任湖北。 註一四四••淸史稿卷五三五島國傳•三南掌傳語。又同卷麺甸傳云：「光緖十一年，英波之，幷取所屬掠人地，南柄 地區部爲四，北緬地區爲六，部皆設行政長官，而隸於印度總督，籁甸至是遂亡」。 註一四五：淸史稿卷二二二諸王傳七本傳語。

註一四六••光緖二十一年，胡嬌薬條陳變法自强事宜疏云：「辦理洋務以來，於今五十年矣，如同文方言館，給政 製造局，水師武備學堂，凡富强之基，何嘗不一一微行，而遷地弗良，每有淮橘爲枳之嘆，固由僅襲緒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五。七

**Vos** (城)¥剁丰**Yw**嚥直+塚 ，>堤理囹丟，，副掀胸怀ffl辛吉潼日脆，*^ss*，難域緞凝啪》」：W 驟，最**T**日二**4-**由三-H 一以管姓単**(CV--I-**二澎遥浪確兼酉)。曜艇耳銀澀函謡导喫工単一抑疇也**74-**二：三¥ 一璀

。Ik\* *S*

「絕整是虔现塲」宴二段墩一 。WH¥^S:^Y 5 oni: u- 5

。瑁二段申淬圈**53**+二参毋诏里肖・・。¥ 一璀

(田+二导遥滾剧采况真一暖缪一**WPS**裱醐由0省)。「留重球曰 二 4-、首重兩日 一+< **l^s+** S3§«曰才、留學日〉**T**舛 H 曰**3£**、竹 **W**日田、四沮南曰三、倒莘爾日二、曾彰澀曰一，堆**tfgw**二**4-**不< **5®n***，***§3<**墀呼 皐湖，¥堤申街，者圈終澀，四查導¥螳，澀通車澀辛**Tw**」**:^^lonwovffln:vs 5 om:vs -**

。制。E，?- ^¥SH5

日+削形**W**侧轩邊**is**好，捣權浜辱幽浏#劉學軍**HCV+**二**0**三士耆驟潔典函源地三後建歯列为»辟场添：**n-M** 一莹 。蓋一 **V**问：卷蚤

**OM8**，蹴撑鄭部丧爲摆軍若生車楽網濾

，歐瑟祝**MW!**。小譌中鎖¥业**M**果铝，軒也辛魏岸與(一 +二导遥醐剧案宵荣)

，**Inil^s \*** ，果禁 **wkw**(墨制遅胸沏

<「+!非睚四晶，丁**H¥**流宴四珂」现。攏旋囊改血宣衆«曰国士 一士亙撰申篮罪：**vw 2**

。叩**M**竟那晶。M兰「诵¥笠回，尊渭**W**出**m**，澈瑯宙環気邪 ，«?由**4-，***sss* **< UBi^** :曰勤形讒士由留真铤昌渔。**<1?** *，*蛍士霽劉蝴將海師崔**M**保曰息筆，**^ffilssn-** ，覘基上一一饗由

中國通史要略 五一 O 多出近歲，諸臣類皆成同舊學，常時未有，年習精衰，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 其蔽於耳目，ffi於舊說，以同自證，以習自安，故賢者心思智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驕倨自喜，實 便其尸位之私圖，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瞋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强，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 稱歷朝之成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詡正學之昌言，瞿然從之者，又十而七八矣。 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卽聾從味，舉國皆是」。(見戊戌政變記第一篇第一章及光緖 政要卷二十三) 註一六四••見淸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紀二語。

註一六五：譚嗣同等，世稱六君子，淸史稿卷四七一有傳，戊戌政變記第五篇「殉難六烈士傳」記載較詳，可參 閲。

註一六六：許景澄袁昶第三疏語。按三疏皆見光緖政要卷二十七。第三疏嚴劾醸亂大臣，語極激烈，未及奏，兩公 已被禍矣。參崇陵傳信錄及淸史稿卷四七三本傅。

註一六七：崇陵傅信錄曰：「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 註一六八：見光緖政要卷二十六。原詔又痛論當時積弊云：「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成此大衅。…… 中國之弊，在於習氣太浮，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籍爲藏身之固，而胥吏 倚爲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 字，誤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機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 也。居上寬，臨下簡，莒必信，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卽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皮 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荷失其人，以拘牽文義爲率眞，以奉行故事爲合例，舉宜興宜革之 事，皆坐廢於無形之中，而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一不治之疾」。

註一六九：同上註一六O。

註一七。：第一疏二十七年五月上，第二第三疏六月上，全文見光緖政要卷二十七。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三篇第十

一一王 (黎)¥翱王**Y**淋缎点+每 旦一：牌/跳冃/麻麻旦；**UMMIT**舀一，坦三岸**-U**鬍业血业鋭攻」室\*，二+三辱遂理弱案習淒询：座扌一璀

。墨 士宣溝**Mws-y**凿**>k**蚤澎冒**M**沏，工型面規宙网盖翼**M，**只**w**，**YH4**將行**MWB**散**W**至澀需**W**项陥：田**9** 一 **H** ，果魅魂业辛僧**Y**忠車#瀰出, **wl^n^Y**笙竪N-削**W**龍垩啾紀蒂削，**^ne^s**，両

，梁西士鎧**nTm***，***^NIHUH** 頰函半嫩更，票 **N-lf**削翎玉笛里 搂建旧吊，溢业隨&。挡**MWW**俏，玲**|§.1**坦眉小雾盼，困狷坦**Y**果里**S**就雅蒂値冯甜剁况，由俺郷廉景 *° ^ss?0 t* :甚謡纳¥丄师到用¥现攣澎穿函嗣的招**0**小古三+三辨来：三用一笔

。「澀晕N-YIg互邑従**，Q**、**ZY**適申卫务**0**。华 *SS*，中，**HYfflv \***霧诙厦》，潯业诺-魂**H**坦和。**fli**一诲歆俏函业\***fli>k**姓**rlift**指 \*省算吐号\* **QMYa，**堆刘**Y**中\*適**H**睡源，邛、一 **Y±，SY®，**峯溢**rl**蛔。潺¥**Hft，**声+三段 ，法⑩瀏柵，煞以\*肇业非，米旧由**a**钦回ID .:…。翎芬**Y**申叩，**BSN-Y**壁，颦丘軍中叩 盗学诙中叩**，:l:wwwlwn** 就也用**4-= X OT-^si- o** 搬问**，s^w**，**f QK，**叩經毋业**SY**。駐援酒**，e-、**况辛词礫**w**液¥**•:…• ?¥\***竟卸**，$ ^^^11**……。，兩N-誦雰**WI19**，评目湫肆、工的叩¥。

，槍啤**Y**淀由，項皿四剧映，**H\***議昆冲籍，緜目期芯，<淑甘翠，詡豊埋阀，擦瓏聚- 市勿，無為\* 一 **8\***奉由士 一夏」元，级郷¥照**W**紺溷澎**N**幕日二+由**X+**二**X**。**V)**二龚**T**密：一\* 一整 **(44-**二壽壷氓弱条)**o** N-髄霧玲业，爾％單足，噁了暴車玲理，熟了蝶**w**」**：M**段，沏第維闔再狒挈綻氓搬最，**0**三由**CV4-**二：一才一瑁 。閒至**1«1**(三三**53**亜二一団日亠捣丄申風甫)，嬷里一二潺賤#，「項海**M**軍**H**」直三

中國通史要略 五一二

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

註一七六••淸史稿卷二十四徳宗本紀語。

註一七七：原疏甚詳，見光緖政要卷三十四。

註一七八：崇陵傳信錄語。

註一七九：淸史稿卷二二八諸王傳七奕励傳云：「光緖十年，命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七年，改設外務部， 奕励仍總理部事。子載振加貝子銜。二十九年三月，授軍機大臣，尋命總理財政處，練兵處。設商部， 以載振爲尙書。三十年，御史蔣式理奏，奕跡自任軍機，門庭如市，細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 衣服，異常揮霍，風聞上年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送往東交民巷英商滙豊銀行存儲，請命査提。三十二 年，遣戴振往奉天吉林按事。三十三年，東三省改設督撫，以直隸候補道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御史趙 啓霖奏段芝貴善於迎合，以萬二千金鬻歌妓獻載振，又以十萬金爲奕**B**壽，彙緣得官，上爲罷芝貴*，*載 振疏辭尙書，許之」。

註一八。：崇陵傅信錄曰：「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郞致祥常語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請其故，侍郞曰： 「吾立朝近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遍，異日御區宇握大權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 者，吾是以知皇靈之不永也』。」

註一八一：民政部尙書善者，陸軍鐵良，度支載澤，禮部溥良，學部榮慶，農工商溥頤，理藩崙者，凡七人，榮慶 出蒙古正黃旅外，皆滿人也。漢尙書僅外務呂海鬟，吏部陸潤庠，法部戴鴻慈，郵傳部陳壁，凡四人， 時謂滿族內閣。

註一八二••民政部大臣桂春，陸軍蔭昌，海軍載洵，度支載澤，法部廷杰，農工商溥淪，理蒲善書，凡七人。自桂 春蔭昌外・•且皆爲親貴。漢大臣僅外務鄒嘉來，學部唐景崇，郵傳部盛宣懷，凡三人。

註一八三：孫文學說第口章語。

註一八四：淸史稿卷四八七儒林傳一本傳語。

註一八五：同上書卷四八八儒林傳二本傳語。 註一八六：余廷燦王夫之傅語，見碑傳集卷一三O。

註一八七：語本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七章「淸初諸儒之思想」。

註一八八：語本章炳麟檢論四「淸儒」篇。

註一八九：語本劉師培「近儒學術統系論」，載國粹學報第二十八期。

註一九**O:**語本章炳麟檢論四「淸儒」篇。

註一九一 ••語本章炳麟檢論四「淸儒」篇。

註一九二：語本章炳麟檢論四「淸儒」篇。

註一九三••章炳麟淸儒篇曰：「世多以段王俞孫爲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漢世凡將急就 之儕也」。

註一九四：劉師培「近代漢學變遷論」(國粹學報三十一期)曰：「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徵其 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爲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徵 不信者矣。卽嘉定三錢(大昕、塘、姑)，於地輿天算各擅専長，博極羣書，於一言一事，必求其徵。 而段王之學，溯源戴君，尤長訓故，於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觸類而長，所到冰程。卽凌程三胡，或 條列典章，或詮釋物類，亦復根據分明，條理融貫，恥於輕信，而篤於深求。徵實之學，蓋至是而達於 極端矣」。

註一九五：方苞「萬季野先生墓表」述斯同語，見望溪集卷十二。

註一九六：大昕治史，最究心者爲此三事，二十二史考異卷四十云：「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 族，否則涉筆便誤」。潛硏堂文集卷二十四「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又云：「予好讀乙部書，涉獵四十 年，竊謂史家所當討論者有三端，曰官制，曰輿地，曰氏族」。

註一九七：語本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十章。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五二二

然黃公望，墨法得力於萤其昌，自王原祁後推爲大家，久直內廷，進御之作，大幅尋丈，小册寸許，不 下數百，溥誥各承其家法。維城山水蒼秀，花卉傅色，尤有神采。一桂以百花卷被宸賞，世謂悼格後罕 匹者」。

註二一一：淸史稿卷五。九「藝術傳序」語。

註二一二：同上藝術卷三「唐岱傅」語。

註二二二••同上註「郞世寧，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賞異，凡名馬珍食，琪花異草，輒命圖之，無不奕奕如 生。艾啓蒙，亦西洋人，其**S**亞於郞世寧」。

註二一四••同上註「焦秉貞，山東濟寧人，康熙中，官欽天監五官正，工人物樓觀，通測算，參用西洋畫法，剖 析分划，量度陰陽向背，分別明暗，遠視之，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圓，聖祖嘉之，命繪織耕圖四 十六幅，鐫板印賜臣工。自秉貞捌法，書院多相沿襲，其弟子冷枚，膠州人,爲最肖，與繪萬壽盛典 圖。陳枚，江蘇芟縣人，官內務府郞中，亦參西洋法，寸紙尺縑，圖羣山萬壑胥備」。

註二一五：淸初名家，惟吳漁山參用西洋法，淸史稿吳歷傅云：「歷學畫於王時敏，心思獨運，氣韻厚重沈鬱，迥 不猶人，晚年棄家從天主敎，作畫每用西洋法，雲氣緜渺凌虚，迥異平時。」見同上註。

註一二六••同上註二一一。

註一二七：淸史稿卷五一二藝術傳四「唐英傳」語。傳稱「英任事最久，講求陶法，於泥土釉科，坯胎火候，具有 心得，躬自指揮，又能鲫工愼帑。撰陶成紀事碑，備載經費工匠解額，矚列諸色瓷釉，仿古採今，凡五 十七種，自宋大觀明永樂宣德成化嘉靖萬歷諸官窑，及哥富定窑均畜龍泉窑宜興窑，西洋東洋諸器，皆 有仿製。其釉色有白粉靑、大綠米色、玫瑰紫、海棠紅、茄花紫*、*梅子靑、驟肝馬肺、天藍、霽紅、霽 靑、鰭魚黃、蛇皮綠、油綠、歐紅、歐监、月白、翡翠、烏金、紫金諸種，又有澆黃、澆紫、澆綠、塡 白描金、靑花、水墨五彩、錐花、拱花、抹金、抹銀諸名。奉敕編陶冶圖，爲圖二十，各附詳說，備著 工作次第。後之治陶政者取法焉」。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五一五

中國通史要略 五一六 註二一八：按選瑯彩瓷，肇端於康熙二十年後蔵應選督造之時。(應選督造者，世稱藏窑)，器之影色繪畫款式， 悉照康熙御製銅胎®瑯彩器作法，顏料亦用西來之品。至唐英督造時，此類彩器益加精進，沿用其法而 加以運化，變板滯爲生動，更參以我國概墨等色，補所不足，彩色裡托益覺鮮明。英卒後，遂成絶轡 矣。見郭葆昌述王維周記「変器槪說」，載商務印書館印行「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 第二册。

註二一九••同上註二一二「王學浩傳」語。傳又謂「自道光後卓然名家者，惟湯貽芬戴熙二人」。同卷「華昴傳」 又謂「乾嘉之間，浙西書學穂盛，而揚州游士所聚，一時名流競逐，其尤著者，爲®，高風翰，鄭變， 金農，羅聘，奚岡，黃易，錢杜，方薫等」。

註二二O •・見同上註二一 **O**，原文謂嘉慶中，尙書黃鉞由主事改官翰林，入直，畫爲仁宗所賞。道咸以後，侍郞戴 熙，大學士張之萬，並官禁近，以畫名。然國家浸以多故，視承平故事稍異焉」。

註二二一 ••見同上註二一二。

註二二二：本節論淸代佛敎，及下文論耶敎在淸代之盛衰，多本拙著「中國人之佛敎耶敎觀」第二章「二敎入中國 後之盛衰」，載十二年中華書局印行之學衡雜誌第十五期、十六期。

註二二三••詳見楊光先著「不得已」，南京飽蟠里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註二二四：張祝齡「中華第一次受洗人蔡高先生軼事」有云：「蔡高蔡顯兄弟，皆在馬君印刷所中充夥計，其兄弟 性質相差甚遠，顯溫和純靜，城府至深，與高之急激叫囂，一望而判，惜乎顯對於福音，淡然寂然，格 格若不相入，雖主日亦依樣赴會，然頗見其有外無內，無意信仰，後果如所料，高則於一千八百十四年 七月十六日受洗」。

註二二五：英訂於道光二十二年，俄訂於成豐元年及八年，法訂於咸豐八年及十年，徳訂於咸豐十一年，丹麥訂於 同治二年，西班牙訂於同治三年，比利時訂於同治四年，意大利訂於同治五年，葡萄牙訂於光緖十三 年，美國訂於成豐八年同治七年及光緖二十九年，約中規定最詳及關係最鉅者，爲咸豐八年中法條約第

十三款，及十年績増條約第六款，前老謂「天主敎以勸人行善爲本，凡奉敎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 會同®拜誦經等事，槪聽其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敎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 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敎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査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敎各明文，無 論何處，槪行寬免」。後者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卽頒示天下黎民，任各處軍民人等 傳習天主敎，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査拿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敎者之時所充之 天主堂學堂玺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剳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敎之人*，*並任法國傳敎士 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此後各國關於傳敎之談判，及淸廷政府官吏所出之示諭，大抵以此爲準 則云。

註二二六••據西人印行「中國之耶敎事業」，引見前註二二二。

註二二七••見噸治元年七月東華錄。

註二二八••據淸史稿卷二七天文志二儀纹序。

註二二九：據淸通考卷□口口所載康熙二十二年，製簡平儀。地平半圓日**S**儀，三十二年，製三辰簡平地平合壁 儀，五十二年，製地平經緯儀，(按係將地平經緯合爲一儀)五十二年，製星展儀，製四游表半圖儀， 製方矩象限儀，乾隆九年，製三辰公曷儀，製看朔望入交儀，製六合驗時儀，製方月畧儀，十九年，三 辰公«儀成，命名琥衡撫辰儀。

註二三O••兩圖今皆有印本，前者題「淸內府一統輿地祕圖」，瀋陽故宮博物館以石印出版，後者題，「乾隆內 府輿圖」，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以原圖銅版印行。至兩圖測繪經過，可參閱翳文瀕「淸初測繪地圖 考」，(載地學雑誌十九卷三期)及「讀故宮博物院乾隆內府與圖記」。(載方志月刊五卷四期)翁君 文中於西士有漢姓漢名者，每以己意改爲音譯，方豪君已一一爲之更正矣，見氏著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第一輯。

註二三一 ••西法繪事已見前。乾隆世營建之圓明園及長春園，中多模擬西式建築。(圆明園四十景中，水木明瑟一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清) 五一七

中國通史要略 五一八 景，蓋仿西洋噴水池，餘如園中西洋門、西洋橋、西洋欄杆，亦不可勝數，長春園中仿西洋作風建築 者，有諧奇趣，蓄水樓、花闌、養雀籠、方外觀、竹亭、海晏堂、遠浪觀、大水法、觀水法、線法山*、* 湖東線法選等，凡十二處)，工藝製品如呢布鐘表及日用品物等，紅樓夢中卽有不少記載，說詳方豪紅 摟夢新考。至淸初學習拉丁文者，亦詳見方君「拉丁文傳入中國考」，見同上註。 註二三二：語皆本淸史稿卷五一三疇人傅一。阮元疇人傳蹙羅士琳續蹺人傳所載礴人，遠較史稿爲多，可參閲。 註二三三：本節略據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聖敎雑誌叢刊「明末淸初灌赊西學之偉人」。 註二三四：艾儒略述「大西利先生行蹟」語，新會陳氏排印本。 註二三五••據方豪著拉丁文傳入中國考「四譯入拉丁文之中國名著」節。

註二三六：參閱范存忠著「孔子與西洋文化」，(載國風第三期聖誕特刊，南京鍾山書局二十一年九月出版)，及 「十七八世紀英國流行的中國思想」，(載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三十二年出版)。 註二三七：參吳宓撮譯徳國雷赫>• Refchwem)著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交通史略，載學衡雜誌第五十五期。 註二三八：參方豪著「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載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

註二三九：淸史稿卷五一二藝術傅四有徐壽傳，卷五一四疇人傳二有李善闌華**W**芳傅。至嚴復生平，詳見王歳常「 嚴幾道年譜」。(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二四**O:**本節及下二節凡加括號者，皆引柳先生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十四章「譯書與游學」。(學衡本下册四三 五至四五二頁)

註二四一：據光緖政要卷一載元年十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沈葆植奏上海機器局報銷事，及東方雜誌第十四號 載「馬江船塢之歷史」。又按李沈奏章云：「計自同治六年五月，動支洋稅之日起，截至十二年十二月 底止，共收江海關二成銀二百八十八萬餘兩，共用購器製造建廠薪工等項銀二百二十三萬餘兩，實存料 物等項銀六十四萬餘兩，是每年經費，不過銀四十萬兩耳。至閩局，截至光緖三十三年，共成船四十 號。」

註二四二••本節多本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十五章「機械之興」。(學衡本下册頁四五三至四六九) 註二四三：淸史稿卷五。七遺逸傳序語。

註二四四：碑傳集逸民凡四卷(卷一二三至一二六)，國朝先正事略「遺逸」亦四卷(卷四五至四八)，淸史稿遺 逸傅則僅兩卷(卷五**O**七至五。八)，三書以事略爲最詳，史稿亦大抵本諸事略，本節下文所引，雖間 有取材碑傳集及史稿者，亦以取自事略者爲多也。

註二四五：語本全祖望结埼亭集外編卷三十「題徐狷石傳後」。 註二四六：見同上正編卷十二「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註二四七：本節多本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三章「明季之腐敗及滿淸之勃興」。(學衡本下册頁二九四至二九九) 註二四八：括弧中皆見明史卷五十三禮志七。

註二四九：本節略本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六章「滿淸之制度」頁三三四至三三五。 註二五**O:**見管異之文集卷口。

註二五一：此言樸學三善，語本章炳麟檢論卷四「學隱」篇。

註二五二：語本順治十年東華錄。

註二五三••分見康熙四十八年及五十一年東華錄。

註二五四：光緖政要卷七載出使俄國大臣曾紀澤奏陳改訂俄約辦事態難情形疏，略云：「微臣辦事之難，與尋常出 使情形迥不相同。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禮，遠遜於頭等，而視定議復改之任，實重於初議。原約係特派頭 等全權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訂，臣晤吉爾思(俄外部大臣)布策(俄前駐華公使)諸人，咸以是否頭等有 無全權相詰，臣答以職居二等，不稱全權大臣，乃彼一則曰頭等所定，豈二等所能改乎，再則曰全權者 所定尙不可行，豈無全權者所改轉可行乎。.：•：俄人與臣議事，稍有齟齬，則故以無全權非頭等之說折 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議約，較爲簡捷等語。臣亦知其藉此詞以相難，但彼 國旣以無權而相輕，微臣卽不免較崇厚而見細」。

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淸) 五一九

（I川怛明nn启网申T）。「诺牌N•食靛」•瀰謚III舞日A\*腰卄拼性•盜謝鄂翌诺••岀〉HIR¥ 。「1琳漑\*«」U+II【褓带圓并m溯瀚濾於SS・・IS〉H Iffi

。0小Ifff迥・・1叫U群

。「嘱0辛部。由目岳游。簿宅團七樹＞林朝&溯爲耳 -注當濫魅雌哪璧斥谿•其盖舞：盈翘I+蘇韭啓翌囲•斗賺朝湯涸今-瞼竦推目）卧•嚣避驹驟•雌麟 隰成〉I澈揚〉韓国笥-福斗N■感书■联餌宜目• ＞9領A兼岛遍器归-測帝耳謡」•• N洋案通醐-善澀 N•亭風nin+H|U （岳启+惧涸短）书国| dr I部（IX）ug。。）I +揽酔浮章派簿演歯丨隊淳'•蹤 洋験昇臺段流寺榮号。夺＞4讖启+片（楚圧H+U）。「醪冷密至導意盜議理漉齋」N•甚黙前善萄昭薄・・U〉HI梁

。r®^＞HWniJ朔T»Ht其迥・・1〉H I釋 。「丑郛洩鑑」涂h•卬瞄目曲・・O〉H I髀

。「塩益 S 113^-添豆讖郛溯寒皿♦满洋N薄烷。F瘵N■溺德• WN-^EJ ••印沁。「邸任4辭。魄魁成淡 幌A半工襟-肝臨湯也湯叢-撲誨钵ASH4刖隱燎博-净濶睡徭9H瀬海誡瀾湿印圖溼满途辞……•壓 叢遂建E浇■部H餐礬辔•臆刮浦胃。郎濾誌费遷跆-谷斗裙彌-谭苗挽聡剖y埶皿牆輝峯尊•甥用用 爆錯壁郛部-冷冲用舗•廝用楽涸峯m-浙蔭演皿■剧主供睡。谿段爲竊玲渤-A雰暴UT以-普成留 莲♦加版政爺部和帳挡澎泌H•罢口聲號」・・此妾酣讖JI葬渔綁Q讖娜典驚E+煎+11【雄+111涂涸黒謀法・・9国1【牌

。rawj |1+川諦潺册盞冲・・＞叫哪 。「+\*落燃」114■六疏兼撕細i ••六惧11群 。擊攔鴻舞用湍拼嗦・・，惧||群 。点压髒峨召涇虽EU+H〉卜+UTl【I I W-S「翳燃莘田齢律海壬」尊繇瞰鰐皿刈••国惧II酔

風涸浴豳回丑

OHM

大學1!書

中國通史要略

著作者繆鳳 校ftk趙題t

**56351(X)1**

定價新臺幣三六。元

林

陳寬剛黄伯勤

發行人張連生 軸觥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O二)三一一六一一八 傅真•・(O二)三七一 O二七四 «政s -OOOO 一六五I -號 鼬婢峪•局版臺案字第。八三六號

* 一九四六年九月初版第-次印91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臺一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八九年十月重排一版第一次印91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垂排一版第二次印刷

版權所有-翔印必究

**ISBN 957T)5TN)25-5 (**平装)

ISBN 957-05-0025-5 (610) 56351001

』■■■ III

**鎰史着NT$ 360**